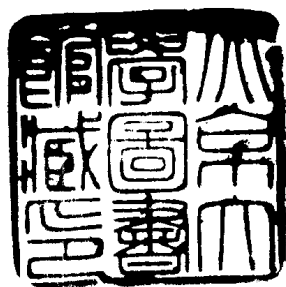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五〇册

經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〇册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直解十三卷 〔明〕張居正撰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明〕申時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徐銓刻本……三八八

書經直解十三卷

〔明〕張居正撰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直解十三卷》提要

書經直解卷之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張居正等謹解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這書共有五篇。都是虞舜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總謂之虞書

堯典

堯是唐堯。典是典籍。這第一篇典籍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放是至。勳是功業。欽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思慮。安安是無所勉強。允是實。克是能。格是至。史臣說稽考古時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為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

四德又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其
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来恭敬是着實恭
敬無一些虛偽行出来謙讓是真能謙讓無
一些矯強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光輝發見於
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
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
勳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德是大德即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便是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章
是明協字解做合字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惡
為善時字解做是字雍是和史臣承上文敘
放勳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
峻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能明其
大德渾然天理不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則
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
親愛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親愛和睦沒

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
內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動興起箇箇曉道
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
那萬國之民那黎民也就變惡為善雍雍然
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勳放於
家矣一國治是勳放於國矣天下平是勳放
於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
不格者乎所謂放勳之實如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字接着前面說羲氏和氏是掌管天文的
官若是順昊是廣大的意思曆是曆書象是
觀天的器具史臣前面既稱述堯的功德此
以下是敘堯的政事就接着說帝堯當時命
羲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分付他兩箇
說日月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
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你須要加意敬謹
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意穿鑿把
那推算的曆書與觀天的象器推驗那日月

星辰的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爲曆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的人。都依這曆本上說話。及時幹那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明時爲首務如此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羲仲。是官名。宅。是居。暘谷。是所居官次之名。

寅。是敬。賓。是以禮相接。如賓客一般。平。是均平。秩。是次序。日中。是春分晝夜相停。星鳥。是南方朱鳥七宿。殷。字解做中字。析。是分散。孳。是生。尾。是交接。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箇官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使他居於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暘谷。於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賓接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的事。則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時。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春爲陽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時冬寒。民皆聚於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氣之溫。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也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春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是重。羲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是變化的意思。星火。是東方蒼龍七宿中大火心星。因。是因春之析。希。是少。革。是更易。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叔使他居於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盛。該變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

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敬以伺日。記那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晝間。果六十刻為最長否。考之于星。大火心宿。夏至初昏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於物。那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和仲。是官名。餞。是送。西成。是秋間諸成就的事。虛。是北方玄武七宿中之虛星。夷。是平。毨。是鮮好。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於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於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餞送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是夏間民皆苦於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毛羽也都更生一番。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秋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和叔。是官名。在。字解做察字。朔易。是冬間諸改易的事。昴。是西方白虎七宿中之昴星。隩。是室中深奧的去處。氄毛。是耎毳細毛。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的事。都均平而審察之。以授與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晝間果是四十刻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

初昏果是昴宿見於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此時天氣寒冱。都聚居於深室之內。又驗之於物。那鳥獸每。都生出耎毛細毛。以自温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冬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夫帝堯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然其大要。曰寅賓。曰寅餞。曰敬致。其為欽若之心則一也。曰平秩。曰平在。其為敬授之心則

一也。何莫而不本於一欽之所運用哉。觀堯典者。求其心法可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是嗟歎。朞是天運一周。釐是治。工是官。庶績是眾功。熙是廣。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嗟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有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朞。這一朞之數。凡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多五日有零了。是為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彀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

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須以此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每有所遵守。凡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眾功自然熙廣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

疇。是誰。咨。是訪問。庸。是用。放齊。是臣名。胤子朱。是堯之嗣子丹朱。啓。是開。吁。是嘆其不然的意思。嚚。是言不忠信。訟。是爭辯。帝堯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時爲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他的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嘆其不然說。丹朱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辯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的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爲治。豈可登用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詞。共工。是官名。方字。解做且字。鳩。是聚。僝。是見。違。是背。象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有差誤。漢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若漫天的意思。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兜嘆美說道。見今有

那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嘆其不然說道。共工爲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着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傲狠滔天。似這等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靠得他順成事務乎。以上兩節。見帝堯知人之明。夫君道在乎知人。而知人最爲難事。非知其才能之難。乃知其心術之難也。胤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登用

矣。堯獨察其心術之邪慝而舍之。蓋由常日與羣臣相接。聽其議論。考其行事。故知之深如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湯。是水盛的模樣。割字。解做害字。蕩蕩。是水廣的模樣。懷。是包其四面。襄。是駕出其上。

地之大阜叫做陵。俾是使。乂是治。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為民之害。那水蕩蕩然廣大。將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駕出於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泛溢著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患救民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於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詞嘆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方命。是違背上令。圮是敗。族是類。帝堯因四岳薦鯀。乃嘆息而甚不然其言。說道。咈哉。鯀之為人。悻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哉。异。是已廢而強舉的意思。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舉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於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舉。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圮族。堯知鯀

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此又急於救民之仁也。然伯鯀卒無成功。可見無德的人。雖有才能。終不能濟國家之事。用人者不可不審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巽是遜讓。否德解做不德。明明。上明字。是顯用。下明字。是指在顯位的說。揚是薦舉。側陋是微賤之人。師是衆。錫是與。鰥是無妻的。烝是進。乂是治。格是至。刑是法則的意思。釐是整理。降是下嫁。嬀汭是地名。嬪是為婦。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於四岳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力衰倦不勝煩

勞汝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的德不稱恐忝辱了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爲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巳在顯位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於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之於側陋中倒有箇鰥居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其德可以居此帝位堯即應而然之說我也曾聞此人但

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愚其繼母則嚚詐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這三人常謀欲害舜舜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他每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爲慈弟漸化而爲順不至於大爲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把我二女娥皇女英都與他爲妻又看

他處夫婦之間所以爲法則于二女者何如於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汭之地使爲婦於虞氏之家堯又念這二女是天子的女今嫁於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爲眞賢竟舉帝位而讓之焉

舜典

舜是虞舜這一篇書載帝舜的事蹟所以叫

做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是光華協是合帝指帝堯說濬是深哲是智文是有文理明是心裏通明溫是和粹恭是恭敬允是信塞是實玄德是幽潛之德升聞是上聞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的盛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然其德何如蓋常人之

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那淺露的不同。舜之明。虛靈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那伺察的不同。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夫濬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這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雖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于帝堯。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下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是美。五典。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百揆。是官名。凡百庶政。都經他揆度故名為百揆。四門。是四方諸侯來朝之門。穆穆。是和順的意思。麓。是山脚。烈。是迅猛。迷。是錯亂。堯將禪位於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修舉。無廢弛者。又使他兼四岳之官。賓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都穆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適遇着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亂。這又見他度量過人處。夫堯將難事歷歷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是來。詢。是謀。乃字。解做汝字。底。是致。陟。是

升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於前日登庸之初我嘗歷歷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於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之相符則其謀皆由於素定觀其久暫之一致則其事非出於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是初一日文祖是堯的始祖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於是但受攝位之命替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初一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了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於正月初一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字解做察字璿是美珠璣是觀天之器以珠飾之故名璿璣衡是璣上的管子橫施於璣上周旋運轉窺測周天的度數以玉為之故名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星其運行于天有遲速順逆隨時布令著見災祥如人君之有政事一般故名七政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那觀天的器具察視璿璣玉衡考驗日月五星的躔度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蓋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故帝堯即位即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揆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字解作遂字類禋望都是祭名類是比類郊天有常禮今雖不是郊祀的時節而其禮與之相類故謂之類禋是精誠宗是尊四時

寒暑。日月。星。水旱。這六者皆禮所當尊。故謂之六宗。望。是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舜既受終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於民。載

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是斂。五瑞。是五等諸侯所執以為信的。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是盡。四岳。是四方諸侯。羣牧。是九州牧伯。羣后。就指四岳羣牧說。帝舜攝位之初。於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將他所執的圭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為瑞信。至來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盡矣。既見之後。還將那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圭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斂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

舜。這圭璧便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秩。是祭祀中牲幣祝號之次第。五玉。即上文

所謂五瑞。三帛。是諸侯世子以下所執的幣帛。有纁。玄。黃。三樣。二生是卿大夫所執的羔與鴈。一死。是士所執的雉鳥。格。是至。藝祖是始祖。特。是止用牛一隻。叫做特牲。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遂就此地。接見東方的諸侯。因察侯國中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

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則何如。有不同的。也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又修明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至于諸侯朝見的。各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既修五禮。又將五禮中所用的器具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

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數事皆了畢。乃轉而回還。至五月的時節。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的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的時節。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時節。又往北方巡守。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也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

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於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夫虞舜以一歲之間。徧巡四岳。當時國不稱費。民不告勞者。蓋古時儀衛不多。凡事簡省。至于後世。一巡一幸。千騎雲從。供億浩繁。而萬民騷動。巡守之禮。殆不可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奏是陳奏試是考驗庸是有功於民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来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来朝又次年南方諸侯来朝又次年西方諸侯来朝又次年北方諸侯来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了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来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陳奏聞於上猶恐他說的雖好

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於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是始封是表濬是開導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周於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了十二州又於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擊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利者即一一開通不使壅塞此

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修舉水利為急務蓋思患預防之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是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字解作常字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刑法流是遷徙遠方宥是寬宥眚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釋放怙是倚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恤是憐憫的意思帝

舜設為墨。劓。剕。宮。大辟。五様常刑。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罔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有可疑者。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用為官府之刑。懲治吏胥。竹片荊條。二物名為扑。用為學校之刑。責治生徒。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五者皆制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於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不准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斟酌。極其謹慎。敬而又敬者。果何心哉。惟念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續。故雖兢業戒慎。猶以為不能盡得天下之情。深恐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恤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內。所以又說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慎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為心。豈有刑罰不中者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是發遣。放。是安置。竄。是驅逐。殛。是拘囚。共工、驩兜。是二臣名。三苗。是南蠻之君。鯀。是崇伯。幽洲。崇山。三危。羽山。是四面極邊的去處。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寬恤為念。然於有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兜。二人相助為惡。三苗之君。恃險為亂。不服王化。伯鯀方命圮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共工於北邊之幽洲。安置驩兜於南邊之崇山。驅逐

三苗之君於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於東裔之羽山。這四箇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爲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夫人君治天下。大要在賞罰兩件。必至公至當。纔能服人。前面說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記舜賞當其功。此言四罪而天下咸服。是記舜罰當其罪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帝是帝堯。殂是升。落是降。人死則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故叫做殂落。遏是絕。密是靜。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件音樂。舜攝位至二十又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切。就如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於三年之久。四海的人民。亦皆不忍作樂。絕靜了八音。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於如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日。格是至。文祖是帝堯的始祖。已見上文。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得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舜於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即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必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上一節是記堯之終。此一

節是記舜之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訪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爲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於是大開那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閉塞阻當之虞。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

豈能盡見盡得盡聞。於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上之耳目。使人人眼裏但有所見。耳裏但有所聞的事情。都許直言來告。而無遮隔壅塞之弊。夫闢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是養民之官。柔。是寬以撫之。能。是要他馴習于教化的意思。惇。是厚。德。是有德的人。允。是信。元。是仁厚的人。難。是拒絕。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帝舜既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足食。而足食之道。在不違農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以盡力於農畝之事。然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于歸戴。有在近處的。則當馴而習之。使入于禮法。人有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得以助我之治。若那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于這幾件。處置各得其宜。則不但中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夫安民之道。固在於知人用賢。然天下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所以帝舜之命十二牧。既說惇

德允元。教他親信君子。又說箇難任人。教他隄防小人。聖人之遠慮如此。萬世圖治者所當深念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是起。熙。是廣。帝。指帝堯。載。是事。宅。是居。亮。是明。惠。是順。疇。是類。懋。是勉。帝舜咨訪四岳

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於是四岳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說。今有伯禹見做司空之官。可居此任。帝舜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禹說。汝為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

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亮釆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于稷契及臯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臣濟濟相讓之美。千古之下。猶可以想見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是后稷的名。阻是困阨。后是君。棄以功受封於邰。為邰君。而居稷官。故謂之后稷。播是布種。穀非一種。故謂之百穀。棄自幼年。便好耕種。帝堯時已命為后稷。教民播穀。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之說。洪水初平。地利未能盡興。天下人民。還有阨於饑餓。不得飽食的。今命汝仍為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每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

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飢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是親睦。五品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中的名位等級。遜是順。司徒是掌教化之官。敷是宣布。五教。即是五品之教。寬是從容不迫。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每多不相

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於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蓋人君之治天下。以養民教民二者為急務。故帝舜命相之後。即於后稷司徒之命惓惓焉。然必先稷而次司徒者。蓋衣食既足。而後教化可興。亦王道之序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是亂。夏是中國文明之地。劫人的叫做寇。殺人的叫做賊。姦宄是陰謀為惡的人。在外的叫做姦。在内的叫做宄。士是士師。掌刑之官。服是服其罪。宅是居止。帝舜因禹讓及皐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為寇為賊的。有為姦為宄的。其為生民之害多矣。汝皐陶舊為士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死。於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

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夫民教之不從乃可加以刑罰。觀舜命官治刑在教民之後。可見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是順理整治的意思。垂是臣名。共工是官名。專管工作的事。殳斨伯與是三箇臣名。諧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

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羣臣之衆爲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首。讓于殳斨。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居此任。帝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其言。不許其讓。而命之說。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之事可也。夫共工之職。在九官之中。雖若稍輕。然舜亦必咨訪責成。不肯輕授如此。

蓋聖人爲官擇人之心。不以崇卑而有間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是山林。下是澤藪。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朱虎熊羆。是四箇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爲萬物之主。山林川澤之間有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樽節愛養以遂其生者。亦人君之責也。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哉。帝舜以羣臣所舉爲然。遂咨益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人之官。掌此山澤。以順草木鳥獸之性。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使居虞人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伯益說。山澤之事。惟汝爲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

事可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三件大禮。秩宗是主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畏。直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爲我掌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

之。四岳與羣臣同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奇當此任。帝舜然其所舉。乃嗟歎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一惟致其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污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拜下稽首。而讓於夔與龍。說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

其言。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夫禮主於敬。而事神之本在心。人君是天地百神之主。自已敬謹正直。清心寡慾。既無不盡。而掌禮之官。亦必能體此心。乃可感格神明。觀帝舜命伯夷典禮。特丁寧告戒之如此。則其平日治心之功。又可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典樂。是掌樂之官。胄子。是長子。自天子之太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皆是。溫。是和厚。栗。是莊敬。志。是心之所向。永。是吟詠。聲。是五聲。律。是十二律。倫。是倫序。石。是石磬。擊。是重敲。拊。是輕敲。帝舜因伯夷以典樂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於樂。今天子之太

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来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那胄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畧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胄子之德。悉底於中

和。他日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蓋樂音之起。生於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於言辭而爲詩。是詩所以言其志也。取那詩辭來歌詠。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永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那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宫商角徵羽。五聲。都依那歌詠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聲韻既有高下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那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

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爲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夔因舉聲樂感通之妙。以見其果能和神人之意。說道。八音之中。惟石聲最難諧和。我嘗於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越其聲。磬之小者。輕敲之。以悠揚其韻。而石聲無不和。但見那百獸聞之。亦蹌蹌然相率而鼓舞。異類且能感動。而况其他乎。帝之所謂神人以和者。信矣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龍。是臣名。堲。是疾惡。讒說。是小人讒間之言。殄。是絕。師。字。解做衆字。納言。是官名。允。是當。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

那小人。造爲讒間之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賢的卻說做不肖。不肖的卻說做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他那讒言。能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爲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僞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

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姦。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僞者既無所託。邪僻者亦無自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夫以帝舜明目達聰于上。百僚師師協恭于下。宜若無讒邪之說。得以行于其間。而其命官之詞。猶必惓惓若此者。蓋邪正消長之機。天下之安危所繫。防微杜漸。雖聖人不敢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二十二人。是指前面所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亮。是輔相顯明的意思。天工。是天事。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歎而總告之說。咨汝等二十有二人。職任雖有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於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於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略。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修職業。以輔相明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敬謹以進賢才。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萬民。順遂百物。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修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理物之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是稽考。績。是政績。三考。是九年。黜。是罷斥。陟。是陞用。幽。是無功的。明。是有功的。庶績。是衆功。熙。是廣。分北。是分別其善惡。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每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於三載。固不失於太寬。黜陟於九載。又不至於太嚴。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那時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

業衆功無不熙廣。雖乍臣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者。亦因朝廷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是召。陟方是升遐。史臣於舜典篇終總敘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於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又三十年。方纔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

而崩。計其壽。凡百有一十歲。孔子說。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舜起匹夫而為天子是得位。年百餘歲而後崩。是得壽。然本之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耳。觀史臣所記與孔子之言。欲法堯舜者可不以修德為務哉

書經直解卷之一

書經直解卷之二

大禹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是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議。故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是發語辭。文命是文德教命。敷是布。祗是敬。帝指帝舜。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為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於是陳其謨謀

議論以敬承於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爾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以下是大禹所陳之謨。后是君。克是能。艱字解做難字。乂是治。敏是速。大禹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為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為難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君道之難。兢兢然

夙夜戒懼務盡那為君的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為臣者真能知臣道之難亦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那為臣的職業不敢有一事苟且這等樣上下交修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從上之令速化於善而不容自已也若使為君與臣者不知其難而視為容易或徒知其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於廢弛民心必至於渙散而何政乂民化之有是可見治

亂安危之機只在君臣一念敬忽之間耳可不戒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允是信茲字指君臣克艱說嘉言是善言伏是隱伏稽是考衆指臣民說無告是民之鰥寡孤獨無處告訴者困窮是士之困苦貧賤窮而未遇者帝指帝堯帝舜聞禹陳克艱之

謨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修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為君臣者患不能耳若信能盡此克艱之道夙夜祗慎而上下交修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有隱伏於下者矣四門闢而群賢進凡有懷才抱德可以分理庶職者皆得效用於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於上而膏澤下於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

德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效至於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旁求博采於人之言有善者即舍己之短以從人之善初無有一毫繫吝的意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的一一周卹保愛不忍虐害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窮而在下的一一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

集而野無遺賢也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衡室之訪是稽衆舍已也其咨之嘆是不虐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惟帝時克夫舜于克艱之事未敢自謂曰能而一以歸諸堯則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是歎美辭帝是帝堯廣是廣大運是運行眷是眷顧奄是盡帝舜既以克艱之事歸之

於堯伯益遂從而稱賛之說道美哉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於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者而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乎有章者而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為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為武而又見其文帝堯之德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他盡有四海之地尺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為堯之能事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是順迪是道逆是違背道理禹因伯益賛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凡人行事若能順着道理天必降之以福諸凡吉慶的事都集於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

則天必降之以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於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般斷斷乎其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昭然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是無可憂虞之事。罔字勿字都是禁止的意思。逸是安逸。淫是過。謀是謀為。百志是說凡百謀慮。熙是光明。咈是咈逆。夷是四夷君長來朝之名。伯益聞禹陳克艱恵迪之謨将推廣其意以告帝舜。恐其聽之未審故先嗟嘆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的事。然亂每生於極治。而變常發於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常儆戒為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

便忘敬畏也。然所當儆戒者何事。蓋承平日久。法度易至於廢弛。必須修明振舉。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於安逸。淫於宴樂。賢人君子既知其可用。須一心信任他。不可以小人間之。憸邪小人既知其當去。須決於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謀。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要正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

然後可成之。至於刑賞予奪。都有箇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狥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凡人好惡從違。都有箇本然的公心。不可咈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都是當儆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為戒。内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儆戒。外而無荒于事。無一事之不儆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

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儆戒無虞。其效如此。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是嘆辭。叙是順。戒是曉諭。休是美。董是督責。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儆戒無虞的言語。於君德治道甚有關繫。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

蓋為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於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為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每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使六者無不修六者既修

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於是教他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叫做九功今既已修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一順其自然當然之理而不至於錯亂矣九功既叙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於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

之常情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於那百姓每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奬勵他的好處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事的則以刑罰督責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于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每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每歡欣鼓舞趍事赴功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

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斯其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於惟叙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即是上面說的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乃財用所自出所以叫做六府三事即是正

德利用厚生。這三件乃人事所當為。所以叫做三事。乃字。解做汝字。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今日已成之功。當保之於勿壞。這言語說的極是。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於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

各當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是來。宅。是居。人生九十歲叫做耄。一百歲叫做期。總。是率。師字。解作眾字。帝舜既推美大禹之功。遂呼而命之說。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從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年九十有三歲。過于耄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替我管理天下。這是帝舜命禹攝位之意。亦若堯之命舜曰格汝舜汝陟帝位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朕。是禹自稱。古時上下通得稱朕。邁。是勇往力行的意思。種字解做布字。降。是下。懷。是感念。八箇茲字都指皋陶說。釋。是舍。大禹因舜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皋陶。說道。攝位重事。須是有德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淺薄。民不依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惟皋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於民。被其澤者甚眾。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位。斯為允當。帝欲為天下得人。當

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於皐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合在朝之臣。並未見有過於皐陶者。我不但提名在口。顯然稱道的。在於皐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於皐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皐陶諄切懇至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

己之念哉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是犯。正是政令。弼字解做輔字。期是期望。懋是勉。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皐陶。遂呼皐陶而稱美之說道。人君之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

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墨劓剕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于玩弛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

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如一可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是過差。嗣是子嗣。世是後世的子孫。宥是赦免。過是誤犯。故是故犯。不辜是無罪的人。不經。是不合於常法。皋陶因舜美其功。乃歸功於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皆本於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無一毫過差。且如為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便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靜。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致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那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於賞那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有陷於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量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宥。若有明知而故犯法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

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為失刑。帝則以為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害其性命。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自不干犯有司的法度。豈待臣之明刑弼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俾。是使。風動。是說德教感民如風之動物一般。帝舜因皋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於皋陶。說道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也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民

莫不從上之化。至於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遠洽于民哉。然臯陶雖明刑。使不遇帝舜之君。則其志豈能盡行。故天下後世。不多臯陶之功。而多帝舜之能任賢也。

帝曰。来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数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即是洪水。允字。解做信字。滿。是自足。假。是寬假。懋。是茂盛。嘉。是稱美。丕績。是大功。乃字。解做汝字。曆数。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曆書歲時節氣先後有序的一般。所以教做曆数。陟。是升。帝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於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来汝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泛濫。乃天示儆戒於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這洪水當如何濬決。當如何疏導。後来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于功成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祗承孜孜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然未嘗少縱。且自視歉然。日惟不足。初無有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

及也。然汝雖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来與汝爭能。汝雖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来與汝爭功。夫汝德冠群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帝王相承的次序。决定在於汝之身而不能外。汝日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是危殆。微。是微妙。舜將傳位於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箇心。但其發於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於義理之正的。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着意的便喜。逆着意的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於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節。這便是道心。

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欲所蔽。纔覺發見。又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若不知辨別。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要於吾心念慮萌動的時節。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為一身之主。而不為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蓋天下之治。皆本於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為要。故舜之命禹。叮嚀告戒如此。先儒說這十六箇字。開萬世心學之源。道統之傳。實自此始。為君者不可不知。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是考證。詢。是咨訪。庸。字解做用字。上文帝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

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考證。駕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法宜絕之以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之同然。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法宜拒之以勿用焉。此二者

聽言處事之要也。夫舜明目達聰，用人之善，如恐不及。乃亦有不聽之言，不用之謀何也。蓋公聽並觀，所以來天下之善。審察辨別，所以求事理之中。若徒知聽言之為美，自已全無權衡主宰，一槩都要見之施行，則將至於議論紛紜，可否淆亂，其敗謀僨事，與拒諫遂非者，為害一而已矣。故人君為治，固貴於用言，尤貴於能斷。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位，是君位。可願，是人心所同欲的道理。好，是善。戎，是兵。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儆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人民至微，人皆以為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衆，皆仰賴着大君在上為之統御，纔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饑寒困苦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着衆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於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

必兢兢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於心，發於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修行善道，所行的事，都咈了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向時戴后者，將轉為怨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為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亦永絶而不可復享矣。豈不深可畏哉。舜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

又說道。言發於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因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遜也。夫以禹之盛德。豈不能守其祿位者。而舜猶諄諄警戒之如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於此可見。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是歷舉而卜之。官占。是掌占卜之官。蔽是決斷。昆字。解做後字。僉。是衆。依。是順。龜。是灼龜觀兆。筮。是揲蓍起卦。協。是合。習字。解做重字。毋。是禁止之辭。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於神。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於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可也。帝舜說。國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箇主張了。然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於心。無所疑惑。而詢謀於衆人。亦同以為然。無有異議。是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於汝。就是鬼神也定是依順。龜筮也定然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

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就如已行占卜了一般。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到這時節。理盡詞窮。無可解說。但拜下稽首至地。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屢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朔旦。是初一日。神宗。是堯的廟號。帝。指舜說。帝舜命禹攝位。叮嚀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

以正月初一日。受攝位之命。於帝堯之廟。益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於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既行受命之禮。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與帝舜始初受堯之命。攝位行事一般。益堯舜禹。相授受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是往。群后是衆諸侯。誓是行軍時告戒衆人的說話。濟濟是衆盛齊整的模樣。肆字。解做故字。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已無虞。惟是止有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率

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衆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之。說道。濟濟然爾衆。都來聽我的命令。今有頑蠢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暗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無道之事。敗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才抱德的君子。本所當用也。却乃擯斥疎遠。而使之在野。讒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舍顛倒。政事乖謬。

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罪咎。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衆將士每。務要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少有疑貳。齊汝之力。同以奉辭伐罪為事。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衆將士。可不勉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贊是助。屆是至。帝是帝舜。歷山是地名。旻是仁覆憫下的意思。天心憐憫下民。所以叫做旻天。慝字。解做惡字。祗是敬。載是事。齋是莊敬。慄是戰慄。夔夔是齋慄的模樣。允是信。若是順。諴是誠。能感物的意思。昌言。是盛德之言。班是還。振字與整字同意。誕字。解做大字。敷是布。干是楯。羽是羽旄。都是大樂中舞者所執。兩階是東西兩階。格是至。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於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益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沖漠無朕。至為

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人志氣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自處者。定受利益。這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初在微賤之時。躬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惑於後妻少子之言。常欲害帝。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為己罪。自引以為己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修他為子之事。在瞽瞍面前。夔夔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瞽瞍雖愚。被他孝心感動了。也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瞽瞍。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

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聲。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綏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民者。將不威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為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

有感于伯益之言。於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時節。朝廷清晏。恬然無事。惟有那執干楯的。與那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屆。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也回心向化。群然來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焉。

皋陶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書。是史臣記皋陶所陳告於帝舜的謀議。故名為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若。是發語辭。允迪。是實踐。謨。是陳說道理。明。是明盡。弼。是救正過失。諧。是可否相濟的意思。思永。是思慮長遠。惇。是厚。庶明。是衆賢

人。勵翼。是勉勵輔佐。邇。指家國。遠。指天下。史臣說。稽考古時。皋陶嘗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己德之未修。為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修其德。真真實實的要做聖君。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於聞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啓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於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

可一否。同心共濟無有長忌而不諧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實。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臯陶之言。深歎以為然。又問廸德之義。其詳如何。臯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彼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修其身。凡一言一

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為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於目前。這纔是允廸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於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於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臯陶所陳。為盛德之言。遂屈巳而拜之。說道。

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當知也。大抵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臯陶陳謨。必始於修身。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亦此意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都是歎美詞。吁是歎而未深然之詞。時字解

做是字。指知人安民說。帝指帝堯。官人是用人。驩兜是堯時的凶人。遷是竄徙。有苗是恃險為亂之國。巧言令色孔壬。是外面好其言。善其色。內裏卻大包藏著姦惡的人。臯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復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說道。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衆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

頼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要安民。禹聞臯陶之言。因嗟歎而未深然之説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歉。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别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以是而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

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后矣。豈有不懷者乎。夫為人君者。患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將見衆賢集於朝。百姓和於野。人心丕變。邦本輯寧。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兜者也都改行從善了。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也都變彼詐而為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大。至于如此。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字解做總字。載字解做行字。采是事。重言采采是説其事其事。栗是嚴密。愿是謹厚。亂字解做治字。擾是馴順。毅是果斷。廉是有分辨。塞是篤實。彰是著。吉是善。臯陶將推衍知人之謨。先嘆美説道。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

必有此九德纔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實總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必須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自不患於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德之目何如皐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於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這是一德柔和者或流于頽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

其中而不過于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於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多失之驕傲惟有才而又能敬以接人則才得其中而不方於衆這又是一德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為則順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於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於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於坦率惟

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而不流於太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於矯激惟剛而又能悃悃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於過剛這又是一德彊勇者多任乎血氣惟彊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彊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矣這又是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於此九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於行事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成德之吉士哉人君欲

知臣下之賢否但驗之於行事之間看他偏與不偏初時說好的到後來看他變與不變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是著浚字解做治字嚴是畏亮是明采是事有家是大夫的職任有邦是諸侯的職任翕是合敷是布施是用才過千人的叫做俊

才過百人的叫做乂。撫是順。五辰是木火土金水五行分旺于四時謂之五辰。凝字解做成字。皐陶說。人之於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於有常。如九德之中。有了三件。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

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勤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於用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將來。分布而用之。於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如此。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莫不在官任使。而無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是賢才。將見百官每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媢嫉妬忌之私。凡百官所任的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着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水。則蓋藏斂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則修四

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成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小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是禁止辭。教是上行下效的意思。有邦是有國的諸侯。幾是事之幾微。曠字解做廢。字

天工是上天付與君臣同幹的事。皐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那有邦的諸侯也都傚效。怠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而事幾之来便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於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業也。然天子能以一心

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於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是替天行事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衆職。則知人之

道克盡矣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是倫敘。勑是正。五典是五常之道。惇是厚。秩是尊卑貴賤之品秩。庸是常。衷指典禮之具于人心者說。有德是所行遵乎典禮的人。有罪是所行背乎典禮的人。五章是五等章服。公服衮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

毳冕五章。孤服絺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章字解做顯字。懋是勉。皐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敘的。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勑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惇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於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

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為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于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寅畏無一些忽易。協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惇。五禮無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此。夫典禮之敘

秩既皆出於天。則人之所行有遵乎典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為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天所誅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為刑法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於上。臣用之於下。豈可輕忽之哉。必當勉力不怠。以修明其政事。有德的必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罪的必刑。務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以安民於命討者又如此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明。是顯揚那為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為惡的人。威字與畏字通用。上是天。下是民。有土是有國之君。皐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

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見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聞。以其明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何以於人之善惡無不見聞。蓋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視聽。但百姓每所聞的便是天聞了。百姓每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為善的人。必降之福以顯明之。為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

於好惡何以能加禍福於人如是顯應蓋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好惡爲好惡但百姓每所公好的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每所公惡的便是天之所禍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在於上民在於下高卑雖甚懸絕而一理貫通上下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人君有民人社稷之寄知所以奉天者豈可忽民而不敬哉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求不拂乎民心

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於民心必有違拂拂民即逆天矣天其可逆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敬也皐陶前面陳知人之謨而終之以兢業此陳安民之謨而終之以敬可見用人行政雖各有其事而皆本於一心之敬以圖之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是順理底是致乃字解做汝字思曰的曰字當作日字贊是助襄是成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知人安民兩事似皆順於治理儻可致之施行則不徒托諸空言矣禹與皐陶同此心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爲當理若致之於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賢才必聚於朝行汝安民之謨則庶民必安於野其

有益於治道信非淺淺也皐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日贊助於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成帝之治功而已大抵天下事非言之難惟行之難故皐陶於陳謨之終而勉舜以力行禹因而贊揚之亦不必其言之出於已大臣責難陳善之忠同寅協恭之美于此皆可見矣

益稷

益稷是二臣名這一篇書也都是帝舜與大

禹臯陶講論治道的說話。因篇首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昌言。是盛德之言。孜孜。是勉力不怠的意思

墊。是沉溺。四載。是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音春）山乘樏（音雷）刊。是除。奏。是進。鳥獸魚鱉之肉。叫做鮮食。九川。是九州之川。距。是至。濬。是疏通。畎澮。都是田間的水道。播。是耕種。艱食。是難得之食。此時播種初興。五穀難得。故叫做艱食。懋。是勉。化居。是變化所居積的貨物。粒。是米食。作乂。是興起治功。當時禹與臯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臯陶陳謨。有契於心。遂呼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深切於治道。有益於民生。真是盛德的好言語。汝與臯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告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帝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往。當終日孜孜然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為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也。臯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

日當孜孜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駕出於岡陵之上。那下民都昏迷沉溺不能聊生。我於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着四載。以跋涉山川。歴行險阻。遇水則乘舟。遇陸地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輴。遇上山則乘樏。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

之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饑於是先開導九川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歸次疏通畎澮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可辨我乃與稷相看高卑處教民播種五穀但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為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五穀進之以艱食一面仍命民

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盡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遷其土產所有往那缺少的去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從此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於無窮耳皐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為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是至善之所在兩箇惟字都解做思字幾

是事幾發動處康是事體安穩處弼是輔弼之臣丕字解做大字徯是等待的意思申是重休是美大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謹慎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為然於是禹推廣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為私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欲

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
為外物所搖這是安於所止以立應事之本
的工夫然存之於靜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動
又當於念慮纔發之時即仔細研審看他善
與不善必其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
而不為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
安與不安必其事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
妨於更改這是審於幾康以盡處事之要的
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

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繩愆糾謬之職
如君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國事有未
當則直言以救其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
獲康也夫曰安止曰幾康既密其功於己曰
弼直又資其輔於人人己交修以盡慎位之
道如此則念念事事都合乎天理順乎人心
矣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無動一
遇有所動作如政令之施紀綱之布則天下
之民莫不敬信翕然丕應固有預先等待我

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民為何如以
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
之以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
而得天為何如夫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
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于無窮矣帝欲慎位可
不念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是親近輔助的意思帝舜聞禹弼直之言
有感於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於所止審於

幾康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
職之所繫甚重矣然則今之列職於朝廷者
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鄰哉左右夾持
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賴四鄰以自
輔助不必他求亦惟在爾諸臣哉上下相資
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之反覆詠歎如此
其責望於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
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
以成而以臣鄰之義自任矣夫大禹丁寧于

安止幾康之戒所以責難于君而帝即俞之帝舜反覆咏歎臣鄰之托所以委重于臣而禹即然之。君臣之間。明良合德誠為千載一時矣豈非萬世為君臣者所當法式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即是手足。左右是扶持的意思。翼是輔翼。華蟲是雉鳥。會是繪畫。宗彝是宗廟中酒尊。上面畫虎蜼二獸。藻是水草。粉米是白米。黼其形如斧。黻其形如亞字。絺繡是刺繡。五采是五樣華采物料。所以染色者。如藍澱丹砂粉墨之類。在字解做察字。忽是荒忽不治的意思。自上達下叫做出。自下達上叫做納。五言是詩歌叶於五聲的。帝舜詳敘臣所以為鄰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為運行。耳目以為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然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為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於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為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為也。必賴汝為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這等

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乎。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於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於繒帛之間。以為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明其小大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

馬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那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歟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怨以怒歟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把朝廷所出的歌詠民間所納的歌謠凡叶於五聲的都播之於律呂之間以為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耳目乎

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哉鄰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於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體而至於忘形其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是違悖道理弼是匡正面從是當面順從後言是背後議論四鄰是股肱耳目之職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於禹說道我為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悖道理處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以為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為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鄰股肱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違而不能弼之則將安用臣鄰為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思弼我之違以欽爾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於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庶頑是衆頑愚的人讒說是讒譖害人的言語時字解做是字指忠直說侯是射箭的把子明是試驗撻是用刑杖責罰書是簿籍識是記其過工是掌樂之官颺是宣揚格是改過從善承字解做薦字庸是用帝舜命禹說

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於己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豈無那衆頑愚好興造讒言誣害善類。不在此忠直之列者。這等的人。甚為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遽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裏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杖責罰他。使他儆懼不忘。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寫在簿籍上記着。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為哉。

我的意思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讒而為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夫教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命掌樂之官。將他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時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過可知。其言猶乖戾。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能變頑讒而為忠直。就當薦之用之。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為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能改

則是稔惡不悛。終為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迸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善良。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嘗觀舜之命龍有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則頑讒之人。乃舜之所深惡者。而猶不忍遽置于法。必待其教之不改而後刑焉。此其好生之德。所以能洽于民。而卒致無刑之治也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是未盡然之辭。光。是德之光輝。蒼生。是黎民。黎獻。是黎民中的賢者。敷納。是下陳上納。庶字當作試字。讓。是相讓而勉於為善。敷同。是朋比欺罔的意思。奏字解做進字。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為然。故先應箇俞哉。說道。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

以爲庶頑讒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那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爲賢者莫不感慕興起都願出來輔佐聖君爲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

有表見的事功。則就他本等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精神所感人皆化之不特賢者濟濟相讓便是不賢的人也都更相勸勉而消其忌賢嫉能之私矣。誰敢不讓乎。不特賢者秉德陳力以應其上。便是不賢的人也都精白一心而化爲直已效忠之人矣。敢有不敬

應者乎。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任刑以爲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慮即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扶同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無是禁戒之辭罔字解做無字頟頟是不休息的模樣殄是絕世是世代相傳的基業塗山是國名啓是禹之子呱呱是小兒啼哭聲荒是大度是相度師長都是官名薄是迫近即字解做就字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

為人君者當勤於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為衆惡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去荒淫縱欲頟頟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衆小人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他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絶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

我因此深以為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為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亦不暇顧念惟以水土未平奔走四方大相度那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為甸服其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又外為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於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率蕃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拯溺救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於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

那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為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功有次叙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臯陶方且敬承汝之功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既明于中國威自及於外

裒苗民或庶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大抵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雖帝舜為君禹皋為佐有不能廢者但以好生之心而行其欽恤之意則自然天下無冤而民協于中矣若曰堯舜之世惟尚德而不尚刑則虞廷士師之官可以無設而皋陶明刑之功不得與禹稷並美矣此圖治者之所當知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是輕敲擊是重敲鳴球是玉磬搏是重彈拊是輕彈詠是歌詠虞賓是丹朱因他是帝堯之後待以殊禮為虞廷之賓客故叫做虞賓羣后是助祭的諸侯下是堂下鼗鼓是有柄的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搖之則兩耳自擊而成聲柷形如方桶以木為之撞之有聲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㓨其刻而有聲這兩件皆所以節樂者鏞是大鍾間是相參的意思蹌蹌是舞動的模樣簫韶是舜樂的總名九成是九奏儀是容儀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為樂官自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於舜說道樂作於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曾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合着那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那樂音和暢無感不通幽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明而為

人則帝堯之後作賓於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衆諸侯每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此在堂下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柷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櫟敔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鏞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聲亦蹌蹌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於堂下者

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至於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於是發語辭。重敲叫做擊。輕敲叫做拊。石是石磬。庶尹是衆官之長。諧是和。夔又重言韶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聲最為難和。而樂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於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鏗然可聽。石聲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忭舞。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史臣

記禹臯陳謨終篇而以夔言繼之。正以見當時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千載而下。猶可以想其太平之氣象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平聲)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勅是戒。幾是事之微。股肱以比臣下。元首以比君上。是君臣一體的意思。熙是廣。颺言是大聲疾言。憲是法度。屢是數。省是稽考。賡是續。載是成。叢脞是因循怠弛。凡事都拋下了。不能修舉的意思。墮是廢壞。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為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理亂安危之機。每相為倚伏。必須兢兢業業。常

存敬畏。雖一時之頃。一事之微。亦不敢怠忽。庶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歌說。為臣的若能懽忻踴躍。喜于秉時而圖幾。則人君的治功。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熙廣者哉。這是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

羣臣。使他每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但銳於興事者。其弊或至於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夫既率之以興事。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不有以考驗之。則銳於始者。或怠於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然後惰者警。勤者勸。而無誕謾欺罔之弊。此又帝所當敬念

者也。皐陶既述其賡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妥帖停當哉。又歌說。為人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於怠荒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廢下而不能振舉。則為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懈弛而廢壞哉。這是皐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聞皐陶之

言。既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敬謹以保天命哉。大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蓋亂每生於極治。而患常發於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之後。交相儆戒。君以喜起熙哉望之於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於君。兢兢焉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君。禹皐為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況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者所當深念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夏書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紀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貢是貢賦這一篇史臣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特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這一節是總記大禹治水之要敷是分刊是除奠是定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為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又除去了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其水為其山所

壅必須開鑿其山爲其水所出必須濬治可以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立各州的表識以爲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與做一州之疆界如其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脉絡某水在某處便可尋衆水之脉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大要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冀州即是

今北直隷山西河北等處及遼東義州衛迤西地方當堯之時水爲民患者莫甚於河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兖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篇中凡既字都是既已成功之詞載字解做始字言禹治水施功寔始于此壺口梁岐都是山名壺口山舊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山舊志在離石縣即今山西太原府石州岐山舊志在汾州介休縣今在汾州孝義縣西冀州之水以河爲大壺口山乃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治他所以殺河勢也梁岐二山乃河水經流的去處禹便治梁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是修整前面的工程地廣而平叫做原太原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岳是太岳即今山西霍州之霍山山南叫做陽岳陽是太岳之南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鯀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是地名。即今河南懷慶府地方。厎績是成功。衡漳是水名。漳水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之少山。叫做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叫做濁漳。二水合流橫入于河。故總叫做衡漳。覃懷在淶淇二水之間。往時洪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汾既治。禹功可施。然後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厎績與覃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白壤

土性柔軟不成塊的叫做壤。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壤。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然。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是田土上起的稅糧。錯是間雜不等的意思。蓋地力有厚薄。年歲有豐凶。遇着成熟的年便照常額。遇着凶歉。或地土有拋荒的去處。便從寬減。所以稅糧多寡不等。這叫做錯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的田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是二水名。恒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舊時東流合滱水。今西南流至行唐縣入滋水。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入滹沱河。從是順着正道。大陸即今順德府及趙州深州地方。作是耕治。冀州水患既除。由是恒衛之水。各順其正道。大陸之地。皆可以耕作。而冀州之土。無有不平者矣。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

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島夷是冀州東北海島之夷屬于中國者幾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右是挾在右邊碣石是山名舊志在北平郡西南河口之地即今永平府之南後来漸

沒于海冀州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諸水皆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却似挾他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如今北直隸大名府及景州滄州山東東昌府及德州武定濱州濟寧曹州等處都是

九河既道

九河是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八條支河并河之正派總為九河禹時在今河間府滄州一帶地方後来黄河南徙故道都湮沒了道是順其道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其勢愈大為害愈甚禹乃疏

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為九河使都入海不復漫流為害矣

雷夏既澤

雷夏是澤名舊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山東濮州雷澤城就是水有蓄聚叫做澤方河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也都泛濫奔潰今九河既治故雷夏亦能蓄水成澤不至于溢出而為患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灉沮會同

濰沮是二水名。自河出者為濰。自濟出者為沮。會同是合流為一。方河水泛溢之時。濰沮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濰沮二水合流為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的一般。蓋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是宜栽桑樹的地土。蠶是養蠶。降是下。丘是高地。宅是居。土是平地。兖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渰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

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兖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苦于卑濕矣。兖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繇是茂。條是長。兖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可興。故其草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長盛。蓋兖州居河濟下流。水

未平則為卑濕。于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以為證也。徐揚二州言草木亦是此意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是正。作是耕治。同是同于他州。禹定兖州之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

納稅糧。蓋兖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已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是下獻于上。田裏出的稅糧叫做賦。地方產的物件叫做貢。篚是竹筐之類。織文是織成文采的幣帛。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兖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

文采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筐篚以入貢焉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水中行船叫做浮濟漯是二水名濟水舊志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至温縣南入河漯水是河之支流禹因濟漯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

貢道或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漯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漯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兗州的事

海岱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岱是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即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四府與遼東之廣寧瀋陽開原蓋州諸衛都是

嵎夷既略

嵎夷是地名在今山東登州府堯典說宅嵎夷就是此地略是制為經界的意思嵎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略矣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濰淄其道

濰淄是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

箕屋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東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濟青州有濰淄二水向嘗氾溢今則濰水入海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矣是青州之水無不平也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濵是水邊廣是廣闊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

以煎鹽的去處。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望廣潤。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定貢賦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居中上。較之九州為第四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是鹹土煎成的。絺是細葛。錯是雜。海物非但一種。故叫做錯。畎是山谷。枲是麻。鉛是黑錫。怪石是怪異之石。萊夷是萊山住的夷合即今萊州府地方。牧是畜牧。檿是山桑。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細葛并雜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如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枲可以為衣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為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的去處。出那山桑之絲。最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繒帛之用者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是水名。出萊蕪縣原山之南。西南至汶上縣入濟。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至大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水。這地方都屬徐州。即今山東兗州府南直隸徐。泗宿海。邳等州。都是。夫七州疆界。都只舉其二至。此獨載其三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面的青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面的揚州相同。必須說海岱及淮。纔見得是徐州的疆界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是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東至淮安府地方入海。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南至邳州入泗。乂是治。蒙羽是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兖州府費縣。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藝是耕種。徐州之水，淮沂為大，往時都汎濫逆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

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者可知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是澤名，在今兖州府鉅野縣。豬是停蓄而復流。東原是地名，即今兖州府東平州地方。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

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是黏膩，漸是進長，包是叢生。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人

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羽畎是羽山之谷，夏翟是五色的雉鳥，嶧陽是嶧山之南，在今邳州。孤桐是特生的桐樹。浮磬是石浮水邊，可以為磬的。蠙是出珠的蚌。帶赤黑色叫做玄。繒帛黑經白緯叫做纖，純白的叫做縞。禹定徐州之貢，也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以

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為旌旄嶧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之為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祭品這幾處所有都着他入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齋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纖純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于筐篚而入貢焉此皆隨地所出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是水名出今兖州府泗水縣陪尾山以其四泉並發故叫做泗水南至邳州地方入淮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灉水以達河或由泲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盖泗水雖不與河通然西流有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上流有泲水入于河而合于泗故由灉由泲皆可以達河也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

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即今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及廣東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廣州五府都是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是澤名舊志在豫章郡彭澤縣即今江西鄱陽湖在饒州南康二府地方陽鳥是鴈鴈九月飛向南那時日行南陸正月飛向北那時日行北陸以其隨着日陽所以叫做陽鳥居是止彭蠡會衆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汎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凡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邊洲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鴈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是松江婁江東江在今南直隸蘇州松

江二府地方。入是入海。震澤是澤名。即今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以其震動而難定。故叫做震澤。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是箭竹。簜是大竹。敷字解做布字。夭是少長的模樣。喬是高。塗泥是濘濕。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簜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其草則夭夭而長盛。其木則喬然而高竦。其地卑濕。故其土皆是塗泥。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上錯是間或進上一等。揚州之土塗泥。地最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為第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又進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修故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金三品是金銀銅三樣。瑤琨都是似玉的好石。齒是象牙。革是犀兕等獸的皮。羽是鳥羽。毛是獸毛。木是大木。島夷是東南海島之夷。即今日本琉球諸國。卉服是用草織成的服。

如葛布蕉布之類。貝是海中甲虫。其背有文的。織貝是織成貝文的錦。橘柚是二果名。本是一種。橘小而柚大。錫貢是與之詔命而後貢。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這三樣。可以資國用。瑤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篠竹可以為箭。簜竹可以為笛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梁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

海島之夷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這果方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叫做沿。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泗。由是由淮泗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禹時江淮未通。故必由海而後可以通淮。不言達河者因徐州已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荆及衡陽惟荆州

這是定荆州的疆界。荆山舊志在南郡臨沮縣北。即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是南岳衡山。舊志在長沙國湘南縣。即今衡州府衡山

縣。陽是山南。禹既分了荆州遂定其境界北抵荆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荆州。即今湖廣及廣西桂林平樂梧州三府河南信陽州廣東連州都是。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荆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是二水名。諸侯朝見天子叫做朝宗。江漢二水都發源于梁州。至荆州合流其勢愈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朝見的一般。荆州去海尚遠而遂言朝宗于海者以禹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九江孔殷

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聚會的去處。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地方。孔是甚。殷是正。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洞

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沱潛既道

沱潛是二水名。江水分出的叫做沱。漢水分出的叫做潛。沱水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潛水在今承天府潛江縣。沱潛乃江漢之支流也。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夢作乂

雲夢是二澤名。雲澤在江北。即今湖廣承天

德安二府。及沔陽州等處。夢澤在江南。即今湖廣江夏華容等處。土是土見。作乂是耕治。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渰沒。今水患既去。于是雲澤之地。都見了乾土。夢澤之地。都可以耕治。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故人工早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下中。是第八等。上下是第三等。荊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得揚州一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闊。而人工又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金三品。已解見揚州。杶栝柏是三樣木名。杶木可作弓榦。故叫做杶榦。礪砥都是磨刀的石。砮是石箭鏃。丹是丹砂。箘簵是竹名。楛是木名。這竹木都可以為箭。三邦是

地名。匭是匣。菁茅是草名。祭祀時。則束茅於地以縮莫酒。纁是淺絳色。璣是不圓的珠。組是絲帶。納錫是納與朝廷。龜一尺二寸的。叫做大龜。荊州之貢。有羽毛齒革。有金銀銅。又有杶榦栝柏與礪砥砮鏃丹砂。這都是通一州所出的。又有箘簵二竹。及楛木。惟出於三邦者為有名。則專令三邦致貢。而不責於他處。又有菁茅。則包而又匣之。所以重祭祀之用。而不敢輕忽。又有玄纁二色之幣。及珠璣

組綬可為服飾者則入之於篚焉至于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是過凡水道不通從陸路搬過叫做逾洛是水名南河是冀州南界之河荊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荊州的事

荊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荊即是荊州之荊山禹既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至荊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即今河南之開封河南南陽歸德汝寧五府及南直隸潁亳二州湖廣均隨二州山東曹州都是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洛瀍澗是四水名伊水舊志出上洛縣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地方至河南府洛陽縣入洛洛水舊志出洛南縣冢嶺山亦在今商州至河南府鞏縣入河瀍水舊志出河南郡穀城縣北山在今洛陽縣地方至河南府偃師縣入洛澗水舊志出弘農郡新安縣即今河南府澠池縣至本府新安縣入洛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向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川無不治矣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滎波菏澤孟豬是四水名滎水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地方波水舊志出婁涿山北流入穀水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地方菏澤舊志在濟陰郡定陶縣即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孟豬在梁國睢陽縣即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被是餘波所及豫州之澤亦有四曰滎波菏澤孟豬往時嘗有泛溢之患今滎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菏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壤解見冀州。墳解見兖州。壚是疏。豫州之土在高處的其性柔細。在低處的其性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中上為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為第二等。而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人功修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漆解見兖州。枲絺解見青州。紵是苧麻其皮可績以為布。纖解見徐州。纊是細綿。磬錯是治磬的錯刀。豫州之貢有漆有枲及絺紵等布。其入篚者有黒經白緯之纖與精細之纊。其待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盖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華陽黒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華是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黒水舊志出張掖郡鷄山。在今陝西肅州衛地方。流入南海。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黒水。這地方都屬梁州。即今四川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

岷嶓既藝

岷嶓是二山名。岷山舊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即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嶓冢山舊志在隴西郡氐道縣。及西縣。即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并漢中府沔縣地方。岷嶓二山乃江漢發源的去處。自禹功既施。于是汎濫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興。二山之間。其地皆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這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荊

州的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郫縣即今四川成都府郫縣。西流入江。其一舊志在蜀郡汶江縣。即今成都府灌縣。東流入江。潛亦有二。其一舊志在巴郡宕渠縣即今四川順慶府渠縣。西南流入江。其一舊志在漢中郡安陽縣即今陝西漢中府洋縣。西南入漢。沱潛二水。乃江漢分出的支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

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是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旅是祭山之名。蔡蒙二山之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是地名。在今雅州地方。底績與覃懷底績同。言和夷地平而險遠。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經略。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黎字解做黑字。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是三等様間雜。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間或一年進

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第九等。共有三等。蓋地力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是玉名。鏤是剛鐵可以刻鏤的。砮是石磬。熊羆狐狸是四獸。其毛可織以為罽。如今氊褐之類。以其織成而貢。故叫做織皮。其皮可製以為裘。以其未製而貢。故叫做皮。梁州所貢之物。有璆鐵銀鏤砮磬。皆可以制器用者。熊

罷狐狸之織與皮。可以為衆褐者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是山名。舊志在隴西郡臨洮縣。即今陝西洮州衛。因是循。桓。潛。沔。渭都是水名。桓水出西傾山之南。今洮水出於西傾。流經臨洮府界謂之恒水。疑即桓水也。潛水即沱潛既道之潛。沔是漢沔。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地方。橫截渡河叫做亂。梁州西南境之貢道。自西傾山之南。循桓水而來。至葭萌縣。即今

四川保寧府昭化縣地方。浮舟于潛水。至晉壽縣之界。即今保寧府廣元州地方。其間為漾枝津所限。水道不通。遂舍舟登陸。至漢中府地方。又下漢沔。從漢沔北行。至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入渭。從渭東行。至西安府華陰縣過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黑水。解見梁州。蓋自雍州之西北。直出梁州之西南。故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西河。是冀州西界之河。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過黑水。東面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即今陝西西安等八府。及寧夏。甘肅。洮。岷等衛都是

弱水既西

弱水。舊志在張掖郡刪丹縣。在今甘州衛西。其水力微弱。不能浮載。故叫做弱水。弱水既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為

雍州之患矣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涇渭汭漆沮灃都是水名。涇水舊志出安定郡涇陽縣。即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至今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渭水舊志出隴西郡首陽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至今華州華陰縣入河。汭水舊志出扶風郡汧縣。即今陝西鳳翔府隴州。至平涼府涇州入涇。漆水舊志

出扶風杜陽縣。即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至今西安府耀州合于沮。沮水舊志出北地郡直路縣。即今陝西延安府宜君縣。至今耀州合于漆。又至今同州朝邑縣入渭。灃水舊志出扶風鄠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至本府咸陽縣入渭。屬是連屬。從是歸從。同是會同。都指渭水說。雍州之水莫大於渭。禹既施導渭之功。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自涇州受汭水。至高陵縣入渭。是涇水上屬于

汭。下屬于渭。彼此聯合而無散漫矣。漆沮自耀州合流。至朝邑縣入渭。是漆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灃水至咸陽縣入渭。是灃水亦會于渭。並流而同歸矣。灃涇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無不治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終南惇物鳥鼠都是山名。荆山與荆州的不同。舊志在馮翊懷德縣。即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岐山舊志在扶風美陽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舊志在扶風武功縣。今在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地方。連亘千里。惇物山。在今西安府武功縣。鳥鼠。舊志在隴西郡首陽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旅字解見梁州。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懷襄之患。可行旅祭之禮。凡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一般。則雍州之高土無不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之廣平的叫做原。下濕的叫做隰。其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豬野。舊志在武威縣休屠澤。即今陝西涼州衛地方。雍州水患既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豬野。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是山名。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八百里。沙

州衛舊城東南。即舜竄三苗之地。宅。是居止。丕敘。是大有功敘。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竄於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敘。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黃壤。

土以黃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土。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雍州土最美。故其田居上上。為第一等。但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中下。為第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是美玉。琅玕。是美石似珠者。雍州所產的貢物。有球琳可為珪璋之用。有琅玕可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是二山名。積石山。舊志在河關縣西南羌中。即今陝西河州衛西北。龍門山。舊志在馮翊夏陽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都是黃河所經。渭汭。是渭水入河交流的去處。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則浮舟于積石之河。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則自渭而來。皆會聚于渭汭。以入于河而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解見梁州。崑崙析支渠搜。是三箇國名。這三國都在西番地面。總叫做西戎。崑崙。舊

志在臨羌。今肅州衛西南。直至西番朶甘衛東北。都是。析支。舊志在河關西千餘里。今西番中有析枝水。即是此地。渠搜。舊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未詳所在。大約在今寧夏河套之地。即敘。是就敘。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琅玕之貢。又有外國以鳥獸的織皮來貢。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搜。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亦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丕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

理雍州的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四條。是記禹導山之事。即所謂隨山也。前面九州中。雖各載有導山的工夫。但逐州分記。未見得山之脉絡。至此又把天下的山分做南北二條。其南北條中。又各分做南北二境。逐節記其用功之始終。其大勢皆自西

北以至東南。而山之脉絡分明可考矣。然疏導本是治水的事。今隨山乃謂之導者。蓋水之源皆出于山。水之為患。皆因于山。禹隨山乃所以治水。故謂之導也。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岍岐荆。都是雍州的山。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乃汧汭二水所出。岐荆二山。已觧見雍州。壺口以下諸山。都是冀州的山。壺口觧見冀州。其山正當河水南流之衝。雷首山。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

乃河水所經。太岳。亦觧見冀州。乃汾水所經。底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陝州東四十里。黃河中間。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舊志在河東垣曲縣。今在河南懷慶府濟源。接連山西陽城垣曲二縣之境。乃濟水所出。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地方。長數千里。恒山。即是北嶽。在今山西渾源州。碣石。亦觧見冀州。正當河水入海之處。逾是過。凡及字至字逾字。都指禹說。入于海。是指水勢說。蓋

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灃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治壺口雷首。以至于太岳。又治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又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澮漳沁

恒衛洣淇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河北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不言導者。以同是北條之山。承上文導岍而言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都是雍州的山。西傾山。解見梁州。乃洮水桓水所出。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山。解見雍州。乃渭水所出。

太華山。即是西嶽。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熊耳外方。桐栢陪尾。都是豫州的山。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縣。乃伊水所出。洛水所經。外方山。地志以為即是中嶽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乃伊水所經。桐栢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乃淮水所出。陪尾山。在今湖廣德安府。蓋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所出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歷朱圉鳥鼠。以至于太華。則凡桓渭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導熊耳外方桐栢。以至于陪尾。則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乃治漢水的事。嶓冢已解見梁州。荊山內方大別。都是荊州的山。荊山。解見荊州。內方山。地志以為即今湖廣德安府章山。大別山。在今湖廣漢

陽府。蓋漢水發源于梁州之嶓冢山。經流于荊州之荊山內方大別諸山。禹則導嶓冢以濬其源。至于荊山內方大別以引其流。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江漢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不言導者。以同是南條之山。承上文導嶓冢而言也。岷山。已解見梁州。衡山九江。已

解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以為即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蓋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從岷山之陽導之。而江之源治矣。然江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兩邊夾江。却都是山。其北邊山勢。連接直至衡山。其南邊山勢。連接直至敷淺原。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去導大江北岸一帶的山。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去導大江南岸一帶的山。由是江水兩邊。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江漢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導山的事。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九條。是記禹導水之事。即所謂濬川也。前面九州中。雖各載有治水的事。但逐州分記。未見得水之脈絡。至此又把天下九處大水。逐處記其所導之始終。與其源流之曲折。而諸水之脈絡。分明可考矣。弱水黑水在西北極邊。與諸水不相干涉。故先記之。北方之水莫大於河。故河次之。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故漢與江次之。北之濟。南之淮。與江河共為四瀆。故濟與淮又次之。渭洛皆入于河。故記之於後。弱水。解見雍州。合黎。是山名。舊志在張掖縣西北。即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環之。流沙。是地名。在今沙州衛舊城之西。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水獨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西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解見梁州。三危。解見雍州。凡水皆清。惟黑水獨黑。而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黑水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解見雍州。山北曰陰。華陰。是華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有華陰縣。底柱。解見導

山。孟津是地名。舊志在河內郡河陽縣。即今河南府孟津縣。洛汭是洛水入河交流中間。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大伾是山名。舊志在通利軍黎陽縣。即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洚水舊志在信都縣。即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枯洚渠。大陸解見冀州。播是分。九河解見兗州。逆河是河已近海海潮迎着河水的去處。故以為名。黃河之源出西域崐崘山星宿海。東北流數千里。繞到積石。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入中國都在山峽中行。其流迅疾而時有壅滯。乃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闊。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折而東流。至于陝州之底柱。又東至于河內之孟津。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黎陽之大伾。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信都之洚水。至于冀州之大陸。又自大陸而北。到兗州地方。地曠土疏。河尤易決。禹乃播之為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

然後合為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自大伾至逆河。這是禹時黃河入海的故道。自周漢以來。河道漸徙東南。流入于淮。然後入海。遂與禹時故道不相合矣。按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鑿之功。惟河獨多。然當時但順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黃河。乃漕運所必經之道。而淤塞衝決之患。時時有之。既欲資其利。而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難。經國者所當加意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解見梁州。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嶓冢。始出為漾。西源出沔縣之嶓冢。始出為沔。這所導的嶓冢。乃是秦州之嶓冢。故說導漾。漾。漢。滄浪。三澨。都是水名。漢水舊志在武都郡。即今陝西鞏昌府成縣。滄浪舊志在武當縣。即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三澨舊志一出郢

州。長壽縣。即今湖廣承天府京山縣。其二。不知所出。大別。解見導山。漢水入江。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滙字。解做迴字。彭蠡。解見揚州。北江。傳無解釋。入海。在今直隸揚州通州。漾水出秦州嶓冢山。禹自此山導之。東流至武都。又叫做漢水。至漢中與沔水合。叫做漢沔。又東流至武當。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漢陽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見至鄱陽。停蓄周迴而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北江。至通州入海。而漢水治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沱水。都解見梁州。澧。是水名。舊志出武陵充縣。即今湖廣岳州府慈利縣。九江。解見荊州。東陵。是地名。即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迆。是邪行的意思。會。為滙。是江與漢會而滙為彭蠡。中江。傳亦無解釋。江水出茂州岷山。禹自此導之。東流合蜀郡。別出一支。叫做沱水。又東流至于充縣之澧水。遂過岳州之九江。至于巴陵。又東向迆迴而行。北至漢陽會漢水。而同滙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至通州入海。而江水治矣。蓋江漢二水。各出于梁雍二州。合流于荊州。入海于揚州。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即梁州所謂岷嶓既藝也。南入于江。東迆北會。即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揚州所謂彭蠡既豬也。

但以今地圖考之。漢水入江之處。去彭蠡尚七百餘里。彭蠡之澤。乃自受江西江東諸水而成。本非江漢之所滙。又江漢合流之後。但為一江入海。亦未嘗有一江中江之分。或者世代已遠。水道有變遷。經文有錯誤。皆不可知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是濟水初出之名。濟。解見兖州。滎。解見

豫州。陶丘。是地名。舊志在廣濟軍。即今山東
兗州府定陶縣。菏。觧見豫州。汶。觧見青州。濟
水性既沇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
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性而導
之。其發源在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沇
水。這是初見的時節。由是伏流地中。東至濟
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叫做濟水。這又是
一見。又到溫縣虢公臺入于河。伏流河中。至
滎澤縣。溢出而為滎水。這又是一見。又與河

並行。東至定陶縣。湧出于陶丘之北。這又是
一見。自此遂不復隱伏。東北至汶上縣。會于
汶水。又東北至博興縣入于海。而濟水治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觧見導山。淮泗沂。觧見徐州。淮水出于
桐柏山。禹導淮水。自桐柏始。由是東流過穎
亳泗諸州。至淮安府睢寧縣。會于泗沂。又東
流至淮安府海州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是山名。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
為名。灃涇漆沮。都觧見雍州。渭水出今臨洮
府渭源縣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禹只自
鳥鼠同穴導之。東流至咸陽縣。會于灃水。又
東流至高陵縣。會于涇水。又東流至朝邑縣。
過于漆沮之水。又流至華陰縣。入于河。而渭
水治矣。這會于灃。即雍州所謂灃水攸同也。
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屬渭汭也。過漆沮。即

雍州所謂漆沮既從也。前面是分記。這是直
敘其源流。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
北入于河。

熊耳。觧見導山。即商州之熊耳。洛水出商州
冢嶺山。與本處熊耳山相近。故禹自此山導
之。非盧氏之熊耳也。澗。瀍。伊。都觧見豫州。禹
導洛水于商州熊耳之山。東北流至新安縣。
會于澗水。至偃師縣界。會于瀍水。又東流至

洛陽縣界。會于伊水。又東北流至鞏縣入于河。而洛水治矣。以上都是導水的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的意思。四隩。是四海之內水邉的地土。宅。是居。九山。是九州之山。刊。是除。旅。是祭。九川。是九州之川。滌。是洗滌。九澤。是九州之澤。陂。是陂障。史臣說。大禹導山則窮其脉絡。導水

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卑而為四隩之地。昔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定居。九州之山。是地之高者。昔皆草木蔽塞。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已通。無有壅滯。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處之不平治者哉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的土田貢賦無不整理。六府。是水火金木土穀六件。孔。是大。庶土。是衆土。凡山林川澤塲圃田園之類皆是。交正。是參較的意思。底。是致。咸字。解做皆字。則。是定為等則。三壤。是上中下三等土壤。中邦。是中國。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那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

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各州所產。又何者為最良。由是因其所出之財。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為之品節。辨其躰為上等。躰為中等。躰為下等。由是隨其

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歛。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然成賦謂之中邦者。庶土之貢。或及于四夷。穀土之賦。則止于中國也。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

錫土姓

這一節是記封建諸侯的事。錫是與。水土既平。疆域既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錫之姓氏。使他立

宗以保其子孫。蓋欲其國家之藩屏。以共保平成之績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是敬。台字。解做我字。距是違越的意思。朕是禹自稱。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敘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

欲以敬德化民。即益稷篇所言思日孜孜之意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以下五條。是記禹分九州地方。以為五服。即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也。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甸是治田。服是事。稻禾連穗與莖的叫做總。割下半藁的叫做銍。半藁去麤皮的叫做秸。粟是穀。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

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為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那稻禾的莖穗都納朝廷。蓋稻可以供廩祿。草可以充芻秣。即今之粮草俱納者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半藁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藁上的麤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不但納總銍秸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般運粮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無力役之征焉。自是以

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穀
第五百里。去王畿尤遠。則去其殼而納米。蓋
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
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如
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這一條。是定侯服之制。采。是卿大夫所食的
邑地。古時百官俸祿。皆分與田地。使他自收。
叫做食邑。男邦。是男爵的小國。禹於甸服外

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侯服。以其皆侯國之
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
那百里。定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外四面第
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
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及次國。小國居內。所
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
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如此。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綏是撫安的意思。揆
字。解做度字。禹於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制為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
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
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
嚴華夏之辨。故于內面三百里。則酌量揆度。
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
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為務也。于外面二百里。
則鼓舞奮揚。訓之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
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為急也。其

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要。是約束的意思。蔡
是安置罪人。禹於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制為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稍示
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
面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
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荒。是荒野。禹於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面三百里。聽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於此。其法比諸蔡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漸。是浸漬。被。是覆冒。朔。是北方。暨。是及。聲。是風聲。教。是教化。訖字。解做盡字。錫字。解做與字。玄圭。是黑色的圭。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於此者。東邊則漸漬到那東海。西邊則覆被到那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有不至。大禹治水之功既成。於是用玄圭為贄。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必至於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於君。真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卒開有夏之業也歟。

甘誓

甘。是地名。在今陝西鄠縣。誓。是告戒。這書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是六鄉之卿。古者每鄉卿一人。無事則掌其鄉之政令。有事。則統其鄉之軍旅。與朝廷上的六卿不同。史臣說。夏王啓。繼禹即位。那時有箇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道。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

六軍之帥而誓戒之。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六事之人。是總指有事于六軍的人。威是暴殄。侮是輕忽。三正是子丑寅三樣正朔。夏王啓將發誓辭。先嘆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所當敬順的。有扈氏有濫用五材。不

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子丑寅之三正。須自朝廷行。諸邦國。為臣下者。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此獲罪于天。天用降以天罰。勦絶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是車上在左在右的人。攻字。解做治字。御。是御馬。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衆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敵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主馬馳驅的人。宜

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中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命。就是前面告戒的說話。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于其主前行之。以示不踰時之義。孥戮。是并戮其妻子。夏王啓。戒誓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既

已叮嚀而告戒矣。汝衆將士每。若能遵依着我的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了我的命令。以致僨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于軍中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决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大抵武不可黷。亦不可弛。有扈氏獲罪於天。義固當討。而夏啓當嗣

位之後。承平之久。亦欲因此以振國家之神氣。而銷姦宄之逆萌。故親率六師以討之。亦制治保邦之要機也。

五子之歌

這書。記夏王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為詩歌。以攄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太康。是啓之子。畋。是畋獵。有窮后羿。是有窮國君名羿。史臣敘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年。通不理會國家的政務。徒有人君的空名。而不行人君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只好幹那放逸豫樂的事。以致於喪滅其德。暴虐其民。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有節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猶不回

還。于是有窮國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夫以大禹之勤勞萬邦。德澤最厚。再傳至其孫太康。即以怠荒而失國焉。然則為君者。豈可恃祖宗功德之大。而不增修其德業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是隨侍。徯。是等待。水北叫做汭。太康畋于

洛汭之時。他有五箇兄弟。都隨侍着他的母
親。從太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去的遠了。
追之不及。乃在那洛水之北。等待他回來。既
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
子見得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
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原
皆由是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
的訓戒。衍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紓其
悒欝無聊之氣。于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

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
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夫創業之君。經歷
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謨訓以
戒召後人。故太康失國。五子則述大禹垂後
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誠
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後世繼體守文之
主。能常常遵守祖訓。則長治久安。萬年不替
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

皇祖。是大禹。近。是親近的意思。下。是疏遠的
意思。五子之歌。第一章說道。昔我皇祖大禹。
垂訓有言。人君與那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
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
之。凡百姓之饑寒困苦。須時時體念。視之如
傷。保之如子。總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極
欲。肆於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
已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

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那小民雖至卑
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
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
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邦國安寧。而無
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
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
下也。皇祖之訓如此。今太康乃逸豫滅德。以
至民不堪命。而邦國危亡。豈不深可痛哉。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一字。解做皆字。三失。是差失多的意思。朽索是朽壞的繩索。五子說我皇祖大禹垂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叛其上。我看那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箇箇都能勝我。所以為人

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况以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於再三。則民之怨咎。豈不益甚乎。夫事未有不自微而至著者。民心之怨。豈待他明白彰著而後知之。當於那事幾未曾形見的時節。預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亂耳。是以我居君位臨兆民。不敢以天下為樂。而深以危亡為懼。凜凜然如以易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於傾危也。夫以

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可以怠荒而不敬乎。蓋能敬。則能近民。而邦以寧。不能敬。則必下民。而邦以危。安危之機。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皇祖之訓如此。太康顧逸豫而不敬焉。亦將奈之何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荒。是迷亂。甘嗜。都是好之無厭的意思。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

之嗜欲無窮。貴乎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鮮不至於損德妨政矣。如躭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騁打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酗肯酒而不知節。溺情淫樂而不知止。竭不貲之費。以高峻其戶宇。極彩色之麗。以彫飾其墻壁。這六件事。為人君的。不必件件都有。纔足以亡國。但只有了一件。亦未有不至于亡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酒所困。好

田獵。則耽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溺於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則一而已矣。祖垂訓戒如此。今太康盤遊無度。正犯了禽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嘗觀宋儒真德秀有言。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萬世為君者。其戒之哉。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陶唐氏。是帝堯的國號。冀方。是冀州之地。自堯以來。皆建都於此。底。是至。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於此冀州地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矣。比先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三箇聖人。皆授受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焉。今太康乃逸豫滅德。凡刑賞予奪。一任着自己的意思胡為。全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紀。都錯亂了。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逐主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之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先儒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瘦。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治者。不視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故脉理一病。人雖肥必死。紀綱一亂。國雖大必亡。觀五子傷太康之失德。而歸咎於亂其紀綱。可見紀綱所係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誠能留意於此。凡

刑賞予奪。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無倒持下移之患。則人心悅服。而國勢常尊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是贊其德之極明。我祖。指大禹說。典。則是典章法則。貽字。解做遺字。石鈞。俱是權名。如今之秤錘也。一百二十斤叫做石。三十斤叫做鈞。關。是通同。和。是公平。王府。是內府藏

器具的所在。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至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莫說國家的大政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亡也哉。奈之何

為後人者。逸豫滅德。盤遊無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棄廢墜。以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竊。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字。解做何字。疇字。解做誰字。鬱陶。是心中鬱結而不得舒的意思。顏厚。譬如說面皮厚可羞愧之甚也。忸怩。是心裏慙愧的意思。可追。是說追不可及。五子之歌第五章。歎息說道。我兄太康。既以逸遊失國。遠竄他方。舊都又被強臣占據了。使我母子數人。流離河上。進退無路。徬徨四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以傷悲也。如今萬姓之人。都以我家為怨讐。眾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使我哀思之情。鬱結于心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

心。徵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於此。推原其故。只因太康狃於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然太康以天下之大。不能庇其母弟。而其後少康。以一旅

之衆。乃能滅逆羣賊。復有天下。國之廢興。其在強弱哉。

胤征

胤是胤侯。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名為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是太康之弟。肇是始。胤侯是胤國之侯。羲和是世掌天文的官。徂字解做往字。史臣

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首命胤侯為大司馬。掌管六師。當時諸侯有羲和者。以世掌天文為職。乃墮廢其職業。是時有日蝕之變。羲和也不奏聞救護。惟貪好飲酒。而荒迷于私邑。其不忠不敬之罪如此。仲康乃命胤侯征之。而胤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聖指大禹說。徵是徵驗。保是保安。天戒。是上天以災異警戒人君。如日月薄蝕。星隕地震之類。常憲。是常法。后。是君。胤侯奉王命以征羲和。誓戒於衆說道。爾衆將士每。欲知羲和之有罪。當觀大禹之訓。昔我皇祖大禹。是敬天勤民的聖君。著為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

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上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着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於百官。每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為君的。内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

照臨一般豈不為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羲和乃忽於日食之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使為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罪大矣天討之加豈容已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是宣令的官木鐸是搖的鈴鐸王者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徇是傳示衆人的意思規是正工是百工技藝之人胤侯戒諭

將士說我祖大禹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於每歲孟春之月遣那宣令的遒人搖着木鐸傳示於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默取容至於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圖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蠹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纔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諛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況違命曠官如羲和者其罪蓋不容誅矣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俶字解做始字擾是亂天紀是日月星辰的度數遐是遠日月所會的去處叫做辰集是和輯房是房宿瞽是樂官以其無目故使審音奏鼓是擊鼓嗇夫是小臣干是犯政典是先王為政的典籍胤侯聲言羲和的罪犯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既致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工孰敢不敬畏遵承各共其職哉惟是羲和乃敢顛倒覆敗

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故違叛其所掌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於占步擾亂了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日月到那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群臣同時救護此時樂官奏鼓嗇夫小臣疾忙馳驅庶人之在官者亦皆奔走無不敬謹趨事以行救護之禮羲和係專掌天文的官却全不以為事尸居其位恰似無所聞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於此是乃干犯了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着說道曆官掌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算以敬承天道是他的職業若是推算不精占候差錯或失於太早搶先了正經時候的其罪當殺無赦或失於太遲跟不上正經時候的其罪也當殺

無赦譬如該是午時他却推算做辰巳時這叫做先時該是午時他却推算做未申時這叫做不及時凡此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於誅今羲和乃昏迷天象若罔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胤侯既歷數羲和之罪乃戒眾說羲和俶擾天紀昏迷天象此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眾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眾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不得以逃其罰可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是出玉的山名。岡是山脊。天吏是奉天伐暴之官。指將帥說。逸字解做過字。渠魁是首惡。脅從是被威力逼從的人。胤侯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羲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般。若猛火焚燒崑岡。則不分玉石。皆為煨燼矣。今師旅之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那首惡的人。殄滅不宥。其餘脅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斯無忝于王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將令嚴明的意思。克是勝。愛是姑息。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為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怠玩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決然不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爾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懼。以期有濟可也。否則戮及爾身。決不汝貸。可不畏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商書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商家一代的事。故名為商書。

湯誓

這是成湯伐桀誓師之辭。故名為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字。解做來字。台字。解做我字。稱。是舉。殛。是

誅。史臣記湯將伐桀誓衆。說道來爾衆多百姓都要明聽我的言語。君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衆伐夏。非我小子輒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為此悖亂之舉。蓋人君代天子民。任大責重。必須事事合天。然後可以永保天命。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故我不得已至於用兵。往正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豈敢稱亂哉。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有衆。是亳邑之衆。穡事。是農家收穫的事。割正。是裁正。湯又說。夏王有罪。我奉天命以伐之。其事甚非得已也。今爾衆百姓。每在背地裏乃都抱怨說道。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君卻不體卹我衆。教我每舍了自家的農事。反去裁正那有夏之罪。夏之罪於我何與哉。你每這說話。我也都聞。但夏王得罪於天。天降大罰。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耳。豈得以爾衆之私情。而違上天之明命哉。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是絕。割。是戕害。時字。解做是字。成湯又說。我又聞爾衆有言。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他的百姓。將奈我亳都之民何。害既不及於

我兵何必加於人。你衆人這說話，都只是顧一已的私意。不知亳衆雖未受害，而有夏的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夫人情莫不欲逸，夏王則率意爲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則率意爲嚴刑，以殘萬民之生。那夏邑之民，被其荼毒，苦不聊生。雖有億萬之衆，率皆離心懈怠，不能和協，視其君如仇讐。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一般。日亡我纔亡耳。那夏邑之民，遂指

日以怨之，說道這日果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願與他俱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夫夏王惡德，爲民所厭苦若此，有人心者，寧可坐視其民之困於塗炭，而不思以拯救之哉。故我今決計必往，以奉天討罪，蓋救民之心切，故爾衆之言，有所不暇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大賚是厚加賞賚。食言是說的言語失信。於人。如已出而復吞之一般。湯誓衆說道，伐夏之舉，既不容已。爾等尚其同心同力，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於有夏。我則有大賚於汝，令汝等爵位顯於當時，榮祿及於後裔。爾輩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從我的誓言，顧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汝身，將並其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厚矣。可不戒哉。

仲虺之誥

仲虺是成湯的左相。誥是告喻之辭。古者臣下陳言於君也，通稱爲誥。這篇書是仲虺解釋成湯伐夏之慚，而因以勸勉他的說話，故名爲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放是拘禁。南巢是地名，即今無爲州巢縣。口實是藉口以爲指實。成湯因夏桀不道，舉兵

伐之。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禁之於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思堯舜禹授受以來，都是揖讓相承，到我身上，始行放伐之事，雖則是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說道，我之此舉，豈不能自信於心哉。但恐來世之人，或有亂臣賊子，肆行不軌的，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則所以啓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由於此矣。此我所以不能已於慚愧也。夫湯之伐桀，本以除暴救民，四海之人，皆知其非富天下者。而猶恐後世以為口實，聖人所以慎萬世之大防者固如此哉。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玆率厥典。奉若天命。

乂字解做治字。墜字解做陷字。塗是泥塗。炭是炭火。言民被虐政。就如人陷在水火中的一般。典是經常之理。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為慚。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先歎息說道。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情竇必開。如有耳目口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無主以治之。則人皆各逞其欲以相爭。爭之不已。必至於亂矣。天惟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生民之中。生出一箇上等聰明的聖人。使他為兆民之主。任治教之責。制其慾而使不得肆。息其爭而不至於亂焉。夫天之立君。既以為民。可見非有聰明之德者。不足以勝治民之任。今桀為民主。而乃肆行昏亂。為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那百姓每被其苦害。如墜在泥塗炭火中一般。上天惡夏桀之無道。念萬民之無主。乃篤生我王。錫以勇之德。以戡定禍亂。錫以智之德。以圖度事幾。由是伐罪弔民。伐夏而有天下。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服行之道。使聲教四訖之治。復見於今日焉。這雖是不幸處君臣之變。然

實乃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而已。何慚之有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臧是善。式字解做用字。爽是明。師是衆。仲虺說夏王無道。得罪於天。本為天心之所厭惡。乃反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於下。說天命在己。人皆無如之何。蓋欲假此惑衆。以肆行其無道之事。故天用

不善其所為。益加厭棄。乃錫王以勇智之德。使我商受顯赫之命。而為天下生民之主。然天豈有私於商哉。特以有夏昏德。百姓被其汙染。也都昏昧了。故命吾王為之君師。昭其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衆。皆有以自新而不終於昏昧耳。然則伐夏之舉。祇以上承天意。豈容已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引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賢是慢賢。寔字與實字同。繁是多。肇是始。苗是禾苗。莠是稂莠。粟是穀粟。秕是無米的空殼子。予指成湯。仲虺說夏王無道。所用的都是簡慢賢者。阿附權勢的小人。與他結為一黨。徒衆實多。夫彼既恃勢以慢賢。則人之賢者。必為其所嫉惡。而不相容矣。故以我商今始造邦於有夏之間。就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秕子。必被簸揚。有不

容以並存者。我商衆無小無大。都戰戰然無不震懼。恐一旦遭他毒害。以無罪而受禍。蓋有道之見惡於無道。其勢固然也。況吾王之盛德。盡善盡美。但稱說出來。件件都厭足人的聽聞。而為人心之所歸服如此。豈不尤為夏所忌嫉而可畏乎。則今日之奉天討罪。非惟理所當然。蓋亦勢不容已者。又何慚之有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王指成湯。邇是近。聲是音樂。色是女色。殖是聚斂。德是有德的人。懋是繁多的意思。功是有功的人。仲虺稱述成湯之德。以解釋其慚說道。聲色貨利。人所易溺。鮮有不為其所累者。惟吾王之於聲色。常恐蠱惑了心志。絕不去近之以自娛樂。於貨利常恐剝削了民財絕不去聚之以為己有。其本原之地澄澈如此。則固已端出治之本矣。由是推此心以用

人。則用舍無不當。人之德行多的。便多與他官職。功勞多的。便多與他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焉。推此心以處己。則舉動無不宜。人有善若己有之。而從之不待勉強。己有過便速改之。初無一毫係吝。蓋不知善之在人。與過之在己矣。至於臨民之際。不只是一味從寬。却能於那寬大中有個節制。未嘗失之縱弛。不止是一味仁慈。却能於那慈愛中不廢威嚴。未嘗流於姑息。王有這等大德。

昭著而不可掩。故雖始於亳都。而實光被於天下。天下之人。皆信其寬能得衆。仁足長人。而可以為天下君矣。民心歸向。則天位有不可得而辭者。何慚之有哉。大抵人主一心。致治之原。湯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雖有勇智天錫。實由於不邇不殖者以為之本也。否則本原一污。凡事皆謬。其何能得天得民如此哉。後之欲致成湯之治者。當先求其制心之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伯。是葛國之君。餉。是饋送飲食。西夷北狄是舉遠以見近的意思。奚字解做何字。徯是等待。蘇是復生的意思。仲虺說吾王之德。既能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人心無不歸向者。乃昔日葛伯無道。廢其先祖之祀。王使人往問之。他回答說無以供粢盛。王就使我亳

邑的百姓。替他耕種。老弱饋送飲食。葛伯乃殺了我饋餉的童子。而奪其酒肉。不以為德。而反以為讐。王為這童子無辜被殺。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幷征討天下無道之國。那時四方之民。苦其上之暴虐者。都望王師來拯救他。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就懷怨望。都說道我等一般樣被害的人。王獨何為先救彼而

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一至其地。則那方的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說道。我等困苦無聊。專等我仁君來救拔。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我等百姓。如大旱者之得雨。倒懸者之得解。真是死而復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觀此則斯民之愛戴歸往於我有商者。其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今日之有天下。實迫於人心之歸。不容已耳。何以慚為。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舉為君之道以勸勉之。說道。王不必以得天下為慚。但自今以往。當思盡所以為君之道。以凝承天命耳。天下諸侯。有才全德備而為賢者。則當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積善行仁而有德者。則當賚予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徇國而為忠者。則舉褒揚之典。而使之得以彰顯。有奉法修

職而為良者。則加獎勸之道。而使之得以自遂。是諸侯善有大小。而勸善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又有柔懦不能自存。是弱者也。則因而兼之。幷其小而附於大。有昏庸不能自立。是昧者也。則因而攻之。黜其職而治其罪。有敗壞其紀綱法度。是亂者也。則變置社稷。雖取之而無嫌。有自底於傾危顛覆。是亡者也。則戮及其身。雖侮之而不恤。是諸侯惡有大小。而懲惡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夫弱昧亂亡。本

是該亡的人。而吾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乃因其亡而推之耳。何容心焉。賢德忠良。本是該存的人。而吾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乃因其有而固之耳。何容心焉。好惡一出於公。而刑賞各當其則。將見天下諸侯。莫不勉於賢德忠良之歸。而不敢蹈夫弱昧亂亡之轍。侯度修明。治道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乎。王能如是。則固無忝於君道。而可以為萬民之主矣。又何以慚為。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建中。是立箇表則的意思。後昆。是後世子孫。仲虺又勸勉成湯說道。人君以一身而統萬邦。所以聯屬而綏懷之者。德也。誠使其德篤實光輝。日新不已。足以繫屬乎人心。莫說那近者悅服。就是萬邦之遠。也都愛戴而懷歸

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假。侈然自肆。於兆民之上。莫說那遠者攜貳。便是九族至親。也將背畔而離心矣。夫觀人心離合之機。係於德之修否。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則足人聽聞。亦豈可以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其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於中正之極。要使天下的人。都有所觀法而後可。然懋德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於義。義者事之宜也。事到面前。須以義裁決其可否。而使無

不得其宜。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須以禮樽節其過差。而使無不歸於正。如此。則念念事事。皆當於理。豈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已哉。以是而貽謀於後世。凡後世子孫之欲制事制心。而懋德以建中者。皆取於此而有餘裕矣。然豈無待於學問而自能哉。我嘗聞古人說道。凡人君志不自滿。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己以師之。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萬民莫不尊親。所以為天下王。

若自以爲聖。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於上。臣諂於下。不至於亂亡不止矣。凡事不自以爲是。而切切焉好問於人。則見聞日廣。志慮益充。自家何等寬裕。若偏愎自用。而每事恥於下問。則一己之聰明。有得幾何。祇自安於狹小而已矣。古人之言如此。然則王之一身。固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其可不以隆師好問爲務哉。夫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學問而能成德者。雖以

成湯之聖。而仲虺猶惓惓以是勉之。固忠臣愛君無已之心也。今觀成湯以日新自銘其盤。而又受學於伊尹。以至用人惟已。從諫弗咈。蓋深有合於仲虺之言矣。此德業之所以爲極盛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殖是封殖。有禮是修德的人。覆是傾覆。欽崇是敬畏尊奉的意思。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說。天下之事。必有始而後有終。未有始之不愼。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而爲天子。若要謹守王業。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便爲成終之計可也。蓋人君所行的事。逃不得上天的鑒察。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是上天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吾王今以大德而受命。固爲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理而入

於昏暴者。自今以往。誠能敬畏奉承。兢兢業業。益務天心之所殖。常虞覆敗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於無窮。而社稷有靈長之慶矣。王不可勉圖之哉。夫以成湯之聖。豈有至於昏暴而不克終者。仲虺猶以天道之可畏者警之。蓋既釋其慚。又恐其怠。儆戒相成之義。忠愛無窮之心。誠萬世君臣所當法也。

湯誥

這篇書是成湯伐夏即位之後告諭天下的說話。故名為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亳是成湯建都的所在。誕字解做大字。成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於亳都。天下諸侯。都率職來朝。湯乃作誥。大告萬方的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是大。上帝即是上天。衷是渾然在中的意思。若是順。恒性是常性。綏是安。猷是道。后指君說。成湯告諭天下臣民。嘆息說道。爾萬方之衆。當明聽我一人的誥詞。夫人所以有這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蓋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物之初。降下這大中至正的道理於下民。渾然在中。沒有一些偏倚。下民既稟受了這道理。只順着天稟之自然。便都有箇常性。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幼夫婦朋友自然有禮智信。這常性。是古今聖愚所同有的。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那固有之性。而安於其道也。若要使百姓每人人都安於其道。其責惟在乎人君。蓋人君居君師之位。握政教之權。必須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使凡天下之人。為父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為君臣的皆安其有義之道。以至長幼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序有別有信的道理。此乃人君奉天安民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荼是味苦的草。毒是螫人的蟲。如蜂蠆之類。降災是天降災異。如山崩川竭之類。湯又說。天之立君。既欲其安民於道。如此。可見為人君者。當以上天之心為心。而後可。今夏王乃

滅其賦予之德。以播此凶虐於爾萬方的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就如荼之苦口。毒之螫人一般。殆無一人得以聊生者矣。所以衆口稱寃。並告無辜於天地鬼神。以望上天之解救。那天道至公。只順着民心的好惡。民之所懷而為善者。則降之百祥而為福。民之所怨而為淫者。必降之百殃而為禍。感應之理。斷不僭差。今夏之淫虐。既已結怨於民。正天道之所必禍者。

所以降災於夏以彰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虐於天下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解做故字。玄牡是黑色的牛。神后是后土。聿字解做遂字。元聖是大聖。指伊尹說。湯又說。夏王得罪於天。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此正天命明威之所在。天之假手於我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於天。而不敢自專也。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於天焉。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為。遂簡求天民先覺之大聖人。與他同心戮力。伐罪弔民。替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於天焉。夫上欲承天之威。而下欲立民之命。伐夏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

孚允都是信。罪人指夏桀說。僭是差。賁是燦然明白的意思。殖是生殖。成湯說我既請有夏之罪。及爾衆之命於天。那上天居高聽卑。憐憫你下民無辜。冥冥之中。真垂佑助。所以我兵一舉。那罪人夏王。即奔走於南巢之地。竄亡而屈服。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僭差如此是以向者民困於虐政。有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以除。荼毒以免。燦然若草木之

榮華悅澤。而生意可觀。兆民之衆。自是信乎
其生殖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是使。輯是和。寧是安。戾字解做罪字。隕是
墜。成湯說罪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
人任君師之責。輯和安寧爾邦家。舉兆民生
殖之命。而寄於我之一身。上天付託之重如
此。顧我眇躬涼薄。恐心力有限。政教難周。或

有獲罪於天地而不自知者。豈不上負上天
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是慄慄
然日夜危懼。若將墜於深淵的一般。蓋其責
愈重則其憂愈大。故惕勵儆懼之心。不敢以
一時而少懈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
造邦。是新造之國。指衆諸侯說。侯邦雖舊。而
商命維新。悉與更始。故叫做造邦。彝是法。即

字解做就字。慆淫是逸樂。典是常職。湯又戒
衆諸侯說。天以輯寧之責命諸我。我固慄慄
然不敢以自安矣。凡我新造之邦。有土之君。
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於
非法。無或縱欲而就於慆淫。各宜敬守爾之
侯度。修其職業。以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蓋
黜昏立明。以為生民之主。這是上天佑助下
民休美之命。若上不能盡輯寧之責。下不能
守侯職之常。則為負上天付託之重。而不足

以仰承其休命矣。爾諸侯可不戒哉。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簡字解做閱字。就如簡閱車徒。逐名數過的
一般。湯又戒諸侯說。福善禍淫。天道甚明。不
可誣也。爾等若有善。我不敢隱蔽。必加顯揚。
我若有不善。亦必引以為己罪。不敢自赦。都
一一簡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或

善或惡。報應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為君臣者。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為萬方之主。付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為尤重。若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這是我一人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教養斯民。而使之陷於有罪。其責有不可得而逃者。若我一人所為不善。而得罪於天。却是我自家負了上天的付託。於爾萬方何與哉。蓋桀為無道。不惟不能導民於善。而且播其惡於民。故湯承天意以戒諸侯。

以罪之在人者引責於己。而罪之在己者聽命於天。其畏天之至。而自任之重如此。此所以能開有商之大業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文所言為君為臣的道理。忱是懇惻踐行的意思。成湯又歎息說。人之常情。有始者未必有終。而欲其有終。須當圖之於始。今予一人。與爾造邦諸侯。固皆有其始矣。然未可保其終也。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為君的。非徒言之。而果能盡其輯寧之責。為臣的。非徒聽之。而果能盡其守典之忠。則君固可以永免於獲戾。而臣亦可以永藉夫天休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為可畏也。安能必其有終也哉。成湯之言至此。其所以致嚴於人己者益深切矣。

伊訓

訓是教導。這篇書是太甲嗣位之初。伊尹述祖德以教導他的說話。故名為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即是元年。商家稱年為祀。祠是祭告。侯甸群后。是侯服甸服之衆諸侯。冢宰。是百官之長。古者天子在諒闇之中。不親行祭祀。亦不發號施令。俱權命首臣代行。故曰聽於冢宰也。烈祖。指成湯。史臣叙說。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尚居仲壬

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居冢宰之位。乃代祭於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那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衆諸侯。来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每。各總已職。權且聽命於冢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為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於王。至於古今興亡之故。天人禍福之機。無不反覆為王言之。葢欲其嗣祖德以保

鴻業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嗚條。是夏之都邑。哉字解做始字。亳。是商之都邑。伊尹訓告太甲先嘆息說道。天人之感應不爽。國家之興亡有由。前人的事蹟。便是後人的樣子。今即有夏一代之事觀之。比先他家的祖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儉。是何等勉勵以敬其德。故當此之時。天心眷顧。宇内協和。以七政。則各循其軌。以五氣。則各順其候。而無災異邪沴之干。以山川。則奠安其位。以鬼神。則歆享其祀。而無崩溢怨恫之患。下及於鳥獸魚鼈。飛走鱗介之微。也都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其子孫夏桀。不能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皇天就赫然震怒。降下災異。以明示其罰因假手於我

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薄於桀而厚於湯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興有商之業者。由湯始修德於亳都耳。即此觀之。可見皇天無親。一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懋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吾王今日可不深鑒之哉。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商王指成湯說。布是敷布。昭是昭著。聖武是以德為威的意思。代字解做替字。允是信。伊尹又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之人。雖不勝其痛苦。而懾於凶虐。莫敢聲言。誰有能仗天下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而興師以伐之。以敷著其威德於天下。把有夏的暴政苛法。一切除去。代之以寬仁。所以兆民之衆。莫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愛戴歸往。真如赤子之戀戀於

慈母。而無一人之不懷服者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罔字解做無字。立是立箇標準。使人有所取則的意思。愛敬是孝弟。伊尹勸勉太甲說道。今王嗣有天下。所居的是祖成湯的位。所統率的是祖成湯的民。更新之初。下民觀望。所以嗣續成湯之德者。正在於即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不止一端

而莫大於孝弟。蓋孝弟雖是人心所同有。若非為君的躬行以倡率之。則下人無所觀法。故王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愛其親。必先自盡孝道。以親吾之親。則凡有親者。皆以我之孝為準則。而愛自此立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長。必先自盡弟道。以長吾之長。則凡有長者。皆以我之弟為準則。而敬自此立矣。由是始而刑於家邦。則一家一國的人。莫不有所觀感。而興於仁。興於讓焉。終而及於天下。

則四海九州的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故順德立於一人。而儀刑達於無外如此。王能如是。其於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肇是始。人紀是三綱五常之理。咈是逆。先民

是前輩有德的人。若是順。與人是取人。檢是檢束。這一節是伊尹備述成湯之德。以告太甲。即前所謂烈祖之成德也。先嘆息說道。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綱常之理。夏桀滅德作威把這綱常倫理都廢壞了。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而人紀乃大彰著於天下。其從善。則凡臣下諫諍的言語。都虛心聽受。而絕無一毫咈逆之意。其用人。則唯是耆舊有德的人。乃屈己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其居上。

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能盡臨下之道。其為下。則進賢至於三。蒙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修人紀者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當初起自諸侯封疆。只有七十里。至於其後。奄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積累創造之勤。可謂難矣。今王嗣先王之業。可不知所以嗣其德而保守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是廣。哲人。是明哲的賢人。伊尹說。先王成湯。惟其得天下為甚難。故其慮天下為甚遠。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子孫。又廣求明哲的賢人。或舉之於在朝。或致之於在野。使之布列庶位。凡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以輔佐汝後來相繼為君的。都知修德檢身。保守先業。而不至於廢墜焉。其為天下後世慮長遠如此。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恒。是常。酣歌。是酒後狂歌。巫。是歌舞以事神的人。風。是風俗。謂競相倣效。習以成俗也。殉是貪迷嗜欲。不顧其身的意思。淫字解做過字。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愆。是過惡。十愆。即

恒舞酣歌。殉于貨。殉于色。恒遊。恒畋。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以此十種過惡。釀成
三風。墨是刺字之刑。蒙士是童蒙始學之士。
伊尹說。先王成湯。既廣求哲人。以輔爾後嗣
人。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人。其儆戒
之詞說。道舞蹈歌咏。人情所不能無。但有箇
節度。不可常常如此。若在位之人。敢有無晝
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狂歌于室。這
等所為。就與那巫覡之人歌舞以事神的一

般。這叫做巫風。貨色遊畋。人情之所易溺。必
須以禮節之。然後不至于過。敢有貪嗜貨利
躭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荒棄政務的。乃過
而無度。蕩而不撿的人。這叫做淫風。敬畏聖
言。聽從忠直。親近老成。疏遠頑愚。是好惡的
正理。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
遠耆年有德的賢士。狎比頑愚無知的小人。
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愛憎乖錯。心志昏亂。
這叫做亂風。惟此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

凡有位之人。不消得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
亡國。只是這十件內。為卿士的。但犯着一件
在身。則有家而必喪其家。為邦君的。但犯着
一件在身。則有國而必亡其國。夫為君而至
於喪家亡國。固其所自取。而為之臣者。既食
其祿。亦當盡其直諫之忠。苟或坐視而不匡
救。則必以墨刑加之。蓋惡其苟祿不忠。而陷
君於有過也。然不惟儆于有位之臣。又以此
教訓那蒙童初學之士。使他平時將這道理

講究明白。他日出仕為官。知所儆省。而不蹈
於刑辟也。夫先王之為後嗣慮者如此。吾王
嗣有天下。其可不知所戒哉。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是敬。洋洋是大。孔彰是甚明。伊尹訓告太
甲既終。又嘆息叮嚀說。嗣王當以三風十愆
之訓。敬之于身而勿忽。念之于心而勿忘。蓋

這訓詞。不是尋常的言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已。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其洋洋矣乎。自其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而畢陳。以鑒戒則凜然而可畏。其旨甚明。又何其彰顯矣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就無常。為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百祥。為不善則災害並至。而降之以百殃。蓋福善禍淫。天道昭然。不爽如此。為人

君者可不戒哉。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于大。而上帝之降祥者。恒在于斯。雖萬邦長治久安之慶。不過自此以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者。恒在于斯。雖至於覆宗絕祀。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王可不深思而敬念之哉。伊尹作訓終篇。又極言禍福之機如此。其忠愛之心。可謂深切而懇至矣

太甲上

昔太甲即位之初。不明於德。聽信群小。誘引為非。伊尹屢訓戒之。而不聽。乃營宮於成湯陵墓。奉太甲以居之。使之遠離群小。近思先訓。庶或知所省改。太甲在桐宮居憂三年。果能痛悔前非。處仁遷義。於是伊尹奉冕服迎太甲復歸於亳。而為君。其後卒為有商之令主。史臣敘其事。為上中下三篇。遂名其書曰太甲。這是頭一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嗣王。是太甲。惠字解做順字。阿是倚。衡是平。天下之所倚以平者也。史臣敘說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當順從者。而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群小。不聽從伊尹之言。此伊尹之所以懼。而作書以為戒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先王。指成湯。顧。是常常看着的意思。諟。與是同。解做此字。明命。是上天顯明的道理。賦之於人。即仁義禮智之性也。監。是視。綏。是安。左右。是輔相。辟。是君。指成湯說。宅。是居。師。字解做衆字。伊尹作書以告太甲說道。天位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德既本於天縱。學又務於日新。於那上天所賦的明命。惟恐失墜。時時省顧而不敢忘。使這天理炯然在中。常若接於目。而真有所見的一

般。以此心去奉事那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神。極其祇敬嚴肅。而無一毫怠慢的意思。其所以對越於上下。昭格於鬼神者。蓋有素矣。是以上天當眷求民主之時。監視我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於其身。使他為生民之主。而撫安萬方之衆。比時我尹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先王。以安定斯民。而使萬邦之衆。咸得被乎子惠輯寧之澤。臣主同勞。開造鴻業。故嗣王得以席其餘蔭。而承此莫大之基緒耳。然則今日雖撫盈成之運。豈可不思締造之難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稱西邑夏。周。是忠信而無缺的意思。相。是輔臣。祗。是敬。辟。是君。祖。指成湯說。伊尹既告太甲。以成湯與已創業之艱。又即有夏之事以儆之說道。君資臣以

為輔。臣賴君以為安。禍福利害。上下同之。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保者。今即西邑夏家的事觀之。可以為鑒矣。我嘗見夏之先王。如大禹帝啓諸君。皆有忠信誠一之德。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善其終。而當時輔相之臣。亦得以保其爵祿。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昏迷不恭。矯詐誣罔。以至喪身亡國。那時為輔相的。亦與之同其戮辱。而不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如此。嗣王今日可不

以前代之事為戒而勉于忠信以敬修爾為君之道哉若君而失其所以為君則基緒之丕承者不能終保而忝辱其祖矣我尹躬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以自保乎看来太甲當初亦未必便為失徳之主他的心只說國家的事有伊尹一身承當了他便縱欲佚樂豈遂至於危亡不知天下之事君主之臣輔之固未有君荒於上而政不亂於下者故伊尹前一節既舉成湯顧諟祇肅之徳以見已所

以能成左右宅師之功這一節又即夏家興亡之迹以見臣主一體相關之義正所以深折太甲之私情而破其所恃使之共保鴻業於無疆也其惓惓忠愛之心千古之下讀之尚有感焉

王惟庸罔念聞

史臣敘說伊尹作書訓告太甲既懇切言之而太甲但視為泛常略不在念亦不聽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是天將明未明的時候丕顯是大明其徳旦是日初出時旁求是多方訪求俊彥是才徳出衆的人啓迪是開發導引的意思越是顛墜覆是敗亡伊尹因太甲不念聽其言復口陳以戒勉之說道昔我先王成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每日於天將明未明此心未與物接的時候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以大明其徳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蔽之凡

其心思之所得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以待天之明舉而行之常若有所不及先王為善之勤如此又恐後代子孫溺於宴安荒於佚樂而不能率循其遺則乃廣詢博訪求天下才徳兼全的美士置諸左右使之開發導引那後代為君的都知修徳勤政保守先業蓋先王慮後之遠又如此為後人者正宜仰體其心祇奉其命效法其徳而聽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忝于厥祖耳其

可以欲敗度以縱敗禮顛越此求賢啓迪之
命王自蹈于覆亡之禍而不知所戒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懷是思念永圖是遠慮伊尹因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失之奢侈而無長遠之慮故告之說道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是奢侈縱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計吾王自今以往當慎其儉約之德清心寡欲制節謹度凡一切奢華逸樂的事皆絕而勿為心裏常

思想箇長遠的圖謀不可只求快於一時也這兩句是伊尹因太甲受病在此故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是虞人掌山澤之官機是弩牙括是箭尾着弦處度是準則釋是發止是此心當然不易的道理懌是喜悅辭是稱美之辭伊尹又說王之慎德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當射之時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

那箭尾與準望的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矣人君慎德的工夫也要如此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箇恰好的道理乃是當止之處即所謂準度也王欲有所為必恭敬省察務求到那道理恰好的去處不可輕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件都是停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着乃祖的行事而無或踰越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而得

其所止矣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為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深為慰悅而萬世之下稽古尚論者亦莫不稱我王為守成之令主矣王可不勉之哉

王未克變

變是改史臣敘說伊尹之訓戒太甲諄切懇至如此王於此時雖不能無所感動然溺於舊習尚未能改其縱欲如故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是玩習。弗順是不順義理之人。桐是地名。成湯的陵墓所在。伊尹三進言於太甲。而三不見聽。乃私計之說道。我觀王之所為。多不義之事。蓋其習染深痼。就如天性生成的一般。此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理之人。引誘以導其為非者。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陵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居之。使之斥遠群小。以絶其比昵之黨。親近先靈。以興其

哀思之心。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蓋太甲此時方在諒闇之中。伊尹身攝朝政。故奉太甲以居桐。使之就先陵而宅憂。以感動其遷善之心耳。後世乃謂伊尹廢放太甲。誤矣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字解做往字。史臣記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絶遠群小。親近湯墓。果能自怨自艾。盡改其平日之非。而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矣。夫伊尹身任先王付託之重。念切宗社顛覆之憂。桐宮之遷。卒能使其君克終允德。誠可謂不負阿衡之託矣。然非太甲始迷終復。痛自悔改。則尹雖忠愛無已。亦烏能以自効哉。此其所以猶不失為守成之令主也

太甲中

這是伊尹奉迎太甲歸亳之後。勸勉以脩德法祖的說話。史臣敘其事為中篇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服是袞冕之服。古者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居憂于桐宮。既悔過修德。到第三年正當服制滿了。而商家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伊尹乃于十有二月正朔之日。用袞冕吉服。奉迎太甲自桐宮歸于亳都。蓋既終諒闇三年不言之制。于是可以正位臨民。嗣丕基而出政治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后字辟字都解做君字胥是相匡是正佑是助休是美伊尹既奉迎太甲歸亳乃作書以告深致其慶幸之意說道君者民之主民而非君則無以施政教發號令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民者邦之本君而非民則無以供賦役衛王室何能君有四

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者嗣王為群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乃默啓王心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其德然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邦家無傾覆之虞宗社有靈長之慶自今日以至萬世子子孫孫皆得以席王之餘蔭矣豈不為萬世無窮之休乎大抵太甲嗣位之初生長逸樂故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比昵小人故不知老成忠言之可信所以顛覆典刑而不惠于阿衡也及其親近先墓而善念自生斥遠小人而非心盡格遂能尊信師保率祖攸行一念轉移之間而衍商家六百年之祚豈偶然哉是以人君之德莫要于法祖莫急于親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底字解做致字不類是不肖速是召之急戾字解做罪字孽是災違是去逭字解做逃字師保就指伊尹太甲既痛悔前非始知伊尹之忠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說道予小子往者昏愚蔽惑不知君德之所宜自陷其身于不肖嗜欲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自速取罪戾于吾身先王之基緒幾乎墜絶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儆戒如災眚變異之類或

氣候偶差非由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災為和
違而去之。若人自為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
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免也。今我縱欲
速戾。此正自作之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雖
不可及。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日旣不能
信順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其初。自今以
後。庶幾賴爾正救之德。繼其愆糾其謬。以圖
成就。我于有終。則失于前者。可以勉之于後
耳。不然。予小子將何所賴而克終允德也哉

夫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
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
尹不言。昔也如水投石。而今也如石投水。可
見人心善惡。只在迷悟之間而已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是誠實。協是和協。明后是明君。伊尹見太
甲悔過求助。有圖終之志。乃拜手稽首致敬
以復于太甲說道。人君之修德。不徒感悟于
一時。而尤貴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
修其身。事必謹守其法度。動必率循夫禮儀。
又能着實用功。無有一毫虛假間斷。使實德
之所流通。足以感動乎人心。自然和協順從。
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者。這纔叫做明君。乃
可以嗣守先業。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圖終。可
不以此自勵哉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
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先王。指成湯。無罰。是免于暴虐。伊尹又說。允
德協下。固惟明后為然。然所謂明后莫有過
于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於人
固無所不愛。至于疲癃殘疾鰥寡孤獨。民之
困窮而可憐者。則尤哀矜體悉。加意惠養。如
父母之于子一般。是以亳邑之民。被其澤者
咸服從其命令政教。無不欣悅而愛戴之。亦
如人子愛其父母一般。不但本國的百姓如
此。便是當時並列侯邦而為鄰國者。其民苦
其君之暴虐。亦莫不戴我先王以為君。相與

說道我革困苦不得聊生專等我商君來救拔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拯我民于水火之中自今其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得天下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懋是勉視是觀法烈祖指成湯豫怠是安逸懈怠伊尹勸勉太甲說道君道莫先于修德而修德莫要于法祖我先王成湯既允德協

下而得天下之民矣今王嗣登大寶統承先業正當乘此然艾之初勉修其德監視烈祖之所為以為模範而惟日孜孜不可有一時之逸豫懈怠蓋先王懋昭大德自新又新故能允德協下而天下稱明焉王今繼之若一有豫怠晏安之氣勝而儆戒之志荒便與烈祖之德不相似矣豈能施于有政而感乎遠近之民哉此王之所當深戒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兩箇惟字都解做思字斁是厭伊尹又說懋德法祖而無時豫怠固吾王之當自勉者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事祖先則思盡其孝而舊章成憲務遵守而不忘以接見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旋皆莊敬而有禮欲明見萬里之外而不蔽于淺近當思所以審乎人情察乎物理而明焉則視何患不遠乎欲聽納道義之言而不惑于憸邪當思所以聞言

即悟聲入心通而聰焉則聽又何患不德乎吾王果能于是深思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真可無愧于明后而無疆之休我且奉承將順之不遑矣豈敢有所厭斁乎伊尹於太甲改過遷善之後既慶喜之而又孜孜勸勉之如此蓋惟恐王之不終也其忠愛懇切為何如哉

太甲下

這是伊尹申告太甲修德保治的說話史臣

敘次其語為下篇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是重。親。是眷顧。懷。是歸附。享。是歆享。伊尹重言以告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鑒臨。下為百姓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甚可畏也。天雖以君為子。然或予或奪。初無定向。何常親之有。惟人君能敬以自持。凡動止語默。常若天監在茲。無一念敢忽。則此心上通於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民雖以君為心。然或向或背。其情難保。何常懷之有。惟人君能仁以保民。愛養子惠。使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其澤。則此心下孚於民。民皆愛戴而歸服之矣。鬼神雖依君為主。然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惟人君能竭誠對越。真見得祖宗百神。與我一氣相為聯屬。不敢萌一毫怠玩之意。則誠立于此。神

應于彼。自然來格來享。而降之以福矣。這等看來。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天遂從而厭之。一物失所。民亦得而叛之。幽獨之中。斯須不誠不信。人雖不知。而鬼神知之。存亡之機至危。而感召之理不爽。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猶恐不能保終。其可以易而為之乎。所以說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指敬仁誠說。否字。解做不字。明明。是明而又明的意思。后。是君。伊尹說。天位惟艱。保位以德。所謂德。不過曰敬曰仁曰誠而已。人君若是盡了這敬仁誠。而有德。則自然天親民懷。鬼神歆享。豈不足以致治。若是背了這敬仁誠。而不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恫。豈不足以致亂。然這致治的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矣。君今所行的。與那古人之致治的道理相同。則其治亦與之同。而太平之盛。可復

見於今日矣。有不至于興隆者乎。這致亂的事迹，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之致亂的事迹相同，則其亂亦與之同，而禍敗之應，將復蹈其覆轍矣。有不底于滅亡者乎。夫治亂興亡之機，惟係于所與如此，可見人君當慎其所與矣。然或有初鮮終，則與治未幾，而亂亡隨之，亦非真能與治者也。若乃敬畏常存，自臨御之初，以至歷年之久，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於亂焉，此

非中才常主所能也，惟是至明之君，洞燭夫天民鬼神之理，深辨夫治亂興亡之故，不但初志極其清明，亦且終身無所蔽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可不以明明之后自期待，而保此惟艱之位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指成湯。懋，是勉。配，是對。令，是善。緒，是統緒。尚，是庶幾。監，是視。伊尹又說，能慎所與，固

惟明君為然，而當與之人，莫有過于先王者。昔我先王成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非有他道，惟是朝夕勉勉不已，常存戒慎恐懼，以修其德。凡敬仁誠之道，皆加兼體日新之功，不敢有一毫怠慢，故其德與天合，用能君主萬方，而對乎上帝。蓋真為天之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為先王之孫，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其所嗣者，皆先王所傳令善之統緒也。然這善緒不易得，由於敬德配天所致，

王既嗣而有之，庶幾監視乎此，於先王所以敬德配天的事，常常看着，做箇法則，這便是與治同道，亦可以對越上天，而萬民自懷，鬼神自享矣，又何必遠有所慕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伊尹又說，為治貴慎所與，而進德必有其序。先王之敬德配天，固吾王之所當法者。然其道則高矣遠矣，豈可一蹴而至哉，必當循其進為之方，順其先後之序，由一念一事之勉

于敬而積之于念念事事之間不敢就如登
山的一般要升到高處必從這低處起脚如
走路的一般要行到遠處必從這近處進步
庶幾下學者可以上達近取者可以遠到而
先王之德可馴至矣否則欲速不達安能造
于高遠之地哉夫伊尹欲太甲則傚成湯期
待至矣而復以循序告之者蓋不以至聖為
期則志安于近小若徒騖高遠而不從身心
切近處用力則亦流于虛妄而何能以與治

乎伊尹之言真聖學之準則而萬世人君之
所當誦法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民事是農桑之事位是君位伊尹又說人君
富有四海坐享萬邦之貢賦莫把那小民的
事便看得輕易了以為不必留心當思國以
人民為本民以衣食為命農夫終歲勤動尚
有不足於食者蚕婦終歲辛苦尚有不足於
衣者戚戚焉視民之疾苦常若痌瘝之在身

而後可豈可視以為輕而忽之哉人君尊居
九重仰承先世之基業莫把這大君的位便
看得安穩了以為可以肆志當思天下所以
奉我者甚尊則其所以望我者甚重一念不
謹或致上干天怒一事不謹或致下失人心
慄慄焉此心之危懼若將墜于深淵而後可
豈可恃以為安而玩之哉夫能思民事之難
則必不妨民以重徭奪民以厚斂而所以圖
其易者在是矣能思君位之危則必不徇情

於貨色溺志於游畋而所以保其安者在是
矣君天下者宜三復於此言

慎終于始

伊尹又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
偷惰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
事固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
惟厥終而保先王之業於勿墜便當於今日
嗣位臨民之初思其難思其危兢兢業業自
慎一日而後可若因循懈怠謂暫且縱欲為

樂待後更為改圖病恐此心一放不可收拾習氣已成難於變易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可不戒哉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是違拂遜是隨順伊尹於太甲悔悟之後猶恐其不能審於聽言故又告之說道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為喜怒必須審察理之是非且如人之進言于王固有犯顏色觸忌諱

侃侃直戇拂逆于王之心者這樣言語在常情好生難受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或者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而於道有合歟苟合于道還當屈已聽從未可以為拂意而遂拒之也人之進言于王亦有須其美承其意唯唯和柔隨順於王之所欲者這樣言語在常情鮮不喜悅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莫非是阿諛以為容逢迎以為悅而不合於道歟如其非道便當正色拒阻未可以為順意而遂喜之也蓋臣之于君有過則匡救之有美則將順之雖逆耳之言未必便是順意之語未必盡非但人之常情莫不喜順而惡逆而人君之尊孰敢輕為直言以犯之故明王於此不可遽為喜怒唯虛心審察徐觀理之當否以為已之從違則忠直者得以盡其意而諂佞者無所售其奸矣此人君聽言處事之要道非伊尹之忠愛懇到不能言之親切如此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慮是思慮胡字解做何字獲是得一人指君說元是大良是善貞字解做正字伊尹既歷告太甲以圖治之道猶恐其不能慎思而篤行也故復嘆而勉之說我前所言五者都是切於治道的說話王不徒聽之須是殫精竭慮反覆思惟君德如何而能進民事如何而能重天位如何而能安何以謹始何以受言件件都去心上理會過這道理方纔實得於

已若只聽了不加思慮則亦徒聽而已何由
而能得乎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躬行實踐遵
勉從事或循序以進德或艱難以保民或危
懼以守位以謹終則於始以聽言則必審一
一都見之于施行這事功方纔有成若只思
了不肯實行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
苟能思而得此理無一毫眩惑為而成此事
無一毫廢弛則蘊于念慮之間者皆理而無
欲發于事為之著者皆善而無惡內外如一

表裏渾然是人君有大善之德矣由是萬邦
的人見為上者如此自然有所感發有所視
效以百官則正於朝無比德無淫朋以萬民
則正於野無頗僻無偏黨皆相率而歸於正
矣夫萬邦之貞其機由於一人一人之善其
功在於慮與為王可不思所以自勉哉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
永孚于休

伊尹告君終篇又以已将復政歸老慮後有
讒人變亂是非太甲或誤信而反其所為故
預戒之且明已志說道率由舊章君道之當
然也為君的當以先王之法為必可行毋信
喋喋利口變亂了祖宗的舊政事功圖成臣
職之當然也為臣的不可以已之事功有成
而貪戀寵祿以居之夫君盡君道則監於成
憲而無紛更之失臣盡臣職則功成不滿而
益勤篤棐之忠政治休明節義成俗社稷靈
長終將賴之矣邦國有不永信其休美者乎

蓋此時太甲之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故
預為此言以見國家之事惟謹守成法自可
長治久安而已之圖歸乃臣道之常有不得
不然者耳

咸有一德

這篇書是伊尹将告歸之時作書勸勉太甲
法成湯以純一其德的說話史臣因書中有
咸有一德之語遂以為篇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将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字解做還字。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立太甲。太甲居憂。伊尹身攝朝政。至是太甲君德既成。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遂以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欲告老歸于私邑。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所以付託至意。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字解做信字。九有即九州。伊尹陳言告戒先嘆息說道。人君之奄有九州。固莫非上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憑信。其命之去留遷易。曾無定準。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予而終奪。何可據以為信哉。然亦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使為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其德。不使一時間斷。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天位可以長保矣。若君德不常。或為私欲玩好有所搖奪。或但勉強暫時。不能持久。則天命亦遂去之。而九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之機。雖不可知。而天人感召之理。則必不爽。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在常修其德而已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夏王指夏桀。庸字解做常字。監是視。啟是啟發。迪是開導。一德是純一之德。咸是皆。享字解做當字。夏正是夏家建寅的正朔。伊尹說天命無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褻慢明神。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收人心。以無道自絕於天。天不可以為神人之主。是以皇天厭棄之。不加保佑。下視那萬方之中。有堪受大命者。啟發而開導之。求德行純一者。眷顧而親愛之。使之居

天位而為百神之主。自此夏祚告終。而天命攺屬矣。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及我先王成湯。都有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無有人欲之私。政事所行的。全是天理之公。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能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而受其光大休顯之命。九州之廣。兆民之衆。莫不歸服于我先王。於是攺夏建寅之正朔。而為建丑。夏家舊日的天

下。一旦轉而為我商之所有矣。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我先王成湯是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伊尹既以夏商興亡之故。陳戒太甲。又反覆申明其意說道。夏后氏受天命為天子。四百有餘歲矣。今天命一旦去之。眷我有商。代夏而有天下。豈天私厚于我有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實恭夙夜。昭事上帝。是以天心降眷。自申其保佑之命耳。而非天有私也。夏后氏奄有天下。固一民莫非其臣矣。今而九有之衆。無不歸服于商者。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容保周至。彰信兆民。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戴之以為我后耳。而非商有求也。夫觀天佑民歸。一本于德如此。嗣王可不慎修其德以繫天人之望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僭。是差。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無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而二三。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便吉。當凶便凶。無有一毫僭差者。其故何哉。蓋以天之降災降祥。惟視在人之德何如。有德則福不求而自至。

無德則禍欲避而不能此必然之理也然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在增修其德哉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乃勸勉太甲說道今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攸判之始正當圖新其德痛洗舊染之污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

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若新之于始而或間之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污不可以言日新也必也始焉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固如是之新矣終焉懋德法祖無時豫怠亦如是之新焉終始一致而無少間斷這纔是日新而非暫明倏晦者之可比也君德有常而弗替則天命亦永保於無疆矣嗣王可不勉哉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官指庶官說左右指輔弼大臣說這是伊尹告太甲以用人之要法說道吾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然輔德唯在用人而用人必求其當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庶官或守一方或領一事必一一都選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而任之在位左右輔弼乃大臣也大臣要他處大事決大疑與夫調元贊化又非一方一事可比其責任既重不可但求備員尤須才全德備的人然後可用所以

然者為何蓋以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為上也則為君之德大之保佑王躬以養其本原小之因事納忠以補其闕失使君德日明于上者都是他的職分其為下也則為民之生或贊襄倡率于內以燮和天下或承流宣化于外以潤澤四方使民生日安于下者都是他的職分大臣職所繫其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弼成君德而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於未用

之先。必要難於任用。不可一槩輕易授職。慎于聽察。不可徒以言貌取人。如此。則選擇精。而不賢者不得以濫進矣。於既用之後。必要他可否相濟。而彼此交脩。終始如一。而信任不貳。如此。則志意孚。而賢者得以展布矣。用人之要。莫過於此。其于吾王新德之助。不亦多乎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是善的總稱。善是德的實行。師是取法。協是合。這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善在天下。散於萬殊。而原於一本。故君子之取善。求之貴廣。而擇之貴精。彼人必有所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師無常。若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視其善之所在。便取以為我之法。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我皆兼收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一而主之。則雜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會

合于吾心能一之地。凡得之於旁求博取者。皆權度于一心。務求至當歸一。而純然不雜。而後已。則吾心之一善。有以統天下之萬善矣。大抵君子之學。不博則無以為致約之地。不約則無以收廣博之功。譬之於金。有產於水中者。有藏於沙中者。今不必問其所出。但是金便採來。既採之後。即投之鑪中。加以猛火鍛煉。便成一塊純金。不復知為沙中水中之物矣。德無常師而主善。就如採金的一般。善無常主而協一。就如煉金的一般。此聖學精微之奧。修德者宜潛心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俾字解做使字。綏是安。底是定。烝是眾。伊尹告太甲說。吾王之新德。若能到得那克一的地位。則此心純然不雜。由是布之為號令。宣之為教詔。自然有以感動乎人心。將使那萬姓每眾口一詞。都稱頌說。大矣哉。吾王之言

乎。何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一言垂萬世之則也。然不特賛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哉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純無一毫之間雜也。不然何以有是至大之言哉。是即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一德感應之神有如此。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常以一德而受天祿之厚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九州之貢賦先王之天祿不自王而克綏之乎。奄有九有

先王常以一德而得衆民之歸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撫其生民而永貽樂利于無窮。先王之遺民不自王而永底之乎。一德效驗之大又如此。吾王其勉之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古者天子宗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共為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七世之外親盡則遷。若是有德之君其廟稱宗則亦不遷。萬夫即是萬民伊尹丁寧申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修德行政出之一身者雖甚微而其賢否之章于天下後世者則甚著。彼七世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必遷。必人君身有盛德為公論所歸然後可以稱宗不毀。苟無其德將不免于祧矣。是即廟祀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民之情從違靡定。王者為之君長必其所行之政合于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道將不免于怨叛矣。是即民心之服與不服

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今吾王之在後世居于七廟之中者也。固當一其德以為不遷之主。吾王之在今日位于萬夫之上者也。亦當一其德以為行政之原。可不知所自勵哉

其後太甲令德善政于湯有光廟號太宗享子孫六百年之祀。至今稱守文賢主。亦可謂不負伊尹之所期者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告太甲終篇文致其儆戒之意說道。所貴不能以相使。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將何所使。兩賤不能以相事。民而非君。則渙散無統。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為君者固不可忽乎民矣。況于取人為善以成一德。初無間于君民者。而可忽之乎。要必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下問以來樂告之心。莫說我自家聰明睿智。何所不知。那百姓每凡愚淺陋。他曉得甚麽。何必問他。這等便是自廣以狹人了。為

人君者切不可如此。蓋人君任大責重。必合天下之知以為知。而後事無遺照。而道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但有一人不得自盡其誠。一善不得自達於上。則聰明壅於聽聞。智識小於自用。一善之有虧。即萬善之未備矣。人主將何所與以成一德之功哉。此所以當取民以為善。不可自廣以狹人也。謹按此書始終以一德為言。反覆諄切。其旨深奧。蓋天命賦予之理。本純一而不貳。但人以私欲間雜之。則不一。始終有間斷則不一。表裏有參差則不一。修德者必克盡己私純乎天理。使表裏如一。始終無間。而後謂之一德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即所謂一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是協一的工夫。昔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故悉平生之所學以告太甲。蓋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已也。後之有志於帝王者。宜潛心而勉學焉

書經直解卷之四

盤庚上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覆誥諭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為三篇。這是頭一篇說未遷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殷是地名。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地方。適是往。率是總。籲是呼召。慼是憂。當時河水為患。衆百姓每都以為憂。故謂之衆慼。矢言是誓告之詞。昔成湯建都于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决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欲率民以遷都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於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告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一曉諭他每知道。蓋不以刑罰驅之。而以言語化導之。盤庚之恤民如此

曰。我王来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我王指祖乙說。宅是居。茲指耿都說。劉字解做殺字。其如台譬如說無柰我何。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每說道。我先王祖乙初来耿都既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耳。豈預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於水災。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之使然。非人謀之所能及也。我因此考之於卜。那卜兆之詞說。此地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柰何。言决不可不遷也。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圖遷哉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是事。寧是安。五邦是五處建都之地。成湯始居西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遷于相。祖乙

遷于邢。又遷于耿。共是五邦。烈，是功業。盤庚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諸君遇國家有大政事。必決之于卜。以觀天命之何如。天命所在。則恭敬奉承。不敢違越。故卜曰當遷。即遷。不敢偷安以違天命。至於五次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于耿。而迄無定居。這豈是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也。今至於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幾乎絕矣。若不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

之斷絕我命。且懵然而不自知。況曰其能順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祚于無窮乎。夫天之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況於我乎。為爾民者。縱不畏上命。獨不畏天命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顛木。是傾仆的樹木。由蘖。是樹上新生的枝條。盤庚又說。舊都已不可居。新都幸有可就。若能從卜而遷。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譬如已倒的樹木。旁邊又生出新枝一般。但見國命幾斷而復續。先業幾墜而復興。是天將延長我國家之命于新邑。使我繼嗣興復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之民矣。夫不遷之害如彼。而能遷之利如此。是國命之斷續。先業之興廢。民生之安危。惟繫於遷不遷之間耳。爾民可不審所從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斆字解做教字。在位。是有位之臣。常舊服。是先世常行的舊事。伏。是藏匿。小人。是小民。箴。是箴規的言語。眾。指臣民說。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雖多憚于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為在位的人。戀舊都久處之安。貪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為浮言。煽惑眾心。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為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國是所以未定也。盤庚深知其

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人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君臣舊嘗圖遷的故事以正今日之法度見得自己奉順天命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為臣者皆當謹守臣職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我小民苦遭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羣臣正當通上下之情無或敢排擊隱匿而使之不得上達也盤庚告臣之意如此于是乃命臣民眾庶悉至于庭以聽教命焉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此下正盤庚命眾之詞皆對民而責臣者也格是至猷是謀黜是除去傲上是慢上之命從康是徇已之安盤庚命眾說道來汝臣民之眾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之所以不肯從遷者只為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慢君上之命一則有惰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謀去汝這箇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上圖久遠之計而不敢以苟安為可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舊人是世臣舊家播告是詔令指是意指欽是敬逸言是過言變是變化聒聒是多言的模樣起信是取信險是傾邪膚是淺盤庚又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已之私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

先王固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播告乎人舊人即為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自以利害之實告之于民無有妄言以惑眾聽所以小民翕然感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于先王汝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倡

為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誂誂然求信于民者。率皆險邪膚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是廢。含是藏匿。惕是畏懼。觀火是見得明白的意思。作字解做成字。逸是過失。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

德。其實欲為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為民之德意。不畏懼我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我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就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於為謀。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操生殺之權。有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這是盤庚設為責己之詞。以警羣臣。欲其痛自悔悟而率民以從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是魚網。網是繫網的大繩。條是條理。紊是亂。服字作做。穡。有秋。是秋間有收成。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說道。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綱繩提起。則細目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綱舉而目不張矣。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以傲

上為戒也。天下之事。未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農夫一般。服勞於田畝。用力於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之利。實由於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婚友是婚姻僚友。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的私心。却乃藉口安民。

以市恩於衆而自以為有德。不知河水一決坐待危亡。適以害之而已。何實德之有。汝必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享其福。則德之所施者博矣。汝於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汝之祖父嘗為民圖遷。今汝又為民圖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這說不失之於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為德乎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是大。毒是害。昬是強。黍稷是兩樣穀名。盤庚說。耿圮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強力為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言是善言。先是倡率。奉是承受的意思。恫是痛。相是視。憸民是小民。胥字解做相字。逸口是過言。燎是焚。高平之地叫做原。盤庚說人臣之義。當奉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汝

於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那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自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民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

其曰為可以制人矣。況我操生殺之權能制
汝短長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
箴言告我。乃共為浮言以動搖斯民。懼之以
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果何意邪。一時
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可柰何。然以我制命
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如火之焚于
原野。其初雖不可親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
汝尚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衆自不肯安靖
守法。以速禍于己耳。非我有過舉用刑威以

加汝也。倣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是古時的賢人。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
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遲任曾有言
說。朝廷用人。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
練習故事。通達人情。國家與之同其休戚。而
下民視之以為安危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
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
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

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
乎

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非罰。是不當罰而罰。非德。是不當賞而賞。盤
庚說。昔我先王。及汝祖汝父。君臣一心。無事
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是汝祖父。乃
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為功臣的子孫。國家所

當優禮。苟無罪過。我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
加汝乎。蓋必可罰而後罰之也。我國家世世
選錄汝祖父之功勞。至於我亦不敢掩蔽汝
祖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
臣而配享於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
作災于下。凡賞善罰惡之事。神實鑒臨之。汝
為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用非分之
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夫我
於勳舊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

人宜知所戒勉矣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是遷徙艱難。弱是輕忽的意思。猷是謀。盤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審。如今把這難事反復告汝羣臣。如射者之決志於中。一定而不可移矣。今小民之中。或老成。或孤幼。也有明于利害而以為

當遷者。汝毋欺侮那老成的人以為耄荒不足聽。毋輕忽那孤幼的人以為年少不更事也。惟當去已私以從衆論。舍目前苟安之利各為千百年居止之圖。勉出汝之力。而不狃於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不終於傲上。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於圖任舊人之心。亦無負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臧是善。佚字解做失字。盤庚告臣將終。又申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羣臣。都不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刑戮是加。討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有德的人。我則爵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蔽。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悉係于羣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為安而善歟。此非能自善也。惟汝衆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

不善歟。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誅。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齊是整齊。度是法度。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如此。凡汝羣臣之衆。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

幹的職事而毋或怠忽盤庚爾汝所守的位次而毋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而毋或放肆惟務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也夫當時在位之臣傲上從康造言阻遷即一切以法繩之亦不爲過而盤庚猶必委曲勸諭丁寧告戒於嚴明之中每寓忠厚之意如此盤庚其賢矣哉

盤庚中

這是盤庚第二篇記臨遷之時告諭庶民的說話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是起涉是渡耿在河北殷在河南將遷于殷故渡河也誕字解做大字亶是誠造是至史臣敘說盤庚自耿啓行將南渡河率臣民以遷居于殷那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往盤庚也不用刑罰驅迫他但以話言曉諭民之不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又恐人衆諠雜聽言不審於是當衆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毋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於是升進其民着他向前而面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字解做廢字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汝者必須遵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是敬浮字解做勝字盤庚首舉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之爲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一遇水災則視民之溺猶己溺之遑遑焉必欲爲之圖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

力以爲從遷之舉。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以卒然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水患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禦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虐是害。古后即是先王。懷是安。俾是使。咎是罪。比于罰是比附遷徙的罪名。盤庚又明巳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爲災。天降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徙者。只爲人情莫不欲安。但看于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巳。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王。而非創爲于今日者乎。盖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使汝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樂耳。是我今日爲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當體我之心矣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籲是招呼。懷字解做來字。新邑指殷都說。盤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違衆志。而强汝以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爲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今我所以不憚話言之煩。而招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欲與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得遂其舍危就安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强民。乃順民耳。汝何不熟思之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是用。忱是誠。鞠字解做窮字。臭是敗。稽是察。曷瘳是不可救的意思。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動庶民說道。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亦

危矣故今我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為此舉耳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敬慎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保后胥感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臭敗了所載的貨物今日遷都正該君民一心協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而從上之誠心間斷不

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這兩件利害昭然明白爾民曾不能稽察以決其從違且河水潰決無可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悔已無及矣果何救于困苦乎爾民其審察之可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勸憂是以憂自勸蓋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上指天說盤庚又說汝民不為長遠之謀以思量那不遷的災禍是汝安危利災不知求免于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目前戀着沃饒之利固有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而無有後日天將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耶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穢是惡倚是偏迂是曲盤庚以民不從遷只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立利害無

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蓋凡人中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不專一吾恐浮言之人引誘煽惑得以偏倚了汝之身迂曲了汝之心使汝是非顛倒利害昏迷而無中正之見必不能決意以從遷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為之惑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迓是迎續是接畜字解做養字盤庚又發明
其懇切爲民之意說道耿圮河水有令罔後
汝命幾絶于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
以迎續汝命于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
威以驅迫汝哉特用以奉養汝衆引而納諸
生全之地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

先神后即是先王羞字解做養字懷是念盤
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
亶甲祖乙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竭力從
遷其勞甚矣我惟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遷大能奉養爾
衆于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爲先民之子孫
不忍坐視其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是我于
爾民爲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厚矣爾民顧
乃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陳字解做久字崇是大高后指成湯說盤庚
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
人君之政莫大于安民今耿圮河水民之不
安甚矣我若不爲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
久居于此也我高祖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
罪疾于我說道汝爲民主何爲虐害我民坐
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我不能圖遷則難逃
先王之責如此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是生養不窮的意思猷是謀幼孫是盤
庚自稱比是同事爽德是失德迪是道罔能
迪是無道以求免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
能圖遷以安民固無以逭於先王之責汝萬
民若不能自爲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
謀同心而尚憚于遷徙則我先王亦必大降

罪疾于汝說道汝何不與朕幼孫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罰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是害綏是安慰的意思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于我先王而亦得罪于爾祖

父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苟有戕害在汝之心傲上從康而不肯遷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之罪罰汝祖汝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字解做治字具是兼併聚斂的意思貝玉是貨財的總稱迪是啓廸盤庚對民責臣說道民不從遷固難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為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為民圖遷惟貪沃饒之利以聚蓄寶玉為事則汝諸臣的祖父亦必惡其所為相與告我高后成湯說我子孫為臣不忠棄義貪利其

作大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臣祖父寔啓廸我高后以大降不祥而災害必不可免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況于爾民矣可惑其浮言而不遷乎商俗尚鬼故盤庚以鬼神之說懼之蓋因俗利導而使之易從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恤字解做憂字猷是圖謀設是安設盤庚反

復勸戒庶民。又嘆息說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事。豈敢以為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展轉思慮。正我之大以為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去絕遠。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為謀。汝必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憂民為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于相濟以有成。乃為可耳。然欲體我之心。又必先正汝之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

都有箇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每各要把這道理安設于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能知遷徙之當然。而不為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猷念以相從乎。盤庚告民至此。其意愈切至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是善。迪。是道。顛越。是顛倒違越。劓。是割鼻之刑。殄滅。是殺戮盡絕。遺。是留。育。是生育。易字。解做移字。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奸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說道。今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嚴肅。若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倒違越。不敬遵我之約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肆為姦宄。乘機刼掠者。我小則加之以劓刑。大則殄滅其種類。無復遺留生育。不使移其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衆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建。是立。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不能聊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樂焉。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遷。使汝永立乃家于此。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于無窮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于故土哉。夫以庶民之微賤。盤庚不以刑威迫

之而必以話言曉之。必使心悅誠服。而後與之共舉大事。此商家之所以能固結民心而延有道之長也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慰勞戒勉臣民的說話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奠是安定。居是官民的居止。位是上下的位序。史臣敘說盤庚既遷新邑。爲建國都。此時

臣民居止已定。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於是盤庚乃各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戲是輕侮的意思。怠是怠惰。大命是國家之命。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昔固有傲上從康者。今新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盡心勉力。趨事赴功爲臣的各修職業。爲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蓋遷都一舉。乃國家更新之會。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警惕而作新之如此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心腹腎腸。是吐露實情的意思。歷字解做盡字。百姓是庶民與百官族姓。兼臣民說。協是合同。比是附和。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

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之說。上下之情常患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凡胸中所蘊蓄的。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衆有倡爲浮言說事定之後。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於爾衆矣。爾衆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合同附和。而加讒謗之說于我一人。則上下相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于無窮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說。多。是推廣的意思。適。是往。亳都近山。故叫做適于山。降字解做下字是除去的意思。凶德。是災禍。嘉績。是美功。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亳。旣無水患。而有功於民。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於亳。還歸舊都。那時山高土厚。得免河水之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也。是先王遷都之善如此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蕩。是浮蕩。析。是分析。極字解做止字。亂。是治。越。是及。篤敬。是誠篤恭敬之臣。盤庚又敘已遷都之意說道。今耿都爲河水所壞。我民浮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爲此必遷之舉。不知乃天意之所在耳。蓋國家之治亂。寔是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牖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行。用以敬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以長居于此新邑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于是乎復矣。夫成湯以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哉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

冲人。是盤庚自稱。弔字解做至字。由。是用。靈。是善。宏。是恢擴的意思。賁字解做大字。指國家大業說。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嘗參之人謀而決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不恤人言廢

其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於多而貴於善。爾
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宜而以爲當遷者。
乃是善謀。我則信而從之。確乎不易。乃至用
爾衆謀之善者耳。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
於違衆哉。然爾衆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
我之吉卜也。蓋以爲聽於神。不若聽於民。苟
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
我聽從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
恢宏此國家之大業耳。這是爾愛國之情。亦

豈有意於違卜哉。然則我之心。爾衆固宜知
之。爾衆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歡然相
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是統率諸侯之官。師長。是衆官之長。百
執事。是大夫以下。凡有職事的官。隱字。解做
痛字。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
臣下。先歎息說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爲
諸侯之統率者。有任 公卿而爲衆官之長者。

有各司一職而爲百執事者。其人不同。皆輔
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每遷徙之初。生理未
復。艱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
痛於心哉。誠有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
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是勉。簡。是擇。相。是開導的意思。盤庚說。安
民之務。知人爲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
將勉力簡擇。委任那愛民的人。罷黜那不愛

民的人。用以開導爾等。使各自勉勵。修舉職
業。常以民生爲念。而敬慎不忽耳。爾羣臣可
不體我之德意以致之於民乎。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字。解做任字。敢。是勇。鞠。是撫養。謀。是營謀
鞠人謀人。都是愛養百姓的意思。敘。是用。欽
是敬。盤庚承上文說。凡爲臣者。貪好貨財。則
必聚斂於百姓。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决
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勇於敬民。以其生

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每撫養。替百姓每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而樂生興事者。皆為之盡心竭力。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用之。予之以爵祿。欽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為民者也。

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字。解做進字。若是順。不。是不順。盤庚說。我所敘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者。我所不任用的人。是不順我意者。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

志之所在。凡順意與否者。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奉行。毋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

總。是聚。庸。是安民之功。盤庚說。具乃貝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寶。以掊尅為能可也。往哉生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是敬。敷。是布。肩。是任。盤庚於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真為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於始。而怠於終。未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於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盤庚戒勉

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惓惓為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為有商之賢君也。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傅說。遂命以為相。史臣記高宗命傅說之辭。與傅說告高宗之語。為書三篇。總名之曰說命。這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

王。是高宗。宅憂是居喪。亮陰宇。當作梁闇。音暗是天子居喪之所。免喪是除服。則字式字都觧做法字。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於梁闇之中。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於冢宰。此時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於梁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了。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為過禮

乃進諫於高宗。歎息說道。人君以一人而居乎兆民之上。必其於天下事理。皆洞然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哲。有是明哲之德。於是發之為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於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為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資。君臨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朝廷上百官。方顒顒然仰聽一人之言。以奉承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可以作命令於天下。而臣下有所

稟行。苟或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奉而行之。不亦有負於作則之任哉。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得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庸。是用。台字。解做我字。帝。是天。賚。是與。弼。是輔弼。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於四方。其任

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收斂此心。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於天。感動得上帝。於夢寐中賜與我一個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矣。爾羣臣又何以無所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可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其精神意氣。

真與天道相爲感通。王言一動。皆不可以不慎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是詳。築是築墻。傅巖是地名。在今山西平陸縣。肖是似。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知其人所在。於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差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行到傅巖之野。見一箇人。叫做傅說。方在那裏築墻。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傅說之奇如此。大抵聖君賢相。相待而生。天將開高宗中興之治。故生傅說之賢以爲之佐。而夢寐之間。特有以啓之。蓋明良遇合之機。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良非偶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字。解做於字。史臣敘說高宗以夢求賢。既得了傅說。將他來與之談論。果然是箇大賢。可當重任。於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着他常在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納誨。是進言。高宗既任傅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於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我。但有義理。則不時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於以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向。使君德自成。而無愧於明哲之主可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金是刀劍等器。古時銅鐵之類。都叫做金。礪是磨刀的石。濟是涉水。巨川。是大川。楫是船槳。連三日雨。叫做霖。高宗既命傅說以納誨輔德。又設喻以致其屬望之意。說道。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納

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般。凡切磋琢磨。以
變吾遲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
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
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
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使我
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
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
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
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綸

參贊。使我之膏澤洽乎黎庶。而功德被乎寰
宇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高
宗此言。其致望於傅說者。辭愈切而意愈至
矣。

啓乃心。沃朕心。

啓、是開。乃字。解做汝字。指傅說說。沃。是灌溉
的意思。高宗命傅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
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罄竭底蘊。大開汝
之心胸。於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都敷
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溉於我之心
使我於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浹人、充是
而厭飫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
以格心之忠。望之於傅說者如此。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是病人飲了苦藥。頭目昏悶的意思。瘳。
是病痊。跣。是跣足。高宗既以格心沃心望傅
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
匡君之過、汝若不肯開心竭誠、苦口直言以

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
服藥。不至於瞑眩。則其病必不得痊矣。為君
的道理。必須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於施
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於心。只管任意
妄為、鮮有不至於壞事者。譬如跣足而行、目
不視地、其足必至於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
望於汝之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者。
豈容已哉。

惟暨乃僚。罔不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

暨字。解做及字。乃僚。是傅說的僚屬。匡。是正救。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指商家繼世諸賢君說。迪。是遵行的意思。高后。指成湯說。高宗又命傅說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汝必倡率於上。與汝大小羣僚。同心協力。責難陳善。以正救汝君。或處心有未正處。就宜匡弼。或行事有未當處。就宜直言。使我心無

安念。動無過舉。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迹。於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皆安居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者。庶幾我祖宗致治之休。復見於今日。而汝輔相之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時字。解做是字。命。即上文命傅說之詞。惟。是思。高宗命傅說將畢。又嘆息而致其叮嚀之意。說道。我前所謂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皆是命汝緊要的言語。其望不為不深。其責不為不重。汝當敬承此命。務盡其道。以副我之所期。又當時常思念。慎終如始。無或一時少懈。如此。乃為克盡輔相之職。而亦無負於相須之殷矣。汝其念之哉。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繩。是木匠彈的墨線。疇字。解做誰字。祗。若。是敬順高宗之命。傅說叮嚀反覆。欲其進諫者切矣。於是傅說復命於高宗說道。人臣之進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為難。譬之木理。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用斧斤以斵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為器用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着臣下的好言語諫諍。則自然動無過舉。而可以為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吾君果能

虛心從諫而造於克聖之地。則凡為臣者孰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竭忠讜以承之矣。況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切如此。誰敢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進言於臣。而但求受言於己可也。這是傅說欲高宗先廣從諫之量的意思。蓋人君之德雖多。惟從諫是第一件美事。能從諫而不咈。則雖中才之主。亦可保乎治安。若違諫而自用。則雖聰明過人之君。亦不免於禍亂。自古聖愚興亡之機。皆判於此。故傅說首以為言。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說命中

這是說命第二篇。記傅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若是順樹是立。后王是天子。君公是諸侯。大夫師長。都是官名。亂字解做治字。史臣敘傅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宰之職。總領百官。乃陳說治道。以進戒于高宗。先嘆息說道。天尊地卑。君臣定位。是人之有尊卑上下的等級乃天道之自然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的邦國。又於邦國之中。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治。立諸侯于小邦以統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乎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尊臨卑。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禮達而莫敢或踰。所以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而自便於安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必付之君。君不能獨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主之。臣輔之。體統相維。政事畢舉。正以治天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負於上天付託之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以為民

如此。然則為君與臣者。豈可不思以各盡其道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時字。解做是字。憲是法。從乂是從治。傅說告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為治。今夫天。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也。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

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則一循乎理。好惡賞罰。則一從乎公。天道至大。聖人亦至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一般。如此。則無愧於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臣者見君以天之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誰敢有息忽者乎。那百姓每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

待於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不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為。一有不出於天理之公。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而人悖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為要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胄是頭盔。衣裳是命服。笥是竹箱。干是盾。戈是戟。傅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為治。當事事致謹。如口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尊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胄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戎寇之至。乃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

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笥以待有功若乘喜而濫賞後雖追奪之亦以褻矣干戈征伐所以誅有罪必須自省其身真箇理直氣壯而後可動若自已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矣這四件都是人君的大政事王惟戒謹乎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易蔽信此而能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朝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蓋天之所以為聰

明者以其無私也人君能事事致謹克去已私則其聰明亦何以異於天哉憲天之實莫要於此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私昵是私所親愛的人惡德是包藏凶惡的人傅說說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官得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天下豈有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廢弛天下

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於庶官如此故人君用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雖有大小都是與朝廷管事的不可着那私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人推舉不由公論才望不服衆心與之以官必然狎恩恃愛竊弄威權豈不壞了國家之事惟當博選材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疎遠讐怨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有尊卑都是朝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

那包藏凶惡的人蓋包藏凶惡的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之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卑賤側陋皆有所不必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爵則爵不濫矣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此人君用人之道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慮是思慮善是當理時是時宜傅說說人君

以一身而理萬幾，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害。故凡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為，必先熟思審處，果當於理而後行之。否則寧止而不為，勿輕動以貽害也。然事雖當理，而或不合於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由於慮善，而善又協於時中，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人君處事之道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是自足的意思。傅說說，德莫貴於日新，學莫病於自足。一有自足之心，則止而不復可以進於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為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盈滿，遂以其善為有餘，則驕心一起，怠心即生，德不復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並其已得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乎。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可嘉，然亦職分之所當為，惡足以驕人乎。苟或肆然矜誇，遂以其能為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智者不為之效謀，勇者不為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崇，且將並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蓋滿招損，謙受益者，天道之常。自古聖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故德與上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敝。此人君處己之道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傅說說，禍患每伏於無形，儆備當存於先事。若待患至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閒暇之時，件件事都要做箇准備。不可怠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如練士卒，修器械，以預戒乎兵事，則禦敵有其備，縱過寇盜之警，亦不足以為患矣。如治溝洫，積

倉廩以預修乎農事則救荒有其備縱遭水旱之災亦不足以為患矣推而至於凡事莫不皆然此人君思患預防之道也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啓是開寵是寵幸納是受侮是侮慢無心失理叫做過有心背理叫做非傳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太過則彼将恃恩無忌而或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溺於

所愛開寵倖之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於巳何損若自以有過為耻憚於更改而強為遮飾則始雖出於無心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恥於聞過為文飾之計以遂巳之非也夫不啓寵以納侮則佞日遠而聰明不為所蔽不恥過以作非則過日寡而聰明不為所累此人君御下檢身之道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是心安於所止醇是不雜傳說既歷舉當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於心說道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事上求其當否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無所攪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一則凡有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為政皆盡善盡美小而為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

乎此所謂有天德便可行王道乃憲天之本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黷是褻瀆時字解做是字煩是繁多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有定制若於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褻瀆了神明本以為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於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也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

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不亦難乎。蓋聽明正直之謂神。不經之祭非禮之禮。神必不享。故黷與煩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又其典祀特豐於禰廟。故傅說因其失而正之如此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字解做美字。服是行。良是善。高宗既聞傅說之言有味於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傅說的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為治之方。句句都有關於治道。有裨於君德。使我聞於耳。飫於心。就如口中嘗着美味的一般。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為制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於君人的道理未有所知。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啓發。則我終何所聞而措之於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誨也。夫自古人臣獻忠於主者多矣。而傅說獨以遭際高宗。故其所言未惟即見採

納。又且深加獎歎如此。令天下後世頌高宗為明主。而稱傅說為良臣。豈非千古之一遇哉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艱是難。忱是誠信的意思。先王指成湯。說傅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勸勉高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為難。惟是知了一一都見之於躬行乃為難事。蓋溺於宴安者。或雖知之而不能行。廢於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為難也。今王嘉獎我之所言。則是於為治的道理既已知之矣。然或不能體驗於身心而發揮於政治。雖知何益。王若於此深加誠信。着實行之。不以為難。行之而有得。信能協合於我先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時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

予亦負所學。其咎不在於王而在於我矣。這是傅說責難於君的說話。其後高宗果能信行傅說之言。以成有商中興之治。蓋傅說之盡誠匡弼。高宗之虛心受善。兩得之矣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傅說與高宗論學的說話

王曰。来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是高宗之師。遯字。解做隱字。宅。是居。河。是河內之地。徂。是往。亳。是亳都。顯。是明。高宗呼傅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學為急。而學問以有終為貴。我小子舊日未即位時。曾受學于賢臣甘盤。講究那脩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明矣。既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自河內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將舊業都荒廢了。而於脩身治天下之道。竟未能顯然明白於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未能不賴汝說之訓迪也。這是高宗自敘其廢學之由。然高宗之學雖廢于遷徙。而其能備知民事的勤勞。洞見民情的疾苦。則實自遷徙中得来。蓋亦莫非學矣。此高宗之所以為賢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醴。是甜酒。麴。是造酒的麯。糵。是造酒的米。和羹。是滋味調和的羹湯。梅。所以調酸。交修。是左右規正的意思。邁。是行。高宗告傅說說道。舊學罔終。我志幾迷於所往矣。今幸汝之賢可繼甘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啓發我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糵而後成。今我望汝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我的麴糵一般。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化機。就是我的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

則太甘。麴蘖交濟乃能成酒。調羹者鹽過則
太鹹。梅過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
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
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於剛歟。汝則
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於可歟。汝則濟之
以否。如酌甘苦以成酒。調酸鹹以成羹。庶幾
我之心志終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所望也。
汝切勿棄嫌我說我的舊學既荒。不足與言。
必須諄諄訓告。亹亹敷陳。但汝說的話。我便

能篤信力行。決不至於負汝之所訓也。夫既
喻之麴蘖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邁乃訓
以誘其言。高宗之望傅說。可謂反覆而懇至
矣。其學終於有成。而為商家之令主也宜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時字解做是字。建是立。獲是得。傅說因高宗
孜孜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於天下
之言。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
天下之事理無窮。一己之智識有限。以有限
之知。而應無窮之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功
有成。故博采輿論。廣求多聞。正欲以盡衆人
之所長。以為吾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見識
終是不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下的謨訓
格言。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
故為學者。又必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
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於心。而可以為建
功立事之本也。若事不以古人為成法。不知

古訓為當遵。而師心自用。任意妄為。則所志
必不在於高明。所行必不合於義理。如是而
謂其可以久安長治。傳之於後世者。斷無此
理。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建事有獲。其可
不以多聞學古為務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

遜是謙遜。時敏是無時而不敏。允是信。懷是
念。傅說又告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於求

多聞學古訓然義理無窮工夫易間必須卑
遜其志雖已知矣而常自以為無所知雖已
能矣而常自以為無所能謙卑巽順不敢有
一毫自足之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
溫習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持守其所
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
毫自止之念其時敏如此夫既存不自滿假
之心而又奮勤勵不息之勇如此用功將見
日有就月有將其進修之益就如水泉之來

源源而不竭矣為學之方莫要於此但人不
肯着實去做故於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
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便着實自遜
其志時敏便着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
豈有不得者乎將見工夫愈熟進益愈深以
聞見則日愽而智益明以事業則日廣而大
有功天下道理莫不積聚於吾身如貨財之
積不可勝用矣吾王可不勉哉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斆字解做教字典是常高宗望傅說以訓志
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傅說恐其徒資於人而
不知反求諸已又勉之說王之學無徒求之
於人而已蓋開導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
體而力行之學者之事也學而無教固昧於
向往而不得其為學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
為講論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所得矣所以
為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一半要自已去勤
學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

受教而工夫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
有成又必心心念念終始常在於學不始勤
而終怠不始作而終輟能如此則工夫既已
精專造詣自然純熟而其德之日修將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
免間斷其功者所得為何如哉此王之所當
勉也大抵學莫貴於自勵尤莫貴於有終人
臣之納誨豈能強其君之必從一時之務學
豈能保其終之不懈故傅說之於高宗既以

斆學半告之又以終始典學望之可謂善於責難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監是視先王指成湯憲是法愆是過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啓之以法祖說道人君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善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於我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而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件件

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舊章事事都遵守先王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之規如此則吾王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上文既曰學於古訓而此又曰監于先王者蓋理雖載乎古訓法莫備於先王故人君之學固以稽古為先而尤以法祖為要此傳說告高宗之意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字解做用字旁招是四面招引俊乂是才德出衆的人傳說又說修德者人君之事進賢者大臣之職但君德未修則心志昏迷用舍倒置大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吾王誠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於無愆則我傳說必能敬承吾王任賢圖治的美意廣詢博訪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或隱於

山林或屈於下位的都四面招引將來分列於朝廷之衆位使之同心以匡乃辟吾王但垂拱而責成之耳天下何患其不治哉夫人臣之忠莫大於薦賢而薦賢亦未易能也有一毫嫉妬忌刻惡人勝己之心則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毫足己自用獨任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傳說之言進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以為之者良以是耳夫既諄諄勸學輔養君

德以端出治之本又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以廣多賢之助若傅說者誠賢矣哉此萬世人臣所當法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時字解做是字風是風聲高宗望傅說之輔已乃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所仰以為則者在於人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於宰相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喁喁焉仰望我之德化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

良由汝說感於夢寐之際起於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乎天下而遠近之聞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然則汝可不納誨輔德以荅天下之望哉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股肱是手足高宗又責望傅說說道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以為人人君若要做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為聖君若無良臣以為之輔則忠言不聞獨立無助德何由而加進業何由而加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為人矣欲求作聖豈不難哉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於傅說始望之為霖雨舟楫繼譬之為麴糵鹽梅至是又倚之為股肱手足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正字解做長字先正是先世長官之稱保衡是商時官名伊尹曾做這官先王指成湯說時字解做是字辜是罪佑是輔佐烈祖亦指成湯格是至阿衡即保衡亦指伊尹高宗又勉傅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是箇聖臣隱於有莘之野我先王成湯三使人往聘之遂應聘而起輔佐我先

王以振興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意。只要上輔吾君。做箇堯舜之君。下治吾民。都為堯舜之民。方纔遂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則心中愧恥。就如被人拏到街市上打着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不但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而德澤有所不加。方以為罪。就是萬民之中。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豈敢

諉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輔治。使兆民歸於允殖。以致我烈祖德業之盛。直與天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為堯舜之君。而民亦果為堯舜之民矣。此正所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以稱美於有商者也。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精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於今再見。而汝為今之伊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

獨擅其美於我商家耶。蓋必能繼伊尹以事其君。斯為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仰德之望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乂是治。食是食其祿。紹是繼。乃辟解做汝君。是高宗自稱。綏是安。對是承當。揚是播告。高宗命傅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

待賢臣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寧虛其位而已。豈肯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難也。賢人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使非從諫克聖之君。則寧終於隱而已。豈肯苟食其祿乎。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於夢賚。而汝亦應我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先王之遇阿衡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不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交修。能輔我以繼先王之聖德。於以永安天下之民。使亦

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眞不愧
於阿衡之美而於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傅說
一聞高宗之言感激自奮遂拜手稽首以復
於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安民美哉天子之
命乎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敢以此美命
承之於己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
為嫌又以此美命揚之於衆自諒吾言之能
踐雖示人而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
夫觀高宗之命可見其銳然以成湯自期矣

觀傅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自任矣君
臣一心如此此商道之所以中興而克紹夫
前人之烈也歟

高宗肜日

祭之次日又祭叫做肜商高宗嘗行肜祭於
禰廟其日有雊雉之異賢臣祖己因進戒高
宗欲其脩德弭災史臣錄其語為書即以高
宗肜日名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越字是發語辭雊是鳴雉是野雞史臣記高
宗肜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雞飛來鳴於鼎耳
之上夫雉本野鳥而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
高宗黷祀之失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是當時賢臣格是正祖己感雊雉之異
將進戒於高宗先自家商量說凡天降災祥
必應於事而人事得失皆本於心今王黷祭
于禰廟其事固為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

神求福之一念啟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
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
吾言易入也祖己之言如此可謂得進諫之
道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字解做主字義是行事合宜年是壽數永
是長祖己欲先格王心乃訓戒於高宗說道
天之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之

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之年必然長永。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夫壽夭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為哉。蓋人主富貴已極。其所欲者壽耳。高宗禱祠之舉。未必不以祈年請命為先。故祖已言此。以破其媚神徼福之心。誠格心之第一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若德。是順理。聽罪。是服罪。孚字解做信。孚命。是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台字解做我字。祖已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為。又不服其罪。而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欲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於此而知所警焉。天猶未遽絕之也。乃復悍然不顧。以為妖孽之生。特出於偶然耳

其將柰我何。如此。則終陷於不義之歸。而天必誅譴之。所謂民之不義而自絕者如此。然則人君於天戒之臨。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怨以為不必畏哉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是主。胤字解做嗣字。豐是厚。昵是親近。祖已既格王之心。至此乃直正其所失之事。歎息說道。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凡重民生。恤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

者。乃王之事也。舍此而徼福於神。豈王之事乎。況祖宗列聖。雖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當一體孝敬。豈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於親近之禰廟乎。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隆于祖而獨豐于禰。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變以告之。雊雉之異。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高宗此時。必是專祭於其父小乙之廟。而有越禮以用情者。故祖已戒之

如此

西伯戡黎

西伯是周文王。當時受命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戡字解做勝字。黎是國名。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舉兵伐而勝之。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亡。遂進諫于紂。欲其省改。史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是殷之賢臣。王指紂說。史臣記說。當初

西伯周文王受命于殷。得專征伐。見黎國無道。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其二矣。于是殷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隆。其勢日至于強大。紂惡愈甚。其勢必至于危亡。惟恐戡黎之後。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私邑奔走來告于紂王。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訖是絕。格人是有見識的至人。相是助。祖伊進諫于王。先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短。皆係于天。自今日而觀。上天既已斷絕我殷邦之命脉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今有見識的至人。與占卜的元龜。都知道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相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

守而不墜哉。蓋由我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是安。虞是忖度的意思。典是常法。祖伊說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厭棄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食為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

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為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是受非常之命者。摯字解做至字。台是我。祖伊又說。惟我殷邦不但天心棄之而已。今此下民苦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于殷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為民父母之道。決難久居民上。將無柰我何矣。民心之棄殷如此。夫人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厭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久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嘆息說道。爾雖說民心皆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為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于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為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于滅亡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是退。參是參列。乃字解做汝字。指紂說。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嘆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為罪惡昭著。固已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是事。祖伊又說。我看殷國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所

為之事都是逆天害民的事天怒民怨矣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禍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大抵亡國之君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天下皆以為至危而彼猶自視以為至安即有忠言正論悍然而不顧如夏桀言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紂亦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及其喪亡如出一轍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也萬世人主可不戒哉

微子

微是國名子是爵微子名啓乃殷紂之庶兄此篇是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微子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是箕子少師是比干亂正的亂字解做治字底是致遂是成功陳是列沈酒行凶叫做酗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乃呼箕子比干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殷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為以今日事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昭列於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為務惟沈湎酗酒用亂敗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竊就如說草寇一般師師是互相倣傚的意思非度是非法之事獲是得津涯是水邊隄岸越字解做及字微子又說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方人民無小無大都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為寇盜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

為然。就是那卿士每與朝廷治民的。亦皆彼此倣效。共為不法之事。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鬨然而起。相敵相讐。以衆暴寡。以强凌弱。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救。就如徒涉大水的一般。茫然無有邊岸。亦終于沉溺而已。豈意我殷邦之盛。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我指紂說。耄。是老成之人。遜于荒。是遁于荒野。顛隮。是覆墜。其是語辭。微子復呼箕子比于問救亂之策說道。大凡朝廷清明。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用舍倒置。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遯避于荒野。即有緩急。將誰倚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明示意指告我于顛隮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奈之何哉。微子之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王子。指微子說。方興。是將來未艾的意思。箕子荅微子說。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湎縱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

所謂沈酗敗德而已哉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罔畏畏。是不畏其所當畏。咈字解做逆字。耇長是老成之人。箕子又荅說。老成耇舊。朝廷典刑。係焉。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沈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憚。故雖老成耇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棄逐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

所以遁于荒野而朝廷為之空虛也雖欲不
亡其可得乎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
攘是取犧牷牲都是祭神之物純色叫做犧
全體叫做牷牛羊豕總叫做牲箕子又答說
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
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者
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于

攘竊其罪大矣為有司者也都相為容隱不
肯盡法就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
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奸宄之不治而已哉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
瘠罔詔
監是視乂是治讎斂是科斂民財如仇讎一
般不怠是力行不息瘠是餓殍詔是告箕子
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斂始蓋上好
聚斂則興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剥民財

此人心所以怨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
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只是嚴刑酷罰讎
視其民而科斂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
以讎斂下則下必以讎視上此理勢之必然
者也今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讎尚且不知
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讎者方且肆然
為之無有厭怠至于掊剋之臣阿意順指同
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
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讎而已

哉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
隮
興字解做出字迪是道刻是害箕子又答說
我商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斷乎其有
災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
興存亡與國共之若商祚不幸至於淪喪我
亦終守臣節斷不為他人之臣僕也是我自

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王立以為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所言無益于子而反有害于子子若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宗祀將隕墜而無所托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祀計乎夫微子問救亂之策而箕子荅之止于如此蓋是時紂惡貫盈天人交棄雖有忠賢之臣亦無如之何矣失道之君至于亡國敗家而不可復救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是安自獻是自達其志行遯是避去箕子荅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臣去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而後其心始安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綱常為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為王室之冑則宗祧為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為今之計但各安于

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宜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二而不復有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揆諸義理而當反之吾心而安質諸先王而無愧者也子又何疑哉夫箕子荅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義其自靖自獻一而已矣孔子說殷有三仁焉正謂此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書經直解卷之六

周書

周是國號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於文王為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為天子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事故名周書

泰誓上

泰字與大字同誓是誓師之詞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於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史臣記其誓師之言為上中下三篇以篇首有

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頭一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孟津是地名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史臣敘說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於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機不待牧野既陳而後決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是相鄰交好之國冢君是各國嗣立之君越字解做及字御事是管事的人庶士是衆士卒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嘆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衆士卒每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是着實元后是大君武王誓師說道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意夫天地之於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於衆物心為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明的聖人比於衆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

為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為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為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為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為民立君如此。若為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是商紂名。武王說天之立君為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如此。豈能居天位為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是嗜酒。冒色是貪色。族是族屬。世是世代。臺上架屋叫做榭。水邊的隄障叫做陂。焚炙是燒烙。刳剔是剖割。文考指文王。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眾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躭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於人。不但誅及一身。必幷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

裏所喜的人。就幷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為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夫侈靡的衣服。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尒萬姓。不但此也。又為炮烙之刑。焚炙那忠良諫諍之臣。剖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於此。是以上干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

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已哉夫武王數紂之罪甚多而首以沈酒冒色為言者誠知酒色二字乃衆惡之原故古之明君清心寡欲克已防淫禹惡旨酒湯遠聲色皆所以正其本而澄其源也人君不可不知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字解做故字發是武王的名悛是悔改夷是蹲踞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君耀兵於商以觀其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凶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略不知懲戒其侮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必不容已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是助相是左右的意思寵是愛綏是安越字解做過字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陵弱衆暴寡也於是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為君師的人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貴自尊而已哉惟其鋤強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及於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令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忝於代天理

民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為好惡于其閒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武王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是量度同力度德同德度義這兩句是兵

志上的說話十萬叫做億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强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為有德那箇行惡而為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為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為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

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合然箇箇同心戮力彼此無閒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矣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夫商紂億萬之師不足以當武王三千之士可見失人心則雖衆亦終為弱得人心則雖寡亦能勝衆然修德行仁則又聯屬人心之本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是條貫貫盈是說罪貫已滿鈞是同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兇極惡日積月累計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已哉這非是武王託天以鼓衆蓋聖人之

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只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意參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善觀聖人之心者當以是求之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夙是早類是祭天之名以其禮與郊祀相類故叫做類宜是祭地之名兵凶戰危祭后土

以求福宜故叫做宜冢土是后土底字解做致字武王說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是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於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是憐憫弼是輔佐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為之平欲去疾苦則即為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內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

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倘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逆乎天下咈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觀此則聖人之兵蓋體天意察人心而又度時宜不得已而後動耳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此意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是暫駐。河朔是河之北。羣后是列國之君。徇是拊循的意思。史臣叙說。武王自孟春癸巳日起兵伐商。至於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於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都領兵前来。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衆。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家起於豐鎬。在今陕西地方。故謂之西土。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来的衆将士。都来聽我的言語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是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力行就是惟日不足的意思。無度是無法度。播是放棄。黎字與黧黑的黧字通用。是老人面上的顔色。酗是醉後發怒。無辜是無罪的人。籲天是告天。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有一等為善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於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人。意念所向。惟在於惡。孜孜汲汲。只是要

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亦以為未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為。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為此不法之事。又著實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怠。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者也。在下的臣子。見受之所為如此。亦皆習染化而為惡。各立朋黨。相為仇

讐脅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於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都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矣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不善凶人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

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於上天立己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為淫虐流毒於下國於是天心厭惡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於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者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字解做過字剝是落失位去國叫做喪元良指微子微子本商之元子而又有賢良之德故稱為元良諫輔指比干比干常以直諫匡救其君故稱為諫輔鑒是視協是合襲是重休祥是吉兆戎商是加兵於商武王說昔夏桀既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於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

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於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為無益而敢於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為無傷而忍於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於此則受之罪豈不有過於桀乎夫前人之成敗

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萬叫做億。十億叫做兆。夷字解做平字。夷人是智識平等的人。亂臣是能治亂的賢臣。周親是至親。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於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為無道。一箇箇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箇箇能盡忠報主與我同心同德。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矣。又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濟的。豈如我這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疏遠者。可以為腹心干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為仇讐矣。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於此而可決也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自是由。過是責。往是往伐商紂。武王又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人一理。上下相通。故善觀天者驗之於民而已。今夫天雖未嘗有目以視。人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於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

留所在也夫上天寄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每都過責于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觀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爲天下除殘去暴則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已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是奮揚侵是入疆是境界凶殘指紂說武

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勵其衆說道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之功所以稱於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爾將士可不勉哉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勖是勉夫子指衆將士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輕忽之寧可只說彼衆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慎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爲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懍懍乎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歡欣感戴稽首至地以

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賴以拯救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嗚呼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爲德同以除暴救民爲心相與戮力致討一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民免於凶虐釋懍懍之危而得以久安於斯世矣不然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云戎商必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予有亂臣同心同德矣而不忘一德一心之

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下篇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是明日。大巡是周徧巡視。六師是六軍。史臣敘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於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西土君子是西方從征的將士。顯道是明顯的道理。五常是五倫。就指顯道言。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来的西方衆君子各宜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為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為法於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為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無所敬畏。上則自絶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矣。君天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至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是砍斷。朝涉是清晨渡水。脛是脚骨。賢人指比干。痡字解做病字。姦回是姦邪的人。正士指箕子。婦人指妲己。祝字解做斷字。武王數紂之惡說道。商王受於冬月見人有清晨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斫其脚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心竅必與常人
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
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
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黜退那
師保重臣。不加尊禮。於先王之典章法度。則
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
之以為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
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
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

那所愛幸的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夫剖
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
子之恩亡。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
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
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遂斷絕其命而降
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
爾衆士其可不孜孜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
行天罰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
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
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
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后是君。獨夫是孤立無助的人。就指紂說。樹
德務滋。除惡務本。這兩句也是古語。肆是發
語辭。誕是大。殄是絕。殲是滅。迪字解做蹈字。
殺敵叫做果。致果叫做毅。登是成。乃辟是汝
君。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
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尚背無

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以為君
主。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同
寇讎。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
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
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
世的仇讎也。寧復可為汝君乎。我又聞古人
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
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
務須將那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滅其禍本。

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等衆士弔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讎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弔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果毅而怠忽僨事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策動定難以自免於罪戾乎哉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西土指岐周豐鎬之地周之舊邦也多方是萬方之地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我觀商王所爲天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與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充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鎬地爲至近故其德爲尤顯而一方之人莫不親覩其盛夫其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大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爲之憑藉則天下之大自不能吝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以伐商也又何疑哉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

理哉

牧誓

牧是地名。在商之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地方。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録其語為書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是二月初四日。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時。杖字秉字都解做持字。黃鉞是黃金裝飾

的大斧。旄是旄節。逖是遠。史臣記說。二月甲子日黎明時侯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眾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尒遠行至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御事已解見泰誓上篇。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此時武王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亞是大夫以其為卿之次故謂之亞。旅是士以其人眾故謂之旅。師氏是官名掌扈從宿衛之事。千夫長是統領千人的將帥。百夫長是統領百人的將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是西南夷八國名。是時武王仗大義以伐商故蠻夷之長都率兵來會戰也。稱是舉。戈矛

都是鎗類。戈短而矛長。比是並列。干是盾即今之遮牌。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隣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眾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戈戟排列汝之干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牝雞是母雞晨是報曉索是蕭索婦指妲己說肆是陳答是報王父是祖母弟是同母之弟迪是道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雞之為物雞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孽見兆其家

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於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於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報將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都棄絕疏遠不以道善遇之却於四方多罪逃亡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為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為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於此皆以荒於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發是武王名愆是過夫子稱眾將士勗是勉

武王說商王受之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敵不過於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進焉爾將士勉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於四伐五伐多不過於六伐七伐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怒而貪

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是威武的模樣虎貔熊羆是四樣猛獸迓是迎擊奔是走來投降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尅敵爾將士庶幾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於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

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一槩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勅之說爾將士若於我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按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夫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戒如此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舊編前後失序今從蔡沉所定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是正月旁是近魄是月體黑暗處每月朔後則明生魄死故初二日叫做旁死魄翼日是明日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於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底商之罪。是極數商紂的罪惡。有道是周家先世祖父有道德者。發是武王名。逋逃是犯罪逃避的人。畧是謀畧。俾字解做從字。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

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殄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勑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那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主。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濟世安民之略者。敢敬承上帝之意。為吊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從順我周。同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同以佑民為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出諸水火。毋使為商所勝。以為爾神羞辱可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陳字與陣字通用。休命是天心佑助的美命。若林是人衆如樹林一般。北是敗走。杵是木杵。箕子諫紂不聽。佯狂為奴。身被囚繫。比干強諫剖心而死。商容賢臣。為紂所廢。式是在

車上俯身憑軾以致敬也。鹿臺鉅橋是紂藏積錢糧的去處。大賚是普施恩澤。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於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無一箇肯向前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向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踐踏。自相屠戮。殺得血流遍野。雖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

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披着兵甲一行。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於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不仁。其易如此。於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為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禮焉。

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之以賙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於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於民。以甦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萬姓。無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字解做始字。初三日月始生明。故叫做哉生明。豐是周之舊都。華山桃林都是地名。服是用。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亂。固賴於武。而興致太平。則貴於文。向馬為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修明政教。與

民休息之時。乃偃其威武。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的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兵動衆。再用此物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者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意也

每月望後。則月體黑魄復生。故叫做既生魄。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庶邦冢君。是四方諸侯。百工。是卿大夫。史臣敘說。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的百官。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伐商而為天下主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是速。豆籩。是祭器。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祀山川。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於祖廟。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於先王。祈助於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祐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群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誕。是大。膺。是受。方夏。是四方華夏之地。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衆諸侯。先嘆息而呼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

世孫太王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
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
至我文考文王光於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
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為
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
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
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
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
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

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以承順先人之志以
除暴安民耳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
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是黜商之定命肆是遂綏是安士女譬
如說男女一般篚是竹器玄黃是色幣附是
歸附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
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
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

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筐篚盛著玄色黃色
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
夫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
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於民心故民皆
歸附於我大周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
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祖宗締造有
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

下治
垂拱是垂衣拱手無為的意思史臣又記武
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
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略舉其大
者言之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
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
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用之而不肖者
不得以倖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
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爲重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酬勞之具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

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勸。官賞行則人心有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爲。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然此數語。不獨武王所以開有周一代太平之業。自古帝王致治之規。舉不外此。圖治者宜留意焉

洪範

洪字解做大字。範是法。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於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至於九。大禹演而爲九疇。備載着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辭。遂以洪範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祀是年。王是武王。訪是問。箕是國名。子是爵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即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爲首務。那時商家有箇賢人。叫做箕子。有大

學問。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陰騭是默定的意思。相是輔相。協是合。居是道理所當止的去處。彝倫是常道。武王問道于箕子。先嘆息而稱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

性類聚羣分者。悉隱然黙有以妥定之。然天
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以自為。若是輔相上
帝奉天命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
居止之理常定而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今
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這常道燦
然流布於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騭
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是塞。汩是亂。陳是列。畀是與。疇字解做類
字。九疇是其類有九。斁是敗。箕子因武王問
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的道
理無過洪範九疇。然這九疇之垂於世也有
箇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
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陻塞水道以
致水患不平。汩亂了五行的陳列不順其性。
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

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敘。鯀因是得罪而
殛死矣。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
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由是天鑒其德。於洛
水中現出一箇神龜。背上有文。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禹因
次其數。為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
宰物的條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敘而
無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
於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彝倫之敘。

亦當於此求之。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這一節是九疇之綱。農字解做厚字。協是合。
五紀是五件。曆法所以統紀天道的。建是立。
極是標準的意思。乂是治。稽疑是卜筮以決
疑。念是省驗。庶徵是災祥之類。各有徵應。嚮

是使人向慕感是使人畏懼。箕子說當初夏
禹即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
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
這是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
修身之要。人君欲敬修其身須用此五事。這
是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
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這是第
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
齊。人君有五件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

能違。此以人合天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四
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
人君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而人始
知所從。此以身立教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
五疇。次六叫做乂用三德。蓋治道不可偏執。
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
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這是第六疇。次七叫
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
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

之務。這是第七疇。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
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
其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徵以為考驗。欲省
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為考驗。這
是第八疇。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
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
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
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這是第
九疇。天道莫大於五行故以五行為首。人道

莫大於五事故五事即次之。修身然後可以
治人。故次之以八政。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
之以五紀。人君中天下而立上以敬順天道
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
之以皇極而居乎九數之中。人君雖以身立
教而亦不得不佐之以刑賞予奪之權故次
之以三德。事有不能決者則舉而聽之於天
故次之以稽疑。庶徵則天之所以啓告乎人
五福六極。則天之所以禍福乎人。皆人君之

所當知也故又次之以庶徵而終以福極焉

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畫具於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是九疇之目爰字解做於字五穀初種時叫做稼收斂時叫做穡作是為箕子衍

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五行之目水為第一蓋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為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為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為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為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為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第五其為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為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為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

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為性而所生莫盛於五穀故於是可以種而稼熟而穡焉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為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為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於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為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於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

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從是順睿是通微肅是嚴整乂是條理哲是智謀是度聖是無所不通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二曰五事五事之目貌為第一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其人事發見先後

亦以五行之序為次第。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

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臨民之際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截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不惑于所聞凡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惟能通微則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下之至聖。人君於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修道立而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以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為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在是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貨是財貨。司空是掌邦土之官。司徒是掌邦教之官。司寇是理刑之官。賓是接待賓客。師是師旅。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為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居第一。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為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

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寘其居，故第四件是司空之政。造廬場，定廬舍，所以寘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修矣，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於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辰是日月交會的去處。曆數是推算天象的定數。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為春夏為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

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月。蓋月行於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為晦朔為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於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於是乎可紀矣。日統於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於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箇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為一定之曆。於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於其變動也，有占驗之法。而天道之始終，於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以立政，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說協用五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是君。極是至極可以為法的道理。建是立。斂是聚。五福是壽富康寧好德考終。敷是布。錫是與。保是保守。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盖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為之間。必須都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箇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為法則。所以說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

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為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已斂聚來的一般。所以說斂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乃天下人同有的。人君為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將這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去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每都效法君上。修德行善。也都箇箇獲福。則我這五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所以說敷錫厥庶民。是君之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修德行善的都得了為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所以說錫汝保極。是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為一身。必與天下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為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

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為有歉矣。君天下者。其尚加意建極之義乎。此九疇以皇極為主。而居於中五之數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是邪黨。人是有爵位的人。比德是私相比附。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的庶民。都循禮守法。各安生理。不交結那淫邪的朋黨以相聚為非。在朝有爵位的人也都奉公體國。各修

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上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的去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又豈能感化得天下臣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是有謀慮。有為。是有幹才。有守。是操守廉潔。念是眷念。罹字解做陷字。咎是過惡。受是不棄的意思。康是安和。福指爵祿說。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於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於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會謀事。有才力能幹事。又且操守廉潔義不苟取。這是上等的人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常常記在心上。不可忘也。又有一般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卻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於過惡。這是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流於惡。人君也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便拒絕了他。若他能感容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

雖未必翕然丕變。純然有得。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於有道之容。發於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這等便是向上學好的人。汝於此人。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夫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於感恩。樂於從善。斯能悉歸於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

人君欲造就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於此加之意哉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虐是輕棄的意思煢獨是孤寒無依的人高明是勢位尊顯的人箕子又說人君之於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心蓋慶賞之典施於善良黜罰之法加於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豈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

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世孤寒煢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悖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奪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煢獨者人之所易虐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煢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為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為惡此王者之道所以為至大至正蕩蕩平平而能造就臣民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人正人都指在官之人說羞字解做進字昌是盛穀是善好是和好辜是罪箕子又說國事在于任人人才最為難得為君者不可不愛惜而成就之如在官之人有優於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於施為足以任事的這等的

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於俗或致乖迕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他使之加修其行而盡展其才庶幾人樂為用百務修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能有為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廩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於家則此人之心亦將奪於身

家之謀雖有才能何暇為國盡力且不免於罪戾矣況望其能為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之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非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為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於邦國矣此又汝之所當戒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這一章是將皇極的道理敷衍為訓辭使為臣民者都歌咏之以消其邪罔而歸於中正其辭都諧音韻如今之箴頌詩歌一般無字都是禁止之辭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好作惡是好惡不順自然而有心以為之的意思黨是不公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反是倍常側是不正會是會合歸是歸宿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的道理建極於上以為臣民法則又衍為訓辭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為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與皇極的道理相背了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

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

性情不偏。好惡都正。則意念所向。與君上所
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合
異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
道理。只為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
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
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依歸。就如水
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爾為臣為民者
只是克去己私。便可以同進王道。由是而保
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數言之訓。所以使人吟

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
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
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惓惓于天下臣民者
意何切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皇極之敷言。是敷衍皇極的道理。以為言詞。
即上文無偏無陂一章。便是彝。是理之常。訓
是教戒。帝指天說。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
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為言。以訓

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
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
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於民生日用。
譬如菽粟布帛。一日也少他不得。是天下之
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乎人心世道。
譬如蓍龜藥石。萬世也違他不得。是天下之
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
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
上帝之訓。但其陰隲下民之意。不能自顯於

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所以說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是道德之光華。曰是庶民的說話。箕子說
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
姓。每於這皇極之敷言。一塊動于聽聞。莫不
奉之以為訓。而諷誦不忘。遵之以為行。而率
由不悖。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欲日以

消融天理日以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夫庶民至此其所得于君者深矣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為稱頌之辭。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

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做好百姓其於王者代天理物之道夫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為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言之感人如此觀於庶民而群臣之得于所感者又可知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字解做治字。友是順燮是和。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乂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由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為垂拱而治乃上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主乃聖人所以宰制擧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

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直之德治之雖有政敎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於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於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彊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

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過於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於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於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

慘異宜而皆一元之所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攸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於此圖治者宜致思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是君玉食是天子所用珍美之食人字指有職位的人說側是不正頗是不平忒字解做過字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於天下的叫做福這福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於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亦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為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

子之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於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怨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

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己以表正萬邦乎。大抵治世三德雖說剛柔並用。然君道還當主剛。故凡威福權柄之下移皆優柔不斷之為害也。箕子之告武王者為意深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擇是選擇。卜是灼龜觀兆。筮是揲蓍起卦。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於心。外詢於眾。然又必聽之於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蓍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蓍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蓍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疑。必須簡擇那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卜。或用蓍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這是卜龜觀兆之法。雨是滋潤如雨一般。霽是開明。蒙是暗昧。驛是絡繹相連屬的意思。克是交錯相勝的意思。箕子說。卜之法用火

灼龜。觀其文理。以斷吉凶。有其狀滋潤而如雨的。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的。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的。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的。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狀的。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曰貞。曰悔

這是揲蓍起卦之法。貞是正。悔是變動的意思。箕子說。筮之法。用蓍草揲之。三變而成一

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卦所謂之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之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於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於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字解做總字衍是推衍忒是過差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免於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而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於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為凶固斷乎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而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二人

同則凶勝於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疑是國家大事疑惑難決者內是在門所行的如祭祀等事外是在外所行的如征伐等事靜是守常作是動作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於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務當行當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已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謀之於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采看閭閻的衆論如何然後謀之於卜筮焉蓋人謀出於有心不若蓍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參之於人已又質之於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蓍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若是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蓍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閒

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於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於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筮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

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備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矣。夫謀慮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暘是日。燠是和暖。時是時候。五者指雨暘燠

寒風五件說。備是全備。敘是應時候。蕃廡是茂盛。極備是過多。極無是絕少。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為暘。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為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陰陽之氣相噓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為風。這雨暘燠

寒風。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欠缺。不多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該雨時便雨。該暘時便暘無一不當其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殖。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極其蕃盛矣。況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或極備而傷於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至於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於太

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萬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於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於天道。豈可忽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休徵是休美的徵驗。時是及時。若字解做順

字。咎徵是咎惡的徵驗。狂是放蕩。恒是常。僭是差。豫是猶豫。急是躁急。蒙是愚昧。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出於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之異。故人事修於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修矣。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其應則為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做乂。是言之德修矣。言

揚火也。而暘亦屬火。其應則為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修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為木之氣。其應則為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修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其應則為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於睿聖。是思之德修矣。思通土也。而風亦為土之氣。其應則為風至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

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於下。則天亦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於狂蕩。是貌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於狂也。言不能作乂而至於差謬。是言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於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於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修矣。

其應則為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於急也。睿不足以察幾微。至於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沴作有類於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瘥癘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然此休徵咎徵之應。箕子亦從其類而槩分之耳。要之五事修則五氣皆順。五事不修則五氣皆逆。若必曰貌專屬雨言專屬暘。則亦膠固執泥。而不足以語天人之際矣。此又讀洪範者所當

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是省驗卿士是大臣師君是衆職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為君為臣有代天理物之責者皆當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

之間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修或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於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修否槩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於月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日終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於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修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無易是五氣各以時至而無所變易乂是治道章是顯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閒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修休徵協應其為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

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修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此星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去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是微伏不顯。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修，咎徵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甘處側微，而無用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

人事不修，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當然，人君若能反身修德，則亦可轉災為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君，其得失固徵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在上的人得失何如。其散處于下，如衆星之附於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於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呂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

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運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驗矣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為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於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於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乎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卿士師尹所以布

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於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於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雨暘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修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平之治矣庶徵之義大矣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康是身體康健寧是心志安寧攸好德是心之所好在德考字解做成字考終命是成其善終之正命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是說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第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蓋人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安泰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為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

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於非命乃為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凶是不以善終。短折是不壽。惡是過剛。弱是過柔。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為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

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欝。此心戚戚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為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為弱。弱則怯懦無為。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

這六件凶短折的與壽考終命相反。疾憂的與康寧相反。貧的與富相反。惡弱的與攸好德相反。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按洪範一書。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舉不外此。而其要則在於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

下臣民之所仰法。皇極建而後可以布五行修五事。舉八政。協五紀。用三德。明稽疑。察庶徵。作威福。故皇極居於五數之中。而為九疇之幹。其無偏無陂一篇。又所以懋建皇極之中。聖學精微之奧也。伏惟

聖明留意

書經直解卷之六

旅獒

旅是西夷國名。犬之高大異常者叫做獒。昔周武王時。有西旅國以本地所出獒犬進獻。於朝太保召公以為異物非所當受。作書進戒。遂以旅獒名篇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厎字解做致字。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有

天下。威德廣被。九州之外。夷狄蠻貊。莫不賓服。道路開通。無復阻隔。有西旅國。致貢其土產之獒。以表来享之敬。自常情觀之。一獒之貢。出自遠人嚮化。聖如武王。受之若無害者。太保召公。則以人君好尚。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累。乃作為旅獒一書用訓戒于王。極言其不當受的意思。蓋忠臣愛君豫防其漸如此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方物是各地方所產之物。召公訓戒武王。先歎息說道。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謹修其德。凡一取一予。一喜一好。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檢。無所不致其謹。由是盛德所感。不但中國的人民傾心奉上。就是那四方夷狄。聞知中國有聖人也。都納款稱臣。相率賓服。無遠無近。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輸誠貢獻。毋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

是可供衣服。可資飲食。可備器用之物。此外並不敢以奇玩異物来進獻者。蓋知明王所重在德。別無玩好。縱獻之。亦却而不受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是示。替是廢。服是職。展親是益厚其親。召公又說。明王在位。四夷效貢。皆其慎德之所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須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知朝廷有道。四夷向化。益堅其傾戴之誠

不廢其藩屛之職。於方物中有實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伯叔之國。使之守此重器。永為世寶。益厚其親親之義。因伸其敦睦之情。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由是天下諸侯受其分賜者。物雖不同。皆不敢輕易視之。知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不敢以物視其物。而皆以德視其物。極其敬重矣。若為君者不以服食器物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事。則貢獻既非德感。分賜無所勸勵。適足以彰其不德耳。可不戒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以下皆慎德之事。小人是卑賤之人。召公又說。人君之德。所當謹者固非一端。而恭敬禮下。乃其德之大者。是以德盛的人。其持己待人。必極其莊敬。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若褻狎侮慢。待人無禮。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則虧敬賢之禮。而為君子者。必將見幾而作。望顏色而去之矣。孰有為國家盡心者乎。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為小人者。亦將無所畏憚而怠玩以事上矣。孰有為國家盡力者乎。夫狎侮之心一生。而其弊遂至於此。人主不可以為小失而不加謹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役是役使。百度是百事的節度。貞是正。召公

又說。人心之應事接物。本都有箇至正的節度。只為聲色之欲。一感於耳目。而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役使。於是百為之度。始昏亂而失正耳。人君若能澹然無欲。卓然自持。務使耳目皆聽命于心。而此心不為耳目玩好所役使。則本原澄澈。私欲不行。凡百事為。自然合於節度。而各得其正矣。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又當以玩物為戒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上玩字是玩忽的意思下玩字是玩好的意思。喪是失。召公又說玩忽乎合而生狎侮之心。不但失君子小人之心力而已。且其輕佻慢易侈然自肆并自巳的心德也喪失了。玩人之害如此。玩好乎物而徇耳目之欲。不但使百為失度而已。且其耽迷荒縱心為形役并自巳的心志也喪失了。玩物之害如此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寧是安定。接是聽納。召公又說。心之所之謂之志。人君於巳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如此則中有所主而耳目不能為之遷玩物之失庶乎其可免矣。入於耳者謂之言。人君於人之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忠正之言合於道者也吾虛巳而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於道者也吾正色以拒之。如此則自處以至

而諂佞不得投其隙玩人之失庶乎其可免矣。王欲謹德可不知所務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畜字育字都解做養字。召公又說。人君所行惟修德勤政乃為有益。他如遊觀興作等項都是無益的事。人君一有所好則心奪於外誘力分於他用而治功遂因之以有曠。是以無益而害有益矣。必須早夜孜孜只求有利於國計民生者。然後為之。諸凡無益之事一切停罷。夫然後力有專攻事無廢弛而治功可成也。民間之物惟服食器用乃為切要。他如珠玉珍寶等項饑不可以為食寒不可以為衣而其價不貲。人主一有所好則不免多方以求之重價以購之。而民財遂因之以虛耗。是反貴異物而賤用物矣。必須躬行節儉惟是切於民生日用者乃以為貴。諸凡奇異

之物都不必用他。夫然後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財可足也。犬馬雖是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的。也不必畜養。至于珍美之禽。奇異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實用的。不必養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為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慾。凡遠方之物。一無所寶愛。則好尚既端。聲聞旁達。遠而四夷。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賢才之

進退。斯民所係以為休戚者。若能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信篤而任專。諫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膏澤普施。近而中國。皆蒙太平之福。而無不安矣。今西旅之獒。所謂非其土性者也。異物之無益者也。吾王所當寶者。惟在為國求賢耳。今釋此弗寶。而以遠物為貴。將不取輕於外夷。而為盛德之累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是矜持。八尺叫做仞。簣是盛土的竹器。召公又嘆息說。人君之謹德。其事不止一端。其功不可少間。故一日之間。從蚤至夜。凡存心應事。當常懷儆惕。不可少有懈怠。一或懈怠則謹德的功夫。便有間斷。不可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故往往在大事上謹慎。細微處却多放過。殊不知大德者小德之積。若以為細行而忽之。不肯矜持謹守。則一行之虧。百行之玷。因小失大。終必有

累於全德矣。譬如為山的一般。積累功夫。已到了九仞之高。所少者一簣之土。却心生懈怠。不肯加益。將九仞的功勞都虧損了。豈不甚可惜哉。知細行不可不矜。則夙夜何可以不勤乎。吾王當詳審而密察之可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是信。迪是行。世王是世世為王。召公又說吾王誠以明王為當法。以臣言為可率信能行此謹德之事。則朝廷上清心省事。無額外

征求之擾。百姓都安家樂業。受無窮之福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則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為王矣。蓋修省于一身者雖小。而造福于天下者則甚大。樽節于一時者雖微。而垂裕于後世者則甚遠也。吾王其圖之。夫一獒之貢。武王尚且未受。召公訓戒惓惓如此。可見古之聖君不以細行無傷而不謹。古之大臣不以小過無害而不諫。有天下者宜鑒之哉。

金縢

金縢是周時藏秘書的匱。用金封緘其外。以示謹密也。昔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告神。請禱而卜之於龜。事畢。以其書納之匱中。及遭流言。出居東土。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將啓匱卜龜。見先所藏冊書。乃悟感召天變之故。遂迎歸周公。史臣敘其事。以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王。是武王。弗豫。是不悅。有疾而患苦的意思。史臣敘說。武王既克了商紂。甫及二年。適有霍厲之疾。心弗豫悅。此時王業雖成而未安。人心雖服而未固。而武王乃遭此危疾。此周召諸臣所深憂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是太公望。召公奭。誠一和同以聽命於卜。謂之穆卜。史臣記說。太公與召公見得武王有疾。乃同辭說道。王之一身。係我周家宗社的安危。今被疾弗豫。為臣子的豈能晏然

自安。此或天意所為。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人其為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可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字解做憂字。周公因二公欲為王穆卜。乃託詞以止之。說父母的心。嘗以子孫疾病為憂。今欲為王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也。周公蓋欲身自為禱。故卻二公之請。如

此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功字解做事字。植下請禱說。壇是築土。墠是除地。植與置字同。秉是執。珪璧皆禮神之器。史臣記周公既卻二公之卜。乃自以為事。而請禱於先王。築土為三壇。除地而同為一墠。又別築一壇於三壇之南。向北為位。周公立焉。置璧於壇。執珪於手。乃陳詞以告太王王季文王。為武王請禱。蓋公以王室懿親。迫切求禱於三王。自信其必能感通。此所以任為己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是太史。即太祝之官。祝如今祝版之類。凡告神必以祝詞書之於冊。故曰冊祝。元孫某指武王。人臣不敢直指君之名。故曰某。遘是遇。厲是惡。虐是暴。丕子即元子。以天君為天之元子。故稱丕子。代字解做替字。史臣說武王有疾。周公既以身請禱。太祝乃讀其冊祝之辭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的元孫某。遇惡厲暴虐之疾。勢甚危急。然元孫某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為天的元子。若爾三王之靈。當任保護元子的責任於上帝之前。不當卒令其死。如謂其疾果不可救。則願以旦代替元孫之身。不可使之遂罹於大故也。蓋是時王業初定。使武王即歿。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國事大有可虞。故公之禱。非特以弟為兄。以臣為君。乃為生靈社稷之計。故不覺情詞之迫切至於如此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仁是愛。若是順。材是材幹。藝是藝能。周公祝辭又說。我有仁愛之性。能承順祖考。又多材幹。多藝能。可備役使。能服事鬼神。乃元孫之材幹藝能。都不如旦。不堪役使之任。不能服

事鬼神令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則莫若耶此材藝兼備能事鬼神之旦不必用元孫也此蓋周公必欲代武王之死至情篤切故為是言非是鬼神於冥冥之中眞箇要人來服事亦非周公矜己之能而貶其兄之不能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敷是布佑是助定字解做安字下地猶言天下寶命是重大的天命先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也周公祝辭說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却受命于上帝之庭作君作師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培植基本安定汝三王子孫於下地使本支百世藉其餘休以君師天下四方之民莫不奉法守令而祗敬畏服之是元孫一身近為當時所依顧遠為子孫所憑藉若卒有不諱則天下後世將何所依乎又嘆息說元孫之責任重大如此我三王決當默佑而保護之使其永固王業不至墜失了上天所降的寶命則我周先王后稷以來的宗祀亦永有所賴以血食於無窮矣三王縱無意於爾元孫寧能無意於先王之宗祀乎周公請禱之詞至此益懇切矣

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字解做就字爾指三王屏是藏周公祝辭又說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爾三王在天之靈許我與否今我就請命於元龜以觀其兆之吉凶若得吉兆是三王許我以保護元孫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我其以所置之璧所秉之珪歸待爾保安元孫之命若爾不許我以保護則天命將墜宗祀無依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欲事神不可得已蓋元孫不存則周業必墜宗祀不保此旦必願以身代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龜是三人齊卜。習是重。籥是開藏的管籥。書。即占卜之書。藏於金縢之匱者。周公祝告既畢。乃命三人同卜。以相參考。而三龜之兆皆重以吉告。又以管籥開金縢之匱。取其所藏占書觀之。那占書上都說這是吉兆。則保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於冥冥之中矣。此周公孝誠所感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是卜龜的形象。永終。譬如說久後一般。圖。是謀。武王安。則宗社子孫亦有依歸。正是長遠之計。所以說永終是圖。俟是待。周公既得吉卜。乃自幸說道。我觀龜卜的形體。有吉無凶。王之疾必然無害。蓋我新受命於三王。惟以久後子孫為計。而許我以保佑元孫矣。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寧。則吾請代之初願畢矣。周公深致喜慰之詞。蓋忠誠所發也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納是藏。冊是祝詞。瘳是愈。史臣說。周公請禱既畢而還。太史乃藏其祝之詞於金縢之匱中。公歸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蓋雖三王保護之力。寔是周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以下是史臣記周公輔成王時事。管叔名

鮮。是周公兄。羣弟是蔡叔度霍叔處。流言是無根之言。流傳於人者也。不利。譬如說要害他一般。孺子指成王。武王既喪。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周公之兄管叔。方監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羣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說。如今周公將謀篡位。不利于孺子。所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蓋主少國疑之時。奸人之所窺伺。託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難居。故雖以周公之聖。猶

不免于流言如此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字解做退避的避字。周公當流言之際心不自安乃告太公召公說。我受命先王輔佐少主本欲安社稷定國家非為身計也。如今這等流言則人心驚疑上下易生嫌隙我若不自退避使讒謗得行則變起蕭墻禍貽社稷于大臣之義有所未盡他日死後也無詞以告我先王於地下矣。夫周公顧命元老王

室懿親乃慤然避而去之似為一身利害之謀不為國家安危之計何也蓋其忠誠懇至忘身為國使身退而流言可息國家可安則何所係戀而不為乎。然必告二公以退則公雖居外國事有託亦可以不至于亂耳。聖人之舉動光明處變從容于此可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是避居東都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事無指實及周公避居東都到二年之冬成王方知流言的人乃是管蔡。其誹謗忠良謀危社稷之罪狀至是始發露而不可掩矣。蓋小人陷害君子蹤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其罪。此任賢察奸所以為難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貽是與。誚是詰責的意思。成王既知流言起

於管蔡其疑漸釋。此後周公乃作詩四章以與成王篇名叫做鴟鴞其詩託鳥自言鴟鴞既破其巢又取其卵。以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的意思。周公此詩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詰責周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熟是豐熟稼是收穫偃是倒拔是起弁是皮弁啓是開史臣又叙說是年秋田禾大熟尚未收穫之時忽然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大樹都拔起來一國之人震驚恐懼成王因這天變乃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以發金縢之匱欲取冊書祈禱偶得周公當武王有疾之時自以請命三王為事欲以身代死的說話即當時請命之祝詞納於金縢之

匱中者也蓋周公精誠上徹於天而未信於成王故天出災異以警動之如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即太公召公諸史百執事是諸卜筮執事之人即周公當時所命以卜武王之疾者信是信有此事噫是嘆聲太公召公及成王既見了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詞乃問其事之始末於諸卜筮執事的人衆人乃對說當時

周公誠有此事又嘆息說我之卜龜納冊周公皆曾命我等為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於人耳夫觀之天變證之人言周公之忠誠于是乎益顯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書即金縢匱中所藏的冊威指天變說彰是

顯新當作親逆字解做迎字成王聞諸史百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冊書涕泣以告諸大夫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我君臣不必共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經營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為國忘身其勤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冲不及詳知致使公横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也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使得見金縢之書以知公之精忠至誠始終為國是乃天所

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固宜如此矣。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所以幾危而復安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既因天變，感悟知周公之忠誠，乃親迎于郊外。出郊之日，天即下雨，反風，凡田禾已

吹倒的，都起而更生。太公、召公又命國人，凡大木所偃仆的，都起而築之，更加培植。于是田禾有收，歲更大熟，一時轉災為祥，其感召之速如此。夫成王未知周公，天為動威；及既迎周公，天為助順。上天之喜怒，係一人之進退，捷若影響。若周公者，豈非天之所貽以顯相文武之業者哉。自古大臣盡忠者，莫如周公；處艱難之地者，亦莫如周公。公以叔父之親，輔幼冲之主，所攝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子之事，人情安得不疑？疑故生謗，而三叔之流言起矣。然公疑則避之，以待成王之自悟；迎則來歸，以安周室于幾危。夷險不二其心，進退必行其志，此所以為終始之大忠也。編書者備載始末于金縢，可謂深知周公之心者矣

大誥

昔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周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

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史臣因以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是發語辭。多邦是在外的諸侯，御事是在內的羣臣。弔是恤，割是害，歷是國家相傳的歷數，服是五服之地，迪是導，格是窮究的意思。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

天下誥道猷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左右御事之臣。我周不為天所憫恤乃降凶害于我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大思我幼冲之人繼守無疆大歷服。自惟知識寡昧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之地。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未能盡。況上天眷命。杳不可測其安能窮究而悉知之。以保此歷服于無窮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是承上語詞。欲已而不能已的意思。敷是布。賁是飾。前人指武王。閉是抑遏的意思。成王大誥多邦既啓其端而意猶未已也。故又說予惟小子以冲昧為君。下無以奠安民生。上無以凝承天命。夙夜兢兢常恐不能勝此艱大之責。就如涉淵水而莫知其津涯一般。孜孜焉惟往求所以守成之道。期如涉淵之必濟而後已。凡我國家典章法度。賁飾于前

者。求以敷布而修明之。武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垂裕後人者。求以增益而闡大之。故今日此舉用兵討罪非好為勞民動衆。亦欲無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其永清大定之烈。不至于失墜耳。況武庚不靖。蔑視我王室。窺伺我土宇。此其得罪于天。乃天誅所必加者。予又豈敢閉抑天降威用不行討伐而墜武王之大功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是安。寧王即武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故當時以此稱之。龜謂之大寶。尊重之也。天明是天之明命。紹是傳命。蠢是動而無知的模樣。成王又舉鬼神前知之事以警衆說道昔武王留下大寶龜與我後人使傳上天之明命。以定吉凶。比先開卜之時即有命說與曰東方諸侯起而作孽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使西土之人亦于奔命不得安靜。是武庚

未叛西土晏然之時而龜已豫告其兆甚明今三監倡亂果蠢蠢然而動所謂大艱不靖者于是乎驗矣然則今日之事矣命已定其可違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是厚誕是大敘是統緒疵是病鄙是輕忽的意思成王又說武庚特殷之末裔小小腆厚之國耳乃不能審己量力大敢經紀其喪

亡之緒欲使絕而復興這雖是上天降威使之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釁民心不安故乃乘隙生變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興殷業而反輕忽我周邦略無忌憚其不軌之謀如此其容以不討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翼日是明日獻是賢人于是往敉是撫休是美成王又說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日我民即有賢者十人皆能明義理識時勢不憚征役之勞來輔我以往撫定殷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業使永清大定之烈復見于今焉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斷乎有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皆幷吉與人謀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夫大艱不靖卜既有驗于當時大事必休兆又協吉于今日此武庚之伐我所以決勝而必往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肆字解做故字尹氏是庶官之正逋播臣指武庚及其羣臣說成王又說我之東征既豫兆於當年又獲吉於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故我舉以告我友邦君及尹氏庶士御事說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為之也予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逋亡播遷之臣必使兇孽盡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纘武功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反是復王宮指王家說邦君室指三叔說予小子是羣臣自謂考翼是父老敬事者害不猶言何不成王又說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衆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體我不得已而用兵之意都復于我說道東征之事艱難重大乃國家安危所係豈可輕舉且今日民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源實以三叔不睦自啓釁端乃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肘腋親近之地非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可遽爾動衆討伐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練達的人也衆口一詞以征伐為不可夫濟大事者神謀固所當稽人謀尤所當恊王何不違卜而聽之於人乎汝之復于我者如此其亦忽神謀而違天意矣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允是信造是所為的事役是使卬是我綏是安毖于恤是勞于憂恤寧考即武王成王承上文說道東征之舉艱難重大何待爾羣臣言之肆予冲人亦何嘗不長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容已者耳遂歎息說信此四國之蠢動害及鰥寡豈不深可哀哉夫此鰥寡之受害天實憫之凡我所為除亂安民之事皆是天之役使不可推諉者今日之舉雖曰艱大其實天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我冲人既代天有為亦有不暇自恤者矣且以人臣之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宜慰安我說事雖艱大王無過勞于憂恤我等當分猷共念相與戮力致討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這纔是為臣的

道理。乃皆謗曰不可征。何其不明大義之甚耶。夫人君奉天以安民。若坐視民之害而不圖其安。是違天也。人臣輔君以安民。若坐視君之憂而不代其勞。是負君也。成王此言。蓋以深明君道之重。而所責于羣臣之避事者亦痛切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替字解做廢字。相是佑。天明畏言天之明命可畏。丕是大。成王因羣臣有曰不違卜之言又諭告之說道。爾羣臣勸我違卜而勿征。然卜何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今上帝命我討武庚之罪。予小子恭行天討之不暇。其敢輕廢而不遵乎。昔天以眷命休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由百里而有天下。當是時武王惟卜之用。所以能安受天命。有此無疆之大歷服也。今天相佑下民。令其趨吉避凶。况亦惟卜是用。無有舉事而不卜者。夫上而觀于國祚。下而察于人事。無不用卜者。而我今日獨可廢乎。于是又歎息而警動之說。天命甚明。凛乎可畏。我今推原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安民。用弼成我丕丕之基。保曆服于無窮耳。夫天意如此。爾等勸我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舊人是武王時舊臣。省是記。閟是否閉不通的意思。毖是艱難不易的意思。卒是終。畢都是完全成就的意思。棐是輔。忱辭是誠信之辭。寧人是與武王共安天下之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故謂其功臣為寧人。成王因羣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告之說。

爾等舊人皆嘗遠事武王必大能遠記前日之事豈不知武王創造基業若此之勤勞哉既知武王之勤勞則必不忍使武功之廢墜矣當今四國蠢動法令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閟毖我國家者正欲我奮發有為以開大前業是多難與邦我成功之所在也予其敢不仰承天命戡定禍亂以完全武王所圖之事乎夫爾友邦君以為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之非私言也蓋天

雖不言然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謂叛逆之當討考之民獻十夫之言則昭然可見矣予其敢不思前寧人所圖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以四國之亂勤勞我民未嘗不矜憫而欲除之如人有疾一般必速攻治之使愈決不欲養患以自苦也予其敢違天之心坐視禍患使前寧人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述武功在小子固有不容已之責而輔君討亂在羣臣尤有不可諉之

義爾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以深省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逝是往底是定法是作室的法度菑是反土除草播是種穫是收穫成王又說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

日思之非輕舉也特有見于武功之當繼不可以難而自阻耳試以作室喻之為父者既嘗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于興作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為父者既嘗反土而菑闢除草萊則播穫可施矣其子乃惰于稼穡不肯為之播種況肯為之收穫乎子之不肖如此則敬事之父老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夫武王安定天下立綱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治田之既菑。實望後人為之繼述。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功。是堂構且不肯為。况望其肯構肯穫以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能不墜其基業矣。故我不敢不及我身之存以討亂安民。撫定武王之大命者。正欲盡堂構播穫之責而為弗棄基之子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是人之臣僕。成王深責羣臣說道。今日之事譬如人家。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反勸其攻伐而不救乎。今四國搆亂使武王的百姓咸受荼毒。凡為臣下者即當慷慨出力奔走救援。乃憚于征伐。阻撓大計。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坐視其子之受患也。豈為民養之道哉。成王以此責羣臣。意亦切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是放。爽是明。哲是明智之士。十人指武王亂臣十人說。迪知是蹈迪其知。易是違越。戾是禍。鄰是近。胥是相。成王又歎息說。東征之事吾計之已審。爾外而邦君。內而御事。皆當舒放其心。勿以艱大而畏阻也。昔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伐之。永清四海。明大命于周邦。是豈武王之自致哉。亦由當時明哲之士為之輔佐耳。明哲之士為誰。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帝黜殷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迪知天輔我周之誠在武王有必興之勢。因相與戮力克殷興建大業。爾時諸臣並無敢有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役者。此十人所以為明哲。而武王所由以爽邦也。矧今武王既喪。天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其室。事勢危迫如此。爾等舊臣正當以十人為法。上下協心共成戡亂之功可也。乃皆

以為不可征。欲我違卜。是亦不知上天討罪之命。不可違越矣。豈不有愧于十人之明哲也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穡夫是去草的農夫。成王又說。東征之舉我亦長長思念說道。昔武王伐殷以安天下。紂雖已誅而殷祀或未遽絶也。今武庚乃倡亂不靖。自取滅亡。是天欲絶其宗祀。如農夫之

去草一般。使無餘種而後已。今予嗣武王之業。承上天之意。豈敢不討叛伐罪。除惡務本。以終朕田畝之功乎。我觀天意非獨休美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昔日輔定王業之功。不至遏佚耳。我既欲續寧王之功。而爾乃不知嗣寧人之休。何哉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玆

極卜是盡用卜。指疆土是指麾而定疆土。僭是差。成王誥羣臣既終。又申明已用卜之意說。爾羣臣欲我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然而不可苟從者何也。蓋我周之疆土。固武王所受于天。而前寧人之輔佐開刱其功居多。今武庚不靖。則疆土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墜矣。我惟欲率循寧人之功。不使廢墜。則當有指定疆土之責。無令四國得以動搖。此我之東征。乃人事不

得不然者。就使卜而不吉。猶將伐之。况卜而并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矣以爾為東征之舉也。爾等毋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謂上天禍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兆顯然已如此矣。夫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天命其可違哉。按武庚喪邦之餘孽。三監王室之懿親。乃敢鼓煽逆謀。同危社稷。周公奉天討而臨之。其誰敢不從者。然必傳王命以誥衆。亹亹焉上原天命。下述人事。若不欲

違衆而獨斷者。且篇中止斥武庚。不言三監之惡。是討逆除叛之中。實寓惻怛忠厚之意。故一舉而大難底定。王業永安。豈偶然哉

微子之命

微是國名。子是爵。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於宋。命之以主成湯之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是發語辭。元子指微子。以其為帝乙長子故稱元子。稽是考。崇是尊。象是肖。統承是繼承統緒。禮是典禮。物是文物。昔成王命微子特呼而告之說。猷。汝殷王帝乙長子。我稽考古制。帝王之後有能尊崇先德克肖前賢者即命之以主其先世之祭祀。繼承其統緒。凡典禮文物。如正朔服色之類。都照舊不改。使之更加修明整飭。以備一王之制。朝祭之時只作賓於王家。不以臣禮相待。以別一王之後。與國家共享休美之福。垂之萬世而無窮。此古制如此。今汝為殷王元子。繼世象賢。正其人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是無不敬。聖是無不通。廣是大。淵是深。佑是助。後裔即指微子。成王又告微子嘆息說爾祖成湯之德。能齊而無不敬。聖而無不通。廣大而不可量。淵深而不可測。惟有這等盛

德。所以克成大業。上而格天。則皇天眷顧佑助。使之大受夏命。為天下主。下而臨民。則撫之以寬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則被于當時。無一處之不及。以言其德則垂諸後裔。至于今而不泯。夫爾祖成湯之盛德上膺天眷。下安民生。近濟當時。遠裕後世。如此。則我崇本奉祀之意。有不容已者矣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

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是道。令聞是美譽。恪慎肅恭都是敬謹的意思。篤是厚。歆是享。君是治。宋在周之東。故曰東夏。成王命微子說。乃祖成湯之道垂裕後昆者也。爾能踐履而弗違。修舉而弗墜。在舊日已有令善之聲譽矣。夫人道莫先於孝。爾能恪畏謹慎。以盡孝的道理。承祭臨下莫貴於肅恭。爾能嚴肅恭敬以盡事神治人的道理。爾有此實德。我乃嘉美之說。爾能篤厚

前人所行。而不忘其舊。眞可謂能象賢者。以之奉祀。上帝默鑒其德。必以時歆享於上。以之治民。百姓咸仰其德。必致敬協和於下。故我仰稽古制。立爾為上公。使治此東夏之民。以承先王而賓王家。正以爾之賢。能勝其任也。尔其勉之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服命是上公的章服命數。蕃是保衛。弘是大律是範。毗是輔。式是法。斁是厭。成王戒勉微子說。爾為上公。而尹東夏。其職任亦重矣。可不敬哉。必須往敷爾之教訓。使民彝物則無不修舉。謹爾之名分。凡章服命數毋至僭踰。又必率循乎典常舊章成憲。不敢輕變。凡此皆爾之所當欽也。能如是則可以蕃衛王室。使我周賴以治安。恢弘爾祖的功德。使先業不至失墜。儀刑爾宋國之民。不違乎法度。永

安爾上公之位。常保其爵祿。又能宣揚教化。輔佐我一人之治功。垂統後昆。使爾子孫世世承享其德澤。將見萬邦諸侯都來觀感興起。以爾為法則。而我周待爾之心有恩禮而無厭斁矣。爾可不欽承之哉。蓋深致戒勉期望之意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休是美。替是廢。成王又嘆息說。敷訓教以正人。慎服命以正己。率典常以守法。此皆侯職

所當為而我所命於汝者。今汝往東夏，必休美爾一國之政，以自盡乎侯職之所當為。慎無廢了我所命汝的言語，而不加之意也。篇終又致丁寧其所望于微子者，亦切至矣。夫成王告微子，專述成湯之德，而無一言及武庚之罪，不特誥命賢者之體，而亦聖人大公之心也

書經直解卷之七

書經直解卷之八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為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其辭，遂以康誥名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封，是康叔名。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遂歷呼之以起其聽，先稱為孟侯，以其為諸侯之長，尊之也。又稱朕其弟，以其有同氣之愛，親之也。既又呼為小子封，以其年齒尚幼，諳練未深，當求保國治民之道，所以儆之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丕字解做大字。武王舉文王造周之本，以告康叔說：道為治之要，不過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而已。當商紂之時，主德昏亂，刑罰不中。惟我大顯考文王，洞見治原，留心政典，為能自明其德，使心源澄澈，洞達無私，可以為感化人心之本。又能慎用刑罰，使輕重出入，務當

其情足以為防範人情之具由是仰其德而民皆知懷畏其罰而民莫敢犯仁義兼濟恩威並行文王造成周家的基業只此兩端此實治道之大經而凡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

鰥寡都是窮民庸是用祗是敬威是刑區夏是一區之夏怙是倚恃冒是仰戴殪是滅寡兄是武王自稱為寡德之兄東土指衛地說武王歷舉文王明德慎罰之事以訓康叔說道昔我文考文王視民如傷於人固無不愛而於鰥寡無告的人尤加憐恤不敢輕侮人之有才可用者則量才擢用之是用所當用而非過舉也人之有德可敬者則尊崇優禮之是敬所當敬而非私恩也人之犯罪該刑者則加之以刑罰是刑所當刑而非罔民也凡命德討罪一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毫喜怒之私無與焉由是盛德流布顯然著聞於民而民心歸之用能創造我一區之夏而撫有岐周豐鎬之地及我一二隣國皆慕德畏威漸以修治我西土之人莫不怙恃如父母仰戴如天其感恩懷德淪肌浹髓又不特聞風向化而已文王之得民如此由是明德

昭升聞于上帝上帝嘉美其所為乃大命文王殪滅了大殷大受天命而有天下於是并萬邦萬民皆歸於德化之中莫不各得其理各就其敘是我周之王業蓋已成於文王之時矣及汝寡德之兄繼之又勉力不息紹先德以成先業故汝小子封得以席其餘蔭享有封爵為諸侯於東土耳汝可不念創業之艱難思得國之所自而于明德慎罰是務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

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是明德之事。祗是敬。遹是述。紹是繼。衣是服行的意思。耇成人。是老成的人。訓是訓民。天是此心天理。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而不忘哉。昔我文考明德以化民。不但施諸政事。後所當述。亦嘗發為言辭。汝所熟聞

矣。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尊所聞。行所知。毋徒託之口耳之末焉可也。又汝所封之地。乃殷之舊都。在昔有殷。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今往治其民。又當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用為保治斯民之準。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耇碩以為之佐。若商家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炳然傳誦者。汝當大而遠思之。念老成之人。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斯知所以訓民也。然不但求之近代。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者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為康保斯民之範。而上追乎古道之隆焉。則學貫古今。心源恢廓。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性天之中。而充然其有餘用矣。由是積諸中者既弘。則出乎身者自裕。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出政臨民

隨所發而中理。職業修舉。不廢王命之重。而可以長保其國家矣。汝康叔其尚勉之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是痛。瘝是病。棐是輔助。忱字解做信字。惠是順。懋是勉。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為人上者。當以萬民為一體。看見百姓每

有不得其所的就如疾痛之在汝身一般。不可不敬以保之也。天命之去留無常雖甚可畏然天之視聽在民誠心保民者天必佑助之而錫之以福。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然小人之心撫之即相愛戴虐之便為寇讎固難保其長順而不我叛也。汝今往之國必盡汝一念愛民之心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慎無安然自肆于民上而好為逸樂之事。如此乃能治其民而小人之難保者庶乎其可保耳。我

聞古人有言。上之致怨於民不在於事之大。亦不在於事之小。惟看於道理順與不順何如。於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既拂怨讟必興豈在事之大小哉。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固未有民怨其上而天命可以長保者也。然則治民者其可以不盡其心而自安逸豫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是語將盡而意未盡之辭。服是事。弘字解做廣字。應是和。宅是安。武王告康叔先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奉天以惠民者君之責。代君以弘化者臣之分。故汝今日的職事惟在推廣君上德意承流宣化調和保安那舊殷的百姓。消融其強梗弗順之習使之相安于禮樂教化之中。斯委任不孤而職業無負也。然予所望于汝者尤不止此。今天眷我周固有定命。然去留無常亦視殷民之向背何

如耳。汝又必贊襄于下培植邦本。使民心悅而天意得用上助其君以永保天命可也。民之歸周商俗固已少變然舊染汙習未必其盡能改革也。汝又必宣力於外鼓舞作興使殷庶革心而向化用下助其君以化民成俗可也。汝小子封其勉之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

此以下是慎罰之事。眚是過誤。終是故犯。不典是不法。式是用。災是不幸。適是偶。辜是罪。時字解做是字。殺是刑戮。古時以五刑治罪。凡犯於刑憲者皆謂之殺。非必大辟乃為殺也。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刑罰雖為治者所不廢。然其輕重取舍。民命所關。必須敬慎以明審其罰。不可率意任情。以致有寬縱枉濫之失也。敬明之道在原其情之輕重。以定其罪之出入。人有所犯。其罪雖小。然其情非由過誤。乃是明知故犯。自作不法。用意要幹這樣的事。這等的人。却不可不加之以刑戮。蓋情出於故。則是不知法之可畏。而敢於違犯。若容恕了他。則奸人幸免而犯法者愈衆。故雖小罪。亦不可縱也。人有所犯。其罪雖大。然其情非由故犯。乃是無心過誤。出於不幸之災。偶然陷於罪戾。且既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無所隱匿。這等的人。却不可

加之以刑戮。蓋事出於誤。則其情既為可矜。而又能吐實自首。又非飾非匿罪。以幸苟免者。若遂加之以刑。則無辜濫及。而阻人自新之路。故雖大罪。亦有可原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汝封其念之哉。按武王此言。正與虞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言相合。蓋聖人用法之權衡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有敘是刑罰有一定的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勑是戒勑。棄咎是去惡的意思。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懸法以示民。其情罪輕重本都有當然之序。汝於是當詳審精察于聽斷之間。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則下情洞燭。法紀昭然。有以畏服乎民志。斯民莫不互相戒勑而勉于和順。自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明刑服衆為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不

善毋徒設禁網以懲治之而已須存哀矜之心視百姓之罹於罪戾就如自已身上的疾病一般。多方以救療之惟恐其過之不速改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平日的咎惡而速改以自新乎。見民之有善不徒奬勸錄用之而已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一般惟恐其善之不日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教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又孰不交相勸勉各安生理

而同歸于順治之域乎。生殺異施而莫非一體之念慘舒異用而莫非曲成之仁。武王告康叔以謹罰者其義精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又曰二字當是衍文。劓是割鼻。刵是截耳。皆古時所謂肉刑也。武王又說。三尺之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人臣為天子守法雖可代承其事而不可擅行其私。一或徇已行私則法失其

平而非天討有罪之公矣。今夫罪之大者有當刑。有當殺。雖由汝封所案然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殺之也。須念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務秉至公以臨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罪之小者。或當劓而割人之鼻。或當刵而截人之耳。雖由汝封剖決然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劓之刵之也。須念肌體傷殘。斷者不可復續亦必至公以聽之。無或恣

忿而殘民以逞也。如此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雖殺人而不以為怨。刑人而不以為殘矣。汝康叔可不慎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法。倫是敘。武王又說。制先定則下可守。法相因則民易從。汝今往治衛凡外面有司訟獄的事豈能一一親理。但須審定法令陳列而頒布之使人有所遵守可也。然這所陳的法令亦不必別出已意

創立條款。惟取那殷罰所遺有倫敘可行者
命有司講求師範。而用之於訊鞫之間。凡輕
重取舍。不出其已往之成規。蓋用殷法以治
殷民。則法有所準。而民心亦無所眩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是犯重罪緊要的囚犯。旬。是十日。時。是
三月。蔽字解做斷字。武王又說刑罰之用。一
成而不可變者也。倘審慮未詳。遽爾斷決。及
知其枉而悔之晚矣。今後凡遇着緊要的囚

犯。就是罪狀明白。還要詳細與他服膺想念。
近則五日六日之間。遠則十日或三月之久。
必其情真罪當。果無虧枉。然後大奮威斷。加
以重刑。蓋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
憾矣。斷獄者盡心如此。豈復有冤民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殷彝。是殷之常法。次。是遷就的意思。遜字解
作順字。武王又告康叔說。汝於外事固率由
殷家之舊。敷陳其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之以
常法矣。然一於循舊。將至于拘泥而不通。故
其刑其殺。又必察其宜于時者而用之。求以
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
情而自用。故其刑其殺。又當虛心審鞫。勿以
公法遷就汝喜怒之私情可也。既不泥古。又
不徇己。則庶幾刑殺盡順于義而有倫敘矣。
然使以得情為喜。則怠惰之心一起。乖錯之
患必生。汝又當常念說刑獄重事。今之刑殺

豈能盡順于義而無憾乎。哀矜之念。每寓於
審斷之中。庶幾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
乃知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用
刑者不在徒事慘刻。而貴於心存善良。汝惟
小子。年雖甚少。而心地慈祥。豈弟與衆不同。
我遍觀諸臣。未有若汝封這等存心者。是汝
之心。惟我知之耳。若我這一點不忍之心。好

一生之德亦惟汝知之與我相契真可謂同心
同德者矣汝宜常體此心以臨民毋負初意
可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罔弗憝
越是顛越暋是强狠憝是憎惡武王又說法
以懲惡而惡莫甚於强梁彼因人誘陷而得
罪猶可原也若其身自作孽甘冒法網而無
所顧忌或劫人而為寇或奪人而為攘或在

外為姦或在内為宄殺傷乎人以取財貨似
這等强狠不怕死的人誰人不憎惡之若用
罰而加是人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稱快者
矣蓋為惡之人人所共惡因人之所惡而除
之則雖殺之而人不以為刻獨舉此事以例
其餘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元惡是大惡矧字解做况字字是愛天顯是
天所定顯明的倫敘鞠是養弔字解做至字
政人是為政治民的人民彝是民之常道武
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寇攘姦宄的人奪財
貨而致人于死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於
大倫尚未有關也况惟那不孝不友之人為

子的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以致為父的
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矣
為弟的不念長幼顯然的倫敘不能敬事其
兄以致為兄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
友于弟是兄弟相賊矣這等的人敗壞人倫
滅絶天理至于如此比之寇盜姦宄其惡尤
甚使在上為政的視為泛常不于此等的人
加之以罪則人無所懲風俗由此壞亂由
此起天與我民的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

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刑此不孝不友之
人不可縱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
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
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是法瘝是病已是不可已的意思武王又
說下民以率教為善人臣以守法為忠彼民
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可大置之于
法矣況為臣的若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

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身任教民之
責又與百姓不同乃不能遵奉朝廷的教令
以化導百姓却任着自己的私意又別布一
樣條教以取悅時俗邀求衆譽視君上委任
之意漠然不加省念把官守之法都廢而不
用只知違道干譽以病君上動搖國是惑亂
人心是乃長惡於下無所忌憚這樣的人我
最惡他有臣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
用文王所作合義之刑殺之無赦為人臣誣

上行私者之戒可也按武王此言切中人臣
懷奸事主貴法長姦者之病明主宜深玩之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
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放是棄武王又說百官者萬民之表率君長
者又百官之儀刑若為君為長者能以孝友
齊其家忠義訓其臣則倡率有本雖不事威
虐而下自化矣倘為君長者不能齊其一家
之人使興仁興讓以為國人之範及無以訓

其小臣外正之官使奉公體國以清紀法之
守乃依勢作威倚法為虐只恃嚴刑峻罰以
為整齊臣民之具大廢棄天子委重之命欲
以非德而用治焉是汝且不能奉上命矣又
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
哉汝有君長之責者宜常自思省加意本原
之地焉可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罔字解做無字。典是常法。由字解做用字。裕是和。惟是思。懌是悅。武王告康叔說。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至於行政裕民。又當謹守常法而後可。若不能敬守國家之常法。由是而求以裕民。是自壞法守。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汝卻不可如此。惟當仰法我文考文王。以敬忌存心。兢兢守法。由是而求以裕民。常自思念說道。我今為君長治民。只要趕得上文王。纔好。如此庶幾能盡裕民之道。而我一人望汝的意思。亦可懌悅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是明。迪是導。求是等。適是從。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遂呼之說道。法者齊民之具。德者安民之本。故治之以刑罰。則有畏法之民。導之以德教。則有從化之民。顧視為政者所尚何如耳。我明思夫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或未有以導之耳。惟當廣布德意。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于刑罰之加矣。在昔有殷先世明哲之王。莫不用此道化民。其德澤之在人心。有至今未泯者。我今惟取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相為等匹焉。是我今日之責也。況此殷邦之民。雖淪習染之污。而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故教之以事親。便知興孝。教之以事長。便知興弟。豈有導之而不從

者乎。若只知峻法懲姦。而不以教化為先務。將見法令滋章。刑日煩而犯者益衆。其何以為政于國乎。蓋法禁于已然之後。而德施于未然之先。故武王於康叔。特惓惓焉。而凡出政臨民者。知所先後緩急焉可也

王曰。封。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武王又呼康叔說道。監古可以知今。化民莫先于德。若只知峻罰以齊民之俗。而不思尚德以革民之心。此末世之政。非先王崇本之

治也。在昔殷先哲王以德化民而導之於康乂。既有明效大驗矣。我今日代商而有天下。誠不可不監視其所為而法之以化民也。然以汝同有應保殷民之責。而且素知朕心朕德者。故於汝往治殷邦。不徒命之以謹罰而已。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源。然後于罰之行。用以濟乎德化之不及。上下一心。共知所監耳。汝宜體我法古之意。務以尚德緩刑為事焉可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不靜。是不安靜。戾字解做止字。迪是道。武王又說。上天以安民為心。人君受天命以君臨天下。必能安定其民。乃無負于代天理民之責。而可以免于罪罰。今惟此殷民甚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雖委曲開導。已經屢次。柰何舊習難變。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

上負天心之託。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天其罰殛于我。我何敢懷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於罪。過不在于極大。亦不在幾多。即至微甚少。也是上人失教之責。況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顯然著聞。上通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我所以汲汲然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政。期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蔽是斷。則是法。顧是省。瑕是瑕疵。殄是棄絕。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天下之事。以敬而成。以怠而敗。汝今日其敬之哉。夫為治當順民情。慎毋作可怨之事。謀必求其盡善。法惟貴于守常。更勿用不善之謀。非常之法。惟以古人之敏于修德者可法也。則斷以誠心而大法之。不始勤而終怠。不自安于小成。用此以

安定汝之心。不為邪說搖亂。用此以省念汝之德。不至公私間斷。用此以弘遠汝之猷。不狥目前之利而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敬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即可以長保其國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是今。惟命命字是天命。服命命字是君命。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今汝小子封。享侯國之奉而治一方之民。天命固所當保。君命尤所當遵。代君以安民。是即奉天以保國也。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至可畏也。汝其念之哉。務思盡道以保天命。毋以不善致敗。令爵土之封自我殄絕。而不能享也。況汝所服受于君的誥命。若明德。若慎罰。諄諄命之。不一而足。汝亦聽之審矣。宜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之命。尊其所聞。奉以

周旋。用以安治百姓。則君命無違。而天命永保矣。蓋天意君心。不過欲求百姓之安而已。汝小子其終念之乎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而叮嚀之說。明德慎罰之事。我既諄諄以告汝矣。汝往之國。不可廢了所當敬守的常法。聽受我所命的言語。而服行之。德務其崇。法務其守。用以安治殷民。則民安而天命亦安。方能以殷民世享其國矣。按武王告戒康叔之言。叮嚀反覆。極其詳盡。而大要不出乎明德慎罰之一語。蓋德為出治之本。刑為輔治之具。徒知明刑而不務脩德。則標準不立。無以為化導之機。徒務脩德而不知明刑。則科條不嚴。無以昭勸懲之實。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能使天下遷善遠罪。而於變時雍者。莫不由此。外是皆迂談也。法古圖治者。宜留意焉

酒誥

武王既封康叔於衛以衛地素染商紂之惡臣民皆酗酒敗德至於亡國故作書以戒之欲其禁飲以變俗史臣記其辭遂以酒誥名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是武王妹地名即商之故都衛地也穆是敬考是父肇是始毖是戒越是及元祀是大祭祀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淫湎敗德之汚其風尚熾今這土地人民皆屬汝管領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命宣揚於衆使都聽我教訓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為方伯衆邦皆在統理亦嘗憂其湎酒而毖戒之衆邦中有官之長為庶士及官之副為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不朝夕戒勑他說惟祭祀則

可用此酒蓋天始令民作酒只為郊社宗廟的大祭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飲為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考照臨之下其風俗人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之為害故也況妹邦舊染汚俗者汝可不明我大命以誥戒之乎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威是威罰辜是罪文王又告戒臣民說酒之為物用之而善則為祭祀所賴用之而不善則為禍亂所階我觀上天降威罰於人小之喪身大之喪邦大抵皆由於酒今夫修德勵行是庶民所以保身的道理君或心志荒亂而虧喪德行則天必厭之而覆敗其身家然考其喪德之故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做出許多不好的事來以至於喪身而不悟是彼之好酒之時即天心厭棄之日矣為民者可

不戒哉。奉法修職是諸侯所以保邦的道理。若小國大國的諸侯縱欲敗度而不修政事。則天必惡之。而喪亡其國家。然考其喪邦之由。也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造出各樣的罪過。以至於敗亡而後已。是彼之崇飲之時。即天意降殃之日矣。為君者可不戒哉。下而百姓。上而邦君。釁端禍本莫不因縱酒所致。則酒之為禍亦烈矣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年少之稱。有正是有官守的。有事是有職業的。彝字解作常字。將是將持。武王說。我文王於庶邦臣民。固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羣臣之小子年雖幼少。然各有是官守。即有是職業。或常於酒。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爾有官。恪恭乃職。無以飲酒為常而不戒也。及汝庶國之中。都當以此為戒。其飲酒惟當於祭祀之時。蓋祭有旅酬之禮。享尸之燕。於此雖可以飲。然飲之亦必有節。以德將持。無為麴糵所迷。或至於醉而內荒心志。外喪威儀可也。如此則庶幾能盡臣道而亦遠於酒禍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迪字解作訓字。土物乃土地所生之物。若五穀之屬。皆是。臧是善。聰聽是專心以聽。武王說。我文王不特教臣之小子。於民之小子亦進而教之。說道人情為逸樂所移便不曉得土物可愛。我民為父老的。平日常常訓導其子孫。使他勿趨浮末。專於勤稼穡服田畝。一意以此為愛。則心無外慕。善念日生。自然都以孝親敬上為事。不暇於飲酒矣。而民之為子孫者。亦當於此專心以聽信尔祖考之常訓。而服行之。蓋德之在今有日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者不是當謹的。爾

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行不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之。這便是能聽聽祖考之訓矣。夫四民之業。莫勞於農事。文王教西土。惟欲以土物為愛者。蓋人心無二用。所重在土物。自不遑於逸樂。惟耽樂之從。則視土物反輕矣。此聖王教民所以必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

嗣是續。純是大。肇字解做敏字。服是事。賈是商賈。洗是潔。腆是厚。武王教妹土之民說。爾衆百姓。每我非禁汝斷酒而不飲。但酒也有當飲的時節。如務農的能勤其四肢。嗣續汝股肱之力。大修農功。樹藝黍稷。不憚耕作之勞。奔走服勤。以事汝的親長。為商的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事商賈。以其所得。用為孝養父母之資。那為父母的見得你為子的這等勤生理。務本業。將來家計有托。甘旨有賴。必然心生喜慶。你到這時節。然後整治些豐潔的飲食。致酒燕樂于家庭之間。則既足以承父母之歡。又可以篤天倫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若沉湎自恣。不顧生理。直將貽父母之憂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有正是有官守。庶伯是庶官之長。典是常。羞字解做養字。耇是老。羞耇惟君是養老奉君。丕字解做大字。作是動作。介是助。逸是宴樂的意思。允是信。若是順。元德是大德。武王教妹土之臣說。汝妹邦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在朝的衆君子。當常聽我的教誨。不可有違。今我非禁汝等斷酒而不飲。但酒也

有常飲的時節。如國家行養老奉君之禮。必須用酒合歡。爾等若大能修舉此禮。遇鄉飲酒禮則執爵奉俎以養老。而能敬其所親。遇大慶宴會則稱觥獻壽以奉君。而能敬其所尊。由是承長者之歡而勸爾浹洽。享尊者之賜而情意流通。則飲食之間。無非至禮所在。爾雖既醉既飽亦不為過矣。又以事之大者而言。祭祀為國事之最大者也。汝若能常常反觀內省。在未承大祭之時。凡念慮營為悉合乎中正。而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大典。由是因鬼神之歆而膺飲福之惠。雖自助而用宴樂焉亦無害矣。若非養老祭祀。則斷不可崇飲以自暇自逸。汝羣臣能謹守我的訓戒。則不但從君之教而所以共臣職順天心者亦在于此。蓋人臣以勤事為忠。茲惟飲酒有節。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舉。信乎為王朝奉公守法之臣矣。天之所眷在德。

茲惟克慎于酒。則大德無虧。天必順之。可以長保其祿位而不忘在王家矣。夫能一謹酒而眾善咸集如此。為臣者可不勉哉。按上文武王於民。許其以孝養父母之時飲酒。此條於臣。許其以養老祭祀之時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通其情於法之外。是以其教不拂而能使天下易從也。非聖人導民之微權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是輔。徂是往。腆字解做厚字。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其効關於天命則甚大。昔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湎酒的諄諄然有訓詞教之矣。故凡輔佐文王於往日者。有邦君是分統方國的。有御事是分理庶職的。有小子是臣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不敢厚自奉養以致用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

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於今日能代殷受命以有天下。實毖酒之明效而文王之餘蔭也。夫酒之不腆。似與天命無預。然而敗德之原寔在於此。毖酒所以慎德。慎德所以格天。觀於紂以酗酒亡國。則文王所以興周可知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酒誥一篇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至於克受殷命是訓戒商邑的說話。自此以下至終篇是告康叔的說話。皆禁人崇飲之辭也。殷先哲王指成湯說。迪。畏是畏懼而見於行。天顯是天理顯然者。經是常。秉是持。帝乙是商後代的賢君。成王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畏輔相。棐是輔。崇是尚。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我周天命固受于殷。而汝所治又是殷民。抑知殷家所由興乎。蓋君道莫大于敬畏。敬畏惟貴乎躬行。我聞前人曾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的明命至重。小民雖至微難保。兢兢戒謹。以此為畏。然不但心存敬畏。凡一切見諸行事者。亦皆敬畏之所發。不敢有一些怠慢。其見於處已。則日躋聖敬。常其德而不為外物所變。見於用人。則克知宅俊。持其智而不為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這兩件都是人君最要緊的。湯能迪畏如此。則其垂統者無不善矣。是以後代為君為臣的皆有所取

法遵守。自湯至於帝乙。中間七王。皆是賢聖之君。莫不世守家法。都以天民所係至重。而成就其君德。又皆敬畏輔相。尊禮崇信。以共圖國政。而當時治事之臣。亦皆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盡道輔翼。責難于君以為敬。夫商繼世君臣同一敬畏。不敢自寬暇逸豫如此。暇逸且猶不敢。況說道他敢崇尚飲酒乎。此由湯貽謀之善。方能使後世君臣莫不敬畏如此。商之興。誠有所本矣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君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是畿內百僚是百官之僚屬庶君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服事之人宗工是尊官百姓是百官著姓于國的里居是致仕而居田里者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

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諸侯之長這都是外臣及王畿之內有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長有官之副貳有奔走服事之人有百官之尊與百官著姓於國退休於里居者這都是內臣凡此諸臣都不敢沉湎於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飲酒他有職事的勉於職事無職事的勉於德業也無閒暇工夫去飲酒所以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此所以不暇也當時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蓋由殷先王以迪畏存心故後世子孫法之羣臣法之此有商盛時遺俗之美汝封今往治商邑豈可不以是為法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後嗣王是商紂酣身是縱酒沉酣其身命是命令越字解做於字怨是作怨之事不易是不肯改易誕是大非彝是非法燕是安衋字解做痛字腆是厚無罹是不憂的意思武王又告康叔說道殷先哲王崇敬畏以奉天保民故能誕受天命歷祚久長使其子孫能世

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我聞其後代嗣王紂之為君乃不法先王敬畏持身縱酒以沉酣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凡所布的命令都昏亂顛倒無有顯然昭示于民者反將那酷刑暴斂結怨于民的虐政致敬而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之間只是大縱淫泆于禮法之外如作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無所不至以此心志溺于宴安把居上臨下的威儀都喪盡了故下民見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殷國

之將亡者紂方偃然肆于民上略無儆懼惟荒怠益厚于酒只圖逸豫為樂無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雖至殺身也不畏懼罪惡貫盈在于商邑雖國家滅亡亦甘心無所省憂弗共上帝之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有民心怨畔及羣酗腥穢之德聞于上帝於是天心棄絕商紂降喪亂于殷邦不少愛惜若此者惟紂縱逸失道自絕于天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惟殷人酗酒荒淫以自

速其罪戾耳人實為之矣何尤乎此可見天命靡常觀于商先王以敬畏而興後王以逸欲而敗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覩矣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監是監視撫字解做安字武王又呼康叔而叮嚀之說道我之誥汝既舉殷先哲王興王之由又指其後王覆敗之故諄諄告戒不厭

其煩者豈是好為如此多言蓋聞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蓋監視於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妍醜而已妍醜是一定的監之何益若監視於人則其行事得失何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殷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是以不覺其辭之多也

汝封其念之哉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是用力的意思毖是戒謹殷獻臣是殷之賢臣侯甸男衛是鄰國諸侯太史內史都是掌法的官百宗工是百僚大臣服休是論道之臣服采是幹事之臣疇字解做匹字圻父是司馬農父是司徒宏父是司空薄違是迫逐違命若保是順保萬民定辟是正經界以定法武王又告康叔說導民之道篤近而後可以舉遠由尊而後可以及卑而反身修德正己率人又為治之本汝今明訓戒于妹邦若殷之賢臣與鄰國侯甸男衛眾諸侯乃殷民觀望所係者固當用力以戒謹之使之崇敬畏而克慎于酒矣然此尚其遠者耳法行當自近始况汝之所友若太史內史掌法之

官及其賢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倡率須自尊者始况汝之所事若服休而論道之臣服采而作事之臣又可不預戒之乎等而上之况汝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司馬掌薄伐違命之政農父司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法之政位愈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己率屬以戒謹為事可也然此皆責之于人者也又况汝之身乃一國之所視効者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制欲務嚴沉湎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乎汝之教人者不徒以言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者不於其令而于其好矣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佚字解做失字執拘是械繫周是京師武王又告康叔說崇飲之禁固不可不嚴而其中

犯禁者情有輕重又不可不分別治之若或
有人告於汝說殷民有無故成羣相聚飲酒
的此等的民必是有所謀為朋興作姦宄之
尋常縱酒者不同汝却不可輕縱了他都械
繫來京我其殺之而不赦蓋人欲為不善最
患其黨與衆多則為害必大而酒食乃聚黨
合衆之資故羣飲者必誅所以遏亂萌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

迪是導武王又說商民之羣飲為姦者固當
執之而加以顯戮若是殷之諸臣百工素染
紂之汙俗而沉湎於酒者汝且勿驟用執拘
之例徑施殺戮之刑姑宜申明教訓許其自
新或示以羞耇餽祀之言或誘以棐恭助德
之事使之悔悟知所省改蓋沉湎縱飲以自
喪其德其罪止於一身與百姓之羣聚而為
姦惡者殊科且染惡素深未能遽變被化尚
淺情有可原故未可驟加之以刑戮此又視

臣視民之別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
乃事時同于殺
享字解做嚮字古字通用恤是愛蠲是潔武
王說不教而殺固謂之虐教而不改法亦難
容今汝於商之諸臣既告以羞耇餽祀之言
又誘以正事元德之實這是明明指示以嚮
往之路矣他乃不遵用我教詞而沉溺於湎
酒之故習不肯改變似這等稔惡不悛的人

惟我一人豈能復愛恤之乎彼既不能洗滌
其舊染之汚以自潔則與頑民之不服教
訓羣飲為惡者其罪同矣拘執之誅殺之何
足惜哉所以說時同于殺蓋惡其抗上違訓
所謂怙終賊刑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典是常辯字解做治字乃司是有司武王又
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司教者貴有常心行法
者須自上始若勉于一時而忽于持久或嚴

于百姓而畧于有司則教廢而民玩矣故我所示謹酒之教汝毋但聽受于今日而已當常常奉行遵守以化導陂邦的臣民不可懈怠然百官有司又庶民之所視効者必須先治有司使其禮法相守毋蹈沉湎之非斯下民有所觀法各相警戒以從上之令倘不能明勅毖之教舉賞罰之典以治有司而任其群飲則民皆相率放尤雖日頒條教以禁之而其沉湎于酒者猶夫故耳蓋上行下效捷

于影響先羣臣而後百姓此施教之序也汝封其終念之哉按酒誥一篇累數百言丁寧反覆以酒為戒禁之而不得至于用殺以威之何先王之為酒禁如是之嚴哉良以人之一心存敬畏則善心生好逸樂則非僻作而逸樂縱情之事未有不由於酒者人之飲酒其始或用之以合歡因之以暢意及其飲之而無節遂至耽好耽好而不止遂至荒淫小則敗德失儀大則喪身亡國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大禹惡旨酒伊尹儆酣歌皆防其漸也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梓材

這也是武王誥康叔之書因其中有梓材二字史臣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上臣字是國中羣臣達是通達其情大家是巨室下臣字兼庶民及大家言武王呼康叔

而告之說道欲治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為先務諸侯國中有大家巨室乃國人之所觀望不得其心何以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羣臣皆得以其情達於大家而後一國之中歡欣交洽無有抑遏而不通者矣諸侯有國受之天子天子為天下之共主上下不交何以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大家皆得以其情達於天子而後四海之內歡欣交洽無有阻隔而不通者矣若此者誰則任之惟是邦君藩

屏一方上焉有天子之當事下焉有大家臣
民之相臨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必使其情
通達而無間隔乃為盡職也邦君責任之重
如此爾小子封可不勉哉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
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是常越是發師師是相師為善的意思君
是正官之長旅是衆大夫敬勞是恭敬勞來
徂是往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歷人是罪人
所過知情藏匿資給者戕是傷人支體敗是
毀人生業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的道理
說汝若常常發令以曉諭羣臣說道凡我師
師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有正官之長有衆
大夫如或用刑皆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
曰民命至重不欲厲威虐以殺人也然以意
示人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爾為君者先恭敬
勞來其民常務哀矜慎重不肯輕忽但見三

卿尹旅往後都效君所為盡其敬勞之職
而不敢軟虐于民矣如刑辟之中有姦宄殺
人歷人的皆罪之大者有戕敗人的乃罪之
小者爾自今以往能于罪之大者察其情果
矜疑即宥而不誅許令自新則群臣見其君
之行事亦能宥夫小罪之可矜疑者以仰承
好生之德矣此可見清刑之源在上不在下
化恆之道以身不以言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啓是開監是監國即下邦君御事亂是治屬
是聯屬合是保合容是容蓄效是責效恬是
安辟是刑辟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
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
以臣者其治本以為民使俱得生養安全而
已考其命監之詞有云凡爾君臣無相與戕
殺其民使陷死地無相與虐害其民使被荼

毒至于人之寡弱者當哀敬之無敢侮婦
之窮獨者當聯屬之無令離散又推而保合
一國之民率由是哀敬聯屬之道而容蓄之
使人人各得其所焉其命監之詞如此夫先
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于邦君御事者亦惟
欲刑罰無濫務引誘斯民使其得遂生養而
不至窮困得就安全而不至顛危耳自古王
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爾今為諸侯以統
羣臣若過用刑辟戕虐其民而不思安養之
道則與王者命監之意相背矣尚務以德臨
民而無專用刑辟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是治敷是廣菑是去草萊疆是畔畎是通水
的溝渠塗塈是泥飾茨是苫蓋梓材是梓木
良材可為器用者雘是采色之名武王又告
康叔說為國之道就如治田造屋製器的一
般為之皆期於有成而後可且如治田的先
已勤勞用力廣去了草萊不使為禾稼之害
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溝渠
使足以備旱潦而後治田之功有成也又如
造屋的先已勤勞用力築起四圍的垣墻定
了規模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蓋
使足以蔽風雨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又如
把良木去製器用先已勤勞用力做一箇粗
樸又加些雕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
文質相稱足以備觀美而後製器之功有成

蓋武王除惡去暴如治田之敷菑建邦啓土
如作室之垣墉創制立法如梓材之樸斲皆
有已成之業可繼之功其疆畎塈茨丹雘之
事則在康叔善成其終不可變成規而隳前
功也故其告戒諄切如此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皆周臣進戒嗣王之詞簡編錯亂誤

綴于此先王是文王武王夾字解做近字享是奉承的意思兄弟是友愛的意思后是君式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周臣告君說道今我嗣王惟當曰文王武王深念藩屏之重盡勤用明德推誠加禮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方都相親近情誼不至于間隔其厚如此由是庶邦諸侯感發興起而敬奉其上其友愛之情就如兄弟凡遇朝覲會同之事各以其方而來箇箇都循禮守法無有不遵用

文武之明德者夫上以明德而懷其下下亦以明德而享其上先王之世上下相與如此今王嗣位不必他求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王無敢有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付是與越是及疆土是疆界土地周臣進戒其君說比先中國人民土地都是商家所有

商紂暴虐得罪于天于是皇天上帝鑒我周之德盡把中國的人民及其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使代商而有天下昔日商家之威轉而屬之我周矣嗣王可不思保守先王之業乎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字解做今字懌是悅先後是勞來的意思迷民是迷惑染惡的百姓周臣又說上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能用明德故耳今王纘承歷服治先王所受之民亦

當惟德是用不在乎法制禁令之末也彼迷惑染惡之民有忿戾不肯率教的則以德而和悅之使他都歡欣鼓舞樂于趨善有昏弱不能從化的則以德而勞來之使他都振作興起果于為善則百姓每都從服教化翕然有順治之風是先王所受之天命可以常保而在天之靈亦必安慰喜悅無復顧慮矣此化服殷民當法先王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已是語辭。監是視。周臣既告戒于君其意猶未已也。故又說凡我所陳用德的說話。王其監視于此。不可輕忽。蓋以諸侯者國家之藩屏。人民者國家之本根。藩屏既固本根不搖。則可以綿曆數于悠久。自今日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子子孫孫長膺保民之任其庶邦之丕享天命之眷綏雖萬年如一日也。我所祝願于王。如此而已。然則王可不監我之言

以為子孫久遠計哉。蓋古大臣之于君既告之以明德。又期之以萬年。其惓惓忠愛之心如此

召誥

昔武王克商欲建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召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既望是十六日。王是成王。步是步輦。周是鎬京。太保即召公。相是視。宅是居。越若是發語辭。朏是初三日月始生之名。經營是經理營度。史臣敘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王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

三日丙午至初五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事。雖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蓋周家舊都豐鎬。至於成王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故命周召經營而定鼎焉。宅中圖大之業實在乎此矣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是殷之衆民。攻字解做治字。洛汭是洛水之内。位是都邑的位。史臣記説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自戊申越三日庚戌。乃以已遷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基址皆平定矣。當其擧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之役力亦易辦。故就殷民已遷者役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翼日是明日。達觀是周偏觀視。新邑即洛邑。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偏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慎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郊是祭天地。社是祭后土。書是役書。邦伯是統率侯甸男服的諸侯。丕字解做大字。史臣敘説。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夫多寡。工程期限之類。作為一役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役書命殷衆。於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来從役。忘其為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是洛邑既成。諸侯来朝會時所獻的幣帛。錫是與。旅是陳。御事是左右治事之臣。人臣不敢直指君上。但言御事者。如今人稱執事

的一般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自公所出外取幣併自已告王的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於王而托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化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要誥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革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君身始此御事者之責也公其以吾言而達之

於王乎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都是召公警戒成王的說話元子指商紂說無疆是無窮休是美恤是憂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大國殷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遂改革了他所受的命

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王繼文武而受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元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乎於是又歎息說道王曷其奈何弗敬蓋紂惟不敬故天命去之今如何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持身修政之至要能敬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舍事事合宜然後民心悅而大命可保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是遠終是絕後王後民指商紂說瘝字解做病字籲天是呼天徂是往懋是勉疾是急速不可緩的意思召公又說今天於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之先代如成湯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豈不

能哀祈於天以保佑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後人紂之為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播棄黎老使賢智者退藏崇信奸罔使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苦虐政無所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亡求以自免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彼天陰騭下民見那四方之民無辜受害如此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故雖殷先王在天之靈亦不能挽回天意而眷顧之命昔在於殷者今改而屬於勉德之文武矣夫祖宗德澤之難恃如此王其可不汲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文武在天之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相是視迪是啓迪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之面是對越的意思稽是考若是順格字解

做正字格保是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天之眷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凝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夏之子孫于今尚存也乃桀為無道今遂墜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恃乎我觀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遂纘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命敷遺後嗣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于今尚存也乃紂為無道今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夫禹湯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可不慎哉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字解做幼字嗣是繼壽耇是老成的臣謀是度天是天理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耇之臣不徒隆以禮貌必倚為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盖這壽耇的臣閱歷年久聞見廣博於古昔帝王的道德可為師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當時親見的一般是固不可遺矣況又德盛智明凡運籌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能循理合天無一些出於功利的意思此尤不可遺也盖稽古則事有所證稽天則理無所遺若沒有這等的人啓沃于前則往古興亡之監上天精微之理豈能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為輔哉大抵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闊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疎故伊尹告太甲以先民時若為言成湯制官刑以遠耇德為戒皆是此意寔萬世君天下之要務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是期望之辭諴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碞是險召公歎息說道吾王雖是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為民主其責任至大可不勉哉盖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子之責矣王其大能諴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懽忻鼓舞無有乖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永保太平之業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撫之則后虐之則仇其心碞險而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至于失民者王必須以諴民為急務不敢視為緩圖時時顧畏那小民之碞險兢兢業業似登高臨深的一般則庶乎可以和民心而保天命矣

王来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是繼服是行洛邑乃天地之中故稱土中旦是周公的名時字解做是字配是對乂是治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於新邑昔者王方幼沖猶可委政于大臣今洛邑新成王年既長來此繼天為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討須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

于此中土以總攬萬幾不可專倚恃臣下而自處於逸也此非臣一人的意見旦亦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付託中為百神之主宰下為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蓋將自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羣稱殷禮以享荅神祇宅中圖治以誠和萬民旦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纔是

極處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不可不加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御事是治事之臣比是親近介是副貳節是制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說王今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然化民當自臣始使有位者先抵冒法禁而不忌則何以令民哉今殷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周之臣習於教

令王要先化那殷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親近副貳耳濡目染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進於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蕩忘返目見正事久之將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先王轉移民俗之善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是處所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視效要

化服那般之臣必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隳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召公進誥至此凡三言敬而意愈懇切即周公言所其無逸之意君人者宜致思焉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監是視以為法戒服是受延是久墜是失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若二代之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戒如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敷虐得罪于天乃早墜失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沈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

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夫桀以不敬而亡夏紂以不敬而亡商周監於二代至於幽厲又以不敬而滅亡千古興亡如出一轍自周而後雖百世可知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嗣是繼。二國指夏商。功是有功德之君。初服是服行政教之始。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天眷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為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祗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

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可不謹哉。蓋繼體守成之君。每以天命為可常。祖宗德澤為可恃。多不能修德以致亂亡。故召公之于成王。告戒如此。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初生指人幼年說。自貽是自家遺下的。哲命是聰明的天性。召公又嘆息說。今王初政。不可不謹。譬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那初生幼年的時節。能習於為善。則知識聰明自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是自家遺下來的明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謹於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賢聖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王自勉而已。我看如今的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

矣。轉移天心。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為急務哉。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是居。肆字解做今字。疾是速。祈是求禱。召公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為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民

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心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蓋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人君欲天命之永久惟在以德祈之不在乎禱祀以徼福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淫是過彝是常法乂是治若是順召公又說德為化民之本刑為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

綏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為不法說他頑慢弗率難以德化遂果於誅戮而一意用刑以成之蓋民心至愚而神順之則治逆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他為善則民心未必服從惟躬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然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為哉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德元是君德首出于天下刑是取法的意思越字解做於字顯是明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乃可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然立于萬民之上就似高出一頭的一般則王之德足以為天下法矣將見那百姓每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人則吾王之德昭著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誠小民而

祈天命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是君臣勤恤是憂勤其是期望之辭式字解做用字勿替是無有的意思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餘年殷有天下六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要失

乃有殷之歷年務期無夏商之歷數而有之可也然欲歷年長久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愛恤。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命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于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是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殷之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的民。保是保守。受是順受。末是終。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道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向背者也。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無有不遵奉法紀服行教化者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又臣民所視效。尚當益修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於後世而無窮矣。我今取幣及書以陳于王豈敢以此為勤勞哉蓋王來洛邑必有祭祀以祈天命之永故我敬奉此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不曰祭祀而曰能祈天永命者蓋祭祀乃祈禱之文惟能自敬德之君斯能感格天心膺受休命乃祈禱之實故召公于篇終深致責難之忠如此。按召誥一篇拳拳歷年之

久近。反復夏商之廢興。不惟其終。惟其始不惟其身惟其子孫。為國家慮可謂長遠矣。然究其指歸惟以誠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民之本。丁寧告戒不越乎敬之一言。此繼體守成之君所當深思而力行也

書經直解卷之八

書經直解卷之九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於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辭為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以下三節。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于成王的說話。復是復命。子明辟是指成王。史臣記說

昔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當以作洛之事。委之於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於子明辟。蓋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其報命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是周公形容成王謙退的意思。及是與知。基命指營洛之初說。定命指洛邑告成說。皆言天命者。重其事也。胤是繼。保是太保召公。洛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沖退託。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於是繼太保召公而往大相視於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去處。

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圖大之業。皆始于此。所以說其基作民明辟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是三月十二日。洛師。猶言京師。河朔黎水。是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澗瀍。是二水名。在今河南洛陽縣。食。是食墨。凡灼龜必先以墨

畫於龜殼之上。看灼時所裂之舌。正食其墨。便是吉。不食其墨便是凶。俾是使。圖是洛之地圖。獻卜是獻其卜之兆辭。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於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的去處。較民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卜瀍水之東。以為下都安插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

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於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這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禮周公之禮。匹是配答的意思。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人是成王說自己及周

公。貞字解做當字。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答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於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相視洛邑。經營安處臣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定了都邑。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計。

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敬承休命於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以下九節。乃洛邑既成。周公將迎成王於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肇是始。稱是舉。殷是盛。咸秩是次序而祭之。無文是祀典所不載

者周公說王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王其首舉盛禮必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都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是整飭的意思周公說王宅洛之初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敢專者故我整飭

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示其意說是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精白一心以聽王教詔之詞可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記是紀錄功宗是功之尊顯者元祀是祭祀之首篤弼是厚于輔君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告

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於冊籍他日舉大烝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為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視是大示功載即上文紀功的冊籍教是

上行下效的意思工是百官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眾今王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眾人每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於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忘私徇國而一出于公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於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倣效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係如此可不慎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敘弗其絶

孺子指成王朋是比黨的意思灼是燒灼敘
是次第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
王於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嬖倖親故而少
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則自是以往百工互
相倣効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一般雖燄
燄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
滅矣循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
勝言如此王可不防禁於未然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
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彝是常道周工指宗周從行的百官
嚮是趨向即是就明作是精明振作惇大是
惇厚廣大裕是寬裕有辭是有聲譽周公又
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其順行常道如綱
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政紀綱
一一振舉當常如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

任使的人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不
要參用私人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
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圖勵精之功惇厚博
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舉而新政
有光永有休美之聲於後世矣按周公明作
惇大二語最為切要蓋天下之治常壞于因
循廢弛而尤忌于煩瑣紛更故明作惇大二
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事修廢舉墜而
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為惇
大事事提綱挈領而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
靜寧一何害其為明作故皐陶言率作必言
慎憲箕子言三德兼言剛柔正與周公之意
相合皆所謂深識治體者然二者又當審時
度勢斟酌變通又不可執一論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是不能已的意思終是成就周公既歷告
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說
我周基業開創始於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

此大業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力以圖其
終凡所言治洛的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
永而文武之業成也吾王可不勉哉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
這是言統御諸侯之道百辟是諸侯享是恭
敬奉承的意思多是重儀是禮物是幣帛役
是用爽侮是差爽僭侮周公又告成王說諸

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也有不誠
實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存敬謹自
然清明洞達曉得那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
得那不誠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儀不重
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雖車馬充盈玉
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做不能享上惟不能
用志於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效尤說道
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
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侯度不脩所行的政

事必至於差爽僭侮毀壞王法而為叛亂之
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
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
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
此言教養萬民之事頒是布不暇是汲汲不
遑的意思棐是輔蘉是勉字敘是有次

序正父指武王以其有匡正天下之功故稱
正父戾是至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
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之所汲
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
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於此不能勉勵
則民彝泯亂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
父武王能行此道而我嘗率之以服民者汝
必篤敘汝正父武王之道使之益厚而不忘
有序而不紊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亦不

敢廢汝之命矣。盖武王殁我能守其道如武
王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者王能守其道
如我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
於勉與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自
此以後將退休田野。只講明農事。以遂歸老
之志而已。汝若於彼洛邑果能盡心教養和
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無遠而不
至矣。夫周公期勉成王。前言若彝撫事如予。
此又言篤敘正父。罔不若予皆不嫌于自矜

者。盖成王親政之初。若稍有更張。必至于變
亂成法。安危之機。所係甚重。故諄諄訓戒之
伊尹復政太甲。亦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古
大臣愛君無已。其言類如此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沖子
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這是成王留周公的說話。明是顯明。保是保
佑。稱是舉。和是不乖。恒是可久。居是安。師是
衆。成王答周公說。予以幼沖踐祚賴公明白

保佑之。不惟啓迪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力
如法祖奉天治人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
公歷歷稱舉以誨我。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
揚文王武王之光烈。持盈保泰奉答上天之
眷命。教養四海的人民。使皆和而不乖。恒而
可久。以安此衆庶於洛邑。此皆予小子所不
能及。而公一一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是厚。宗即上文功宗。將是大。承上文說。政

莫重于報功。公則誨我惇厚功宗的大禮。凡
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以功之最
尊顯者。爲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於
祭祀。公誨我首舉祀神的大典。雖祀典不載
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這都是
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
如此。其可遂有明農之志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作猶言旁行，是上下四方。無所不徧的意思。穆穆是深遠。迓是迎。衡是平。不迷是不失。毖是謹。成王稱美周公說，惟公輔我冲子，既討叛伐罪以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昭明光顯於天地之間。勤勞施布於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塞。穆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迎迓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件件修舉，無有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

藉如此。我冲子更何所作為，只是早晚閒謹毖，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予方仰成于公，公其可以遽去哉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是輔。迪是啓。篤是厚。成王又說，公于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詔之益。以其功績而言，所以輔助啓迪乎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去，則棐迪之責，將誰賴哉。須要舍明農退休之私，為國家久遠之計。所以棐迪我者自始至終，無不如是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以下，成王在洛邑留周公治洛的說話。予小子成王自稱。即辟是就君位。周是鎬京。後是留後治洛。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呼而告之說，洛邑已定，禋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子其退而就君位於鎬京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初周

公作洛，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以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故身歸於周以重根本，而留周公治洛以定新民，兩都並建，大業永固矣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迪是開。亂是治。宗禮即功宗之禮。敉是安定的意思。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開治，已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為冠。但新邑初定，記功之命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
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為缺典公必
勉留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
迪是啓將是大後與上命公後後字同監是
視効的意思受民指殷民說四輔猶言三輔
是藩衛的意思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
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與

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
師工効職於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於職
業可也蓋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於天
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於德義安於法制則
殷民安主識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
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是止將是奉行的意思斁是厭康事是安

民的事替是廢刑是儀刑成王于將歸之時
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於此以治洛我
則往歸於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
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能
係屬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
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是困我矣公慎
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周望治之心甚
切其於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在
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

以儀刑士師工者則百僚競勸庶績咸熙不
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
公之餘澤矣倘委而去之則上下將何所恃
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以下是周公許成王留後治洛的說話來
是來洛邑承保是承王命以保民越是及烈
考指武王弘是大責難於君叫做恭周公因

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說。王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於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民之責雖任於我。而保民之本實係於王。故我將大責難之義。以啓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惇是厚。典是典章。殷獻民是殷之賢人。新辟是新君。恭先是以恭敬倡率後人。時字指洛邑說。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于王者。蓋以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洛邑。盡所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至遏佚。殷之賢民。前代所播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而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為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又說王其自此洛邑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賢人君子又足以澤潤生民。萬邦之大咸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責難之恭所不容已者。王其圖之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是衆大夫。篤是厚。師是衆。孚字解做信字。孚先是以誠信倡率後人。考是成。昭子指成王。猶言明君也。單是盡。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予旦敢率此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效職于洛。以篤厚文王武王已成的功烈。使之永乂而不替。用以慰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為我周後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義刑。使言行政事

皆可為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予之所欲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終辭哉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伻是使。毖是戒飭。寧是慰安的意思。秬是黍米。鬯是鬱金香草。古時以墨黍為酒。黄鬱金和之。使其氣芬芳調鬯。故謂之秬鬯。乃用之以祭神者也。卣是中尊。明是潔。禋是敬。史臣

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誥戒殷民。因以秬鬯賜周公。禮數隆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戒勅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於公。以示隆重。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持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是進。爵飲酒。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禋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予豈敢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恩之所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禋祭於我文王武王。予以為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已。其謙不居功。孝不忘本如此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惠是順。遘是遇。猒是飽。引考是長壽。周公祭於文武。其祝禱之詞說道。今王一身所係甚

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默佑之。夫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纘承先業而無失德可焉。福莫大於康寧。願默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令遘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焉。子孫者。王之亂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猒飽祖德。亦如王之篤敘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夫周公雖祝頌成王。而寓規諷之意。忠臣

愛君之切如此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伻是使。承是聽受。敘是教條次第。觀是法。予指成王周公既述為王祈禱之詞。又丁寧說王遣使毖戒殷民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身則徒法何以自行。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於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于勿替矣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以下是史臣記當時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留洛之始終。烝是冬祭名。騂是赤色。逸是史逸。王賓是助祭諸侯。殺是殺牲。格是至。太室是清廟中央之室。祼是灌酒于地以降神。史臣記成王於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事告于文武文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武王之前亦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太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名逸者所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重其事也于時諸侯為賓於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瓚酌秬鬯之酒灌於地以降神其舉行祭告之禮如此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上文言烝祭之日與祭告之事作祝之人而未明言為某月。故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祝冊以告神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輕於付託耳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不曰治洛惟七年而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

以洛邑之地與洛邑之民皆是文武所受於天故保其地與民即所以保其命耳周公留洛之始末如此按洛誥一書所言皆治洛之事周公於成王則勉其宅中圖治而成王業之終成王於周公則望其留後輔君而釋明農之志君臣交相責難詞旨懇切而於誕保殷民之意則篇中尤惓惓焉宛然明良喜起之氣象成周有道之長豈偶然哉後之君臣宜知所取法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此聽政之初乃總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史臣記其事因以多士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是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稱商王士者貴之之辭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懼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無非定其反側之心誘以從善之利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弔是恤旻天是上天之通稱王罰是王者所奉之天討勑是正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毋懷反側不肯順服蓋未知國之興喪非人所能為也昔殷紂暴

虐不為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斃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弋是以生絲繫矢而射鳥蓋有心取之之意畀是與允是信固是保護的意思弼是輔王

命又說。肆爾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僅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殷命。盡栽培傾覆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乎不肯保固殷家之亂矣。所以眷求明德。而輔弼我周之治。在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為。猶言秉彝。是民之所秉持作為者。王命又說。天之與民。勢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因

者。今天不與殷。于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為者是也。觀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凛然其可畏哉。爾多士其畏天之威可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是導。逸。是安。適。是往。降格。是天降災異。嚮是意嚮。庸。是用。辭。是矯誣之辭。元命。是大命。王命又說。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爾多士未釋然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然安逸莫如為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己自修。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自趨于危。不肯往適于安逸。其昏德如此。上帝猶未忍遽絕。于是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使知恐懼修省。桀乃猶不知警畏。不能敬用

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有日亡乃亡矯誣上天之辭。天用不善其所為。弗念弗聽。遂廢其大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矣。夫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觀有夏喪亡之故。則殷之喪亡豈非天哉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是治。天既致罰于夏。念民之不可無主也。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威命。爰革夏正。以有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

也于是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向治區畫
乎四方煥然綱紀法度之一新焉此商之興
實仰承天眷而非私也知商之興則知周之
所以興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恤是勤恤殷之有天下不獨成湯能盡開創
之道自成湯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
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敬乎神蓋成
湯能顧諟明命罔不祗肅其明德恤祀之家
法子孫世世守之不敢失墜創業守成相授
一道如此殷之享國長久豈偶然哉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丕是大乂是治失帝是失上帝之心澤是德
澤承上文說殷王惟明德恤祀克享天心是
以上天眷命既大建立以定其天位又保佑
以治其國家使王業長安國祚綿遠其得天
如此然殷王亦兢兢業業惟恐失了上帝的

心無不求賢輔治以撫安萬姓務使德澤之
流無所不洽有以配天之廣大也夫上天之
眷命既隆先王之修德彌謹商業之永不亦
宜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是紂天顯是天之顯道祗是敬畏王
命又說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何至于
亡今後嗣王紂乃昏迷失德大不明于天道
天道且不能知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邦家
而思所以效法之乎蓋商王沈湎暴虐大肆
淫泆凡慢天殘民之事無所不為其于天之
顯道民之祗畏有不知其為何物矣惟不顧
天顯所以不明于天道不顧民祗所以不念
先王之勤家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紂既不顧天顯民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故
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使其

國亡而身𢦤實自作之孽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祇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畀。天之可畏如此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辭是討罪之辭。王命又說。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之罪而罰之。是謂師出無名矣。況紂為不善惟日不足。其罪惡貫盈有難悉數者。我周實肅將天討奉辭以伐之。豈有私意于其間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是善。帝事是天之所為。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爾殷遺多士昔紂不明厥德天降大喪。然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誅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肅將帝命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割是斷絕。勑是正。上帝有命于我周說道。殷王不明德。爾往斷絕其命。故我不得不興弔伐之師。戡定翦除告其勑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事指割殷之事言。不貳適是專一的意思。承上又說帝命割殷而我勑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夫我周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在。孰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斷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貳于帝。殷豈能貳于周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洪是大。度是法度。動是遷徙勞動的意思。王命又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之情。說道爾多士有怨于我。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耶。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遷爾計也。及三監倡亂。武庚蠢動于方說曰

惟爾衆助虐大爲非法而思以遷之故今日
之事非我故欲勞動爾有衆其實變自乃邑
自作不靖蓋法所必遷者予亦不得而私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即是就戾是禍采上說我之遷爾非特以叛
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殷邦屢降大戾紂既
以無道而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是殷之故
墟習染惡俗邪慝不正屢遭天罰不可復居
故使爾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時字解做是字西是洛邑以在殷邦之西故
曰遷居西後是後命周公又傳王命以告多
士說猷告爾多士我以殷邦屢降大戾故遷
爾來居于西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故爲
勞擾蓋天降大戾于殷汝等內懷二心不順
於我予恭承天命遷爾等於近郊使各得舍

舊圖新爾之居洛必去其反側動搖之心毋
違越乎天命可也苟或違越天命朕不敢再
有誥戒之辭且以刑罰加爾是爾自取罪戾
不可有怨我之心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冊是簡冊典是典籍王命又說爾等既爲殷
之遺民豈不知爾殷之故事殷之先人有冊
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如所謂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帝用不臧式商受命者皆爾

所習聞也夫周之革殷即殷之革夏爾何獨
疑于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迪是啓迪簡是簡拔服是列天邑是商邑尊
之之辭率是循矜是憫王命又告多士說爾
等知爾商非不革夏之事而猶致疑于今者
我想爾等之心豈不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在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拔用雖革命若商而用人則不若商也孰知天命有德非人君所得私予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非故離逖爾士也正冀爾率德改行以為可用之地予惟循商家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耳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也爾何為有怨望之心哉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是國名與管蔡霍皆武庚之黨降是不盡法的意思猶今言降等四國是殷管蔡霍也比是親比宗是宗周遜是遜順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朕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邪慝不正移爾遠居于洛密邇王家以親比臣服我宗周與周之臣子朝夕相觀化悍逆之習為遜順之美是昔日之遺黨餘孽乃今日之善士良民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矣今乃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申是申明賓是賓禮周公又傳王命說告爾殷多士今予惟大降爾命不忍殺爾故申明

此命以告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豈好為多事也予惟以四方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遜順之美豈可無安居之地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為哉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土是田業寧是安幹是事止是居承上說我

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使爾于洛邑之中有可耕的田土、有可為的事務、有可依的居止、今為爾計當一心嚮化盡消其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穫、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棲息、宅洛之利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畀是與、矜是憐、不啻猶言不止。如此、承上文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為天所福、天將畀與而矜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安享福祿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為天所禍、不止家室竄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有所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宜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是四井之地、指多士所居說、幹是子孫承繼的意思、年是壽。小子指多士子孫說。承上又說、爾多士若于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得居爾之邑以安其身、又將承續爾居以保其子孫、不但此也、且爾之身有營為于斯、有壽考于斯、都樂業安生以享太平之福矣、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為起家之始祖、又何幸如之、夫以爾遷居之利如此、可不勉思敬慎以保固身家于久遠哉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下當有闕文、言是總指上文的說話。周公傳王命於篇終、告多士說、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反覆丁寧、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為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于無窮也。我為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為謀耶。按武王一著戎

衣。天下已定。殷民乃復思其先王之澤。三監構隙。即皆蠢動。周公遷之于洛。又告諭再三而後定。可見殷之得人心也甚固。周之定王業也最難。然則固結人心。保守王業。乃有國家者之要務也

無逸

晏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成王以冲年即位。周公恐其耽於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惓惓以

法祖恤民為言。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指人君而言。所是處所。如人住處一般。禾初種叫做稼。既斂叫做穡。小人之依。指稼穡說。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嘆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幾。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須要把憂勤敬謹為安身的處所。動靜食息。常在于是。不可暫時離了他。這纔是所其無逸。然無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如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那農夫每。祁寒暑雨。霑體塗足。自耕耘至于收獲。受了許多辛苦艱難。纔能飽食煖衣。仰事俯育。有安逸的時候。知此則知那百姓每倚靠稼穡為生。而凡所以重民之事。卹民之苦。自有一日不容少懈者矣。此人君無逸之先務也。蓋繼體之君。坐享成業。以崇高為得

肆。小民為可輕。多縱情逸樂。而鮮能令終者。故周公於成王。惓惓告戒如此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相是視。小人是小民。諺是鄙語。誕是妄誕。否是不然。侮是輕侮。昔之人譬如說先年的老人。指父母說。周公又說。我觀那田野小民。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受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

飽煖安逸。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今日之安樂由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恣。取快目前。習為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為妄誕。凡所行的事都不依法度。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說道比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都不肯安樂受用。徒自勞苦而已。小民之無忌憚如此。夫此小民。出自農家。只為不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放誕。欺侮父母。況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豫樂之事。又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則必以逸樂為無傷。以祖宗為不足法。喪亡之禍。寔基于此。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是殷王太戊。天命。是天理。自度。是以法度檢律其身。周公舉昔之賢君能躬行無逸者。以告成王。先嘆息說。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未有好逸樂而能壽者。我聞在昔殷王中宗。其處己。則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着規矩。其臨民。則祗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修己治民。始終一於敬如此。所以他精神氣血收斂完固。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脈亦賴之以永延。至於享國七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是殷王武丁。舊。是說他未即位時節。暨字解做及字。亮陰。是居憂之所。雍。是和。嘉。是美。靖。是安。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高宗武丁。當其未即位時。其

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憂勤乃使他久處民間與那小百姓每同事勞苦。凡稼穡艱難閭閻困窮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年之久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慎重而不言所以能察下情明習國事。一有號令條教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又且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心只以治世安民為務。故能使殷之天下蔚

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然于休養生息之內。既極其嘉美又極其安靖也。于時萬邦之民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莫不歡欣鼓舞無或有違背而怨謗者。夫能勤政則收攝精神既有保壽之基。能和民則導迎善氣又有長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十有九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是高宗之子。祖庚之弟。舊為小人亦指未即位時說。保惠是保安惠養。鰥寡是窮民。侮是輕忽。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還有祖甲。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一向與小民出入同事。經歷艱苦。其後起來即位。深知小人之依全在稼穡。因此切于愛民。於天下的百姓都要保安惠養使之各安田里。不肯橫

征暴歛以戕害之。其間有鰥夫寡婦人所易忽者。尤加憐卹。不敢輕侮。其敬事勤民之心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內有以養壽源。民物太和。外有以延國祚。故祖甲享國至于三十三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夫壽乃五福之先。人主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觀殷之三宗。其享國長久皆以憂勤敬畏得之。則祈年永命之道固在修德而已。人君可不知所法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時字解做是字指殷三宗說耽是過于逸樂的意思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為王者都少長富貴生來便就安逸惟其生而安逸不曾經歷田野出入民間于農家稼穡艱難之狀一無所知于小民經營勞苦之情一

無所聞其所聞見都是耽樂之事凡聲色遊田可以適情娛志者無所不為內伐性真外促國脈故自三宗之後都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所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憂勤者之必壽縱慾者之必夭則豈肯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周公此言

至為明切可見古之大臣既願其君之聖賢又祝其君之壽考其忠愛無已之心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抑是謙抑畏是謹畏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宗為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盛德其心能自謙抑貴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天命下顧民嵒不敢有一

毫放肆蓋人君惟不知謙抑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謹畏必至于怠荒此逸欲所自生而敗亂所由起耳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是服用儉薄即字解做就字是專心幹理的意思康功是安民的事田功是務農的事周公又說我周以艱難創業至于我皇考

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難。自家的服用件件都裁損簡約。凡奢靡華麗之事非惟不肯為亦且不暇為。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每強不凌弱眾不暴寡箇箇都得以相安。制田里。教樹畜使百姓每盡力農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箇箇都得以相養。蓋人君若厚于奉己則必緩于為民。文王務損上而益下。此所以為至德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都解做美字。鮮字與先字同古字通用。昃是日西的時候。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不察下情所以把百姓的事不肯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寬厚慈仁藹然而可親。柔到箇盡美處。以言其德之恭則謙抑祇慎肅然而不放。恭到箇盡美處。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小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憫卹。凡施惠周給必以為先。以此等窮民皆天民之無告者故發政施仁必先及之也。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就是當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每家給人足懽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夫崇儉素恤困窮勤政事這都是無逸的道理。然惟創業之君深知小民之艱難乃能兼盡如此。此周公所以備述文王之事為成王告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是盤桓不舍。遊是遊幸。田是田獵。受命是為諸侯。中身猶言中年。周公又說。遊幸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為樂。而至于縱欲妄費者有之矣。文王未嘗不遊田然自省耕省斂之外。未嘗

敢荒於遊自蒐苗獮狩之外未嘗敢荒於田兢兢業業若有所禁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撙節賦斂自然輕省其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横斂於民焉夫文王不以逸欲病民如此則既能持己以培養其源又能恤民以凝固天眷故其受命為諸侯時年四十有七其後享國至五十年壽數最高而享國最久此文王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是法其字指文王說淫是過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遠有所慕惟取法我周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德澤深厚而享國久長此乃家法所存子孫當世守而勿失者王必以此為法則凡觀逸遊田之事雖不能盡無皆當有節度而不可過如觀以察災祥必思戢物之當戒逸以節勞瘁必憂聽政之或妨遊以省耕斂必不敢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必不敢非時而輕動則四者無淫縱之失矣四者既省國用有常故萬方之民每歲貢賦惟取正數之供自正數外別無分毫科派以厲民必如此方為善法乃祖以盡無逸之道也夫觀逸遊田之不敢過是嚴于檢身的事萬民惟正之供是寬于賦民的事然必上無過動而後下無濫取若人君出入起居

稍不中節則未免勞民傷財而暴斂横征亦將無所不至矣此恭儉而取民有制所以稱為賢君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是禁止之辭皇是自寬假的意思訓是法若是順則字也解做法字愆是過酗于酒德是縱酒的凶德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祖須要常存儆戒之心毋自寬假說今

日且為是耽樂也無妨害殊不知人君一身皇天監臨之于上萬民瞻仰之于下事事都要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是在位之人都效法此等過逸之行如商紂酗酒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為酗酒之凶德蓋上行下效其機如此吾王其以此為戒無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酗于酒德哉夫周公告成王既舉文祖以為法又指商受以為戒皆自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警動成王之意切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胥是相惠是順譸張是誑誕幻是變亂名實以眩觀聽的意思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聞古時人君德業已盛宜無待于良臣之輔助矣然當時為臣的猶且慎防逸欲之萌不忘忠益之獻相與陳謨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竭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成就之夫古之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違悖自然公足以服羣情明足以燭姦佞當時之民箇箇循法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誑誕變名易實倡為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為消長人君能任賢納誨上下交相飭勵則正氣充實邪說無閒可乎自然之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親正人聽忠言以求盡無逸之道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指上節古人聽言之益說訓字刑字都解做法字否是不然的意思請神加禍于人叫做詛以言告神叫做祝周公戒成王說我所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在今日所當效法者

王若于此不肯聽信無受言納諫之誠則在
位的臣亦皆互相倣效而不盡忠規諫君闇
臣諂邪說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
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最便於民
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
之所便也其君殘忍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
以行其暴虐之政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
便也其君奢侈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以遂
其貪求之志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那百姓

每必以上之所為為不是其心裏必違悖而
怨恨再有不然其口裏必詛祝於神明為人
上者使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者
矣夫不聽臣下之忠言其弊至于如此治亂
存亡之機所係甚大吾王其可忽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兹四人廸哲

廸是蹈哲是智廸哲是實能行其所知的意
思周公又歎息說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
為難稼穡乃小人之依人君既知之則必為
之經營措處使小人各得所依方是實蹈其
知者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
周文王這四君皆身處崇高之位而察見民
情之隱于稼穡艱難之事不徒明足以知之
又能兢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或治民祗懼
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鰥寡或咸和萬民是實
能蹈廸其明哲以盡無逸之道者也吾王可
不知所法乎蓋人主既有仁心當行仁政故

聞人之寒則衣之聞人之饑則食之然後民
被其澤不然則是知其饑寒不與衣食民何
賴焉這廸哲二字又無逸之綱領人主所當
深思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怨是怨望詈是罵詈皇字解做大字愆是過
允是誠含是藏周公又說小民至微而可畏
人君若非實心愛民未有聞怨詈而不怒者

三宗文王能迪知小民之依惟恐已有過失民不安生其或有人告他說小人有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身於人所誣毀之言安而受之說道這本是我的過愆非彼妄言也蓋三宗文王之心只見得人君為民父母但有一夫不被其澤即是自己的愆尤故以敬德為己任過言為己責是其心誠實如是非但勉強隱忍其怒而不發也自古賢聖之君其厚于責己誠

于愛民類如此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字指上文迪哲之事說辟是君綽是大叢是聚周公又說三宗文王皆迪知民依故不暇責小人之怨詈而益敬其德王于這迪哲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的不是不能反躬自責則小人乘間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架說

小民怨汝詈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為德今既聞謗言而輕信便是不能長念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亂罰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下之人受禍不同同歸于怨都叢集于人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蓋人君與民一體民有怨詈但當引為己責不可歸罪于民引為己責則必能修德以和民歸罪于民則憤戾愈甚而民心

愈離將至于不可收拾矣故衛巫監謗而召公以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有見于此君天下者鑒之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監是視以為法戒茲字通指上文說周公于篇終又歎息說道我所陳這一篇書法戒大備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當以為法如後王商受之昏暴當以為戒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監視之也按無逸一

篇以知小民稼穡之艱難為綱領以崇儉素節逸遊聽忠諫遠讒邪守法度容誹謗為條目。周公雖為成王而發其實乃萬世守成之龜鑑。保邦之藥石。故唐宋璟手寫為圖以獻。宋仁宗命大書於屏間。可見賢臣之納規。明君之鑒古無切于是書者。所當詳覽而熟玩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書經直解卷之十

君奭

成王時召公為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老而歸周公留之反復勸諭謂大臣當輔君德以延天命固人心不可求去。史臣記其語。因篇首有君奭二字遂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是尊敬之稱奭是召公的名古人尚質相語只稱名弗弔解做不恤。棐是輔佑。忱是誠信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成身退固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大臣徇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憫恤降以喪亡之禍已墜失了天命。於是我周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然天命無常可受也亦可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常信於休美決可以保於無窮這箇我不敢知若

天於冥冥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却
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於不祥這箇我
亦不敢知但我等身為大臣誼同休戚今日
只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
以自遂其私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指召公時字解做是字越字解做於字尤字

是怨後嗣子孫指成王說遏是絕佚是墜前
人指文武說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道天命
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
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說輔王以誠小民而祈
天命是惟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然豈
惟君有是心我亦嘗思之當今之時萬邦
咸休我民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保矣
但民罔常懷天無常親今日之眷命焉知他
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之
命為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之威罰于民罔
尤違之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蓋天命人心去
就難必其機實在于人使朝廷得人為輔則
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永孚于休矣朝廷輔
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於不祥
矣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繫非細故也
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
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畏民碞乃
或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

當此之時君為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
豈可謂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周公
言此以見國有老成乃社稷所倚賴而在老
成之自處尤當以愛君體國為忠有不容恝
然舍去者所以挽留召公之意至懇切矣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

諶字解做信字經歷是踐行不違的意思恭
明德是敬天敬民顯明之德周公又說上天

於我周既降此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斁寔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興而後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於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墜失其命而不能長保者都只因無賢臣輔佐其君孤立于上所以把前人敬事天顯顧畏民喦許多光明的大德都棄之而不能遵行絕之而不能嗣續由是天心厭棄卒踣於喪亡之轍耳向使輔助得人則天

命豈遽棄之哉觀此則召公當此時不惟義不當去蓋亦有不忍去者矣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旦是周公的名。正是正君。迪是啓迪。施是付與的意思沖子指成王說周公自敘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匡正乃可以紹前烈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德者能之在今予小子旦德業聞望素不能過人非真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以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的大德朝夕開導而付與我沖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一一皆遵守文武之家法庶乎前烈益以焜燿而不至於遏佚耳蓋君德者保命之本老成者輔德之資故欲天命之固不可不延世德欲君德之正不能不資老成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道是為臣的道理寧王是武王。延是長久釋是舍去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在我有當盡的道理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其承厥志既以德而凝固之則繼志述事固後嗣之責也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沖子自今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的命天不容舍之而他歸則我周大業永永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輔君以延世德而

凝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當同盡此道。豈可堅欲求去使後人遏前光而墜大命乎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太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商時伊尹為此官。周公又呼召

公說。我曾聞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當其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救民。其德澤廣被與天之無不徧覆一般。成湯既往。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成湯之顧託。以元老舊臣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王業賴之以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同心夾輔。勸太戊以圖政修德。灾祥桑之異。孚格於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左右王室。而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即高宗舊學之師。皆能世効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夫商之諸君。或創業於前。或守成於後。皆賴六臣輔佐如此。今君居太保之位。受付託之重。當思匹休前烈。而可遽然求去乎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

率是循。有陳謂有可陳列之功。陟字解做升字。所是語辭。周公又說。人臣事君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都能率循此為臣之道。効忠匡輔。顯然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國勢常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皇天上帝。以國祚則益永。而傳世十九歷年

有六百之多也。夫德莫大于配天，治莫隆于永命。此雖殷先王世美相承之效，而六臣之保乂其功亦何可誣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純是專一的意思。佑是助。實是不空虛。恤是憂。稱字解做舉字。孚是信。周公又說，國無賢才，則國空虛，而老成耆舊，又衆賢之領袖也。

在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的，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侯甸諸侯為王藩屏的，況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都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德業隆盛，政教修明，人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知其出於至公，都聽從悅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群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輔於朝廷。公必如六臣之輔商，以勉効於今日可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的意思。固命是凝固不墜的天命。亂字解做治字。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

之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通徹于天，乃可以克當天心，而天斯壽之耳。如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皆能盡平格之實者，故能保乂商家久安長治，歷年至于六百之多。是天之壽商實以六臣之故也。及至商紂繼嗣天位，乃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有平格之臣以維持天命。所以天降之罰，遽遭滅亡之威，國祚之長短，繫于賢臣之有無若此。今汝其無汲汲求

去。勉為周家永久之念。凡所以輔君而延世德者。盡竭力以圖之。使我周有平格之臣。則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蓋身與國俱顯矣。彼商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是勉。寧王是武王。周公又呼召公說。昔者商王紂無道。上天厭棄。降災害於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然生民不可無主。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於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佑助他無所不至。纔有所思。便無不知。恰似陰有啓發的一般。纔有所行。便無不順。恰似默有輔翼的一般。由是德日以盛。真足以為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命於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都是文王之臣。周公又說。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基天命實由文王。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都服從政令。無有違越。人人都涵育教化。無有乖戾。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皆是名世之賢。相與同心輔佐。或為之疏附先後。或為之奔走禦侮。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迪是導迪宣布的意思。彝是常。蔑是無。周公又反前意說。若虢叔等五箇大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迪宣布所當行的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於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

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知這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迪字是開導的意思。見是著見。冒是覆冒。周公又說。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輔佐。亦是天意在文王純一不二以佑助他。故生這等秉持明德的賢臣。其踐履至到。著實曉得上天顯然的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導啓迪。使其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皆五臣輔佐之功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人。是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虢叔已卒。故止稱四人。劉字解做殺字。丕是大。單是盡。周公又說。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受殷命。至武王時。虢叔雖卒。閎夭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導迪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往伐有商。凡殘暴虐民。與我周為敵者。都誅滅無遺。此四臣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於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涵濡教化者。大盡稱頌武王的聖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有一處不心悅誠服者。此皆四臣開導之功也。夫以文武之明聖。開創大業。猶必賴賢臣以為之助。況嗣守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此周公所以拳拳挽留召公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是周公自謙之稱。游是浮水。耇造是老成人。鳴鳥是鳴鳳。周自文王及成王時皆

有此瑞。裕是感格。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艱難。幼沖在位。我小子旦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津渡所在。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即位。與未曾即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於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決然求去。不肯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將使

民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望了。那在郊的鳴鳳。我將不得復聞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况敢說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於無窮乎。然則召公之必不可去明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是大。茲。字指上文說。猷。是謀。裕。是寬大的意思。後人。指成王說。周公又歎息而告召公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望汝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大宜鑒視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有無窮的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澤。武王以四臣而收戡定之勳。迹其積累締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相與維持保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當重任。能不以寵利為嬰。不以潔已為高。而委身事主。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識量之閎深。若

拘拘然只圖功成身退。潔身而去。器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務展布四體。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為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若汝迫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由開明。前人之光將至遏佚。故我拳拳留汝者。正不欲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王艱難之業。可以保守於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留。寧不為文武大業計耶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古時耕者以二人為耦亶是信乘是負載的意思周公又告召公說我昔與汝同受武王的顧命當時武王敷布腹心將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為下民的準則當時顧命的言語說道嗣王以沖幼在位

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盡輔弼之道如農夫耦耕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託如馭車的一般并力一心乘載這天命使不至傾覆蓋今日天命文王以德受之締造甚艱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惟當追念文王的舊德常恐失墜其承受此無窮之憂可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委而去之使我獨當艱難之任則是耕者缺其耦馭者不并力何以勉輔嗣王乘載天命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允是誠保是太保乃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為泛常之言遂呼其官與名說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既墜厥命矣威之可畏如此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紂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

惟德是輔商紂只因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平格之臣所以墜失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此汝不可不留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是成戡是勝丕時是大盛之時周公又說我前勉留汝的言語豈是不足取信於人卻

如此諄諄告汝乎。我只說周家王業之成。惟在我與汝二人同心共濟。汝聞我言。亦必契合於心。也說如今國家的事全賴我二人。今天眷我周。有方興未艾之勢。就是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權位耳。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使他日賢

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的時候。汝那時要推讓其位。以事業付於後人。我不阻汝。如今天休未荅。王業未成。方以弗戡為懼。豈汝求去之時乎。可見大臣進退。當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託。而後身可退。周公斯言。真得大臣之體矣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是厚。棐是輔。二人是周公自謂己與召公。率俾是服從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朝廷之上。公卿百執事。其人固多。然同心協力。篤厚于輔君者。惟是我與汝二人。所以能保固天命。興隆王業。至于今日之休美也。然却不宜以此自足。我與汝當夙夜黽勉。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少有倦怠。蓋文王之功業。固常顯于西土。光于四方。然使今海内尚有一夫之不服從。即是功業未成處。我二人當竭力以成之。務使德澤丕冒于斯民。雖海隅日出之地。

人人都率從臣服我周家。然後文王之功可以言成。我二人輔君之責。庶幾無愧耳。今未至是。而君可以求去乎。於此可見人臣有難盡之責。無可居之功。若以功成名遂。當全身而去。則召公之去。周公何為惓惓勉留之乎。成功不怠之言。萬世為人臣者所當服膺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是順。閔是憂。周公又留召公說。我前誥汝者。豈是不順於理。却如此反覆多言。蓋大臣

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荅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只為憂天命難於終保。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懇懇的留汝。則所言非不順理。而公之去志宜為予留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是說民心嚮順處。若是順。周公又嘆息告召公說。天命之去留。係於民心之向背。汝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汝能周知民情向順之故。今日民無尤怨。固能善於始。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處最是可畏。汝其祗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丁寧告戒之辭如此。大抵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功難保。成王之時。老成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懇切慰留。惓惓言商周得人之隆。及大臣許國之義。而于天命民心。始終尤致意焉。其後召公感其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以天下為任而不辭。遂致刑措之治。君臣同休。可謂盛矣。然則圖任舊人。為治者宜留意焉

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字。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於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為諸侯誥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霍叔是周公之弟。致辟是加以誅戮。郭鄰是中國之外地名。齒是齒錄。庸是常。卿士是周公的官屬。命諸王是以成王之命封之。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乃先敘說。初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為天官冢宰。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於商之舊

都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造作無根之言謗毀周公說他將不利於孺子。因相與倡為叛亂蓋非獨以危周公實欲動搖王室也周公既奉命征討罪人斯得以管叔為首惡乃明正其罪誅之於商之舊都蔡叔罪稍輕幽囚于中國之外郭鄰地方只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輕但降為庶人削奪其爵祿待他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纔齒錄。因其罪之大小定為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

私恩廢公義也。其後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始終謹畏不敢放縱周公以其克蓋父愆乃擢用為卿士蔡叔既沒周公以成王之命命他之國以續蔡叔之封焉蓋惟賢是舉不以世類而棄命德之公也。聖人義盡仁至如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率是循猷是道蔡在成周之東故謂之東土。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德改易了爾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者天之所命。故我今以爾為諸侯於東方不失茅土之舊爾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敬之哉。其恪謹侯度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

蓋是掩蔽的意思。前人指蔡叔。愆是罪過。邁迹是超邁前人之迹。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於王室。爾蔡仲庶幾掩蓋前人的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前人已行則後人之繼述猶易。今爾父所為不善在爾無所因襲要超邁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須勤勵自強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於爾後世子孫使都有所倣

做可也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是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蓋能敬慎以盡諸侯之職便是忠以此掩蓋前人之愆便是孝非有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親是親厚成王又告蔡仲說皇天上帝於人無有私厚只是有德的人克享天心便佑輔

他使其長保爵位若無德則天命去之矣下民的心無有定向只是有恩惠足以固結其心的便懷服他欲其長作民主若無惠則民心離之矣人之為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樣好事雖各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親民懷國家安寧所以同歸於治人之為惡如盤樂怠傲拒諫殃民這等樣不好的事雖各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亡所以同歸於亂夫天人之向背靡常善惡之從違當審爾其可不戒哉必也修爾之德以順天意布爾之惠以結人心力於從善勿以善小而不為決於去惡勿以惡小而為之則侯職既盡而福祿可保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是思困是事勢之困弊窮是困之極成王又說爾蔡仲侯于東土實建國臨民之初創業垂統責任甚重其可不慎哉若是兢業惕

厲於初不敢怠忽凡所行的事都思慮其終務為久遠可繼之道則詒謀既善必能和民人保社稷與國同休何困之有若不能思其終凡事都輕率慢易只為目前苟且之計則詒謀不臧終必至於困窮而已此在蔡仲立國之初所當敬戒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是勉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說爾為諸

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修為不要怠緩廢事有共事的鄰國則加意親睦不要輕易生釁尊而王室則盡藩屏之責以防禦其外侮親而兄弟則敷敦敘之恩與之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以康濟他使人人都安生樂業無有失所這五件事乃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悉舉以告蔡仲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是無過不及的道理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側言是一偏之言度是立身的法度嘉是褒美成王又告蔡仲說天下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爾之行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奉以周旋不使有太過不及如先王本有成憲不可易也爾當就就遵守不要妄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身自有法度不可改也爾當審於聽覽不要惑於偏言邪說改變了自家所守的常度內不徇已以妄作外不徇人

以偏聽則喜怒好惡皆然得中而侯職無不修矣予一人豈不於汝而嘉美之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歎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去經理國事圖所以盖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憲者不可荒廢棄墜了朕所告戒之命也按這一篇書雖是成王命諸侯之詞然多與伊尹告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篇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說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篇云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伊尹說罔以辨言亂舊政此篇云無作聰明亂舊章夫使人君能以敬德事天以恩惠及民察治亂之先幾守祖宗之成法則天下可從而理矣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叛成王親征滅之歸

於京都。作此以誥諭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奄至鄉。宗周指鎬京。王都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歸来。至于鎬京。諸侯皆来朝會。周公乃傳王命告諭他。故史臣先敘其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是周公傳王命以誥四方。故既云周公曰。又云王若曰。明周公不自專也。猷是發語辭。四國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殷國。尹字解做正字。降是寬宥的意思。周公傳成王之命說。猷。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每知道。惟爾殷侯所尹正管理的民。反叛不常。助奄為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殺戮。大降恩赦宥爾衆人之命。

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二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是大。圖是謀。永是久遠。寅是敬畏。成王說。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國之今大逞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滅。不肯永遠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至於今宗社不血食矣。爾曾不以此為鑒。而欲蹈其覆轍乎。大抵天命可受不可圖。自天與之。則安固而不可動搖。自人圖之。則僥倖而不可必得。故成王告諭四國多方。首以天命為言。乃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格字解做正字。是規戒的意思。夏指夏桀。誕是大。感是憂。勸是勉勵。迪是開導的意思。成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甚無道。尚欲扶持而全安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以譴告規正他。使其恐懼修省。夏桀全然不

知敬畏反大肆逸豫以為樂。雖一句憂民的說話也絕口不道。況望其有憂民之實政乎。然上帝猶未忍遽絕之也。蓋桀雖縱逸其日用之閒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啓迪他處。使能勉強擴充其意尚可回也。桀乃大肆意於淫亂昏迷。雖終日之閒也不能少勉於上帝之所啓迪。況望其惟日孜孜動循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上帝震怒其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安于天命乎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麗字解做依字。民之麗是民所依以生。如田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旅是衆。舒是寬裕的意思。叨是貪。叨懫是忿懫。劓割是戕害的意思。成王又說。夏桀矯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自分未必喪亡。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却乃橫征暴斂。絕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寔始於內嬖妹喜蠱惑其心。敗亂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善承衆庶。不能大進用賢人而恭敬之。使洪施寬裕之澤於民。亦由有夏之民內有貪叨掊剋忿懫酷虐的。日加敬信。恣其所為。以戕害於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此節言桀失天命由失民心。其失民心。又由於內惑嬖寵。外用貪殘。此清心任賢。所以為致治之本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顯是顯明。休是休美。成王又說。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為民主矣。于是監於萬方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眷顧有殷

大降那顯明休美之命於一德之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為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命之至公。非圖度冀幸之可得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畀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多享是久享祿位。保享是保安享有其民。不克開是閉

塞的意思。成王又說。惟上天不與夏桀。既亡其身。又亡其國。降罰如是之大者。只因他昏迷無道。屏棄賢能。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可以輔君安民的。都不能推心久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的多士。都不是賢人君子。只是貪叨酷暴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理。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嚴刑重歛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至於士農工商之類。凡百所為。都有妨礙。無一條生路可開通者。政亂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桀既自速其亡。不可以為民主矣。乃惟成湯一德格天。足以當爾多方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因以代夏桀為生民主。蓋民罔常懷。懷於有仁。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有私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刑是儀刑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說。成湯之得

人心者。以其盡君道耳。蓋人君之守位以仁。仁者君道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也。成湯能懋昭大德。克寬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者。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湯為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於下。而成丕式見德之治也。君仁莫不仁。感應之理固如此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說。成湯能盡君道。以貽謀垂統。故自成湯以至于帝乙。中間賢

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如德乃天命所在則務昭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所關則務謹慎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般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翕然向化而成長治久安之盛也蓋明德則能使人觀法而樂於為善慎罰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為惡所謂厥民刑用勸者亦與成湯之時無異矣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要囚是緊要的囚犯蓋明德之勸民人皆知

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成王又特明之說商家先王于緊要的囚犯尤加敬謹其中有罪惡多端決不可宥的必誅戮之不敢輕縱所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不敢為惡有無罪詿誤情可矜憐的常開釋之不致虧枉所以赦一人而千萬人悅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勉于為善蓋刑不當則良民有懼心赦不當則姦民有幸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為慎罰之仁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以致天下治安如此其久今至於爾君曾不能席其餘蔭以爾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忽焉至於滅亡不亦深可憫哉夫此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一夫之力而興也勃焉紂承祖宗累世之業而亡也忽焉仁則興不仁則亡豈人之所能為哉殷民反側之心亦可以少息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釋字解做去字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之命說道如今誥諭曉示爾四方之人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夏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商只是夏桀商紂暴亂無道自絕於天以取滅亡故爾天亦何私之有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屑是瑣屑辭是言語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

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泆非為沉湎暴虐。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其瑣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是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是聚。集享是享國。有邦指商言。間是更代的意思。成王又說。乃惟夏桀。凡所圖謀其國政者。都是無道的事。安其危。利其災。不能聚

集眾善以享其國。乃聚集眾惡以亡其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成湯代之而有天下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商後王也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烝是進。成王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却以安逸之事為逸。淫湎無度。凡所圖為其國政者。都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進的事。

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焉。這三節明天之降罰於桀紂。皆其自取。非天有意于捨之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須是待。暇是寬假。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即指紂說。成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省念。則私意蔽塞。反做了昏愚

的人。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恥其昏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變化。便做了通明的人。聖狂之機。係於一念轉移之間如此。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仁愛。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寬假他。冀其改圖。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警悟。稔惡日甚。凡所言動。都是淫穢暴虐的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可聽。此天所以棄絕之而至於亡也。蓋人心易危難安。道心

難明易昧。一念之善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肆將去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至于聖。若積漸擴充將去不至于聖亦不已。所以無道如桀紂尚可冀望其改圖。而聖如帝舜猶有無若丹朱之戒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穢德既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絕矣。於是求民主於爾四方之人。大警動以災異譴告之威使知商家之必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之命者。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而為民主。此所以歸於我周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事。典是主。式是用。教是訓誘的意思。成王又說。上天因紂無道乃眷求有德之人。而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善能承順衆庶。於凡用德的事都負荷克堪。可以為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武。陰誘其衷。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我文武之德業日盛。用臻於休美。乃簡擇付畀以商家之命。代為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也。夫天命未定之時。既無一能當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於一矣。猶洶洶不靖。欲何為哉。所以讋姦雄之心而破疑貳之志者。至明切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今我何敢喋喋多言以告汝。只是要大降恩赦。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耳。蓋示以宥過之恩。而望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忱是誠信裕是寬裕夾如夾輔之夾介如賓介之介鄗是扶助的意思畋是耕種惠是順熙是廣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尚疑不安所以反側動搖爾何不消險詐之心平怨望之意以誠信寬裕之道安集於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於我周已久爾何不夾輔介助以保乂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瀦爾宅舍收爾田產纔是我今都寬宥了爾還得住爾宅舍

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厚矣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於無窮乎這是責殷民以所當為之事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是蹈迪宅是安屑播是輕屑播棄不典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自取誅滅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等乃妄

覬興復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且爾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乃正人之所深惡者乃猶以恢復為義圖見信於正人乎這是責殷民以所不當為之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要囚是用兵征伐而誅其渠魁殛是誅戮

康寧是安靜的意思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不忍盡行誅殺只是用好言語教告爾等只是誅討那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往爾等有不能聽用我寬宥之命還狃於叛亂反覆不已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恩不可望矣這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好為此嚴刑乃是爾等自為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蓋殷

之頑民不自以叛逆為不靖而反各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言此以終上文之意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是監治殷民之官。監官管理地方的。今有上下相臨之分。所以說臣我監。祀是年。商曰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謂之祀。成王歎息說猷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民遷徙洛邑之時。我嘗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

奔走效勞臣服於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五年於茲矣。人情久則相孚。事變久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何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胥伯。正都是周時官名。臬字解做事字。成王又專告殷家職官說。越惟爾殷士受官職于洛邑長治遷民的有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般委任。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事事。務要竭力盡職以化導殷民庶無負我告教之意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成王說。凡心不安靜者其身必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耳。爾殷多士務省察克治使言動起居各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可也。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乃爾教之耳。爾殷多士務歡忻浹洽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可也。若身既和順家又和睦便是身

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新邑之人都觀感興起懽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百姓昭明矣。如此則又安順治無有攜貳悖亂之習。乃為勤於化民之事而不負其職任也。可不勉哉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是畏。穆穆是和敬的意思。閱是簡閱。謀是圖。介是助。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

德雖是可畏。爾多士尚寬綽其心。不要畏忌
他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以穆穆和敬
之容。端處尔位。使他都瞻仰觀法。潛消其悍
逆悖戾之氣。又要能簡閱於爾邑之中。用其
賢人君子。以圖他輔助。則殷之頑民。將益感
慕奮發。革心嚮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成
王惓惓誘掖殷士之善。以化殷頑民之惡。其
轉移鼓舞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畀是與。矜是憫。介賚是佑助錫予的意思。迪
簡是啓迪簡拔。服字解做事字。大僚是大臣。
成王又說。爾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教的言
語。自是居於洛邑。庶幾永遠保有家業。得以
竭力耕治爾之田土。這等樣安生樂業為善
之人。上天亦將畀與矜憫爾。錫以平康之福
不使陷於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賚予于爾。
優厚爵賞。啓迪簡拔在朝廷之上。君庶幾勉
爾之職事。竭力以乂我周家。雖進而任事於
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盖周遷殷民於
洛。已嘗拔其豪俊長治舊民。至是又言欲簡
迪而大用之。無非以爵賞示勸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
土

享是承奉的意思。頗是頗僻。遠是違遠。多方。
先儒說當作多士。探是探取。離逖是隔遠。成
王告諭將終。又歎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
互相勸勉。信我所命的言語。是不能盡職以
奉上矣。爾既不能奉上。則凡洛邑之民。也都
倣傚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爾之言
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欲下之忠於己。其可得
乎。且爾等不能盡職奉上。只是放逸偷安。只
是頗僻不正。以致大違了君上之命。則是爾

殷多士自取上天之感。搆害於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毋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警懼殷民之意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已也只是敬告爾以天命之所在使知安靜順受自全其生而已。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妄覬興復。篇首既戒以圖天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至此又云祇告爾命。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如今與爾更始正宜改過遷善之日。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順還狃于舊習。便是爾自取誅戮到那時節切莫以我為怨。蓋嚴其詞以警動之也。按多士多方二篇語意略同。但遷洛之時。反側不靖者止於殷人。及商奄再叛驅煽者多天下人心幾為搖動。向非周公屢發大號諄切反復。以消羣疑而絕亂本則周之王業亦危殆矣。然則成康而後得以寢兵措刑。延八百年有道之長者。周公之功豈其微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圖治莫要于任賢，而任賢必先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遂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嗣天子指成王。常伯是牧民的長官。常任是公卿任事的。準人是有司守法的。綴衣是掌服器之官。虎賁是執射御之士。休是美，恤是憂。周公將率羣臣以戒王，而先告之說。王雖幼沖，如今已嗣天位而為天下王矣。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也。乃同辭以告于王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大者。王左右之臣，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準人，這三樣官是大臣之長。又有掌服器的綴衣，執射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皆任用之所當謹者。於是周公又嘆息說，美哉這幾樣官。大臣佐望隆重，為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為天子之心膂。豈不美哉。然大臣乃天下之治亂所關，近臣乃君心之邪正所係，皆當慎選賢才，以充其任，勿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成也。但為君的每視為常員，狎為近習，而不知加意。若能以不得人為憂，而簡

任於始，保全於終，使朝廷之上，人稱其職，而任當其才者，實不多見也。所以說知恤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迪字解做行字。大競是十分強盛。籲是招呼

的意思迪知是深知忱恂是篤信九德即皋陶謨中所稱寬而栗等九樣才德宅是使之居其位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謀面是看人的面貌而度量其賢否義民是賢人

周公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迪行立政之道以不得人為憂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為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作乂王室固已十分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自滿常念說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付之

於君君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於臣若不得其人則天工曠矣乃多方招延賢儁之士布列庶位與他共治天事以為尊事上天之實然非但其君能以求賢為心當時為大臣的亦都以薦賢為急凡羣臣有九德之行者既深知而誠信之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用其德有其事可徵乃進而納誨於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吾君欲稱為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人有可為常任的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為常伯的使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為準人的使他居準人之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為君之道盡矣君不能深知篤信只就人外面的模樣而度量其中之所存便以為大順於德而信用之使居三等之任則此三宅的官豈復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既不能任賢立政則亦不可以為人君矣立政者尚鑒茲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往任是往昔任賢之事周公又說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柰何桀為無道違其惡德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所任用的都是暴亂凶德助他為虐之人是以天命去人心離至于喪亡而無後也夫夏之先王任俊德而有室大競至于桀任暴德而厥世殄絶古稱存亡在所任豈不信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是繼前之辭陟是升丕釐是大治耿是光明三有宅是見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有俊是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儲養以待用者嚴惟丕式是敬思而大法之周公又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為然亦越商之

成湯自諸侯升為天子時知道典禮命討皆出於天從而大加釐治敷之庸之彰之用之件件都修飭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無有虛曠職事的所稱為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而無有名過其實的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話一言皆注念而不忽又大以為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違所以當時三宅之人見居於位的都得以效其職三俊之人儲養待用的都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處的百姓都相親相睦安于禮教無有一箇不協和的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見成湯之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箇不順治的蓋成湯能任用賢才以共承帝命故其治效由近及遠至純至大如此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是強暴羞字解做進字是崇尚的意思庶習是群小近習伻字解做使字奄是盡甸是井牧之法周公又歎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商之業使其子孫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受為無道逞其昏暴之德屏棄賢人而不用所任為三事大臣者都是崇尚刑戮以凶暴為德的諸侯與之共

治其國家其列在近密者都是群小近習儇
諸醜態以縱逸為德的人與之共治其朝政
夫受既身有惡德而所任用者又皆同惡相
濟之人所以政亂于上民怨于下上帝震怒
敬致其罰殄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
之地用商家所受的天命盡治天下之民井
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伍其民以供職役蓋當
時尺地莫非其有今皆為我周之基圖當時
一民莫非其臣今悉入我周之版籍矣夫觀

商之所以興所以亡與有夏之事如出一轍
今我周其可不鑒於有殷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長與伯都是
撫治百姓的官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
夏禹商湯為然亦越我周家文王武王君臣
之間以心相信真知那三宅的心念念在愛
君憂國確然是可託之人明見那三俊的心

惓惓要致君澤民的然有可用之才由是以
這宅俊之臣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夫
所欲為而人君不能獨為者皆用此賢才以
祗承之將他立做民間長伯如牧民任事守
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
才以分理之上焉天心無不順下焉民生無
不遂則為君者固可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
此我文王武王所以能盡知恤之道而有光
於禹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周公又說我文武能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
獨盛言其立政之官有若任人有若準人有
若牧夫任人則委之以理事準人則任之以
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這三等大職事委
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群僚而紀綱庶務矣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的有綴衣
掌服器的有掌御馬的官叫做趣馬有小官

之長。叫做小尹。又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臣。亦必擇人而授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於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表臣。是外臣。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的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有太史紀言動的。

有尹伯為有司之長的。這許多官。都是有恒德的吉士。凡在外之官。亦不止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言其諸侯之官。則有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卿之貳為亞。有卿之屬為旅。諸侯官屬尚多。這幾樣名位通於天子。故獨舉之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言其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其夷國則有微有盧有烝。有三亳。又有阪。凡此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夫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為官使。豈文武一人聰明所能周知。只是親自簡任三宅大臣。既得其人。他自能薦舉賢才以稱任使。所以得人如此之盛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是能有三宅之心。常事。即常任。司牧。即常伯。周公說。文王於這三宅之人。知之既審。信之又篤。其心便是三宅的心。胸合交契。無一些猜嫌。其明於知人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官。所委用者。都是能着實有才俊有德行的君子。故百司庶府皆得其人而政無不舉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是朝廷的號令庶獄是法司的獄訟庶慎是一應禁戒儲備的事如頒行條例收貯錢糧之類有司牧夫是管事的官周公又說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這三件事既選用得人便專任而責成之再不去兼理他的職務只看那有司牧夫管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都奉行修舉的便是勤於職業能用君命者也則獎諭他使知勸勉若於這三件事不能奉行修舉的便是怠玩曠職背違君命者也則督責他使知戒懼蓋文王所操者不過賞罰之權而已所以為得君道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周公又說這庶獄庶慎文王非但不以身兼其事尤敬畏小心不敢以心與知其事蓋法司的獄訟律有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管其事恐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為輕重禁戒的條例特因事置建儲備的錢糧是有司出納一一去管他皆有乖大體其不及庶言者號令出於君雖不屑屑去親理亦不容不知故也然文王之所謂不敢知者蓋以得人分治委任責成非一切付之不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是循敉是安義德是有撥亂之才的容德是有樂善之量的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嘗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的功烈故於所用義德的人皆照舊委用不敢更改率循文王安天下的謀議故於所用容德的人皆照舊信任不敢廢棄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所以同享此莫大之基業也王欲盡知恤之道可不以祖宗為法乎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孺子指成王我字也指成王見君臣一體之意若字解做順字是心之所安亂字解做治字相是助閒是讒閒周公既述文武開刱基業之事遂歎息而告成王說孺子今為天下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大責重不可不慎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於所立任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這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要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

人心若不安於為善縱然暫時矯飾未有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無有一毫欺罔這纔是正人君子王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四體以為治其居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左右王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使百姓每遂生復性各得其所其居準人常任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齊凡一切刑獄與一切禁戒儲備務令事事都得其宜然不特畀之以重任又要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讒閒

他務使君子無疑貳之嫌得以始終其治然後國家享任賢之益也夫灼知厥若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閒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此兩言者任賢之要道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是終惟是思彥是美士乂字解做治字周公又說我前言信任賢臣勿以小人閒之固是立政之要然使人君言詞意念之閒稍不

在賢者身上則讒邪之徒便得以乘其閒隙而投之矣我王于賢人君子既知道任用他必須念念在茲不可暫時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著那成德的美士將令他治我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始不能閒矣大抵國家養賢所以理民必賢者得行其志而後天下得蒙其福人君惟無時而不思夫民則亦無時而不思夫賢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旦是周公的名徽是美文子文孫指成王說成王是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時禮樂法度煥然有文故謂之文子文孫誤是失誤正是當職的人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予旦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然夏商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克知灼見選用宅俊之臣

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其于一應刑獄一應禁戒儲備既已委任賢才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身去侵越衆職自家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那管刑獄的人凡有庶慎惟責那管禁戒儲備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以治其事則獄慎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是商以前指夏禹說商人指成湯說克宅是得賢以居其職由繹是治絲的由外面抽取以盡其內之所有喻用人能盡其才也乂是治周公又說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以及我周文王立政用人之道無有不同如所立常任牧夫準人這三宅之官非徒苟且充位而已皆能簡擇賢者以居是職不使匪人

濫厠其間既已得人任職猶恐賢者不獲自盡又能信任專篤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己使賢者得展布四體竭盡底蘊如治絲者紬繹端緒其中所有之絲無不引出于外也先王用人既宅才以安其職又由繹以盡其用所以能使三宅之官任事的都能為君以理天事牧民的都能為君以子天民平法的都能為君以奉天法而治道成矣夫自古國家未嘗乏才然往往不能成治者使之而不

當其才任之而不竭其用也。能當其才。如置器者之得宜。又竭其用。如理絲者之必盡。天下何患乎不治哉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人是憸利小人。吉士是善人君子。勱是勉。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為國家者皆必用賢而後成治功。無有欲建立政務而用那憸利小

人者。蓋這憸人傾巧辯給其智足以聳動人主。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所存所行都不順於德。倘萬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國於晦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王當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切不可用這等憸利小人。只當用善人君子。一心委任使他得勉力輔相我國家。這樣吉人。他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其所存所行都順于德。他是箇陽類。必能升其國於明昌也。此章反復于君子

小人之際。詞意懇切。誠萬世人君所宜深省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周公又說。今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即王位矣。凡所行只法我文武。再不要下侵臣職自家錯誤了一應刑獄的事。但以此責任那所司典守之官使他用心去整理。然後人得以守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周公

初說庶言庶獄庶慎三件事。此獨言庶獄者。蓋刑獄乃民之司命。人君尤當加意詳慎擇人而任之。若少任喜怒而以已意聽斷。必至於刑罰失中。使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周公獨舉以告成王而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字解做治字。戎是戎服。兵是兵器。禹迹是

禹所疆理九州之地。陟是超而過之之意。方是四方。海表是海外蠻夷之國。覲是見。周公告成王說。今王纘承大業。當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不可忘了武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簡擇將帥。操練士卒。使武備精明。足以壯戰勝攻克之威。杜姦雄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振。還超越了大禹所疆理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國。無不畏懼讋服。莫敢有橫行者。如

此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盛德耿光。益顯見而不至遏佚。武王開基的大烈。益播揚而不至委靡。是為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之責也。嘗觀前代繼體守文之主。往往狃于太平。以兵為諱。故聲容徒盛。而武備日衰。卒有禍亂。多不能救。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可謂老成長慮之言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指周家後世子孫言。常人是常德之人

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務。須是能用常德之人。專任以三宅之事。毋使憸邪小人得而間之可也。按此篇言庶常吉士。又言克用常人。蓋人而有德為難。德之有常者尤難。非忠厚正直。才與誠合之人。不足當此。人君得而用之。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宜周公舉以為成周之家法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這一節疑有錯簡。蓋周公命史之詞。史臣以上文有慎重庶獄之言。故誤記於此。蘇是國名。公是爵。武王時蘇忿生以諸侯為司寇。由字解做用字。長是延長。列是開刑的條例。中罰是刑罰輕重得中。周公呼太史而告之說。刑獄重事。執法者必如蘇公而後可。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之官。他於小大之獄。都不敢輕易裁斷。必哀矜詳審。惟恐枉了一人。故能導迎善氣。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蘇

公之功大矣夫前人所行乃後人的師範爾太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做司寇的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蓋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使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失于暴刻重其所當重而不失于寬縱則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矣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大臣得人則百官皆得其人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于

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有天下者之永鑒也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侯甸是侯服甸服并男采衛及畿內為六服獨言侯甸者是舉近以該遠的意思弗庭是諸侯叛逆王命不來朝貢者群辟即是諸侯宗周是鎬京董字解做督字治官是治事之官史臣敘說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巡狩侯甸諸服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因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

承流宣化奉順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戾者蓋我王一巡狩征討間而恩澤誕敷威靈遠播外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為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飭也于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體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而無敢怠惰庶乎本原之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盛可以長保矣此即下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猷字解做道字。史臣敘成王訓迪百官之詞。說若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其圖惟治道。常在于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矣。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于未危之日。其所以預圖者。亦無他。惟是建官擇賢。加之意而已。故能長治久安。永無亂危之禍。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建是立。百揆是揆度百事的官。即宰相之職。四岳是總方岳諸侯之事者。州牧是一州之牧。侯伯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蓋侯伯率屬以統于州牧。州牧又率其方之諸侯以統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統于百揆。倍是加一倍。乂是治。成王說。在昔唐虞之時。去古未遠。事簡民淳。乃稽考舊典。設立大小職官。其數止于百員。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當是時。官數雖少。然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所以禮樂刑政立虞教養。一切庶政。都順理適宜。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都時雍風動。平定安輯。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之時。世變事繁。乃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建官的員數。比唐虞加了一倍。然內外體統。森嚴周密。庶政也無不和。萬國也無不寧。天下治安。不異于唐虞之盛也。夫堯舜禹湯。皆是明哲的君王。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數之多。必惟在乎得人而已。蓋官無大小。皆得賢而後能稱其任。苟非其人。必至敗官僨事。雖多無益。所以唐虞建官。只有百員。遂臻和寧之效。夏商之時。官多一倍。天下一般大治。官數雖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哉。

觀此可見設官治政固有國之大體而為官擇賢尤用人之要務若官不得人徒取備員則非惟無益而為害多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予小子是成王自謙祗是敬逮是及若是順成王說予小子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早夜間常恐有所不及只仰承前代若唐

虞夏商建官致治的美意順着他行以訓教啓迪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可見修德是任官之本若人君自家德不能修則無以倡率百官雖終日訓廸他也不信服孔子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正是此意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太是尊無以加之詞師是天子所師法傅是傅相保是保安公取無私之意因以為官名經是經綸燮理是和調成王說如今定立太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為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主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涵養其德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推此道理以和調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便是三公的職事然這等官職任至重不必徒取備員須是天下第一等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的然後委任他若無這等人寧闕

其位不可濫授非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是位次于尊之詞孤字解做特字見非三公之屬且取獨立無朋之意貳是佐貳弘是大寅亮是敬明成王又說立定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為三孤以佐貳三公三公既已論道經邦三孤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道化務使朝廷政務咸協於中三公既已調和陰

陽三孤則致敬詳明於天地之運行。務使四時五行各順其序用以輔弼人君匡正其過失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蓋公孤同一輔弼之任都要得非常之才。不比庶官職事可以照例除授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是大宰是治謂其職任甚大故謂之冢宰。定立冢宰為天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治道。內外大小有司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

選用賢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人人得所無有不均平的這是冢宰之職。後世之吏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是主徒是衆以其官主民衆故謂之司徒。擾是調習安養的意思定立司徒為地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典常之教以調習安養天下衆民如有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務要教導

他使之各守禮法不敢踰越。這是司徒之職後之戶部尚書即此官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是宗廟凡祭祀以宗廟為主伯是長以春官為四時之長故謂之宗伯定立宗伯為春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典禮專整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與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辨別其上下尊卑等列都無有僭亂無有乖爭這是宗伯之職後之禮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軍政莫急于馬以其主軍馬之事故謂之司馬定立司馬為夏官卿使他掌管邦國軍政。統御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干正之人。則舉兵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人人得其平這是司馬之職後之兵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寇是寇賊禁是法禁定立司寇為秋官卿。使

他掌管邦國法禁有犯法違禁的則推詰究
問務得其真情有強暴作亂罪惡顯露的必
刑戮以正其罪使不得苟免這是司寇之職
後之刑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空是空土古時穿土穴而居之以其主民安
居故謂之司空定立司空為冬官卿使他掌
管邦國之地土以居處士農工商四者之民
使之各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之類皆不失其時這是司空之
職後之工部尚書即此官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有屬官每一卿屬官六十員通共三
百六十員阜字解做厚字成王說冢宰掌邦
治為第一然治道莫先於教化故司徒第二
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第三教化既施而
猶有不守禮法者必加以兵刑都出於不得
已故司馬第四司寇第五暴亂既去而後民
得安居故司空第六六卿既已分職各自率
領其屬官以倡率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
故政治明教化洽天下兆民莫不阜厚而化
成矣蓋周公輔相成王經理太平之良法如
此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是王畿外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之國
制度是朝廷頒降的禮樂法度成王既已訓

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說道天
子所以振飭紀綱統馭九牧惟朝覲巡狩為
至大之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
來朝會京師各述其職以達于上又六年諸
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
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時月
日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
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釆
聽而修飭之維時五服諸侯各執玉帛來朝

于方岳之下。如歲二月東巡狩。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其八月西巡。十有一月北巡。則朝于西岳。北岳亦如之。每巡狩所至。即加意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奉職安民的。則進其爵增其地。其不守制度怠政殃民的。則貶其爵削其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無有不承德者矣。按有虞五載一巡。羣后四朝。至周朝以六年。巡以十二年。制之繁簡。時之疏數。已自不同。後世時巡不行。而觀察委之臣下。惟朝覲述職之典。則迄今行之不改。黜陟當否。乃人心向背所關。誠不可不慎重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攸司。指百官所管的職事。令。是政令。反。是壅逆不行的意思。允懷。是信服。成王總呼百官歎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的君子。雖尊

卑大小不同。都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尓之職事。不可曠怠而失職也。然欲敬其職。又當以慎令為先。蓋凡政令之施。關繫甚大。若不加詳慎。則號令必有阻逆而難行者。夫至於出令而人不奉行。則不惟失上下之分。且國家事務。亦將廢壞而不舉矣。凡爾有位。于發號施令之時。務要謹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得以遵守。不要輕率忽畧。將不可行的事施出去。至于壅逆而難行。然命令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耳。若在上的人。存心正大光明。一惟秉持公道。克去私情。凡所施行。件件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則政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聽之如蓍龜。仰之如神明。無有不敬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逆而不行哉。爾有官君子。能慎其令。則敬職之道亦不外是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墻面莅事惟煩

學古是學前代之法。制是裁度。迷是錯繆。典常是當代的典故。蓄是積蓄。莅字解做治字。煩是煩擾。成王說。爾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的成法都學習通曉了。然後可以進用而為官。及至議處國家的事務。都把平日所學的用之以裁度斟酌。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前代的法。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爾又須以當代典常為師法。蓋這典常都是我

文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當。所當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輕易更改。亂爾之官守。蓋事若積疑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為。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事。然決疑立政。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留心時務。則事理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面墻而立一般。眼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然周章乖錯。舉措煩擾。豈能辦國家之務乎。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按這一節雖成王訓

迪百官之言。其於君道尤為親切。故博覽經史。講求治道。即所謂議事以制也。謹守成憲。修明舊章。即所謂典常作師也。人臣不通古今。尚不可以辦一官之事。況君天下者乎。此明主所宜留意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功是事功。業是職業。果斷是勇於決斷的意思。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如今申戒爾

在朝的卿士。若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便卑下了。豈得崇高。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若怠惰而不勤力。則職業便狹小了。豈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能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於事。爾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於斯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

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驕是驕傲。侈是奢侈。載字解做事字。成王又說。凡人居富貴之中。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必有道以處之。而後可以長有其富貴。今爾卿士所居之官位既貴。則雖不與矜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厚。則雖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自至。故居是位者。必當恭以持己。而後不至於驕。享是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不至於侈。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

須真有是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實恭。真有是簡淡朴素之念。而後其儉為實儉。恭儉皆出於實德。則內外如一。此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箇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護遮蓋。苦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真情終不可掩。亦日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夫一誠僞之間。而得失之頓殊如此。爾卿士當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僞為戒可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是寵榮。危是危辱。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為倚伏。故居寵榮之地者。必當思念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名譽于無窮也。若不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矣。可不慎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厖是雜亂。稱是舉。成王說。人君為治。必須羣

臣協和。同心為國。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又小臣之表率也。若爾為大臣的。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蔽其賢。遜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那小臣每也自然倣倣。將見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燦然就理矣。若大臣於有德的。不肯推薦。反媢嫉之。於有才的。不肯遜讓。反排擠之。則那小臣每也都倣倣。互相忌害。彼此分爭。而朝廷政事。必至于雜

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為職。其所舉有當否。已職之盡與不盡。亦係於斯焉。若薦舉一出於公。所用的人果能不負其官。則知人善任。政事修明。是即爾之能矣。若薦舉或出於私。所用的人或至曠其職業。則引用匪人。僨國殃民。是即爾之不勝其任矣。為大臣者可不謹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所稱三事大臣。亂是治。斁字解做厭字。成王於篇末嘆息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小臣。我申戒爾等當敬謹爾所有的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的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按周官一篇。先儒以為成王親政之書。蓋成王受周公之教已成。故親政之初。訓迪百官。凡公孤六卿百執事無不正其官守。加以訓詞。其言居官蒞政之道。無一語不精當。所以當時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君陳

君陳是臣名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詞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是善君是治東郊指洛邑下都說下都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成王策命君陳呼其名而告之說惟爾有令善之德事親以孝能盡為子的道理事長以恭能盡卑幼的道理惟能孝于親友於兄弟有這等令德以脩身教家必能忠君愛民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則東郊之任舍汝其誰故我今命爾尹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從事推孝恭之令德為經國之善政不可少有懈怠以負委托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是教訓保是安養率是循懋是勉乂是治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恩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爾前去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只當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之常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益闡揚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時無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馨香是和氣薰蒸發越的意思猷訓是關係道理的言語成王又說我聞周公有言凡治化隆盛到那至極的去處自然和氣薰蒸馨香發越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然這馨香

不是祭祀的黍稷乃是人有明德蘊于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若明德不足以致治黍稷雖是馨香神豈享之乎。周公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為精微真修德治民者所當法也爾尚用此周公發明道理之訓。終日孜孜。務要身體力行。不可有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己德可明至治可期雖神明猶將感格而況殷民有不從化者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由是行成王又說凡今之人。不曾見聖人時節心裡切切嚮慕。如不能勾見的一般。此乃好德之良心也。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安於舊習。不能依着聖人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異。其尚以此為戒哉。蓋爾君陳居民之上。其鼓舞倡率。譬如風一般。爾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此必然之理也。若爾能式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源。則民亦將聽爾之訓。不異于草之從風矣。爾君陳可不勉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艱是艱難慎重的意思。出入是反覆。師是衆

虞是度。繹是紬繹思慮。成王又說爾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要兢兢業業以艱難之心處之。不要看做容易輕率苟且以致差失。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勢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革的。有便民利俗所當興舉的。亦不容不因時而為之處。但不可偏執己見。率爾興廢。須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度可否。以求至當。若衆論皆同。又要自家紬繹而深思之。以見其

利弊之宜。然後見之施行可也。夫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已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狥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是美。言切於事的。叫做謀。言合於道的。叫做猷。順是將順。成王嘉獎君陳說。爾平日凡

有好言語切于事的。及有好言語合於道的。即便入告爾君於內。一一敷陳。無有隱匿。乃又不自以為能。將順于外說道。凡此嘉謀嘉猷。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都是我君之盛德。主持裁斷於上。非臣下所能預也。夫既陳已之善。而獻納于內。乃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於是又歎息說。若使為人臣的。都似汝這等忠順。是為奉公修職的良臣。而其名譽亦豈不光顯于後世哉。夫君陳有善。不自以為已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為已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是闡揚的意思。丕訓是大訓。削是刻削。制是節制。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垂之大訓者。固後人所當遵。然事以

時遷。政由俗革。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爾必斟酌變通。闡揚開拓周公所遺之大訓。使益光顯敷布於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今爾所居的勢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恃勢作威。以陵暴在下之人。爾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倚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在審治體。識時宜。務以平定安輯斯民可也。蓋殷民當遷徙之餘。服周公之訓。頑梗之習雖變。而向化之心未堅。

若更加嚴厲則非今時所宜若過于寬和又
非為治之體爾今御衆雖從寬厚然不可一
味從寬弛法度都廢墜了須要有箇品節限
制以維持於寬厚之中然後寬而不失於縱
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使人情都
懈弛了須要馴擾服習漸次成和平之化然
後和而不至于流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
能弘周公之丕訓矣按周公告成王治洛則
曰明作有功敦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告

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
可見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乃萬世治天下之
大法也論治者宜究心焉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

辟是刑辟宥是赦宥中是輕重得中成王告
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了刑法未經決斷
的我雖說要加刑爾未可便從我意而加刑
我雖說要赦宥爾亦未可便隨我意而赦宥

蓋一人之喜怒無常情五刑之輕重有定法
若曲從人君一時的喜怒必有不當刑而刑
不當宥而宥者須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
合于中可刑則刑之使無辜者不至濫及可
宥則宥之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為用法之
平也上節是戒君陳不可狥一己之私這是
戒君陳不可狥人君之私上下皆能以公道
為主殷民豈有不心服者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弗若是不順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習于
強梗不肯順于汝之政令的有安于昏昧不
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加之以刑
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可以為千萬人
之戒使後來的再不敢犯罪然後從而刑之
不如是則未可遽加以刑矣此節言罪之可
矜者不輕于用辟以見辟惟其中而非枉濫
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伊是習慣姦是在內為惡的宄是在外為惡的細是小成王又說若是習慣姦宄之事敢于為惡不知悛改的與那毀敗綱常壞亂風俗的這三樣人所犯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蓋國家之紀綱風化關係甚重當痛懲之以絕為惡之源也此節言罪之難恕者不輕于赦宥以見宥惟其中而非寬縱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是忿怒疾是疾惡頑是愚頑成王告君陳說爾所治之民有那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忿怒疾惡便以為難教而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漸次把禮義開導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因才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蓋待物貴洪以開進善之機取人貴恕以廣用才之路為治之要道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須是從容

堅忍事不輕發然後舉動詳審而於事有濟也淺狹之人不足以畜衆須是度量寬洪恢乎有容然後其德廣大如天覆地載而無所不包也蓋大臣任大責重不惟其才識卓異尤必德量過人者而後足以堪之故成王之勉勵君陳如此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簡是簡擇分別修是職業修舉的人良是行義良善的人成王又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汙俗然已薰陶於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等須有簡勸率化導之方如職業有修與不修的爾當簡別那能修職業的也簡別那不能修職業的務要分析明白不使他混為一途則修者益自奮而不修者知所愧恥人人都勸於立功矣如行義有良與不良爾當進用那良善的以倡率那不良善的則良者得效用而不良者有所激勵人人都勉于興行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遷是改變典是五常在德是實有是德升是進大猷是大道休是美辭是稱譽之辭成王命君陳篇終又勉勵之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為外物引誘遂改變做澆薄了然厚者既可變而為薄則薄者豈不可挽而為厚乎但民之常情不從上人的命令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所好

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治民之道以身不以言爾君陳若能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而實有是德於身則自家能謹其所好矣將見百姓每都感發興起莫不改其澆薄歸于淳厚由是化行俗美於變時雍信能升于大道之世而無復梗化之民也已世治民安則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其在於爾也大有休美而名譽光顯終將傳誦于來世矣爾可不勉圖之哉按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為綱要蓋以教化為先務以脩德為本原自古帝王脩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真得實造之學君天下者宜留意於斯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群臣命之輔佐康王史

臣錄其命詞并叙群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哉生魄是十六日懌是悅洮是洗手頮是洗面相是扶侍的人憑是倚靠玉几是王倚的几史臣叙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感疾而不悅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群臣輔導太子慎重其事乃力疾而起以水盥

手洗面左右扶侍的人被以袞冕之服然後
憑着玉几以發命焉夫當疾病困憊之時猶
必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敬不以汙褻臨群
臣成王之克自敬德亦可見矣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
虎臣百尹御事

芮彤畢衛毛都是國名虎臣是虎賁百尹是
百官之長成王將發顧命乃總召六卿等官
是時太保召公奭領冢宰事芮伯為司徒彤

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
司空及宿衛之官師氏虎賁又及百官之長
與諸治事之臣同至御前聽命蓋託後嗣傳
大位所繫甚重故必集群臣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是進幾是幾希不絕的意思臻是至嗣是
繼嗣成王顧命群臣歎息說我之疾已大進
但幾希不絕耳然病日增重既彌甚而留連

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死不得出誓言
以託繼嗣之事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詳審
發訓以命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

宣是著奠是定麗是民之所依肄是習成王
說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
文王既宣著其光于前武王又宣著其光于
後如日月之代明一般其君德之盛如此及

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依使寒者得衣饑
者得食各有所倚賴又以其民既富而可教
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使之父子知親君臣
知義昭然於人倫日用之理由是我周之民
感其教養之澤莫不服習而不違風聲遠被
用能達于殷邦罔不服從其教化民心既歸
天意斯屬遂集大命於我周矣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是愚迓是迎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

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為可畏兢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于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繼保守無敢昏昧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於失墜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是康王的名成王說今天降疾于我身殆將必死不能興起不能醒悟矣繼我而為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一人可謂艱難爾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丕基于不墜可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這下兩節正說弘濟艱難之事成王說人君以一身為萬民之主雖地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於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於近民則馴擾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焉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小大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那小國使之得以自安勸導那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字解做治字貢字解做進字幾是念慮之微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本有動作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當肅恭收斂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愧於為人耳況人君之威儀尤天下之所瞻仰者其可以不治乎然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尤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我元子致謹於念慮之微以端其威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釗冒進於不善之幾也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綴衣是帳幔。仲桓。南宮毛。是二臣姓名。呂伋是太公望之子。逆是迎。延是引。翼室是路寢的夾室。恤宅是憂居。宗是主。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設帳幔於坐次。及群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帳幔於庭中。及明日乙丑。成王遂崩。太保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

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釗於路寢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崩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是召公。召公以西伯爲相。故叫做伯相。須是取。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殯。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雜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是官名。蓋主陳設之事者。黼扆是屏風畫斧文的。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於是命狄人設屏風于御座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儀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牖是窗。敷是鋪設。篾席是桃竹枝織成的席。黼是白黑雜色之繒。純是緣。華玉是五色之玉。仍几是仍設平時之几案。史臣記狄人於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三重篾席。其席以白黑之繒爲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朝見群臣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西序是西廂。底席是蒲席。綴是雜彩。文貝是海中介蟲。有黃紫雜文。狄人又於西廂向東

去處鋪設三重蒲席其席以雜彩為緣仍設
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是東廂豐席即是下文筍席雕是刻狄
人又於東廂向南去處鋪設三重竹筍席其
席以采畫之繒為緣仍設雕玉所飾之几這
是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是路寢西邊夾室筍席是竹筍皮織成

的席紛是雜狄人又於路寢西邊夾室向南
去處鋪設三重竹筍席其席以玄色之繒雜
為之緣仍設漆几這是成王平日燕親屬之
坐也蓋牖間南向之席乃天子負扆朝諸侯
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隨事而設今將
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于彼于此故幷
設之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是及玉重是五件珍重之玉即弘璧琬琰
大玉夷玉天球也寶是寶器即赤刀舞衣大
貝鼖鼓戈弓竹矢也赤刀是赤金的刀大訓
是歷代帝王的謨訓弘璧是大璧琬琰都是
玉圭的名夷玉是外夷所貢的美玉天球是
玉磬河圖是伏羲時河中龍馬所負之圖胤
之舞衣是胤國所製的舞衣大貝即是文貝
鼖鼓是大鼓長八尺兌和垂都是古時巧工

的名史臣記當時之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
陳各樣寶器如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及弘
璧琬琰則陳列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河
圖則陳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
鼖鼓則陳列在西房兌所製之戈和所製之
弓垂所製之竹矢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
世傳之器亦成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
以寓如存之感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是車駕大輅是玉輅賓階是西階以其為賓客所升故謂之賓階綴輅是金輅王乘玉輅而金輅即連綴其前故謂之綴輅阼階是東階以其為主人酬酢賓客之所故謂之阼階先輅是木輅以其輅之先故謂之先輅塾是門側之堂次輅是象輅與革輅以其次於木輅故謂之次輅史臣記當時又陳設五輅玉輅在西階南向金輅在東階南向木輅在

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革輅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皆成王平日之所乘者故備設之亦陳寶玉之意也然儀物之陳皆以西為先者以成王殯在西序故爾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是士冠雀弁是赤色微黑如雀頭一般惠是三稜的矛畢門是路寢之門綦弁是文鹿皮冠上刃是持刃向外戺是堂稜冕是大夫冠劉鉞都是斧類東西堂是東西廂的前堂戣是矛類瞿字當作戵字是四稜的矛東西垂是東西廂的階上銳字當作鈗字也是矛類側階是東邊小階此時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色的弁執三稜之矛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鹿皮的弁執戟以刃向外夾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稜

之處每階二人又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之西廂堂一人戴冕執戣立于東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戵立于西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鈗立于東邊小階康王居憂於東室故凡儀衛之陳皆以東為先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是細麻之冕隮是升蟻裳是玄色之裳

如蟻色一般。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而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而升各入就班次。然王之祭服其裳四章今獨用黼卿士邦君之祭服其裳宜纁今易而為玄。不純用吉服者蓋酌吉凶之間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是大宗伯。彤是赤色。介圭是尺有二寸的大圭。同是爵。瑁是天子所執之圭以合諸侯之圭璧者。秉是執。書是載顧命的冊書。御是進奉。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大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介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為祭祀之主瑁為朝

覲之圭則大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進之於王。太保宗伯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尊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是大君。末命是臨終之命。卞字解做法字。燮是和。成王顧命之詞太史既書之於冊以授康王而復口陳其意說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玉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的大訓君臨我周之天下然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于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懋答宣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是小而字解做如字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答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循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夫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為懼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宿字與肅字同是肅敬的意思祭是酹酒咤

是奠爵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於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酹酒於同中三奠同於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異同是別爵璋是璋瓚瓚有二有以圭為柄者曰圭瓚有以璋為柄者曰璋瓚酢是報祭如亞獻之類宗人是小宗伯等官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於宗人使他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祭是酹酒於地嚌是飲福至齒宅是退居其位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酹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酹酒於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於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是路門室有東西廂曰廟路寢有東序

西序故稱其門為廟門。非宗廟之門也。俟是待。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卹祭之諸侯皆出路門俟見新君與之更始焉。按此篇見成王臨大漸之際志氣清明能發訓言以傳後嗣。又見召公當大故之日區處周家能肅政令以定危疑。君相之賢皆可為後世法也

康王之誥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辭。史臣

叙其事因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應門是周時內朝之處。太保指召公。率是領。布是陳。馬四疋為乘。布乘黃朱是陳布四黃馬而朱其鬛也。賓是諸侯。古以賓禮親邦國故謂之賓。稱是舉。壤奠是以壤地所出為奠贄也。義是宜。義嗣德者。謂宜繼前人之德即嗣位的意思。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群臣侯見新君。王乃出立於應門之內。於是太保召公為西伯則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為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叙立已定。乃各陳布黃馬四疋。朱其鬛以為庭實。諸侯又各舉所奉圭兼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即大位。群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為王藩衛者。敢獻其壤地所出之

馬與幣。以為贄見之儀。致詞已畢。乃相率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繼前人之德者。故亦答拜。蓋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如是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推手向前為揖。誕是大。羑若二字疑有脫誤。克恤是能撫恤。西土是西方岐豐。文武初興

王業之地。史臣記說。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群臣皆前進。相揖序定位次。又皆再拜稽首說。王今已為天子。群臣敢致敬進言於王。昔商之成湯。以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天厭棄。遂一旦改革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的基業。所以然者。寔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衆。使得其所。是以人

心歸於下。天命眷於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恤民。始受天命。得天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保之乎。康王身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者至矣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是升遐。成王初崩。故曰新陟王。畢。是盡。協。是合。戡。是克。敷。遺。解做施及。張皇六師。是大修戎備。寡命。是不易得的基命。召公又說。我周自文武艱難創業。惟我新升遐的成王。以兢業守之。凡一賞一罰。皆未嘗狥一己的私情。惟理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理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當罪。至公至明。絕無私曲。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於動搖。用以此施及於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熙洽之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

以保守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當絕覬覦之萌。必振飭戎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明。足以讋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要姑息廢弛。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墜壞而不終也。按周家仁厚立國。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隙欲逞。况盈成之久。其勢易弱。成康之時。病正坐此。故康王即位。元老大臣。惓惓以賞罰六師告之。嘗考立政一書。周公亦以克詰戎兵為

言。可見老成謀國計慮深遠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釗是康王名。嗣王在喪故稱名。報是答。康王

因群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爾等庶邦

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於我惟我一人

釗將亦有誥詞以報答於爾其明聽之哉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是大。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力的意

思。咎是咎惡。底是致。至是至極的去處。齊是

兼備。熊與羆都是猛獸名。不二是一心。乂是

治。端命是正命。康王告諸侯說。昔爲周文王

武王之爲君有溥博均平之德。減薄稅歛使

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

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愼而不差誤。不曾

專意去尋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法如此

這箇心。推行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而極其

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

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

賴於群臣之輔者。當時却也有如熊如羆一

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

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故

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

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

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尚賴賢臣

輔佐如此。況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乎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伯父。指同姓諸侯。先公是諸侯的祖父。顧是

念。綏是安。鞠子是稚子未離鞠養的意思。乃

謙辭也。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

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

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

要這等人輔佐於異日也。先王爲後世慮如

此令我一二同姓的諸侯繼爾祖父為臣。爾祖父前日皆有臣服於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易事我以盡藩衛之責。雖身奉職在外須要一心孜孜報國。常在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憂勤順承不違。無或不能輔佐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貽我鞠子之羞恥。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指太保召公以下。命即上報告之命。史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告已畢。乃皆相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還著喪服蓋行即位吉禮畢仍行居喪之禮也。按此書臣之進言曰無壞我高祖寡命。君之求助曰無遺鞠子羞。即位之初君臣告戒深切著明。惓惓有無忘先業之意。此孔子取之以為後世法也

畢命

康王命畢公代君陳保治東郊。史錄其冊命之辭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月初生明叫做朏。是月之初三日也。乘輦而行叫做步。宗周是鎬京。豐是文王廟所在。成周東郊俱指洛邑下都說。保是安。釐是理。史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王于是日之朝步自

宗周至豐親告于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蓋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餘風尚存。固不當專尚威嚴亦不宜輕事姑息。必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保以安之而愛惜護養使民無不遂其生。釐以理之而區處分別使民無不順其治。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業也。康王以此命畢公其責成之者甚重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以父師稱之蓋隆其禮也歎是布康王冊命畢公歎息而呼之說道父師惟我周家當初受有殷天命豈是容易得來實由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天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剏建大業也此言周得殷命之難以見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加意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先王指文武成王毖是謹十二年為一紀父子相傳為一世康王說惟此下都之衆自周公定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者蓋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則加意謹毖區處防閑極其周密俾他移于洛邑密近王室日聞我周家的仁聲善教觀近我周家的仁人君子使潛消其頑悍之習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日拊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的頑民老者盡少者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染惡之民悉化為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可憂虞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之福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夫觀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必善繼其政而保此治安於無窮可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道是世道升降指治亂說革是改臧是善康王又命畢公說公往治殷民必因俗為政而後可蓋世道有隆有污若風俗淳美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而趨于治風俗薄惡人心澆漓則世道日降而趨于亂故為政者當因俗以為變更宜寬而寬宜嚴而嚴務要感化人心挽回風俗不可膠于一定此為治之大端

也。昔在周公之時。殷民習染舊惡。世道方降。故謹毖而遷之。其治尚嚴。至君陳之時。殷民漸化為善。世道初升。故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是因俗以為政者。其在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不善者亦不盡無。又當剛柔並用。分別善惡。使賞罰昭明。人知懲勸。乃政體之所宜也。若為善的不稱其善。與不善的一般。則淑慝混淆。從違靡定。善者無所恃而怠于自脩。不善者無所慕而安於自棄。其何所視效以為勸乎。夫勸善懲惡。若主于區別之嚴。然使民同歸于善。又不失為愛養之厚。此正所謂保釐之政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是盛大。小物譬如說細行一般。師是師法。康王又稱美畢公說道。惟公有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但大節之過人。雖至於一言一動之微。人所易忽者。亦能勤慎檢點。絕無怠忽。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以及朕躬。為四世之元老。風采凝峻。正色斂容於朝著之間。以倡率群僚。凡有言論謨畫。在群臣罔不祗敬而師法之。蓋公聞望素孚。勳業茂著。其休嘉之績。已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為然。今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仰其治功之成而已。夫以公之德業。為予所仰賴如此。然則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說。昔周公輔相我國家。經理太平之業。嘗孜孜以化服殷民為事。今公德業之盛。無愧周公。故予就祖廟之中。祗行冊命。以周公之事付之于公。公其往蒞東郊。而盡保釐之道可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旌表都是褒獎的意思。淑是善。慝是惡。癉字

解做病字。是羞愧他的意思。申是申明。康王又命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當以勸善懲惡為務。着啟民中有為善的。必旌獎他。使知勸於為善。有為惡的。須簡別他。使知戒於為惡。如式化厥訓的。此善人也。則旌表其宅里。光顯這為善人。以羞愧那為惡的人。使善人的風聲卓然樹立。聞者莫不興起。這便是旌善的事。有弗率訓典的。此惡人也。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令與善人相混。使他畏懼為惡之禍。羨慕為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至于王畿乃四方之本。不嚴其防。非所以彈壓啟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地。其遠近疆界。比先規畫停當的。須要申明約束。不使湮廢。封域之內。其高深險阻。比先設立守禦處所。須要謹慎戒飭。不使怠忽。于以安定四海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隳。人心易玩。若根本之地。常加修葺整理。則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四方都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啟民順化而已哉。夫既行旌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脩防禦之大計。所以為長治久安之慮者。至深遠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辭是辭令。靡靡是隨順的意思。殄是絕。康王告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於政事者。必貴乎有恒。行之而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畫一之規。不要朝更夕改。方行忽罷。則政立而民莫不遵從矣。凡宣布于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為繁文。浮泛失實。則令出而民莫不聽信矣。至於作聰明。趨浮末。一切好異之事。決不可為。蓋一或好異。則政必至于紛擾。而不足以宜民。辭必至於支蔓。而不足以服衆。此治體之所當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商之舊俗。漸染紂惡。靡靡然相與隨順。惟以利口捷給為賢。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

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此凡政令所施務存渾朴敦大之體以盡化其澆薄之習可也大抵天下治則人尚行而風俗日厚天下亂則人尚辭而風俗日薄康王惡商俗之靡靡而政令以體要有恒為重漢文帝斥嗇夫之喋喋而用人以安靜悃愊為先皆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蕩是驕蕩陵德是陵蔑有德之人敝是壞康王又說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逸樂豢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肆為驕蕩陵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憚夫天道好謙而惡盈既以蕩陵德則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敝壞風化競為奢侈美麗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制欲出乎禮則必入乎侈此非特一時為然萬世為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述古人之論世族者如此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席是憑藉的意思怙是恃服美是以服飾為美閑是防閑康王又命畢公說我前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之衆士正是世祿之家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安享富厚有自來矣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為消長惟怙恃其侈欲

不知悛改必至絕滅了義理義理既滅則無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止驕淫矜侉百邪並見不至于亡身敗家以罪惡終不止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治洛反覆化訓雖已漸收其放逸之心柰何習染既深惡本尚在縱使一時禁制猶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其邪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資是貲財訓是教訓永年是年壽長父康王又說殷士席先世之寵有此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将恣情縱慾伐性傷生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為嗜慾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於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於以怙侈滅義蓋此德義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外此非所以為訓也然雖用此為訓又不可徒以已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迹為訓戒然後人肯聽從若不由於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為訓乎前言旌淑別慝是治之體此言德義是治之道體則由俗而變道則百世不易康王之告畢公者愈精而其託之者愈重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德是民之德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之遺民而關係於我國家者甚大殷士率服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於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於此故我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啟人狎侮必也以愛養之心行旌別之典不剛而過於暴刻不柔而流於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将見為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為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脩矣邦其有不安乎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

三后指周公君陳畢公說衽是衣衿左衽是

夷狄之俗。康王又說。昔周公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慎戒飭。不敢少忽。是為能慎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為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所以化殷為心。則無不

同。故或以謹慎。或以寬和。或以不剛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為道化。則仁漸義摩。處處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為政事。則綱舉目張。件件修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賓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於華夷同戴。天下太平如此。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是立。子孫指畢公的後人說。訓是順。成式是成法。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我成周。在昔周公君陳相繼經理。基業雖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釐之政。使殷民順治王室又安。為我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的基業。將見勳德之盛。傳播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萬年此聲名與之相為無窮矣。至於公

之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將奉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變。夫以公一身所建立。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重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既是竭盡的意思。烈是功烈。休是美。康王於篇終嘆息說。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公今往東郊

不可說殷民反側自昔難治遂畏其弗克而不敢為。惟當勉盡其心殫慮竭力無少退託則志不阻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也不可說叢爾殷民其勢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惟當敬慎其事防微慮遠無少輕忽則患不生于所易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命遷其民於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為治其政蹟炳然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思

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不至遏佚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按康王之時天下歸周久矣即一二殷民梗化豈不可治以有司之法。而畢命一篇反覆丁寧但欲區別以生其愧訓教以進其善初未嘗忿其難化而一切用刑以威之可謂以德化民者矣所以能釀成太和之治而丕延有道之長也歟

君牙

君牙是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史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篤是厚太常是旌旗之名畫日月於上古時人臣有功於國家則書之於太常示不忘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乃先嘆息而敘其先世之功績說道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為司徒之官皆能盡心而不欺守正而不

撓世世篤厚於忠貞以服役効勞我王家凡教養斯民綏和四海之事罔不竭力以圖之其成功之美紀載於太常之旗迨今猶炳然如見也爾祖父有光輔國家之業如此爾可不思所以仰匹其休乎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是國家的統緒亂字解做治字春冰是春天氷凍將解而難涉者也穆王又敘已求助

之意說我周家王業肇剏於文武纘紹於成康至予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的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一人以治天下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難圖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就如履虎尾者有噬齧之患涉春氷者有陷溺之虞爾君牙當勉脩職業以慰我之心可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翼是輔翼膂是脊股肱心膂是一體相成的意思服是事忝是辱穆王又勉勵君牙說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官以輔翼朕躬其職任親重倚毗專切就如我的股肱心膂一般蓋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若一體或虧則持行運動無所賴君必得賢臣以成治若任賢不專則經綸康濟無所資其關繫之重非有二也然爾欲盡職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爾祖考之事我先王者舊事具在爾惟遵守家法以祖考之事先王者而事我無或不勉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於祖考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式是敬穆王又說司徒掌邦教而教莫先於明倫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乃典常之道汝必弘大而敷布之使天下都曉然率由于彝倫之內

又此五典乃民所受于天至當不易之則汝必敬慎而和協之使天下都怡然順適於物則之中此乃教人之方也然立教之本又在於爾爾身之正與不正民之觀望所繫也若爾之身能周旋於典則而無弗正則下民亦有所視效而歸於正矣民心之中與不中爾之感化所徵也若民之心或乖違乎典則而有弗中亦惟以爾之中倡率於上焉耳夫既能敷典和則以廣道化之施又能修身治心

以立中正之極司徒之職有不盡者哉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咨是咨嗟祁是大穆王又說人之為道衣食
既足而後禮讓可興故欲興民之德先須厚
民之生而民生甚難不可不知也夏而暑雨
那小百姓每暴身露體在田畝之中盼望着
新穀未登不能勾得食則相與怨恨咨嗟而
啼饑之聲作焉冬而大寒小百姓每手足肌

膚盡皆凍裂自愁着無衣無褐當不得寒冷
則怨恨咨嗟而號寒之聲作焉蓋人情一日
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身則
生怨咨蓋亦自恨其生計之艱難耳豈得已
哉汝為司徒須時時思念那百姓每這等艱
難困苦替他圖謀所以為衣食之易者或勸
農桑教樹畜以利導於前或輕徭役省賦斂
以拊恤於後事事都計為之所然後男有餘
粟女有餘布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

之聲悉轉為歡樂謳歌而民生乃見其安寧
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前一節是教民
的事這一節是養民的事司徒職專教養故
穆王諄諄以命君牙如此然人君身處九重
富有四海輕肥之欲既饜足于口體謦欬之
聲復充塞於左右使非體仁廸哲加志民艱
則寒暑饑寒之狀咨嗟遠怨之情有漠然若
罔聞知者矣豈能念而圖之哉若穆王者亦
可謂賢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是大謨是謀畫烈是功業若字解做順字
先王指成康前人指君牙的祖父穆王嘆息
告君牙說惟我周家自文王肇造區夏咸和
萬民其訏謨遠猷經畫於當時者大矣哉何
其光顯而莫及也武王一着戎衣大定天下
其鴻功駿業恢拓乎先緒者大矣哉何其善

承而無斁也。然此謨烈非特顯承於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人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細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夫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光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蓋嘗佐佑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必須敬明爾司徒之訓。以化成天下。上焉弼亮朕躬。奉順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之光

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其在於爾。忠貞世濟。亦將追配前人。而垂功名於旂常矣。可不勉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也指君牙祖父。式。是法。乂。是治。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說。惟爾祖父世篤忠貞。佐佑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爾為司徒。不必他有取法。但由先正之舊職。而遵守以為法式焉可也。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其任甚重。使爾能式舊典。則政教脩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之機。關係在此。可不慎哉。君爾果能率爾祖考之所行。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一皆恪守家法。不致失墜。則四海之內。彝倫敘而禮樂興。衣食足而生養遂。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乂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觀君牙篇中。論敷典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

教養斯民之大務。而又惓惓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亹亹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尚可想見。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冏命

伯冏是臣名。穆王用伯冏為太僕正。史臣錄其誥命之辭。因以冏命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危的意思。愆是過失。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創業。成康嗣位

皆一德相承。今予一人不能全得君德。乃繼嗣前人。今居此大君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為此中心怵惕恒恐不勝其任。憂危靡寧。至於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免於過失。以求無忝君人之道耳。穆王深知為君之難。而望助於臣下。故先述其意如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齊是嚴肅的意思。承是承順。弼是正救。穆王告伯冏說。昔我文王武王之為君。以言其德則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既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之臣。若小若大。又皆懷忠貞良善之心。精白從事。其侍御僕從常在左右者。亦無非端方正直的人。朝夕之間。薰陶涵養。凡君上所行合着道理的。便承

順其美。有不合道理的。便正救其失。其近臣又皆得人如此。所以一出入。一起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無有不敬。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邦同底於休美矣。觀文武之聖。猶必賴近習之助。以脩德致治如此。況予之弗克于德者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繩所以取直。糾是駁正的意思。格字也解做正字。穆王告伯冏說。惟我一人。資性不美。不能勉於為善。實倚賴著左右前後有位的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我之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糾而正之。務要早夜夾持格正我非僻之心。使常常警惕戒懼。不流于邪。然後愆謬不行。君德日就。庶幾文武之遺烈。為能繼承之而不墜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

德交脩不逮

大正是太僕正。群僕是太僕的屬官。逮是及。穆王又命伯冏說。予德不逮前人。固賴近臣之助。而督率倡導。又係長之責。故我今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脩予之所不及焉。蓋人臣竭一巳之力以效忠。不若合衆賢之助以廣益。故高宗命傅說。說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穆王此言。亦深得說命之旨矣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簡是擇。僚是僚屬。令是善。便是順人所喜。辟是避人所惡。側媚是邪僻諂媚的人。吉士是正直之士。穆王又告伯冏說。凡群僕侍御之臣。都是汝之僚屬。務要謹愼簡擇。不可濫用匪人。有巧於言詞。浮誕不情的。有善其顏色。虛華無實的。又有揣摩人意。便僻承奉的。有包藏姦惡。為諂媚的。這等人若誤用了。他都能蠱惑君心。壞亂國事。斷然不可。其惟善

人吉士。正大鯁直的君子。然後用之。自然薰陶漸染。引君於當道。不患乎德業之不成也。汝其愼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諛是諛佞。即上文所謂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也。自聖是自以為聖。穆王又說。僕從之臣。關係於君德者甚重。若僕臣是正直的君子。不肯曲意以徇君之欲。則為君者日親正

言聞讜言兢兢業業都在道理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若僕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靡詞誇美取悦君心。則其君傲然自謂有聖人之德。于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淪於邪矣。是可見君德之成。固由於僕臣。其失德亦由於僕臣。僕臣之職。所關甚重如此。爾可不慎簡僚屬。以勉輔乃后之德乎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昵是親近。憸人是憸邪小人。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也。迪是導。先王之典是祖宗舊章。穆王又告伯冏說。我先王文王武王立下的常法。為子孫者當世世守之。但有一樣憸邪小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若使他在人君左右。必然肆其邪說。以祖宗之典為不足法。而反非毀之。這樣的人。我之所深惡也。爾慎無昵近那憸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充備我耳目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蠱惑君上的聰明。不肯導迪以祖宗舊典。使得纘紹先烈之美也。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佞幸之徒移奪其心。故警戒之如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吉是善。瘝是曠廢。辜是罪。穆王又戒伯冏說。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此近習之通弊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正直的人為吉士。卻把那交通貨賄營求進用的人為吉士而登用之。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於當道。匡弼之職遂曠廢而不舉矣。如此則是爾大不能敬君。引用非人。孤負委托。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是常行的法度。穆王告戒伯冏篇終。又歎息而命之說。凡我告爾之言。爾其可不敬承之哉。必須堅持精白之志。慎簡正直之人。永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

人在側變亂成法蠱惑上心。乃爲盡職而無忝也。按穆王伯冏一命。諄諄於擯憸人簡吉士以格君心之非守祖宗之典。可謂憂深思遠矣。而侈心一萌至車轍馬迹遍于天下。蓋君心一操舍之間關係理亂如此。可不慎哉

呂刑

周穆王用呂侯爲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詞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始即位。在位又五十餘年故稱百年九十歲的人叫做耄。荒字解做大字。度是裁酌的意思。詰是治。史臣追叙說。昔者呂侯爲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按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的時節年已耄矣。猶以刑獄重事乃大加裁酌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況承平既久巧僞日滋。故穆王當享國之久老耄之時猶必惓惓以圖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是古時强暴的諸侯。延字解做引字。鴟是惡鳥名言其狠惡如鴟鴞也。矯是矯詐。虔是殺戮。呂侯傳穆王之命說上古有遺訓傳聞鴻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到黃帝時蚩尤始倡爲暴亂。驅扇熏炙轉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也都化而爲惡。無不爲寇爲賊凶橫陵人。如鴟鴞之惡以害人爲義爲

姦爲宄無所不至。惟是刼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虐爲事而已。穆王推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所以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是舜時三苗。靈字解做善字。淫是過。劓是割鼻。刵是截耳。椓是宮刑。黥是刺面。越字解做於字。麗是入。差是分別的意思。穆王又

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制刑以立威作為五樣暴虐的刑叫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人衆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情詞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

胥是相漸是漸染泯泯是昏亂棼棼是亂覆是反覆詛盟是詛呪盟誓庶戮是衆被刑戮的人監是視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鬨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化而為惡泯泯然昏迷棼棼然擾亂凡百所為無復有忠信之事惟反覆為詛呪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虐威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於上天

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於天如此故天假手於有德之君而殄絕其世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指虞舜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虐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衆被戮的百姓無罪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體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

竄徙其君分比其黨驅逐於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天人共憤帝舜下為民除害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氏黎氏是掌管神人之官地天通是上下混雜的意思降是下降格是感格乃假託禍福以惑衆者即後世師巫假降邪神的人棐

是輔。蓋是檢敕的意思。穆王說。昔者三苗肆虐。百姓無辜受禍。不知道是甚麽緣故。只說有鬼神降災禍於人。心中惶懼。於是妖誕師巫之流。肆爲邪說。扇惑人心。使人皆崇祀鬼神。以祈福禳災。民神雜亂。邪正不分了。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先命重氏黎氏。修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其舊時上下混雜的祭祀。一切禁絕之。不許褻瀆。祀典已正。人無徼

求鬼神之心。而假託鬼神降格禍福的邪說。舉皆屏息矣。然常道不明。則民情猶易惑也。乃當時諸侯。及在下之百官。又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凡民有率循常道的。則保安之。有違悖常道的。則懲治之。賞罰咸當。公道大明。雖鰥寡至微弱的。無有爲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蔽阻抑以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冥昧怪異之說。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語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常道。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孟子說。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亦是此意。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是虛心下問。有辭于苗。是聲言有苗之罪。穆王又說。帝舜以苗民昏亂。任刑而不任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每雖鰥

寡至微的。也都陳說有苗的罪惡。歷歷有詞。蓋民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威劫。如此。帝舜乃反苗之道。而以德行之。凡施於政令以防閑其民者。只是以德爲威。而不以虐爲威。由是天下惕然決於爲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於教化以開導其民者。只是以德爲明。而不以察爲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爲善去惡。而莫不明矣。帝舜以德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則一於刑威伺察者。抑末矣。典獄者尚監於

此式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即伯夷禹稷恤功是憂民之功典是禮折是絕主名山川是將九州有名山川表識以為疆域農字解做厚字殷是富庶的意思穆王又說當蚩尤作亂三苗肆虐之後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皆帝舜之所憂也

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這三箇大臣同致憂民之功于民命伯夷為秩宗使降布天地人三禮明尊卑上下之分以折絕其邪妄之心而不犯於刑這是正民之心命伯禹為司空使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為九州之主以定疆域這是定民之居又命后稷為田正使須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厚殖嘉穀這是厚民之生三大臣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所以天下百姓莫不殷盛富庶

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夫三后雖皆以憂民為功然必以降典為先者蓋撥亂反正莫急于正人心使人心不正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刑辟亦不勝其煩矣此又呂刑立言之旨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制是防閑的意思中是輕重得宜穆王又說三后成憂民之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乃命皐陶為士師之官定為輕重

適中之刑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畏罪遠刑遷善去惡人人都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歸於敬德之地焉即虞書所謂明刑弼教民協于中者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是和敬的模樣明明是精白的模樣灼是著乂是治棐是輔彝是常性穆王命呂侯說昔在有虞之時帝舜恭己南面有穆穆然

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積中發外。光輝照灼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每得於觀感者。皆興起其為善之心。無不勉力自強。勸于脩德。其治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其中有敗常亂俗長惡不悛非德之所能化者。故又命皐陶為士師明五刑之等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常性使同歸於惟德之勤焉。夫刑之本

必主于德。刑之用。必合于中。穆王訓刑以此。可謂得先王制刑之深意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是掌刑的官。訖字解做盡字。威是有權勢的。富是有財貨的。元命是大命。穆王又說。刑獄重事。全在得人。若是典獄之官為權勢所脅則不免曲法以徇人。為貨利所誘則不免受財而枉法。這等人。如何行得公道。惟虞

廷掌刑的官。箇箇得人。不但能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且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而不為利誘。其心中常敬畏而不肯怠忽。常忌憚而不敢放縱。是以聽斷之間。至精至當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待揀擇於身而後言也。夫天之德。只是至公無私。典獄的這等至公。便是能全盡天德。雖死生壽夭的大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理。制命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

天相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如此。此後世所當法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是諸侯掌刑的。作天牧是為天養民。麗字解做附字。庶威譬如說衆惡一般。

乃相與作威以虐民者。奪攘是奪取財貨。矯
是潔。穆王勉諸侯敬刑。乃嗟嘆而告之說。天
生民不能自治。故責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
責之臣下。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
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體天心。愛惜
民命。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且古人的行事使
是後人的樣子。今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
夷那等樣人。昔伯夷為禮官。要使民遵守禮
教。不犯刑戮。乃頒布刑法。以啓迪開導他。使

之曉然知所趨避。這是能為天養民的爾之
所當監視者也。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是苗民
那等樣人。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辭附麗的
全不詳察其中情實。又不選擇良善之人。以
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
的人。却用他斷制五刑。亂罰無罪。由是被害
之民呼天稱冤。上天不蠲潔其所為。降以灾
咎。于是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都滅絕了。這是
不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懲戒者也。夫穆

王訓刑。既以天牧為言。又欲以伯夷為法。苗
民為戒。則其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亦可見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
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格命。是至當的言語。由字解做用字。慰。是安

慰。戒。是事有差失而懊悔的意思。齊。是整齊。
終。是故犯。逆。是迎合的意思。畏。是威。休。是宥。
三德。是正直剛柔三樣君德。穆王專告同姓
諸侯。先歎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
等有年尊而為伯父伯兄的。有年相若而為
仲叔的。有年少而為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
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至當
的言語以告於爾。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
必須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

家心裏纔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爾等須無日不加勤慎。庶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失刑為戒也。蓋過而知戒。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已失之後耳。夫我謂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所恃以為治。乃天整齊亂民。禁奸戢暴。使我為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

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寬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百姓每所犯如何。着不得一些私意。惟是至公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勿以我之喜怒為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刑戮。我雖要赦宥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赦宥。惟當敬謹於五刑之用。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

正直之三德。這是爾真能日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為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為百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而無窮矣。爾其深念之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是善。度是裁審的意思。及是獄詞牽連的人。穆王又歎說。凡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

聽我之命。夫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汝。汝其聽之可也。今爾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若不得其人。則流毒甚衆。不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若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也。又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蓋此連及

的人或出於奸吏之羅織或出於罪人之攀
累若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
也這三件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
安矣非祥刑而何不然則是作威以殃民而
已何祥之有爾等其慎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是兩家爭訟的皆至就如今原告被告
都到官一般具備是供辭與證佐都在師聽

是與衆人公同問理簡是核實孚是信三箇
正字俱解做質字罰是贖過是誤穆王告諸
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定有兩家
的人一家不到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證佐
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須是兩家爭訟的都
到在官又辭與證都完備了乃與衆獄官共
聽此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核情實已皆
可信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
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

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矣
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相應的是
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
罰亦不必加矣按此即虞庭贖刑肆赦之遺
意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
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斯言
猶有古意用法者所當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

疵是弊病官是有權勢的反是報復恩讐內
是婦人在內交通說事的貨是賄賂來是人
來干求囑託審克是詳察而盡其能穆王承
上文說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過以寬宥之
矣然此五過本是要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
多有容私狥情舞文玩法者其弊病有五或
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報自己的恩
怨而不出於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得了人
錢財或聽人干求請託只為這五件以私意

出入人罪則五過之設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執法之人先自賣法情尤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不可輕恕也爾等必詳審精察務盡其能不爲勢屈不爲利誘既不徇已之意亦不狥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於惟均之罪矣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貌是容貌稽是考具字解做俱字嚴是敬畏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的有該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的也有該寬赦的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之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如何蓋詞猶可以僞爲而顏色之間則有真情發露而不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議赦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究則其爲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若務爲寬縱以致有故出的過於搜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之赫然監臨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也如此庶幾刑罰得中而民無不安矣刑其有不祥者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鍰是刑法罰是納贖六兩叫做鍰古時以金贖罪即今之銅也閱字解做視字倍差是加倍之外復有參差屬是類譬如說條款一般

比罪是即今之比附律條也僭亂辭是僭差混亂之辭穆王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墨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納金一百鍰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刑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百鍰亦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剕刑比劓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鍰亦必審實其

罪無輕赦也宮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六百鍰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一千鍰亦必審實其罪真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千剕罰之條五百宮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

下比附其罪如罪疑於重則比諸上刑罪疑於輕則比諸下刑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於人言而妄為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僭差混亂之辭亦有泥於古法而強為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幾五罰之用各得其當耳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服是受刑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也倫是次序要是總會的去處穆王說刑罰雖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只着他受下刑如事莫重於殺人然所殺者是奴婢只宜加之以下刑如今大明律家長殺奴婢圖賴人止是杖七十徒一年是也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如

事莫輕於罵人然所罵者是家長則必加之以上刑如今大明律奴婢罵家長者絞是也不止用刑如此便是用罰也都有箇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斟酌損益譬之用秤錘以求物之輕重務要得中所以說輕重諸罰有權此權一人之輕重者也至於刑罰之用于一世也當隨時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

刑威劫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所以說刑罰世輕世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這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于世變輕的不是故縱乃當輕而輕重的不是故入乃當重而重蓋截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者豈徒

任意以為之哉穆王之意蓋言用刑者於經常中不可不知權變權變中又不可不本於經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佞是口才辯給的人折獄是聽斷獄訟占是審度的意思孚是信輸是獻獄如今之覆奏

一般穆王恐典獄者以論贖為輕又戒之說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既犯了五刑反復推鞫到那罰贖的時候已受了許多苦楚亦甚病矣然則斷獄之初可不謹乎夫刑官乃民之司命輕重出入關係生死豈是口才辯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心裡公平的人纔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典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

隨他強辯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推義不及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真情自見。至於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為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箇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箇敬謹的心。不可失於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庶幾於中正之則而無所寬枉。然後當刑的治之以刑。當罰的宥之以罰。到那臨刑罰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此。由是獄成于下可以取信于人。輸奏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差失了。却又不可自專。其于覆奏之時又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是從重問了。還要連他的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即有虞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

此其所以為祥刑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伯字解做長字。族是同族。姓是異姓。相是助。單辭是無證之辭。亂字解做治字。兩辭是兩家證對之詞。私家是私取財貨以肥家。獄貨是賣法而得財者。府是蓄聚的意思。辜功是罪狀。庶尤是諸般殃禍。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爾等其敬慎之哉。凡我有官之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著他使多畏懼況用之乎。我所以兢兢然敬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實有哀矜仁厚之德存於其間實以德用刑而非恃刑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實欲使民畏刑遠罪以助教化之所不及。爾典獄之官皆有代

天理刑之責者。當仰體天心。慎重民命。凡有罪罰惡務與夫之福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於下。斯可耳。若刑一不當。便是逆天。可不敬哉。彼獄辭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證佐。只憑一面之辭者。叫做單辭。這等的最難審察。必虛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汚。庶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原告被告。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

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切不要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為私家囊橐之計。夫鬻獄得貨。豈足以為寶。但自積罪狀于己身。至于罪惡已極。天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這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命。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意行私。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復有

令善之政在于天下乎。此天所以必降之罰也。夫好生乃天之心。不特鬻貨者不為天所容。即心有毫髮不盡。是亦上逆于天道矣。故自古酷吏未有不得禍之慘者。穆王此言。真典獄之永鑒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是繼世的子孫。無疆是無窮。辭是名譽。

屬是附麗。五極即是五刑。以五件皆極重之刑。故謂之五極。嘉師是良民。穆王訓刑將終。又并告来世諸侯歎息說。爾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為法。非敬刑以教民祇德。而得其輕重之中者乎。我試為爾等言之。爾等其庶幾明聽之可也。我聞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皋陶。都是掌管刑法的官。他有無窮的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

是為何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的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一不合乎天理愜乎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善衆而治之只要他遷善遠罪不犯刑戮豈可過用刑威以殘虐百姓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件件以古人為法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譽垂于後世斯可耳爾等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

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於來世其言詞懇切計慮深遠穆王之惓惓於刑獄真無所不用其情矣讀其書猶可以見虞廷欽恤好生之遺意此孔子之序書所以有取也

文侯之命

周幽王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平王嘉文侯之功命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晉於周為同姓故稱父義和是文侯的字辟是君先祖指成康以下諸君說懷是安平王呼文侯而命之說父義和我大顯祖文王武

王皆能敬慎以明其德本之身心之間而達於政治之際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佑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能左右扶助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閔是矜憐嗣造是嗣位丕愆是大譴殄是絕資澤是小民所資賴的恩澤純是大服是事伊字解做誰字平王歎息說我祖宗基業相承皆有賢臣之助何其幸也閔予小子嗣位之初乃為天所大譴有父死國破之禍所以

然者蓋民為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根本固而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絕其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無有老成俊傑在於官使者我小子又薄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惟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又歎息說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之昭事先王者而致功于我一人則庶幾扶國祚于既衰而我亦可以永安厥位如先祖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前文人都指文侯始祖唐叔說肇是始刑是法會是合紹是繼脩是緝理的意思扞是捍衛平王呼文侯說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能服勞王家昭明汝顯祖

之功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幾墜而國統已中絕矣惟汝攘除戎難興復王家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君之統緒于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而不忝其昭事先王之績焉且我新立在艱難之中汝多所脩完捍衛王室賴以再造若汝之功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是衆。賚是賜。彤是赤。盧是黑。康是安。簡是閱視。平王勅遣文侯說。王室已安。汝其歸于晉國撫視汝民。衆安寧汝邦家。我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祖廟祭饗之禮。又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當脩舉職業。於遠民則懷來之。於近民則馴習之。惠安遠近的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樂。又必簡閱爾都之士馬。以壯國威。惠恤爾都之人民。以固邦本。夫有功王室。汝之德已顯矣。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勲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勉之。

按平王即位之後。但知晉侯立已之功。而不知有復讐討賊之義。忘親忍恥。無有為之志可知矣。此周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費誓

費是地名。昔周公之子伯禽受封為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書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徂是往。淮夷徐戎今淮安徐州地方。魯公誓師。先發嘆說。爾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命令。往日已叛的淮夷。今乘我始封。又結構徐戎並起為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之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是縫綴。冑即是盔。敿是干上繫的帶。干是楯。弔是精製的意思。鍛是打造鐵器。戈矛俱是鎗。礪是磨。魯公誓師說。戰莫先於治戎備。爾等須要好生縫綴那甲冑。繫帶着干楯。無敢有一件不精製者。多預備那弓矢。鍛鍊那戈矛。磨礪其鋒刃。無敢有一件不銛利者。庶足以衛身而克敵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
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是大舍牿是軍中造作廬舍牧放牛馬之
所杜是閉絕擭是捕野獸的機檻斂是填塞
穽是坑坎魯公又戒行師所在之居民說凡
軍中的牛馬其止宿牧養之處已大布於四
野之中爾居民凡在野外有設為捕獸的機
檻便都閉絕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便都填
塞了無致陷害傷損我牧放的牛馬若不預

先除治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決不赦
宥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是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走也臣妾是男
女賤者之稱商是度量魯公又戒將士說軍
出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
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

家逃亡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
若有人收得這馬牛男女能敬懼小心不敢
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
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誓戒亂了部伍越
壘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
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搶掠或踰過垣
墻偷盜人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
重又自有一定之法禁治於爾必不宥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
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峙是儲備糗糧是乾糧不逮是不及大刑是
死罪郊是國門外之地遂是郊外之地楨榦
都是築墻的板木有無餘刑非殺是說不止
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的意思芻茭是草束
魯公誓師又說甲戌之日我要率衆往征徐
戎之罪蓋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

則糧餉為急。爾須要儲備以供軍食。毋得大缺致誤軍機。如有不及。汝主餽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人。與徐戎對壘難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遂的。當備着築墻板木之類。我於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於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餧養馬牛的

草束不可不多備。備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饑困。亦必加以死刑。不輕宥也。按魯公於初封之日。東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新造之隙。今觀其行師誓衆。先後次第。整暇有序。雖一時御敵未足以盡其美。而治國規模亦略可見。蓋周公為父教胄有素也。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為不可。穆公不聽。後晉襄公敗之於崤。囚其三帥。穆公悔已不用蹇叔之言以致喪敗。作為誓辭以告群臣。明已改過之意。史臣錄其辭因以秦誓名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譁是喧譁。群言之首。譬如說衆論中第一緊要的說字。解做盡字。自若是是自以為是。盤是安。昔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群臣而

告之。先嗟嘆說。爾等群臣。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言語。我今誓告於汝者。乃衆論中第一緊要的。非是迂遠不切之說。汝當專心聽之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重於責人。輕於責已。每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於徇已。不肯受人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不是處。而能受人之責。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為艱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脩身克已之要務。正所謂群言之首也。穆

公悔不聽蹇叔之諫。而深有味於古人之語
故先述以自警如此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逾是過。邁是往。穆公悔過之意說。我如今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過。心裡常懷憂悔。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將來之日。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於圖改。不敢自安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古之謀人。是前輩老成謀國的人。忌是疾惡。今之謀人。是新進喜事之人。姑字解做且字。猷即是謀。詢是問。老人齒衰而髮黃。故叫做黃髮。愆是過失。穆公又追悔前非說道。惟朝廷之上。那前一輩年老有謀的人。我非不知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遷就我意。遂忌疾疎遠之。而不用其謀。這是隱然指蹇叔。勸他不要伐鄭之事。如今那新進喜事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我意相合。姑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以至于敗謀而失事。這是隱然指杞子。哄他伐鄭之事。然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將來之善。猶可改圖。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商量可否。則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讜論。又足以服人心。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矣。豈敢自諱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是衰老的模樣。旅字與腰膂的膂字同。旅力既愆。是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有是任用的意思。仡仡是強勇的模樣。不違是無失。截截是口舌辯給的模樣。諞字解做巧字。易辭是變亂是非。穆公告群臣說。我前日之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善。只是親賢臣

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衰老的良士。雖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他却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可與謀國者。這等的人。我今後却要任用他。若仡仡武勇之夫。雖善於射御。無有違失。他却有勇無謀。智慮疎淺。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後再不用了。勇夫且不可用。况那諓諓辯給善為巧言的小人。顛倒是非。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雖有直言正論。也被他揺奪了。這樣人。最能敗壞國家。我何暇多用之哉。穆公悔過之詞如此。其任用老成。斥遠邪佞。乃人君圖治之要道。此孔子取之以示萬世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是默默。介是獨。斷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寬洪的意思。彥是俊美。聖是通明。不啻是不但。職字解做主字。穆公說我嘗默默然深思。用人之得失。繫國之安危。不可不謹。假如有一箇介然獨立之臣。看他斷斷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恰似沒用的人一般。但其心地和平。度量廣大。休休然如大器之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人有才能的。便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俊美通明的。便心裡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揚而已。這是他實是能容受天下的賢才。非有勉強矯飾之意。這樣大臣既有德。又有量。人君若肯一心信任他。必能廣致群賢。共圖國事。為社稷蒼生造福。用能保佑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安我黎民。使長享太平。斯人也。亦主有利於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是妬忌。違之俾不達。是故意阻抑之。使

不得通達殆是危穆公說為人臣的若無斷
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技能的道他強過
自己却妬忌憎嫌之不肯稱揚見人是箇俊
美通明的怕他不次進用却百般阻抑之使
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狹窄不能容受
天下的賢才人君若誤用了他將使君子喪
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壞了如何
能保我的子孫使之長久保我的黎民使之
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起矣不亦岌岌乎

危殆哉故我於截截巧言之人不遑用之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是危動不安的意思懷是安穆公誓告
群臣篇終又說用一妬賢疾能的大臣便使
子孫黎民並受其害可見國家之杌隉不安
不在乎他只由用着一箇不好的人遂貽無
窮之禍爾豈必小人之多乎用一休休好善
的大臣便使子孫黎民並受其利可見國家
之榮顯安寧亦不在乎他只由用得一箇好

人遂貽無窮之慶爾豈必君子之多乎夫一
人之善惡足以繫一國之安危如此然則番
番之良士其可以不用而截截諞言之人尚
可以不去哉按穆公因輕信杞子之言不聽
蹇叔之諫以致大敗于崤故此篇悔過之辭
惟惓惓於用人之得失其亦善補過者矣大
抵老成之人膂力既衰近於無用而仡仡勇
夫其馳騁足以快意謀慮深長近於迂闊而
截截諞言者其辯論足以動人斷斷純朴近

於無能而娼疾之人露才揚己足以取重所
以人主謀事常忽老成之君子而喜輕薄之小
人為是故也然則秦誓之書豈非萬世用人
者之明監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書經直解十三篇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幼冲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明〕申時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徐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提要

刻書經講義會編引

余爾卝而受博士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堇堇一二決疑問難靡所傳習余甚病焉乃從書肆中徧求名人達士所爲疏解訓義及帖括制擧之文可以印證發明者皆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卒業遂獲售以去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

四方余既以詞臣久次橫經
勸講日侍
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
分日更撰屬余以顓經刪訂
為多令內府所刊書經直解
者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
舉業從事多尋摘章句拘牽
藝文未能逖然於章縫鉛槧
羔雉筌蹄之習而廣廈細旃
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

言要在啟沃
聖聰敷陳理道不為箋疏制義
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待
深思強索而豁然如發矇者
獨是書藏于禁中惟閣臣講
僚乃蒙
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
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
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裒輯
合余前所採錄共為一編於

是尚書大義論說衍繹䋈然備矣徐文學衡卿氏家世受書謂是編不可無傳欲付剞劂公諸同志者命之曰書經講義會編而余為之引其首

萬曆丁酉蜡月朔日吴郡申時行書

子 用懋 用嘉 編輯
孫 紹芳 繼揆 傳芳 逵芳 騰芳 續慶 濟芳 紀常 緒隆 繹受 繩武 較刊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皆是虞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曰虞書

堯典

這一篇書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說曰若稽考古之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爲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四德又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强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實恭敬無一毫虛偽行出來謙讓是真能謙讓無一毫矯强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光輝發見于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勳也

此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推也堯以蕩蕩之

德成巍巍之功達之上下四方傳之家國天下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勲欽明二句是放勲之自光被二句是放勲之極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機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綸燦然章美之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之獨運謂之思是四者之德皆自然得之無所勉強故曰安安所謂德出于性也此是堯之心法惟其有是德性故有是行實恭以持己然信有其恭而非偽為讓以接物然自能其讓而非強飾故曰允克所謂行出于實也此是堯之身法光被二句承

上說來光者即德性行實之光輝彰之于政治形之于事業者與下節親章和字相應被四表以周圍所及而言勲之放乎四表也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而言勲之放乎上下也包下文旣睦昭明於變時雍之意所謂放勲之極固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臣承上文叙放勲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為私欲所蔽大

德旣明則身無不脩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親愛九族九族皆親愛和睦無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普教畿內百姓百姓皆感動興起曉得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萬國之民黎民美哉熙熙變其舊惡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勲放于家矣一國治是勲放于國矣天下平是勲放于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不格者乎所謂放勲之實如此

此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勲之實也被四表格上下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節級故詳言之俊德即

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字無工夫德性出于安安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所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有是德則其著而為光可知以字直貫下親睦等句節節有箇遞化存神之意非有推行次第親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則九族之中恩義以篤倫理以正而家齊矣平章者百姓氣稟不齊以是德而章之也則見舊染汙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異宜以是德而和之也則見萬邦黎民美哉熙熙乎變惡為善惟忻交通而天下平矣於字極要形容

見聖人過化存神而極其妙處家齊國治是勳之放
于家國天下平是勳之放于天下蓋德之所及即功
之所至正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也每段出當以德
性行實貫平章昭明其化狹而深協和時雍其化廣
而淺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史臣前既稱述堯之功德此以下是叙堯之政事帝堯
當時命羲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乃命他說日月
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有一定
的位次須加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
意穿鑿把推算的曆書與觀天的象器推驗日月星辰
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為曆書曆造成了又
要一心敬謹須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之人都依此
曆及時做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
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明時為首務如此
此下至庶績咸熙是一段事一片語大率首一節為
綱主于造曆下四節為目主于考驗紀堯德化之後
首及于命羲和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
明時莫不本于此乃者繼事之詞蓋史家記事之體
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至

于萬邦時雍始有事于命羲和也欽若即在曆象璿
節二句連說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象如璣衡
之屬蓋日月星辰其運于天有常數其麗于天有定
象莫非天之道也欽是存心敬謹不敢怠慢若是順
其自然不敢穿鑿二字連說不平曆是紀其行度如
布算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觀其轉運
如設璣以載其政置管以窺其行是也欽若而曆象
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推測以合曆而人時定矣又必
慎重其事以頒之有司使因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
先後凡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百工所司之庶績皆有
所視以為準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為民
事之所關不可忽也欽字敬字皆重看蓋若天不欽
則曆象無以順乎天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
無以順乎時而政與時悖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
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人分
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
分命羲仲所居的地方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

叫做暘谷羲仲居此果〻〻所事事春分之日正一春之
中影度長短已載于曆必于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
賓接之記日影的尺寸果見于卯位果出于卯時否凡
春月歲功方輿所當作起的事已載于曆者則均平而
秩序之須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晷度果
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的時候果是南
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兩件合了可見仲春爲陽氣
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時冬寒民皆聚于室內到春時
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氣之溫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這
時節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考驗曆

書于春月節候惟恐有差也

上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
之此是分職而命之羲仲所司者春三月之政實主
四方之春政也嵎夷者測候之所暘谷者官次之名
寅賓出日者言春分之旦出日之景雖載之于曆而
未必其皆合而無差故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
敢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曆合否也此測日景之事
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間所當作起之事雖載之于
曆然又恐其曆時而失事故均平周徧序其先後須
之有司以授民觀其所作之事果當於所定之時否

也此審人事之事平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須
曆書既頒之後當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而
考驗之耳如月令所謂田事既飭農乃不惑亦在孟
春之月也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亦載之曆
矣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晝夜果否適于永短之中昏
之中星果否見于鶉鳥之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之
仲也此定中氣之事厥民析則氣之溫可知以以民
而驗曆也鳥獸孳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曆
也寅賓是驗于春分之旦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
鳥是驗于春分之星民析孳尾是驗于一春之三月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民物而驗曆之道備矣實
賓出日即欽若昊天之心平秩東作即敬授人時之
心

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叔使他居
于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
長盛該變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與有司當夏
至日午時敬以伺日記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
至晝間果六十刻爲最長否考之于星夏至初昏大火

心宿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夏得正曆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此節命夏官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訛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則與作者於焉而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咎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晷既正則冬夏出入之晷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敬致是考日景於夏至之午日永是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于夏至之昏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夫陽氣之果正否也曰民因曰希革民物亦感時而變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于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于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餞送之記日影的尺寸果于酉位酉時否凡秋月物成之時所以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爲陰氣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是夏間民皆苦于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那時節毛羽都更生一番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秋月的節候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酉位寅餞者致敬以送之測其景之所在與曆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者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後以授之有司使與曆無不宜也民夷毛毨則秋氣之平可知無非所以驗曆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爲新的事都均平而審察之以授于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晝間果是四十刻爲最短否考之于

星冬至初昏果是昴宿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此時天氣寒冱都聚居于深室之内又驗之于物鳥獸都生出耎毳細毛以自溫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冬月的節候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運循環不已不曰北易而曰朔易者，凡人事改易無窮一冬之政所當改易者如索綯乘屋稼政穡器之類雖有終而復始之意然亦不必就來年說乎在者無

一之不察即所謂平秩也冬不言致日者春分賓于卯秋分餞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子時則無影可測也以正與夏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嗟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朞這一朞之數較之多五日有零是爲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彀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爲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須將此餘日置爲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遵守凡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

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庶廣矣

此自曆成而言蓋曆象所以作曆而置閏尤作曆之要也首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蓋周天之度有常數而天日之行有過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于初起之度則一歲乃周四時畢具是之謂一朞一朞之間爲日三百六十有六矣然日與天會其氣常盈而月與日會其朔常虛故三百六旬者歲之常也以氣盈而合乎朔虛皆日之餘也不置閏月則何以歸其餘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此餘

日置爲閏月盈者分之爲餘數而爲閏以消其盈虛
者紀之爲實數而爲閏以息其虛使春不入夏而四
時得以定其爲時子不入丑而歲得以成其爲歲也
曆至是則爲全曆而可信矣由是而信治百官以此
既定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之歲使之
順歲功而出凡有事于作訛成易者皆有所據而不
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東作南
訛西成朔易推而至于六府三事皆秩然其有緒而
庶績於是乎咸熙矣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
全功而敬授人時之法有成效作曆之事備矣哉朞

字另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連講完至過下處乃
說出過于常數而爲盈意以字定字成字俱作有力
看允釐即名實不乖寒暑無易而須之百司者百官
即有司也庶績推廣說作訛成易事亦在其中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

帝堯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時爲治的人我將登
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
哲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說丹朱爲人口不道忠信之
言好與人爭辨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去處此等
的人必不能順時爲治豈可登用乎

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自此至篇末只一事皆爲
禪位設一舉而丹朱再舉而共工三舉而鯀皆不得
其人故卒以天下與舜也此節是求總治之職特字
泥指氣化言若時者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裁成輔相
之道值人文之已著而樹經綸調燮之功非指作訛
成易等事也登庸者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啓
明而嚚訟者蓋君子因啓明爲善小人因啓明爲惡
丹朱用之于不善故嚚訟也若人而登庸之方將作
聰明以亂政矣安得順時爲治此堯所以不然其舉
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

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之人我將
用他當時有臣驩兜歎美說道今有共工官方且集聚
事務著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歎
其不然說道共工爲人居常無事言辯能言到用時與
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
心其實傲狠滔天如此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用得
他順成事務乎

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釆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鳩僝功方字有方與未丈之意鳩者積累之意僝者宣揚之意末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類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爲民之害湯湯然廣大將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駕出于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因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患免下民之咨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于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詞歎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帝堯因四岳薦鯀乃歎息而甚不然其言說道咈哉鯀之爲人悖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他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擧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于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擧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愼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圮族堯知鯀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爲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己之見不可以先四岳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

此節是求治水之職也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其方割意下民所以其咨者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有能謂能順水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民之咨者俾乂言使之治水也能字重俾乂輕方命圮族何以不可治水蓋上焉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焉而圮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擧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往欽哉欲其思君命之重念民命之艱去其方命圮族之私而行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四岳若能

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出對說帝位至
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等德不稱恐忝辱帝位帝堯
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為我步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顯位
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
舉貴賤不必拘也于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
之于側陋中有鰥居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者其德可
以居此帝位堯即應而然之說我亦曾聞此人但未知
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
愚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繼母則嚚詐而口不道忠信
之言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而日以殺舜為

事舜遭此人倫之變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
他三人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弟漸化而
為順不至于大為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
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
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看他化不于閨門人倫原
于正始令以二女與之為妻又看他處夫婦之間所以
為法則于二女者果能使之克盡婦道否于是治裝下
嫁二女于媯汭之地使為婦于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
是天子的女嫁與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
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

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為其賢卒舉帝
位而讓之焉

此節是求禪位之人也通節以德字貫庸命即巽位
之命否德猶言不德明明句是開以虞賢之路明側
陋只作一人謂有德之人或在貴自貴舉之或在賤
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其德也意實重在揚側陋上
父頑一段是舉舜之實德言之克諧以孝謂致其齊
慄有負罪引慝之誠同其憂喜無藏怒宿怨之意也
象亦諧以孝者所謂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也此
是四岳舉其能齊家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

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虛下二句即所以試舜
之意刑即刑于寡妻之刑堯試舜必以是者蓋人之
情或勉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
隱微之際若能儀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
舅姑不悖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能故堯以此尤
難者而觀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薦與我前日之所聞
否也堯之為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心不則德義
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此後母傲弟之言所以
得入也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
本根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爭回父母之心非可

以言語諭父母于道加之做弟又豈可以舜有美德
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蒸蒸而漸化于
善至誠充積之效也

舜典

這一篇書載虞舜的事跡所以叫做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盛德顯著既
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其德何如蓋
常人之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

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淺露的不同
舜之明虛靈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伺察的
不同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
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
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
夫濬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
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
此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
于帝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
下焉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禪之本也重華句只就
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協二字串說蓋欽明文思此
帝堯德性之華也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也堯
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質之堯者脗合
故謂之協重則協矣此句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尊卑
論濬哲二句即重華之目也濬哲文明以心言深潛
不露而沉幾先物謂之濬哲經緯內含而昭著不昧
謂之文明此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堯德性之華也溫
恭允塞以身言和粹可親而者肅雖之度謂之溫恭
至誠無妄而敦篤實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身法有

合于帝堯行實之華也三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
言其德之妙耳然亦當順其文不可倒用其字面玄
德即上四者之德玄即濬文溫允字以其幽深玄遠
故曰玄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謂不顯惟
德之義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位即下一
節之位蓋虞納既嬪之餘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
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

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爲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脩舉無廢弛者又使他兼四岳之官賓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穆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爲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適遇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惑其度量遇人處有如此夫堯將難事歷歷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此承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也愼徽字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要見他盛德所感有過化存神意與堯典以親九族等語意相類愼徽二字不平徽中含得敬寬之寬字而寬不足以盡徽之義言其敬畏小心以美入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然于皇極之內也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令提綱挈領之意時敘即禮樂刑政等事之各得其理上何以教言此何以政言愼徽五典以德而爲敷教之本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敦典庸禮可知矣納于百揆以德而爲運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

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矣賓于四門以德而爲禮接之儀也穆穆則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而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納大麓亦爲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變也觀其弗迷則見其有絶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懾又可知矣蓋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每段出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于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歷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相符則其謀皆由于素定觀其久暫一致則其事非出于強爲汝之德眞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巳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于此可見

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

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若何而爲司徒若何而爲百揆若何而爲四岳汝固有言以陳之我矣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致可有功已歷三載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要積觀其功則可以知其德之意重在有德宜攝位上夫堯之禪位不于玄德升聞之日而必于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歷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堯實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以聖知聖首待考而後見久而後决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鯀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績用弗成故觀人者觀其用之效與不效而已人無聖人之明乃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替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朔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于正月朔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此記舜之受攝也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者蓋堯以體元居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以調元贊化之臣受曆數之大禪故重其事也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于文祖也就告攝上說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觀天的器具以璿飾璣謂之璿璣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者以玉爲管横而設之謂之玉衡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者故精察璿璣于玉衡之中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

此節首觀象也璿璣玉衡串說璿璣所以載七政者玉衡所以窺璣者在字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也七政就在天者言璿璣玉衡羲和世守相傳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可以與天準哉或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器之七政以齊是天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璣中只有

度數天運難見即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淳驗諸天而
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曆法以審矣此固
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既受終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
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
無敢怠忽此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也天下名山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
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陵墳衍及歷代帝

王聖賢之類有功于民載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
無有所遺此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也蓋人君一
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
此
此祀羣神也肆字緊承上來言受終觀象之後即事
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幽爲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攝
位祭告其容緩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非郊祀之時
而同郊祀之禮也至于六宗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
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
意仰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
地而瞻望以祭之也至于羣神乃神之麗于地者亦
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
意俯焉有以達于地矣告攝于天神則知承天之責
有所歸而天神無不格告攝于地祇則知統地之責
有所屬而地祇無不享禮以備而義以周所謂主祭
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帝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
等諸侯將他所執的圭璧都取來辯驗蓋諸侯始封天
子授他圭璧以爲瑞信至來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

其眞僞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
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箇到隨見
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
問政務又得詳盡耳既見之後眞知非僞還將五瑞依
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圭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
歛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舜這圭璧便是舜之所授
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此節覲諸侯也蓋人君明爲百辟之主舜既攝位可
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眞取其瑞乃徵召之意
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覲者固有遠近之不同來

有先後之不一日日覲之則所接者寡不惟詢察得
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班瑞亦隨其來見之
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封爵之等皆固受之於
堯而統攝之權今固歸之於舜與天下正始示更新
也此節意重班瑞上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
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

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時當巡守之年二月
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
泰山之下 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告
至之禮舉矣遂就此地接見東方諸侯凡朝見岱宗之
下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贄時見之禮舉矣時
月日正朔之所自出也則察侯國時候之早晚月令之
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較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
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律度量衡
制度之所自始也又當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
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

則何如有不同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
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隆殺之殊也又從而修明之
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吉凶軍賓嘉之五器
各有規制之異也又從而如之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
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六事皆畢乃轉
而南至五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
之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
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
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又往北方
巡守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亦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

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
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于祖宗事死如事
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
此記巡守亦攝位時事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
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禮器之等級皆
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者然上下易離人心易玩苟
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之不
遵制度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無
乖政哉歲守貫下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告至之
禮猶王朝告攝之禮也四覲東后有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以爲贄時見之禮猶王朝初見之禮也時月日
者正朔之所出也則協其時月使分至啓閉晦朔弦
望無差忒而日固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從而正之永
短以曆次而甲乙以敘遞莫不一準于羲和之所授
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則同其律焉使清濁相
經小大相生皆有準則而度量衡之受法于律者亦
從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于王
府之所藏焉五禮各有序也則脩之而隆殺厚薄不
失其宜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違其
度脩者因時而損益之也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協

時月句是一正朔同律度句是同制度脩五禮二句
是齊風俗一正朔則改日易月者有誅矣同制度齊
風俗則變禮易樂者有誅矣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
卒字指上數事而言事未畢則不敢復已畢則不敢
留故云卒乃復也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岱禮見
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
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
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舜一歲而巡五岳蓋
兵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爲定制每五年之間天
子以一年巡守偏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
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
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
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
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陳
奏聞于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
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
于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
不善者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

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
之情也
此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五載二字貫巡守
四朝說五載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
方羣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所以
通上下之情達往來之禮也以五載爲期則不失之
疏不失之數矣曰言曰功曰庸皆指上文事言蓋時
月日者民事所關律量衡者民用所資五禮五器者
民俗所係皆厚生正德事也敷奏以言言其所已行
者也其言不善固戒飭之矣而言之善者又從而明

考其功其無功者固懲創之矣而有功者必從而歷
其報課賞之道寓于遠職之中者如此不言黜陟者
唐虞之制必三考而後黜陟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既攝位遂經理天下先時天下只有冀兖青徐荆揚
豫梁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
周于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
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添此
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
既分十二州又于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

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兖州則表泰山
之類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
水道稍有不利者即一一開通不使壅塞此時雖洪水
已平而猶以脩舉水利為急務益思患預防之意也
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
冀青之地益之以幽并營之三州九州雖無改于其
初而三州實開創于今日以新分合于故土故曰肇
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舜于所分之州益之
以恒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
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

九川滌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為濬導之功不繼
則平成之績不可保也於是濬十有二州之川或疏
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永寧所謂濬川也
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濬川所以防民
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維持天下之法舜設為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刑
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
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有可疑者

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
又以皮作鞭用為官府之刑夏楚二物名為朴用為學
校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
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
五者皆刑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
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
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于作
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
治罪或殺或刑不許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
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斟酌條款已備而

其用刑之時敬而又敬惟憂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續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惻怛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內有如此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愼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爲心豈有刑罰不中者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矜疑可議則有流以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警夫弗若于政者朴刑以懲夫弗化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令出金以贖之鞭朴者法之輕而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之經也眚災肆赦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爲眚爲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赦之怙終賊刑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爲怙爲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權也輕重立于常法之中取舍變于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綜斟酌兢業戒懼雖經權並行而不敢自信以爲必當天下之罪雖舒條並用而不敢自慰以爲盡得天下之情恐恐然惟以刑爲民命之所係而無所不致其憂也欽恤二字串說即所謂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人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並行此刑之所以得其當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爲心寬恤爲念然于有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兜二人相助爲惡三苗之君恃險爲亂不服王化伯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四人稔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共工于北邊之幽州安置驩兜于南邊之崇山驅逐三苗之君于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于東裔之羽山這四箇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爲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共工得罪于已故流之驩兜得罪于人故放之三苗得罪于朝廷故竄之鯀得罪于天下故殛之罪有小大是以法有輕重也咸服者服其皆當也正天下之法所以爲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爲仁人安得而不服哉故觀于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實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至二十有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切就如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于三年之久四海的人民亦皆不忍作樂絶靜八音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于如此

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儀也三載詳見下說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行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舜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卽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卽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訪問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爲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了延大開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阻塞之虞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豈能盡見盡得盡聞于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爲上之耳目使人人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的事情都許直言來告而無壅遏之弊夫闢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此圖治于四岳也詢非但咨詢乃屬任之意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者達民隱也是二節事蓋天下之賢才人主無由盡用之而四岳者賢才進退之所關也其必闢四方之門以廣其進用之途大其登庸之路則天下無遺賢矣天下之民情人主無由盡知之而四岳者民情通塞之所係也其必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困苦之狀怨咨之聲得以上達則天下無遁情矣曰闢曰明曰達不過率四方之諸侯使賢才無所遺佚民情無所壅蔽也曰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曰四目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氣象焉○舜攝位二十八年其于天下之賢宜無不知于天下之情宜無不服及其卽位乃首詢于四岳者將以盡求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目通盡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

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帝舜既分天下爲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食足而足食之道在不違農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以盡力于農畝之事然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與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于歸義有在近處的則當馴而習之使入于禮法人有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得以助我之治若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于這數件處置各得其宜則不但中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

此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五件平看重養民上說食哉惟時者農事三時不害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柔遠何是撫御順其勢所以弘養民之功惇德何是舉措合其宜所以擴養民之政柔何以效言益五者既修則豈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相率而來服矣此皆十二牧之職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舜咨訪四岳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于是四岳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說今有伯禹見爲司空之官可居此任帝舜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爲然而咨以命禹說汝爲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亮采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于稷契及皋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于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臣濟濟相讓之美千古之下猶可

以想見焉
此求總治之職也百揆所以統庶官者有能至惠疇作一氣說奮字有奮發激昂之意熙字有恢張前舉之意帝載即指下文釆與疇而言亮釆句串說亮字有提綱挈領之意釆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釆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草木鳥獸胄子之類蓋百官所治之事其間疇類甚多掌之雖各有人而百揆則總之者曰釆曰疇所謂帝載也亮之惠之即所以熙之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奮庸熙載相才也亮釆惠疇相職也伯禹作司空言其治水成功能稱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揆可知也汝平水土二句舊績新功不可平重懋哉上汝往哉內亦當帶此意舜然禹之舉而不聽其讓者三子司教養刑罰之事責有所專不可他任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觀此而帝舜求賢之切任相之專皆見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而呼棄說洪水初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天下人民還有阨于饑餓不能飽食的今命汝仍爲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饑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稷終養民之職也舊居稷官而復以職事命之故曰申命艱食已奏而猶曰阻饑是視民如傷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爲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于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教民之職也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五品不遜就倫敘壞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敬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之道在字當深玩猶言不在乎他在此而已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防範雖密禁戒雖嚴其意何嘗不寬哉敬敷五教在寬猶曰敬典在德非敬而又寬也一串意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行寬

字比數字較重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舜因禹讓及皐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爲寇爲賊的有爲姦爲宄的其爲生民之害多矣汝皐陶傳爲士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死于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爲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至此而猾夏者豈有不黜服姦宄者豈有不格心哉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皐陶終士師之職也寇賊句指華夏之人言惟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閒而爲寇賊在圻內爲姦在圻外爲宄也此泛言民不率教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服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就或戮之以顯其罪或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法可議者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於化外或置之於域中流有遠近也此泛言刑流之有等至惟明克允則虞方勉皐陶曰明者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不失乎輕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姦宄格心而蠻夷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效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〇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爲至是哉失之于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豶豕於乎聖人常治其本也易噬嗑賁豫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明則情僞畢知允則輕重適當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虞時兵刑之官合而爲一至後世始分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羣臣之舉爲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

首讓與殳斨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着此任帝
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其言不許其讓而
命之說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
諧和百工之事可也
此求共工之官也曰若者順自然之理制百物之宜
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失侵陋
以亂朝制是也往哉汝諧諧字即此若字意○順其
理而治之云者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
乎物宜而精以適用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
故惟窮乎人意而巧以悅觀此古今之所以不相及
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爲萬物之主山林川澤
之間有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撙節愛養
以遂其生者亦人君之責也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
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
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
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帝舜以羣臣所舉爲然遂咨益
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人之官掌此山澤以順草木鳥
獸之性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
臣皆可使居虞人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
伯益說山澤之事惟汝爲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事
可也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是山林下是澤藪若者因其材
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草木則順其性而封植之鳥
獸則順其性而長育之也草木鳥獸山林澤藪皆有
不分上下汝諧亦若字意益烈山澤而焚之是時猶
爲禹佐至是則正爲虞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
欽哉
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爲我掌管祀天
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羣臣
同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然其所
舉乃嗟嘆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
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知事神之本乎蓋心爲交神之本
而禮者敬而已矣苟慢易之心生則邪曲之私積內之
所以不直心之所以不清也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
一惟致其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

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
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而讓于夔龍説
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
故但然其言不聽其讓説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
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
也

此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能字重看言不徒知
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牲
帛祝號之次第在內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道盖心
爲交神明之本而敬者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承祭
之時是欲其常常如此能敬則吾心正直之體常存
而一毫私曲不得以干之所謂敬以直內也由是清
明在躬可以無愧于天地允協于神明而交神之本
立矣寅直二字串講寅直是其功清乃寅直之所致
下文欽哉內即此二句意申飭之以寅直惟清而盡
秩宗之職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帝舜因伯夷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説凡人性情莫善于
樂今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
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
之官教訓胄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
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
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
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
畧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
病庶幾胄子之德悉底于中和他日任天下國家之事
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盖樂音之起生于人心
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于言辭而爲詩是詩所以言
其志也取詩辭來歌咏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永
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宮商
角徵羽五聲都依歌咏上出來所以説聲依永聲韻既
有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
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
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説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
聲播之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爲樂則八音皆
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
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
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

此命典樂之官也胄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俱以樂貫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于直寬者教之栗使不偏于寬此以樂爲輔翼之教也剛者教之使不爲虐簡者教之使不爲傲此以樂爲戒禁之教也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胄子意詩言志三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就人聲上說至八音是方被于樂克諧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皦如

也總是和意當串說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所謂神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群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胄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末必如此纔方足聲音有辨出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那小人造爲讒間之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爲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閒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僞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詳察停當果無布合巧佞之姦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閒所言皆合于理矯僞者既無所托邪僻者亦無自進而讒說不得行矣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殄行震驚俱

承讒說講蓋讒說之人變亂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傾駭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然讒說之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肆其謀耳故命龍爲納言之官以防之夙夜二字只作一勤字看出納句無工夫重在惟允句允而後出者命令政教審其果出于上意而無小人竄緣其間然後布之于下允而後入者敷奏復逆審其果出于下情而無小人依附于內然後陳之于上也不必以當理作正講允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尚何殄行震驚之足患哉敷奏復逆亦謂

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嘆而總告之說咨汝等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于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于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略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修職業以明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敬謹以進賢才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萬民順遂百物出納朕命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

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脩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理物之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哉與下句一連說言二十二人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謂之天工者天賁之君君付之臣則庶官之事即天之事也敬以亮之使內修而外寧綱舉而目張燦然皆有成績則不惟無負于君而亦不愧于天矣欽亮一意不可分作二樣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于三載固不失于太寬黜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嚴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業衆功無不熙廣雖作臣作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頑固梗化亦因朝廷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對上以治人治法看績與幽明俱以欽亮貫講人情太寬

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省以作其怠黜陟于三考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寬嚴得中所以爲善也下二句承此二句來蓋考績黜陟之法行則勸懲有道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舉措得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于百官者今則熙然就緒而內無廢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今則感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凶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之大如此此有虞之治所以爲不可及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于舜典篇終總敘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于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方纔卽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

[illegible]會編卷之二

大禹謨

這一篇是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謨故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為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于是陳其謨謀議論以敬承于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耳

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平上言其致治之盛下言其保治之心文命主德化說而實本乎水土定貢賦建諸侯疆理中來合政已乂民已化之意見得聖人不以既治為已足祗承句內亦為下文行政化民意說禹陳謨而曰祗承者進言雖在于禹而好問好察欲保治于無窮者亦舜之美意故禹敬承之以陳謨也祗字正見得禹責難之恭陳善之敬當玩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禹陳謨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爲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爲難盡必須爲君者眞能知君道之難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爲君的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爲臣者眞能知臣道之難亦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爲臣的職業不敢有一事苟且這等樣上下交脩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整飭脩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從上之令速化于善而不容自已也若使爲君與臣者不知其難而視爲容易或徒知其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于廢弛民心必至于渙散而何政乂民化之有

此禹祗承于帝之謨也克艱內當指圖政治民說曰克艱者不徒知其艱而實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乂二句平說俱承君臣來乃字敏字俱重看曰乃者言必克艱乃能脩治也曰敏者言能克艱則自然速化也二句不可說效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聞禹陳克艱之謨卽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脩治而黎民感化斷言誠然也但爲君臣者慮不能力行耳若信能盡此克艱之道夙夜祗愼而上下交脩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有隱伏于下者矣四門闢而羣賢進凡有懷才抱德可以分理庶職者皆得效用于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于上而膏澤下于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澤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旁求博采人言有善卽舍己以從之初無一毫繫吝的意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善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的一一周恤保愛不忍虐害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

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窮而在下的一一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集而野無遺賢也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衢室之訪是稽衆舍己也其咨之嘆是不虐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惟帝時克夫舜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一以歸諸堯則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俞者然其克艱則政乂民化也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克艱也嘉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乂民化而已也註中廣字悉字咸字重看嘉言罔伏則無一

言之不進野無遺賢則無一賢之不用萬邦咸寧則無一民之不化此見克艱之效爲甚大也稽于衆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句要發得難字意出蓋從善非難而舍己以從之則甚難也今考衆以求其言卽舍己以從其善則非忘私順理之至者不能此嘉言之所以罔攸伏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甚難也今無告之民皆施之以惠鮮之恩而不虐則非愛民之至者不能此萬邦之所以咸寧也用人非難而欲困窮之士一無所遺則甚難也今困窮之士亦在所舉之中而不廢則非好士之至者不能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于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覩衢室之問其咨之嘆側陋之揚則克艱之事以盡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堯者言己未能如此也曰虐曰廢非必暴虐廢棄之但哀矜憐憫之心一有不到處卽是虐之廢之也〇天下有三脈不過言路與賢路與民情人君之心一有不逕則三者之脈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稽于衆是不徇一己之見必盡衆人之同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難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若己未善而舍之無所係吝人有善而從之不待勉強此非聖人大公無我忘私順理者不能人而謂之無告人君豈欲虐之然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通天下爲一身于人之疾痛痾癢無不有以曲體之斯謂之不虐無告得所則無有不得其所者矣賢才何爲尊指困窮蓋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安得野無遺賢也故人君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君凡巖穴山林有晦跡而未爲人知者吾必舉之困窮不廢有階者可知矣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帝舜旣以克艱之事歸之于堯伯益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于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宜著煥然有章者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爲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爲武而又見其文堯德廣運可謂極

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他盡有四海之地凡地莫非其有爲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爲堯之能事也

此益因舜以克艱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廣是無一理之不備如天之溥博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間如天之行徤而不息二字串講不平聖神文武承廣運來惟其大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不測者聖德隨時變化無一定之體在人隨所見而名之耳聖以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無方無體而心

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于無迹矣武以端莊嚴肅凜乎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燦然其不秘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德彰于有象矣

皇天三句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二句卽眷命之實奄有四海命之以祿也爲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堯之盛德下三句言堯之大業堯以盛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艱之事惟堯能盡而克艱之效亦惟堯能致矣帝紹堯而治可不思克艱以承其眷乎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贊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凡人行事若能順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福諸凡吉慶的事都集于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于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般斷斷乎其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昭乎

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于帝也蓋有感于益之言而發益言天眷命堯以勉舜故禹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兼君臣在內吉凶亦就政乂民化言惟影響者言順道必吉反道必凶此乃福善禍淫之決然猶之表立而

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聞禹陳克艱惠迪之謨將推廣其志以告帝舜恐其聽之未審故先嗟歎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爲難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的事然亂每生于極治而變常發于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常儆戒爲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便息敬畏也然所當儆

戒者何事蓋承平日久法度易至廢弛必須脩明擬察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豫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于安逸不可淫于宴樂賢人君子旣知其可用須一心信任他勿使小人間阻憸邪小人旣知其當去須決于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爲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謀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須正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然後可成之至于刑賞予奪都有箇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凡人好惡從違都有箇本然的公心不可咈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都是當儆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爲戒內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儆戒外而無怠于事無一事之不儆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儆戒無虞其效如此

此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其所陳之義也無虞承上文命四數說儆戒卽下八者之事罔字勿字俱是儆戒意句句要緊無虞出來法度在政治上說逸就身上說樂就心上說蓋無虞之世時方晏安肆不以法度爲可弛而逸樂爲無害者故戒其罔失罔遊罔淫也任賢二句以進君子必專退小人必果立說蓋無虞之世君子雖和于朝而小人每伺其間使人主少溺宴安肆有不疎君子而狎小人者故戒之以勿貳勿疑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看疑字正對熙字蓋志者方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欲成之則意見偏邪而心體不光明矣無虞之世人君每便于因循而怠于遠慮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欲其百志之惟熙也罔違道云者蓋道之所在有皡皡而民無能名者無虞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罔咈百姓云者蓋欲之所在有便于君而不便于民者無虞則侈泰生而適己之念重故戒之也欲字在好惡上說若貨色遊田則上文逸樂中已有了此八者皆儆戒之目也無怠者欲其思之勤而無一念之不儆戒無荒者欲其行之力而無一事之不儆戒此儆戒之功也能儆戒于此則克艱惠迪之道無不盡由是而至于四夷來王則政乂民化不足言矣此儆戒之效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儆戒無虞的言語于君德治道甚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蓋爲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于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爲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爲百姓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爲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不足使六者無不脩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于是教他明倫理脩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爲之區畫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叫做九功既以脩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然當然之理而不至于錯亂矣九功既敘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于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百姓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之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事的則以刑罰督責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于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歡忻鼓舞趨事赴功脩者常脩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于惟敘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于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禹因益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巳意足之德惟善政以下乃禹克艱惠廸之本旨也通節只作保治之意看不可以致治保治平分德字泛言養民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在者政即在此也二句泛論治道以啓下意惟修惟和就用功說惟敘惟歌就成功說六府者天地自然之利惟修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然之利以養之也三事者在人當然之事惟和則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因當然之事以養之也九功曰惟敘則不汨陳以亂其常而養民之功成九敘曰惟歌則民之享其利者莫不歌詠以樂其生而養民之化洽矣然猶慮夫功成之後而怠心易生也故勤者則

戒喻休美之息者則𢘅責懲戒之猶慮夫激勸之機
有限也乃以前日之九歌而勸之以其出乎人心者
而感乎人心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而不至于廢壞
也使字要講上之〻致其然不可講民自然勿壞此
節念哉斷下正言儆戒無虞之道乃所以念之者夫
德以立政則政之乂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徵懲又
不待言矣克艱惠廸之道至此寧復有餘蘊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
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于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
固我所當爲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爲災天地
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
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
爲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各當其理
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
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
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
易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禹雖汲汲于六府三事之修其實當時府事已脩和
了故舜推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串說原府事允治
之由萬世永賴即賴此允治者府事垂澤之遠實重
在府事句時字亦指此何言大意言洪水爲患地不
得其平矣天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府事何由而允
治乎今則懷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
天斯成焉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而百穀成皆節
宜于天地之內也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皆
休息于天地之間也然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
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之修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
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于當
時垂于後世如此是誰之功哉惟汝隨山濬川有以
致天地于平成故有以垂府事于永賴天下莫與衆
功而予之嘉乃丕績者凡以是耳其在今日豈可忘
其艱難而玩忽之哉克艱惠廸之道信當相與以圖
之矣未須補此意方完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帝舜欲禪位而羣臣之功無過于禹者遂推美其功呼而
命之說道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從前受堯禪居此帝位三
十有三載過于老而及于期頤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
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此命之攝位也

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篇不相屬不怠作他禹說與

勤字對看師字指民言○六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一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大禹因舜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臯陶說道攝位重事須是德隆望重爲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甚淺薄民不依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惟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于民被其澤者甚衆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位斯爲允當帝欲爲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爲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臯陶豈徒然而已哉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于臯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竝未見有過于臯陶者我不但顯然稱道的在于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于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臯陶諄切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爲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己之念哉

此禹之讓于臯陶也居位在于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罔克者不能堪攝位之命也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然

看此正禹之不矜不伐處也邁種德就明刑上說邁字正應不怠意德乃降帶下句民懷就罔于予正說三句竊下文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意講曰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己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二句上觀註固字亦字可見俱以種德民懷貫念之固在臯陶而舍之亦在臯陶是反之于己參之于人而臯陶不可易也名言固在臯陶而允出亦在臯陶是慮之于心宣之于口而臯陶不可易也念功即上念哉聯合念茲四句意講功即種德民懷之功非有二樣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說道人君之爲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墨劓剕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

于斑勉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
始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
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
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
民皆感化相親相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
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
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
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如一可也
此舜推美皐陶以見皐陶之功非無可念而莫踰于
禹也惟茲臣庶二句提起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

期無刑句是說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應罔于予
正說董言五教雖敷于天下而民或有不從者惟汝
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教之所不及期使斯民無不
親不遜之習而乎得以馴至治之成也是五教不從
之日雖不免于用刑而即汝明刑弼教之心實所以
期至于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由是民皆相親
相遜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所期者於是乎遂
矣此非汝明刑弼教之功而何哉時字指民協于中
罔于予正說懋哉者欲其無替此心也明于五刑四
句應上節邁種德民協于中句應上民懷當玩〇大

抵三綱五常乃天理民彝之大閑而治道之本根也
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其義刑
義殺雖或至于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
而天下聳然不敢肆意于爲惡乃所以匡直輔翼而
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
有明刑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所用
之綂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
爲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此皐陶之本心非舜不能
知非舜不能言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于民
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爲心者皐陶之德也邁種之

久降于民而民無不懷臣守法故在皐陶曰明刑君
行意故在帝曰好生至于無刑則未嘗不歸于好生
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因舜美其功乃歸功于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
皆本于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至精至粹無
一毫過當差失的去處臣請一一言之且如爲人上者
或煩苛瑣碎則下人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

簡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至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于賞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有陷于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量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貸若有明知故犯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爲失刑帝則以爲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眞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自不干犯有司的法度豈待臣之明刑弼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

此皐陶之歸功于上也罔愆謂純粹盡美無過不及自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也下就臣言簡則無叢脞之愆矣衆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愆矣罰弗及嗣則疎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何愆之有罪疑惟輕對罰弗及嗣看疑則未必可輕而輕之所謂罰疑從去也功疑惟重對賞延于世看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曰寧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道四句乃刑賞之疑者仁厚溢于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亦非過于厚也何愆之有好生總上十句而言即罔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而言則曰

好生非有二也臨御之寬簡即造化發育萬物之眞心刑賞之忠厚即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以流衍洋溢深入于民心也洽民心即厭飽乃德之意不犯有司者上好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自然協于中道而罔干予正也皐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罔愆蓋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教之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旣不能正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而無所忌則不惟見暴者無以自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日衆亦非聖人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舜因臯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臯陶說道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民莫不從上之化至于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遽洽于民哉要之舜歸美于臯陶而不知好生之德實所以淸弼教之源臯陶歸功于舜而不知弼教之功實所以遂好生之用此虞廷之相讓所以爲不可及也

此帝申美臯陶之功也欲字提起俾予從欲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從欲以治處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而四方順治從風而靡是能體予之心而如所願欲以治也惟乃之休包上明刑以弼教種德以懷民期予于治期于無刑說此正不以罔懲之德自居而歸美于臯陶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帝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來汝禹昔日洪水爲災逆行氾濫爲天示儆戒于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這洪水當如何濬決當如何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于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爲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祗承孜孜爲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然未嘗少縱自視歉然惟日不足初無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雖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揜

若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與汝爭能汝雖不自矜人莫
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與
汝爭功夫汝德冠羣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
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之身而不能
外汝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
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此舜因禹以功德推皐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功言
之以見非皐陶所及而攝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
之允業之就者謂之功始焉敷奏以觀其蘊而禹則
能踐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
其功過乎人故曰惟汝賢人于功成之後滿假之心
易生必怠而不勤侈而不儉惟禹克勤克儉無一毫
滿假之意是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
緊帶克勤克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假字訓做大字滿
者自足假者自大也汝惟不矜四句二惟字猶雖字
矜者挾之以自高伐者誇之以示人也能即克勤克
儉功即成允成功莫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
能之實自不容掩故人心服之不暇而自莫與之爭
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步看言汝之功能不惟服
乎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一善

目之嘉者深嘉而樂與之也不可以上汝賢句說為
懋嘉曆數在躬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相
授受禹有是功德則知曆數不能外也見元后必當
終陟而總師之命不容辭之意此節與禹讓皐陶節
彷彿照應有釋茲允出意在內當細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舜將傳位于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
箇心但其發于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于義理之正
的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意的
便喜逆意的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
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
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節這便是道心
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欲所蔽纔覺發見又昏昧了
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若
不知辨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
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要于吾心念慮萌動的時節
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
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為一
身之主而不為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
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當的道

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盡天下之治皆本于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爲要故舜之命禹丁寧告戒如此

此與下節皆告之以治天下之道而此只言存心出治之本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上言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而入于邪攻取得以誘之而墮于惡漸熾則過之而難爲功已放則挽之而難爲力何其危也由其發于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固是不泯的但難明而易昧或見于神清氣定之時而其覺甚

微或動于物交事來之頃而其覺其隱隱之間可以存蔽之則隨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擇之少有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于瞻故欲其惟精精者察之詳辨之審孰爲人心孰爲道心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也守之少有不一則理動于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其惟一一者志向既專操守極固所守只是一箇道心不二以二不參以三也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內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遠萬變者不過出其精一者以措之而已矣安有過不及之患哉中盡就用上說其實原于心所以謂存心出治之本工夫全在精一上此句最重允執從上帶下無甚工夫此節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文帝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考據徒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汝宜絕之以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

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眾論之公然後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汝宜拒之以弗庸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

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蓋中無定體隨事而在言稽于古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合于眾則有同然之中在焉所當聽用者也無稽之言則不合于古之已然而言非中矣過聽則中道淆于眾言故戒以勿聽弗詢之謀則不合于人之同然而謀非中矣輕用則中道失于妄動故戒以勿庸勿聽勿庸則所聽所用

者無非中矣此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言與謀僨

就在人說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君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飭之至此又深儆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下民至微人皆以爲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衆皆仰賴大君在上爲之統御綏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矣衆困若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衆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于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必兢兢業業愼守其所居之位可也愼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敬脩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于心發于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敬脩可願所行的事都咈了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何時戴后者將轉爲怨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爲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于天之祿亦永絶而不可復矣豈不深可懼哉舜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又說道言發于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因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遜也

上告以內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二句又申其攝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泛言衆非元后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句承上起下之詞愼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脩可願又愼乃有位之實也可願即指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謂之可願敬脩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在內能愼位則可愛者益見其可愛可畏者不見其可畏矣四海困窮上要補不能敬修可願而不善生于心害于政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民益見其可畏而君豈見其可愛哉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天下之福或召天下之兵以見其所係之

重朕言不再謂其言之不易欲其難事于再辭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于神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于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可也帝舜說國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箇主張了然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意已先定于心無所疑惑詢功惟汝賢德惟汝賢而詢謀于眾人亦同以為然莫與爭能莫與爭功是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于汝是以鬼神依順而驗之龜筮已自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到這時節理盡詞窮無可解說但拜手稽首至地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屢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功臣者言不但如皐陶邁種之德稷教之功而凡有德之可懋有功之可嘉者亦當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內如惟帝念功之功字惟先蔽志所謂謀及乃心也昆命元龜所謂謀及卜筮也此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者懋乃德嘉乃丕績甚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可以攝位所謂卿士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上見當一氣說所謂龜從筮從也朕志二句屬蔽志鬼神二句屬命元龜人謀鬼謀皆無不合則禹之攝位斷不可易而不必于枚卜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句應言龜筮協從卜已吉矣又何用更求其吉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惟汝諧者盛德大功曆數已有所屬人謀鬼謀幽明已無不從則夫君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而盡內外相資之道惟汝可以勝其任也德宜于位之謂諧曰惟者見非他人所能與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舜命禹攝位丁寧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以正月一日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蓋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于堯在

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既行受命之禮由是總
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與帝舜始初受堯之
命攝位行事一般蓋堯舜禹相授閒一道故其事亦無
不同如此
此禹受攝位之命也正月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
其所從受率百官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循其所嘗
行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體元居正故重元也受命
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堯一
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
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率

百官只是總臨羣臣意若帝之初即覲象祀神覲臣
事也不可指巡狩在內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
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已無虞惟是
有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
率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衆諸侯以兵來會
誓戒之說道濟濟然衆都來聽我的命令今有頑
蠢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
以爲賢反背正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無道之事敗
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材抱德的
君子本所當用也却乃擯斥疎遠而使之在野讒佞凶
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
舍顛倒政事乖謬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
心降之以災咎有苗之罪爲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
我征之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衆
將士務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爲念不可少有疑貳

齊汝之力同以奉辭伐罪爲事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
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衆將士
可不勉哉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言四方
無虞種化惟有苗也蠢茲以下皆朕命之實昏迷句
以處己言侮慢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
二句以用人言民怨天怒總承奉辭即惟時有苗[illegible]一
句之辭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引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于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爲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者定受利益這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脩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初在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惑于後妻少子之言常欲害帝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爲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爲已罪自引以爲已慝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脩他爲子之事在瞽瞍面前夔夔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終被他孝心感動了瞽瞍也歡喜信順化而爲慈矣夫瞽瞍頑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聲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綏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民者將不威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脩德眞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卽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爲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有感于伯益之言于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爲念這時節朝廷清晏恬然無事惟有執干盾的與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屆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來格伯益脩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卽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矣

自惟德動天至有苗是益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兵脩德班師以下則史臣記還兵脩德之事與夫遠人歸化之期也德就發于政治者言舍偃武

蓋感意達乎指天言惟天爲大蕩蕩乎其廣遠而德之流行則無遠而不至非若感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深一步看滿損謙益只以陰陽之理泛言蓋進而得夫旣生之數者謂之滿然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然陽之穉者必長而陰之穉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

天道者盈虛相穉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而不容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初于歷山至引慝言聖人恭親之切祗載二句言聖人事親之謹瞽亦允若句看重夫瞽頑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就平時脩德出于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矧茲句只帶此句言之蓋神明至幽也旣以至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三段意只是要還兵脩德之意班師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偃武誕敷文德是帝感于益之言而修文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故曰誕敷耳舞干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于此也七旬從班師日計起上言三旬著其久也此言七旬著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而亦以見益還兵修德之言爲可驗耳

皐陶謨

這一篇是史臣記皐陶所陳于帝的謀議故名爲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稽考古時皐陶曾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巳德之未脩爲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脩其德實以明哲自期而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于聞善而所以爲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剖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于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共濟無有乖忤而不諧者矣若人君不能脩德或脩德而未實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爲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皐陶之言深嘆以爲然又問迪德之義其詳如何皐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愼以脩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爲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于目前這纔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感化于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于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脩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皐陶所陳爲盛德之言遂屈巳而拜之說道汝言甚是眞爲君者之所當知也

迪德內含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所弼者無不諧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也此與下庶明勵翼意相應都以下乃皐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愼字貫修身思永言脩身者言必求其寡尤行必求其寡悔也思永者言思世爲天下則行思世爲天下法也正是允迪厥德工夫脩身思永不平思永亦在脩身內當一連說下惇敘三句無工夫只承脩身說玆字正指脩身思永而言脩身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俞者然其脩齊治平之言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既陳脩齊治平之謨後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說道人君爲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衆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賴大君爲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要安民禹聞皐陶之言因嗟嘆而未深然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歉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爲君的果能于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以是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爲君的果能于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爲元后矣豈有不懷者乎夫爲人君者患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將見衆賢集于朝百姓和于野人心丕變邦本輯寧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兜者也都改行從善了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也都變狡詐而爲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大至于如此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此皐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脩身廸德說來言人君廸德固在脩身以臻齊治平之化矣然人而不知則賢否混淆無以爲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歉也故又在于知人民而不安則膏澤不究無以弘至治之澤于君德猶有虧也故又在于安民兩在字當細玩知人所以廸智之德安民所以廸仁之德智仁兼盡則允廸之事無餘蘊而其功用之大又豈特謨明弼諧而已哉前章勵翼內已含得知人之意邇可遠內已含得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方發之故曰未盡之旨也咸若時謂知仁兼舉其難有不敢易之意如不廢困窮知雖如神矣而猶切嚌咨之心不虐無告仁雖如天矣而猶懷方割之慮是也知人則哲以下正推其所以爲難意知人安民字不必講下句正其事不必落一層言人才不齊安能用之各當知人

則哲而能官人知人豈易乎哉民心無常安能得其
心服安民則惠于黎民懷之安民豈易乎哉故曰惟
帝難之也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盡之難不
可就指為功用能哲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
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其兼盡處何憂何遷何畏承二
意說來言知仁兩盡則賢知奮庸而世道明昌民心
太和而邦本允固驩兜之黨惡有苗之昏迷巧言令
色孔壬之凶皆不足害吾治矣何憂何遷何畏之有

此極言功用之大要補帝其難之意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臯陶將推行知人之謨先嘆美哉道人才固未易知而
觀人亦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
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必有此九德纔
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貴縱
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視其外
貌必須指他所行的其事其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
而名實不爽自不患于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德之目
何如臯陶遂悉數之説凡人之寛洪者或流于縱弛惟
寛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寛得其中而不過于寛這是一
德柔和者或流于頹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
其中而不過于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
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
一德有治才者或少敬畏惟亂而又能敬而無失則亂得
其中而不失之輕這又是一德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
擾而又能果毅有為則擾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
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
直得其中而不傷于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于
掘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而不流于太
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于矯激惟剛而又能恂恂
篤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過剛這又是一德彊勇者
多任乎血氣惟彊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彊得其中而非
血氣之勇矣這又是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
此九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于行事
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
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
矣

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即下不偏
之德行謂見于持己接物之間亦行有九德者言人

之德蘊于中而見于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句輕乃
字重看采采二字連說曰采采者人于一事或可偽
為僞之事皆然則不容偽也即下有常之意寬栗
以下是詳九德之目寬是德栗是明其德之不偏下
八句皆此意恭主貌敬主心倒以性言強以志言彰
厥有常承九者說德雖有大小然皆實有諸身而又
始終無間乃可以為吉士也有常即下日宣日嚴吉
哉即下浚明亮采意實相應大槩寬而栗九句是應
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是應亦言其人二句
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吉哉正是言其人有德

此末要補能官人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皐陶說人之于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于有常如九
德之中有兩三件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
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
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明
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敬脩
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
他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謹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
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
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
分布而用之于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
材授職無有不當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
如此凡有九德者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
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莫不在官任使而無
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是賢才將見百
官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
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媢嫉妬忌之私

凡百官所任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天時
以脩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夏屬火
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
之辰冬屬水則蓋藏斂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
則脩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成
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
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
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
小哉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三

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浚明亮采則爲吉士而可用矣三德六德皆宜于用如此則自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君當翕受敷施也翕受敷施串說謂兼收並蓄于未用之先隨材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不平九德以德言俊乂以人言事言其職如浚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意不可以才德分看百僚百工即九德俊乂之人已在位者二句亦不平如云相師以趨事也惟時撫于五辰作一句看即所以師師者文勢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似庶績其凝句總承蓋九德咸事云云則分職

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百僚師師云云則庶官乃和賢才輔而天下治衆功于此乎皆成而不特有家之浚明有邦之亮采矣翕受敷施則知人之哲在其中

至于庶績其凝則能官人可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皐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有邦的諸侯也都倣效怠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爲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閒雖若至近而事幾之來便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于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業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于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爲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爲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爲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是替天行道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衆職則知人之道克盡矣

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盡用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以例其餘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幾在其中庶官即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即上有家有邦之職與夫庶績人即庶官也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逸欲之由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于逸欲用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庶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用人之道盡矣歸重在用人上以終知人之事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臯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敘的本自敎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敕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惇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于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爲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于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寅畏無一些忽易恊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惇五禮無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此夫典禮之敘秩既皆出于天則人之所行有遵乎典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爲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天所誅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討惡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爲刑法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于上臣用之行豈可輕忽必當勉力不怠以脩明其政事有德必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罪必刑務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以安民于命討者又如此

此下言安民之事也天敘以下是教天命以下是政天敘四句天命四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于天而寄于君至和衷懋哉處方着工夫講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而親義序別信之理皆有敘而不可紊故曰天敘天尊地卑貴賤以陳而等級隆殺之殊皆秩然而不可踰故曰天秩寅恭以和衷者乃所以盡惇庸之道也寅畏是不敢忽恭敬是不敢怠蓋君臣在內同寅恊恭者君以天之心爲心而愼徽于上臣以君之心爲心而敬敷于下上下一心以和其衷使典禮惇庸不異于天之敘秩也衷字卽典礼和字卽惇庸全乎典禮者爲有德天所命也君則体天福善之命而有五服以章之違乎典礼者爲有罪天所討也君則体天禍淫之命而有五刑以用之五服五刑此所爲政

事也懋哉懋哉亦兼君臣說君操其威福之權而勵
精于上臣奉其賞罰之柄而憂勤于下使賞必當功
罰必當罪而無媿于天之命討也夫敬以敷其教則
民安于倫理之內而懷其善教之惠矣懋以修其政
則民安于法制之中而懷其善政之惠矣尚何仁之
德有不廸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臯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發明天人合一之
理以見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

則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聞以其明則于人之善惡無所
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何以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聞
葢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爲視聽但百姓所聞的
便是天聞了百姓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爲善的人必降之福以顯明
之爲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惧之然天無心于好惡何
以能加禍福于人如是顯應葢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
好惡爲好惡但百姓所公好的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所
公惡的便是天之所禍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失
天在于上民在于下高卑雖甚懸絶而一理貫通上下
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人君有人民社稷
之寄知所以奉天者豈可忽民而不敬哉必須兢兢業
業常存敬畏凡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求不拂乎民心
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
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于民心必有違拂拂
民即逆天矣天其可逆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
敬也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葢
典禮命討出于天而責之君則典礼之和與不和政
事之勉與不勉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加也

然天無心以民爲心故因民之共見共聞者以爲聰
明因民之共予共棄者以爲明畏也聰明明畏不必
以典礼命討分配只渾說爲是達于上下只申上二
句意歸重民一邊敬哉者兢業于惇典庸禮而同寅
恊恭務不違民心稟受之中憂勤于命德討罪而交
相懋勉務不失民心好惡之正敬乎民者所以敬乎
天也不可以敬天敬民平說夫論知人則歸之于身
論安民則歸之於敬臯陶之言得其要矣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
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知人安民兩事似皆順于治理儻可致之施行則不徒托諸空言矣禹與皐陶同此心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爲當理若致之于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師師其疑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謨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其有益于治道信非淺淺也皐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日贊助于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成帝之治功而已

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而勉君以行之也俱以知人安民貫而脩身𢌿德卽在其中惠可底行者言知人安民乃爲君之道理當然非徒可言而實可行也可底行非自誇之辭乃望帝力行之意底可績以篇內意講如官人當而庶績凝黎民懷而邦本固與夫三凶不足害治之類下文襄字內亦此意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贊贊襄哉又應可底行上去蓋言可底績固非予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所自信如帝欲知人則贊之以𢌿智之德而成有家浚明有邦亮采之治焉帝欲安民則贊之以𢌿仁之德而成典禮惇庸賞罰明信之治焉予之心如是而已功則非所能必也夫皐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責難之意至矣

益稷

益稷二臣名這一篇講大禹與皐陶講論治道的說話因篇首禹稱益稷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當時禹與皐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皐陶陳謨有契于心遂呼禹來前命他說道皐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深切于治道有益于民生眞是盛德的好言語汝與皐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昌言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帝說道皐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往當終日孜孜然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爲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也皐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日當孜孜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氾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儳出于

岡陵之上下民都昏迷沉溺不能聊生我于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四載以跋跡山川跋行險阻遇水則乘舟遇陸則乘車遇泥淖去處則乘輴遇上山則乘樏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之以通道路然后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鳥獸魚鱉之肉于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饑于是先開導九川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歸次疏通畎澮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可耕我乃與稷相看高阜處教民播種五穀但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爲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五穀進之以艱食一面仍令民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盡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遷其土產所有往缺少之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由是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于無窮耳皋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眞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爲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

舜進禹而陳謨見聖人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聖人保治無窮之念汝亦對皐陶而言孜孜內須含下文治水成功意講洪水滔天三句言治水之由予乘至鮮食治水之始事予決至鮮食治水之時事懋遷三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箇艱難之意暨益暨稷云者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均主水土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教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曰暨者言助我如此也決九川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洩先川而後畎澮者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也奏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此衆艱食之民以鮮食也懋字就禹命之說遷者轉輸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食爲民之所急貨爲民之所資先播種而後懋遷者與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烝民二句承上說烝民乃粒則養民之功成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向之鮮食者有粒食之慶矣萬邦作乂則致治之功舉而弼服建官

揆文奮武治于是乎興矣曰乃者難之之詞見前此艱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者方興之詞見治功前未之興而今始可興也末要補孜孜之意蓋欲視烝民之粒常若天下之饑視萬邦之乂常若天下之溺而保其治于有終耳師汝昌言兼君臣在內蓋禹雖不陳謨而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責難之微辭莫有過于是者此所以為昌言也人君以此存心而復隍之慮益深人臣以此存心而保泰之謀益至豈不可以師法耶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大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而不可以易心處之內嚴于心則常謹未然之防外慎于事則常遏未萌之欲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為然于是禹推廣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為私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欲涵養道心移使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為外物所搖這是安于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然存之于靜者或不能

不失之于動又當于念慮纔發之時即仔細研審看他善與不善必其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而不為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安與不安必其事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妨于更改這是審于幾康以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如君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闕事有未當則直言以救其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獲康也夫曰安止曰幾康既密其功于己曰弼直又資其輔于人人己交脩以盡慎位之道如此則念念事事都合天理順人心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無動一過有所動作如政令之施紀綱之布天下之民莫不敬信翕然丕應固有預先等待我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民為何如以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之以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為何如夫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之無窮矣帝欲慎位可不念哉

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即臨民事天之位內外交修正所以謹位者也安汝止二句相關意上句

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也蓋一心雖在乎中而實管攝乎事事雖散于萬而實統會于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適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則有以為事之樞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免為心累也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幾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擴充遏絕于理欲之端使所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為而成者謂之康康亦有善惡也從而省之持循固守乎理義之正使所安者得其止也惟幾則不輕動惟康則不苟成而安止之道得矣惟幾惟康俱在未為之先審之省之而欲其如此也二惟字重看弼直內亦用上意講謂君心有所未安君事有所未嘗則直以弼之也安止幾康是審之于己而脩於內者弼直是資之于人而修于外者如是則謹位之道盡矣惟動以下承上三句說以得民得天平看動字泛就人君所為者言如一人有事于四方之意徯志帶丕應說甚言之也不可以已動未動分看以昭受以字謂以是內外之交修者而受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闇昧之謂也申命者言向已為天子今則重命之使之有常而用以是休美之也夫惟動得民則君位本于人心之所屬者益固而不搖昭受得天則君位本于天心之所眷者益隆而弗替粒食作乂之治可以保之于無窮矣然則位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惟所以謹在位之意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舜聞禹弼直之言有感于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于所止審于幾康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繫甚重矣然則今之列職于朝廷者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鄰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賴四鄰以自輔助不必他求亦惟在爾諸臣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之反覆詠歎如此其責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以臣鄰之義自任也

此有感于弼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咏歎之意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亦在是臣哉其我之鄰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鄰而鄰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鄰哉其在于臣哉反覆歎咏以見弼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亦不可以不盡也禹應之曰俞者蓋弼直

之言自禹發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帝舜詳叙臣所以爲鄰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爲運行耳目以爲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爲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

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爲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爲也必賴汝爲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畫于上又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于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于繒帛之間以爲五色做成制綵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愼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歟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怨以怒歟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只把朝廷所出的歌咏民間所納的歌謠凡協于五聲的都播之于律呂之間以爲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耳目乎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哉鄰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于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體而至于忘形其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

此因上文所詠臣鄰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股肱所以運用而臣則君之運用賴焉耳目所以視聽而臣則君之視聽賴焉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也下文汝翼汝爲卽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卽作朕之耳目左右有民以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宣力者勵精圖治之事也汝翼卽助此左右之事汝爲卽爲此宣力之事也古人之象卽下十二章物上衣而曰會者取輕清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重濁之意會繡處俱要見象其德之意彰施兼會繡言未施于繒帛

者爲采旣施于繪帛者爲色其實一也作服内已有
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
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朋祭
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以出納五言句與上以五采
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爲之此言
聽樂觀政以五言爲〻蓋八音之成聲卽五言之成
文者也出之五言卽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
卽太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
知政也汝聽者審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

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四汝字與四予欲字相應
見得君以臣爲體而臣當以君爲心固相資以有成
者也政教禮樂從愼乃在位中推出來翼爲明聽從
臣鄰弼直中推出來固是責望于禹之意但不可太
露工夫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舜旣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于禹
說道我爲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豈能一一皆當但
有違背道理處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
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
以爲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爲不是豈大臣
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鄰股肱
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違而不能
弼之則將安用臣鄰爲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
思弼我之違以敬脩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
于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此申結上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也此弼字有
工夫以政教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四隣指
股肱耳目言我之政教禮樂或有戾于道汝必盡言
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之毋阿狥于前面則諛以爲

是而私議于後背則毁以爲非此不直者之所爲非
所望于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爲隣之職而無負于股
肱耳目之寄斯可矣蓋戒其不可如此而勉其當如
此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帝舜命禹說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于已矣然人心不
同彼羣臣中豈無衆頑愚奸與造讒言誣害善類不在
此忠直之列若這等的人甚爲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
遽絶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

褱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責罰他使他儆懼不忘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記在簿籍上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爲哉只是要他懲創儆悟變頑讒而爲忠直庶得與忠直者竝生于天地之閒而不爲盛世之棄人耳夫教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命掌樂之官將他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時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過可知其言猶乖戾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能變頑讒而爲忠直就當爲之用之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爲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改則是稔惡不悛終爲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迸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善良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竝生不可得矣

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教忠直于人庶頑讒說之人乃面從而有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也小人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以起其改過之心又施鞭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遷于善撻之特記于一時而已又錄其過惡以識于冊書使之惕然儆懼以爲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觀德之教撻記是懲以朴刑之教書識是儆以記過之教所以然者正欲其同歸于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竝生于天地之間也納言是改于心而納于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才爲職故屬之也時字即常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溫厚而和平則爲能改可知若猶乖戾而不和則爲不能改可知也蓋考之以言則蕆伏于中心者可以驗其實時而颺之則勉強于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教說承之庸之者能改則竝生之心遂矣故命之以位使與忠直者竝列也威之者不改則竝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望其感化之意見聖人不忍棄人之心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爲然故先應說俞哉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以爲庶頑讒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

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爲賢者莫不感恭興起都願出來輔佐聖君爲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衆人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公道昭明人心激勸遠近任用之人皆負知不足在己有餘在人誰敢不讓而爲忠讓而爲直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其君上用賢之心乎至是則不惟黎獻盡其用而庶頑讒說亦在感化之中而不足慮矣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任刑以爲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念即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此禹因舜欲以刑威乎人而啟之以德化乎人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作一句讀見地之極遠帝德主施于禮樂教化者而言萬邦黎獻是懷忠以待舉乘直以待用者其惟帝臣者思爲帝之股肱思爲帝之耳目也此皆由帝德感化所致惟帝時舉即俞受敷施之意當輕輕讀下敷納二句方是用人之道敷納以言以觀其忠直之蘊是任用之初事明庶以功以考其忠直之實旌能命德以厚其忠直之報是任用之後事誰敢二句承上二邊說誰字泛指在位之臣言讓字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相讓而爲忠直也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意蓋至是則不惟賢者益盡其用而頑讒者亦歸于化矣帝不時指明德用賢而言謂不如此而徒欲尚威也敷同日奏罔功則讒善之美敬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讒之可慮哉此可見尚威之不若尚德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爲人君者當勤于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爲衆惡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荒淫縱欲頟頟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衆小人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我因此深以爲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爲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亦不暇念顧惟以水土未平奔走四方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晝爲甸服其外爲侯服又外爲綏服又外爲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于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爲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爲之長使他率著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拯溺救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于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爲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功有次序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皐陶方且敬承汝之功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既明于中國威自及于外夷苗民或庶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

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惟慢遊五句是傲之實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若時是又言已亦嘗戒丹朱之惡以申戒之下文敘許多勤勞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然也細玩來只是一箇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是烝民乃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寓儆戒之意此敘勤勞之實微有不同耳叓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疆

理天下也州十有二句經理天下也分三項看惟荒
度句緊承娶妻生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內以
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畢諸術成五服者疆理實
帝之責故輔以成之至于五千者通四面相距而言
是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州有十二師所以相州牧
而糾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所以
提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畧是治以不治此聖人之
詳畧異其宜也各廸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說來而
平水土術五服之意亦不可脫如云享平成之利者
益廣文命之敷在疆理之內者各效句宣之職也此

以上皆禹戒丹朱之傲而爲之者帝其念哉者欲帝
戒丹朱之傲而益敷文德不徒以刑威之也蓋苗不
即工乃不忠不直之尤者禹恐帝但知頑讒之可慮
而不知頑民之可憂故欲其以念頑讒者而念苗民
也廸朕德與各廸有功同乃功惟敘者即上治水術
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祗厥敘即上敘字承是
輔其所不及之意言廸德而有一之梗化亦非所以
成汝之功敘也而其責則皐陶任之矣方施象刑正
是祗敘處方字重看有將來未艾之意施刑未必施
之苗民但象刑明于天下則惟明克允而苗自無不

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
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已之
德爲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憂世無窮之心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
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爲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
之妙以告于舜說道樂作于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
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會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合着
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

感不通幽而爲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
明而爲人則帝堯之後作賓于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
衆諸侯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
此在堂下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柷以合
其聲樂既終時櫟敔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鏞
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
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
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聲亦蹌蹌然相率而舞動
焉樂之作于堂下者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
至于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

感通盖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此后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語實相應亦是以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之盛也戛擊者輕重不違節制之謂搏拊者高下而有抑揚之謂鳴球琴瑟皆輕清之音可以合于人聲之輕清者故云以詠也曰以詠則堂上之樂和矣祖考來格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虞賓二句串說在位者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和敬祀諸侯之德皆爲勝已而

有持謙不足之意祖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賓叅儀慢而德讓則神人無不和可知下字提起看柷以合八音敔以止八音二者皆節樂之器以在堂下故列于鼗鼓之下以間通承鼗鼓笙鏞而言謂間詠歌而迭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數者始作也曰以間則堂下之樂和矣鳥獸蹌蹌實有和樂鼓舞之意鳥獸至蠢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簫韶卽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簫韶也以詠以間之一周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盖舜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作樂以昭德象功亦極于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備也雖鳳凰至靈亦來舞而有容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盖樂感通之妙如此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音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重言韶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爲難和而樂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于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然可聽石聲和矣八音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忭舞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獨言石以該衆樂總是見聲樂感通之妙也不可與上節分宗廟朝廷看盖八音之中惟石爲重而八音之和惟石爲難今也重以擊之其聲既剽以疾而輕以拊之其聲又紓以徐一擊一拊適得乎高下抑揚之節則石聲和而衆樂之和可知矣百獸率舞是各率其性而和樂鼓舞之意庶尹允諧就心上說有師師而無媢嫉之意曰百獸則物之類盡又豈特鳥獸之蹌蹌在后之德讓而已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舜之蒞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爲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理亂安危之機每相爲倚伏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雖一時之頃一事之微亦不敢怠忽庶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歌說爲臣的若能懽忻踴躍喜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的治功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熈廣者哉這是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羣臣使他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但銳于興事者其弊或致于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夫既率之以興事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不有以考驗之則銳于始者或怠于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然後惰者警勤者勸而無誕慢欺罔之弊此又帝所當敬念者也皐陶既述其賡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妥帖停當哉又歌說爲人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于怠荒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胜下而不能振舉則爲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懈弛而廢壞哉這是皐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聞皐陶之言旣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儆謹以保天命哉大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蓋亂每生于極治而患常發于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之後交相儆戒君以喜起熈哉望之于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于君兢兢焉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爲君禹皐爲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況其他乎此萬世爲君爲臣者所當深念也

此紀有虞君臣之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無窮之心也天命以理亂安危入端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工夫

内要見責難于臣之意蓋舜將作歌以責臣故先
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勑天時幾
責股肱喜哉者明作以見天工倚帝以興帝載過將
圖幾眞能喜于有爲也下二句承此句言元首起哉
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熙哉者有治人斯有治
法也如是則勑天之事盡而治可保于無窮矣念哉
二字虛亦承上勑天說來言帝欲勑天于時幾不可
不知所念也下二股正所當念者皐陶之意以爲帝
以勑天之道望其臣孰若以勑天之事倡諸己蓋股
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之以開

夫勑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勑天之
成愼乃憲只帶率作句講屢省是三載三考之制兩
言欽哉者蓋興事而不敬則必輕于有爲而有紛更
之失考成而不敬則必玩于已爲而有廢弛之患故
重言以儆之也此皐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者元
首明三句本此二意講而勑天意亦不可兒明者率
作考成明哲作則時幾于上者眞有以爲勑天之倡
也良者應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其輔勑天之治者
眞能喜于有爲也康者事因人而並興功已成而可
考時敍于勑天之後者莫不熙然就緒也康哉難道

元首明來而說股肱意亦不可少此三句是皐陶所以
勉舜者也叢脞則無兼總之明惰則無奉職之良墮
則無安康之績此二句是皐陶所以戒舜者也俞卽
然其明哉二段意往欽哉者言我爲元首固不可以
不敬矣汝等皆負股肱之任者其可以不敬乎必以
良自勉以惰自戒務盡勑天時幾之道可也皐陶言
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勑其臣君臣保治之
心不越乎一敬虞廷之治于是乎不可及矣○往欽
哉傳中專主勑臣一邊然味語意當云自今以往我
君臣當各致其敬以保治于無窮此說更長

夏書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紀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這一篇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爲冀兗豫青徐揚荆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爲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除去了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某水爲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可以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立各州的表識以爲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做一州之疆界如某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脉絡某水在某處便可尋衆水之脉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大要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敷土則疆域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刊木則便宜審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定高山大川則州境別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事平看用功非有先後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當堯之時水爲民患者莫甚于河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兗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言濟河惟兗則知冀在兗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人主百官宗廟所在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有壺口山乃一曲折寔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治他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有梁岐二山乃河水經

流的去處禹便治梁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謂之始者八年于外治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篇中凡既字都是已成功之詞梁呂梁山也岐狐岐山也岐梁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踈㵠遏爲甚河勢既殺方可施功故禹繼治之二句上下相關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殺河勢實爲開河道計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郡縣之名起于後代作禹貢文字切不可用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汾水出于太原而經于太岳之南者也鯀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因舊治之曰修高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修太原濬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也言修以見畿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河水之所衝也清漳濁漳合流之地謂之衡漳河水之所浸也往時河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爲難及河汾既治禹功可施然後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底績與覃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謂之覃懷底績者水患去而治功可成也衡漳雖水而冡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兼清濁二漳言河自大伾北流二漳東流橫注于河故總名衡漳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白壤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的田九州的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難照常額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錯者間雜之義多者為正少者為雜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不欲以一槩之法取之上上錯者言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冀州之賦與他州不同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兼土賦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冀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無事于貢篚也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等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而地遠不暇先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入滱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而耘冀州之土無有不平矣

從是順其正道作是耕治也大陸當西山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會于此為數河水氾濫其間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于田賦之後

鳥夷皮服

畿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畿內無貢、以其爲島夷故特紀之、熊羆狐貍等獸、其皮可以爲服、海島所產、故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非外夷也、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王畿在于蒲坂、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一帶絕遠、諸水皆阻于山、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却似夾他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此記其自海入河之處、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其建州實取轉運之利、朝會之便、餘州貢賦言達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州亦言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夾掖也、言其如在右掖也、○按九州之次、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

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蓋不止于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經其西北、西北蓋未至于河、然而此內無可紀者、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爲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倣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爲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未入海之處、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爲九河、使都入于海、支派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不復漫流爲害矣、

此治河也、既道、謂順禹新開之道也、凡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氾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曰其道、河源只一派、惟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開八條以殺其怒、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并河之本道曰徒駭爲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亦勢之必然也○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深故自來瀕河之地每遇水發河必驟盈盈則必決決必瀰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

雷夏既澤

兖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未治濟水因而橫流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也都汎濫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爲澤矣今九河既治濟水亦治故雷夏亦能蓄水成澤不至于溢出而爲患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此治濟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豬意講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故曰既澤前已爲澤今復舊故曰既豬

灉沮會同

自河出者爲灉自濟出者爲沮方河水汎濫之時灉沮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灉沮二水合流爲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一般蓋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言同之入海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兖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渰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兖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苦于卑濕矣兖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兖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爲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爲既蠶桑也

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奠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兖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可興故其草則繇而茂其木則條而長盛蓋兖州居河下流水未平則爲卑濕于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以爲證也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水治來九州土田連舉惟兖徐揚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喜其治故志之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禹定兖州之田則居中下爲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爲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納税糧蓋兖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雖既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作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見聖人雖爲足國之計亦不忘足民之心也○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也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兖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文采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筐篚以入貢焉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此言其貢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以貢篚兩平講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精如球琳不入篚可見

浮于濟漯達于河

禹因濟漯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兖州之貢道或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漯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漯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兖州的事

此定貢賦之道漯爲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浮漯從所便也水中行船曰浮因水入水曰達

海岱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

岱卽泰山青州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記秦得百二齊
得十二卽青州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
卽今之遼東可見青州跨海爲境

嵎夷既畧

嵎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爲難今水
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畧矣遠地
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嵎夷東隅出日之地卽堯典所記嵎夷不曰既作底
績而曰既畧者始經畧爲之封畛也不可遽以廬舍
之類講此記土之平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
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出箕屋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二水向嘗泛溢今
則濰水入海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是青州之水無不
平矣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
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
外無餘功也此記水之平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
在海濵則一望廣潤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
定貢賦也

廣是廣潤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以煎鹽去處上句
辨一州之土下句辨一方之土以白墳爲平地之土
故可則壤以定田賦以廣斥爲海濵之土故可因土
而貢鹽與海物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爲第三等賦居其中上較
之九州爲第四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檿絲

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産的如鹽與
細葛幷雜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
也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枲可以爲衣服又有鈆與松
木怪石可以爲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的去處出那
山桑之絲最是堅韌可爲琴瑟之絃繒帛之用者則盛
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鹽絺海物通州所出也岱畎以下各地所出也萊夷
必言作牧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檿絲也青州貢
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爲常貢無異物

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爲敘而以多寡爲敘青州雖居
多故居于先他州倣此

浮于汶達于濟

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
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
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兖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
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
由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貢賦
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如此○汶水自古東北入
海自元人始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又
按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爲之命脉
然計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天津道路三千餘
里而山東泉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
未入運河之時運道命脉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
堰以節宣而約束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入
運河于是不憂其泛濫則憂其淤塞雖有山東之泉
不復爲運河之利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爲豪強
侵占或爲砂礫阻塞于是當水涸之時塡淤爲梗譬
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虧竭無足怪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有
大海則至于海北有岱則至于岱南有淮則至于淮這
地方都屬徐州

七州皆一至此獨載二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青
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揚州相同故云海岱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徐州之水淮沂爲大往時都氾濫逆流自禹功既施則
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
山向爲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
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
者可知

淮水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而始大實豫之境而于
此書乂者淮至徐而大爲害且得其治故記之淮乂
而入海凡爲川者可知沂乂而入泗凡爲浸者可知
蒙山山之高者羽山山之卑者凡山言藝亦因山以
表地也上句是記水之流者下句是記水之止者先
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
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
皆有工夫非謂淮沂乂而蒙羽便享無窮之利也大

抵禹貢書法贅疏畧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爲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水蓄而復流爲豬濟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爲濟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東原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上句是水之止者下句是地之平者二者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爲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爲第五等人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禹定徐州之貢物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以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爲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爲旌旄嶧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爲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之爲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蠙珠及魚可以爲服飾而供祭器這幾處所有都着他入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爲冠及齋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纖純白之縞可以爲去凶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于筐篚而入貢焉此皆隨地所出者也

此言徐州之貢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建大社則用以爲壇壝建諸侯則以爲土封以五方配五色夏翟雉之總名其羽毛五色皆備可以爲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桐以孤生向日者爲良曰泗濱言在水旁曰浮言水中見石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夷也蠙珠暨魚所以爲服飾之用玄之用有三以之爲袞所以祭以之爲端所以齋也以之爲冠所以爲首服也纖者黑經白緯以爲禫服縞者白經白緯以爲祥服厥篚還是通州所貢

不可只帶淮夷蠙陽至末以濟梁立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灉水以達河或由濟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

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也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灉以達河灉是東路蓋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入灉由灉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濟是西路蓋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自泗之上源以遡濟由濟而達河又一道也

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會衆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氾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邊州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鴈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日行南陸鴈向南飛日行北陸鴈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爲婁江趨于東南者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也既入謂入于海也震澤其水震蕩而難定故名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南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三江在今蘇州松江府地方婁江與吳淞江即三江之二惟東江不可考震澤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餘里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與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其西北則有宜

鈥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其西南則有
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而所由以入海者
惟吳淞江一路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狹此東
南所以多水患也惟專力濬治吳淞江使全江之力
上有所承下有所洩且于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
容受而厚築圩岸不使易崩如是而患可去利可興
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爲可辨篠簜
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其草則夭夭而長盛其木則喬然
而高竦其地卑濕故其土皆是塗泥不言色者其色雜
也

箭竹曰篠大竹曰簜夭是少長喬是高兖徐惟志草
木此又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兖州言厥草
惟夭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夭喬者南方地煖故草皆
少長而木多上竦塗泥非如黃白之美色墳壚之美
性也兖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揚土
塗泥有不盡然者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州之土塗泥地最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爲第九等
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爲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又進
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脩故也

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上錯也揚州江湖之匯
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
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
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爲最下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
銀銅這三樣可以濟國用瑤琨似玉之石可以爲禮器
篠竹可以爲箭簜竹可以爲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革
可以爲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宇
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爲一州之貢若海島之
夷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
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爲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
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
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方
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惟金玉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
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節見聖人重

服用而不以果物素不已詳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
之至義之盡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
達于淮由淮而達于泗由是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
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順流曰沿逆流曰泝江自泝海入海淮自淮泝入海
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
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兖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
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禹時江淮未通故
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
掘邗溝築堤壅水以行舟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
通今瓜儀淮安堰是也其實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
則通道原未合流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
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耳
荊及衡陽惟荊州
這是定荊州的疆界禹既分了荊州遂定其境界北抵
荊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荊州不言衡山而必
言衡陽者見荊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
之南也
衡即南嶽其山最大在南無復踰之者故舉此以表
南境所至也
江漢朝宗于海
出于岷山者江也至大別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
至大別而會于江其勢愈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
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
朝見的一般荊州去海尚遠而遽言朝宗于海者以禹
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宗尊也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海水
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
言之也江漢獨書于荊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荊當
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
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雖未入海而實有
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
志江漢也
九江孔殷
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
其流而合于洞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此治江漢所經之水九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也

其源分爲九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名
曰洞庭湖孔是甚殷是正也九江孔殷由于江漢朝
宗

沱潛既道

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
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此治江漢之支流也自江出者爲沱自漢出者爲潛
既道亦本江漢朝宗來

雲土夢作乂

荊州有雲夢二澤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
淹浸今水患既去于是雲澤相近之地雖未可耕治已
都見了乾土夢澤相近之地都可耕治不但土見而已
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
故人工早也

此記江漢所近之地雲地卑而夢高故有土作乂之
分曰見土則其害漸去曰作乂則其利已興亦本江
漢治説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得揚州
一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闊而人工又
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簬楛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荊州之貢有羽毛可以爲旗旄有齒革可以成車甲有
金銀銅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杶木之榦可以供武
備有栝有柏可以修棟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
有石之細者曰砥可以爲磨礲之用有砮可以爲矢鏃
之用有丹砂可以爲彩色之用皆制以爲貢也有竹之
堅者曰箘簬有木曰楛皆可以爲矢也此三邦之所產
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焉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尊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匭之以貢焉致敬也又有玄纁
二色之幣及珠璣組綬可以爲服飾者則入之于篚焉
至于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
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爲常貢也

荊貢畧與揚同揚利金錫荊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
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爲先也杶木可作弓榦故曰杶
榦栝柏所施者多故不言用揚言惟木木多不勝其
名也荊木名之貢止于此也不曰三邦箘簬楛而曰
箘簬楛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納錫
是納與朝廷厥貢至璣組常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

惟箘簵楛二句以我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匭菁
茅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
一以見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
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
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荆州的事

逾是過凡水路不通從陸般運曰逾禹貢之記貢道
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沿泗之地必由淮入
泗也此荆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
漢也近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
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
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
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自荆至冀中間逕隔豫州

荆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禹旣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
至荆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

豫于九州爲中土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
皆以荆山爲界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向嘗横流今則
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
之水無不治矣

此記流水有所歸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
澧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
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
江漢同文

滎波旣豬導菏澤被孟豬

豫之水有滎爲濟所溢也濟水旣治則滎水亦有所蓄
而瀦有波爲洛所經也洛水旣治則波水亦有所受而
瀦故曰旣豬菏澤濟水所經孟豬乃蓄而復流之水往
時洪水泛濫不得爲澤禹于是又導菏澤之餘波以入
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此記豫州之川無不治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河
澤濟水所經孟豬蓄而復流之水被是餘波所及澤
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者自是導
菏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豫州之土在高處的其性柔細而無塊在低處的其性

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者其性雜也

此止言土之性而不言色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同也他州辨土惟一言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殊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異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中上爲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爲第二等而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人功修也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等之中若出本等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豫州之貢有漆器用也有枲及絺紵等布服用也其入篚者有黑經白緯之纖爲禪服之用與精細之纊其待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爲常貢也

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錯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爲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此只言西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

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爲界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白距于華陽此內無可書者矣曰據乎黑水此外無可紀者矣

岷嶓既藝

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冢山乃漢水之源自禹功既施于是氾濫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興二山之間其地皆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禹導江導漾始此二山

沱潛既道

沱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

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
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導沱潛意亦
不可缺○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荊
州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郫縣西流
入江其一舊志在蜀郡汶江縣東流入江潛水舊志
在巴郡宕渠縣西南流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之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背為患今水土
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
不治矣
此志沫水也蔡蒙二山沫水貫經其間禹之施功為
多祭山曰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
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荊岐言之者梁
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荊岐也蔡蒙旅則岷嶓
可知荊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

和夷底績
和夷地平而險遠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經畧
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
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黎字解做
黑字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
間或一年進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九等共為
三等蓋地力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
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三錯是三等樣間雜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供器用也
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供器用也有石砮焉供
矢用也有石磬焉供樂用也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
熊羆狐狸四獸其毛毳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
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之遠
者則何如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循桓水而來由桓而
浮于潛潛與沔不通遂舍舟登陸而逾于沔由沔跋涉
而後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截渡河冀州

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
事
此事爲梁州西境絶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
所不書橫截渡河曰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
潛卽沱潛既道之潛自潛遡流而届于晉壽界有樣
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罡穴而逾遲以接沔沔卽漢
沔此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褒斜之間又絶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褒水
乃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乃灌于斜川届于武功
而北以入于渭渭徑達河故絶流而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
跨過黑水東面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州之境先華陽
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
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
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
故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得名以此

弱水既西
弱水微弱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
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爲雍州之患
矣
弱水水之變者既西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
而導之至于合黎入于流沙要明白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出于岍頭山者涇水也出于弦
蒲藪者汭水也雍州之水莫大于渭禹既施導渭之功
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西至涇州受汭水南
至高陵入渭是涇水上屬于汭下屬于渭彼此聯合而
無散漫矣漆水與沮水自華原合流至朝邑入渭是漆
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出于終南山
者灃水也灃水至咸陽入渭是灃水亦會于渭竝流而
同歸矣灃涇汭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
之水無不治矣
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從
是歸從同是會同三條皆主渭說如伊洛瀍澗入于
河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懷襄之患可行旅祭
禮凡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

一般則雍州之高土無不平矣

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傍終南澧水所出惇物澧水所經鳥鼠渭水所經也終南以下空舉山名蒙上旣旅之文也至于字相爲首尾之詞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雍州水患旣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于豬野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

地之廣平者爲原下濕者爲隰此言治水成功自高而下也

三危旣宅三苗丕敘

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竄于此地者旣已安居樂業亦皆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敘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世三危旣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見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宅是造廬舍定疆埸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

厥土惟黃壤

中國以黃爲正色壤爲常性今雍州之土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雍州土惟其得色性之正故其田居上上爲第一等但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中下爲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州所產的有球琳玉之美者也可爲珪璋之用有琅玕石之美似珠者也可爲冠冕之飾故制以爲貢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故貢賦之來則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渭入于河漆沮自北注于渭涇水東注于渭澧水自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澧涇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可以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此言其東北境也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所經也會于渭汭蓋水北曰汭渭之北也與上渭汭不同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〇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爲通舟轉輸之道唐虞聲教暨于朔南故冀之北垂遠

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内秦始皇斥奪之秦
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踰河開朔方漢
人謂之北河唐卽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爲西夏所
據河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
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
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
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邢恕之奏疑積石至
龍門三千里難以通舟以後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
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
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曰導曰至豈非河道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
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琅玕之貢而已獸有
皮製之爲裘可以爲風寒之備獸有毛織之爲衣可以
爲溫煖之需貢此者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搜這三
國本是西方戎落今已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
丕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理雍州的事
此見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這三
國都在西番地面所以總謂之西戎此條錯簡當在
厥貢條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
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
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
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灃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
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
自北而南治壺口所以殺河勢也又南而至雷首以至
于大岳爲汾水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于王
屋爲沇水所出者亦因而治之又自東而北治太行恒
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
順流而汾滓漳沁恒衛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河北
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下四條皆是說禹導山的事上面九州中雖已具
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出
所治山川首尾其山川之見于九州者經也見于後
導山水各條者緯也雖有導山導水之異其實隨山
本爲治水故以導爲文蓋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
之勢未有不因于山者江在南河在北分爲二又于

工之中又分爲北條大河之北境大河之南境南條
江漢之北境江漢之南境論縱勢則先北而南論橫
勢則皆自西而東此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
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禹導山始此
至岐至荆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
矣逾字指禹言不可以逾河入海對逾龍門之西河
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
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雷首山雷水出馬山臨太河
北去蒲坂三十里堯都在馬太岳汾水所經底柱山
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傳禹鑿山爲二門以通之析
城山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山山狀如屋濟水所出太
行迤亘數州爲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
恒山卽北嶽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史臣歷敘
衆山而繼之以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
得其道以歸于海也大抵此節自導岍及岐至于荆
山者是記其自西而東也自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者
是記其自北而南也自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者是記
其自南而東也自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者是記其自
東而北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
其相去之遠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
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東歷朱圉鳥
鼠又轉而之南以至于太華則凡恒衛等水出入于諸
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旣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自熊耳
導起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于陪尾則凡伊
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
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
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
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脉絡皆起西北
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已言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
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
東南西傾山乃桓水所出鳥鼠山乃渭水所經太華
山卽西岳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太爲名熊耳山洛
水所經與導洛節不同外方山卽中岳嵩山乃伊水
所經桐柏山乃淮水所出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先
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北境之山漢水發源于梁州之

嶓冢山經流于荆州之荆山内方諸山至大别而入江
禹則導嶓冢以濬其源至于荆山内方大别以引其流
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嶓冢梁州山漾水所出内方漢水所經大别漢水入
江之處皆荆州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江水
發源于岷山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衡山九
江敷淺原皆江水所經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以
通江水之上流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通江水之
下流上下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南
條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導山的事

此導南條南境之山也江發源于岷山而衡山在其
上流九江會諸水與江相連爲江水之經始也敷淺
源即廬山其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
有敷淺原之名與衡山俱爲江之下流自岷山導之
至此其勢自然順流入海矣此節包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彭蠡既豬等事不言導者亦蒙上文也前
逾于河與此過九江皆指禹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一節是記禹導弱水的事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
一水獨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西
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此下九條皆是記禹導水的事大意亦自北爲始以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
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曰江
淮河濟瀆者獨也以其獨達于海也四瀆江河爲大
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
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
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
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按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
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
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黑水的事凡水皆清惟黑水獨黑而
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
黑水治矣

黑水出雍之西分關山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
之西界黑水解見梁州三危解見雍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河的事黄河之源出于外夷西域崑崙至中國積石之山乃見其處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在山峽中行其流迅疾而時有壅滯乃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濶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折而東流復在險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之地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大伾山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洚水至于冀州之大陸自大陸而北到兖州地方地顯土疎湍悍易決禹乃播之爲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然後合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

河源出外夷入中國至積石三千餘里此記其施功始于積石非記其源也河在積石之間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湟水入之東北千二百餘里過賀蘭山又北流迤東過三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大抵盤東山峽之間千數百里禹鑿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之河自高而下奔放傾瀉南行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爲冀豫河凡三百里至于底柱埀河中流鑿二門以通之又東三百餘里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謂之孟津東百里過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冀之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今冀州洚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爲大陸其間平地土盐疏水溢兼潰故不得不分之而爲九其合之則爲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爲名一析而爲九所以分其勢九合而爲一所以統其歸也此見導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終入海于兖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史記張騫使西域至于闐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于悶磨黎石山後世皆祖二説莫知其非至元世祖遣學士都實佩金虎符往乃得之于土番朵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在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而爲海望之若星宿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此正脉也自禹之後河不爲患若干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州北流遂絶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

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淸河入淮以河之鉅且悍惟
一淮以爲之委欲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然古之
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兼欲資其利時
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漢水的事漾水出嶓冢山禹自此山
導之濬其源也自嶓冢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
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
江入江之後又東流停蓄周廻而爲彭蠡之澤又東流
而爲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

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嶓冢始出爲漾二水南
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
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水之經歷隨地得名
曰爲漢爲滄浪者言卽漾水之爲非有他水也三澨
曰過者三澨小而漾水大也曰入江者漾水小而江
大也東匯爲彭蠡者漾既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也
東爲北江者漾既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
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江水的事江水出岷山禹自此導之
濬其源也自岷山東流叫做沱水又東流至澧水遂過
九江至于東陵又東向迤邐而行北會漢水而同匯爲
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

江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
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
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澧水名不書諸
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
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畧之也九江荆州之水東陵荆
州之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卽梁州所謂江漢朝宗
于海也匯澤爲彭蠡卽揚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
皆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故禹導之自梁
而荆而揚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
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濟水的事濟水性既沉下而力又勁疾
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
性而導之其發源初見在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沇水由
是伏流地中湧出二源合流而東叫做濟水這又是一
見自此入于河伏流河中溢出而爲滎水這又是一見

又與河竝行東湧出于陶丘之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伏又東至于菏澤又東北會于汶水又北東入于海而濟水治矣

此導濟水也濟之初出于王屋其泉源爲沇東流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爲一方謂之濟到溫縣虢公臺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濟水既入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淸南出還淸故也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皆古濟之道也沇水經豫兗之境而入海于靑其流至爲勁疾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脉絡之次焉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淮水的事淮水出于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故禹導淮自桐柏始由是東流會于泗沂二水又東流而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桐柏乃淮水所經爲患始大故從此施功也會于泗沂者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甚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這一節記禹導渭水的事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山其發源甚微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會于灃水又東流會于涇水又東流過于漆沮二水自此順流而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此導渭水鳥鼠同穴或以爲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爲名會于灃卽雍州所謂灃水攸同也會于涇卽雍州所謂涇屬渭汭也過漆沮所謂漆沮既從也前是分記此是直敘其源流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這一節是記禹導洛水的事洛水出冢嶺山與熊耳山相近其發源尚微故禹只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會于澗水瀍水又東流會于伊水又東北順流而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此導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熊耳卽在其南故禹于此導之與西傾節不同源雖在雍州而流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史臣說大禹導山則窮其脉絡導水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

荆同卑而爲四隩之地皆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定居高而爲九州之山昔皆草木蔽塞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祭告流而爲九州之川壅淤已通無有雍滞止而爲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處之不平治者哉

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言土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横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土穀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爲之品節辨其孰爲上等孰爲中等孰爲下等由是隨其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内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斂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

此亦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天下之大害既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興地平天成故六府無不修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地之利而經國之用矣交正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辨諸州所出之物而又何者爲良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取其良常得者爲歲貢偶得者爲錫貢也咸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者爲常間歲者爲錯也定貢賦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爲民之仁寓于其中矣

錫土姓

水土既平疆域既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上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或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田地也錫之姓氏使他立宗以保其子

孫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無非欲其爲國家之藩屏以共保平成之績耳

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既平後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轄其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蓋虞制初不如此封建之來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敘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欲以敬德化民如此

此二句或禹所嘗言記之于此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德當泛講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不距內兼臣民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爲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稻禾的莖穗都納朝廷蓋稻可以供廩祿草可以充芻秣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半蒿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蒿上的粗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不但納總銍秸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搬運粮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兼力役之征焉自是以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穀第五百里王畿尤遠則去其穀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如此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因可以必教化之行而非漸成五服亦無以行其教化也此節分甸服爲五等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以充國家之用也納總銍秸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而免其輸將也蓋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

盡如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這一條是定侯服之制禹于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百里定做卿大夫的采邑外四面第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者如此

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也采者卿大夫食邑古時食祿者各有分地取其地之所入以爲常祿男邦諸侯以列爵言言男則子在其中言諸侯則公與伯在其中要見安內禦外之意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禹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于內面三百里則酌量揆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爲務也于外面二百里則鼓舞奮揚訓之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爲急也其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如此

曰綏服者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也三百里內密邇甸侯治之當用文也故曰揆文教外二百里漸迫要荒治之當用武也故曰奮武衛內非全無武衛但以文教爲主外非全無文教但以武衛爲主耳夫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武衛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于綏服之義也末數綏字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禹于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稍示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面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如此

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皆夷狄也放罪人于此者所以別之于夷狄之流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禹于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的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面三百里蠻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于此其法比諸蔡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如此

蠻夷荒野之地田里不井人民不名故謂之荒服曰蠻者頑慢弗率又甚于夷也外二百里亦皆蠻貊之地流比于放則又爲遠矣蓋五服之地以漸而遠而聖人治之亦以漸而畧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之以必治也治外夷則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經理之制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于此者東邊則漸漬到東海西邊則覆被到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遠弗至如此大禹治水之功既成于是用玄圭爲贄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必于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于君眞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終開有夏之業也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祇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如此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訖于四海則總言之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上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田賦建諸侯別五服事講一以見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此篇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甘誓

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明備故聖人著之經爲萬世法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臣記夏王啓繼禹即位是時有個諸侯有扈氏所爲不道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逆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六軍

之帥而誓戒之
甘是有扈之南郊地名書曰大戰于甘所以著有扈
不臣之罪書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得命將之權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夏王啓將發誓辭先嘆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
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
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所當敬順的有扈
氏乃濫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一歲之首月
謂之三正乃須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
視王朔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
此獲罪于天天用降以大罰勦絶其命今我躬率六師
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罪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
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御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
威侮有恃強不率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爲
正然從前代于丑寅迭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怠
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總是以此二事
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乎民故曰虐下怠棄
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是言討叛伐罪之
意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
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
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衆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
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敵之法
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
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
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中主馬馳驅
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
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中矣
三平看曰射曰刺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
右曰中則車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各責其事所
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
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
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今皆臨軍
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
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

萬乘皆有是三人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夏王啓戒誓將士旣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旣已丁寧而告戒矣汝衆將士若能遵依我的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卽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我的命令以致僨事我則卽時論罪戮之于軍中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有

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旣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衆士之用命也用命不用命指上左右御三者言之于祖于社示賞戮之不敢專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要見至公至速意

五子之歌

這是記夏王太康之第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爲詩歌以發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史臣敍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年不理國家政務徒有人君的空名而不行人君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只好爲放逸豫樂的事以致喪滅其德肆爲暴虐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有節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猶不回還于是有窮國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

尸位虛下句卽尸位之實逸豫則怠勝敬故滅其德黎民咸貳者厥心違怨厥口咀呪盤遊對逸豫看皆

重上二字豫而曰逸則過其節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貳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畋爲安欲無亡得乎有洛之外則甚遠十旬弗返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因民弗忍因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姦雄不有所因則不能發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畋于洛表之時他有五個兄弟都隨侍其母從太

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去遠追之不及乃在洛水之北待之既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于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訓戒衍爲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紓其悒鬱無聊之氣于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母以從從字猶追字意謂從其後以追之也徯于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于此而俟其返也惟太康盤遊而不反五子俟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將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爲詩歌也○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爲子孫萬世慮至爲深遠都有謨訓以教戒後人故太康失國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誡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子之歌第一章說道昔我皇祖大禹垂訓有言人君與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之凡百姓的饑寒困苦須時時掛念視之如傷保之如子纔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極欲肆于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己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了爲人上者切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小民雖至卑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邦國安寧而無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也

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疏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推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當一氣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得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五子既述皇祖大禹之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既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叛其上我看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個個都能勝我所以爲人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

羔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況以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于再三則民心自然怨咨不必待其明白彰著而後知也夫事皆自微而至著故爲君的須于事幾未曾形見的時節預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亂耳故我居位而臨兆民深以危亡爲懼凜凜然如以易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于傾危也夫以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怠荒而不敬乎

此言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申結祖訓之意也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予之意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予臨二句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斷絶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歸咎之詞作已然看惟不敬以至于此雖欲本固邦寧其可得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之嗜欲無窮貴乎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鮮不至于損德妨政矣如就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騁田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酣首酒而不知節溺情音樂而不知止竭不貲之費以高峻其屋宇極彩色之麗以雕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爲人君的不必件件都有纔足以亡國但只有了一件亦未有不至于亡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爲色所迷好酒則爲酒所困好田獵則就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溺于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爲亡國則一而已矣祖訓垂戒如此今乃盤遊無度正犯了禽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

六者皆人情所不能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于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爲一而不亡者蓋指太康犯禽荒之戒故至亡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于此冀州地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先時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天立極而爲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三聖人皆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今乃逸豫滅德凡刑賞予奪一任自己意思全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

紀都錯亂了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遂至覆國而陶唐以來相傳的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

此以古今對言見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禹而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也要見授守一道意人君統有四海而曰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道即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綱即道之所寓者失道而亂其紀綱所以不能保此冀方也禹以道得之只在儆戒太康以失道失之只在逸豫敬肆之間興亡之所由判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戴以爲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敢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爲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俱一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其爲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亡也哉奈之何爲後人者逸豫滅德盤遊無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棄廢墜以致威柄下移爲窮僭竊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串說典則如政教禮樂祿位貢賦之屬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品式具備經緯周密以貽之子孫此制度之大者治天下之本也關則通行而輕重不至于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也兼而有之可以知其慮後之詳且遠矣荒墜厥緒兼德業法度說與上節亂其紀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絕矣與上乃底滅亡同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子之歌第五章嘆息說道天子以四海爲家國者予之所歸也今既以逸遊失國遠竄他方舊都又被強臣占據了進退無路徬徨四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以悲傷也如今黎民咸貳萬姓都以我爲怨無不衆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故我哀思之情鬱結于心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心徵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于此推原其故只因狃于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

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歸則國非我之國矣天子一民莫非其臣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此予所以哀思而實有愧也弗慎厥德即逸豫滅德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咎之詞

胤征

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誓戒將

士的說話故名曰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史臣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以胤侯爲賢命他掌管六師以收羿之兵權焉當時諸侯有羲和者以世掌天文爲職乃墮廢其職業畔時有日蝕之變羲和也不奏聞救護惟貪飲酒而荒迷于私邑此其黨羿濟惡之尤著也仲康乃命胤侯征之而胤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所以翦羿之羽翼也

上二句言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見仲康得討罪之權下四句言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見胤侯得敵愾之義命胤侯者收羿之權也征羲和者翦羿之黨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胤侯奉王命以征羲和誓戒于衆說道爾衆將士欲知羲和之有罪當觀大禹之訓辭昔古先王著爲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

守者也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脩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脩省如此所以爲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眞如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爲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羲和乃忽于日食之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使爲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罪大矣天討之加豈

容已乎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眞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以灾禍變異說克謹者恐懼脩省以脩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脩職輔君脩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泛指在朝之臣脩輔者亦輔君脩德行政也蓋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灾異以譴告者曰天戒自大臣之燮理陰陽佐人君以回

天者曰常憲克謹于上者君以天之心為心也交脩于下者臣以君之心為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脩而為明明之后者以此今日食之變正人君克謹之時而羲和不言則是不有常憲不肯修輔矣此其所以可誅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亂侯戒諭將士說先王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于每歲孟春之月遣宣令的遒人搖着木鐸傳示于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嘿取容至于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因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纔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謏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況違命曠官如羲和者其罪盖不容誅矣

上言聖人之訓此言聖人之令兩平說孟春以歲事

一新之始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也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宣之詞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規諫俱以德政講蓋君或有一德之虧一政之失則為之官師者必交互以規正之則官師能恭其職矣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言人君或作奇巧縱逸欲而有害于德政為百工者執所司之事以諫正之則百工能恭其事矣不恭指不能規諫而言聖人之命致嚴于不恭者如此則羲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胤侯聲言羲和的罪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旣致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工孰敢不敬畏遵承各供其職哉惟是羲和乃敢顚倒覆敗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旣迷故違叛所掌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于占步擾亂了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日月到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羣臣同時救護此時樂官奏鼓嗇夫小臣疾忙馳驅庶人之在官者亦皆奔走無不敬謹趨事以行救護之禮羲和係專掌天文的官却全不以爲事尸居其位恰似無所聞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于此是乃干犯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說道曆官職業專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筭以敬承天道若是推筭不精占候差錯或失于太早搶先了時候其罪當殺無赦或失于太遲蹉過了時候其罪也當殺無赦凡此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于誅今羲和乃昏迷天象而于日食若罔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此正羲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顚覆厥德二句是言畔官離次之由俶擾天紀二句又著畔官離次之實季秋以下又詳言以見其實也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下而已雖瞽者與嗇夫庶人皆相與救日如此其急也羲和專掌其事者乃若罔聞知豈不干犯先王之誅哉政典二句又引言以見羲和之所干者後時之誅也○昏迷雖從縱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爲臣犯君羲而不言其謀叵測此其所以可誅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胤侯旣歷數羲和之罪乃戒衆說羲和俶擾天紀昏迷天象稽諸政典乃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衆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不

得以逃其罰可也

此勉其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者是羲和之罪固天所當罰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尚弼以將士之輔己言欽承以自己之奉君言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胤侯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羲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般若猛火焚燒崑岡則不分玉石皆爲煨燼矣今師旅之

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爲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首惡的人殄殲不宥其餘脅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爲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然後王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二句是設喻之詞逸德乃過逸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羲和脅從是迫于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汙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殲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惟新者有善之仁也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爲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狥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忌玩退

縮戰必敗而攻必走決然不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爾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懼以共有濟可也否則戮及爾身決不汝貸可不畏哉

此以軍法勵衆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得不誅之意末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二節之命懋戒者同心一力能弼承天子之威命誅惡宥善不蹈于天吏之逸德有武勇之功而無濫殺之失也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皆是商時史官記
商家一代之事者故曰商書

湯誓

這一篇書載成湯伐桀誓師之辭故名爲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

史臣記湯將伐桀誓衆說道來爾衆多百姓都要明聽
我的言語君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衆伐夏非我小
子輒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爲此悖亂之舉蓋人君代
天子民任大責重必須事事合天然後可以永保天命
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
故我不得已至于用兵往正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豈
敢稱亂哉

天命就民心離上見多罪即下文嚴刑重罰是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
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湯又說夏王有罪我奉天命以伐之其事甚非得已也
今爾衆百姓在後乃都怨說道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

時收穫我君却不體恤我衆教我舍自家的[illegible]而去
裁正有夏之罪夏之罪于我何與哉汝等所言我亦聞
之但夏王得罪于天天降大罰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
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耳豈得以徇衆之私情而違上天
之明命哉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見商民以一己之心爲心湯則
以天之心爲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成湯又說我又聞爾衆有[illegible]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
他的百姓將奈我亳都之民何害既不及于我何必興
師汝等之言只是顧一己的私意不知亳衆雖未受害
而有夏的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夫人情莫不欲逸夏
王大率任意爲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安夏
王大率任意爲嚴刑以殘萬民之生那夏邑之民被其
荼毒若不聊生雖有億萬之衆率皆離心懈怠不相和
協視其君如仇讎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
如天之有日一般日亡我纔亡那夏邑之民遂指日
以怨之說道這日果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願與他俱
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夫夏王[illegible]爲民所

厥占若此有仁心者寧可坐視其民之困于塗炭而不
思以救之哉故我今决計必往以奉天討罪蓋救民之
心切故爾衆之言有所不暇恤也
率者猶云大率也率遏只力重役也率割夏邑嚴刑
也夏德即指此一事言也應人之不容已見商民
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誓衆說道伐夏之衆既不容已爾等尚其同心同力
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于有夏我則有大賚于汝令汝

等爵位顯于當時榮祿及于後裔爾輩不可猜疑而不
信朕言既出决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
從我的誓言頋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其身將並其妻
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重矣可不戒哉
此示以賞罰之决也蓋順天應人者湯之心輔君以
致天罰則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故誘之以大賚若憚
于征役則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故懼之以孥
戮曰不食言曰罔有攸赦見賞罰之必然以勵其氣
也
仲虺之誥

此篇是仲虺解釋湯伐夏之慚而因以勸勉之故名為
仲虺之誥
凡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告君亦以曉衆庶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成湯因夏桀不道舉兵伐之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
禁之于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思堯舜禹授受以來都
是揖讓相承到我身上始行放伐之事雖是順天應人
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說道我
之此舉豈不能自信于心但恐來世之人或有亂臣賊
子肆行不軌的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則所
以啓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由于此矣此我所以不能

已于慚愧也夫湯之伐桀本以除暴救民四海之人皆
知其非富天下者而猶恐後世以為口實聖人所以慎
萬世之大防者固如此哉
此序作誥之由慚者慚其德不古若恐者恐其禍貽
來世蓋天人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
此湯所以歉然于心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
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爲慚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先嘆息說道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情竇必開如有耳目口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無主以治之則人皆各逞其欲以相爭爭之不已必至于亂矣天誠不忍斯民之亂也乃于生民之中生出一箇上等聰明的聖人使他爲兆民之主任治教之責制其欲而使不得肆息其爭而不至于亂焉夫天之立君既以爲民可見非有聰明之德者不足以勝治民之任今桀爲民主而乃肆行昏亂爲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百姓被其苦害如墜在泥塗炭火中一般上天惡夏桀

之無道念萬民之無主乃篤生我王錫以勇之德以戡定禍亂錫以智之德以圖度事幾由是伐罪弔民代夏而有天下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服行之道使聲教四訖之治復見于今日正所謂聰明時乂者也伐桀之事雖是不幸處君臣之變然而以至仁伐至不仁實乃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而已何慚之有哉

惟天生民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聰明與有欲對看此是先知先覺全盡典常而不溺于物欲之人故能治民之爭而歸之正也時乂內含表正意講昏德則非聰明民墜塗炭則不但不能時乂此天之所以立湯而畀以乂民之責也勇智正對聰明看表正以下正對時乂看勇故能布昭聖武智故能居上克明表正二句一連說言天之所以厚王者蓋以聲教四訖文命四敷禹之表正有素矣今將使王剛健以居中而立之標準以仰承乎祗德之風明哲以作則而陳之軌範以上繼乎執中之緒使斯民不至于爭亂而禹功不至于過佚也茲字指表正纘服說二句亦一連蓋典常之道嘗服于禹而道之大原則出于天者也今惟于人紀之既墜者勇以振之而克綏厥猷祗承乎天道而不拂于綱常之幾聯者智以察之而皇

建有極奉順乎天常而不違則所以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者在是矣率內要見率天下而共由之意方與表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爲天所賦也不指伐桀言仲虺言此以見天之厚王以大德者正托王以大事今日之有天下實迫于天命之不容辭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仲虺說夏王無道得罪于天本爲天心之所厭惡乃反矯詐誣罔託爲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于下說天命在己人皆無如之何蓋欲假此惑衆以肆行其

無道之事故天用不善其所爲益加厭棄乃錫王以勇智之德使我商受顯赫之命而爲天下生民之主然天豈有私于商哉特以有夏昏德百姓被其汚染也都昏昧了故命我王爲之君師表正纘服邪其明德于天下使天下之衆皆有以自新而不終于昏昧耳然則伐夏之舉祇以上承天意豈容已哉

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言桀昏德既獲罪于天矣而又矯誣上天以惑其衆故天用不善其所爲而使有商代之也式商二句申說爽厥師者即表正纘服率典若天以救斯民于塗炭而升斯世于明昌也天之命吾王者如此信乎其不可辭矣何慚之有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仲虺說夏王無道所用的都是簡慢賢人阿附權勢的小人與他結爲一黨徒衆實多夫彼既恃勢以慢賢則人之賢者必爲其所嫉惡而不相容矣故以我商今始造邦于有夏之間爲桀所惡就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糠秕必被簸揚有不容以並存者我商衆無小無大都戰戰然無不震懼恐一日遭他毒害以無罪而受禍蓋有道之見惡于無道其勢固然也况吾王之盛德盡善盡美但所說出來件件都厭足人的聽聞而爲人心之所歸服如此豈不尤爲夏所忌嫉而可畏乎則今日之奉天討罪非惟理所當然蓋亦勢不容已者又何慙之有哉

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爲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違爲王之應人此節是言湯之所以不容于桀者由其有德也蓋桀既無道而又有簡賢附勢之徒爲之濟惡此我商之不容于夏所由始也而况湯德足人聽聞桀安得而不忌之哉懼于非辜者懼湯之陷于非辜德即下節所云足人聽聞者言其盡善盡美洋洋乎盈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仲虺稱述成湯之德以解釋其慙說道聲色貨利人所易溺雖有不爲其所累者惟吾王之于聲色常恐蠱惑了心志絕不去近之以自娛樂于貨利常恐剝削了民財絕不去聚之以爲己有其本原之地澄徹如此則固已端出治之本矣由是推此心以用人則用舍無不當人之德行多的便多與他官職功勞多的便多與他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焉推此心以處己則舉

動無不宜人有善若巳有之而從之不待勉強巳有過便速改之初無一毫係吝蓋不知善之在人與過之在巳矣至于臨民之際不只是一味從寬却能于寬大中有個節制未嘗失之縱弛不只是一味仁慈却能于慈愛中不廢威嚴未嘗流于姑息王有這等大德昭著而不可掩故雖始于亳都而實光被于天下天下之人皆信其寬能得衆仁足長人而可以爲天下君矣民心歸向則天位有不可得而辭者何衞之有哉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首二句就心說不邇不殖正是其本原澄徹處用人處巳之當由于本原澄徹而克寬克仁又本于用人處巳之當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爲懋而懋之字樣較淸德就人之所蘊言德懋者悉有衆善非一善之可名也崇之以品秩又兼之以衆職則懋其官矣功就人之所立言功懋者累著勳烈非一績之可稱也錫之以土田又旌之以章服則懋其賞矣崇德報功湯之用人得其當者如此用人就取善說惟巳者人之有善若巳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巳有不善必速去之也湯之處巳得其當者如此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

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節制不以優游縱弛爲寬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不以柔懦姑息爲仁也寬仁者君人之大德行之不得其道反爲寬仁之累故以克爲難彰信兆民只是昭著之意言其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未便就歸戴上說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仲虺說吾王之德旣能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人心無不歸向者乃昔日葛伯無道廢其先祀之祀王使人往問之他回荅說無以供粢盛王就使我亳邑的百姓替他耕種老弱餽送飲食葛伯乃殺了我饋餉的童子而奪其酒肉不以爲德而反以爲讐王爲這童子無辜被殺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那時四方之民苦其上之暴虐者都望王師來拯救他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就懷怨望都誠道我等一般被害的人王獨何爲先救彼而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一至其地則那方的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說道我等困苦無

聊專等我仁君來救拔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
我等百姓如大旱之得雨倒懸之得解眞是死而復生
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觀此則斯民之愛戴
歸往于我有商者其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
今日之有天下寔迫于人心之歸不容已耳何以慙爲
此承上言湯之德惟足人聽聞而彰信于民是以民
皆戴之也自初征至後予言工師未至而民望之切
自攸徂至其蘇言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通就伐葛
時說來二句緊承上看蓋即其一時征伐而得民之
深則知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者固有自來矣可見

今日之有天下亦迫于人心之不容辭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
仲虺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舉爲君之道以勸勉之說
道王不必以得天下爲慙但自今以往當思盡所以爲
君之道以凝承天命耳天下諸侯有才全德備而爲賢
者則當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積善行仁而有德者則
當賚予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徇國而爲忠者則舉褒
揚之典而使之得以彰顯有奉法修職而爲良者則加
獎勸之道而使之得以自遂是諸侯善有大小而勸善

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又有柔懦而不能自存是弱者也
則因而兼之幷其小而附于大有昏庸不能自立是昧
者也則因而攻之黜其職而治其罪有敗壞其紀綱法
度是亂者也則變置社稷雖取之而無嫌有自底于傾
危顚覆是亡者也則戮及其身雖侮之而不恤是諸侯
惡有大小而懲惡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夫弱昧亂亡本
是該亡的人而吾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乃因其亡而推
之耳何容心焉賢德忠良本是該存的人而吾佑之輔
之顯之遂之乃因其存而固之耳何容心焉好惡一出
于公而刑賞各當其則將見天下諸侯莫不勉于賢德

忠良之歸而不敢蹈夫弱昧亂亡之轍侯度修明治道
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乎王能如是則固無忝于君道
而可以爲萬民之主矣又何以慙爲
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此節是言懷諸侯之
道也才全德備之謂賢佑是隆其禮遇以保佑之不
但增其爵級而已行道有得之謂德輔是厚其祿秩
以輔翼之不但安其土田而已委身徇國之謂忠顯
者樹之風聲以揚其名奉公脩職之謂良遂者加之
獎勸以成其志此因諸侯之善而善之也不能有爲
之謂弱則兼之而治以王官政治不明之謂昧則攻

之而削其封地倒置背理之謂亂取者洑其國荒淫暴虐之謂亡侮者戮其身此因諸侯之惡而惡之也推亡固存指上八者看邦就侯邦言蓋固存之政行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舉則諸侯之不善者皆知所懲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良幹于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邦國豈不昌盛乎然則得天下雖無慙而君天下則有道誠不可以不盡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仲虺又勸勉成湯說道人君以一身而統萬邦所以聯屬而綏懷之者德也誠使其德篤實光輝日新不已足以繫屬乎人心不但近者悅服就是萬邦之遠也都愛戴而懷歸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假侈然自肆于兆民之上不但遠者携貳便是九族至親也將背畔而離心矣夫觀人心離合之機係于德之修否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則足人聽聞亦豈可以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其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于中正之極要使天下的人都有所視法而後可然懋德建中

之道何如德莫大于義義者事之宜也事到面前須以義裁決其可否而使無不得其宜德莫大于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須以禮撙節其過差而使無不歸于正如此則念念事事皆當于理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哉以是而貽謀于後世凡後世子孫之欲制事制心而懋德以建中者皆取法于此而有餘裕矣然豈無待于學問而自能哉我嘗聞古人說道凡人君志不自滿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已以師之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萬民莫不尊親所以為天下王若自以為聖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于上臣諂于下不至于亂亡不止矣凡事不自以為是而切切焉好問于人則見聞日廣志慮益充德新業隆自家何等寬裕若偏愎自用而[illegible]事恥于下問則一已之聰明能有幾何德隳業弛祇自安于狹小而已矣古人之言如此然則王之一身固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其可不以隆師好問為務哉

此言修德檢身之道也德字兼體用言合下懋德建中意萬邦指民言日字對萬字日新者無一日之不新也萬邦惟懷者無一民之不懷也志自滿則不能日新可知九族離則萬邦離心可知此四句是泛言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意懋德建中一串

說亦兼體用德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
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建中之所從事者義與禮即
是大德事有當然之準則心有自然之節文即所謂
中也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以禮制心
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矣後昆指後王比建中深
一步看言不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後世皆以王之
制事者制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其心家法相承固
垂之有餘裕也此一句雖是說效亦見懋德建中之
當務與首二句相應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
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能自得師以禮義貫好問
亦然王字裕字以德業通貫不必分貼能自得者真
知己之不足而無所係吝真知人之有餘而不待勉
強樂取于人而非人之所使也好問者不恥下問而
心誠好之也此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己若與自
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
萬邦之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仲虺勸勉成湯乃
以志自滿為戒湯豈自滿者哉湯德積累以至有萬
邦若以其時而言固極盛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
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日新而
不已所以其德常新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說天下之事必有始而後有終
未有始之不慎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而為天
子若要謹守王業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便為
成終之計可也蓋人君所行的事逃不得上天的鑒察
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
是上天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吾王今以大德而
受命固為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
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禮而入于昏暴者自今
以往誠能畏敬奉承兢兢業業盡務天心之所殖常慮
覆敗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于無窮而
社稷有靈長之慶矣王可不勉圖之哉
此包上二節意而言之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慎終
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有務日新戒自滿
意此二句泛言至末句方是言其實殖有禮二句泛
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欽
崇天道者欽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祗承其禍
淫之道而以暴為戒凡所以統馭諸侯脩德檢身者
無不盡其道也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而無覆亡
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于無窮也欽崇天道則

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有終矣要體勝丁寧勑勉之意

湯誥

這一篇書是成湯伐夏即位之後告諭天下的說話故名爲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成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于亳都天下諸侯都率職來朝湯乃作誥大告萬方的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此敘作誥之由于亳下補出諸侯來朝意萬方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之而實與天下更始也誕告包一

篇在內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敘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成湯告諭天下臣民嘆息說道爾萬方之衆當明聽我一人的誥詞夫人所以有這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蓋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民之初降下這大中至正的道理于下民渾然在中沒有一些偏倚下民既稟受了這道理只順着天稟之自然便都有個常性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幼夫婦朋友自然有禮智信這常性是古今聖愚所同有的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那固有之性而安于其道也若要使百姓人人都安于其道其責惟在乎人君蓋人君居君師之位操政教之權必須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使凡天下之人爲父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爲君臣的皆安其有義之道以至長幼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序有別有信的道理此乃人君奉天安民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也

此言君道所係之重以起下節意歸重在綏猷一句衷性猷只是一理但有原于天具于心見于事之別

耳降衷于下民者二五之精以合而太極之理隨畀至純而至精不偏而不倚者也若有恒性若字無工夫但是不假修爲而出于自然之意恒性猶所謂秉彝也然天之降命雖同而人之氣稟或異於是有不能安于道者所以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而各安于其道者是誰使之惟在于君而已蓋天能降衷于民而不能使民自全其衷民能受性于天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承天治民之責必屬之君方克綏厥猷指民自安于道說惟后雖主教言而上文意亦不可失與輯寧相應所謂化之處之是也若有恒性即所

謂天命之性綏猷惟后卽所謂之教若道之重有如

此〇衷字不可便訓作善字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個個有恰好的道理降與他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詩所謂有物有則是也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眞若天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與此後世言性之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

湯又說天之立君旣欲其安民于道如此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上天之心爲心而後可今夏王身任綏猷之責却乃滅其賦予之德但逞殺戮之威以播此凶虐于爾萬方的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就如荼之苦口毒之螫人一般殆無一人得以聊生者矣所以衆口稱冤並告無辜于天地鬼神以望上天之解救那天道至公只順着民心的好惡民之所懷而爲善者則降之百祥而爲福民之所怨而爲淫者則降之百殃而爲禍感應之理斷不僭差今夏之淫虐旣已結怨于民

正天道之所必禍者所以降災于夏以彰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其虐于天下也

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可伐也滅仁愛之德而徒事殺戮之威以至于毒痛四海則不止失綏猷之責而已篇內爾字皆指諸侯言有衆萬方皆指民言天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邊桀之失道可謂淫矣夫安得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蓋天心仁愛人君有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之望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又說夏王得罪于天天旣降灾以彰其罪此正天之禍淫乃天命明威之所在假手于我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于天而不敢自專也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于天焉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爲遂簡求天民先覺之大聖人與他同心戮力伐罪弔民替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于天焉夫上欲承天之威而下欲立民之命伐夏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矣

肆字緊承上言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明威卽上

降災以彰厥罪者敢用玄牡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乎神聿求元聖三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乎人戮力是資其智勇請命者民被荼毒命已絶矣故特請更生之命于天庶幾轉危而爲安也湯之伐桀所謂順天而應人者于此可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成湯說我既請有夏之罪及爾衆人之命于天那上天居高聽卑憐憫下民無辜冥冥之中眞垂佑助所以我兵一舉罪人夏王即奔走于南巢之地竄亡而屈服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僭差如此是以向者民困于虐政有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以除荼毒以免爕然若草木之榮華悅澤而生意可觀兆民之衆自是信乎其生殖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

此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孚佑之也罪人句本孚佑來惟其孚佑下民故使罪人黜伏于南巢也天命指禍淫之命賁若草木只是明白易見之意二句就罪人黜伏上見之允殖者去荼毒之苦而各遂其生養之願也此則天之佑民者爲益信而湯之請命于天者亦不虛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成湯說夏德昏亂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人任綏猷之責輯和安寧爾邦家舉兆民生殖之命而寄于我之一身上天付託之重如此深惟付予之重必能上順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謬無一物之失然後足以當之顧我眇躬涼薄恐心力有限政教難周或有獲罪于天地而不自知者豈不上負皇天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是慄慄然日夜危懼若將墜于深淵的一般蓋其責愈重則其憂愈大故惕厲儆懼之心不敢以一時而少懈也

此承上言已受付託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言天之于我豈但使之伐夏而已實將使予任輯寧之責也使字重看輯寧應上綏猷意兼教養言不可分貼輯者和集之而使無乖戾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也以一人對爾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茲字承上說言惟其付託之重此所以常恐得罪于天地而危懼之甚也若隕深淵正是形容其危懼之意所謂憂愈大也愈字對上伐桀言昔命我伐桀責固重憂固大今又命我輯寧責愈重憂愈大也聖人之心不以得天

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如此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湯又戒衆諸侯說天以輯寧之責命諸侯我固慄慄然不敢以自安矣所賴以共濟者寔爾羣臣也凡我新造之邦有土之君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于非法無或縱欲而就于慆淫惟以俾予輯寧乃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則爾之常典也其各宜敬守爾之侯度修其職業法度一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以成輯寧之功而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

此承上言有賴于羣臣之助也對上節以君道臣道看蓋任輯寧之責者在君而分輯寧之責者在臣也無從匪彝即罔失法度之意不專指刑罰無即慆淫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意蓋匪彝則縱肆以毀輯寧之法慆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曰無從無即此戒其所不可爲也爾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言守典承休者謂法度必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盡侯職之所當盡以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而使天之命我者有以即承而無負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託之意此二句是勉其所當爲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湯又戒諸侯說福善禍淫天道甚明不可誣也爾等若有善我不敢隱蔽必加顯揚我若有不善亦必引以爲己罪不敢自赦所以然者以善與有罪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或善或惡報應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爲君臣者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爲萬方之主付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爲尤重若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這是我一人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教養斯民而使之陷于有罪其責有不可得而逃者若我一人所爲不善而得罪于天却是我自家負了上天的付託于爾萬方何與哉蓋桀爲無道不惟不能導民于善而且播惡于民故湯承天意以戒諸侯以罪之在人者引責于己而以罪之在己者聽命于天其畏天之至而自任之重如此

此節至簡在帝心截上是言天道之至公以見君臣之當各盡其道下是言君道之當然以見己之尤不可不盡其道而臣當輔之也以聽天反己二意看爾有善承凡我造邦一節來罪當朕躬承俾予一節來言守典承休爾之善也吾豈敢以隱蔽而不宜褒慶

上下罪在朕也吾豈敢因循而自恕其賞善其罰過
皆簡閱在帝之心而不在我信乎君臣不可不盡其
道也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于道在予一人者言我
不能盡輔寧之道以治之也予一人有罪與罪在朕
躬同言罪之在民者實由于我而罪之在我者不由
乎人則在我固不可不盡其道矣而分輔寧之責者
獨可以爲非己之罪而自諉哉此節大抵重在責己
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中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成湯又歎息說人之常情有始者未必有終而欲其有
終須當圖之于始今予一人與爾造邦諸侯固皆有其
始矣然未可保其終也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爲君的
非徒言之而果能盡其輔寧之責爲臣的非徒聽之而
果能盡其守典之忠則君固可以永免獲戾而臣亦可
以永鞏天休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爲可畏也安能
必其有終也哉成湯之言至此其所以致儆于人已者
益深切矣

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三節説忱者信其言而見
于行也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不改言君保
國祚臣保祿位時忱而曰尚克者則望其必能也有
終而曰乃亦者深見其難致也

伊訓

這篇書是太甲嗣位之初伊尹述祖德以教道他的説
話故名爲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之成德以訓于王

史臣敘說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
此時尚居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
居冢宰之位乃代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
以即位改元之事那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諸侯來朝見
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各總己職權且聽命于冢
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
法祖爲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于
王至于古今興亡之故天人禍福之幾無不反復爲王
言之蓋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
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
羣臣祠于先王二句告廟也侯甸二句臨羣臣也臨
羣臣亦是祭所還重告廟一邊通節重在告王上

王必于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羣后質之在旁故秉
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修人紀一節
曰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起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
戒之于後也上是攝位之禮此句是告君之忠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伊尹訓告太甲先嘆息說道天人之感應不爽國家之
興亡有由前人的事蹟便是後人的樣子今即有夏一
代之事觀之夏之先王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儉是何
孳勉勵以敬其德故當此之時天心眷顧宇內協和以
七政則各循其軌以五氣則各順其候而無災異邪沴
之干以山川則奠安其位以鬼神則歆享其祀而無崩
溢怨恫之患下及于鳥獸魚鱉飛走鱗介之微也都順
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其子孫夏桀
不能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皇天于是赫然震怒降下
災異以明示其罰因假手于我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
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薄于桀而厚于我
先王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興有商
之業者由先王始修德于亳都耳即此觀之可見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懋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
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吾
王今日可不深鑒之哉
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以見天命祖宗之
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爲戒也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
勤克儉不自滿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皆是罔有天
災三句平看觀亦字暨字可見言不特罔有天災而
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
至于鳥獸魚鱉亦咸若焉禹以盛德而獲天休如此
子孫弗率不能法禹之懋德也故天降災假手于湯
以誅之非復如前日眷命之隆矣降災即是覆亡意
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也言天之所以
誅桀而假手于湯者以桀造可攻之釁于鳴條而湯
修德于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此
二句起下節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伊尹又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之人雖不勝
其痛苦而懾于凶虐莫敢聲言誰有能仗天下之大義
爲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商王成湯倡義理之勇而興
師以伐之以救者其威德于天下把有夏的暴政苛法

一切除去代之以寬仁所以兆民之衆莫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愛戴歸往眞如赤子之戀戀于慈母而無一人之不懷服者矣

此承上朕哉自亳句而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二句一連說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政言兆民允懷緊承說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伐戡定禍亂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徯后來蘇之望心誠懷服也布昭聖武卽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代虐以寬卽武成反政由舊之意兆民允懷卽武成萬姓悅服之意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勸勉太甲說道今王嗣有天下所居的是祖成湯的位所統率的是祖成湯之民更新之初下民觀望所以嗣續成湯之德者正在于卽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不止一端而莫大于孝弟這孝弟雖是人心所同若若非爲君的躬行以倡率之則下人無所觀法故王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愛其親必先自盡孝道以親吾之親則凡有親者皆以吾之孝爲準則而愛自此立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長必先自盡弟道以長吾之長則凡有長者皆以我之弟爲準則而敬自此立矣由是始而刑于家邦則一家一國的人莫不有所觀感而興于仁興于讓焉終而及于天下則四海九州的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故順德立于一人而儀刑達于無外如此王能如是其于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嗣前人之德也德字不指聖武言罔不在初卽愼終于始之意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始之道也立愛立敬猶云建中建極立標準于上使人有所取則也未說到人化上立愛于親內含不忽不忘善繼善述意立敬于長內含信任老成推崇耆德意方切太甲身上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刑于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卽是終上立字之意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則立于我者眞有以化乎人矣夫能立孝弟之道于一身成孝弟之化于天下則嗣德謹始之道其有不盡者

哉嗣德在孝弟者以孝弟為順德也達于家邦四海
者王者令天下以成其愛敬苟不足以及于人是亦
德之有虧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這一節是伊尹備述成湯之德以告太甲即前所謂烈
祖之成德也先嘆息說道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綱常倫
理夏桀滅德作威把這綱常倫理都廢壞了至我先王
成湯始修復之而人紀粲然復明于天下其從善則凡
臣下諫諍的言語都虛心聽受而絕無一毫咈逆之意
其用人則唯是看他有德的人乃屈己順從而不用新
進浮薄之人其居上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能
盡臨下之道其為下則進賢至于三蒙難無所避而能
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
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修人已若如此是
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當初起自
諸侯封疆只有七十里其後奄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
積累創造之勤可謂難矣今王嗣先王之業可不知所
以嗣其德而保守之哉
此舉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
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修人紀為一章之綱領
下六句皆修人紀之實人君為綱常之主則人紀本
不可一日廢若桀廢之而湯始修之所謂茲率厥典
是也從諫弗咈若諫行言聽之謂納忠言以扶植乎
人紀也先民時若者嚴恪不忒之謂順舊德以倡率
乎人紀也居上克明觀其寬仁臨民皆可知而君人
之紀立矣為下克忠觀其蒙難進賢皆可見而臣人
之紀立矣與人不求備是恕以用人所謂隨其才器
而使之也此修人紀于用人之間者檢身若不及是
嚴以處己所謂懋敬厥德無時豫怠也此修人紀于
處己之際者隨事而各盡其當然之道所謂修人紀
也以至于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業之道不越乎人
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茲字指萬邦艱字通承上
文講欲太甲思其艱以嗣其德也兆民四海萬邦俱
照應之辭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伊尹說先王成湯惟其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
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子孫又廣求明哲的賢
人凡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或舉之于在朝或致
之于在野使之布列庶位凡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以輔

使後來相繼爲君的都知修德檢身保守先業而不至
于廢墜焉其爲天下後世慮長遠如此
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天下之遠以修
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吾閑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
之由于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蹈于縱欲之失修
人紀以嗣厥德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
蒙士

伊尹說先王成湯既廣求哲人以輔爾後嗣又制爲官
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人其儆戒之詞說道舞蹈歌詠
人情所不能無但有個節度不可常常如此若在位之
人敢有無晝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狂歌于室
這等所爲就與巫覡之人歌舞以事神的一般這叫做
巫風貨色遊畋人情之所易溺必須以禮節之然後不
至于過敢有貪嗜貨利耽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荒棄
政務的乃過而無度溺而不檢的人這叫做淫風敬畏
聖言聽從忠直親近老成疏遠頑愚是好惡的正理敢
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的賢
士狎比頑愚無知的小人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愛憎
乖錯心志昏亂這叫做亂風惟此三風十愆最爲敗德
害事凡有位之人不消得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
只是這十件內爲卿士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家而
必喪其家爲邦君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國而必亡
其國況爲天子而有天下者乎夫爲君而至于喪家亡
國固其所自取而爲之臣者既食其祿亦當盡其直諫
之忠苟或坐視而不匡救則必以墨刑加之蓋惡其苟
祿不忠而陷君于有過也然不惟儆于有位之臣又以

此教訓那蒙童初學之士使他平時將這道理講究明
白他日出仕爲官知所儆省而不蹈于刑辟也夫先王
之爲後嗣慮者如此吾王嗣有天下其可不知所戒哉
此是立治法以儆乎臣亦是維持人紀之意無非慮
天下之遠也對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
佞人從而敗之德何由成故復立法以儆之也官刑
指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
所好比頑童是好人之所惡故曰亂風三風十愆人
紀所以廢壞也喪國亡家雖指邦君卿士其實借言
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況天子乎天子而犯此

風愆則凡有位者皆當盡言直諫苟不匡正則必有墨刑以加之也然不惟儆之于有位之臣又訓之于蒙養之士凡風愆之戒不諫之刑詳悉以訓之也不匡其刑墨是欲其君子今日具訓于蒙士亦欲其正君于異日前章述湯德以勉其身此章述湯刑以防其失禁遏其縱欲之私心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訓告太甲既終又嘆息丁寧說嗣王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而勿忽念之于心而勿忘蓋這訓謂不是尋常的言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己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其洋洋矣乎自其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而畢陳以鑒戒則凜然而可畏其旨甚明又何其彰顯矣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就無常爲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百祥爲不善則菑害兹至而降之以百殃蓋福善禍淫天道昭然不爽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戒哉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于大而上帝之降祥者恒在于斯彌萬邦長治久安之慶不過自此以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者恒在于斯雖至于覆宗絶祀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王可不深思而敬念之哉伊尹作訓終篇又極言禍福之機如此其忠愛之心可謂深切而懇至矣

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申戒之也祇厥身欲其體于身而不忽念哉欲其識于心而不忘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經畫于聖人之心故曰聖謨告戒于聖人之口故曰嘉言洋洋者廣大悉備之謂孔彰者明白簡切之謂二句皆贊美之詞正見其當敬念之意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爲善爲德不能敬念而犯風愆則爲不善不德降之百祥如用有天災之類萬邦惟慶即咸寧之意反墜厥宗而言人心得而基業固也天命人事之禍福如此爲嗣王者其容以不敬念哉上言人紀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脩德而人紀自無不修也

太甲上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屢訓之不從故營宮于成湯陵墓奉太甲居之使知省改及其既悔伊尹迎歸于亳復爲

商家令上史臣記其事與其訓詞爲上中下三篇遂名
其書爲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史臣敘說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
當順從者而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羣小不聽從伊尹
之言欲其明德而不克嗣欲其念祖訓而不克念此伊
尹之所以惟而作書以爲戒也
不惠以上篇事說稱阿衡者賴之以相保倚之以爲
乎見嗣王所當惠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
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作書以告太甲說道天位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
以居之我先王成湯德既本于天縱學又務于日新于
上天所賦的明命惟恐失墜時時省顧而不敢忘使這
天理炯然在中常若接于目而真有所見的一般以此
心去奉事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神極其祗敬嚴肅而
無一毫怠慢的意思其所以對越上下昭格鬼神者蓋
有素矣是以上天當眷求明主之時監視我先王之德
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于其身使爲生民之主
而撫安萬方之衆此時我尹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先
王以安定斯民而使萬邦之衆咸得被乎子惠輯寧之
澤臣主同勞開造洪業故嗣王得以享盈成之運也豈
可不思締造之難哉
此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所重也顧諟兼動
靜言天理隨處而流行此心隨在而有見靜而存養
固澄然視于無形動而省察則躍然昭于有覺所謂
顧諟明命也以字承顧諟說來祗肅之心即此顧諟
之心達之也不可以明德恤祀平看蓋分之雖有明
德事神兩樣總之一敬德而已故下文只曰天監厥

德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承天
監說來雖是有天下與安天下亦須串說撫綏內以
綏猷輯寧等事講與宅師相應左右厥辟宅師者輔
君以安民也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不丕承基緒者臨
巳定之萬方統巳安之民衆也肆字緊承說言有先
王創業之君又有伊尹開國之臣故嗣王得以席其
餘蔭而承此無疆之業耳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
忽尹躬而不聽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旣告太甲以成湯與己創業之難又即有夏之事
以儆之說道君資臣以爲輔臣賴君以爲安禍福利害
上下同之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保者我嘗見夏
之先王如大禹帝啓諸君皆有忠信誠一之德享國長
久永保天命而篤其終故當時輔相之臣亦得以保其
爵祿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昏迷不恭矯誣罔
以致喪身亡國那時爲輔相的亦與之同其戮辱而不
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從來如此嗣王今日
可不以前代之事爲戒而勉于忠信以敬修爾爲君之
道乎若君而失其所以爲君之道則基緒之不承者不

能終保而忝辱其祖矣我尹躬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
以自保乎

上旣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已之不可忽此又儆以前
代之事以見已之不足恃也自後視前故曰先見自
字作由字看忠信兼心與事言須照顧周字意謂實
心實行無少虧缺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
心昵佞人而貌敬正士也有終是享國長久之意惟
終是與國咸休之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字如矯
詐誣罔是也祗厥辟指忠信說不辟則罔終而忝厥
祖不能保其基緒雖尹躬亦將爲罔終之相矣始言
不終則累于相臣繼言不辟則辱于其祖其儆之者
深矣蓋當是時太甲以安危之責寄之伊尹故伊尹
亦以安危之責歸之太甲言君安而臣亦安君危而
臣亦危所以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史臣敍說伊尹作書訓告太甲旣懇切言之而太甲但
視爲泛常通不在念若不聽聞者其不悪猶故也

罔念聞指上兩節言此節爲下張本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
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伊尹因太甲不念聽其言復口陳以戒勉之說道昔我
先王成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每日于天將明未明此
心未與物接的時候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以大
明其德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蔽之凡有心思之所得
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以待天之明舉而行之常
若有所不及先王爲善之勤如此又恐後代子孫溺于
宴安荒于逸樂而不能率循其遺則又廣詢博訪求天
下才德兼全的美士置之左右使之開發導引後代爲
君的都知修德勤政保守先業蓋先王慮後之遠又如
此爲後人者正宜仰體其心祗奉其命效法其德而聽

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忝于厥祖耳其可
以欲敗度以縱敗禮顛越此求賢啓廸之命以蹈于覆
亡之禍而不知所戒哉
昧爽丕顯二句言先王爲善之勤旁求俊彥二句言
先王慮後之遠昧爽正事物未接全體澄徹之時丕
顯若洗心退藏撥天理于方見遏人欲于未萌也就
心一邊坐以待旦亦是昧爽時急于力行不遑寧處
意就事一邊昧爽丕顯有以明是德之體坐以待旦
思以達是德之用湯之勤于爲善如此然猶以爲吾
之德能修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修能行之于
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其心猶有歉也于是旁求
俊彥以啓廸之旁求者遍求于天下啓是開而發之
爲知廸是順而導之爲行須以明德行善罰講亦要
令敗度敗禮意如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之類先王之
慮後又何其遠也命是求賢啓後之命輕賢拒諫不
勉于善則是顛越其命矣曰無者戒其不可爲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伊尹因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甚失之奢侈而無長遠之
慮故告之說道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是奢侈縱
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計吾王自今以往當愼

其儉約之德清心寡慾制節謹度凡一切奢華逸樂的
事皆絕而勿爲心裏常思想個長遠的圖謀不可只求
快于一時也這兩句是伊尹因太甲受病在此故特言
之
此深救太甲之失正毋越命自覆之事也二句一直
意愼字工夫在愼字內愼儉德即所以懷永圖也儉
非但節用是守約而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兼身與事
言蓋敗度屬事敗禮屬身宮室遊畋出入起居皆是
永圖就國家說非是儉德之有永蓋凡以奢侈失之
者皆安于一時之樂而不知長久之謀者也惟儉約
自守事必遵乎常度以制其逸欲之萌身必要諸禮
法以遏其縱肆之失念不在一時而在終身不在目
前而在後日上思以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以貽子
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于顛越而覆亡可免矣愼
者不忽之謂懷者思勉之意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伊尹又說王之愼德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當射之
時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箭尾與準望
的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矣人君愼德的工

夫也要如此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個恰好的道理具于吾心乃是當止之處即所謂準度也王欲有所爲必恭敬省察務求到道理恰好的去處不可輕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件都是停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乃祖的行事而無或踰越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而得其所止矣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爲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深為慰悦而萬世之下稽古尚論者亦莫不稱我王爲守成之令主矣王可不勉之哉

此慎德之所從事者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若字承慎德來言人君之慎德如虞人之射往字輕度是射中自有一定之法度欽厥止二句所謂省括而后釋者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事事物物各有禮度是也欽者肅恭收斂使道心爲主檢身而不流于欲制事而不失于縱也攸行即上文丕顯而急于行者其檢身制事動合禮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如其所以檢身制事者也欽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祖攸行則已然之度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永圖之功既盡眞若虞人之省括而後釋矣惟朕二句是以效期之皆含無越命意懌是喜其儉德之不負所言辭是誦其儉德之足法于人也

王未克變

史臣敘說伊尹之訓戒太甲諄切懇至如此王于此時雖不能無所感動然于舊習尚未能改猶夫不惠罔念之初蓋內有所蔽外有所誘故也

此史臣敘伊尹不得已而行權之由不變者敗度敗禮之如故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三不見聽乃私計之說道我觀主之所爲多不義之事蓋其習染深痼就如天性生成的一般此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理之人引誘以導其爲非者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陵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居之使之斥遠羣小以絶其比昵之黨親近先靈以興其哀思之心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此伊尹私論之辭蓋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三不聽則知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私故不得已而爲遷桐之舉所謂不言之教遂變之權

也玆字指欲縱言習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之意其訓亦斥遠憸人親近湯墓兩意來此正訓之之道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史臣記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遠羣小親近湯墓果能自怨自艾盡改其平日之非而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矣夫伊尹身任先王付託之重念切宗社顛覆之憂桐宮之遷卒能使其君克終允德誠可謂不負阿衡之託矣然非太甲始迷終復痛自悔改則尹雖忠愛無已亦烏能以自效哉此其所以猶不失為守成之令主也

居憂下入兩意與上其訓意一般克終允德者善念以生舊習以革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言之○徂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廬墓爾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為幽而奪之位矣

太甲中

這是伊尹奉迎太甲歸亳之後勸勉以脩德法祖的說話史臣敘其事為中篇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古者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居憂于桐宮既悔過脩德到第三年正當服制已滿而商家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伊尹乃于十有二月正朔之日用袞冕吉服奉迎太甲自桐宮歸于亳都蓋既終諒闇三年不言之制于是可以正位臨民嗣丕基而出政治也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歸見得桐宮之遷非出于得已也重終喪一邊必于朔者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既奉迎太甲歸亳乃作書以告深致其慶幸之意說道君者民之主民而非君則無以施政教發號令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民者邦之本君而非民則無以供賦役衛王室何能君有四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者嗣王為羣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乃默啓王心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其德然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邦家無傾覆之虞宗社有靈長之慶自今日以至萬世子子孫孫皆得以襲王之餘蔭矣豈不為萬世無窮之休乎

民非后二句重下一句觀註尤字可見蓋泛言君民之相須者以起下意言太甲不明于德之時民幾于無君而君幾于失民矣幸而天眷有商陰誘嗣王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始雖敗度敗禮終則處仁遷義而克終厥德以至君得以辟四方民得以相生也俾字重看萬世無疆之休者言君民相與上下相安自今以至萬年常得民而爲君也伊尹致喜懼之意亦欲太甲深省前日之所爲而謹之于後其意深矣○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豈非天耶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皆天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痛悔前非始知伊尹之忠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說道予小子往者昏昧放感不知君德之所宜自陷其身于不肖嗜慾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君身之禮自速取罪戾于吾身先王之基緒幾于墜絶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儆感如災眚變異之類或氣候偶差非由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災爲和違而去之若人自爲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免也今我縱欲速戾此正自作之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日既不能信順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其初自今以後庶幾賴爾正救之德繩其愆糾其繆以圖成就我于有終則失于前者可以勉之于後耳不然予小子將何所賴而克終允德也哉

此太甲致敬于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以不明故不肖也欲敗度三句即不類之實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言其理下當補縱欲速戾自作孽而不可逭意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未克變是也匡救之德即繩愆糾繆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悔過求助有圖終之志乃拜手稽首致敬

以復太甲說道人君之脩德不徒感悟于一時而尤貴
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修其身事必謹守法度
動必率循禮儀使實德之所流通足以感動乎人心自
然和協順從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者此惟明后爲然
蓋其智足以决向往勇足以致成功有明哲之德者乃
能如是非庸君闇主暫明而終蔽者之所能也王欲圖
終可不以此自勵哉

此下皆伊尹匡戒其君而告以圖終之道此節是期
以明君之事也修厥身是嚴于自治允德協下是誠
能感人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處無工夫協下只帶
允德說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脩身是以義制事而
無敢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敢禮之失由是出乎身
加乎民誠于此動于彼自有近悅遠來者矣德就發
用上說惟明后者言是道非他人能之必其智由天
錫洞察乎脩己治人之方天德王道之藴者然後能
之也明字內括本文意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說允德協下固惟明后爲然然所謂明后莫有
過于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于人固無所
不愛至于疲癃殘疾鰥寡孤獨民之困窮而可憐者則
尤哀矜體恤加意愛養如己子而惠愛之是以亳邑之
民被其澤者咸服從其命令政教無不欣悅而愛戴之
亦如人子愛其父母一般不但本國的百姓如此便是
當時並列侯邦而爲鄰國者其民苦其君之暴虐亦莫
不戴我先王以爲君相與說道我輩困苦不得聊生專
等我商君來救拔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拯我民于
水火之中自今其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
得天下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正見其爲明后也困窮之民而
愛之若子則愛之者誠湯之允德可見矣言允德則
脩身在其中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本國之民被子
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
所謂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伊尹既舉先王之德因勸勉太甲說道君道莫先于修
德而脩德莫要于法祖我先王成湯既允德協下而得
天下之民矣今王嗣登大寳統承先業正當乘此恐艾
之初勉脩其德監視烈祖之所爲以爲模範而惟日孜
孜不可有一時之逸豫懈怠蓋先王懋昭大德日新又

新故能允德協下而天下稱明焉王今繼之若一有黷
怠宴安之氣勝而儆戒之志荒便與烈祖之德不相似
矣豈能施于有政而感孚遠近之民哉此王之所當深
戒也
上示以允德協下之君使知所法此正欲其懋德而
取法乎湯也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蓋能懋德則所
以允德協下者在是矣首句斷切太甲身上講詞當
勉于修身期于允德凡多欲以累其德者防之必力
縱肆以荒其德者閑之必至恒以不明于德者自儆
而毋以克終厥德者自恃也烈祖內以顧諟丕顯日

新又新入講視烈祖之所爲而無一毫之逸豫怠惰
二句一串說末繳云王之法祖以懋德如此則施之
而爲于惠之政達之而孚遠近之心又焉有不如先
王者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
斁
伊尹又說懋德法祖而無時豫怠罔吾王之當自勉者
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祀祖先則思盡其孝而傷意成
憲務遵守而不忘以接見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
旋皆莊敬而有禮欲明見萬里之外而不蔽于淺近當

思明如督乎人情察乎物理而明無所蔽則視何患不
遠乎欲聽納道義之言而不惑于憸邪當思聰加聞言
即悟聲入心通而聽無所壅則聽又何患不德乎吾王
果能于是四者深思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直欲追
乎明君朕且承王圖終之美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
豈敢有所厭斁哉伊尹于太甲改過遷善之後既慶喜
之而又孜孜勸勉之如此蓋惟恐王之不終也其忠愛
懇切爲何如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
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

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
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
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
恭視是視九州之休戚利害視欲其遠則當思夫明
四者旁燭于無疆也聽是聽百官之謨謀獻納聽欲
其德則當思夫聰聽者聲入而心通也視聽以耳目
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夫思孝思恭則立愛立
敬之體其惟明惟聰則作哲作謀之用行王之懋德
如是則身脩而德允足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
德而明君之事業在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翊左右

之初心以承順王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懌者在是何
有于厥數乎太甲資伊尹以圖終之益而曰匡救伊
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而曰承休一是謙退之辭一
是期望之辭也此節四事皆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
覆典刑非孝也背棄師保非恭也眤于羣小非聰明
也故秉其圖終而以此告之

太甲下

這是伊尹告太甲脩德保治的說話史臣敘其語爲下
篇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伊尹重言以告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上爲皇天
之鑒臨下爲百姓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甚
可畏也天雖以君爲子然或予或奪初無定向何常親
之有惟人君能敬以自持凡動止語默常若天鑒在茲
無一念敢忽則此心上通于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
民雖以君爲心然或向或背其情難保何常懷之有惟
人君能仁以保民愛養子惠使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其
澤則此心下孚于民民皆愛戴而歸服之矣鬼神雖依
君爲主然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惟人君能
竭誠對越眞見得祖宗百神與我一氣相爲聯屬不敢
萌一毫怠玩之意則誠立于此神應于彼自然來格來
享而降之福矣這等看來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天
遂從而厭之一物失所民亦得而叛之幽獨之中斯須
不誠不信人雖不知而鬼神知之存亡之機至危而感
召之理不爽雖兢兢業業日愼一日猶恐不保其終其
可以易而爲之乎所以說天位艱哉

申誥承上篇圖終說來敬就祀聽言動說如脩己以
敬之敬仁就行政上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誠就祭祀
上說天位艱哉承上三者言當重看蓋人君一身上
爲天之所付託下爲民之所奉戴幽爲百神
之所依歸必敬則天可親必仁則民可懷必誠則鬼
神可享否則不免于褻天慢神虐民之咎而無以爲
天民百神之主矣其可以易而爲之哉蓋言君道之
當盡而人君不容不思其艱以盡其道也工夫全重
末句勉太甲之意在言外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愼厥與惟明明后

伊尹說天位惟艱保位以德所謂德不過曰敬曰仁曰
誠而已人君君是盡了這敬仁誠而有德則自然天親

民懷鬼神歆享豈不足以致治若是背了這敬仁誠而
不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恫豈不足以致亂然這
致治的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
人致治的道理相同則其治亦與之同而太平之盛可
復見于今日有不至于興隆者乎這致亂的事迹古人
亦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致亂的事迹相
同則其亂亦與之同而禍敗之應將復蹈其覆轍有不
底于滅亡者乎夫治亂興亡之機惟係于所與如此可
見人君當慎其所與矣然或有初鮮終則與治未幾而
亂亡隨之亦非眞能與治者也若乃敬畏常存自臨御
之初以至歷年之久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
于亂焉此非中才常主所能也惟是至明之君洞燭天
民鬼神之理深辨治亂興亡之故不但初志極其清明
亦且終身無所蔽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
可不以明明之后自期待而保此惟艱之位哉
此承上言欲盡君道之難者惟在愼所與而又欲其
有常也德卽敬仁誠否德反看治卽天親民懷鬼神
享亂亦反看此二句泛言其理如此皆古人所已行
者以起下意同道同事興亡俱以敬仁誠及天民鬼
神貫二句亦泛言以見所與之當愼也愼所與卽與

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邊明而又明意要發揮在終
如其始上見出若明有未至者則不足以與此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伊尹又說能慎所與固惟明君爲然而當與之人莫有
過于先王者昔我先王成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非有
他道惟是朝夕勉勉不已常存戒愼恐懼以修其德凡
敬仁誠之道皆加兼體日新之功不敢有一毫怠慢故
其德與天合用能君主萬方而對乎上帝蓋眞爲天之
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爲先王之孫富有
四海貴爲天子其所嗣者皆先王所傳令善之統緒也
然這善緒不易得由于敬德配天所致王旣嗣而有之
庶幾監視乎此于先王所以敬德配天的事常常看着
做個法則這便是與治同道亦可以對越上帝而萬民
自懷鬼神自享矣又何必遠有所慕哉
上欲其愼所與此示以所與之人也懋敬厥德如顧
諟明命而日新又新昧爽丕顯而無時豫怠皆是惟
時言惟此敬德無他道也能敬厥德則事神治民皆
此敬之流通而能仁能誠可知德與天合乃承上起
下意克配就位上說所謂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
末要補民懷鬼神享意此湯之以德致治而嗣王之

所當與也今緒即充配上帝之緒茲指懋敬厥德而言包仁誠在內監即所以與之也要見終始無間之意蓋言嗣王居天之位而爲百神之主宰爲天之子而爲萬民之依歸則旣嗣有令緒矣其必循其顧諟之功而祗肅不忘于承祀法其丕顯之學而子惠必及于困窮則敬德之家法有永而配帝之基業可延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其爲明明后也何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伊尹又說爲治貴慎所與而進德必有其序先王之敬德配天固吾王之所當法者然其道則高矣遠矣豈可一蹴而至哉必當循其進爲之方順其先後之序由念一事之勉于敬而積之于念念事事之無不敬就如登山的一般要升到高處必從這低處起脚如走路的一般要行到遠處必從這近處進步庶幾下學者可以上達近取者可以遠到而先王之德可馴至矣否則欲速不達安能造于高遠之地哉

此下四節皆伊尹欲太甲矯情之偏以盡監茲之道此節戒其躐等也以敬仁誠入講蓋先王以一身而會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而造詣之遠本不可以一蹴至也王欲法之惟當循序漸進庶幾之高不自高

而由下以升之遐不自遐而由近以陟之也蓋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或有欲速之心而求望于高遠故以此告之欲其矯人情凌節之偏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伊尹又說人君富有四海坐享萬邦之貢賦莫把小民的事便看得輕易了以爲不必留心當思國以人民爲本民以衣食爲命農夫終歲勤動尚有不足于食者蠶婦終歲辛苦尚有不足于衣者戚戚焉視民之疾苦常若痌瘝之在身而後可豈可視以爲輕而忽之哉人君尊居九重仰承先世之基業莫把這大君的位便看得安穩了以爲可以肆志當思天下所以奉我者甚尊則其所以望我者甚重一念不謹或至下失人心一事不謹或致上干天怒慄慄焉此心之危懼若將墜于深淵而後可豈可恃以爲安而玩之哉夫能思民事之難則必不妨民以重役奪民以厚歛而所以圖其易者在是矣能思君位之危則必不徇情于貨色溺志于遊畋而所以保其安者在是矣

此欲其重民事而謹居位也民事謂衣食言常情不知小人之依輕之者多矣王必無輕民事而思其難思難則自不敢以爲輕矣厥位人君之位常情樂乎

爲君安之者多矣王必無安厥位而思其危思危則
日不敢以爲安矣此二者乃太甲前日之病蓋縱欲
則咈百姓以從已而恃天位爲可安恐其改于前復
萌于後故又以此戒之也能如是則先王所以子惠
斯民而危懼上下者爲能與之同道矣講語不必以
敬仁誠牽合只泛說爲是○此節大意與民非后罔
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與凡君民對言處
俱相似無輕民事包得無逸一篇之旨無安厥位包
得典謨儆戒之旨禁傳合二事爲一條以一者本自
相因知重民事正所以保君之安思位之危正不忽
于民事之重此意當玩

愼終于始

伊尹又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爲
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事固未有不善其始
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嗣惟厥終而保先王之業于勿替
便當于今日嗣位臨民之初思其難思其危兢兢業業
日愼一日而後可若因循偷惰謂暫且縱欲爲樂待後
更爲改圖竊恐此心一放不可收拾習氣已成雖于變
易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可不戒哉

此欲其愼圖終也矯人情之偷意註中甚明舊說以
敬仁誠貫亦不必拘蓋欲善其終而不能善之于始
不可也王欲愼守于終而保治于無窮惟謹之于今
日卽政臨民之始耳蓋太甲不明于德而弗克于其
初故乘其圖終之志而告之以此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于太甲悔悟之後又恐其不能審于聽言故又告
之說道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爲喜怒必須審察理之
是非且如人之進言于王固有犯顏色觸忌諱侃侃直
戇拂逆于王之心者這樣言語在常情最難聽受吾王
于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或者有益于身心有裨
于治理而于道有合歟苟合于道還當屈已聽從未可
以爲拂意而遂拒之也人之進言于王亦有須其美承
其意唯唯和柔隨順于王之所欲者這樣言語在常情
鮮不喜悅吾王于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莫非是
阿諛以爲容逢迎以爲悅而不合于道歟如其非道便
當正色拒阻未可以爲順意而遂喜之也

此欲其審聽言也聽言之道當忘其言之順逆而求
其理之當否言之逆于我者常情必以其難受而拒
之然有逆于我而不逆于道者必求諸道則忠言不
至于見拒矣言之遜于我者常情必以其易從而聽

之然有適于我而不遜于道者必求諸非道則甘言不至于失聽矣求之道是拂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循人情易從之偏皆所以與治也太甲縱欲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狎于不順則左右之言亦必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爲戒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既歷告太甲以圖治之道猶恐其不能愼思而篤行也故復嘆而勉之說我前所言五者都是切于治道的說話王不徒聽之須是殫精竭慮反覆思維君德如何而能進民事如何而能重天位如何而能安何以進始何以受言件件都去心上理會過這道理方纔實得于已若只聽了不加思慮則亦徒聽而已何由而能得乎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躬行實踐黽勉從事或循序以進德或艱難以保民或危懼以守位慮終則謹于始聽言則歸諸道一一都見之于施行這事功方纔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實行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苟能思而得此理無一毫眩惑能爲而成此事無一毫廢弛則蘊于念慮之間者皆理而無欲即先王懋敬之純心發于事爲之著者皆善而無惡即先王懋敬之實事内外如一表裏渾然是人君有大善之德也由是萬邦觀人見爲上者如此自然有所感發有所觀效以百官則正于朝無比德無淫朋以萬民則正于野無頗僻無偏黨皆相率而歸于正矣夫萬邦之貞其機由于一人一人之善其功在于慮與爲王可不思所以自勉哉

此總承上四節而言勉之以功而期之以效也慮是思上五者之理于心得者得其理也爲是行此五者之事于身成者成其事也二句正要太甲謹思篤行以矯乎情之偏乃與治之用功處元良者知行並力思爲交盡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所謂敬仁誠者皆會其全也萬邦對一人言以貞者内無邪思外無邪行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夫一人元良則德無愧于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于先王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告君終篇又以己將復政歸老慮復有讒人變亂是非太甲或誤信而反其所爲故預戒之且明己志說道率由舊章君道之當然也爲君的當以先王之法爲必可行毋信喋喋利口變亂了祖宗的舊政事功圖成臣職之當然也爲臣的不可以己之事功有成而貪戀

寵利以君之夫君盡君道則監于成憲而無紛更之失臣盡臣職則功成不滿而益勤篤棐之忠體統正而朝廷尊節義立而風俗美社稷靈長終賴之矣邦國有不永信其休美者乎蓋此時太甲之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故預爲此言以見國家之事惟謹守成法自可長治久安而已之圖歸乃臣道之常有不得不然者耳

此慮其思爲之過而因示之以已志也辨言以過思過爲言舊政者先王之成法也此慮太甲之作聦明而言人君當盡法祖守成之道寵利以大臣之任言成功者成正君之功也此爲明已之欲退休而言人臣當盡功成身退之道邦其永句承二邊來畫上無作聦明之主則法度純一可以守成業而致盛治下有識去就之臣則忠義相覲莫不秉精白以承休德從此政治益脩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常休美矣

永是無窮之意孚是必然之意

咸有一德

這篇書是伊尹將歸政之時作書勸勉太甲法成湯以純一其德的說話史臣因書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以爲篇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立太甲太甲居憂伊尹身攝朝政至是太甲君德既成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遂以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欲告老歸于私邑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所以付託至意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

此史臣敘伊尹作書之由政即所攝之政復政即晁服奉迎之時既者追敘之詞也陳戒于德德字兼爲內不息不雜統括萬善而言不言用人者用人亦一德之助也曰告歸可見其保身之智曰陳戒可見其愛君之忠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伊尹陳言告戒先歎息說道人君之奄有九州固莫非上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憑信其命之去留遷易曾無定准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予而終奪何可據以爲信哉然亦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使爲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其德不使一時間斷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天位可以長保矣若君德不常或爲私欲玩好有所搖奪或但勉強暫時不能持久則天命亦遂去之而九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之機雖不

可知而天人感召之理則必不爽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有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在
常脩其德而已

天難諶句泛說命靡常正申難諶意常德須自不雜
說到不息上去對厥德所常看保位是得天民心歸
在其中對九有以亡看此泛言有德則興無德則亡
而下節則引夏商之事以證之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說天命無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
褻慢明神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
收人心以無道自絕于天不可以為神人之主是以皇
天厭棄之不加保佑下視萬方之中可以堪受大命者
啓發而開導之欲求德行純一者眷顧而親愛之使之
居天位而為百神之主自此夏祚告終而天命改屬矣
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
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及我先王成湯
都有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不雜于人欲政事所行的
全出于天理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能當上天啓迪眷

求之心而受其光大休顯之命九州之廣兆民之衆莫
不歸服于我先王于是改夏建寅之正朔而為建丑夏
家舊日的天下一旦轉而為我商之所有矣所謂常厥
德保厥位者我先王成湯是也

此引夏商之興亡以證上節之意慢神虐民即弗克
庸德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不保桀既不得以為神
人之主矣然而不可以無主也於是監于萬方啓迪
其可以受天命者而眷顧敷求其一德使之代夏而
作神主也啓迪是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啓迪眷
求一直說一德即有命之人之德曰神主則為民主

可知咸有一德者尹則樂道厥猷而負天民先覺之
望湯則聖敬日躋而為天錫勇智之君德之不息不
雜者上下同之也天心即啓迪眷求之心受天明命
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革夏正帶說觀桀之亡
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湯之興則所
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

伊尹既以夏商興亡之故陳戒太甲又反覆申明其意
說道夏后氏受天命為天子四百有餘歲矣今天命一

旦去之眷我有商代夏而有天下豈天私厚于我有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實恭夙夜昭事上帝是以天心降鑒自申其保佑之命耳而非天有私也夏后氏奄有天下固一民莫非其臣矣今而九有之衆無不歸服于商者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輯寧子惠彰信兆民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載之以爲我后耳而非商有求也夫觀天佑民歸一本于德如此嗣王可不常脩其德以繫天人之望哉

此承上文而反復言之非天私我有商承受天命句說非商求于下民承以有九有句說一德兼君臣在內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無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而二三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使吉當凶使凶無有一毫僭差者其故何哉蓋以天之降災降祥惟視在人之德何如故一德則吉不求而自至無德則凶欲避而不能所以斷不僭差如此此必然之理也然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在增修其德哉

此承上文而推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之意也蓋以夏商之興亡由于德之常不常者觀之是可見德之一與不一自有吉凶之應也一是不雜兼不息在其中動罔不吉者以之事天則天佑之以之治民則民歸之也二三亦兼不常之意凶即天去民離也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于人也不差德雜而動以凶是凶之應于人也不差所以然者天降災祥惟視其德有德則天降之祥不德則天降之災禍福在天惟人所召如此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此與上四節一段意蓋將勉以一德之功而先以此儆之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乃勸勉太甲說道今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攸判之始正當圖新其德痛洗昔染之汚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若新之于始而或間之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汚不可以言日新也必自始至終常常如此始焉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固如是之新終焉懋德法

祖無時豫怠亦如是之新無少玷汚無少間斷這纔是
日新而非暫明條晦者之可比也君德有常而邪僻則
天命亦永保于無疆矣嗣王可不勉哉
此下正勉太甲以一德也命是得天得民之命新是
復政臨民之始惟新厥德是革其舊染復其本然之
謂終始二句是示以新德之要終始惟一者謂始焉
克終允德固無敗度敗禮之愆而其終亦必無時豫
怠常如自怨自艾之日與昧爽丕顯顧諟明命者同
功也時乃日新緊承上句日新在惟一內見出蓋新
之于始而或間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汚非日新也惟

終始之無間則功與日而俱積德與日而俱新矣此
惟一字是不息之義亦當兼不雜言上言一德而此
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
後一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
愼惟和惟一
此節是伊尹告太甲以用人之要法說道吾王既盡新
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然輔德惟在用人而用人必
求其當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庶官或守一方或領一
事必一一都選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而任之在位
左右輔弼乃大臣也大臣要他處大事決大疑與夫調
元贊化又非一方一事可比其責任既重不可但求備
員尤須才全德備的人然後可用所以然者爲何蓋以
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爲上也則爲君之德大
之保佑匡弼以恭其本原小之因事納忠以補其闕失
使君德日明于上者都是他的職分其爲下也則爲民
之生或贊襄倡率于內以燮和天下或承流宣化于外
以潤澤四方使民生日安于下者都是他的職分夫臣
職所繫其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弼成君德而
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于未用

之先必要難于任用不可一槩輕易授職愼于聽察不
可徒以言貌取人如此則選擇精而不賢者不得以濫
進矣于既用之後必要他可否相濟而彼此交脩終始
如一而信任不貳如此則志意孚而賢者得以展布矣
用人之要莫過于此其于吾王新德之助不亦多乎
上告以新德之功此節是用人以爲新德之助賢才
是有德有才可爲庶官者其人是才全德備可爲大
臣者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
此言用人之當謹臣爲上二句是推言所以當謹之
故末二句是示以致謹之道也臣字兼庶官左右言

爲德爲民見臣職所係之重不可不盡用人之道也
其難者度德量才而進賢如不得已其愼者因言觀
行而覈與務察其眞是未用之先事惟和者妥心聽
任而形迹之不存惟一者專意責成而讒間之不入
是已用之後事夫防之于先則尹雖去而仰于弗顧
者可以無慮任之于後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後
有所托將見庶官皆賢才左右皆其人而爲德爲民
皆有攸賴矣此伊尹之深意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節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善在天下散

于萬殊而原于一本故君子之取善求之貴廣而擇之
貴精彼人必有所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執一而求之
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視其善之所在便取以爲我
之法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我皆兼收之而
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
一而主之則雜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
會合于吾心能一之地凡得之于旁求博取者皆權度
于一心務求至當歸一純然不雜而後已則吾心之一
善有以統天下之萬善矣

此推言取人爲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

層事非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師亡謂說
而庶官左右在其中蓋德兼衆善行定名而無定在
者也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德也隘矣必隨
其善之所在而廣求博取以爲觀法之資不惟其人
惟其善也此則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善原于一無
定在而有定理者也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
善也泛矣必隨其所師之善而融會貫通以合于純
一之妙不惟其善惟其一也此則約而會之于至一
之理上二句是資諸人者始條理之事下二句是反
諸已者終條理之事博約兼盡則取善有要而德無
不一矣伊尹集堯舜之道而得精一之傳故其言如
此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
底蒸民之生

伊尹告太甲說吾王之新德若能到得克一的地位則
此心純然不雜由是布之爲號令宣之爲教詔自然有
以感動乎人心將使萬姓衆口一詞都稱頌說大矣哉
吾王之言乎何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一言堪爲世之則
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
哉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毫無人欲之間

雜也是即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一德感應之
神有如此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常以一德而受天
祿之厚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九州
之貢賦先王之天祿不自王而克綏之乎奄有九有先
王常以一德而得衆民之歸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撫
其生民而永貽樂利于無窮先王之遺民不自王而永
底之乎一德效驗之大又如此吾王其勉之哉
此總承上三節而言一德之應驗也俾字重看言一
德功至自感乎人若有使之然者咸曰者見頌之無
間又曰者見頌之無巳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德

之宣播爲言德之存主爲心宏博中有純粹意不雜
中有不息意二句須照應言者心之聲故聞其言而
知其心也此二句是一德之感應克綏句承受天明
命句來永底句承有九有之師句來言先王所以受
天命者惟天佑于一德也王能一德則先王之祿其
克綏之矣先王所以有此九有者惟民歸于一德也
王能一德則烝民之生其永底之矣克者必能之辭
永者無窮之辭此二句是一德之效驗也感應效驗
不平是相因之辭亦與動罔不吉而保厥位相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伊尹丁寧申戒太甲嘆息說道人君修德行政出之一
身者雖甚微而其賢否之彰于天下後世者則甚著彼
七世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必遷必人君身有盛
德爲公論所歸然後可以稱宗不毀苟無其德將不免
于祧矣是即祖宗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
掩于後世之公也萬民之情從違靡定王者爲之君長
必其所行之政合于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
道將不免于怨叛矣是即民心之服與不服可以觀政
之脩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今吾王之在後世居于
七廟之中者也當一其德以爲不遷之主吾王之在今
日位于萬夫之上者也當一其德以爲行政之原可不
知所自勵哉

上以一德之應驗期之此復言德政之不可掩者以
申勉之也德者政之本政者德之推重德上看蓋七
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有時而祧焉
於此觀之則百世不遷而廟貌如故者必其德之盛
者也否則不免於祧矣故曰可以觀德萬民之情撫
則后而虐則讐者也失道則民心叛焉於此觀之則
愛戴歸往而罔結其心者必其政之善者也不則不
能保有其民矣故曰可以觀政德之不可掩于後世

政之不可掩于當時者如此王可不一其德以善其
政乎此與上文克綏意相聯屬蓋克綏先祿者終當
配食先王之廟承底民生者斯能長爲萬民之主有
期勉之意當細玩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告太甲終篇又致其儆戒之意説道兩貴不能以
相使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將何所使兩賤不能以相
事民而非君則渙散無統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爲
君者固不可忽乎民矣況于取人爲善以成一德初無

間于君民者而可忽之乎要必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下
問以來衆告之心莫説我自家聰明睿智何所不知那
百姓中凡愚淺陋何必下問這等便是自廣以狹人了
爲人君者切不可如此蓋人君任大責重必合天下之
知以爲知而道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
但有一人不得自盡其誠一善不得自達于上則聰明
壅于聽聞智識小于自用一善之有虧即萬善之未備
矣人主將何所與以成一德之功哉此所以當取民以
爲善不可自廣以狹人也

此言一德之全功見人君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
于民也首二句是言君臣相須之理以見其不可忽
之意自廣者自視有餘狹人者視人不足無自廣以
狹人者言當戒自用之私廓受人之量無曰一德之
功既盡于臣而以一民之善爲不足錄無曰一德之
助既資于臣而以小民之見爲不足取也匹夫匹婦
以下正言不可自廣以狹人之意言自廣以狹人則
匹夫匹婦不得以善而自盡矣善有一之未備則德
有一之或虧其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爲人君者信
不可不取善于民矣○匹夫匹婦所知雖若淺狹然
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衆多之智雖聖人

不能有加焉然帝王亦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月而
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衆善無從則凡政事所
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耳人君
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爲師推于吾爲師
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
也

盤庚上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覆誥諭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爲三篇這是頭一篇記未遷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昔成湯建都于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欲率民以遷都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于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告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一曉諭他蓋不以刑罰驅之而以言語化導之如此

此史臣記事之詞不適有居由惑于利害之故衆慼本于蕩析離居而然矢言指我王來以下三節所謂不遷之害從遷之利是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說道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既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耳豈預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于水災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使然非人謀所能及我因此考之于卜那卜兆之詞說此地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奈何言決不可不遷也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圖遷哉

此下三節皆欲告臣而先告民以起之也我王來三句敘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殷之意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是天命又必當遷也歸重在卜上天命所以決人事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其如台猶云無奈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盤庚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諸君遇國家有大政事必決之于天命天命所在則恭敬奉承不敢違越況此遷都大事卜曰當遷豈敢偷安以違天命乎此所以不敢安寧在于五次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于耿而迄無定居這豈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也今至于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幾乎絕矣若不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之斷絕我命

目情然而不自知況曰其能順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
祚于無窮乎夫天之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况于我
爲爾民者縱不畏上命獨不畏天命乎
此述故事而言違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
也有服二句沉說茲字以遷都承說言先王乎日敬
畏天命故于此遷都大事惟卜之從不敢安居也寧
字就心上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蓋以
先王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今不承於
古言卜曰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恪謹天命
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烈即所謂大業克從者追復之

意也俱就遷都上說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
雖多憚于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爲在位的人戀舊
都久處之安貪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爲浮言煽惑衆心
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爲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
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國是所以未定也盤庚
深知其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人始而其所以
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君臣相與圖遷的故事以正今
日之法度見得自已奉順天命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爲
臣者皆當謹守臣職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
我小民若遭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臣
正當通上下之情無或敢排擊隱匿而使之不得上達
也盤庚告臣之意若此于是乃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
以聽教命焉
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遷矣然民之所以不
遷者皆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於臣之
胥動浮言其明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
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始焉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君

令臣從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
度者故盤庚教臣惟舉先王舊嘗遷都之事以正令
日君臣之法度焉此是遵故事也無或句只排擊阻
難一意其所以正法度者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
是達微詞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
壅二意串說衆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命衆說道來汝臣民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
之所以不肯從遷者只爲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
慢君上之命一則有情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謀去

汝這個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上圖久遠之計
而不敢以苟安可也
黜乃心舍下句言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
以黜之也命卽憂耿之害欲舍危而就安之命無傲
上之命欲其守君臣之義安卽總于貨寶憚勞苦而
畏遷之安無從己之安欲其審利害之實也傲上從
康內俱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此句乃一篇之綱領
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乃所訟

盤庚又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己之私
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先王固能任
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
播告乎人舊人卽爲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
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
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白以利害
之實告之于民無有妄言以惑衆聽所以小民翕然感
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
異于先王汝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
倡爲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說議然求信于民者率
皆險邪膚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
所以紛爭論辨者果何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此正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其政寬說播告是遷
都之號令此句冠下四句不匿厥指者凡小人之伏
箴皆以上告其君使君欲遷之指得以宣洩而未嘗
排擊阻難也罔有逸言者凡遷都之利害皆以明示
乎民使民一定之見無所疑惑而未嘗行動浮言也
丕欽者諫行言聽之意丕變者趨事忘勞之意此是
先王能用舊臣而舊臣不負其所用要緊不傲上從

康意出今汝聒聒三句反上看伏攸箴則匿厥指矣
不和吉言則有逸言矣險膚是陰懷背上之心而非
正大之謀膚淺是苟狥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皆
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爲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之丕變
而致予之丕欽哉蓋以古之舊人之能然者而責今
之舊人之不然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
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德
其實欲爲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爲民

之德意不畏懼我一人若將以我爲可欺者不知我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就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于爲謀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操生殺之權有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而申言之也茲德含德俱是不民之德言非我勞民動衆而傺此德也實則爲民圖安之德意耳惟汝傲上從康以逸言而匿厥指肆其險膚之說不能宣此德于民而不畏一人耳然所以敢含德不惕者以我之

可欺也不知我觀汝含德不惕之情灼然如觀火之明白但我不能制短長之命操生殺之權以成汝之過失耳智足以及之而義不足以斷之吾亦與有責焉此責在已之失罰也責臣責已不平責已正所以責臣耳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說道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綱繩提起則細目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綱舉而目不張矣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以傲上爲戒也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農夫一般服勞于田畝用力于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實在于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爲戒也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承上言我固拙謀而成汝之過矣然汝其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趍事而無從康也須先發若字之意蓋君者臣之綱也君令臣恭而綱紀秩然其有叙猶網之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也先難後獲而乃

家自爲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乃亦有秋也爲羣臣者當見義而必爲見利而必遷豈可終于傲上從康也哉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的私心却乃籍口安民以市恩于衆而自以爲有德不知河水一決坐待危亡適以害之而已何嘗有德之有汝果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眞爲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汝于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

汝之祖父嘗爲民圖遷今汝又爲民圖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遠邈不失之于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爲德乎

此申黜乃心之戒克黜克字是期之之辭乃心傲上從康之心也實德爲民圖安之德也蓋不遷則雖狥人情而實貽患於後是順民之虛名而已惟遷則雖逆人情而實貽之以安所謂愛民之實德也言汝之所以憚遷者私心横于中耳誠能黜其傲上之私如網之在綱黜其從康之私如農之力穡不以虛名順之而以實德施之使遠而小民近而婚友無不蒙其

澤則入以告后出以語人可以積德自許矣曰積德者蓋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前戒其私心而施以實德在我又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後世德相承非一日也此蓋以其所欲言而誘其所憚爲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盤庚說耿圮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于遠近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强力爲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

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遠指民近指婚友惰農三句一意言不能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是今日不遷則無以永建乃家之利從康之害如此而可不戒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說人臣之義當奉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汝于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于此時雖自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爲可以制人矣況我操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

乃共為浮言以動搖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可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如火之焚于原野其初雖不可嚮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汝尚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衆自不肯安靖之法以速禍于已耳非我有過愆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此浮上若網在綱二句承而申傲上之害至何及虞晚耄要點出傲上意來不和吉言者不能宣上德意而以善言爲之即胥動浮言之謂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者也自生毒謂自取沉溺之患敗禍二句即自生毒也先惡于民申不和吉言句乃奉其恫二句申敗禍姦宄二句言汝惟不和吉言是敢于傲上而爲惡之倡矣則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方日進于幽苦而已汝雖悔亦何及乎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然小民之箴言猶爲逸口之所追而况生殺之在我獨不可以制爾之命乎爾何胥動浮言而恐沈于衆也吾恐予之視汝固有若視火之明而予之制汝亦有如滅火之勢汝固自作非辯而已夫豈予之過哉是獲罪于君則必速禍于已信乎傲上之有其害也必也若網之在綱而以下從上則私心黜而實德施斯可以免于害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遲任曾有言[illegible]用人當求大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illegible]知人情國[illegible]事[illegible]同其休戚而下民視之以爲[illegible]是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此言舊人之當任以起下文之意欲其成傲上從康以副圖任之意也舊人是明習故典諫達朝政者非但老成人也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說昔我先王及汝祖汝父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勞是汝祖汝父乃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爲功臣的子孫固當象賢[illegible]何[illegible]罪過我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加汝乎苟[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後罰之也我國

家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勞至于我亦不敢掩蔽汝但
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臣而配享于
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災于下凡賞善罰惡
之事神實鑒臨之汝為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
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夫我
于動舊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人宜知所
戒勉矣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之意也逸
勤泛說而遷都在內與前圖任舊人及不匿厥指因
有逸言相應蓋爾祖父有功于國家則爾乃功臣之

子孫休戚相關所當念敬必做上從康可罰而罰之
耳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動字猶云動輒之意
世選二句兩爾字俱指祖父勞與善俱指胥及逸勤
說茲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就指
賞罰言謂先王在上祖父在旁作福作災皆爾在先
王與爾祖父之心苟徒做上從康而非世有其德亦
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德字作恩字看是罰固不
敢妄及賞亦不敢自專國家同有舊人意當如此汝
為舊臣者可不體我之意而率祖攸行哉蓋言此以
感動之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
審如今把這難事反覆告汝譬如射者之決志于中
一定而不可移也今小民之中或已成或孤幼也有明
于利害而以為當遷者又有昧于老成的人以為老荒
不足聽又輕忽孤幼的人以為年少不更事亦皆當去
己私以從衆論舍目前苟安之利各為千百年居止之
圖勉出汝之力而不狃于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
不終于傚上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于圖任舊人之
心亦無負矣

此示在己欲遷之志而戒勉之也遷都之舉固不能
無跋涉而臣民之見又不免于異同何如其確然我
志之必于遷真若射之必于中宜以難自阻哉言確
乎不可易也老成孤幼俱指民言無侮無弱正所謂
無伏小人之攸箴也此二句是戒之各長以下是勉
之各長于厥居者畏其戒而安于遷適而為永久家
之謀惟其敢禍于厥身而為長居新邑之計謂下二
句言之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保之力術也惟聽予一
人是不傚上若網之在綱也能如是則何以成哉

遷之志而不病于難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告臣將終又申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群臣都不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刑戮是加討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有德的人我則爵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蔽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悉係于羣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爲安而善歟此非能自善也惟汝衆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不善歟

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誅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遠邇俱指舊臣是同姓異姓者用罪即傚上從康而不能勉力聽猷之謂用德者反是彰厥善者近則叙用而錫禩遠則世選而不掩也蓋罰惡不惟疎者爲然而親者亦然賞善不惟親者爲然而疎者亦然[illegible]上下不敢[illegible]用非罰非德相應邦之臧以下是推其臣用之臧者紹復大業而底綏四方是也其臧係于用德此所以必彰厥善邦之不臧者天之斷命而大烈弗克從是也其不臧係于失罰此所以必伐厥死也言賞罰之必然以見羣臣不可不從遷之意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如此凡汝羣臣之衆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幹的職事而毋或怠忽整肅汝所守的位次而毋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而毋或放肆惟務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

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也

此承上言欲其知所以戒也致告是更相戒飭之意當時所告惟進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三句即致告之事恭爾事是不傚上齊乃位是不從康度乃口是不爲浮言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

盤庚中

這是盤庚第二篇記臨遷之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史臣叙說盤庚自耿啓行將涉河率臣民以遷居于
殷是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往盤庚不用刑罰驅迫
他但以話言曉諭民之不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
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又恐
人衆諠雜聽言不審于是當衆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毋
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于是升
進其民着他向前而面告之

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有弗率是惑于利害不肯
從遷者誕告用亶包一篇而言諭以遷都之利不遷
之害曰亶者惟誠可以動物也戒以勿褻所以肅其

聽也進厥民進其民于前而誕告之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汝者
必須遵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此下皆誕告之詞自己所訓誨之言自人所受訓之
命實一而已上句是勉之之詞曰明聽者于方受之
時聞之于耳而聽之審也下句是戒之之詞曰無荒
失者于既受之後體之于身而行之力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
時

盤庚首舉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
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之爲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
一遇水災則視民之溺猶已溺之遑遑焉必欲爲之圖
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
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力以爲從遷之舉君民一體上
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大水
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御災捍患
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

此述先世君臣之相與以歆動之也起下三節看承
民保后俱指遷都說惟民之承者以民心爲心以民

生爲念兢兢業業圖遷以爲國家也保后胥慼者體
君之心盡己之心傾誠推戴亦從遷以安國家也天
時包水患言勝之者君民一心上下一體和氣既足
以回之圖爲又足以勝之雖有天時不能爲之害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又明示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爲災天降
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從者只爲人情
莫不欲安但看于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
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

王而非創爲于今日者乎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遷
汝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
樂耳是我今日爲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
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當
體我之心矣

此申上文先王所以遷都而言已今日圖遷之意也
首四句輕重念字意言先王之當遷而遷所謂惟民
之承者我之所聞也汝何不以我之所聞于先王者
而念我于今日乎承汝以下正所以念之者承汝俾
汝一直說言我之致敬以使汝者惟欲趍利避害舍
危就安樂與汝民共之而已此即視民利用遷之心
也豈爲爾之有罪而謫遷之哉此節以安民生立說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盤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逆衆志而強汝以
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爲
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我今所以不憚語言之煩而招
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
欲與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得遂其舍危就安
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強民乃順民耳何不熟思之乎

此承上言已之遷都以爲民生者正所以從民志也

蓋趍利就安之心人皆有之而其憚遷者特爲浮言
所惑耳今予之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惟以汝民蕩
析離居之故故貽之安康以大從其同然之欲而已
蓋雖違爾言之所不欲實從爾心之所不言也顧懷
應承汝俾汝不從志也與上節相承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動庶民說道朕被河患則民危
而邦亦危矣故今我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
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爲此舉耳
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敬愼
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保后胥感
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
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臭敗了所載的貨物今日
遷都正該君民一心效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
而從上之誠心惻斷不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
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其利害昭然明
白爾民曾不能稽察以決其從違一旦河勢潰決無可
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悔已無及矣果何救于困苦乎

爾民其審察之可也
此節承上二節而言對古我先后節看言先王惟民
之承而民保后胥慼固有以勝天時矣今我之圖遷
同于先王而爾之從遷不若先民其能免于患哉將
試以汝遷申承汝俾汝𢛳懷新邑言安定厥邦申安
民生從民志言蓋民生安國與之俱安民志定國與
之俱定也此與惟民之承相應心之攸困猶言苦心
以憂國憂民說亦即上二節意乃咸大不宣乃心欽
念以誠動予一人只作一句讀蓋君民一體憂戚當
同今不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

以感動我矣此正與保后胥慼相反爾惟自鞠以下
言自取沉溺必不能以人力勝天時也自鞠自苦作
一頭若乘舟以下是詳自鞠自苦之意以感動之言
不能及時圖遷則沉溺之患必不免矣利害昭然如
此而汝民曾不能察雖相與咨怨亦何損於沉溺之
若哉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

盤庚又說汝民不爲長遠之謀以思量不遷的災禍是
汝安危利災不知求免于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日
前總著沃饒之利固有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而無
有後日天將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不遷之害
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哉
此承上文而言不遷之害俾汝康共而𢛳懷新邑此
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而淪胥以沉此不遷之災也
不爲長遠之謀以思不遷之災則是不求免于憂而
反以憂自勸矣今其有今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盤庚以民不從遷只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
立利害無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

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蓋凡人中
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不專一吾恐浮言之
人引誘煽惑得以偏倚了汝之身使汝害不能避利不
能趨迂曲了汝之心使汝以利爲害以害爲利必不能
決然從遷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爲之惑
也
此承上文言不遷之害而決其從遷也命汝一是一
心以聽上之遷謀長思災而以誠相偽無起穢是不
爲傲上從康之惡以自敗于沉溺之禍也下二句承
說蓋中心有主則外邪不干苟汝心不一而起穢焉

恐浮言之人乘閒而入將脅汝之身使身不能自爲去就將迂汝之心使心不知利害所歸徙以憂自勦而已一則身安而心定自不惑于浮言予之命汝一者凡以此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又發明其懇切爲民之意說道耿圯河水有令罔後汝命幾絶于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威以驅迫汝哉特用以奉養汝衆引而納諸生全之地耳

此亦承上言我欲汝一心從遷者何哉蓋爲有令罔後汝命幾絶及今免于淪胥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也然則我豈以威脅汝而秉德弗靖哉惟以奉養汝衆而已爲天牧民爲民立命遷都之意固如此汝其可以不從乎奉養正繳迓續句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盤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當五遷厥邪之時爾先人竭力從遷其勞甚矣我惟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遷以有家之利大能奉養爾衆于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爲先民之子孫不忍坐視其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

是我于爾民爲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厚矣爾民顧乃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此亦承上言我之奉養汝衆而必欲其遷者何哉蓋保后胥慼竭力從遷我后之勞爾先人亦甚矣予念之不忘故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爲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于爾所以不忘爲汝謀也念爾祖德及爾後昆遷都之意又如此汝又可以不從乎懷字正應念字自首節至此意皆相承首言先王之時君臣同憂故得免其害繼言我之欲遷猶先王而爾民不如先民是自取沉溺之患也汝不謀長以下正責其自取沉溺而詳示遷都之意以感動之末則以念爾先人爲言又應保后胥慼句意蓋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之行也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盤庚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人君之政莫大于安民今耿圯河水民之不安甚矣我若不爲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久居于此也我高祖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于我說道汝爲民主何爲虐害我民坐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我不能圖遷則雖逃先

王之責如此

上歷叙圖遷之意以示民當從遷此下四節又提神道以儆懼之示民不可不遷也此節是言君不圖遷則得罪於湯所以嚴之也蓋政在安民今耿圯河水不能胥匡以生矣而猶不思所以安之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我高后盖當降我凶德而乞殄兆民皆寧不以虐民而罪我哉我高后之可畏如此兆我所以不敢不爲民圖遷也虐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能圖遷以安民固無以逭于先王之責汝萬民若不能自爲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而尚懈于遷從則我先王亦必大降罪疾于汝說道汝何不與朕幼孫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罪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此言民不從遷則得罪于先后所以嚴之民也生生是有力字耿圯河水民不聊生能遷則大流而就安康其生厚矣故曰生生乃不生生即不常長以思

乃災世予一人之心即惟喜康共之心不謀同心即不宣乃心爾忱不屬也二句一連說爽德與上穢惡意同言民不能與君同濟是做上從康之爽德耳我先后必不宥爾而爾亦不能自免也我先后之可畏又如此爾民其可以不遷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于我先王而亦得罪于爾祖父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爲君則汝皆爲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

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今既知河水爲患而不肯遷是即戕害生民矣苟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之罪罰汝祖汝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此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于先王而亦得罪于其祖父也既勞乃祖乃父一句即申前意念爾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之意戕則在汝之心謂有不肯安全之意而不從遷也綏是安綏綏乃祖乃父有宜大降罰之意蓋言爾祖父亡之可畏而不可不遷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廸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對民責臣説道民不從遷固難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爲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爲民倡遷惟貪沃饒之利以聚畜寶玉爲事則汝諸臣的祖父亦惡其所爲相與告我高后成湯説我子孫爲臣不忠棄義貪利其作大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臣祖父實啓廸我高后以大降不祥而災害必不可免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况于爾民奚可惑其浮言而不遷乎

此言臣不能率民以從遷則得罪于成湯祖父又嚴之臣也乃對民責臣之辭亂政猶言治事具乃貝玉者貪沃饒之利而揔于貨寶也丕乃告我高后者稟命成湯而欲其降罰也廸高后者啓發成湯而大降之罰也通上四節總是以鬼神動之商俗尚鬼故盤庚因俗而導之如此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盤庚反復勸戒庶民又歎息説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事豈敢以爲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展轉思慮正我之大以爲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去遠絶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爲謀汝必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愛民爲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于相濟以有成乃爲可爾然欲體吾之心又必先正汝之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都有個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各要把這道理安設于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能知遷從之當然而不爲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猷念以相從乎

此承上文而申教其從遷之意當以篇内事敷演告汝不易亦要兼臣民做上從康言之大恤以憂國憂民言即所謂朕心之攸困也絶遠即爾忱不屬之意二句一勉一戒當串説汝分猷念句即此二句之實也猷念俱就遷都説分猷者以君之事爲事君固欲安定厥邦而彼亦勉出乃力也分念者以君之心爲心君固欲惟民之承而彼亦保后胥慼也分猷念正是永敬大恤相從正是無相絶遠二句總是體君之心也中字泛説天下之是非利害莫不有極致之理以此存心則利害有定見是非有定則乃知遷從之

議爲不可易而浮言之人不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
此是正已之心也能正已之心斯能體君之心不可
乎看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姦人乘隙生變故
嚴明號令以告赦之說道今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
嚴肅若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倒逆越不敬遵我之約
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肆爲姦宄乘機劫掠者我小則
加之以劓刑大則殄滅其種類無復遺留生育不使遺
其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衆也
此嚴明號令以告赦之所以防害遷之人也不吉不
迪貫下二等人劓刑之小者殄滅以下刑之大者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
不能聊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
有生生之樂焉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
遷使汝永立乃家于此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于無窮
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爲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
何爲不肯從遷而尚戀戀于故土乎

此飭勉其遷都之意生生字作有力看觀前乃不生
生可見蓋欲其往茲新邑樂生興事也此是勉之之
辭今予二句又示已圖遷之本意見不可不往之意
就將然說上下文相關生生字就是建乃家永建字
又是享生生之利于無窮也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慰勞戒勉臣民的
說話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史臣叙說盤庚既遷新邑剏建國都此時臣民居止已
定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
于是盤庚乃各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
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焉
此史臣之詞奠厥居作已然事看謂居止已定非復
蕩析離居之日也正厥位者乘新都草昧之初而整
肅其尊卑之分也綏爰有衆者因遷徙間關之後而
慰安其勞役之情也此皆遷都之急務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昔固有做上從康者今新
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

盡心勉力趨事赴功為臣的各修厥業為民的各務生
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
上句是戒其故習下句是勉其新功戲即做上怠即
從康無戲欲其敬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大命專指
國命而言懋建者臣盡常職而崇功廣業使大業克
紹而四方亦為之底綏民安常業而樂生興事使乃
家永建而厥邦亦為之安定國家之大命有以垂之
無窮也始而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予迓續乃命
于天命之短長在于遷之決不決耳今而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于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
之說上下之情常恐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凡
胸中所蘊蓄的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
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眾或有倡為浮言說事定之後
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
于爾眾也爾眾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
怒之意合同附和而加讒謗之說于我一人則上下相
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于無窮矣

上既戒勉之以作其志此又開示之以釋其疑民志
即下罔罪句蓋篇中敘遷都之意與欲為之事本無
罪臣民之心誠恐前日浮言之徒必有自為事後加
罪之說者故言此以釋之共怒是怨蓄于心即厥心
違怨讒言是怨出于口即厥口詛呪是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亳既無水患而有功于民
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
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于亳還歸舊都是時
山高土厚得免河水之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
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也是先
王遷都之善如此

此將敘已遷都之意而即成湯以起之也前功指湯
以前諸君言多前功非有過于先王只恢復之使之
久而不泯遠而彌光之謂適于山以下即湯所以多
前功者適于山內當用略讀大命惟民之承意講嘉
績承凶德句應多前功看蓋墊溺之災既去而厥邦
有安定之休潟鹵之患既除而四方有底綏之慶嘉
美之積煥然于朕邦而前功于是乎多矣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盤庚又叙巳遷都之意說道今耿爲河水所壞我民漂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所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為此必遷之舉不知乃天命之所在耳

此言舊都之害不得不遷見巳之遷都與先王同也今我對古我看末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下一節乃其故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又說國家之治亂實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牖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行用以敬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以長居于此新邑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于是乎復矣夫成湯以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哉

此言巳之遷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曷震一句肆字緊承而言首二句對多前功看朕及以下對適于山三句看高祖之德即指績朕邦而言蓋耿圮河水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析而我國家幾墜矣今之欲遷者是乃上帝將復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使豈功偉績視前有光久安長治于今未艾也即紹復大業底綏四方之意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為巳功而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共遷者忠誠體國之臣也恭承民命即迓續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也至是則凶德降而嘉績成我國家既治而祖德亦于是乎復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皆稽之人謀而決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不恤人言廢其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于多而貴于善爾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為當遷者乃是善謀我則信而從之確乎不易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耳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于違衆哉然爾衆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蓋以為聽于神不若聽于民苟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我聽從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恢宏此國家[illegible]這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于違卜哉然則

之心爾衆固宜知之爾衆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
歡然相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此申彼此之情所以釋疑懼也厥謀指臣民之不欲
遷者善謀指臣民之言當遷者卜卽上篇其如台宏
賁者懼遷徙之艱難而其業動搖不若固守舊邸俟
蕩析之自定以宏大業于不墜也蓋遷都之衆在人
謀鬼謀皆以爲當然廢衆謀而不用非故拂乎人情
乃至用其善謀所以順人情之同然也忽吉卜而不
從非故違乎天命乃欲宏此大業所以圖天命于將
然也在我無違衆之嫌我之情爾當知之在爾有愛
國之心爾之情我亦諒之矣夫何疑懼之有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臣下先歎息說
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爲諸侯之統率者有任公卿
而爲衆官之長者有各司一職而爲百執事者其人不
同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
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于心哉誠有
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
矣
此上兼告臣民以遷都之意此下專告百官族姓以
安民之弊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
責者尚字期望之詞隱哉者新建之民生理未復欲
其惻然隱痛于心而思所以仁之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盤庚說安民之務知人爲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
將勉力簡擇委任愛民的人罷黜不愛民的人用以開
導爾等使各自勉勵修舉職業皆以民生爲念而敬慎
不忽耳爾羣臣可不體我之德意以致之于民乎
此承上隱哉而言念敬我衆卽隱哉之實也予其者
未然之詞懋是盤庚自懋簡相一直說言恤民之責
在臣而總率之道在我自今以往我其懋勉簡擇孰
爲可任而任之孰爲不可任而舍之於進退取舍之
間而寓鼓舞勸相之道使爾諸臣皆念民生之未遂
而敬恤之節其力而不盡厚其生而不傷也念敬須
就臣言一氣說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盤庚承上文說凡爲臣者貪好貨財則必聚斂于百姓
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決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
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一心要把百姓撫養待百姓
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而樂生與事者皆爲之盡心竭

力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予人以爵祿欽
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爲民者也
此正懋簡相爾之實好貨之人專於利而不知仁民
所當舍也鞠是撫養謀是營謀敢恭生生使民各保
其居者是惟知仁民而不求利已所當用也於當舍
者則不肩於當用者則叙欽正是懋簡之也叙以爵
祿言欽以禮貌言要點出念敬我衆之意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盤庚說我所叙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若我所不任用
的人是不順我意者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志之所在
凡順意與否者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奉行
毋不敬我所言也
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文看罔不欽者戒好貨
之失而勉于勤民之事於我志之所若所否者無不
念而敬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盤庚說具乃貝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
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爲戒切勿謀聚貨寶以掊剋爲
能可也往哉生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
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
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
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此承上節而言即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寶是在戒
之之詞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是直勉之之詞應
敢恭生生說蓋具乃貝玉向固有是心矣今必以是
爲戒而不專貨利以病民可也往哉生生向固不以
爲念矣今必以是爲勉而惟厚民生以成功可也曰
自庸謂以安民之功自勉也能知所戒則能敬我志
之所否能知所勉則能敬我志之所若是爲念敬我
衆而無負于懋簡相爾之心矣上數節止言戒勉之
意此節直指言之所謂一節嚴于一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盤庚于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
眞爲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于始而怠于終未有能
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爲民之德自今至
于後日常任此心而不倦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
惠亦無窮矣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
窮期之其惓惓爲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爲有商之賢君
也
二句一直說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蓋無總貨寶

則能爲斯民導利生生自庸則能爲斯民立命此皆
爲民之德乾式字正應罔有不欽欽字承肩一心者
益以討論人情所易動而動字承人情所易感必
當時此心于多替而無之無窮使爲民導利之心與
乃家之永[illegible]爲始終爲民立命之心與新邑之長
居相爲無窮也夫如是則朕志之若否能敬之于不
窮而念敬我衆之道無不至矣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傅說遂命以爲相史臣記高宗命傅
說之詞與傅說告高宗之語爲書三篇名之曰說命這

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于梁闇之中
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于冢宰
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于梁闇中三年不
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
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爲過禮乃進諫于高宗歎息說道
人君以一人而居乎萬民之上必其于天下事理皆洞
照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智有是明哲之德于是發之
爲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于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
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爲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
資君臨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百官顒顒然仰聽一
人之言以奉承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
可以作命令于天下而臣下有所奉行苟或不言則君
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奉而行之不亦有負乎
作則之任哉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亮陰者天子居喪之所居喪不言雖所以盡乎道而
免喪不言非所以盡君道此羣臣進諫之意也知以

德言明哲以人言知者氣質清明而義理昭著先天
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
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
哲之人也作則者以先知覺後知爲天下所準則也
重作則上須補爲君意此二句泛言有德者之爲法
于天下見人君不容以無言也天子以下則指高宗
言君臨萬邦而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膺作則
之任者也二句一串說式字指法制號令而言王言
二句見其言所係之重以明不可不言之意惟作命
是百官以其言爲命正所謂承式者也罔攸稟令則

下惟負天生明哲之心抑亦負百官承式之望矣此句又當重講則與式命與令有分別作法于下謂之則承法于上謂之式敷言于下謂之命稟命于上謂之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于四方其任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收斂此心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于天感動得上帝于夢寐中賜與我一個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也爾羣臣又何以無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如此

羣臣徒知王之不言而不知其所以不言故作書以告之也正于四方正字只是號令整齊天下之意正所謂君臨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也德弗類指先知明哲而言蓋以任大責重之身而無克類前人之德惟此之故所以弗敢易言也恭默一句緊連上句說恭者肅恭收斂之意默者深沉淵默之意道即正于四方之道所以君萬邦而式百官者也蓋高宗之不言非徒默默而已實恭敬淵默以思治道而求發言之當理耳然精思之極自與天通而感應之速若有神遇良弼之賚實得于恭默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帝賚良弼要說出見其形意與下節審象相應良弼謂輔君德以正四方者夫弗類之德既不敢以易言而有代言之人則又可以無言此于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知其人所在于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使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見一個人叫做傅說卜居于傅巖之野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傅說之奇如此

此因上文得賢之兆而記其得賢之始也審厥象是追想夢寐之所見者俾以形使人圖其形象也說居傅巖之野而肖其所夢者蓋天之生賢將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此其

所以相遇之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史臣叙說高宗以夢求賢旣得了傅說聘他來與之議
論果然是箇大賢可當重任于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
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着他常在
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此因上文得賢之奇而因記其任賢之重也爰字上
須補與之語果聖人之哲天下之治總于相立說以
爲相者資之以弼治也人君之德成于學置說于左
右者資之以輔學也左右者論道密勿之地二句詞
平而意串不惟相之而又近其人正見其信任之專
與下文朝夕句相應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旣任傅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于
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
我但有義理則不時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于以
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向使君德有成而無愧于明哲
之主可也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說應作相左右二句重朝夕二
字欲其無一時之間也輔德就心上說蓋心者出治
之本進學之基也能輔德則台德可免于弗類而君
哲信可以作則所以表正四方而無負于惟君萬邦
之任者在是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
高宗旣命傅說以納誨輔德又設喻以致其屬望之意
說道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
納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般凡切磋琢磨以變吾遲
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
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
汝以納誨輔德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
使我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惟汝
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大旱必得霖雨
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
霖雨一般凡經綸參贊使我之膏澤洽乎黎庶而功德
被乎寰宇者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高宗
此言其致望于傅說者辭愈切而意愈至矣
上旣望其納誨輔德而此則喻其望之之功也二段
通主德未成說不可以修德進德成德看金非礪無
以成器我之望汝輔德而砥礪之以歸于成者即金

之有待于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險我之望汝輔德而弘濟于艱難者即濟川之有待于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望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于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用字作字俱重看猶言用汝為之也金礪不可無礪而濟川決不可無舟楫大旱尤不可無霖雨是望濟之心切于用礪而望雨之心尤急于望濟也故曰一節深一節

啓乃心沃朕心

高宗命傅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罄竭底藴大開汝之心智于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都敷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溉于我之心使我于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浹洽充足而饜飫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以格心之忠望之于傅說者如此

此正納誨輔德之實二句串看兼論治論學說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啓乃心者罄其中心所藏凡致治之規為學之要汝心之素所具者當悉納于我也沃朕心者使我優游饜飫不覺入人之深凡治道之未達舊學之遺忘者無不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也如是則納誨以輔德真如金之有礪濟川之有舟楫大旱之有霖雨而吾之望汝者慰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以啓心沃心望傅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匡君之過汝若不肯竭心竭誠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服藥不至于瞑眩則其病必不能痊矣為君的道理必須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于施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于心只管任意妄為鮮有不至于壞事者譬如跣足而行目不視地其足必至于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望于汝之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豈容已哉

此設喻以見不可不啓心沃心之意上二句承啓心說下二句承沃心說蓋人臣必進苦口之言而後能免君上之過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能免妄行之失苟不能啓汝之心則誨有不盡而言非苦口君之過無由而免矣正猶藥弗瞑眩而厥疾之弗瘳也不能沃朕之心則德有未成而行無定見將妄行以取困矣猶跣弗視地而厥足用傷也信乎不可不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矣二意雖平亦相承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高宗又命傅說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則自
卿士而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汝必倡率于上
與汝大小羣僚同心協力責難陳善以正救汝君或處
心有未正處就宜匡弼或行事有未當處就宜直言使
我心無妄念動無過舉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
迹于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皆安居樂業無一
夫不得其所者庶幾我祖宗致治之休復見于今日而
汝弼相之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上欲其以已事君此欲其以人事君也暨乃僚有倡
率之意同心匡辟撮上文事講如云納誨輔德啓心
沃心以若口之言而救妄行之失也罔不字重看言
無一人之不然也匡字還就救失一邊說而有成其
善之意俾率三句緊連說下率先王迪高后應台恐
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蓋以寬仁于惠高
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亦嘗迪高后以
安民矣予方慮夫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
爾惟率屬正君使我率先王繼述之道蹈高后致治
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使綏猷輯寧之化不異于當時
而彰信允懷之休復見于今日庶乎台德無弗類之
變而四方成表正之績矣通節須用一氣說承作相
一邊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將畢又歎息而致其丁寧之意說道我前
所謂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
民之說皆是命汝緊要的言語期其望不爲不深其責不
爲不重汝當敬承此命思君德之成由于納誨輔德而
啓心沃心務使作則無愧于先王而求以終其事可也
汝其念之哉

時命指上五節而言所謂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
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
終是終其事不作悠久看蓋能納誨輔德以曲盡乎
啓沃之方則以已事君之責于此乎終能同心匡辟
以致君于法祖之治則以人事君之責于此乎終與
永終是圖終字同意二句一氣說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命傅說丁寧反覆欲其進諫者切矣于是傅說
復命于高宗說道人臣之進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爲難
譬之木理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

用斧斤以斲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為器用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臣下的諫諍則自然動無過舉而可以為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吾君果能虛心從諫而造于克聖之地則凡為臣者孰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竭忠讜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切如此誰敢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進言于臣而但求受言于己可也

此答高宗欽予時命之言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惟木從繩二句是泛言以明諫之不可不受后克聖指高宗言克聖與上聖字同要點出從諫在內言君能從諫而聖則臣下之進言有基雖不命之使言亦將敬順其美意而樂于盡言矣况命之而敢有不承者哉休命亦指納誨輔德同心匡弼而言祇若正應欽字當兼有慈意承字疇字俱指自家說為是註中當求受言於己二句當重看

說命中

這是說命第二篇記傅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臣敘傅說既受命于高宗居冢宰之職總領百官乃陳說治道以進戒于高宗先歎息說道天尊地卑君臣定位是人之有尊卑上下的等級乃天道之自然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的邦國又于邦國之中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治又諸侯于小邦以統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于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尊臨卑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禮達而莫敢或踰所以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而自處于安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必付之君君不能獨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主之臣輔之體統相維政事畢舉正以治天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愧于上天付託之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以為民如此然則為君與臣者可不思以各盡其道哉

此篇承爰立作相遂以通篇皆進以為治之說也此將言憲天聰明之道而先以明王之制治者起之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下三句即所以奉若者建邦是即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邦

有小都此分土之事也后王君公所以樹之于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于都者此列爵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有君道故曰建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設曰承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只就天子說觀註非為一人逸豫可見惟以亂民者蓋天有惠民之心不能自為君有奉天之責不能獨運是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爲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說告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爲治今夫天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一循乎理好惡賞罰一從乎公天道至大聖人亦至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洪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一般如此則無愧于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臣者見君以天之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誰敢有怠忽者乎百姓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待于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丕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爲一有不出于天理之公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而人悖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爲要也

此欲其法天以爲治正所以治民者天者自然之理無一而非理則無一而非天故馨香則聞穢德則聞何其聰也出王則見游衍則見何其明也蔽于私則聞見不廣無不聞見正天之所以爲公處此句提起重惟聖一句聖字泛指人君言憲天内主公字含下文意講謂用人行政存心制事之間皆一于公而以天之心爲心也惟臣二句通承時憲來蓋臣民不同而此心之公則無不同也君惟至公則臣之承式于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取則于下者莫不從治而忘天之化公道之所感通蓋有自然而然者矣臣仰大夫師長通[illegible]俱以公字貫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傅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爲治當事事致謹如口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遵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冑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戎寇之至乃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笥以待有功若乘喜而濫賞後雖追奪之亦已褻矣干戈征伐所以誅有罪必須自有其身眞箇理直氣壯而後可動若自已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矣這四件都是人君動大政事王惟戒謹乎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易蔽信此而能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朝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之聰明固無往而不在而人君之法天亦當無往而不然此節乃憲天聰明之見于修治者也首四句是泛言四者之當謹惟口起羞則號令不可以妄發甲冑起戎則武備不可以或玩此用之在已而患生于人所當慮者衣裳在笥濫與則有不稱之災干戈省躬妄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于已所當審者甲冑與干戈要分別甲冑是平時武備衛國之具主兵言干戈是臨時加誅討罪之具主刑言蓋輕出輕動則言動不出于公輕予輕討則賞罰不出于公非天道也故憲天以此四者言之戒茲克明正勉以致謹之道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予輕討也允茲克明者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用也如擬之而後言兵議而時動賞必當其德罰必當其罪若是乃罔不休是言出爲聖謨兵戢爲神武賞足以昭天命罰足以揚天討事事盡美而無患也曰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美也末要緊欽若從乂下數節皆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傅說說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官得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天下豈有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廢弛天下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于庶官如此故人君用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雖有小大都是與朝廷管事的不可着私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人推舉不由公論才望不服衆心與之以官必然卹恩恃愛竊弄威權豈不壞了國家之事

惟當特選材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疏遠讎
怨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有尊卑
都是朝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包藏凶惡的人蓋
包藏凶惡的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
陷正人流毒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
之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卑賤側陋皆有所不必
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爵則爵不濫矣
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也庶官即大夫師長惟
治亂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之
意下四句是言謹于任用之道也官爵就一人看方
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乃錫之以爵也能與賢
只是分爲官爵亦非兩樣人蓋官及于私昵則天工
人代者不免于瘝矣故必惟其能量才而授之職也
爵及于惡德則天命有德者于是乎濫矣故必惟其
賢度德而定其爵也如是則用人合天道之公而憲
天之事以盡國家有治而無亂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傅說說人君以一身而理萬幾衆動一差即有無窮之
害故凡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爲必先熟思審處果當
于理而後行之否則寧止而不爲勿輕動以貽害也然
事雖當理而或不合于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
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
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由于慮善而善又協于時中
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也重善字時字蓋天不
外乎理而善即天理之當然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
滯者也要必熟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不敢率意
以妄爲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行不敢失時
而妄動則未動之始既奉天而不違既動之後又與
天而同運動無非天而憲天之道得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傅說說德莫貴于日新學莫病于自足一有自足之心
則止而不復可以進于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
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
盈滿遂以其善爲有餘則驕心一起怠心即生德不復
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并其已得
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乎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
可嘉然亦職分之所當爲惡足以驕人乎苟或翹然矜
誇遂以其能爲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

智者不爲之效謀勇者不爲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
崇且將幷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自古聖
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
故德與上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敝也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已者也蓋是德之有諸已者
能是功之措諸外者善由勤而積有其善則息心必
生德于是乎喪矣功因人而成矜其能則人不得自
盡功于是乎隳矣有者足于已矜者誇于人曰喪善
見當勤以勵已之意曰喪功見當慮以下人之意蓋
自滿必至于招損者時乃天道故戒其自足自誇之
私心斯可以言憲天之公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傅說說禍患每伏于無形微備當存于先事若待患至
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爲治當乎居閒暇之時件
件事都要做箇準備不可忽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
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
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
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
此欲其思患預防亦憲天聰明也事不止兵農當閒
說人君所治皆天之事也苟聰明有所弗逮則圖事
有所未周而患是用作已惟事其事而圖難于其易
爲大于其細則素定之謀足以應變于不窮弭患于
不作尚何患之有哉蓋患常伏于無形固聞見之所
不及者非法天以爲聰明不能先事而圖之也故亦
曰憲天聰明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傅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太
過則彼將恃恩無忌而或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
自取之也吾王當以此爲戒慎毋溺于所愛開寵倖之
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于已何損若自
以有過爲恥憚于更改而強爲遮飾則始雖出于無心
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爲戒慎
毋恥于聞過爲文飾之計以遂已之非也夫不啓寵以
納侮則佞日遠而聰明不爲所蔽不恥過以作非則過
日寡而聰明不爲所累此御下檢身之道也
此戒其溺愛徇已亦憲天聰明也人君居天下之上
夫孰有侮之者然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啓寵者
召侮之端也于此不戒則溺愛之私心非公矣必無
開寵倖之門使之無所忌憚而至于侮慢不恭也人
君有一事之失夫豈至于爲非者然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則耻過者作非之漸也于此不戒則徇已之私心非公矣必無耻一時之誤至于曲爲掩護而遂爲有心之失也啓寵納侮卽近之則不遜之意無心失理曰過有心背理曰非末要發憲天聰明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傅說既歷舉憲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于心說道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事上求其當否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矣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無所攪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一則凡有施爲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爲政皆盡善盡美小而爲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乎此憲天之本也

此示以宅心亦憲天聰明也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于吾心也二句相關乃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意惟厥攸居者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于天理之安義與心融理與心一而無一毫勉強之私也心一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大綱具舉而至纖至粹萬目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豈有不醇者乎夫有純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王之政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尤憲天聰明根本切要之工夫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傅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是定制若于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褻瀆了神明本以爲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于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不亦難乎

此論事神之道蓋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天聰明中一事也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謂之黷祭有一定之禮非其禮則謂之煩事神則難總承說蓋祭以敬爲主以簡爲誠不敬不誠則神必不享矣以之事神不亦難哉高宗豐于昵乃私心之所在于此戒之則至公可通于神明而憲天聰明之道不外是矣夫事事皆能憲天如此則臣豈有不欽若而民豈有不從乂者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既聞傅說之言有味于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傅說的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爲治之方句句都有關于治道有裨于君德使我聞于耳饫于心

就如口中嘗美味的一般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為制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于君人的道理未有所知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啓發則我終何所聞而措之于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誨也

旨哉二句一直說不用過語上句虛是高宗有味其言而賛美之說乃言句包上憲天事講乃言惟服者謂說之所言行政則罔不休用人則罔不當處事則事得其宜宅心則心得其正眞無愧于天之聰明而臣之欽若民之從乂胥此焉致也乃不良二句是反言以見意良字與旨相應不良于言不可謂言之不善謂汝不善于言則予無所行正見其言之美而可服也是反覆賛之之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傅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勸勉高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為難惟是知了一一都見之于躬行乃為難事蓋溺于宴安者或雖知之而不能行廢于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為難也今王之於奬我之所言則是于為治的道理既已知之矣然或不能體驗于身心而發揮于政治雖知何益

王若于此深加誠信湏實行之不以為難行之而有得信能協合于我先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時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其咎不在于王而在于我矣

傅說因高宗味其言以為可行故遂責以躬行之實也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事言知者聞于耳行者體于身忱者信于心非知之艱者謂得聞憲天之說而有契于中不過感動于一時耳不足以為難也行之惟艱者謂以憲天之道而致之于行則非徒知之實允蹈之必其具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者然後能之此其所以為難也王能不以難自阻而確然以臣之言為必可服毅然以憲天之治為必可成則志之決者氣必至有定見者有定力行之自見其不難矣允協于先王句緊承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而成聰明之意既與天道而同流則天之敘自與祖德而合一以行政用人即居上克明懋官懋賞之家法以處事宅心即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遺範也不信可以合先王之成德乎至是則說非徒言而欲若王休此其時矣于此而不言則上負乎君斯乃說之咎也

是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王
其可不務于躬行以為進言之地哉末句以巳勉君
蓋深决其力行之意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傅說與高宗論學的說話

王曰來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呼傅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學為急而學問以
有終為貴我小子舊日未即位時曾受學于賢臣甘盤
講究修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明暨而先王欲我

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内又
自河内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將舊業
都荒廢了而于修身治天下之道竟未能顯然明白于
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說之
訓廸也

此歷叙廢學之因而歎其學之無成欲傅說進為學
之說也厥終對舊字言罔顯與下文有獲積躬罔覺
等相反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既呼傅說說道舊學罔終我志幾迷于所往矣今幸
汝之賢可繼甘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啓發我
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糵而後成今我望汝
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我的麴糵一般作和羹
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
化機就是我的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
則太甘麴糵交濟乃能成酒調羹者鹽過則太鹹梅過
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
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
于剛汝則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于柔汝則濟之以

剛如酌甘苦以成酒調酸鹹以成羹庶幾我之心志終
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所望也汝切勿棄嫌我以我舊
學既荒不足與言必須諄諄訓告罄數陳但汝說的
話我便能篤信力行决不至于負汝之所訓也夫既資
之麴糵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邁乃訓以誘其言高
宗之望傅說可謂反覆而懇至矣

此承上文而言正資以為學之事也志者心之所向
乃學之所由成而德之所由進者學終罔顯志或迷
于所往矣故望說訓志啓沃以續甘盤之緒即上篇
朝夕納誨啓沃是也若作酒醴四句是喻其相資之切言

我資汝以訓志猶酒醴之于麴糵和羹之于鹽梅也
太若太甘等語講在交修內交修者剛柔相資可否兼濟或遜言以誘掖之或法語以匡直之直如麴糵之得中鹽梅之適均也交字是更互相濟之意此正示以訓志之道罔予棄帶下句看又以己之能行動之以見不可不交修之意言爾無以我之學終罔顯行之惟難不足與言而棄之我能篤信力行不負爾之訓也克邁是自信必能之辭蓋說之意惟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己之不言故高宗以為患說之不盡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二意正相應此節與朝夕納誨四節大意相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傅說因高宗孜孜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于天下之言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天下之事理無窮一己之智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而應無窮之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功有成故傳采輿論廣求多聞正欲以盡眾人之所長以為吾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見識終是不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下的謨訓格言具于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故為學者又必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于心而可以為建功立事之本也若是不以古人為成法不知古訓為當遵而師心自用任意妄為則所志必不在于高明所行必不合于義理如是謂其可以久安長治傳之于後世者斷無此理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建事有獲其可不以多聞學古為務哉

上文高宗求助于說正求多聞者故說進之以反己為學也求多聞從訓志來言人君之于臣欲其朝夕納誨左右交修以廣聞見之益者是其意惟欲建立修治之事業耳然事必有理而理寓于古訓之中與其資之于人孰若反之于己學字內含遜志時敏終始無間意講有獲兼得其理而能其事意蓋功深而力到則融會而貫通修身治天下之理無不明而事可建矣事不師古以下乃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意事亦指修治說克永世即身修天下治意言建事而不師古訓則雖一時有所建立終非久長之道見不可徒以訓志之言資諸人惟當以學古之訓反之己也此節訓字與上節訓字亦相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傅說又告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于求多聞學古訓

然義理無窮工夫易間必須卑遜其志雖已知矣而常自以爲無所知雖已能矣而常自以爲無所能謙卑巽順不敢有一毫自足之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温習其所以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持守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毫自止之念其時敏如此夫既存不自滿假之心而又奮勵不息之勇如此用功將見日有就月有將其進修之益就如水泉之來源源而不竭矣爲學之方莫要于此但人不肯着實去做故于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便着實自遜其志時敏便着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得者乎將見工夫愈熟進益愈深以聞見則日博而智益明以事業則日廣而大有功天下道理莫不積聚于吾身如貨財之積不可勝用矣吾王可不勉哉

此節言自學之事正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也遜志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自強不息之力皆枯若古訓來虛則有翕受之基勤則有日進之益而修身治天下之理以漸而有得于心矣茲字指遜志時敏而言修之來而或間其功則來者于是乎中止矣又必篤信而深念之真知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泯真知時敏之有成而怠心益忘則又不止于乃來而尤積日盛修身治天下之理皆統會於吾身矣道即其所修者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而言道自其實體時成功而言也遜志時敏而又能允懷則學古之功已至而益至乃來而至于積躬則有獲之驗已深而益深由是可以建事而允致世矣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高宗望傅說以訓志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傅說恐其徒資于人而不知反求諸已又勉之謂王之學無徒求之于人而已蓋開導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體而力行之學者之責也學而無教固昧于向往而不得其爲學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爲講論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所得所以爲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一半要自己勤學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受教而工夫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有成又必心心念念終始常在于學不始勤而終怠不始作而終輟如此則工夫旣已精專造詣自然精熟而其德之日修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免間斷其功者所得爲何如哉

此節言教人之事亦學古有獲中事也教人貽爲君

事講指修身治天下之理而言居學之半者蓋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身任君師之責則體用不可以不備道兼物我之公則內外不容以或偏是教人者學之半而止于自學者非學之全也以體對用以內對外故曰半終始一串說重終一邊終始典學者成物不間于成已新民不替于明德一念悵悵終如其始而常在于學也至是則功日益密而所得者日益深向之修而來來而積者渾乎無迹之可窺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德即道之得于已者亦即修身治天下之理上曰道積厥躬與道猶二此曰德修罔覺則融會而為一也未亦須繼學古有獲可以建事而永世之意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起之以法祖說道人君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古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于我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而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于修身治天下的道理件件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祖宗事事都遵守先王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之規如此則吾王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

此告以為學之準的也註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非有先後蓋語其成德之妙固造于罔覺而要其為學之始當監于先王也成憲是先王所以自學而教人者不外乎修身治天下之道監字是於為學之時監之也無愆即是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之地位蓋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綏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監之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一率循其舊章則天

德王道兼體不遺信能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而永立於無過矣監成憲以學言無愆以德言永無愆則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與周官既言學古入官復言典常作之師康誥言近遠遠稽詞旨相似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說又說修德者人君之事進賢者大臣之職但君德未修則心志昏迷用舍倒置大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吾王誠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于無愆則我傳說必能敬承吾王任賢圖治的美意廣詢博訪凡大而

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或隱于山林或屈于下位的
然四面招引將來分列于朝廷之衆位使之同心以匡
乃辟吾工但垂拱而責成之耳天下何患其不治哉
此說自任薦賢之責以責成君德之意承上無怨說
而亦本訓志意來蓋一人之訓志有限而羣臣之訓
志無窮君德無怨則任賢有興故說用能敬承其求
賢之美意而進賢以列于庶位也三句一氣說下式
克者自任必能之辭俊乂之人可以輔君成德者列
于庶位則交修訓志之有資麴糵鹽梅之有託而不
止于說之一人矣說言臣之進賢由于君德之成如

此以見不可不務學修德以為人臣進賢之地也此
節與惟暨乃僚兩節意亦相應〇式克欽承非謂君
德至此而後進賢也進賢大臣之責而君身者用人
之本必有其本則腹心手足聯為一體黜陟臧否不
至異同于是始得自效耳人臣之職莫大于進賢進
賢亦未易能也有一媢嫉妬忌克惡人勝己之心則
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
毫足己自用獨任愛惜之意則不能故傅說之言進
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皆用力為之者良以
是耳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望傅說之輔己乃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
所仰以為則者在于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于相
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喁喁焉仰望我之德化
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良由汝誠感于夢寐之際起
于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
乎天下而遠近之聞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
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
然則汝可不納誨輔德以答天下之望哉
此下高宗重望說之輔己故先舉人心之屬望于說

者以感動之也仰德作未然說即望治之意言台德
弗類若不足以正四方而民皆望我以憲天法祖之
治者非朕之德可以當此寔惟汝有以風之也風字
是鼓舞之意言汝膺良弼于帝賚作輔相于商家論
治而舟楫霖雨之有資論學而麴糵鹽梅之有托故
遭逢增重于廟堂而風聲丕振于四海民之仰德職
此之由也此與上節不相蒙非一時之言不必拘在
論學上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高宗又責望傅說說道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

以爲人人君若要做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爲聖若無良臣以爲之輔則忠言不聞獨立無助德何由而加進業何由而加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爲人矣欲求作聖豈不難哉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于傅說始望之爲霖雨舟楫麴糵鹽梅至是又倚之爲股肱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大矣

此欲其輔君作聖以答天下之仰望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弼意蓋朝夕納誨則忠言日進而君可以爲從諫之聖也匹休堯舜之意亦可含在聖字內言良臣有關于聖德

如此汝不可不輔成我之德以慰天下仰德之心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高宗又勉傅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正所謂良臣也隱于有莘之野應聘而起輔佐我先王以振興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意只要上輔吾君做箇堯舜之君下治我民都爲堯舜之民方纔副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心中愧恥就如被人撻于市上的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爲堯舜之民不但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德澤不能偏加方以爲罪就是萬民之中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豈敢諉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輔治使兆民歸于允殖以致我烈祖德業之盛直與天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爲堯舜之君而民亦果爲堯舜之民矣此正所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以稱美于有商者也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精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于今再見而汝爲今之伊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獨擅其美于我商家耶蓋必能繼伊尹以事其君斯爲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仰德之望也

此舉輔君作聖之人而勉其匹休之也作我先王句虛佑我一句即其實也予弗克俾三句是伊尹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一夫不獲二句是伊尹欲澤民爲堯舜之民佑我烈祖二句總承說惟其自任之重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佑烈祖內入左右厥辟戮力有商等事格皇天內入四方丕式兆民允懷等事二句一串講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皇天

就化育上言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至是則
果能堯舜其君民而作我先王所謂良臣惟聖者也
明保是明白啓告即納誨訓志意含下克紹二句兼
致君澤民說罔俾句緊帶上說美即致君澤民之美
也尚字是期望之辭此正責傅說以輔君作聖而慰
仰德之心也雖以君民並言然安民亦君德中事故
總歸在作聖上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命傅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待賢臣

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空虛其位而已豈肯
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難也賢人亦俟明王以顯其
德使非從諫克聖之君則寧終于隱而已豈肯苟食其
祿乎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于夢賚而汝亦應我
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先王之遇阿衡
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
左右交修能輔我以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
使亦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真不愧于阿
衡之美而于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傅說一聞高宗之言
感激自異遂拜手稽首以復于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
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乎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敢以
此美命承之于已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為
嫌又以此美命揚之于衆自諒吾言之能踐雖示人而
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大槪高宗之命可見其
銳然以成湯自期矣槪傅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
自任矣君臣一心如此此商道之所以中興而克紹前
人之烈也

首二句是即君臣相遇之難以感動之首言君臣相
得之難以見今日際會之盛而說不可不修其職以
副委任之意也其爾二句正明保之實與佑我烈祖

二句對看亦當串說蓋先王以堯舜之君而成格天
之化同賴阿衡以為之輔矣其爾尚能輔我以繼先
王之美使罔顯之德追配乎懋昭之隆于以永安天
下之民使仰德之民不異于將寧之日則明保之責
盡而不愧阿衡矣由是可以稱良臣之托可以荅天
下之仰而何負于今日之遇哉克紹二句大意與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意同紹字深于迪字永綏字深于
康字當玩休命指紹辟綏民言敢字專看對揚皆自
任之意蓋言命我以紹辟綏民而使之堯舜其君民
天子之命何休美也說敢對之以已負荷于一身而

不辭揚之于衆明言于衆人而不怍舍上爲德爲下
爲民不至于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不已也說之勇于
自任者如此是真欲以成湯望其君而以伊尹自期
待矣

高宗肜日

祭之次日又祭曰做肜商高宗常行肜祭于禰廟其日
有雊雉之異賢臣祖己因進戒高宗欲其修德弭災史
臣錄其語爲書即以高宗肜日名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史臣記高宗肜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雞飛來鳴于鼎耳
之上夫雉本野鳥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高宗黷祀之
失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祭有常期而數祭禰廟是高宗黷
于祭祀之失也雊雉之異以譴告之可見天心仁愛
人君矣祭之明日以賓尸曰肜肜亦常禮而有此
異者失不在肜在于數祭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當時賢臣祖己感雊雉之異將進戒于高宗先自家商
量說凡天降災祥必應于事而人事得失皆本于心今
王黷祭于禰廟其事固爲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神
求福之一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
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言易入也祖己之言
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道矣

此祖己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先字重看蓋凡事之
失皆本于心苟非先格其非心則昏惑未解事有不
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徼福祈命此非心也不
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夭民民中絕命

祖己欲先格王心乃訓戒于高宗說道天之監視下民
其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之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
之年必然長永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
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
而中道自絕其命耳夫壽夭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
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爲
哉

此言天命不可求義不義指所行言暗指肜祭爲
不義之失也蓋言上天降命之修短視人之所爲何
如耳非天夭民於不永一邊而永者可知蓋不永者
爲自絕其命則永者爲自求多福矣天命之不可求

如此雖禱祀何益哉禱祀祈年王之非心也而以義

正之王之非心格矣民從之言而皆稽首高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己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爲又不服

其罪而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爲信驗而告戒之欲

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于此而知所警焉天猶未遽

絶之也乃復悍然不顧以爲妖孽之生特出于偶然耳

其將奈我何如此則終陷于不義之歸而天必誅譴之

是即民之不義而自絶其命也然則人君于天戒之臨

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恕以爲不必畏哉

此言天戒不可忽上二句輕重正厥德句欲高宗深

思其妖孽之由而得其行事之失以改之也德即是

義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徼福於神不若德也人

或有規諫之言而吝于改過不聽罪也天之譴告正

欲其順德而聽罪之意謂妖孽無如我何則重違上

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絶之乎徼福吝改王之非

心也而欲其恐懼修省則非心格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既格王之心至此乃直正其所失之事歎息說道

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上于敬民而已凡重民生

惟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者乃王之事也舍此而徼福

于神豈王之事乎況祖宗列聖雖有親疏遠近之不同

然無非繼天之統爲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

當一體孝敬豈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于親近之禰廟

乎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並隆于祖而獨豐

于禰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變以告之雊雉之異

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

此節分二意看蓋以人君之職而言則主于敬民而

徼福事神非所當爲以祭祀之禮而言則祖宗皆天

之嗣而祀不可獨豐于昵此所以正其事之失也

西伯戡黎

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因舉兵

而勝之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亡遂進諫于紂欲

其省改史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史臣記說當初西伯周文王受命于殷得專征伐見黎

國無道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

其二矣于是殷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隆其勢日

至于強大紂惡愈甚其勢必至于危亡惟恐戡黎之後

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私邑奔走來告于商王

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戡黎無與于殷而奔告于紂者知周勢日強而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曰恐曰奔告見得祖伊忠君憂國之意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進諫于先王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短皆係于天自今日而觀上天既以斷絕我殷邦之命脈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今有見識至人與占卜元龜都知道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相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而不墜哉蓋由我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此祖伊告王之詞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蓋格人心與天通而龜則紹天之明者也惟王淫戲自絕則先王亦不得而佑之矣夫爲天之子而自絕于天則凶禍其可得而免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祖伊說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厭弃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食爲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爲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此與下節是備述喪亂之形以儆懼之此節承淫戲用自絕而言天之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於此見天之棄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矣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天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又說惟我殷邦不但天心弃之而已今此下民苦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于殷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爲民父母之道次難久居民

上將無奈我何矣民心之棄殷如此夫人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厭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久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此言民之棄殷天曷不降二句一連說蓋天之喪殷必將假手於有命也觀此則不惟天棄之而民亦棄之矣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爲天民之交棄如此其勢必至于喪亡而先王亦豈能相之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歎息說道爾雖說民心背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爲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于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爲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于滅亡也

紂之言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爲可恃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歎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爲罪惡昭著固多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我看殷之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矣所以然者爲何蓋今日所爲之事都是害民的事天怒民怨決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戮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

此祖伊退而私論之辭多參在上卽商罪貫盈之意所謂淫戲自絕者也自絕于天而猶責命于天其無知亦甚矣然則殷之喪亡其卽至矣乎乃功亦指淫戲之事末二句又申歎其刑戮之難免也

微子

微子爲帝乙長子乃紂之庶兄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乃呼箕子比干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殷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爲以今日事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聊列于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爲務惟沈湎酗酒用亂敗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殷其弗或是絶望于紂之辭
治正以紀綱法度言我祖底遂就開創王業陳于
上對敗于下看言我祖之烈昭于天者如彼而子孫
之沉酗敗厥德于下者如此忝厥祖甚矣蓋深致歎
傷之辭總見其不能嗣光德而守先業也目紂曰我
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為予也後凡言我皆是紂言

吾則自謂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又説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
方人民無小無大都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為
寇盜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為然就
是卿士與朝廷治民的亦皆彼此倣效其為不法之事
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
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閧然而起相敵相
讐以衆暴寡以強凌弱國家法紀了是于蕩然矣事勢
至此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收就如徒涉大水的
一般茫茫然無有涯岸亦終于沉溺而已矣意我殷家之
威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此言紂喪亡之形辜罪即指草竊姦宄而言上下容
隱而有罪罔獲故民無所畏憚而相為仇敵也以上
應第或亂正四方句言紀綱之蕩然今殷三句承上
看言喪亡之必然殷遂喪越至于今者言不意殷之
喪亡至于今日如此之甚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
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救亂之策説道大凡朝廷清明
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用舍倒置
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遯避于荒野即有緩急將誰倚

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
明示意指告我于顛隮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
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奈之何哉微子之
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
故老成之人皆見幾而作也夫老成正國家所倚賴
者而皆遁去如此則危亡之勢可知今爾無所指示
告我以救亂之策則殷必亡矣其將若之何哉顛狂
本沈酗敗德而來告予顛隮内當云挽宗社於淪喪
之時延祖業於敗亂之日與上文相應

𠬝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箕子答微子說我周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湎縱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所謂沈湎敗德而已哉

此答沉酗之語須要應一節之意言今沉酗而敗厥德者非人力之所能遏乃天之降災害以荒廢殷邦使沉酗之患方興而未艾不至於荒廢殷邦不已也然則四方之不能正祖業之不可守一天之所爲矣微子曰沉酗而此加以方興二字者甚之之意也方興句即毒降災之實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箕子又答說老成耆舊朝廷典刑係焉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沉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懼故雖老成耆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疏遠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所以遁于荒野而朝廷爲之空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此答發狂老遜之語乃罔畏畏寬說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之可畏而咈逆之也然則老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見甚之之意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箕子又答說國家爲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者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于攘竊其罪大矣爲有司者都相爲容隱不肯盡法治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姦宄之不治而已哉

此答草竊姦宄之語犧牷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宄乃罔恒獲者抑又甚矣純色曰犧全體曰牷牛羊豕曰牲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箕子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斂始蓋上好聚斂則興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剝民財此人心所以怨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者只是嚴刑酷罰讎視其民而利斂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以讎視上此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人與之爲敵家與之爲讎尚且不知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讎者方且肆然爲之無有厭怠至于指尅之臣阿意順指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不聊生多餓莩疲困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爲敵讎而已哉

此答敵讎之語用乂讎斂罔已結怨于民矣然民以

其虐我而讐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則其罪
可勝言哉罪合于一指紂及當時聚斂之臣說至是
則君民爲仇敵而不獨小民爲然矣亦甚之之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箕子又說我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殆乎其有災
禍矣我爲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與存亡與國
共之若商祚不幸至于淪喪我亦終守臣節斷不爲他
人之臣僕也是我自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
去就則宗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

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旣長且賢嘗勸先王立以爲
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所言無益
于子而反有害于子子若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
宗祀將隕墜而無所托矣王子縱不爲身謀獨不爲宗
祀計乎
此合淪喪顚隮之語商今其有災四句是箕子自言
其義決不可去而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子以下
是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而以存商之孝望微子
也蓋商家之喪亡其勢不可復救獨言存商祀於不
墜爲救亂之策耳上曰淪喪顚隮而此有罔臣出廸

之語亦甚之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箕子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臣去
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而後其心始安
今我爲商家之臣則綱常爲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爲
王室之胄則宗祀爲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爲今之計但
各安于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宜
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二而不復有
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揆諸義理而當反之吾
心而安質諸先王而無愧者也子又何疑哉夫箕子答

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
義其自靖自獻一而已矣
此節首二句是總二人去就之義末一句又申在已
自靖之義也人字指微箕二人自靖謂當就者安于
就之義爲商家守節之忠臣當去者安于去之義爲
商家存祀之孝子以此志達于先王而使之無愧也
我不顧行遯言已之必不可去亦以見微子之必可
去也○微子遯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
比干墓于微子而遺之必其遯之而未獲故封武庚以
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

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史記之說不足深信也

書經大全會編卷之六

周書

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于文王爲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爲天子因以爲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政事故名周書凡三十一篇

泰誓上

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于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史臣記誓師之言爲上中下三篇因首篇有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上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史臣叙說周武王卽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于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亾之機不待牧野旣陳而後決矣

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是表年以首事亦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八百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不期其會而自來大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歎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衆士卒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即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内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武王誓師說道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夫天地之于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天地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于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于衆物心爲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明的聖人比于衆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爲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爲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爲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爲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爲民立君如此若爲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

此先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爲可伐也首句略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爲萬物父母也惟人句與亶聰明對靈者知覺異于物也聰明者知覺異于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二句重講言天厚於聖人不徒使之自有餘而已命之爲大君于天下

使之聰明以有臨明哲以作則而體天地之心以爲民之父母爾父母就安養說撫育羣生與資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不謂君能如此亶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言天之立君意蓋如此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武王說天之立君爲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其無道至此此豈能居天位爲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天降災乖說言父母斯民天之心也紂不能敬天以安民而乃慢天以虐民其有負于元后之任多矣其容以不伐乎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衆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不但誅及

身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裏所喜的人就并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爲瑣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凡侈靡的事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爲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剖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于此是以上干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已哉

此言慢天虐民之實沈湎冒色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侈服即指宮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慢天就在虐民上見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爲民之意故紂之虐民即所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商之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爲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總慢天地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凶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略不知懲戒其侮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

而我之兵終不容已矣
肆字緊承上節言予嗣文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動者也然猶未遽伐之而以諸侯觀政于商冀其能改過焉耳然紂猶不悛而至于慢神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伐之其容已乎以爾二句是追叙前日事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强凌弱衆暴寡也於是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為君師的人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貴自尊而已哉惟其鋤强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及于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令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忝于代天理物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天以赦之廢與存亾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為好惡於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我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illegible]不誅也

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作之君是使之操威福以治爭亂作之師是使之明典禮以覺人心天之所以立為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强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為紂之失道而言此為己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謂加恩澤以安之也四方下須補云紂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乎有罪指紂無罪指民蓋承天以從事不得不伐罪以弔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己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强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為有德那箇行惡而為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

爲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爲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
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以商周之
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
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
人然個個同心戮力彼此無閒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
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
商之必克也

此卽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兵志
之詞同力力字須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與下
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行

師之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衆志乖離寡助
之至也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爲心多助之至也
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況以德義而度之相
去當何如此伐商之所以必克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
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
今受窮兇極惡日積月累計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
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
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
已哉

此卽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貫盈者旣敢
行暴虐又罔悛其僞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
罪大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
不伐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衆底天之罰

武王說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
蚤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先
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

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
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于輕動也爾衆其
念之哉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是舉其起兵
時所舉之禮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宜受命文
考是稟命于所親以卒其伐功也類上帝宜冢土是
祭告于所尊以表不自專也有衆卽有邦至庶士致
天之罰于商則能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勳承克
相之責以盡寵綏之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時弗可失

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爲之平欲去疾苦則即爲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亾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内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拂乎天下拂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上通告以伐商之意此節勉以輔巳之功也天矜于民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所欲泛指除惡之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亾紂二句弼予一人言輔我以致天之罰也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已胥天下而汙濁之矣今惟除其邪穢使汙君不得以毒痛而天下沐維新之化濁政悉爲之盪滌而四方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應弼予一人句天人合應謂民欲亾紂而天即從之不平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此蓋迫於天人有不容已者非謂乘其事機之會而急於大功之集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爲泰誓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史臣叙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日會兵伐商至于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于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統兵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衆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此史臣記事之詞用兵以次爲善曰次于河朔則有

整兵慎戒之意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衆將士都來聽我的言語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者明尊卑之分也此先及西土立法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身爲之心則一有一等爲善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于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爲之而其心猶以爲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人意念所向惟在于惡孜孜汲汲只是要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爲之而其心亦以爲未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爲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爲此不法之事又着實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息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在下的臣子見受之所爲如此亦皆習染化而爲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于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耳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凶人哉

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爲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民凡存於心見于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不以爲足也爲不善即遠賢昵姦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無度正所謂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也播弃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肆虐即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于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下及于民上徹于天矣○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故曰脅權相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于上天立己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爲淫虐流毒于下國於是天心厭怠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于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即夏事以發商紂之必亡也惟天惠民即天佑下民之意惟辟奉天即克相上帝之意就安養一邊說與流毒相反二句是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足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以其予
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誥昔夏桀既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于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于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為無益而敢于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

為無傷而恐于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于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于桀乎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常得吉卜又常得吉夢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此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容以不黜者剥喪以下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厥鑒惟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有伐商之意朕夢三句是以休徵驗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乂民以除殘去暴言夢卜是卜在先夢在後襲協字可見夢則精神與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

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于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為無道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

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都能盡忠報主與我同心同德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矣今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濟的豈如我這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疏遠者可以為腹心于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為仇讐矣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于此而可決也哉

此即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

庶不如周亂臣之少而盡忠受之臣雖親未必賢不
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亂臣即仁人自其能克亂謂
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實非有二以多寡親
疎忠賢貫講見紂之衆叛親離而周之忠賢濟濟此
其所以必克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

武王又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
人一理上下相通故善覩天者驗之于民而已今天雖
未嘗有目以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

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
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
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留所在
也夫上天旣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都過責
于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覩
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去暴則
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已哉
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
人而言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二句泛言天視
聽以福善禍淫講民視聽以好善惡惡講百姓有責

于我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
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均之罪矣此我
所以必往也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講如云用忠良
之助以應人心成乂民之功以荅天休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武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勵其衆說道我之伐商旣
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
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
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
之功所以稱于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
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

爾將士可不勉哉
此表巳伐商之公心也我伐用張虞斷取凶殘內含
弔民意講光字就湯說言我所以以威武奮揚以侵
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
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
集之勲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承我
伐用張句說言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
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
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

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説
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
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
輕忽之寧可只説彼衆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懼
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爲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懍懍乎
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懽忻感戴稽首至地
以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
賴以拯救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又嘆息
説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爲德罔以除暴救民爲心相
與戮力致討一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
民免于凶虐釋懍懍之危而得以久安于斯世矣不然
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云戎商必
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予有亂臣同心同德
矣而不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
也如此 厥角解與註意不同作將義還從註
此勉將士圖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忽
而勉其敬意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人
心危懼如此爾不容不戒其易而勉其難也嗚呼以
下重責望之詞德與心俱主弔伐言厥功是取彼凶
殘之功應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説應百
姓懍懍二句言民心懍懍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
惟使之去凶殘之害而享安寧之樂自是永保于無
虞而不復有懍懍崩角之患也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爲
泰誓下篇
此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者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史臣敘説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于明日將趨
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
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此史臣記事之辭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徇
師不同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
發誓也明誓包下文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
勝商之故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下民
武王誓師先歎息説道凡從我來的西方衆君子各宜

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爲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爲法于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爲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無所敬畏上則自絶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夫君天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致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此下誓師之詞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道即親義敍別信雖具于人而實命于天者以其著見于日用而爲人之所共知共由故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者親屬于父子義屬于君臣序別信屬于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截然而不可紊也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講自絶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武王數紂之惡說道商王受于冬月見人有清晨渉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斫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斥退師保重臣不加尊禮于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爲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愛幸的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夫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絶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忘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絶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爲遂斷絶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衆士其可不孜孜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自絶于天而言自斮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上帝弗順而降喪亡是天亦從而絶之矣蓋言已之伐商所以順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向背無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爲君上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寇讐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世的仇讐也寧復可爲汝君乎我又聞古人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衆士弔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讐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弔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禄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行果毅闒怠忽僨事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衆勛定難以自免于罪戾乎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結怨于民而言與上節對看洪惟作威即上節斮朝涉等事亦是狎侮五常處乃汝世讐言結怨于民也所引古語皆重下句前引言以明紂爲爾之世讐後引言以明紂之當去殄殲乃讐所以除衆惡之本也果毅二字相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毅者不中止也登乃辟者去虐爾之讐以成吾舊揚之武除衆惡之本以成吾張大之功也功多是能迪果毅者故有厚賞不迪是不果毅者故有顯戮嚴賞罰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此言巳之伐商所以應乎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夫觀商王所爲天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典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充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鎬地爲至近故其德爲尤顯而一方之人莫不親覩其盛夫其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大受

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我有文考
之德爲之憑藉則天下之大自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
爾衆之輔我以伐商也又何疑哉
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此節述文王之
德爲天人之所歸輝光就德之發用說蓋言文考之
德本諸徽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爲禮樂文章昭
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照臨光顯就及人上見光于
四方是厥邦時敘萬民咸和仰日月之照臨者羣弗
徧也顯于西土是西土怙冒江漢化行被日月之照
臨者爲尤深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皆承

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爲上句之實曰惟我文考
見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所能
與誕受多方就德上見出不必實文王已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
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
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
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
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
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
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理哉
此節言勝商而克此多方由于文王之有德不能勝
商而失此多方非由于文王之無德正見文考之德
足以得天下也只是衍上節意善則稱親過則歸已
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心可見矣○前篇末舉湯此
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
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
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
臨事而懼也

牧誓
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録其辭
爲書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臣記說二月四日甲子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了商
之郊外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
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衆將士
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遠行
如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爲儀準使人觀之而畏所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爲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二句是肅巳之容以嚴其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逖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啟其聽誓之心也

王曰嗟我有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鄰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衆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戟排列汝之干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此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人守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于服役而修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者也此分華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意稱爾戈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予其誓應前節乃誓蓋將發誓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雞之爲物雖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孽見兆其家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于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于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報將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都棄絕疏遠不以道管遇之却于四方多罪逃亡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爲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爲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于此皆以荒于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

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上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此下六節乃武王誓
師決勝之詞此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
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牝雞晨而家道索則
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惟婦言是用句緊承並
婦言無預于國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
晨也昏棄以下皆由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
父母弟謂王父弟及同母弟皆先王之遺也註中背
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
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
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
哉夫子
武王說商王受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
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
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爲尚不以多殺爲功
其進而迎敵不過于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
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
戰而殺敵少不過于四伐五伐多不過于六伐七伐即
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
或乘怒而貪殺也
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貫下蓋用兵以節
制爲尚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焉而不可過
者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乃
止齊焉是止乎其所當止欲三軍之士如一人之意
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以明審法
令而示以行陣之體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勗哉夫子

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克敵爾將士庶幾振桓桓之
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
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
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
一槩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
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
用兵以武勇爲主勇猛未奮則謂之不武然過勇而
至于殺降則謂之不仁故以武勇勉之以殺降戒之
蓋示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勑之說爾將士若于衆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衆命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用有攸戮矣可不戒哉

此總承上三節勗郎上文三勗字覆言戮者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者亦威克厥愛之意也○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儆戒如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初二日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此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興兵之期也曰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殄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邦本受則酷害殘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勑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主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濟世安民之畧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為予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從順我周同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同以佑民

爲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
出諸水火毋使爲商所勝以爲爾神羞辱可也
此記征伐告神之詞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作一句
看言極數商罪告于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也曰以
下是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下正
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如宮室
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即殘害萬姓毒痛四
海之類爲逋逃主即崇信姦回比昵罪人之類予小
子至亂畧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祇
承于帝者蓋仁人乃廸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仁人
既得則知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天討以遏亂畧夾
敢字重看亂畧即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冢君
之屬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爲心而罔
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言得仁人以奉天
討而人心無不丕應如此不可以順天應人乎看惟
爾有神四句亦係告神中詞乃求助于神之意濟兆
民中本充紂意說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于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
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
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
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
無一個肯向前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
向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踩踐自相屠戮血流遍野雖
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
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被着兵甲一行
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于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至
不仁其易如此于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
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
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
盡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爲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
禮焉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
之以賙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
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于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于民
以蘇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
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

萬姓兼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爲生民之
主也

此記武王克商之節次與夫定商之規模也曰俟天
休命者蓋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紂之天命絕于此
時周之天命成于此時武王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
無掩襲倖勝之心也甲子至漂杵即是休命之至天
下大定只是凶殘既去而天下安于無事之意傳所
謂除殘去暴于此句見之反政由舊虛說釋箕子至
四海正反政由舊之事箕子比干商容先王所尊禮
者紂皆拘囚而戮棄之今或釋或封或式則好惡與
天下爲公是反商之囚奴焚炙者而由其顯忠遂良
之舊政也財粟先王所同于民者紂則蓄積而聚斂
之今散之發之則財用與天下爲公是反商之殘害
毒痛者而由其賑窮週乏之舊政也大賚止承散財
發粟而言萬姓悅服總承大定以下看悅服者心悅
其所爲而服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
日月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
亂用武于武而與致太平則貴于文向爲天下除殘
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脩明政教與民
休息之時乃偃其武威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
縱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
天下之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
兵動衆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
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如此可見
用兵非聖人意也

此記歸獸之事也偃武修文一直說蓋偃武正所以
修文也馬用之戰車者牛用之載重者歸馬放牛正
[illegible]而修文也[illegible]示天下弗服者言示天下之
人[illegible]休息而不復用武耳武王之急于偃武如此
可見用兵非聖人之本心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史臣敘說[illegible]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
的百官都[illegible]武王爲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
至是[illegible]爲天下主也
[illegible]以庶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
百工是內之卿大夫受命者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
皆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也于周對商而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于祖廟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嘗受命于先王祈助于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荅神祐也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

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衆諸侯先歎息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世孫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為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

此[illegible]二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詞此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肇動諸侯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前烈亦指后稷說粒我烝民而膺有邰之封后稷之建邦啓土也思戢用光以豫富庶之業公劉之克篤前烈也在太王則居邠居岐而民如歸市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勤皆前人之功勳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克成且詭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基開大乎勤家之績篤烈者于焉而益光建邦者于焉而式廓也誕膺至

修德正克成厥勲之實天命不專指商伯只是上天
眷顧之命方夏亦不專指西土就天下說集乎大厥
德意講如禁亂誅暴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充
意來大邦素以力自強嘗欲侵陵小國者今則畏文
王鋤強之威而不敢肆虐之戢黎伐密可見矣小邦
素以德望人嘗畏大國之侵者今則懷文王扶弱之
德而得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矣所謂克成厥勲
者如此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安天下之志即撫方
夏之謂非謂欲伐商也這節重文王及予小子二段
盖言周之王業自文王成之自我述之其由來漸矣
非有弋取殷命之心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
一戎而不可易矣故我欲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
以安定有商的人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筐篚盛着玄
色黃色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
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盖由上天
美意鼓舞震動于民心故民皆歸附于我大周之國備
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
祖宗積德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其來上其承厥志而言黜商之命在文王已黜厥之
至紂惡貫盈則已一戎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所
以成文之志也肆字緊承說言奉天罰暴以安民也
篚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則民心丕應矣扃王
之德是弔民伐罪之德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
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非周有求于民
而民有私于周盖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有以鼓
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
從歸周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用附我句即指
篚厥玄黃二句至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亦于
是乎成矣此節主天字言見武王之伐商乃天與人
歸者也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擴服
人心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
修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畧舉其大者言之
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

用之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
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
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
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爲重也凡出一
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
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
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酧勞之具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
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
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勵官賞行則人心
知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
故不必有所作爲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
矣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不惟以
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
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爲之列爵分土列爵
就建矦樹屏說分土就剖符析壤說二句乃通于天
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
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卽官所司者
能卽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
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四惟字重
看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事也
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
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
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
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
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
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
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
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原而勵天下之俗
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
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是德
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是功懋懋賞使人知
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
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
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讀
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修事
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
久安寧故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蓋治法詳于有
爲而治化享于無爲武王致治之本末如此

洪範

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于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至于九大禹演而爲九疇備載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乃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詞遂以洪範名篇

按史記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觀此篇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若受封則臣矣安在其罔爲臣僕耶且朝鮮在當時爲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或箕子高蹈去而居之未可知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即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爲首務時商家有賢人箕子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此節重訪道上以是年得天下即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于求道也祀字意輕只帶說爲是當周命維新之時而猶稱十有三祀者史臣以武王順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訪于箕子是武王以道在箕子而屈己忘勢以訪問之也蓋武王以公天下爲心不汲汲于商正之革而以治天下爲慮獨孜孜于訪道之誠觀史臣敘事之詞可見○武王之訪道箕子之陳範何也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當爲萬世開太平箕子周爲臣僕道之所在不得不爲往聖繼絕學也又箕子之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問道于箕子先嘆息而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然一事一物一動一靜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上天于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爲之輔助保合其所當止之理使之不相侵奪不相乖亂天之爲民何其厚也顧天佑民而作之君則以陰騭之責寄之然此陰騭之理惟此常道常道一亂則不能相正以生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常道燦然流布于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騭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也

此武王訪道之詞乃言者彝倫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于問也陰騭二字虛相協正是陰騭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觀下文皇極不言數可見蓋言斯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

不知者多矣維天于冲漠之中賦之以安定爲之輔
相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爲之保合而聯屬通
就使之各遂其居其陰騭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
理具于人心則爲秉彝由于人身則爲人倫而曰相
曰協天固有以啟其敘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于
我而所以敘之之道皆我之所當知者今我居代天
理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
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蓋彝倫即皇之極彝倫
之所以敘即皇極之所以建當以體用貫講厥居處
當先提破彝倫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之

其實欲盡君道意思此節語意大抵與湯誥同惟天
二句似維皇二句我不知句似克綏厥猷句故末句
斷就君上說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
之道無過洪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箇緣由
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爲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
智作隄防以陻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夫水乃五行之
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湮水之性是即汨亂所陳列
之五行了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
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敘也鯀既得罪而殛死禹乃
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
由是天寵其德于洛水中現出一個神龜背上有文載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禹因
次其數爲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
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敘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
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于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
知彝倫之敘亦當于此求之耳

此箕子答武王之詞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于吝也
彝倫之斁敘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敘鯀而
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鯀湮洪水而曰汨陳五
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五行俱汨也不畀洪
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不在鯀湮
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畀也彝倫攸斁者洛
龜之數弗顯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敘而反言
之也鯀則殛死帶下看嗣興句內含順水之性地平
天成意蓋至是則湮塞者有順導之功汨陳者有孔
修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爲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

順則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實天敘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彝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彝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洪水之後即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已行即武王所當行也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說當初夏禹即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吽做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天道莫大于五行故配以第一疇次二吽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脩身之要人君欲敬脩其身須用此五事人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疇次三吽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脩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以為第三疇次四吽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條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為第四疇次五吽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五配之而居乎九數之中次六吽做乂用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吽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吽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眾祥之吉以為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眾災之徵以為考驗此第八疇也次九吽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此第九疇也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于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下禹分配之也一二三四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

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
位也五者土之冲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中
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
意貫初一配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
化之端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
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爲先故以五行
配一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
五行之著于身者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
自然之用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而誠其身者惟用乎
此五事本于五行故以五事配二自二而三氣之益

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制立法以厚
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外
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脩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
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言人
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
而觀象治曆以明時無非敬天勤民者也政不失時
必先衛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數居冲氣之中而
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配之以建用皇
極焉蓋人君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準者惟
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

樞紐故以皇極配五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
則配之以乂用三德正直無爲而剛柔互用人君用
此以爲應變之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于極者故配
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配之以明用稽疑
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已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惑
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
著而益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欲省驗其得失
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修否所謂推
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
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言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欲福
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
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也以懲天下之臣民
則用此六極使知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也曰福極
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福極須兼君與
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
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
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所以
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
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彝倫于是

乎敘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爲九數之首五行爲九疇之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八政以修身立政立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欽天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合而觀之九疇之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只在敬之一字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箕子衍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爲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爲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爲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爲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爲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第五其爲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爲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爲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爲性而所生之德莫盛于五穀故于是可以種植爲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收成爲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爲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爲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于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爲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于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衍者潤下五句乃五行之德作鹹五句乃五行之味箕子所增益者下八疇同此推衍增益之意五行以生序微著陰陽燥濕言之水者濕之流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燥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穉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穉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冲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此者潤下五句重看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

者陽之所以燥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陰斂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能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也作鹹五句作事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于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爲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爲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

凡此五者皆調劑于陰陽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即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過節着不得間語只用陰陽燥濕字挑剔爲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敘彝倫也故爲九疇之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二曰五事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稟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五事之目貌爲第一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爲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爲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齊莊中正而爲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爲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爲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爲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爲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臨民之際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儼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自然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自然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爲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自然不惑于所聞凡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爲天下之善謀思慮睿能通徹則自然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爲天下之至聖人君于此五者若能應事盡理則身脩道立而可以爲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以思爲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爲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

乃有所持循議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道在是矣

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爲次第貌者精之疑言者氣之發視者精之顯聽者氣之藏思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宰也始生即有是貌既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聽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五事之敘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即有物有則之謂齋莊中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即有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有是言即有是從之德焉視之德爲明明無不見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之德爲聰聰無不聞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爲睿睿無不通則會天地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有五者之形即有五者之德不待安排循五行之各一其蘊也作肅五作字亦非修爲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故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故作乂有明之德則灼

然無疆而智周萬物故作哲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而事至能揆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應而肅乂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則率性之妙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即有五德之用不待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人君所以盡是德而踐是形者莫先于克敬也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爲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居第一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爲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奠其居故第四件是司徒之政造彊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脩矣外治不可不舉

也故第七件曰賔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于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爲序盖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爲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爲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脩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生養既遂當知報本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惇典和則莫非因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于民弼教不可以無刑也故卽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姧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慝也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賔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于外故居七天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賔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賔之政舉則德澤不壅遏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淩同歸于厚民而已按此節廣之九官周之六卿職任皆不出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盖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爲春夏爲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月盖月行于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爲晦朔爲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于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盖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盖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爲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爲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于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盖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個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爲一定之曆于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于其變動也有占驗之

法而天道之始終于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日
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
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曰協用五紀
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
統紀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
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
而紀之曰歲歲居一者以其無不統也月之運于天
載魄終魄而晦朔交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
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
入之晷定其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于月故居
三星辰成象于天則辨其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
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歲月日
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
則有步之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曆數焉
蓋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
五五者其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
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
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
違天政不失時若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敘彝倫
之先務哉自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爲脩身踐形
爲治之本以八政五紀爲勤民敬天爲治之具立說
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立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
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
動事爲之間必須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標準在上然
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爲法則矣這謂之建其有極夫作
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爲
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
似自已斂聚來的一般這是斂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
乃天下人所同有人君爲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
已哉又必以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化導天下使天下
百姓皆效法君上脩德行善也都個個獲福則我之獲
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這是敷
錫厥庶民君之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脩
德行善的都得了爲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
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
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這是錫汝
保極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爲一身必與

天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為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為有歉矣此九疇以皇極為主而居于中五之數也

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所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即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

其為固有之理也曰斂福曰敷錫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斂之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令得造就敷言意蓋言人君以一人為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為天下法故敦五典以樹表儀新萬等以彰物軌而建極于上也極建則惠廸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百順聚而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為公而皇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一已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已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謂用敷錫庶民也庶民實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

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既深儀刑既熟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而共保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即民同有之極所保之極即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君一邊

皇極即思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斂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為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

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不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為非者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各修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諛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之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豈能感化天下之臣

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而有會極歸極之盛矣
即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講作已然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極于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事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時時置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的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爲非而陷于過惡此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或流于惡人君亦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了他若此庶民能感君念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盡然改變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于有道之容發于言則每每自謂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于感恩樂于從善斯能悉歸于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意哉
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

同觀感不一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斂錫之意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就乎民也有猷是智足以謀事者有爲是材足以辦事者有守是志有所不爲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之謂不協不罹又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之是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即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容止可觀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趨之矣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

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
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微而俾其俯仰之無累
不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
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
與極爲一意蓋進善之機既得于裁成之術而爲善
之力益奮于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
皇之極則安和進而爲中和好德進而爲成德才猷
泯于無迹身心安于無咎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
淫朋之可患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箕子又說人君之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
又不可有偏私之意蓋慶賞之典施于善良黜罰之法
加于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豈宜論其勢分之崇
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
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勢孤寒煢獨的人亦不可以其
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悖于皇極的便是惡人
便當奪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
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煢獨者人之所易虐
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煢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
不爲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
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爲惡此王者之道所以
爲至大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煢獨是孤寒之士無勢可附者以
其微而棄之是卽虐之也無虐卽念受錫福之謂煢
獨無虐則無不教之民可[illegible]高明是在官之人已享
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illegible]畏之也無畏卽施威奪
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illegible]之臣可知蓋納民于極
而進之之心常加于所忽[illegible]臣于極而抑之之心常
嚴于所畏見皇極之造就[illegible]遺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又說天之生人全材難得而[illegible]材最多有以進之
則皆爲全材故人君不可不愛惜[illegible]成就之如在官之
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于施爲足以任事的
這等的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于[illegible]或致乖迕在人恒
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遍必須[illegible]者鼓舞振作他
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加脩[illegible]行而盡展其才
庶幾人樂爲用百務脩舉而邦國有[illegible]盛之休矣然不
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illegible]也若此在官有

能有爲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爲善苟也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則此人之心必將牽于身家之累雖有才能何暇爲國盡力且不免于罪戾矣况望其能爲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者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無爲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必無望于方穀適爲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當戒也

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益于國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有爲是見于治國治民之時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使字重看合下文既富方穀意如云與以爲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使能者益進于能爲者益進于爲而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只用官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升于大猷之謂不指治效言既富方穀正所以使之羞其行者正人即有能有爲在官之人方穀上有督責懲戒之意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爲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和好于而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仰之累時人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註中祿以與賢貽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貽于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夫惟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爲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福而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大抵此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要看得圓活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以爲臣民法則又衍爲訓詞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爲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與皇極之道理相背了凡爾臣民其有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爲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爲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

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爲所當爲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爲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爲一若是注情不偏好惡多正則意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爲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合異爲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爲私事遂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爲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由是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惓惓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而又立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諷詠之意王義等字就人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爲裁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故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所遵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要補出當與之爲一意末二句申明上二段言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大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皇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極而趨故曰會其有極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岐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相安故曰歸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爲二歸則來而至與極爲一矣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

者蓋已私猶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極已私但見
于事一渾化之即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
偏陂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偏黨反側者蓋存
于心者所以為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
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大抵偏陂好惡即淫
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即淫朋比德之見于事
而極即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道義路皆曰王者見
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
之極非君與之也此節正是言敷為敷錫中事而係
極即在會歸之後當玩味註中戒私訓極等語亦要

疏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
敷衍為言以訓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
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
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
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
關乎人心世道譬如蓍龜藥石萬世遵他不得是天下
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
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

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非
一人之私言也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
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
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平平正
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彝訓亦當貼人倫事物
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
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
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註中
理出乎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

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
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即陰隲之化工其所以教治
百官者即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敷言
之妙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
以之而訓臣民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
于皇極之敷言一味動于聽聞莫不領法而身體力行
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消融天理日以

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
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
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旣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
光而不遠耳至此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而敷錫之
恩深入于民心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爲稱頌之辭
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
成就我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
豈不是百姓的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
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百姓其于王者代天理物
之道夫復何愧豈不眞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

以親之也曰爲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言之感人如此
觀于庶民而羣臣之得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上賛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卽敷言感人之
深欲其知所勉是訓是行申說蓋理易從而言易入
故諷詠而踐履之也天子之光卽皇建有極以其德
輝著于民故曰光華近之卽是會極歸極之意蓋傾
邪狹小之念巳忘公平廣大之理巳達君之所建者
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則保極惟
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
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㸃皆就

敷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入于善也今
天子敷言之訓使我歸于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
于邪者至矣非民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
之盡其性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安于皇極則綱
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非爲天下王而何蓋不
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可知皇極至
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
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其道孰有加于此哉○按
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爲主而造
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

而敷言又卽造就時事無甚先後曰保極曰無淫朋
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穀曰會極歸極曰近天
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謂
旣保極然後造就旣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
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乂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
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
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爲垂拱而治乃上

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爲主乃聖人所以宰制鼓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敎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吽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于無爲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于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強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爲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爲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因俗而異施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潜退過于柔者則激厲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于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因人而異施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爲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慘異宜而皆一元之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于此

此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則其用也正直是恭巳南面建極示人而不專威福抑揚之謂無爲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以進之而堅強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所主也故居二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以退之而和衷之教足以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盖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盖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矣強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因其習僞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沉深潜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抑以退

之使俯而就焉此因其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氣稟以天言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猶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時以制宜隨俗以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平康正直如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彊弗友剛克如周公之於殷是也燮友柔克如君陳之和中是也沉潛剛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于天下的叫做福這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于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乃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爲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爲臣子的于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仇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玉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權字于惟作二字上見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矣還重君一邊威福不可以上文威福抑揚講比上節高一層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箕子又說人君權柄不可下移下移自有其害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然則爲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

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續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擴奪刻剥家國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覬兩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註中國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于一統而政柄不至于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吾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治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旨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于心外詢于衆然又必聽之于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蓍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蓍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蓍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疑必須簡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卜或用蓍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此詳稽疑之疇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之意非蓍龜不傳而蓍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箕子說卜之法用火灼龜即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覩其所坼之文而象數以見有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絡繹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狀者其兆屬土此五

者皆卜筮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坼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潤澤而爲雨開明而爲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準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箕子說筮之法用蓍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吽做貞外卦吽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爲別卦所謂支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吽做貞後變的支卦又吽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幹有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二者非卦名乃卦體也蓋蓍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之既具扐揲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爲于未動之卦則爲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爲所遇之本體以宰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復變于卦之不動則爲外爻而上體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通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也因卦體以定吉凶而

稽疑于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上而下下三爻爲內卦上三爻爲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之曰遇卦及動爻變爲他卦曰支卦卜兆本于五行則必心通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占卦主于陰陽則必德合陰陽者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擇人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

免于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體言衍忒則其用也

凡七總而言之卜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即是稽

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

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

斷其吉凶也○雨霽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

字卜字適用幾個曰字一串敘來至此而始總之曰

凡七始明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

之爲占用也傳註者于上文俱說破了則此卜五占

用二似爲剩語作文者須要善體帖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旣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

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

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

何如倘三人皆以爲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

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于

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爲凶固斷乎

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

止之二人同則凶勝于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

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

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

擇建之人卜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

限隅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

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爲凶

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爲吉亦在所必

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則

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于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

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當行當

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旣

謀之于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

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

采看閭閻間的衆議如何然後謀之卜筮焉蓋人謀出

于有心不若蓍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爲可信故既參之于人巳又須質之于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蓍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此稽疑之序也若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爲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蓍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卿士皆無間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爲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彊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遂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于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蓍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總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

難行恐受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爲則必遇凶咎矣夫謀處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凡近有係于君身之休咎遠有係于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謀及乃心審諸己也謀及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于神也蓋一人之見不可以自是故參之于臣民臣民之謀猶出于有心故決之于卜筮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已而無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康強逢吉內畧點戎祀意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于臣民之下者稽疑以人謀爲主神謀爲斷也此言卜筮于臣民之先者決疑以神謀爲重人謀爲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爲吉者故君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臣謀配于龜筮者亦吉民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從一逆本

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故亦可
以作內也若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
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
爲主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何所不决故
曰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爲
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卽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
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
之氣交則蒸潤而爲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爲暘
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爲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爲寒陰
陽之氣相噓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爲風然雨暘燠寒風
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缺不多
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當雨而雨
當暘而暘無一不當此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
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
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極備而
傷于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有其生必致
于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
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于凶災如無
燠則條無寒則滛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
如此人君之于天道豈可忽哉

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
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
來備其敘言五氣之順其時卽所謂休徵庶草蕃廡
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敘
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之內既無匱乏又不
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
成等而言作效說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凶字
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廡看曰一者言
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足以致凶也極
備極無卽是咎徵凶卽是咎徵之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
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
之異故人事脩于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
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脩矣貌澤水

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㕘做乂是言之德脩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脩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為木之氣故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脩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乎睿聖是思之德脩矣思通土而風亦為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于狂蕩是貌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于狂也言不能作乂而至于差謬是言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于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于急也睿不足察幾微至于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沴作有類于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瘥癘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

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纔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敘意咎字恒字應極備極無意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休者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咎者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分配蓋雨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諦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雨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乂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為木而燠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收為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密凝結之意故時寒應之思通為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疏通旁達之意故時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貌不檢制為狂狂則蕩故恒雨若言不合理為僭僭則亢故恒暘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故懈緩而恒燠應之聽不謀則躁急而不密故縮栗而恒寒應之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恒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德備于己則和氣應于天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脩則五德皆脩一氣應則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〇按稽疑庶徵

言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易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也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幾者惟董仲舒其後流爲災異之學如夏侯勝劉向京房之徒乃事事爲之配合其傅會甚矣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爲君爲臣有代天理物之責皆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之閒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脩或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于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脩否槩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于月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終日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于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脩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灾爲祥亦不難矣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係于五事之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于庶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者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師尹猶日之統于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不可以註中徵字就當省字看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不同如此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意相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權乎其

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脩休徵協應其發茲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脩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脩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不以是而省驗也時字即曰時之時字無易者謂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也應上來備其敍看正是休徵下四句則是休徵所感應上庶草蕃廡看用字猶因字謂因休徵而致然也百穀隨時而豐歉者今則因之而成焉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隨時而汙隆者今則因之而明焉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則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而明揚矣國家因時而否泰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而平康矣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脩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事說家就國家說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脩咎徵之應也其爲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甘處側微而無用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人事不脩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常然人君若能反身脩德則亦可轉災爲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驗之意時既易即是咎徵應極備極無看下四句是咎徵所致應二凶字俱與上節反看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尹其得失固徵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爲休爲咎只係乎上人之得失其散處于下如衆星之附于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爲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

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道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驗矣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爲可見也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爲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爲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于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于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乎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卿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于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于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暘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修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爲太平之治矣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文講完方繳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民麗乎土爲卿士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乎天爲日月之所經行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

者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者星固有風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之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令焉此固運于天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簸而成風以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畢之好獨言月者惟月爲可見也然星非眞有所好特氣數之所感月非眞有順從特行度之所次曰好曰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大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民有

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脩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成歲功言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盖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一第二件是富盖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卽次之第三件是康寧盖人生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徤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爲眞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盖人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其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盖諸福旣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于非命乃爲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斂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此詳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爲序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壽者天子萬年黃耇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富者玉食不稼廩祿是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二康寧者身無灾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爲泰故居三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充爲貴故居四考終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斂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盖皇極之君不以一人爲福而以天下爲福也君民雖並言實歸重君上自天降福言則壽爲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爲本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爲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盖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横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盖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徤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卽次之第三件是憂盖人必心樂然後身存倘憂愁抑鬱此心戚戚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

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爲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爲弱弱則怯懦無爲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爲善則獲福如彼爲惡則獲禍如此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爲序凶短折者壽與考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威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人所最好者爲先六極以人所最惡者爲先

昔周武王時有西旅國以本地所出獒犬進獻于朝太保召公以爲異物非所當受作書進戒遂以旅獒名篇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史臣叙說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威德廣被九州之外夷狄蠻貊莫不賓服道路開通無復阻隔有西旅國致貢其土產之獒以表來享之敬自常情觀之一獒之貢出自遠人嚮化聖如武王受之若無害者太保召公則以人君好尚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累乃作爲旅獒一書用訓戒于王極言其不當受之意蓋忠臣愛君豫防其漸如此

此史臣叙太保訓王之由也威德廣被意在克商下曰遂者見其由中達外不疾而速也西旅是蠻夷中之一貢獒是慕其威德而假方物以昭向化之誠非有窺覘之意也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而自人君受之不免啓玩好之端是細行不矜而大德之累恒必由之矣此太保之訓所以作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召公訓戒武王先歎息說道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謹修其德凡一取一予一喜一好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檢無所不致其謹由是盛德所感不但中國的人民傾心奉上就是四方夷狄聞知中國有聖人也都納款稱臣相率賓服無遠無近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輸誠貢獻毋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是可供衣服可資飲食可備器用之物此外並不敢以奇玩異物來進獻者蓋知明王所重在德別無玩好縱獻之亦却而不受也

此言明王慎德而致遠人之貢無異物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暗指堯舜禹湯慎德工夫窩篇內意講歸重好尚一邊如云愛民好士不徇于耳目之私存心聽言不奪于珍奇之好不以威德爲既至而細微爲可忽也明王慎德如此則所以奠安生民垂裕萬世者至矣四夷之仰德者孰不起賓服之思而致方物之貢乎以賓帶下一氣講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咸字無有字畢字俱重看服食器用是三樣日惟者三者之外無異物也蓋在明王惟知修德以來遠而未始有玩好之私故在四夷惟知因貢以輸誠而不敢有珍奇之獻明王盛德之致有如此者今獒之爲物既不可以爲服食又不可以爲器用如之何其受之哉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召公又說明王在位四夷效貢皆其愼德所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頒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知朝廷有道四夷向化益堅其傾戴之誠而不廢其藩屏之職于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伯叔之國使之守此重器永爲世寶益厚其親親之義而共伸其敦睦之

情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由是天下諸侯受其分賜者物雖不同皆不敢輕易視之知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不敢以物視物而皆以德視物極其敬重矣若爲君者不以服食器用爲貴而以珍奇玩好爲事則貢獻既非德感分賜無所勸勵適足以彰其不德耳可不戒哉

此言明王昭德而致諸侯之敬無異心亦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以德而來方物之貢故曰德之致寶玉亦德所致者于異姓言德之致于同姓言寶玉互見之也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明王欲使之如此重寓意于物上蓋異姓諸侯視君德以爲從違者故頒

之以方物使之不忒見德而修屛翰之忠同姓諸侯
覩君德以爲親踈者故分之以寶玉使之用不承德
而篤本支之義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
之心也人不易物二句一反一正看人字兼同姓異
姓物字兼方物寶玉不易其物而德其物者言不徒
以服食器用之末視之而深信其爲明德之感召凡
受君之賜者如見君之德而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自
不容已也蓋明王昭德而廣逮下之仁故諸侯仰德
而盡承辟之敬耳今獒之爲物遠不可頒異姓近不
可頒同姓而何以起其仰德之心哉○德之致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
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
物也以寶玉爲重分異姓非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
耳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召公又說人君之德所當謹者固非一端而恭敬禮下
乃其德之大者是以德盛的人其持己待人必極其莊
敬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
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若褻狎侮慢待人無禮則其爲
害有不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則虧敬賢之禮而爲君子
者必將見幾而作望顏色而去之矣孰有爲國家盡心
者乎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爲小人者亦將無所
畏憚而怠玩以事上矣孰有爲國家盡力者乎夫狎侮
之心一生而其獘遂至于此人主不可以爲小失而不
加謹也

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則告武王以謹德之
事此節欲其謹德而戒玩人也德盛句言謹德當極
其至下四句見狎侮之不可有而謹德必當極其至
也德盛無工夫是謹德之功旣盡而充積至此者兼
心術事爲含細行必矜意狎侮內兼君子小人言蓋
德盛則自然禮恭必能使臣以禮而不狎侮君子臨
民以莊而不狎侮小人也狎侮上要補德不盛意君
子以心事上非禮無以結其心也狎侮君子則不盡
其心矣人君孰與共治乎小人以力事上非禮無以
得其力也狎侮小人則不盡其力矣人君孰與守邦
乎言此以深明狎侮之害欲武王謹德以戒其失也
一獒之受雖未必至是然怠勝敬則愛民好士之意
輕將必至於玩人矣此召公之深意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召公又說人心之應事接物本有至正的節度惟爲聲
色之欲一感于耳目而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役使于
是百爲之度始昏亂而失正耳人君若能澹然無欲卓
然自持務使耳目皆聽命于心而此心不爲耳目玩好
所役使則本原澄徹私欲不行凡百事爲自然合于節
度而各得其正矣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又當以玩
物爲戒也

此欲其謹德而戒玩物也二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耳
目所該甚廣不專指聲色言凡遊畋觀逸珍奇淫巧
之類皆是百度是百事之節凡經于耳目之所應酬

中心自有權度故謂之百度貞者正而固也理欲不
容並立役于耳目則欲敗度縱敗禮而百度皆失其
正矣故必嚴玩好之戒愼逸欲之防身必約于儀則
事必歸于範圍使凡接于耳目者皆出于正則人欲
淨而天理純形爲役而身爲度矣必如是則德無不
謹而無愧于明王也受褻則欲勝義而節欲檢身之
意息是亦玩物而已矣其可乎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召公又說玩忽乎人而生狎侮之心不但失君子小人
之心力而已且其輕佻慢易傲然自肆未免以驕滅敬
并自己的心德也喪失了玩人之害如此玩好乎物爲
狗耳目之欲不但使百爲失度而已且其躭迷叢雜心
爲形役未免以慾勝剛心志也喪失了玩物之害如此

此中言玩人玩物之弊以見其不可不戒也玩人承
狎侮言玩物承役耳目言始焉德未盛而玩人終則
并其未盛之德而喪之矣豈特心力之不盡而已哉
始焉心役于物而玩物終則至于心之所之無不失
其正矣豈特百度之不貞而已哉德以敬而聚故以
驕滅敬則喪德志以正而立故以慾勝剛則喪志然
德喪則志亦乖志喪則德亦敗二者亦相因也戒此

二者則敬勝怠義勝欲而謹德之功盡矣玩字只是
一義但施于人物有不同蓋玩者戲弄之謂于人而
玩則無敬畏之心于物而玩則有耽嗜之意所以不
同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召公又告武王以謹德之功說道心之所之謂之志人
君于巳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
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
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如此則中有所主
而耳目不能爲之遷矣入于耳者謂之言人君于人之

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忠正之言合于道者也吾虛己以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于道者也吾正色以拒之如此則自處以正而謟佞不得投其隙矣志有定則不以人言詭是非言有擇則不以側言改厥度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謹德者可不知所務哉

此告以內外交脩正謹德之要也志是已動之時不可着靜說已之志有理欲之介而發于義理者道也必以道而寧之所謂順適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從欲之危也人言有順逆之殊而順于理者道也必以道而接之所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也志以道寧即惟精惟一事言以道接即勿聽勿庸事正明王之心法而謹德之大端也然志不妄發所以爲受言之資言不妄受所以爲持己之助正有交修之意今王受獒則志動于欲而非以道寧矣言畏逆耳而非以道接矣可不謹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召公又說人君所行惟修德勤政乃爲有益他如遊觀興作皆無益之事人君一有所好則心奪于外誘力分于他用而治功遂因之以有廢是以無益而害有益矣必須蚤夜孜孜只求有利于國計民生者然後爲之諸凡無益之事一切停罷夫然後力有專攻事無廢弛而治功可成矣民間之物惟服食器用乃爲切要他如珠玉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其價不貲人主一有所好則不免多方以求之重價以購之而民財遂因之以虛耗是貴異物而賤用物矣必須躬行節儉惟是切于民生日用者乃以爲貴諸奇異之物一切不用夫然後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財可足矣故犬馬

雖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也不必畜養珍美之禽奇異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實用也不必養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爲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欲凡遠方之物一無所寶愛則好尚既端聲聞旁達遠而四夷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賢才之進退斯民所係以爲休戚者若能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信篤而任專諫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會澤普施近而中國皆蒙太平之福而無不安矣今西旅之獒所謂非其土性者也異物之無益者也吾王所當寶者惟在爲國求賢耳行

釋此弗寶而以遠物爲貴然不反輕于外矣而爲盛德之累哉

此告以謹于好尚正謹德之事也分三節昂功成民足爲一節不寶遠物爲一節所寶惟賢爲一節曰不作曰不貴曰不寶曰所寶數字最重正是謹好尚處作無益則害有益寶異物則賤用物此重則彼輕自然之勢也當串說不可平有益指政事言正應功字用物指衣食言正應民字乃字亦重看蓋無益之于有益相爲利害者也能審所尚于此而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之功則致治之外無他圖而勤以廣業功于

是乎可成矣異物之于用物相爲貴賤者也能審所尚于此而不貴異物以賤常用之物則常賦之外無過求而節以制度民于是乎可足矣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寶非有二意遠人視君之好尚以爲向背者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服其好尚之正而有尊敬之心自然來享來王故無不格賢人是萃爲王國之珍出爲天下之寶而非異物遠物之可比者寶賢內有尊位重祿諫行言聽意惟字正見此外一無所寶之意蓋遐人係君之好尚以爲安危者也所寶惟賢則中國賴其好尚之正

而免征求之擾自然膏澤下究故無不安過節要見一節深一節意遠方之貢苟有好大喜功之心者皆倖得之今不以是爲寶則必不作無益而貴異物矣賢人爲重則外物爲輕尚所寶者專在是則凡無益之事怪異之物遠方之貢自然不足以動其心矣故曰益切至明王慎德緊要處在此故獨詳之〇無益不止遊觀異物不止奇巧如漢景帝所謂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正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布帛以爲溫而貴纂組之華什器以爲用而尚雕鏤之巧此所謂貴異物而賤用物也不

寶遠物二句以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反看便見所寶惟賢惟字與五不字相形而邇人遠人亦相對蓋邇人不安則雖羅于稽顙而朝越裳重譯而至何補于事哉上文因玩物而推玩人之失至此又因寶物而歸重寶賢此意不可不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召公又歎息說人君之謹德其事不止一端其功不可少間故一日之間從蚤至夜凡存心應事當常懷儆惕不可少有懈怠一或懈怠則謹德工夫便有間斷不可

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爲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故往往在
大事上謹慎細微處却多放肆殊不知大德者小德之
積若以爲細行而忽之不肯矜持謹守則一行之虧亦
行之玷因小失大終必有累于全德矣譬如爲山的一
般積累功夫已至于九仞之高所少者一簣之土乃心
生懈怠不肯加益九仞的功勞到底虧缺豈不甚可惜
哉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不謹知細行
不可不矜則夙夜何可以不勤乎吾王當詳審而密察
之可也
上數節告以謹德之事此節告以謹德之功也首句

言謹德工夫當無時而不勤不矜以下是推言不勤
之害以見其當勤也或字最有意味猶言偶有一之
不勤也勤字正應慎德之慎字當以玩人玩物之戒
存心聽言之要勤政阜民之方推遠安邇之道入講
細行不矜正是或不勤意大德指厥德廣被說細行
指受獒說蓋厥德廣被德固大矣然或以受獒爲細
行而不之矜則內無以昭德于萬邦而起其狃畏之
心外無以廣德于四夷而消其窺伺之志或貽四海
之憂或致百年之患而大德之累終必由之猶九仞
之山虧于一簣之功也末二句專譬此二句講見細

行不可不矜夙夜不可不勤之意曰終累見其耗始
于此不可不防微杜漸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又說吾王誠以明王當法以臣言爲可采信能
行此謹德之事則能慎之于清心省事無須外征求之
擾百姓皆安宗廟社稷受無窮之福矣今日創業垂統規
模正大則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爲王
矣蓋修省于一身者雖小而造福于天下者則甚大撙
節于一時者雖微而垂裕于後世者則甚遠也吾王其
圖之

此申勉其謹德而因期以謹德之效也允迪茲承上
夙夜罔或不勤句而玩人玩物數事皆在其中曰允
迪則夙夜罔懈功無一息之不勤細行必矜理無一
毫之不盡大德無累而與明王同道矣生民二句乃
重保字世字承允迪來蓋大定之時生民固莫厥攸
居矣今則無一遺害之事而生民不困于征求不有
以保其居于勿替乎大統既集今固已爲天下王矣
自是無一不可繼之行而王業益垂于有永不將世
爲王而無窮乎保厥居則德被當時而明王所以立
生民之命者在是世王則德垂後裔而明王所以開

萬世之太平者在是效之大且遠者如此正以見一褻之愛甚微而關于天下後世者甚大所以深動武王之聽也前節或字細行一箕字此註中理有毫髮字皆體貼武王身上蓋武王聖人其德已至今所訓者止欲其不受箕耳看此書須重此意

金縢

昔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告神請禱而卜之于龜事畢以其書納之匱中及遭流言出居東土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啓匱卜龜見周公前所藏冊書乃悟感召天變之故遂迎歸周公史臣叙其事以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史臣叙說武王既克商紂甫及二年適有虐厲之疾心弗豫悅此時王業雖成而未安人心雖服而未固而武王乃遘此危疾周召諸臣所深憂也

此下四節史臣將叙周公之告神而先述其始事也曰二年者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王也觀武王既喪卽有三監之叛可見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史臣記說太公與召公見得武王有疾乃同辭說道王之一身係我周家宗社之安危今被疾弗豫爲臣子的豈能晏然自安此或天意所爲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人其爲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覩天意可也

曰爲王則于君有忠愛之心曰穆卜則事神有肅雍之意敬而和皆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謂和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因二公欲爲王穆卜乃托詞以止之說父母之心常以子孫疾病爲憂今欲爲王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

也周公蓋欲身自爲禱故却二公之請如此

此托詞以卻二公之卜周公之意以爲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誠或有所未盡禮如朝廷之卜筮則人心因之以動搖故不顯言其意而但以戚我先王卻之也須兼此二意說方備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臣記周公既卻二公之卜乃自以禱王之事爲己事而請禱于先王築土爲三壇除地而同爲一墠以爲祓神之地又別築一壇于三壇之南向北爲位周公立焉

置璧于壇執珪于手乃陳詞以告太王王季文王爲武王請禱蓋公以王室懿親氣息通于祖考若迫切求禱于三王必能感通此所以任爲己事也

自以爲功謂以請命爲己事蓋周公之卜與二公同而以身代死之事則與二公異此見其忠誠得盡而亦不至于動搖人心也三壇同墠宅神之位也爲壇北面奉神之所也植璧于壇秉珪于手禮神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基王季其勤文王克成皆以安天下爲心者也武王能纘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請命而圖安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臣說武王有疾周公既以身請禱命太史爲冊祝之詞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的元孫某遇惡厲暴虐之疾勢甚危急然元孫某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爲天的元子若爾三王之靈當任保護元子的責任于上帝之前不當卒令其死如謂其疾果不可救則願以旦代替元孫之身不可使之遂罹于大故也蓋是時王業初定使武王卽殁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國事大有可虞故公情詞之迫切如此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禱中有二意一則言三王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患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求以曲全其生所謂愛兄之切危迫之至也凡祝史告神之詞皆書于冊故曰冊祝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祝辭又說我有仁愛之性能承順祖考又多材幹多藝能可備役使能服事鬼神乃元孫之材幹伎能卻不如旦不堪役使之任不能服事鬼神今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則莫若用我材藝兼備能事鬼神之人不必用元孫也

此承上以旦代某句而言蓋旦所以當代武王之死者正以旦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不能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曰能曰不能非周公自誇以貶武王意在欲代其死耳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周公祝詞說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却受命于上帝之庭爲君作師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培植基業安定汝三王子孫于下地使本支百世循其

餘休以君師天下四方之民莫不奉法守令而祗敬畏服之是元孫一身近為當時所依賴遠為子孫所憑藉若卒有不諱則天下後世將何所依乎又歎息說元孫之責任重大如此我三王決當默佑而保護之使其永固王業不至隕失上天所降的寶命則我周先王后稷以來的宗祀亦永有所賴以血食于無窮矣三王縱無意于爾元孫寧能無意于先王之宗祀乎周公請禱之詞至此益懇切矣

此承上若爾三王句而言蓋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見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也乃命二

句串說重敷佑上即泰誓作君作師寵綏四方之意用能二字緊承此句來定爾子孫四方祗畏亦串說言培植基本定子孫于下地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之子孫無有二適也即了子孫孫承保民之意曰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而言祗畏雖屬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憑藉意夫承上帝之寵命以開萬世之太平則所以成先王之大勳延先王之令緒者皆賴爾元孫矣三王可不任保護之責乎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正欲其保護武王我先句應用能定爾三句曰亦者言不惟子孫有所依賴而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也先王不為武王憂獨不為宗祀憂乎寶命與乃命同自武王受于天曰乃命自天降于武王曰寶命一也○據此節言則武王一身乃社稷生民之身而周公之禱非特臣為君弟為兄也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為萬世社稷生靈禱耳宜感通先王而轉移造化孰非忠誠所格哉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祝辭又說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爾三王在天之靈許我與否今我就請命于元龜以觀其兆之吉凶

若得吉兆是三王許我以保護元孫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我其以所植之璧所秉之珪歸待爾保安元孫之命若爾不許我以保護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欲事神不可得已蓋元孫不存則周業必墜宗祀不保此旦必願以身代也

此亦冊祝之詞欲三王決其許否也許不許皆于元龜之吉凶見之曰許者言許我任保護之責致武王之安也不必入代死意言三王許我則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矣我則以珪璧歸俟爾命焉曰以曰

歸則有他日得事神之意屏璧與珪則以賓命旣隳
而先王宗祀無所依歸故也與上節意相首尾皆擬
動三王之詞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周公祝告旣畢乃命三人同卜以祖祭考而三龜之兆
一同皆吉以吉告猶未見書也古書在于匱中又以
管籥開金縢之匱取其所占之書觀之皆言吉兆則保
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于冥冥之中矣此周公誠孝
所感也
此即命元龜而得三王之許也三龜是三人齊卜非

有先後習吉并對看習吉者龜之兆無不吉也并
吉者書之辭猶夫兆也吉是言武王之疾必安由周
公忠誠有以感動三王故其應如此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俟能念予一人
周公既得吉卜乃自幸說道我覩龜卜的形體一垂告
吉王之疾必然無害蓋我之請禱惟以保安武王爲計
今我新受命于三王許我以保佑元孫得遂其所圖矣
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寧庶不
負吾請代之初願也周公深致喜慰之詞蓋忠誠所發

也
此周公祝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喜慰之詞也新命
是新受三王許我之命圖是謀終字作遂字看蓋周
公之禱祝惟欲謀武王之安今安其罔害則所謀者
遂矣故曰永終是圖茲字承說言新命三王而永終
是圖則是能念我一人而使之安我其歸俟之而已
曰能念者歸功三王之詞○一說永終是圖是爲久
遠子孫之計亦通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史臣說周公請禱旣畢而還太史乃藏其祝之詞于金

縢之匱中公歸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蓋雖三王保護之
力寔周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
納冊金縢者不敢輕告神之詞亦不敢褻告神之事
也曰翼日乃瘳正見周公忠誠感應如此之速也自
首節至此皆是叙周公請命之事之始終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
史臣記說武王旣喪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
周公之兄管叔方監殷武庚謀爲不軌乃與羣弟蔡叔
霍叔等造爲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說如今周公將謀

篡位不利于孺子所以危懼成王而使不專其任動搖周公而使不安于位也

此以下是記周公避居之事之始終也此節是述周公避居之由不利猶言害之也流言中有二意一以危懼成王一以動搖周公獨言三叔者史氏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當流言之際乃告太公召公說我受命先王輔佐少主本欲安社稷定國家非爲身計也如今流言之起人心驚疑上下易生嫌隙我若不自退避使讒謗得行則變起蕭墻禍貽社稷于大臣之義有所未

盡他日死後亦無詞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

此周公自叙其避居之意也蓋流言方起正主少國疑之時于此不避則無以釋君臣之嫌隙絕人心之危疑而于義有所不盡無以自獻于先王矣此義當退避以待成王之自悟也周公一避則變不起于王室既得以成終始之大忠而志可達于先王又得以全終始之大孝義之盡仁之至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事無指實及周公避居東都到二年之久成王方知流言的人乃是管蔡其誹謗忠良謀危社稷之罪狀至是始發露而不可掩矣蓋小人陷害君子蹤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其罪此任賢察奸所以爲難也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其疑漸釋此後周公乃作詩四章以與成王篇名叫做鴟鴞其詩託鳥自言鴟鴞既破其巢又取其卵以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周公此詩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詰

責周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

居東都者因疑之方甚而自盡乎在已之忠誠也作鴟鴞者因疑之漸釋而不忘乎爲君之忠誠也得是得罪人之主名二年見其時之久于後是罪人既得之後見前此不敢作也未敢誚公是疑欲釋而未盡釋之意蓋王之心猶在疑信之間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史臣又叙說是年之秋田禾大熟尚未收穫之時忽然

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大樹都拔起一國之人震驚恐懼成王因此天變乃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以發金縢之匱欲取冊書祈禱偶得周公當武王有疾之時自以請命三王爲身欲以身代死的說話即當時請命之祝詞納于金縢之匱中者也蓋周公精誠上徹于天而未信于成王故天出災異以警動之如此

此叙得書之由也雷電以風正天之動威以彰德者蓋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于成王故天出變異以警動之也未卜而啓金縢者取冊以書告神之詞耳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太公召公及成王既見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詞乃問其事之始末與諸卜筮執事的人衆人乃對說當時周公誠有此事又歎息說當時卜龜納冊周公皆曾命我等爲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于人耳夫觀之天變證之人言周公之忠誠于是乎益顯矣

信字言周公自以爲功而代武王之死信有此事公命者言多材多藝之言乃命帝庭之語皆公之詞命也我弗敢言兼二意蓋當冊祝之日正恐人心之搖動雖知之而不當言及流言之起又值國家之危疑雖欲言而有不敢也夫天變如彼而人言如此則周公之忠誠見矣成王安得以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乎此所以有迎公之舉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聞諸史百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冊書涕泣以告諸大夫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我君臣不必共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經營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爲國忘身其勤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沖不及詳知致使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也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使得見金縢之書以知公之精忠至誠始終爲國是乃天所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固宜如此矣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所以幾危而復安也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其勿穆卜句作月下昔字對今字看言昔也公有其德我既弗知于前今也

天彰其德我當迎歸于後也勤勞闡說而冊祝請命事在內蓋不惟平日輔佐王業殫竭精忠而其愛兄之切危國之至以身請命不避靈虐又何如其勤勞也德卽勤勞之德禮是崇功報德之禮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旣因天變感悟知乃親迎周公于郊外出郊之日天卽雨而反風凡田禾被風吹倒的都起而更生其大木所偃者不能自起太公召公又命國人都起而築之更加培植于是田禾有收歲更大熟夫成王未知周公天爲動威及旣迎周公天爲順助其轉災爲祥如此

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則雷電以風天心之動威也成王旣知周公則乃雨反風天心之助順也蓋雖成王能敬天之怒而然亦由周公動天之德使然耳盡起而築之指禾言

大誥

昔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周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畔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史臣因以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天下說道猷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左右御事之臣我周不爲天所憫恤乃降凶害于我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大思我幼冲之人繼守無疆之大歷而尊爲天子無疆之大服而富有四海自惟知識寡昧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之地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未能盡況上天眷命杳不可測其安能窮究而悉知之以保此歷服于無窮乎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多邦是在外諸侯御事是在內羣臣叛者三監武庚而大誥天下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也不少延卽弗弔降割之實言武王以起成王也洪惟一字貫下歷以統緒言是貴爲天子德以疆域言其富有四海無疆是言其大之至非延于無窮意造哲以明義理識時勢講迪民康以除殘去暴撫安民生講命伐武庚意而不露天命是眷周之命本無疆歷服言格是窮究之意格知天命則守此歷服于無窮矣此反言以見意明已必當盡人事以奉天討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成王大誥多邦旣啓其端而意猶未已也故又說予惟一小子以冲昧爲君下無以奠安民生上無以凝承天命夙夜兢兢常恐不能勝此艱大之責就如涉淵氷而莫知其津涯一般我孜孜焉惟往求所以守成之道期如涉淵之必濟而後已濟之何如蓋僭亂之臣割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予今討之正使我國家典章法度賁飾于前者敷布而脩明之平其僭亂復吾土宇使武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垂裕後人者求以增益開大而

不至于失墜若此者亦欲無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其永清大定之烈歷服之而不至于失墜耳况武庚不靖蔑視我王室窺伺我上國此其得罪于天乃天誅所必加者予又豈敢閉抑天之降威用不行討伐而墜武王之大功乎

已字緊承上言若涉淵水予惟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求朕攸濟者冀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敷賁三句卽攸濟之道而造哲迪民康之實典章法度前人所以粉飾太平者不容于僭亂也於此而敷之則王綱不紊而紀法昭明無復侵敗王略者矣其受厥命前人所以奠安基業者不容于竊據也于此而敷之則洪圖鞏固而疆宇永寧無復動搖王業者矣二句平講而意亦相承要點出造哲迪康以守無疆歷服之意兹字指此二句言大功是永清大定之功賁是大功旣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不可就作一樣看言武王雖不少延而其大功固在也吾所以敷賁而敷受命者正不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之使大法以昭不爽于丕單之日大業以擴不殊于燮伐之時而無愧于歷服之嗣焉耳此以上皆是言欲伐武庚之意予不敢句方指言之言武庚

不靖天固誅之者也予惟奉天討以盡人事則典章于此乎修明受命于此乎恢廓而武王之大功亦于此乎不忘矣此正求濟之道當然也豈敢閉抑天之威用乎天威與上節天命相首尾能不閉天威然後能格知天命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

成王又舉鬼神前知之事以警衆說道昔武王留下大寶龜與我後人使傳上天之明命以定吉凶在先問卜之時卽有命謀其曰東方諸侯起而作孽使西方之人

癡于卒命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得安
靜是武庚未叛西土要然之時而龜已像吉其兆甚明
今三監倡亂果蠢然而動所謂大艱不靜者乎是乎驗
矣然則今日之事天命已定其可違乎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
可違也○曰大寶是貴重之詞紹天明何推寧王遺
龜之意即命指龜兆所告而言西土是鎬京盖東土
叛亂為西土之患故曰大艱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之
人以征之故曰人亦不靖越茲蠢則所謂大艱不靖
者于是乎驗矣昔日之卜既以驗于今則今日之卜
能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成王又說武庚特殷之末裔小小腆厚之國耳乃不能
審已量力大敢經紀其喪亡之緒欲使絕而復興雖是
上天降威于殷使之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
釁民心不安故乃乘隙生變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興
殷業而反鄙邑我周邦使役而事殷其亦不軌之謀如此
其容以不討乎
此承上越茲蠢句而言殷小腆二句敘蠢動之實天
降威三句推蠢動之由曰予復述武庚之言反鄙我
周邦述武庚之意應轉誕敢紀其敘句說欲使已如
昔之富有萬邦而使周邦如昔之以服事殷也夫曰
天降威則予固不敢閑矣由于民不康則予當廻民
康矣武庚之罪其容以不伐乎○一說鄙是輕忽之
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
成王又說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日我民有賢者十
人皆能明義理識時勢不憚征役之勞來輔我以往撫
定殷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業使永清大定之烈復見
于今焉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斷乎有
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皆并吉與人謀
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夫大艱不靜卜既有驗于當時
大事必休兆又協吉于今日此武庚之伐我所以決勝
而必往也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得人得天不平歸重卜吉上
今蠢今翼日者言武庚蠢動方始于今日而民獻十
夫即集于明日見其得人心之速也敉寧就伐武庚
說與敷賁敷受命一般武圖功與不忘大功一般

修明典章使敢紀其緒者不得肆而用以彌夫大定之勲恢弘基業使鄙我周邦者不得逞而因以嗣夫永清之烈也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牧邦而繼武功事莫有大乎此者然豈嘗試而漫爲之我知其有必然之休矣所以然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故也蓋大艱不靖其兆已驗于前則伐商必克其兆必徵于後所以信大事之必休也卜吉在大誥多邦之前○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公議人心之主也今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慼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趣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雖不卜可決況卜而又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成王又說我之東征既豫兆于當年又獲吉于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故我舉以告我友邦君及尹士庶士御事說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爲之也予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逋亾播遷之臣必使兇竪蕩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illegible]武功也

此言已嘗告臣吉卜而以之伐商見已之不違卜也曰以下是告之之詞于伐內要照救寧武功之意庶邦包尹氏庶士御事在其中告卜非今日始告之乃前日事觀註中嘗字可見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成王又說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衆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體我不得已而用兵之意都復于我說道東征之事艱難重大乃國家安危所係豈可輕舉且今日民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源實三叔不睦自啓釁端乃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肘腋親近之地非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可遽爾動衆討伐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練達的人也衆口一詞以征伐爲不可夫濟大事者亦神謀固所當稽人謀尤所當協王何不違卜而聽之于人乎汝之復于我者如此其亦忽神謀而逆天意矣

此述群臣之不欲征而欲王違卜也反是復于王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王曷不違卜對上予得吉卜句看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

靖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曰艱大指言勢動
動衆而事之成敗猶不可知何其難也伐暴除凶而
邦之安危實于此係何其大也王宮指成王言邦君
室指三叔言言外患固所當戢而內憂尤所當反也
予小子是邦君御事自稱考翼是舊臣不可征內承
事勢理勢二意講王宮不違卜者言人謀有所不從
則神謀不可違況難得吉卜未見其當從也此節開
辨難之端為下數節張本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士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成王承上文說道東征之舉艱難重大何待爾羣臣言
之肆予沖人亦何嘗不長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容已者
耳遂歎息說信此四國之蠢動害及鰥寡豈不深可哀
哉夫此鰥寡之受害天實憫之凡我所為除亂安民之
事皆是天之役使不可推諉者今日之舉雖曰艱大其
實天以其甚大者遺了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
身我沖人既代天有為亦有不暇自恤者矣且以八臣
之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宜安慰我說
事雖艱大王無過勞于憂恤我等不可不分猷共念相

與勠力致討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也這纔是為臣的
道理乃皆議曰不可征何其不明大義之甚耶
此承上艱大而言以責羣臣之避事也嗚呼以下至
不卬自恤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義爾邦君以下則
言羣臣當分我艱大之責也重責臣上害及鰥寡則
天矜于民可知而以奠民安康之事責之我矣遺大
投艱緊帶天役二字說下不卬自恤者言以天之心
為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為事而不暇憂其事之艱大
也義字提起看綏予以下是代羣臣之辭無毖于恤
正對不卬自恤言不可不成重看圖功與大功武圖

功一般蓋勝殷遏劉武王之功而武庚之叛未除猶
未可以言成也今下憫鰥寡之窮上承天命之重可
不同心協力成武王之功體一人不忘大功之心同
十夫敉寧武功之志哉如是則能以君之心為心以
君之事為事而義盡矣奈之何欲違卜而勿征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丕丕基
成王因羣臣有曷不違卜之言又諭告之說道爾羣臣
黔我違卜而勿征然卜何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今上

帝命我討武庚之罪于小子恭行天討之不暇其敢輕
廢而不遵乎昔天以眷命休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由
百里而有天下當是時武王惟卜之用所以能安受天
命有此無疆之大歷服也今天相佑下民令其趨吉避
凶況亦惟卜是用無與乎而不卜者夫上而觀于國祚
下而察于人事無不用卜者而我今日獨可廢乎于是
又歎息而警動之說卜伐武庚而吉此天命甚明凜乎
可畏我今日推原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安民
用弼成我丕丕之基保厤服于無窮耳夫天意如此爾
等勸我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

此承上文害不違卜而言以著其不可違也不敢替
句作一冒天休五句是並舉先王小民之用卜以證
卜不可違之意蓋先王用卜則欲成先王之功者不
可廢小民用卜則欲廸小民之康者不可廢也嗚呼
以下是申歎卜不可違之詞天明指卜伐武庚說正
與上帝命相應可畏即是不可違意承上下用卜說
來丕丕基即所謂無疆厤服也蓋言上下皆用卜如
此則今日之吉卜固上天之威命可從而不可違可
畏而不可忽者也而天豈無意哉正以無疆歷服丕
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今欲使我肅將天威

戡定禍亂于以盡艱大之責成寧考之功而延此丕
基于不墜其意即與邦相民之意也曾謂卜而可違
乎正應不敢替句意所以責群臣之違卜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成王因群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告
之說爾等舊人皆嘗逮事武王必大能遠記前日之事
豈不知武王創造基業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
亦以艱難勤勞而得之當今四國蠢動法令否塞而不
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閟毖我國家者正欲我奮發
有為以開大前業是多難興邦乃我成功之所在也予
其敢不仰承天命戡定禍亂以完武王所圖之事乎龜
兆告吉雖可致討而人謀未協猶煩告詔故爾友邦君
以為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之冀其僉同敬
應而民獻十夫以為可伐則天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
謂叛逆之當去考之我民而可見矣予其敢不思前寧
人輔武王所圖永清大定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
亦惟用此四國之亂以勤勞我民未嘗不矜憫而欲除

之如人有疾一般必速攻治之使愈決不欲養患以自苦也予其敢違天之心坐視禍患使前寧人輔武王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述武功在小子固有不容已之責而輔相討亂在羣臣尤有不可諉之義爾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以深省矣

此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承考翼不可征說來勤哉以上是言武功之艱難以下是言天意之有在而武功之當終也勤是目歷艱險創造基業包圖事圖功休美意在內過下當云既知寧王之勤勞罔當有以終之矣況天意又有在乎天閟毖以下用

天字作主分三段看閟者言教化之壅遏毖者言事勢之拂亂俱就四國蠢動說成功所者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正我戡定禍難之時開大基業之地也即天心仁愛之意卒寧王之圖事者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肆我大化誘可難承上來實重起下意言我所以化其悖征之滯而誘其從征之心者正以上天忱信之詞徵諸民獻十夫之言而恭成天命以救寧武功者不容已也忱亂虛說就我民上見終寧人之圖功者所以順天命之棐忱也勤毖我民即害及鰥寡意若有疾重速攻治上以見討叛不容緩意前人休美亦從除殘救民而致者故承言之畢寧人之受休所以奉天威之啓迪也三天字與三予字相應言天意欲如此故予不敢不如此也成功所天愛我也棐忱辭天輔我也若有疾天降我也畢以所行言即予民伐罪之事圖功以所成言是承前大定之功休美以所受言是武商受命之休曰卒曰終曰畢俱就伐武庚說曰前寧人對但人而言以武王爲寧人所輔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成王又說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日思之非輕舉也特有見于武功之當繼不可以難而自阻耳試以作室喻之爲父者既嘗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于興作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爲父者既嘗反土而菑闢除草萊則播穫可施矣其子乃惰于稼穡不肯爲之播種況肯爲之收穫乎子之不肖如此則敬事之父老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夫武王安定天

下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底法治田之既菑實望後人爲之繼述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功是堂播且不肯爲况望其肯構肯穫以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能不廢其基業矣故我不敢不及我身之存以討亂安民撫寧武王之大命者正欲盡堂構播穫之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

此以人事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亦承艱大意來朕言艱與永思艱相應艱曰思者征伐固非易事而又邦君御事憚于征役故也然繼述之責在所當盡有不可以難而自阻者故以作室耕田喻之若学輕看不必盡入正意留在後講作室四句爲一節厥父菑三句爲一節厥考翼二句爲一節肆予句承喻意來註中正意正接此句撫存指伐武庚說大命對事功休美說敉寧王大命者所以盡肯構肯穫之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曰越卬正見以子道在我不容諉之意上節原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節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一不忘大功之心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成王深責羣臣說道今日之事譬如人家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反勸其攻伐而弗救乎今四國構亂使武王之百姓咸受荼毒凡爲臣下者即當慷慨出力奔走救援乃憚于征役阻撓大計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坐視其子之受患也豈爲民養之道哉

上二節言已當終武功此節言民患之當救乃責臣輔已以終武功也正意務在若字處蓋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綏厥兆民而人民皆其赤子是自武王臨之猶父兄而自羣臣事之猶民養也有友伐兄考之子民養固不能以坐視而四國害武王之民羣臣獨可以弗救哉此處亦與害及鰥寡無處于恤處相應上節言已當盡子道以成前功此節言臣當盡臣道以救民害即所以終武功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成王又歎息誥東征之事吾討之已審爾等皆當舒放其心勿以艱大而畏阻也爾外之邦君內之御事其知伐紂之事乎昔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伐之永清四海明大命于周邦是豈武王之自致哉亦由當時明哲之士爲之輔佐耳明哲之士爲誰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

帝黜殷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廸知天輔我周之誠在武王有必興之勢因相與勠力克殷興建大業爾時諸臣並無敢有違越武王法制惮于征役者此十人所以爲明哲而武王所由以爽邦也爾今武王既喪天降禍于周邦四國肯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又非武王當時之比爾等舊臣正當以十人爲法上下協心共成戡亂之功可也乃皆以爲不可征欲我違卜是亦不知上天討罪之命不可違越矣視十人廸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易法之心何如耶

此責羣臣之不知天命肆哉者言勿以艱大而畏憚也嗚呼肆哉是發歎以舒其心邦君御事是歷呼以聳其聽下以今昔對言謂武王明大命之時而十人廸知天命有如彼今我爲東征之役而羣臣不知天命乃如此見其有愧于十人也爽邦云者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王伐之事功不旹而四海永清貴命一新而四方稱德見此與大功寧王大命字相應哲字虚即下十人知天之命正所謂明哲也廸知貫至非忱上帝命指禍淫一邊棐忱是福善虞言廸知上天禍淫之命而商紂有必亡之機以及上天輔周之忱

而武王有必興之勢此所謂明哲之士而輔成爽邦之化者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説而與下文相形言事勢之在當時如此宜無賴于爾臣之輔者爾猶不敢易法而惮征況今日之事勢乎降戾周邦即是降割我家不少延意誕鄰胥代句只是形容危迫之至非以厥室指四國也天命指吉卜言爾亦不知天命則與廸知帝命之十人異矣而所謂罔敢易法者何獨

勤于前而怠于後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成王又説東征之舉我亦長長思念説道昔武王伐殷以安天下紂雖已誅使武庚不叛或者天意惡惡止其身殷祀未遽絶也今武庚不畏天安分乃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一般使無餘種而

今予嗣武王之業承上天之意豈敢不討叛伐罪除惡務本以終朕田畝之功乎我觀天意非獨休美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輔定王業之功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耳我既欲續寧王之功而乃不知嗣寧人之休何哉

上責羣臣不知天命此則言已當順天命之意以告

之也永念與永思日思意一繇示不敢輕舉也天惟
喪殷就武庚蠢動說蓋殷之于周猶苗之有莠紂雖
誅而武庚未除猶莠雖去而本根猶在也今武庚不
靖自取亾滅是天惟喪殷絕其苗裔猶農夫去草俾
無遺種則伐殷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投艱于朕身
者而予弗順天則武王之明訟不終矣敢不芟夷大
難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削平禍亂以撫存武王之大
命使既動敷菑武王已成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得
成其終此則予之所當盡也若此者豈徒天之休于
寧王而已哉亦惟使寧人輔君之烈愈久而彌光戩

亂之功振揚而勿替耳天意之有在如此而舊人欲
違天勿征可乎休寧人與圖功攸終攸受休畢相應
亦惟二字有味言寧人所以愧邦君御事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告羣臣既終又申明已用卜之意說爾羣臣欲我
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
然而不可苟從者何也蓋我周之疆土固武王所受于
天而前寧人之輔佐開創其功居多今武庚不靖則疆
土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墜矣我惟欲率循寧人之功不
使廢墜則當有指定疆土之事鯨奔跳梁以動搖之
我之東征乃人事不得不然者就伐卜而不吉猶將伐
之況卜而并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大以爾衆東征
之舉也爾等無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謂上天福
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兆顯然已如此矣夫
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天命其可違哉

此反復明已所以用卜之意以終誥告之辭首二句
對下分截言我非敢盡用卜而違爾不可征之言也
但以繼述之當爲天意之有在耳率寧人虛講指疆
土就伐武庚說蓋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之歷服

而實寧人左右之成功也武庚不靖則疆土動搖而
前人之功墜矣今惟率循寧人之功則當討叛伐罪
開拓疆土使敷賁敷命之道克篤于今日而圖事圖
功之美無愧于當時乃人事之所當爲者也況卜而
并吉天命又所當從乎人事天命不平重天命上肆
朕句承說乃所以盡人事而順天心也末二句又申
言天命以終之天命是禍淫之命卜陳句正天命不
僭之驗蓋卜所以紹天明者用卜以決天命則東征
之舉信不容已矣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而爾衆以
爲曷不違卜則何其敢于違天乎

微子之命

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于宋以主成湯之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昔成王封微子于宋而誥命之先呼爲殷王元子說道尊崇有德的先王建立象賢的子孫古制然也我稽考古制以成湯爲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以汝能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焉此豈徒然哉亦惟殷之禮物正先王統緒所在故命汝統承先王以修其典禮備其文物使一王之法不至于無徵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則命爾作賓于王家不以臣禮相待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使一王之後不至于無別然不止于一時而已欲汝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法與周道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並美于以施之百世而無窮垂之萬年而不替也此非予之所深有望者乎

此成王命微子爲後而深致期望之詞稽古句是叙已立後之意統承三句是示以爲後之事與國二句是期以爲後之美崇德象賢[illegible]已含古字中下直指成湯微子說統承二句串說對丁寧之家分二下文[illegible]

謂服與章法度等物以車旗服色言備是備物而存之之謂也存其[illegible]而行之也作賓就微子身上說非謂我周待之[illegible]此也蓋殷之禮物先王之垂統所在承其統而修之所以備一王之法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作賓于王家所以別一王之後也夫禮物昭垂後裔尊[illegible]所以崇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辟非微子[illegible]之成王所以崇德象賢而命諸微子者以是耳與國二句一串說承統承作賓二句來休字提起言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惟汝修明禮物與周道並隆作賓王家與周祚並美于以垂之永久相爲無窮也此正是期望之詞首曰稽古者徵之于既往至公之心也末曰永世者期之于方來至仁之心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又告微子歎息說道爾祖成湯之德能齊而無不敬聖而無不通廣大而不可量淵深而不可測惟有這等盛德所以克享天心故皇天眷顧佑助使之大受夏命爲天下之主爾成湯伐夏而作民主則能撫之以寬

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則被于當時無一
處之不及以言其德則垂諸後裔至于今而不泯夫爾
祖成湯之盛德如此則我崇本奉祀之意有不容已者
矣
此正言成湯之德之當崇也齊聖廣淵四字平看作
一頭下分四段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立說皆本齊
聖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不可作效說皇天二
句是以德而受天眷撫民二句是以德而安民生安
民與濟時不同蓋除其邪虐專就征伐時言而功加
于時則推廣言之凡民被其澤者皆是也功與德一

般自其著于治而可大曰功自其具于身而可久曰
德非有二也功加於時者厥邑用協邦家于是乎寧
實四方丕式萬邦于是乎表正也德垂後裔者啓賢
君于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祇祀于六百
而又有以啓肅恭之家法也後裔須點微子意不宜
太泥夫成湯之德著于天人昭于遠近如此其可不
崇之也垂其祀乎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
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成王命微子曰乃祖成湯之道垂裕後昆者也爾能踐

履而弗違修舉而弗墜在舊日已有令善之聲聞矣夫
人道莫先于孝爾能恪畏謹慎以盡孝的道理承祭臨
下莫貴于肅恭爾能嚴肅恭敬以盡事神治人的道理
爾有此實德我乃嘉美之說爾能篤厚前人所行而不
忘其舊眞可謂能象賢祚爾知以此德而奉祀則上帝
默鑒其德必以時歆享于上以此德而治民百姓咸仰
其德必致敬協和于下故我仰稽古制立爾為上公使
治此東夏之民以承先王而賓王家正以爾之賢能勝
其任也爾其勉之
此正言微子之賢所以象成湯也厥猷即齊聖廣淵

之道令聞帶上一氣說即踐修之令聞也恪慎二句
是踐修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者正見微子象賢
處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以事言神人只指祖考大
意云成湯以齊聖廣淵之德而盡乎罔不祗肅之誠
其為德固可崇矣惟汝有嚴有翼不替其追養繼孝
之懷致愛致慤常存乎尊祖敬宗之念而其事乎神
人也為能委曲以圖存周旋以存祀祇承七世之廟
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
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為肅恭之實行將與成
湯者同其心源恆祀者同其行事矣非踐修厥猷而

首二句須一直說爲是肅恭不專祭祀言覲註拖器
歸周二句可見孫言祖考者爲微子奉祀而發也予
嘉乃德四句是極贊其德之美乃德即克孝肅恭之
德曰篤不忘者言微子孝敬流通不以盛衰改節忠
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淪喪顛隮之日猶不少變
也此正是嘉他處上帝二句緊承說皆是未然之辭
時歆有眷顧寵綏之意祇協有肅將祗歡之意蓋因
其有篤厚之實德則事天必足以格天治民必足以
得民也以奉湯祀不亦宜乎末二句重奉祀上爲上
公而尹東夏則承先王而賓王家者在是矣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
有周無斁

成王戒勉微子說爾爲上公而尹東夏其職任亦重矣
可不敬哉必須往敷爾之教訓使民彝物則無不脩舉
謹爾之名分凡章服命數毋至僭踰而率由乎品式典
常之中不敢輕變凡此皆爾之所當敬也能如是則可
以蕃衛王室使我周賴以治安恢弘爾祖的功德使先
業不至失墜儀刑爾宋國之民不違乎法度永安爾上
公之位常保其爵祿不特蕃王室而已也又能宣揚教
化輔佐我一人之治功不特弘乃祖而已也又能垂統
後昆使爾子孫世世承享其德澤不特律有民而已也
萬邦諸侯亦且以爾爲法則不特永綏厥位而已我周
待爾之心亦且有加恩禮而無厭斁矣爾可不欽承之
哉蓋深致戒勉期望之意也

此歷戒勉之以盡職也欽哉一斷欲其推恪愼肅恭
之心于君國子民之日也戒勉是通節意不必分往
敷句承尹茲東夏說愼乃二句一串承建爾上公說
乃訓指綱常倫理典常即服命之典常蓋九章九命
惟上公有之此正國家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有
一毫僭踰者也敷乃訓則謹常道以正民愼典常則
謹名分以正己皆承敬字來以字直貫至末言以此
敷訓愼典之道而盡此八者之事也蕃王室者教化
行而邦本固體統正而朝廷尊之屏之翰能盡衛國
之忠也弘烈祖者纘綏猷之遺緒紹克忠之家法不
愆不忘能盡光前之孝也律乃有民者教以淑民心
禮以定民志足爲東夏之儀刑也永綏厥位者宜民
以受祿守爵以承休克保上公之爵位也毗予以下
比上四句另一層看毗予一人則修明王化振興王
度有以廣予力之所不能不特蕃王室而已世世享

德則[illegible]之成訓[illegible]謨之典則有以爲後世之所遵
積不肯弘乃烈而已萬邦作式則是師其君民之大
德法其事上之小心而六服羣辟有所視效不但律
有[illegible]已也有周無斁則是監其矦職之能修念其矦
度[illegible]萬而萬年一日不忘眷顧不但綏厥位已也
舊[illegible]毘一人有周無斁與永綏厥位須分別淺
深[illegible]國家予一人指君身賴其輔佐說厥位是
纖[illegible]所[illegible]有周無斁則禮遇益隆矣蓋此節是推廣
欽示先王五句意蓋盡此八者則統承之責以盡作
賓之道以修而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在此矣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又歎息說敷訓教以正人心愼服命以正已此皆矦職所當爲而我所命于汝者今汝往東夏必休美爾一國之政以自盡乎矦職之所當爲愼無廢了我所命汝的言語而不加之意也

此飭遣就國之辭上句勉下句戒一直說往哉者以上公而尹東夏也政與命一般自微子行之曰政自成王發之曰命指上敷訓愼典二事而言蕃王室以下數者皆此二事所致耳能休美其政而不替我之言則崇德象賢之意斯無負矣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爲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其辭遂以康誥名篇 首節錯簡改入洛誥

王若曰孟矦朕其弟小子封

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遂歷呼之以起其聽先稱爲孟侯以其爲諸侯之長尊之也又稱朕其弟以其有同氣之愛親之也既又呼爲小子封以其年齒尚幼諳練未深當求保國治民之道所以儆之也

此武王將誥康叔而先以此起其聽也孟矦尊之之詞朕其弟親之之詞呼其名而告之欲其聽之審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武王舉文王造周之本以告康叔說道爲治之要不過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而已當商紂之時主德昏亂刑罰不中惟我大顯考文王洞見治原留心政典爲能著明其德使心源澄澈洞達無私可以爲感化人心之本又能謹用刑罰使輕重出入務當其情足以爲防範人情之具[illegible]德而民皆知懷畏其罰而民莫敢犯仁義兼濟恩威並行文王造成周家的基業只此兩端而已

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丕顯謂明德愼罰之成

休之者受命者是有天下之命厥邦厥民猶云萬邦之民然天下既已時叙則又不止以修怙冒而已亦是丕德畏威意寡兄勗承明德慎罰講見得文王既創之於前乃寡兄又述之於後故汝封得以在此東土欲其念開創之艱難思繼述之不易而務於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而不忘哉昔我文考明德以化民不但施諸政事後所當述亦常發為言辭汝所熟聞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尊所聞行所知毋徒託之口耳之末焉可也然此特當代耳又汝所封之地乃殷之舊都在昔有殷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今往治其民又當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用為保治斯民之準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耆碩以為之佐若商家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炳然傳誦者汝當大而遠思之念老成之人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於斯知所以訓民也然此特近代耳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者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為康保斯民之範而上追乎古道之隆焉則學貫古今心源恢廓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性天之中而充然其有餘用矣由是積諸中者既弘則出乎身者自裕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出政臨民隨所發而中埋職業修舉不廢王命之重而可以長保其國家矣汝康叔其尚勉之哉

此節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自當代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今民二字貫至康保民文考之明德即上[illegible]庸庸祗祗是也祗遹虛講紹聞句即祗遹之實蓋文考仁民用人之德不惟行之為德行而亦嘗發之為德言汝嘗聞之家庭之間矣必繼所聞而服行[illegible]也衣德言即是繼所聞一串說此是近述[illegible]今下至康保民是遠稽諸古往字要點之國意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乃明德以保乂者亦要含愛民好士意下文商耇古先亦然用字只是用其

道爲保乂之準與未說到施爲上下文用康保[illegible]
然尚書成人指伊尹以下諸臣乃明德以訓民者宅
心知訓言以古人之明德處其心而知所以訓民也
講宅字不必用順適道必等語謹中安止乃引證非
正訓也古先哲王兼古先哲王言乃明德以康乂者聞
由一直意聞是知由是行謂聞而由之也別求者敷
求遠惟之外別有所求也自祇遹至此步步深看敷
求比祇遹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丕惟
聞由比遠惟愈博故曰別求所謂博學也但重明德
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承近述遠稽來天字即指心言

曰弘者會衆理于一原而聖帝明王之德無不具統
萬善于一本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正
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既積于中德輝自動于外凡帝
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乎身加乎民而無不
稽也不廢王命者蓋武王命康叔惟欲其明德治民
令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廢矣是期之之詞

通節在弘于天截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爲人上者當以萬民
爲一體看見百姓每有不得其所的就如疾痛之在汝
身一般不可不敬以保之也天命之去留無常雖甚可
畏然一誠感孚天必佑助之而錫之以福民情之好惡
雖大者可見然小人之心撫之即相愛虐之便爲寇
讎固難保其長順而不我叛也民心嚴于天命如此汝
今往之國必盡汝心于近述遠稽慎無安然自肆于民
上而好爲逸樂之事如此乃能治其民而小人之難保
者庶乎其可保耳我聞古人有言上之致怨于民不在
于事之大亦不在于事之小惟看于道理順與不順何
如于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既拂
怨讟必興豈在事之大小哉信乎治民者不可以不盡
其心而自安逸豫矣

上示以明德之事此正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
恫瘝二句是告以治民之當敬天畏三句是推當敬
之意而往盡三句正敬之之實也天民不可乎只是
舉此以形彼見民情之可畏甚於天命之可畏信不
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往字略斷盡心二句一連說是
一勉一戒之詞包上文事講言近述遠稽博學集義
務修德以治民惟以勤勵不息自強無以怠情荒寧

爲事也乃其乂民謂如此正所以爲治民質上說觀
乃其二字可見言能盡心而戒逸豫則德無不明文
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乂商者所以訓民古人所
以康保不外是而得之矣至是而後難保者始可保
也否則安能免于民怨乎故又引古人之語以見不
可不盡心明德之意大小以事言兼不惠二句言當
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汎說末繳上
意謂盡心而戒逸豫則能順理勉行怨可弭而民可
保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新民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奉天以惠民
者君之責代君以弘化者臣之分故汝今日的職事惟
在推廣君上德意承流宣化調和保安舊殷的百姓消
融其強梗弗順之習使之相安于禮樂教化之中斯委
任不孤而職業無負也然予之所望于汝者爲何蓋天
眷我周固有定命然去留無常亦視殷民之向背何如
汝亦惟贊襄于下用上助其君以永保天命可也民之
歸周商俗固已少變然舊染汙習未必盡能改革也汝
亦惟宣力于外鼓舞作興使殷庶革心而向化用上助
其君以化民成俗可也汝小子封其欽[illegible]哉
此告以明德之終蓋必至于化民[illegible]明德之[illegible]
功也乃服作一冒下正言乃服之事也弘之應保一
直意本上二節意講[illegible]治民知訓保乂兼[illegible]皆武王
之德意曰弘者推而廣之[illegible]應保者[illegible]
戒逸政以安之教以化之也下二句應[illegible]
蓋安定天命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殷民[illegible]命之
有永即天命之有永矣不有以助上宅天命乎作新
斯民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則人臣之作新即人君
之作新矣不有以助王作新民乎民指殷民[illegible]二句
保乂殷德字曰助則不特不廢王命已也此武[illegible]
望康叔之詞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成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刑罰乃爲治者所不
廢若其輕重取舍民命所關必[illegible]以明審其[illegible]
可率意任情以致有寬縱枉濫之失也敬明之道在[illegible]
其情之輕重以定其罪之出入人有所犯其罪雖小然
其情非由過誤乃是明知故犯自作不法用意[illegible]

椅的事這等的人却不可不加之以刑戮蓋情出于故則是不知法之可畏而敢于違犯若容恕了他則奸人幸免而犯法者愈衆故雖小罪亦不可縱也人有所犯其罪雖大然其情非由故犯乃是無心過誤出于不幸之災偶然陷于罪戾且既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無所隱匿這等的人却不可加之以刑戮蓋事出于誤則其情既爲可矜而又能吐實自首又非飾非匿罪以幸苟免者若遂加之以刑則無辜濫及而阻人自新之路故雖大罪亦有可原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汝封其念之哉

此節示以謹罰之事敬明二字重看下文正敬明之實也人有乃有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之罪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一宥一辟惟原情以定罪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懋法以示民其情罪輕重本都有當然之序汝于是當詳審精察于聽斷之間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則下情洞燭法紀昭然有以畏服乎民志斯民莫不互相戒勑而勉于和順自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明刑服衆爲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爲難故凡民之不善毋徒設禁綱以懲治之而已須存哀矜之心視百姓之罹于罪戾就如自己身上的疾病一般多方以救療之惟恐其不速改過如是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平日的咎惡而速改以自新乎見民之無知而犯法不徒寬宥之而已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一般惟恐其陷于罪矣如是則民知上之教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又孰不相勸勉而同歸于順治之域乎生殺異施而莫非一體之念慘舒異用而莫非曲成之仁武王告康叔以謹罰者其義精矣

此言謹罰足以化人見不可不謹罰也有敘略斷本上節意講如罪輕情重之當舍罪重情輕之當取與凡情罪之俱輕俱重者皆有一定之倫敘也明服二字串看謂大明其輕重取舍而足以服人之心也勑者戒其惡懋和者勉于善二句泛說若有疾以下正詳其實若有疾承惟終一邊殄戮多罪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也若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保

于之心係善也耶弃咎是惡善遠罪而出乎刑法之外有戒勅意康叔是革心向化而安于無事之中有和順意去惡係善極其誠則所謂大明服者極其至而弃咎保乂則勅懋和者無一人之不然矣謹罰之足以化民如此此敬明乃罰之所以不容不盡心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武王又說三尺之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人臣爲天子守法雖可代承其事而不可擅行其私一或狥己行私則法失其平而非天討有罪之公矣今夫罪之大者有當

刑有當殺雖由汝封所定然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殺之也須念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務秉至公以臨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罪之小者或當劓而割人之鼻或當刵而截人之耳雖由汝封剖決然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劓之刵之也須念肌體傷殘斷者不可復續亦必至公以臨之無或忿怒而殘民以逞也如此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雖殺人而不以爲怨刑人而不以爲殘矣汝康叔可不愼哉

此戒其狥己之私亦謹罰中事而言非汝封事論其理如此而言無或是戒之之詞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此雖重取一邊實兼取以見含意蓋戒其不可妄取則不可妄含之意自見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武王又說訓先定則下可守法循因則民易從汝今往治衛凡外而有司訟獄的事當能一一親理但須審定法令陳列而頒布之使人有所遵守可也然這所陳的法令亦不必別出己意創立條欵惟取殷罰所遺有倫叙可行者命有司講求師範而用之于訊鞫之間凡輕重取舍不出其已往之成規蓋用殷法以治殷民則法

有所準而民心亦無所眩矣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亦謹罰意也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刑法殷之法講書于殷先哲王殷民素所服習者輕而劓刵重而刑殺取而刑故舍而宥過皆有倫之法也汝惟陳是法使有司之輕重取舍一師此有倫之法而用之則法有準的而民無眩惑矣汝陳時臬處就以有倫入講玩下茲字可見合上節上是用法于已不可有所狥此是示法于人惟當有所準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武王又說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倘審悉未詳

遽爾斷決及知其枉而悔之晚矣今後凡遇緊要囚犯
就是罪狀明白還要詳細與他服膺想念少則五日六
日之間多則十日或三月之久必其情眞罪當果無虧
枉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刑蓋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
死者皆無憾矣斷獄者盡心如此豈復有冤民乎
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兼大小而言此則指言法之大
者尤當致審于己也要囚罪當死者如不孝不友元
惡大憝之類五六日至于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
念之無所不至也丕蔽者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以
殷法斷之則用刑者不以爲濫而受刑者自以不冤

矣曰服念見有矜恤之心仁寓于行法之中曰丕蔽
見有明決之意義斷于用法之時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武王又告康叔謂汝于外事固率由殷家之舊數陳其
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之以常法矣然一于循舊將至于
拘泥而不通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宜于時者而用之
求以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情而
自用故其刑其殺又當虛心審勘勿以公法遷就汝喜
怒之私情可也既不泥古又不徇己則庶幾刑殺盡順

于義而有倫敘矣然使以得情爲喜則怠惰之心一起
乖錯之念又生汝又當常念說刑獄重事今之刑殺豈
能盡順于義而無憾乎哀矜之念每寓于審斷之中庶
幾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也
此申上二節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殷
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殷法示有司矣罰蔽殷
彝則以殷法斷要囚矣然猶慮其泥古也故曰用其
義刑義殺欲其不[illegible]之法而無拂乎天下之
公也然猶慮其徇己也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欲其仰
稽乎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人之私也乃汝盡遜則

陳臬丕蔽之時無泥古徇己之失而有趨時順理之
善向之所謂有敘者眞足以大明之矣然猶慮其有
矜喜之心也故以未有遜事戒之欲其視已順若未
順常懷泥古徇己之憂也〇其義刑二句是戒之于
未用之先乃汝盡遜二句是戒之於既用之後用字
作察字看未便用也惟曰句是言其心不可作他言
語未徹敬明及勑懋和等看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用刑者不在
徒事慘刻而貴于心存善良汝惟小子年雖甚少而心

地爲辟憧悱我遍觀諸臣未有若汝封這等存心者汝之心惟我知之耳若我一點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汝知之與我相契眞可謂同心同德者矣汝宜常體此心以臨民毋負初意可也

上文皆言謹罰之道此則探用罰之本以起下三節之意此謹罰推高一層看未其有若對天下諸侯言汝封之心處就含有德意下二句亦重康叔能知上不可以君臣相契平說註中爲心之善二句是過文非正訓上句也朕心是不忍之心朕德是好生之德惟乃知者惟汝同有是心同有是德故能相信如此心德雖平而德又具于心者此意亦不可失未當丟能知之必思體之可也蓋感動康叔之意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武王又說法以懲惡而惡莫甚于强梁彼因人誘陷而得罪猶可原也若其身甘冒法網而無所顧忌或劫人而爲寇或奪人而爲攘或在外爲奸或在內爲宄殺傷顚越乎人以取財貨如此强很不畏死的人誰人不憎惡之若用罰而加是人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稱快者矣蓋爲惡之人人所共惡因人之所惡而除之則雖殺之而人不以爲刻獨舉此事以例其餘也

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爲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殺越人二句即奸宄所爲之事非二様人歸重在罔弗憝上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寇攘奸宄的人奪財貨而致人于死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然于大倫尚未有關也況惟不孝不友之人爲子的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以致爲父的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矣爲弟的不念長幼顯然的倫叙不能敬事其兄以致爲兄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賊矣這等的人敗壞人倫滅絶天理至于如此比之寇盜奸宄其惡尤甚使在上爲政的視爲泛常不于此等的人加之以罪則人無所懲風俗由此壞爭亂由此起天與吾民的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刑此不孝不友的人不可縱也

此用罰以治乎民正嚴之民也元惡大憝承上節而

言矧字添一層看蓋寇攘奸宄不過奪人之財貨而不孝不友則將滅人之大倫尤當以刑加之不可緩也刑茲無赦只指子弟不及父兄速字有不容緩之意由文王作罰者蓋文王威所當威則不孝不友者必其痛惡而加刑戮者也上言殷彝此言文王作罰者以殷法治殷民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之法誅殷民撥殷亂之所在也亦遠稽近述之意○前言殷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爾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創立耶

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武王又說下民以率教爲善人臣以守法爲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可大置之于法矣況爲臣的若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身任教民之責又與百姓不同乃不能遵奉朝廷的教令以化導百姓却任自已的私意又別布一樣條教以取悅時俗要求衆譽視君上委任之意漠然不加省念把官守之法都廢格而不用只知違道干譽病君上動搖國是惑亂人心是乃長惡于下無所忌憚這樣的臣我所甚惡也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用文王所作合義之刑殺之無赦爲人臣誣上行私者之戒可也

此用罰以治乎臣正嚴之臣也首句亦承上而言見民不率教是不守家法者固當加之刑況臣爲民之視效其不守王法者刑其可已乎外字貫至小臣庶子曰訓人見風化所係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曰符節見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布條教言別播對汝陳時臬看言外汝所陳之事棄汝有倫之罰而別爲條教也連造民大譽一串說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貼此二句說言別播敷而違道干譽是弗念弗庸以病君上而非所以盡事君之道也是引惡于下而非所以盡率民之義也君指康叔引惡者民俗本惡而諸臣復長其惡也速由茲義者文王威所當威則臣之不忠者必有宜用之罰也速字與上節同○庶子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也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此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惟德用乂
武王又說百官者萬民之表率君長者又百官之儀刑
若汝爲君爲長者能以孝友齊其家忠義訓其臣則僭
率有本雖不事威虐而下自化矣若汝爲君長不能齊
其一家之人使與仁興讓以爲國人之範及無以訓其
小臣外正之臣使奉公體國以清紀法之守乃依勢作
威倚法爲虐別恃嚴刑峻罰以爲壓齊臣民之具大廢
棄天子委重之命欲以非德而用治焉是汝且不能奉
君命矣又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
哉汝有君長之責者宜常加思省加意本原之地焉可
也
此嚴之康叔而禁之於未然之詞也亦字承上節而
言蓋臣之背上立私者固當繩之以法度而康叔一
身尤臣民之視效也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言
不能以孝友齊其家厥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義訓
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惟事
乎此也大放二句承上三句來蓋武王命康叔以謹
罰是欲以德爲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是則
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哉欲

康叔本諸身以爲臣民之表也○不能猶左傳云不
能其君大夫至于君祖母之能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武王告康叔說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至于行政裕民
又當謹守常法而後可蓋立法由于前人至我周講畫
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罔不能
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使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
德化之中可也蓋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此文王之敬也
庶獄罔兼咎惡不務此文王之忌也汝之敬典亦惟文
王之敬而有所不忽惟文王之忌而有所不敢由是而
求以裕民常自思念說道敬忌如文王故無可愧之刑
我今爲君長只要趕得上文王纔好如此庶幾能盡裕
民之道而我望汝之意亦可悅懌矣
此告以謹罰之終蓋必至民化而後爲謹罰之極功
也亦字承上言謂欲遵王命而以德用乂亦惟敬典
以求裕民而已典即文王所講畫如作罰茲義是也
敬典裕民串說罔不者或違由作罰或率由茲義無
往而不敬守常法也乃由者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
民之道懲其不率之習與其孝友之良而優游馴擾

皆歸于弃咎而康乂也惟文王惟字重看言不必數
求遠惟不必别求聞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巳敬者咎
惡不務而有所不忍忌者庶獄罔知而有所不敢此
文王威威之心裕民之本也師文王之敬忌而期裕
其民曰西土怙冒厥民時叙文王嘗以敬忌裕民矣
我惟有及于文王而無忝于怙冒時叙之化矣乎則
法即文王之法而心即文王之心祗遹之道以盡謹
罰之化以成蓋以德用乂而非大放王命者矣予一
人豈不以懌乎有及指裕民說觀註期裕其民可見
典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通節在有及
截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遂呼之說道法者齊民之具德
者安民之本故治之以刑罰則有畏法之民導之以德
教則有從化之民側視爲政者所尚何如耳我明思夫
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或未有以導之耳惟當廣布德意
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
無事于刑罰之加矣在昔有殷先世明哲之王莫不用
此道化民其德澤之在人心有至今未泯者我今惟取
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相爲
等匹焉是我今日之責也况此殷邦之民雖淪胥染之
汙而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故教之以事親便知興孝
教之以事長便知興弟豈有導之而不從者乎夫政者
所以正民若只知峻法嚴刑而不能導民將見法令滋
章刑日煩而犯者益衆其何以爲政于國乎蓋法禁于
巳然之後而德施于未然之先故武王于康叔特惓惓
如此

此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用罰
是先德後刑之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明思當導意
要發明元惡大憝不率大戛固治之以罰矣我明思
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當導之以德使之歸于禮
義安于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吉康下要補不從
然後刑之之意廸字兼身教言教說我惟時殷先二
句與前往敷求殷先二句相應不言文王諸君者舉
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正導民以吉康者如子惠
如祗懼如嘉靖保惠皆是也作求兼德化說下補刑
在所緩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
以德也罔廸不適是言人性本善之意不廸罔政者
言不導之以德而徒齊之以刑則非惟不足以止亂

而適足以啓亂雖有刑亦齊民之具耳豈足謂之政
乎此所以不可不導民於吉康而取法于殷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武王又呼康叔說道監古可以知今而化民莫先于德
若只知峻罰以齊民之俗而不思尚德以華民之心此
末世之政非先王崇本之治也在昔殷先哲王以德化
民而導之于康乂既有明教大驗矣我今日代商而有
天下誠不可不監視其所爲而法之以化民也然以汝
同有應保殷民之責而且素知朕心朕德者故于汝往
治殷邦不徒命之以謹罰而已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
端其化原然後于罰之行用以濟乎德化之不及上下
一心共知所監耳汝宜體我法古之意務以尚德緩刑
爲事焉可也所以然者蓋上天以安民爲心人君必能
安定其民乃無負于代天理民之責而可以免于罰今
惟此殷民甚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戾雖委曲開導
已經屢次奈何舊習未變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
上負天心之託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天其罰殛我何
敢懷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
于罪道不在于大亦不在多即至微甚少亦是上人失
教之責況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顯然著聞上通
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我所以汲汲然欲
監前代以德行罰之政則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
也
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儆畏以勵康叔也監是監
殷先哲王即上用康乂民作求之意不可不字藏得
民不靖以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罰之
說即迪吉康以下是也大意言以德化民殷先哲王
所已行者予固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惟汝同有應
保之職而能知朕心朕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說于
行罰之先蓋欲與汝共知所監也今惟民不靖以下
正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不靖內黠奸宄不率意迪
即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此句即申上二句天
罰承民不化來惟厥罪三句又言所以不怨之意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說遊天下之事以敬而成以怠而
敗汝今日其敬之哉夫爲治當順民情愼毋作可怨之
事謀必求其盡善法惟貴于守常更勿用不善之謀非

常之法惟以古人之敏于修德者可法也則斷以誠心而大法之不始勤而終怠不自安于小成用此以安定汝之心不爲邪說攜亂用此以省念汝之德不至工夫間斷用此以弘遠汝之猷不徇目前之計而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敬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爲有瑕疵而棄絶之卽可以長保其國矣

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内含不用罰而用德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彝直指刑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之謀也俾我一日非常之法也無作弗用平看蔽字是斷然不疑之意蔽時忱丕則敏德者謂斷以是心之誠而卓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耇以及古先哲王之德丕則卽近述遠稽之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用字貫下三句心者化民之本德者化民之要猷者化民之謀言用是德以安汝心省汝德遠汝謀而不尚乎刑威也三句平說晴點不用刑意裕乃句承上三句說歸在民化上去應保乂康保意裕者不用刑以强其必從惟寬裕以俟其自化也不汝瑕殄㥁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蓋如是則能務去德能務崇可謂助王新民而不廢王命者矣寧復汝瑕疵而棄絶乎此節大抵與今民將在祗遹節相應蓋上是先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謹罰而說歸明德始終以德爲主如文考顯民處只是德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說令汝小子封享侯國之奉而治一方之民知天命所當保則知君命所當遵蓋上天之命于人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至可畏也汝其念之哉務思盡道以保天命毋以不善致敗令爵土之封自我殄絶而不享也況汝所服受于君之命若明德若愼罰諄諄命之不一而足汝亦聽之審矣宜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之命尊其所附奉以周旋用以安治百姓則君命無違而天命永保矣蓋天意君心不過欲求百姓之安而已汝小子其終念之乎

此摠結一篇之意所謂以天命結之者蓋康叔承文考大命之後而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延天命也然實有保殷民意在首三句言天命無常而當保明乃服命以下正保天命之道無我殄享紫帶念

哉句講服命是侯國所服受之誥命即明德慎罰是
也高乃聽即尊所聞行所知之意與上句一邊講用
康乂民者言以是治民使入于明德之中而出于刑
罰之外也末補出天命言民安而天命與之俱安不
常者可以常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武王于篇終又呼康叔而丁寧之說明德慎罰我既諄
諄以告汝矣汝往之國不可廢了所當敬守的常法聽
受我所命的言語而服行之德務于崇法務于平用以
安治殷民則民安而天命亦安方能以殷民世享其國
矣

此飭遣就國之詞所謂以殷民結之者蓋康叔承文
考時叙之後而有助王新民之責故望之以下繫民
心也其實有係天命意在典字與上節命字同亦兼
明德慎罰聽朕告汝即上節高乃聽意緊承敬典講
言勿替汝所當敬之典而聽朕所言以服行之可也
乃者難詞乃以殷民世享者言必如是而後能乂民
以享國也曰世享則不惟康叔無殄享之患而子孫
永無殄享之患矣此與上節雖分天命殷民然上曰
乂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曰世享則殷民實關于
天命須通融看

酒誥

武王既封康叔于衛以衛地素染殷紂之惡臣民皆酗
酒敗德至于亾國故作書以戒之欲其禁飲以變俗史
臣記其詞遂以酒誥名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
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
惟元祀

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飲酒敗德其風尚熾今此
土地人民皆屬于汝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
命宣揚于衆使都聽我教訓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
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爲方伯衆邦皆在
統理亦嘗憂其湎酒而毖戒之衆邦中有官之長爲庶
士及官之副爲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不朝夕戒勅他
說惟祭祀則可用此酒蓋天降命始令民作酒惟爲郊
社宗廟的大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
飲爲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考照臨之下其風俗人
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
之爲害故也況妹邦舊染汚俗者汝可不明我命以誥
戒之乎

大命卽武王教妹土臣民之命明字撤篇內大意誥
有敷布闡揚之意如近監文王之誥毖遠監有商之
典亾明之于臣而使其盡臣職明之于民而使其勤
民事也乃穆考以下四節述文王誥毖臣民之言以
示康叔言文王于庶邦猶誥毖之如此見康叔不可
不誥毖于妹邦也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為方伯時庶
邦賈庶士少正御事庶士官之正也少正官之貳也
御事凡治事之臣也包本國在其中曰庶邦見無一
地之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之不誥曰朝
夕見無一時之不誥也祀茲酒者言惟祭祀則用此
酒以薦馨香以達神明非謂用之以飲福也眾見祭
祀之外皆不可用意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由以
明祀茲酒之意也言天之降命本為祭祀如此則酒
固用之以事神者而人可用之以自奉乎與下飲惟
祀不同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又告戒臣民謂酒之為物本以供祭祀非以資人
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于是上天降威
罰于人亦人之自取耳今夫修德勵行是庶民所以保
身的道理若或心志荒亂而尚喪德行是天欲罰其身
家然考其喪德之故無非因沈湎于酒所以做出許多
不好的事來以至于喪身而不悟奉法修職是諸侯所
以保邦的道理若小國大國的諸侯縱欲敗度而不修
政事是天欲喪亾其國家然考其喪邦之由亦無非因
沈湎于酒所以造出各樣的罪過以至于敗亾而後已
下而百姓上而邦君釁端禍本莫不因縱酒所致則酒
之為禍亦烈矣哉

此言酒禍以戒庶邦也承上言酒之作由于天命固
當究其原而不可用矣然酒之禍出于天威可不思
其害而知所戒乎首句虛喪德喪邦卽降威之實民
與君就庶邦而言非酒惟行惟辜者猶云皆酒之行
皆酒之罪也惟字甚輕此節與上節相承看夫旣知
有降命之天而又知有降威之天則庶邦於酒宜知
所節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

武王說我文王于庶邦臣民固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
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掌正之
小子年雖幼少然各有是官守卽有是職業或常工酒

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畏有言湯悉
乃職無以飲酒爲常而不戒也及汝庶國之事亦當以
此爲戒其飲酒惟當于祭祀之時蓋祭有旅酬之禮手
尸之燕于此雖可以飲然飲之亦必有節以德將持無
爲麯糵所迷或至于醉而内荒心志外喪威儀可也
上文誥庶邦而小子已在其中然以其尤易喪德故
專舉以告之耳此節誥臣之小子也有正是已有爵
位者有事是無爵位而已有職役者無彝酒是戒之
之詞言有官守而常于酒則廢厥官有職業而常于
酒則廢厥職故必思降命之由畏喪德之禍而無常

于酒可也飲惟祀惟字重看此句示以飲之時德將
句示以飲之節二句與上相形看不可分上爲本國
下爲庶國誥小子處已對庶國言而包本國在内矣
越庶國飲惟祀者謂及汝庶國可飲之時惟在祭祀
也正見得不及此時不可飲之意曰惟祀則是所以
歆神之賜而非所以從已之欲曰德將無醉則内不
至于心志之荒而外不至于威儀之喪既以盡臣道
而亦以遠酒禍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武王說我文王不特教臣之小子於民之小子亦進而
教之說道人情爲逸樂所移便不知土物可愛我民爲
父老的平日當以訓導其子孫使他勿趨浮末享于勢
稼穡服田畝一意以此爲愛則心無外慕善念日生自
然都以孝親敬上爲事不暇于飲酒矣而民之爲子孫
者亦當于此專心以聽信祖考之常訓而服行之蓋
德之在人有日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
者不是當謹的衛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行不
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
之此便是能聽祖考之訓矣

此節誥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訓詞下三
命勉其子孫之守訓必述其祖父之訓者其家人父
子之言尤所親信也惟字重看惟土物愛則務本節
用之心專而縱欲荒淫之念息必不至于湎酒矣故
厥心臧曰臧者言必不至于喪德也彝訓是常常訓
導之意正指上二句言聰聽者欲其聽之審而服行
之也小德指謹酒大德汎指綱常謹酒雖曰小德然
縱而無度亦爲大德之累故必視之如一而謹之使
土物之愛不奪于崇飲之私厥心之臧不喪于沉酗
之習大德固不踰閑而小德亦無出入斯無負于祖

考之訓也如是則能守家法而可以遠酒禍矣此節
重勉小子兼教民垂訓意觀註當字當字可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武王教妹土之民說爾妹土衆百姓我非禁汝斷酒而
不飲但酒亦有當飲之時如務農的能勤其四肢嗣續
汝股肱之力大修農功樹藝黍稷不憚耕作之勞奔走
服勤以事汝的親長爲商的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
物遠事商賈以其所得用爲孝養父母之資爲父母的
見得你爲子的務本勤力其肯有賴必心生喜慶你到

道時節然後整治豐絜的飲食致慶于父母而飲酒蓋
樂于家庭之間則既足以承父母之歡又可以篤天倫
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若沈湎自恣不顧生理且將貽
父母之憂矣

此武王誥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嗣爾至
厥長是務農以事親肇牽車至父母是服賈以事親
爲農爲商仰足以事而親心悅矣曰是承親之歡以
適已之志雖洗以致潔腆以致厚亦何過哉奔走在
奉養上說對孝養看此欲其盡于道以用酒也與文
王惟土物愛同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武王教妹土之臣說汝妹邦之臣庶士之有官守者及
庶官之長在朝的衆君子當常聽我的教誨不可有違
今我非禁汝等斷酒而不飲但酒也有當飲的時節如
國家行養老奉君之禮必用酒合歡爾等若大能修舉
此禮遇鄉飲酒禮則執爵舉俎以養老而能盡其誠敬
由是承長者之歡而勸酬浹洽則飲食間無非至禮所

在爾雖既醉既飽亦不爲過矣又以事之大者而言祭
祀乃國事之最大者也汝若能常常反觀內省在未承
大祭之時凡念慮營爲悉合乎中正而無過差則德全
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
大典由是因鬼神之歆而膺飲福之惠雖自助而用宴
樂焉亦無害矣若非養老祭祀則斷不可崇飲以自暇
自逸汝羣臣能謹守我的訓戒則不但從君之教而所
以共臣職順天心者亦在于此盡人臣以勤事爲忠茲
惟飲酒有節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衆信乎爲王朝奉
公守法之臣矣天之所眷在德茲惟克慎于酒則大德

無虧天必順之可以長保其祿位而不忘在王家矣夫
能一謹酒而衆善咸集如此爲臣者可不勉哉
此武王毖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君子貫
上兩樣人典聽欲其聽之常而無少解朕教曰爾大
克以下是也羞耇指養老說如執爵執醬割牲奉俎
之類合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元德字醉飽
只就養老時言羞饋祀指祀外神說觀省二字有工
夫觀是反觀于身省是內省於心作字兼念慮之發
管爲之際俱指已動之後言故曰無過不及之差稽
字是合字意二句是交神明之本進饋祀句一串說
對上羞耇看用逸只就祭祀時言與養老而有導飲
酬酢之禮祭畢而有飲福享尸之禮二者皆可飲故
也與文王無彝酒飲惟祀同意兩茲字總承養老事
神而盡用酒之道說以盡臣職得天眷乎看盖臣之
所治者事也今能盡養老祀神之事而無沉湎之失
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職矣非惟王正事之臣乎
天之所賴者德也今能有養老祀神之德而無燕喪
之愆則王家之眷顧即天心之簡存矣非天若元德
而不忘在王家乎不忘照帶天若看○自介猶强食
自勵之意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關
于天命則甚大昔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湎酒的
諄諄然有訓誥教之矣故凡輔佐文王于往日者有邦
君是分統方國的有御事是分理庶職的有小子是臣
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不敢厚自奉養以致用
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皇天
眷之故我至于今日能受殷命以有天下寔毖酒之明
效而文王之餘蔭也毖酒之戒其大如此
此言文王毖酒之教爲甚大見康叔不可不明大命
于妹邦也申祀茲酒以下三節言邦君即庶邦之君
御事即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即有正有事之小子文
王教如誥毖羣臣則戒以喪德喪邦誥教小子則勸
以無彝無醉是也尚克用二句一氣看故字承說言
惟其如是故君臣合德足以格天而垂休于今日也
文王毖酒之教有關于天命者如此我之大命蓋述
文王之意者也康叔不能明之于妹邦何以保天命
于後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我周天命固受于殷而汝所
治又是殷民抑知殷家所由興乎蓋君道莫大于敬畏
敬畏惟貴乎躬行我聞前人曾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
湯以上天的明命至重小民雖至微難保兢兢戒謹以
此爲畏然不但心存敬畏凡一切見諸行事者亦皆敬
畏之所發不敢有一些怠慢其廸畏見于處已則日躋
聖敬常其德而不爲外物所變廸畏見于用人則克知
宅俊持其智而不爲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
賢者事天治民之資這兩件都是人君最要緊的湯能
廸畏如此則其垂統者無不善矣是以後代爲君爲臣
的皆有所取法遵守自湯至于帝乙中間七王皆是賢
聖之君莫不世守家法都以天民所係至重而成就其
君德又皆敬畏輔相遵禮崇信以共圖國政其心一廸
畏之心也而當時治事之臣亦皆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盡心輔翼責難于君以爲敬其心亦廸畏之心也夫商
繼世君臣同一敬畏不敢自寬暇逸豫如此暇逸且猶
不敢况說道他敢崇尚飲酒乎此由湯貽謀之善方能
使後世君臣莫不畏敬如此商之興誠有所本矣

此下二節亦言商之所以興欲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
妹邦也重成湯垂統上天顯謂天理之顯然者廸畏
句虛講廸就事言畏就心言經德秉哲卽廸畏之實
也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也經德如日躋聖敬懋
昭大德而不爲外物所間之謂賢者天顯所資治民
之輔也秉哲如克知宅俊旁求俊彥而不爲小人所
惑之謂要發廸畏之意廸畏中就有不暇逸不崇飲
意了此成湯所以爲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
成王是法湯之經德以成德畏相是法湯之秉哲以
禮下其心一廸畏之心也厥棐有恭是以經德秉哲
之事責難于君其心亦廸畏之心也俱以天民責御
事只指後王時言不敢暇逸二句總繼世君相在內
不必承成湯商之君相不敢崇飲者蓋方以修德爲
務自不敢崇飲以至于喪德方以保邦爲急自不崇
飲以至于喪邦也通節謂成湯以敬畏垂統故嗣世
君臣皆敬畏而不湎酒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

酒及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諸侯之長這都
是外臣及王畿之內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長有官之
副貳有服尊官之事者有百官著姓于國者有退休于
里居者這都是內臣凡此內外諸臣都不敢沈湎于酒
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飲酒他有職事的勉于職事
無職事的勉于德業也無閒暇工夫去飲酒所以然者
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
百官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此所以不暇也
當時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
蓋由殷先王以迪畏存心故後世子孫法之羣臣法之
此有商盛時遺俗之美汝封今往治商邑豈可不以爲
法哉

此節亦本成湯來言湯惟以敬畏垂統故不惟君相
之不暇逸而內外諸臣皆不湎酒也註中御事而下
句不可脫外服有諸侯邦伯二等人或分守藩封或
統率羣后均之爲外臣也內服自百僚至里居凡七
等人或職司庶務而服役于公或係藉王畿而服休
于野均之爲內臣也內外諸臣皆不敢湎酒則迪畏
之念遠監于有商之先王而祟飲之戒近同于繼世
之君相矣不敢不暇俱以心言蓋盡其分所當爲卽
是此心孜孜汲汲處不惟字正應轉上節不敢暇逸
句說惟助惟字重看正見其所以不暇者與上節[illegible]
王厥棐二句對講言成王畏相君德固已顯矣今則
助之使益昭著或宣化于外或承順于內以彰王之
畏之實也厥棐有恭尹人能祗辟矣今則助之使愈
不怠或紓其外顧之憂或分其內治之責以成其尊
難之恭也夫助君以修德則心在朝廷自不暇于酒
矣助相以輔德則心在廟堂自不暇于酒矣非成湯
垂統之善何以致此喪邦喪德意點在罔敢內天民
意點在助君相內亦可大全有職無職二句有碍不
可用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民自速辜惟．

武王又告康叔說道殷先哲王崇敬畏以奉天保民故
能誕受天命歷祚久長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至今
猶存可也我聞其後代嗣王紂之爲君乃不法先王之

敬畏縱酒以沉酣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凡所布的命令都昏亂顛倒無有顯然昭示于民者反將那酷刑暴斂結怨于民的虐政致敬而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之間只是大縱淫泆于禮法之外如作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無所不至以此心志溺于宴安把居上臨下的威儀都喪盡了故下民見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殷國之將亡者紂方偃然肆于民上略無儆懼惟荒怠益厚于酒只圖逸豫為樂無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雖至殺身也不畏懼罪惡貫盈在于商邑雖國家滅亡亦弗心無所省憂又且謂祀無益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有民心怨咈及羣凶腥穢之德聞于上帝于是天心棄絕商紂降喪亂于殷邦不少愛惜若此者惟紂縱逸失道自絕于天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惟殷人酗酒荒淫以自速其罪戾耳人實為之天何尤乎此可見天命靡常視于商先王以敬畏而興後王以逸欲而敗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覩矣

此言商之所以亡欲康叔戒之以明大命于妹邦也酣身正是崇飲與迪畏相反正紂惡之本原處喪德喪邦之由也厥命二句以行政言誕惟厥縱二句以持身言皆由酣身所致盡傷心者痛其有必亡之機也荒腆于酒則視酣身尤甚不自息其逸則視厥命罔顯至燕喪威儀尤甚矣是厥心疾狠而不畏殺身罪在商邑而不憂滅國民方悼其亡而虐以紂則安其危而利其災所為如此是以天厭其惡而喪亡之也夫紂惟縱逸則與不敢暇逸者異畏天民者異矣而曰庶羣自酒則當時御事內外諸臣其湎酒可知商之所以亡者如此通節在盡傷心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武王又呼康叔而丁寧之說道我之誥汝既舉殷先哲王興王之由又指其後王覆敗之故諄諄告戒不厭其煩者豈是好為如此多言盖聞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盖監視于水不過照見人的妍醜而已面貌是一宗的監之何益若監視于人則其行事得失何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殷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是以不覺其辭之多也汝封其念之哉

此結上言商之興亡而欲其監之以起下毖臣民之

意也多誥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者類
醜一定監于水而無益得失未然監于人而可勉此
古人言監所以不惟其物而惟其人也得失暗藏成
湯與紂兩邊意下獨言監紂所以亾則能知湯所以
興矣監是武王自監應前大命意撫于時者如曰華
崇飲之風去荒腆之習民盡孝道臣盡常職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矦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武王又告康叔說導民之道篤近而後可以舉遠由卑
而後可以及卑而反身修德正巳率人又為治之本汝
今明訓戒于妹邦若殷之賢臣與鄰國矦甸男衛衆諸
侯乃殷民觀望所係者固當用力以戒謹之使之崇敎
畏而克愼于酒矣然此尚其遠者耳法行當自近始況
汝之所友若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八法以治官府八
則以治都鄙者內史掌八柄以詔王馭羣臣者及其賢
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倡率
須自尊者始況汝之所事若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
起而作事之臣又可不預戒之乎等而上之況汝之疇
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司馬掌薄伐違命之政農父司

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法之政位愈
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巳率屬同以戒謹為事可也然此
皆責之于人者也又況汝之身乃一國之所視效者有
諸巳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巳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
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制欲務嚴
沉湎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乎汝之教人者不徒以言
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者不于其令而于其好矣
此以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亦明大命之事劼毖
貫至定辟所以嚴之人言教也剛制所以嚴之巳身
教也總是一節深一節而歸重康叔之飼劼毖云者
知勤湎酒之戒而羞耇始可以醉飽嚴崇飲之防而
羞饋乃可以用逸之類即文王朝夕誥毖之意殷獻
臣謂昔事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服諸侯康叔
為諸侯長故得誥毖之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
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內史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曰友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
地故也獻臣百宗工謂獻臣之為百宗工者也服休
以論道為職所與講明治本者服采以作事為職所
以恢弘治體者皆以師禮事之而不當以臣禮畜之
故曰事圻父農父宏父雖為諸侯之三卿然皆受命

于王朝而列于内之六卿與國君相配者故曰時百辟獻臣至定辟是自遠而近別太史至定辟是自卑而尊若康叔一身又遠近尊卑之視效者故曰別汝剛制剛制是嚴毅果敢而非因循苟且之謂亦有非養老祀神不用酒之意惟以身先之而劼毖之教可行也末徽明大命與撫安斯時意此節雖言毖臣其實以臣爲民表故詳之正與末節相應不可對下一節以臣民平看○既曰獻何待于劼毖蓋殷俗染溺巳深恐賢者亦有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以下皆衛臣也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武王說戒酒之訓固不可不諄而崇飲之禁尤不可不嚴若或有人告于汝說殷民有無故成羣相聚飲酒的此等的民所謂不服化誨怙終不悛者也比之尋常縱酒者不同汝却不可輕縱了他都械繫歸于宗周我其殺之而不赦焉

上節言毖臣巳含毖民之意應妹土二節此下三節又就臣民中舉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毖之事也此節是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羣飲是不餘庚功不服商頁巳教而不從者勿佚者不輕縱也義也予其殺者不濫殺也仁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武王又說商民之羣飲爲姦者固當執之以加顯戮若是殷之諸臣百工素染紂之汙俗而蹈迪其沉湎之行者汝且勿驟用執拘之例徑施殺戮之刑姑宜申明教訓許其自新使之悔悟知所省改蓋沉湎縱飲以喪其德其罪止于一身與前妹之羣聚而爲姦惡者殊科且染惡素深未能遽變被化尚淺情有可原未可驟加之以刑戮此又視臣視民之別也

此節是臣之不率教者當以法處之也言民之羣飲者固當以法治之矣然其中有染惡既深而未能遽革湎酒之習者則非羣飲之比故不必殺之而且教之教之者即羞耉羞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武王說不教而殺固謂之虐教而不改法亦難容今汝于商諸臣有能迪我羞耉饋祀之言而允爲正事元德之臣我則明揚之而享之以爵祿乃有不迪用我教詞而沉溺于湎酒之故習不肯改變似這等稔惡不悛的

人惟我一人豈能復愛恤之乎彼既不能洗滌其舊染之汙以自滌潔則與頑民之不服教訓羣飲爲惡者其罪同矣拘執之誅殺之何足惜哉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斯即教詞指羞耇饋祀言不忘教辭則染惡之臣爲正事之臣酗于酒德者今天順元德矣故明享之享是錫以爵祿如不忘王家無我殄享之意乃不用四句對首句看惟我一人是對康叔責臣之辭也上姑惟教之是教之於湎酒之時見不忍棄人之仁此有斯明享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彰善之義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司教者貴有常心行法者須自上始若勉于一時而忽于特久或嚴于百姓而略于有司則教廢而民玩矣故我所示謹酒之教汝毋但聽受于今日而已當常常奉行遵守以化導殷邦的臣民不可懈怠然百官有司又庶民之所視效者必須先治有司使其禮法相守毋蹈沉湎之非斯下民有所觀法各相警戒以從上之令倘不能明勍毖之教與賞罰之典以治有司而任其羣飲則民皆相率效尤雖日頒條教以禁之而其沉湎于酒者猶夫故耳蓋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先羣臣而後百姓此施教之序也汝封其終念之哉

上三節以毖民毖臣平看此合而言之欲其毖臣以端毖民之本也朕毖即大命養老事神方可用酒是也兼勍毖一節與迪諸臣二節意典聽是欲其明之也勿辯二句正以見不可不毖之意以臣爲民所視效也治之者勍毖以戒之明享以勸之也

梓材

這一篇分作兩篇看以厥庶民下是武王誥康叔之詞今王惟曰以下是周臣進戒嗣王之詞因其中有梓材

二字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武王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欲治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爲先務諸侯國中有大家巨室乃國人之所觀望不得其心何以爲治必使國中庶民及羣臣皆得以其情達于大家而后一國之中歡欣交洽無有抑遏而不通者矣諸侯有國受之天子天子爲天下之共主上下不交何以爲治必使國中庶民及大家皆得以其情達于天子而後四海之內歡欣交洽無有阻隔而不通者矣若此者誰則任之惟是邦君爲藩屏一方上爲有天子之當

非下焉有大家臣民之相睽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必使其情通達而無間隔乃爲盡職也邦君責任之重如此爾小子封可不勉哉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臣字汎指國中之臣說下臣字兼臣民大家皆在其中以字內俱有工夫蓋大家之心視臣民爲向背者能子庶民懷羣臣而得其心則可以因臣民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故曰以臣民達大家天子之心視臣民爲予奪者能撫臣民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心而致天子之眷顧故曰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惟字重看言邦君以一身處上下之間則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固其分之所當爲亦其責之不容已者也此是汎言勉康叔意激在後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的道理說汝若常常發令以曉諭羣臣說道凡我師師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有正官之長有衆大夫如或用刑皆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曰民命至重予不欲厲威虐以殺人也然以言示之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爾爲君者先恭敬勞來其民常務哀矜慎重不肯輕怒但見三卿尹旅往後都效君所爲思盡其敬勞之職而不敢敷虐于民矣如刑辟之中有姦宄殺人歷人的皆罪之大者有戕敗人的乃罪之小者爾自今以往能于姦宄殺人之大罪察其情果矜疑即宥而不誅許令自新則羣臣見其君之行事于戕敗人之小罪有可矜疑者亦能宥以仰承好生之德矣此可見清刑之源在上不在下化臣之道以身不以言也

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罔厲殺人截上是示以寬刑之意言教也下是倡以寬刑之實身教也恒越是常常發越之謂師師貫三卿尹旅予指康叔言罔厲殺人含敬勞意講蓋雖立法已定而猶示以用法之當寬也厥君亦指康叔亦字承上說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爲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亦知所觀效也敬勞一直說如敬明乃罰以導斯民于懋和哀矜折獄以進斯民于康乂是也肆徂敬勞指三卿尹旅說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往以下正指其實而言之往是往後宥之者咸與維新也亦只是情可矜法可疑而後宥之非必槩宥之也戕敗句亦然君宥其大故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

者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以臣者其治本以爲民使俱得生養安全而已考其命監之詞有云凡爾君臣無相與戕殺其民使蹈死地無相與虐害其民使被荼毒至于人之寡弱者當哀敬之無敢狎侮婦之窮獨者當聯屬之無令離散又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哀敬聯屬之道而容畜之使人人各得其所焉其命監之詞如此夫先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于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刑罰無濫務引誘斯民使其得遂生養而不至窮困得就安全而不至顛危耳自古王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爾今爲諸侯以統羣臣若過用刑辟戕虐其民而不思安養之道則與王者命監之意相背矣尚務以德臨民而無專用刑辟可也

此承上寬刑辟言監國即下邦君御事謂立之君而輔之以臣也無胥戕五句是述先王命監之辭王其效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爲民也胥戕以刑之大者言胥虐以刑之小者言胥字兼君臣在內此二句是戒之之辭下三句是勉之之辭當相形說猶不用罰而用德意合由以容緊帶敬寡屬婦不必開說至于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了但就合由以容中指其甚者耳出字指無戕無虐言容畜即敬屬意俱就寬刑辟上說效是責望引養引恬總上無戕無虐敬寡屬婦意言使之出于刑辟之中而就于安養之地也若兹總承無胥戕以下言罔攸辟者體無戕無虐之戒而罔麗殺人之訓不徒責之於人推敬寡屬婦之心而君先敬勞之實務以盡之于已上以副先王命監之意下以爲三卿尹旅之倡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武王又告康叔說爲國之道就如治田造屋製器的一般爲之皆期于有成而後可我之于衛除殘去暴固已開其端矣而所以防閑之者則在于汝且如治田的先已勤勞用力廣去了草萊不使爲禾稼之害必須陳列修爲治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溝渠使足以備旱潦而後治田之功有成也我之于衛分土建邦固已肇其業矣而所以培植之者則在于汝如造屋的先已勤勞用力

築起四圍的垣墻定了規模基址還須用泥去塗飾用
草去苫蓋使足以蔽風雨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我之
于衛立綱陳紀固有以創其制矣而所以潤色之者則
在于汝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已勤勞用力做一番粗
樸又加些雕斲的工夫了還須聚飾采色使文質相稱
足以備觀美而後製器之功有成也成終之責可不務
乎
此總承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立說言我之命汝
若此者以我既成始而賴汝以成終也除惡立國制
度俱指衛國言正意發在若字言我之于衛國除殘
去暴猶治田之敷菑也建邦設都猶作室之垣墉也
創制立法猶梓材之樸斲也特未有以成其終耳汝
惟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旌別淑慝猶疆畎之既
治墻植基本猶塗墍茨之既飾潤色經綸猶丹雘之
既塗則有以盡成終之責矣彊者明界限也畎者通
水道也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塗墍是飾其外者茨是
覆其上者梓材指器用言其粗曰樸致巧曰斲字義
要明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周臣告君說今我嗣王惟當曰文王武王深念藩屏之
重盡勤用明德推誠加禮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方
都相親近情誼不至間隔其厚如此由是庶邦諸侯感
發興起而敬奉其上其友愛之情就如兄弟一般凡遇
朝覲會同之事各以其方而來箇箇都循禮守法無有
不遵用文武之明德者夫上以明德而懷其下下亦以
明德而享其上先王之世上下相與如此此舊典也今
王嗣位不必他求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
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王無敢有
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此下乃有周大臣進戒之詞此節是述先王以德馭
臣之效而後王當取法也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
懷遠為近者諸侯與王分固相遠今則聯之以情而
使之近也既勤用謂盡諸侯而皆用是以懷之二句
一直說如此守有則錫命有典皆是庶邦享三句一
直說字而方來對懷為夾句看亦既用句對既勤用
句看明德是忠于事君之德如朝覲有時貢獻有度
皆是典即先王用明德懷為夾之典集字即上懷字
庶邦丕享亦如先王時兄弟方來而既用明德也蓋
先王用德以懷諸侯既無違化則後王法之以懷諸

侯自無異效矣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周臣進戒其君說先時中國人民土地都是商家所有
商紂暴虐得罪于天於是皇天上帝整我周之德盡把
中國的人民及其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代商而有天下
昔日商家之盛轉而屬之我周矣嗣王可不思保守先
王之業乎
此節是述先王以德受命之隆見嗣王當有以慰之
也起下文意作一長句看皇天處有監德意言天以
先王之德可以主中國之民而命中國之疆土也故
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蓋土者民之所依有人
即有土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周臣又說上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
能用明德故耳今王纘承歷服治先王所受之民亦當
惟德是用不在乎法制禁令之末也彼迷惑染惡之民
有怠夫不肯率教的則以德而和悅之使他都歡欣鼓
舞樂于趨善有昏弱不能從化的則以德而勞來之使
他都振作興起果于爲善則百姓都從服教化翕然有
順治之風是先王所受之天命可以常保用是以安慰
喜悅在天之靈使無復顧慮此化服頑民當法先王也
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肆王二
句一直意德用者言不用法制而惟用德教也和懌
者涵育薰陶寬裕不迫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勞來
不倦之意受命指上節言用懌者言先王以德受之
今王以德化之則先王所以受皇天之命而爲生民
之慮者於是乎慰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周臣旣告戒于君其意猶未已也故又說我所願用德
的說話王其監視于此不可輕忽所以欲王監于此者
果何意哉惟曰諸侯者國家之藩屏人民者國家之根
本用德以懷之化之藩屏旣固本根不搖則可以綿歷
數于悠久自今日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子子孫孫長
膺保民之任其庶邦之丕享天命之眷綏雖萬年如一
日也我所祝願于王如此蓋古大臣之于君旣告之以
明德又期之以萬年其惓惓忠愛之心如此
此勉其君監己之言而因推其所以欲監之意也已
若言其意猶未已也若茲指上用德以懷諸侯用德
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然欲王監我之言者豈
有他哉蓋諸侯者國之藩屏民者國之根本也故欲

王化服臣民以凝固天命使萬年之久為王之子孫者長得以為君而保民保民只是有天下之意兼朝諸侯撫萬民說

書經[illegible]會編卷八

[illegible]舊都鎬京武王克商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欲遷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召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名篇乃作洛之始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臣叙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

王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示不敢自專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三日丙午至初五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事雖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

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不必言安文王之民繼武王之志以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托召公先經理之所以成其始

也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孰可爲王城孰可爲下都也三月當屬下句至洛輕重卜宅上蓋作洛大事當稽之天心故用卜也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繼卜澗瀍東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便營造也越若來以上是太保承君命而相洛以下是太保稽天意而定洛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越三日庚戌乃以已還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與建都邑之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基址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之役力亦易辦故就殷民已還者役之也

攻位即攻其所經營之位作洛必資之民力故以庶殷攻位也攻字只是平高下定廣狹之謂獨役庶殷者衆事之初四方民未和會故止役之位成者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成見自公說以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愼也

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必卑者任其勞而後尊者貢其成也達觀只是徧視非度其可否之謂蓋周召同心召公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史臣敘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爲誠也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爲貴也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程期限之數作爲一段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役書命殷衆于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役忘其爲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也

周公以時而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蓋作洛大事有資于神明故祭告也郊是合祭天地社是祭新邑之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先郊後社者先尊後卑也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邦伯者使臣知所統率即洪大誥洛意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者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曰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上二節是周公舉祀禮而祈休于神明下二節是周公定後書而大得乎民力皆所以成其終也○自太保至此節以基命成始定命成終立說皆有天人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出外取幣而入併自己告王的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于王而托周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化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開建要誥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化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御事始公其以吾言而達之于王乎入錫周公以上是史臣記事之詞曰以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詞重在陳誥上取幣下而補出誥字旅王若公兼幣誥言幣者諸侯見君之禮所以供王新邑之祀者也誥者召公陳戒之忠所以助王新邑之治者也陳王而曰及公者托公以轉達也誥告二句正言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誥告云者如著之話言以啓其式化之機予之禁令以華其怙侈之習是迪含誠小民悪自乃御事含敬德意曰自者言當自任其責而非臣下之所能預也蓋言相洛之責雖在乎我而治洛之本則在乎君今欲誥告殷民以為祈天之地必正本清源以為轉移感動之機故御事有不得辭其責者末幾欲周公達幣誥意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大國殷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遂改革了他元子之責與此大國殷之命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王繼文武而受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元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

乎所以然者以敬得之不敬則失之耳于是又歎息誠
道王曷其奈何弗敬蓋紂惟不敬故天命去之今如何
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修身修政之至要能敬
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舍事事合宜然後民心
悅而天命可保矣

此以下皆誥中之言此節以嗚呼對首上示以天
命之不常下示以保命之者退蓋敬德所以誠民而
誠民所以永命也改字貫大國殷命說謂改其元子
及大國殷之命也曰元子曰大國皆儆動成王之詞
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以大

言非言其久也言王既爲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
固有莫大之休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是
又有莫大之憂也正見天命不可恃意奈何弗敬是
召公深致意之詞能敬則民心悅而天意得無疆之
休可常保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兹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
其疾敬德

召公又說今天于大國殷命所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
之先代如成湯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
豈不能哀祈于天以保佑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後人
紂之爲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播弃黎老使賢智者退
藏崇信奸回使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苦
虐政無所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携持其妻以哀號于天
及往而逃亡求以自免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
可哀甚矣彼天隂騭下民見四方之民無辜受害如此
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故雖殷先王在天之靈亦
不能挽回天意而眷顧之命昔在于殷者今改而屬于
勉德之文武矣夫爾宗德澤之難恃如此王其可不汲

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文武在天之
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
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天亦亦字
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
辜故其眷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大意言
紂不能敬德以誠小民故天絕其命雖殷先王亦無
如之何矣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無以誠小民而天
命又將他歸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
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看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甚

大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命出來其上節相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

召公說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聖天旣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天之眷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凝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夏之子孫于今尚在也乃桀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恃乎我觀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旣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遂繼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命遺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于今尚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夫禹湯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可不愼哉

此亦承上天命不可恃而言合夏商二代言之見不惟有商爲然也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範之意迪湯如錫湯勇智之意主德言皆有恩若畀之行若翼之之意從子保者使啓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業言面稽天若兼兩意說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此節與上二節只反復言天命不常并有二意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耉之臣不徒隆以禮貌必倚爲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蓋興亡之鑑莫備于古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這壽耉的臣閱歷年久聞見廣博于古昔帝王的道德可爲師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當時親見的一般是固不可遺矣況又知識高明凡運籌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皆若面稽天意斷然不爽此尤不可遺也蓋稽古則事有所證稽天則理無所遺若非這樣人

啓沃于前則徃古典𠇗之鑒上天精微之理豈能件件
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爲輔哉

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任老成以爲敬德之輔也老
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濶而幼沖之君喜用新進
勢常易踈故特以無遺壽耇告之言何虚下二句正
言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即敬德如夏之方
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皆是稽謀自天者言其德與
天合心與天通如何而墜命固有以默識其幾微如
何而永命亦有以潜通其主宰所謂廸知帝命格知
天威是也謀是揆度之意謂其所謀度皆稽之天也

矧字重看即註尤字意夫惟稽古人之德則人君當
資之以法古人固不可遺惟稽謀自天則人君當資
之以保天命尤不可遺也召公在當時正老成之臣
而是書所言皆先德之所在天理之所存恐非幼沖
之君所樂聞者故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歎息說道君王雖是幼沖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
而爲民主其責任至大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
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
子之責矣王其大能諴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歡欣鼓
舞無有乖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太平之業
自此埀之無窮豈不爲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
愚然撫之則後虐之則仇其心甚險而可畏若以爲不
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至于大亂者必以諴民爲急
務不敢視爲緩圖時時顧畏[illegible]之常懔兢兢業業似
登高臨深的一般則庶乎可以和民心而保天命矣

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其敬德諴民以祈天命下數
節皆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哉要點出天命民心
所係甚重之意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詞諴小民含保

受厥命明德意講丕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機
正在于此講諴字當云變其怙侈之習而馴擾于法
制之中革其凌蕩之風而優游于教化之內非使民
得所之謂也今休就人天命意謂民心安而天命俱
安迓景運于方隆開太平于有象而爲今日之休美
也今休二字有味對無疆惟休看前休字以受命時
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昔言之故曰今也此句無工
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而諴民永命之本不
敢後即是疾字畏民碞是敬德中事一直說盖自脩
德檢身之時而切斯民碞險之懼則敬自不得不至

功自不得不急也能如是則祗德遠同于有夏聖𢙯
近同于有商小民和而天命永矣元子之責不既盡
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于新邑今
洛邑新成王來此繼天爲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訃須
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于此中土以總攬萬機不可專
倚恃臣下而自處于逸也此非臣一人的意見乃旦亦
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爲皇天之付託中爲百神之主宰

下爲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爲逸豫之計蓋將自
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自此肇稱殷禮以享荅
神祇自此宅中圖治以誠和萬民旦之所言即臣期望
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
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方爲至極
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爲今日之休美乎吾王
不可不加之意也
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欲其宅洛而行之也紹上帝
句輕重自服土中觀註當字可見服者服行誠民之
事曰自若代民成治乃人君之責不可委之他人也

即自乃御事意祈天敬德意且勿露出且曰四句召
公引之以證自服土中之言三句雖平而召公之意
則重在中乂句配皇天如奉答天命是也毖祀上下
如肇稱殷禮是也中乂如教養內治是也俱與洛誥
相應末二句串說是召公則以宅洛之效命即元子
大國之命今休即上文今休蓋惟王受命尚未可以
言成而成命未得亦未可以言休也能紹上帝服土
中則民心太和而天命凝固天之眷周將一成不易
而治隆俗美赫然于新造之邦矣豈不爲今日之休
耶休就成命上見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通節
對上其丕能句看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說王今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爲要然化民當自臣
始使有位者先抵冒法禁而不忌則何以令民哉今殷
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周之臣習于教令王要先化
那殷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親近副貳耳濡
目染相觀爲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進
于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蕩忘返日
入于惡而不自知使朝夕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久
之將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轉移民俗之善

機也

此推言化民之本乎臣也先字重看服殷句處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比介二字串說副貳我周臣即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曰其邁對上二句言即化服之效

臣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轉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說君身者爲臣所觀效要化服殷之諸臣必先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歛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隳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爲化服臣民之本也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講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之詞下句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之詞一正一反意敬作所即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往不敬之謂不可內含臣民不服而墜命意蓋不能敬德則不惟殷之御事不可服而斯民亦不可化欲享有成命爲今日之休亦難矣是敬則可不敬則不可故曰不可不敬德此對上王不敢後二句看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若二代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爲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爲戒知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爲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爲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敷虐得罪于天乃早墜失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爲何這等長久乃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爲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

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盡宅洛之事此欲其監于夏商之墜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而意重在監其失一邊觀下墜命句可見

曰不可不者言不監二代則不知有夏殷之長而無以為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而墜命此乃可知者也與前古先民節相應蓋夏商之命所以不可恃者以不能敬德故耳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大眷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為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祗

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敬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以保天命而為有功之君也

此承上監夏商而言蓋嗣其敬德而歷年者正戒其不敬德而墜命者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我亦惟茲句重長短不可知意言是命人皆以為天眷我周之命而自我言之亦謂惟此夏商之命其去其留皆不可知惟敬則有歷年不敬則早墜命也即無疆惟恤意言此以起嗣若功句有功指禹湯如祗台德先而開四百之基懋敬厥德而開六百之祚是也王乃初服句申言不可不嗣若功之意初服者自服土中之初天命之去留所係也於初服而嗣若功則有成命而無墜命矣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召公又歎息說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譬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初生幼年的時節能習于為善則知識聰明日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自家遺下來的明

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謹于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聖賢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王自勉而已如今的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轉移人心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為急務哉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首二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實說正發若字之意生子就提孩有識時言哲命者聰明厤智之命曰自貽者蓋雖出於帝

之隆衰而實已之習善所致也哲以德言如天迪其
德之意吉凶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
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三句言甚不可知上所知者
在我之初服能敬與否耳能敬德而制若功則自貽
君身之哲自貽禎祥之吉自貽長久之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召公又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初服之時
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爲
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
留係於民心民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

和民使人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祚
于千萬年豈不美哉

此下示以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則紹上帝而居土中
所謂初服也下敬德誠民永命正所以謹初服而嗣
若功者言王居新邑天命之吉凶判于此歷年之長
短決於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工夫在疾字有孜孜
汲汲恒若不及之意含下不用刑而用德意講德之
用猶云用是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也誠民意在用
字內祈字亦根誠民上說來蓋民心安則天命固也
含下疾夏殷商歷年意夫能敬德則與夏之祇德商之

懋德者一矣永命則與夏之四百商之六百者一矣
所謂嗣其敬德而歷年者也〇上曰王不敢後王敬
作所即此疾敬德曰今休曰成命即此永命首尾皆
是一意下三節正從此節中來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召公又說德爲化民之本刑爲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
德緩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爲不法說他頑撓非
率難以德化遂果于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
至愚而馴順之則治逆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爲善
則民心未必服徙惟躬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

彝之習自然化爲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爲
哉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
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含躬行意有功則非彝之民
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
以稱之乃可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
然立于萬民之上則王之德足以爲天下法矣將見百
姓感發興起郁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

人非彝之小民變爲用德之小民則吾王之德昭著于
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諴小
民而祈天命矣此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爲哉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諴民事也位在德元是疾
敬德所成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位字循居字言
王惟任元子之責而天德亦履于崇高宅元后之尊
而敬德亦躋于首出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之元
也儀刑用德則無復淫用非彝者矣越王顯就小民
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德因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
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爲益顯乎如是則德無不敬

民無不諴而天命可永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當同任其責自今我君
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
餘年殷有天下六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
如有夏之歷年又不要失了有殷之歷年務期兼夏商
之歷數而有之可也然欲歷年長久豈必他求蓋天以
民爲心國以民爲本惟欲王諴和小民常加憂恤于以
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
命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于此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下勤恤是君
臣同心憂勞然召公意實重君上丕若二句連看謂
既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商六百之祚欲兼二
代之永命而有之也然[illegible]正所以勤恤而祈歷年
者欲[illegible]以小民而[illegible]上二節意
講大意言勤恤以祈歷年固我君臣之所當務矣然
天命主于民心豈必求受天命于小民之外哉故臣
惟欲王用德以格其心緩刑以和其志使民心安天
心與之俱安民命永天命與之俱永而夏商歷年之

期不徒托諸空言可也諴民工夫在以字內勤恤況
說而以小民正勤恤實事上止言祈歷年而此言受
天永命正歷年實效小民內點夏商治民事實尤切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于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道洛邑新遷殷之頑
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爲向
背者也王能以德爲威以德爲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
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無有不遵

奉法紀服行教化者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
又臣民所視效尚當益修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
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于後世而無窮
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蓋敬德
乃王之所以祈天永命者自服土中則王臨政之時自
貽哲命則上修德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我所能與也
我于王毖祀之時惟敬奉此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
命而已召公于篇終深致責難之忠如此
此揔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明德處截上是
以尊君之責任諸巳下是以祈天之實望諸君威命

以政令言應上勿淫用非彝節明德以教化言應上
位在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也惟用
德以化民是以德為明也通本敬德看保是遵守而
無敢失墜之意受是順從而無敢違逆之意此雖召
公自任實願期之辭作未然看王末有成命二句欲
其誠威命明德之實以為巳之保受也末有字重看
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講觀註當字可見成命者丕
若有夏勿替有殷而元子不改大國不亾之謂也顯
者後世稱敬德誠民永命之君必歸之王如令聞不
巳是也我非敢勤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
恭奉幣應前出取幣一節言就助祭說助祭而曰供王
能祈天永命者蓋用德以凝天命實能盡于王身則
毖祀以祈鴻休不徒形于册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
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字兼責望必能之辭與末有
句相應所謂責王以祈天之實也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
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
詞為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
叛逆難制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役也勞民動衆若未易就
乃在洛四方之民不辭版築之勞而大衆和會于東郊
民之勤如此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皆鼓舞宣揚民心
之和使益見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
事者于是咸致其勤亦不敢以自逸也乃用役書洪大
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知所以見事臣知所以播民

焉夫洛邑之作公與臣民咸致其勤如此此萬年之業
辛成于一月之間也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詞初基定基址也新大邑
兼王城下都說民太和會民之樂於趨事也播民和
見士于周臣之樂於趨事也侯甸男邦采衛猶云侯
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之五服百工即五服之百工蓋
民太和會民各自和矣諸侯百工皆鼓舞作興以宣
暢民心之和使之見士于周也咸勤者謂與臣民咸
致其勤大誥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二句一氣說
不可作二意看如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仍精湎之

類即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士臣知所播民
即是誥治猶召誥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邦伯也此
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史臣記誥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
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者以作
洛之事委之于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于子明辟蓋
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爲兄之子以尊則爲君故其復命
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此洛邑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曰復者作洛之

事成王命之周公至是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拜手
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明辟
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託若不
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
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召公與我我豈敢不任
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于東土何者可爲王城
何者可爲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爲王始作民明君的去
處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圖大之
業皆始于此也

此先叙其所以作洛之意王如弗敢是表王退託之
心以明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營建新都
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役告成而言蓋作洛本以承天
休故皆言天命也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
責大相者視其何者可爲王城何者可爲下都也含
下卜洛意作民明辟兼統馭諸侯撫綏萬民言曰明
辟雖尊稱之辭實期望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
之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
瀍水之西以爲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
墨又卜瀍水之東以爲下都處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
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
易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于
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用卜者蓋基命定命皆出于天
故稽之天也卜宅在召公而周公以爲已卜者二人
同心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

意蓋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
周公不以已見而拂衆心故決之于天也下當補其
不吉意兩洛食者澗瀍在洛之中而龜兆正食其墨
則可以建王城于此矣瀍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亦食
其墨則可以建下都于此矣伻來以圖則何者爲王
城何者爲下都皆可得于指顧之間伻來獻卜則初
卜而不吉改卜而再吉亦可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
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稽諸卜見不敢
自是而聽命于天獻諸王見不敢自專而復命于君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
首以荅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于我周眷命可謂休
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示觀洛邑安處
臣民爲我周配荅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
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
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
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爲一時之計正欲以
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

圖治用敬承休命于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
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
而力行之也
此成王復周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敬三
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共貞
是定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在公其以
予句是總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也天休
是天眷我周使之朝諸侯而撫萬民者相宅是相視
王城下都匹休者祀荅恭降之休命也定宅者王城
下都已定也卜休即上兩洛食恒吉就洛食上見言

不惟爲一時之吉也共貞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
示我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兆皆欲我
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其休也公其以
予句重萬億年意看規模弘遠就形勢上見蓋據卜
觀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也言公之作洛豈徒
爲一時計而已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朝會辟臨兆民
敬承天休于無窮公之期望我者何其厚也誨言者
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意即教誨所在也通
節以兩拜手稽首對看上是叙其作洛之美意下是
謝其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説王者爲天
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爲先務王其首舉
盛禮毖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
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皆
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
休焉

此以下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及
欲還政告老之詞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
蓋洛邑之作將以毖祀于上下者故宅禮在所當先
也肇字只是新都始建而祀禮始行之詞不重格君
萃天下意盛禮句虛咸秩無文正盛禮所在也無文
包有文在內講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也曰秩者
尊卑上下之有序也告報祈意在首句內不可失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説王宅洛之初又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
敢專者故我整飭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
示其意説此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
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精白一心以聽
王教詔之辭可也

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工之事乃宅洛之當務也此節
乃起下節意齊字是整飭之意不重選擇上蓋成王
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而教詔
百工又人君之事非人臣所得專者故公但微示其
意以待成王教詔之也有事指下節而言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周公又説論功行賞乃激厲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
邑就當告命百官説爾群臣之中有宜力王家而功勞
尊顯者則紀錄之于冊籍他日舉大烝之禮以報有功
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爲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

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此承上節而言乃周公授成王告詔百工之語也今王即命緊承上庶有事來即命惟命似指命百工說功不專指作洛言凡勤勞王家皆是命于作洛之時者蓋激勵羣臣鼓舞百工者爲治之大端也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即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爲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二意註中解元字意不可泥此是報功臣于既往所以激勸之也惟命句是飭功臣于將來所以勉勵之也褒賞之命一行怠情之心或起則前功盡隳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篤弼者勠力王室贊襄治道以成新都久大之績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王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忘私狥國而一出于公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于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做傚上人之所爲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可不愼乎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論功行賞不可不愼也功載即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也大視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寮之所共視羣下之所共知也不作用力說公私意當入在下句教即上行下效之意百工兼有功無功皆在其中百工公私云者如推賢讓能一心狥國此百工之公也蔽賢疾能背公樹黨此百工之私也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于上也夫功載之所視爲教工之所係如此則論功行賞信不可以不公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

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于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嬖倖親故而少狥比黨之私乎有所比黨則自是以往百工互相傚傚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雖燄燄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假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不防禁于未然乎

此承上言記功狥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首句其

朔是不可意緊承上文說下句其朋是設若意乃起
下語無若意依註將有若意思說臨夫當轉無字意
始而比黨不過　人之私終而斁同誕慢將偏爲百
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也蓋極言其害以
見不可私之意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
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內治尤不可以不舉
其順行常道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
政紀綱一一振舉當常如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任

使的人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不要參用私人
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
圖勵精之功惇厚博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
舉而新政有光永有美聲于後世矣
此告以修內治之事皆宅洛之當務也蓋洛邑之作
本欲自時中乂者故以內治告之常道以教言致治
之本也國事以政言致治之具也周公攝政之時已
嘗若彝撫事矣成王宅洛正服行教化修明政事之
始則若彝撫事之責有不在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
予如予處已有立治功存治體之意曰如者期王與
已相似非取法之謂也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
政不可不用是人見在周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嘗
與公若彝撫事立治功而存治體者也王能用是人
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伻嚮即
有僚伻字直說至成裕處言使之知上意向而各就
有僚以立精明之治功存渾厚之治體也意嚮正指
治功治體而言明作二句正是即有僚兼若彝撫事
講精白一心奮發勇往而必欲常道之順國事之修
者所謂明作有功也崇尚忠厚優游馴擾而待夫教
之自順政之自修者所謂惇大成裕也如是則不特

如予而已萬世而下稱若彝撫事而致新邑之治者
必將以王爲首稱不永有辭于後世乎夫成可大之
業以垂可久之譽如此內治之修無餘事矣〇明作
惇大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之修舉廢墜而
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爲惇大事事
提綱挈領而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一何害其
爲明作此又爲治者所當知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既歷告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
說我周基業開創始于文武汝雖幼沖然已嗣此大業

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之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永而文武之業成也吾王可不勉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已者不能已之意惟終內兼上下文講言不特記功教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之事皆當修舉以終文武之業然後天命可永爲億萬年之休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周公又告成王說諸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

也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常敬謹自然清明洞達無愛憎之私曉得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不誠實享上的盖享上重在禮儀不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雖車馬充盈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做不能享上夫諸侯國人之所視效也諸侯惟不能用志于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效尤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侯度不肅所行的政事必至于差爽僭侮毀壞王法而爲叛亂之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此告以統馭諸侯之道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之作本以朝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敬字專講正道之所在蓋人君能敬則清明在躬好惡不蔽諸侯之或誠或僞皆無遁情也統馭得吉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辨其誠僞則可因之以行賞罰而天下以懲以勸也享多儀以下是詳言所以當識之意享多儀句是汎言其理如此儀字兼內外言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威儀之節著于外是乃所以成享而不在于物也儀不及物以下是極言不敬之害惟不役志句作過文看政事指政教號令

禮樂征伐之類言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國人效尤矣舉国無享上之誠則侯度益弛王法益壞而王國之政事皆差爽僭侮矣不敬之害如此人君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于此不能勉勵

則民彝泯亂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父武王圖
嘗秉民彝而我亦嘗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叙汝正父
武王之道若大若小益厚而不忘或先或後有序而不
紊無不如我爲政之時則人亦不敢廢汝之命矣蓋我
能守武王之道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去王能守我
之道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于勉與不
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必不暇是須而聽棐彝之
教不蔑是戒而盡篤叙之道可也我自此以後將退休
田野只講明農之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于彼洛
邑果能棐彝篤叙盡心教養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

感仰愛戴無遠而不至矣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
邑之作本以撫萬民則教養爲先務也須朕二句不
平須是頒布于民棐民彝即所不暇者聽字有服行
意棐民彝而曰教養者有恒産而有恒心生養遂而
後倫理明也汝乃是不蔑二句戒之之詞篤叙三句
勉之之詞不永指天命說篤叙二句串說蓋武王農
用八政重民五教所以棐民彝者皆深仁厚澤所貽
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周公若彝撫事蓋嘗篤
叙而人皆肅將祗歡矣故周公教成王欲其篤叙正

父知予也衍其仁厚之澤而繼述之使有加無已謂
之篤而設施措置之間不失其品式法度之次弟謂
之叙蓋篤而叙之也篤叙如周公正所以頒其不暇
者不廢乃命命字泥指政教說汝往敬哉總上戒勉
之意而言謂不蔑則時惟不永篤叙則不廢乃命如
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而新命于天下
者而可不敬哉敬云者須不暇以棐民彝戒不蔑之
失盡篤叙之功也明農句雖示退休之志實寓委重
于君之意末二句期勉之詞彼裕我民亦指教養要
見中又意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即化
悍逆爲友順意戾是民心歸附意至是則乃命不廢
而天命亦可永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成王答周公及留公治洛說道予以幼冲踐祚賴公明
白保佑之不惟啓廸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力如法祖
奉天治人馭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衆
以誨我焉教以冲子惟終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
王武王之光烈戒以惟時不永使我小子持盈保泰奉
答上天之眷命教以彼裕我民使我小子教養四方使

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安此衆庶于洛邑此皆予小
子所不能及而公一一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此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
未然者也首句虛說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也啓廸
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之保二字平看與後非廸
字相應丕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數事而言如
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
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爲
大明德也以字作使字看上不忝于祖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三段平說揚文武烈應冲字惟終句奉
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恒四方應彼裕我民句故
曰叅錯相應天命以其命定命言和恒二字串看兼
教養言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恒即是教養
施諸悠久始終無間之謂居師緊承和恒說猶云使
之各得其所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承上文說政莫重于報功公則教以記工元祀使我小
子惇厚功宗的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
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爲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憶莫重
于祭祀公教以舉稱殷祀使我小子首衆祀神之大典
凡祀典不載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這都
是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如此其
可遽有明農之志乎
此對上節言亦明保之實供承丕顯德來惇宗二句
是厚于報功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于祀神
答肇稱殷禮之語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
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成王稱美周公說公之明保固予所依賴矣而況德教
之盛又予所憑藉者乎惟公輔我冲子旣討叛伐罪以
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昭明光顯于天
地之間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
塞穆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迎迓國家之治平使
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件件修舉無有
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
所作爲只是早晚之間謹毖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
予方仰成于公公其可以遽去哉
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叙其德教之盛而欲留之
之意也德字汎言如碩膚之藴形于制禮作樂之間
師保之猷彰于撫事若燮之日皆是明光是上際乎

天下蟠乎地光輝發越之謂勤施是役以猶日光及
待旦推行不息之謂旁即上下四方穆穆即明光勤
施之德容迓衡者誠精融洽迪景迓于方隆和氣流
通承天休于滋至是也迓字有方來未艾之意洽
乎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
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即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
冒于上下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丕單稱德而重光
于上下四方武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乎
則修和惟冒之盛於此乎常新而咸和永清之化不
至于遏佚故曰不迷勤教不迷字無工夫以上總是

言德教之加于時德即教非有二樣悉祀況指人君
祭祀言非謂祀于新邑也末句正倚重之詞以示留
公之意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成王又說公于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詔之
益以其功績而言所以輔助啓廸于我者可謂厚矣使
公一去則棐廸之責將誰賴哉須要含明農退休之私
爲國家久遠之計所以棐廸我者自始至終無不如是
可也

此成王留公之詞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棐字即
前保字意廸字即前明字意棐廸篤者言明光勤施
既有凝承之績而所以法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
不忘穆穆迓衡既有輔弼之勳而所以報功祀神者
猶誨諭之不怠公之棐廸何如其厚也罔不若時者
欲其寢明農之志而所以啓廸我者常如是也正是
留之之詞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
呼而告之說洛邑已定舉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
子其退而就君位于鎬京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
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言我于新邑祀
已舉政已發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
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命公留後以治洛焉曰後者謂
繼其後以治之也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閙治已致太平皆公德
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爲冠但新邑
初定記功之命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
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爲缺典公必勉留

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此叙周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迪亂以上明光勳施穆穆迓衡講謂四方開治公之功則尊顯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于教詔而功宗之禮猶未見于施行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救公窮下明禋休享意講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效職于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于職業可也然此果何所爲哉亦以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于德義安于法制則皆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爲我周之藩輔矣

此望周公以未然之功而勸勉之也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即上二句之實後字與上節後字同蓋指洛邑而言迪將者大建事功益廣迓衡之業恢張治道益弘迪亂之勳也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授職于洛者監字內包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二意蓋開大留後之事業而使立治功存治體者有所視效也然此果何所爲哉惟誕保受民以爲四輔而已誕保者憤當道以化之使服于德義之中措國事以治之使安于法制之內也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之意亂爲四輔者穀民安則王畿爲之益安而有以爲宗周之翼衛也如是則其能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視亦不外此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于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于此以治洛我則往歸于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公能係屬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是困我矣公愼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周望治之心甚切其于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在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儀刑士師工者則百僚競勸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餘澤矣倘委而去之則上下將何所恃賴乎

此申上三節而決于留公之辭公定應上命公後說予往應上予小子其退說公功即穆穆迓衡四方迪亂之功肅將者奉承之于外也祇歡者敬悅之于內

也無困者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故曰困康事
即誕保受民之事無斁者猶云願治不已之意也蓋
成王任若彝攝事之責而期明作惇厚之功其望治
之心蓋有汲汲不暇者故曰無斁非謂與周公分任
其責也公勿替二句總承說夫肅將祇歡則公固當
下慰乎人心而況我無斁其康事則公亦當上體乎
君心矣則夫盡誕保之功庶廸將之業以爲士師工
之儀刑者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
及于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于後世不待洛邑之民
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享公誕保之
德矣必如是而後民之祇肅者無斁乎之望治者無
負也何以求去爲哉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世享生
在勿替上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因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
說王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
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于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
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
民之責雖任于我而保民之本實係于王故我將啓廸
王心穆然新政大展其事上之敬此我所以仰承文武
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
此周公許留之言王命予來帶承保一邊說命即上
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許留之意于此字見之
承保即誕保兼教養言以上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意入講越乃光烈句帶文祖言猶云文祖及武王所
受于天之民也弘朕恭者言保民之責雖在于我而
保民之本實在于王令洛邑始定正化令傳後宅中
圖治之日我將大其責難之義以爲君告也曰弘者
盡言以開導不但如記功內治統取教養之說而已
上二句是以治洛之事自任見爲下爲民之仁下一
句是以治洛之本告君見爲上爲德之忠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于王者蓋以王雖歸周
當常來視事洛邑盡所以爲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
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至遺佚殷之賢民前代所擯
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而
治功赫然爲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爲
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王其自此洛

邑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盡
人君子又足以澤潤生民萬邦之大咸底于休美而王
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事君之恭所不容已者王其
圖之

此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以上
是叙治洛之事勉之之詞曰以下是推治洛之效期
之之詞孺子來相宅者成王雖歸宗周而治洛之政
周公實受命于成王者故猶歸重于成王也典是文
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獻民是殷紂所播弃者輔
治之人也惇典者率由之而不使遏佚之謂惇獻者
簡廸之而不使遺放之謂亂爲新辭承惇典一邊說
作周恭先承惇獻一邊說蓋用法必監于先王則與
治同道足以紀綱四方而爲初服之賢君故曰四方
新辟用人不遺於前代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
而爲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
時中乂兼典獻重講與萬邦句一直說萬邦即萬民
言王自是居此洛邑惇典以立治法惇獻以任治人
而盡夫中乂之道則善政四達賢智交修而登于至
治自洛邑以至萬邦皆熙熙然于大順大化之中矣
王之治民豈不有成績乎曰成績者人君以阜安斯

民爲功而以萬民得所爲極今至于咸休則王道大
行治功丕振凡文之咸和武之大定者于是而益觀
厥成矣此句承咸休說○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篇曰
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于斯
而後謂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
予旦敢率此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效職于洛以
篤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慰
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爲我周後
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儀刑使
言行政事皆可爲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
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予之所欲
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終辭哉

此周公所以自效者正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御事
即十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誕保受
民之語成烈者蓋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于
先武以奄甸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小
大之臣以誠保之乎之以優游之化真之以仁厚之

澤使前人所受于天者益底于咸休所謂咸烈者也
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以下四平看俱承篤烈來民
以望治爲心也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恒之
化可以慰悅人心矣故曰答其師臣以奉命爲信也
王命臣以誕保而我實能誕保則事上之信足以倡
率人臣矣故曰作周孚先王之一身固將表正萬邦
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殷民之化以廣而
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作則者有全能矣故曰考
朕昭子刑文祖之德本自光于四方者一民未安厥
德猶未洽也自是使怙冒及于海宇而修和徧于天
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遺憾矣故曰單文祖德咸
烈兼文武而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實開武王之
先也慰民心倡後臣成君德弘烈祖皆本篤咸烈而
然承保之責于是乎盡矣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誥戒殷民因以秬鬯
賜周公禮數隆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
洛邑遣使來此戒勑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
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
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
享于公以示隆盛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
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故于使歸之日而叙
以復王之辭毖殷是丁寧訓誨防閑戒勑之意寧是
安慰之意命寧即前所謂揚功也蓋中乂之本在王
而治民之績猶未成也故不忘殷民而有毖殷之使
承保之責在公而迪亂之功猶未報也故不忘大功
而有命寧之舉命寧而因毖殷之使者殷民實周公
所治且欲其荷報功之寵而益以化殷爲心也命寧
獨以秬鬯者周公之功非常禮可得而報惟此事神
之物足以表其尊敬之心也秬鬯一卣是命寧之物
所以致非常之儀曰以下是命寧之辭所以致非常
之敬明禋言休享者言以是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
也隆其儀致其敬見事公如事神明之意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禋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
者予豈敢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恩之所
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禋祭于我文王武王于以
爲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已

此下三節分應上節有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

而所以處之者如此也宿只是進爵之意不敢宿者
周公不敢當王之宿禮而以神明自居也禋文武者
殷民自文武而受公不敢自任毖殷之功而念文武
得殷之功故以此禮推之文武也亦爲王祈福上看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周公祭于文武其祝禱之詞説道今王一身所係甚大
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黙佑之夫福莫大于好德願陰誘
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繼承
先業而無失德可爲福莫大于康寧願黙相王躬使身
體康強無令遘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爲子孫者王之
胤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篤
叙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黙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
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
此即禋文武而爲王祈福之詞欲文武之保佑也惠
篤叙惠字是心安志慊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思若啓
之行若聚之之意篤叙者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
也三字一串説是做好德之福無遘自疾是康寧之
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言言不惟王
之惠篤叙也萬年子孫亦皆宜若宜王而厭飽乃德
則好德之福所貽者遠矣不惟王之無遘疾也殷民
之衆亦欲其資福永年而享有壽考則康寧之福所
及者大矣俱歸重在成王身上蓋子孫首王之親祈
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亦王之福也四句
遂要黙文武黙佑之意
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述爲王祈福之詞又丁寧説王道使毖戒殷民
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身則徒法何以自行于必躬
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
第至于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服之
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于勿替矣
此節應上毖殷而言所以責之者如此也蓋命寧
于毖殷之日者王固以治洛之責在公而公則以化
服之本在王故致責難之意伻字重看有躬行實踐
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即
萬年觀德即承叙二句一氣説言使殷民服行教條
保受成命自今以至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
德而懷服之德無窮而殷民之觀法亦無窮也見保
釐之命不當徒託諸言而治洛之責不當專委于公
即誥告庶殷自乃御事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史臣記成王于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事告于祖廟文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武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大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名逸者所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重其事也于時諸侯爲賓于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瓚酌秬鬯之酒灌于地以降神其舉行祭告之禮如此

此下記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作來毖殷之前事也烝是歲舉之祭而用特牛者盛其禮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牛用騂者從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遂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字重看詳所謂重其事也王賓二句輕看不過併記當時之事耳入太室祼者正所以薦其禮而告其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冊以誥周公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輕于付託耳

此承上節而言作冊逸誥作二樣看冊即上告文武之冊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見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也在十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文以見義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薨周公留洛之始末如此

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周公留洛之終蓋原始要終而言以公所係之重也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洛聽政之初乃揔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史臣記其事因以多士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史臣叙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懼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無非定其

反側之心誘以從善之利也

周公行治洛之事始于三月者前此猶冀王之遷也告商王士即是治洛之事不必兩截看商王士兼殷民在内用告者傳王命以告之如舉興亡之故以絶其覬覦之私示遷洛之利以弭其怨望之志或裁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每懷反側不肯順服蓋未知國之興亡非人所能爲也昔殷紂暴虐不爲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爲之也

此首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殷遺對殷亡而言弗弔帶下看佑命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之則爲明威自人言之則爲王罰耳勑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

王命又說肆爾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僅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殷命蓋栽培傾覆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乎不肯保固殷家之亂矣所以眷求明德而輔弼我周之治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也非我小國句承上勑殷命來不畀對上降喪說弼我對上佑命說我其敢求位應轉非敢弋命說蓋以國勢而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

道而言則治亂不係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信乎非有心之私而實無心之公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命又說天之與民勢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因者今天不與殷于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爲者是也觀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爲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哉爾多士其畏天之威可也

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反覆天民相因之理正欲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不畀從上二節說來下民秉爲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之類夫天之不畀見于民之秉爲如此觀于民之秉爲而天之明威豈不赫然其可畏耶正見周之革命信乎將天威而終帝事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王命又誥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爾多士未釋然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然安逸莫如爲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己自修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自趨于危不肯往適于安逸其昏德如此上帝猶未忍遽絶于是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使知恐懼修省桀乃猶不知警畏不能敬用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有日亡乃亡矯誣上天之辭天用不善其所爲弗念弗聽遂廢其大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矣夫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觀有夏喪亡之故則殷之喪亡豈非天哉

此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就指桀說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裕作德日休是也桀亦同有是心者乃天理自然之安即帝所以引之也不適逸則陷于從欲之危即不克勸帝之迪意淫泆有辭如日亡吾乃亡之類蓋始焉上帝引逸而桀不適其逸終焉惟帝降命而桀弗克庸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桀之所以亡如此觀桀則知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既致罰于夏念民之不可無主也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威命爰革夏正以有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也于是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乎四方渙然紀綱法度之一新焉此商之興實仰承天眷而非私也知商之興則知周之所以興矣

此舉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二字屬上句指天

命說俊民句串看亦本天命來蓋桀不能爲民上天
既厭其元命矣乃命爾先祖成湯來精明厥菱革夏
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甸四方只是規畫區處之意
不必言井牧什伍觀註訓治字可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殷之有天下不獨成湯能盡開創之道自成湯至于帝
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
敬乎神蓋成湯能顧諟明命罔不祗肅其明德恤祀之
家法子孫世世守之不敢失墜創業守成相授一道如
此殷之享國長久豈偶然哉
此言商王之能盡君道蓋繼成湯而興者也成湯壹
說重後王上明德恤祀兩乎合而言之皆德也曰罔
不明德則顧諟之心傳不惟天命自度者能紹之而
凡爲象賢之君者莫不然矣曰罔不恤祀則祗肅之
家法不惟祭祀弗黷者爲能嗣之而凡爲敬德之主
者莫不然矣此君道之當然而商王之世守者也至
于二字見殷王非一人罔不二字見殷王同一心上
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甸四方此以世守保天
命言故曰明德恤祀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殷王精明德恤祀克享天心是以上天眷命既大建立
以定其天位又保佑以治其國家使永享長安國祚綿
遠其得天如此然殷王亦兢兢業業惟恐失了上帝的
心無不求賢輔治以撫安萬姓務使德澤之流無所不
洽有以配天之廣大也夫上天之眷命既隆先王之修
德彌謹商業之永不亦宜乎
此承商王能盡君道而言蓋明德則光輝發越恤祀
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之眷也亦惟二字對成湯言
謂湯之造商固惟天之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
天亦惟丕建保乂之丕建保乂一直意說國祚說言
維持扶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罔敢失帝二
句亦串說蓋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者自足而以
已之事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修省愈嚴常懷
明德恤祀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配天澤民者
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之不洽君之德澤覃敷亦無
一民之不被也帝以主宰言天以徧覆言罔不與上
罔不同天眷愈隆而修德愈至此俊民甸治之業所
以久而不替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

王命又說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何至于亡在今後嗣王紂乃昏迷失德不明于天道天道且不能知况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效法之乎蓋商王沈湎暴虐大肆淫泆凡慢天殘民之事無所不為其于天之顯道民之祗畏不知其為何物矣惟不顧天顯所以不明于天道不顧民祗所以不念先王之勤家也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誕罔顯于天對罔敢失帝看聽念勤家對配天其澤看言先王罔敢失帝故能推此心以成配天之澤也紂既大不明于天道則存心出治之本且不知矣况望其能恢弘治道兢業萬幾以成澤民之功如先王之勤家者乎誕淫二句又推本言之惟淫泆而罔顧天顯則窮欲而滅天理所以不明天道也淫泆而罔顧民祗則從欲而咈百姓所以不能勤家也民祗猶天命說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紂既不顧天顯民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故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使其國亡而身滅實自作之孽也

此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故天降是喪亡不復丕建而保乂之也惟時二字猶云惟是之故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祗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畀天之可畏如此

此即申上二節不畀指大喪言不明德指誕罔顯二句言謂天所以降喪于殷者由紂不敬天不愛民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王命又說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之罪而罰之是謂師出無名矣今紂為不善惟日不足其罪惡貫盈有難悉數者我周實肅將天誅奉辭以伐之豈有私意于其間哉

上五節是言商紂不能如先王之盡君道以至于亡揔是殷亡之事申首節旻天大降喪句與夏亡對看此以下三節是言周興之事申首節有周佑命三句與湯興對看此節意輕乃起下之辭言小大邦國之喪亡皆有可言之罰而况大國殷之改命寧無可聲之罪乎正以見我周之奉辭伐罪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爾殷遺多士昔紂不明厥德天降大喪然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誅

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爲肅將帝命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此承上有辭于罰而言蓋推革命之公以終之也丕字靈字當玩就有終之之意只虛說爲是勿露下節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上帝有命于我周曰殷王不明其德爾往斷絶其命故我不得不興弔伐之師戡定翦除告其勑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此即丕靈承帝之實也勑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告勑即勑殷命終于帝之意有命割殷即帝事告勑于帝即靈承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承上文說帝命割殷而我勑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夫我周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在孰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斷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貳于帝殷豈能貳于周乎

首句承上文來重下一句言帝命割殷而我勑正之是我周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則我周所在即天命所在也爾殷王家獨能違天乎信不容不我適矣註所謂示以確然不可動之意而潛消其反側之情者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王命又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之情說道爾多士有怨于我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耶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爲遷爾計也及三監倡亂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衆助虐大爲非法而思以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故欲勞動爾有衆其實變自乃邑自作不靖蓋法所必遷者予亦不得而私也

上旣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即應轉首句蓋自作不靖爲法所必遷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承上說我之遷爾非特以叛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殷邦屢降大戾紂旣以無道而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是殷之故墟習染惡俗邪慝不正屢遭天罰不可復居故使爾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此示以當遷之義蓋觀天之屢降喪亡則知此地之邪慝不正信乎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必遷而亦理所宜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周公又傳王命以告多士說猷告爾多士我以殷邦屢降大戾故遷爾來居于西非我一人特德不務康寧故爲勞擾蓋天降大戾于殷汝等內懷二心不順于我予恭承天命遷爾等于近郊使各得舍舊以圖新耳爾之居洛必去其反側動搖之心毋違越乎天命可也苟或違越天命朕不敢再有誥戒之辭但以刑罰加爾是爾自取罪戾不可有怨我之心也

此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承上二節看時字指大戾

言遷居西爾者洛雖在鎬京之東實殷邦之西也天命亦指大戾言應轉首句不敢有後者謂不敢再有誥戒之命而有刑罰之施所以致警懼之意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王命又說爾等既爲殷之遺民豈不知爾殷之故事殷之先人有冊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者皆爾所習聞也夫周之革殷即殷之革夏爾何獨疑于今乎

此承上節言爾之所以違越者不過以我周革殷之命而內懷不平耳然冊書典籍之中所載殷革夏命之事皆爾之所知也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耳爾何疑于今乎蓋諭以舊聞而沮其反側之心也與前言夏殷周興亡之意相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命又告多士說爾等知爾商革夏之事而猶致疑于今者我想爾等之心豈不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在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拔用也孰知天命有德非人君所得私予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非故離逖爾土也正冀爾率德改行以爲可用之地予惟循商家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耳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乃天之命也爾何爲有怨望之心哉

此舉商民之言而以義折之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迪簡二字串啓迪簡拔而使職列于百僚即翕受敷施之意二句皆商民言而周公舉之者蓋商民之意以爲周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耳孰知周之革命固爲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亦因天命之公乎此周公所以折之也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者言其用人之意如此也求爾求字即冀望之意率肆

肆字即廼簡有服之故事也矜恤者以其能改行而
用之也非予罪二句應用德意言我望爾有可用之
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
天命有德罔不得而私也此深折其怨望之私之意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朕來自商奄之時
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不忍誅戮乃止
明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邪慝不正移爾遠居于洛密邇
王家以親比臣服我宗周與周之臣子朝夕相觀化悍
逆之習爲遜順之美使昔日之遺寘餘孽爲今日之善
士良民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矣今乃有所怨
望乎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
也降是不盡法意猶云降等遐逖即明致天罰之實
有罪而謫遷亦王法所當然者人君奉天行事故曰
天罰也多遜指商民說捌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
矣今欲爾親近臣事我周去悍逆而歸遜順也罰輕
恩厚不必分貼恩行于罰之中也上言天命而有辜
肆矜爾之言見用德之公未始輕棄乎商民此言天
罰而有臣我多遜之語見用罰之輕實以厚待乎商
民抑是消其怨望之情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
周公又傳王命說告爾殷多士今予惟大降爾命不忍
殺爾故反覆革命之公推本遷洛之意申明此命以告
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其意有二予惟以四方
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
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遜順之美豈可無
安居之地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
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爲哉
此叙已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也不爾殺即大
降爾命時命指一篇而言如革命之公遷洛之意皆
是下文意亦在其中故遂承言之大邑以王城下都
言二惟字重看蓋諸侯之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
地故作王城于瀾瀍之間以待之多士之奔走多遜
不可無安居之地故作下都于瀍水之外以處之二
意雖平起繳實重商民上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是
稱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承上說我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授之以田庶幾猶舊日之有土任爾以事猶舊日之有幹授爾以遷猶舊日之有居今為爾計當一心向化盡消其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穫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棲息宅洛之意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上示以作洛之由此示以宅洛之利當體注仍舊意說言爾民居洛有年以土田則庶幾有之而有服田力穡之資矣以幹止則庶幾寧之而有樂業安居之賴矣爾何為而反側怨望哉當時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以此慰之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承上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為天所福天將畀與而矜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安享福祿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為天所禍不止家室竄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有所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宜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此示以禍福之機欲使致敬以保其利也克敬有戒懼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田居止之念是也畀矜內含近而一身遠而後世言不克敬即反側動搖之謂不惟土田之不保而又刑戮之是加雖欲天之畀矜不可得矣敬則獲福不敬則致禍然則敬乃保身保家之本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承上說爾多士若于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得居爾之邑又將承續爾之居不但此也且近而爾之身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斯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斯洛焉不但如是自今以往遠而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為起家之始祖又何幸如之夫以爾遷居之利如此可不勉思敬慎以保固身家于久遠哉

此承上節而言勉以安洛之圖而期以享洛之利所謂克敬而天畀矜者也首二句用功說對克敬言下二句分遠近說對畀矜言謂爾于洛邑無反側動搖而專一從周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繼是承而繼

爾之居則所以保身保家者至矣將見安居樂業而
有經營泮渙優游而有壽耇皆在此洛邑近而利于
一身者何如也不特有幹有年而已爾之子孫開大
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遠而利于後世者
何如也此是獲福于天即畀矜之應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告多士說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
反覆丁寧不一而足者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爲念欲
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于無窮也我爲
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爲謀
耶

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之所以諄諄誨諭以安其反
側之情而沮其怨望之志惟以爾之土田居止爲念
欲汝思所以保守之也○抑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
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諄告
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于表裏之交孚有一
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

無逸

曼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
以逸而廢者成王以冲年即位周公恐其耽于逸樂故
作是書以訓之慥慥以法祖恤民爲言史臣記其辭遂
以無逸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
總理萬幾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
百年之患須要把憂勤敬謹爲安身的處所動靜食息
常在于是不可暫時離了他這纔是所其無逸

此舉君子之能無逸者以示勸也君子對小人看泥
指聖賢之君說所其無逸者以具嚴天命顧畏民碞而
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爲處所也勉成王意在言外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周公又說無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
如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農夫祁
寒暑雨霑體塗足自耕耘至于收穫受了許多辛苦艱
難方能飽食煖衣仰事俯育以此心而居天子安逸之
位則知百姓倚靠稼穡爲生而凡所以重民之事卹民
之苦自有一日不容少懈者矣此人君無逸之先務也

此承上節而推君子所其無逸之由也天下之至勞
勞者莫如稼穡故以爲無逸之本先知對則知看先
字當活看非必皆未爲君時只是未嘗身親民事而

於艱難情狀預先知之也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
富貴本自安逸故也先知艱難乃逸即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但串說則知小人之依者
言人君以勤居逸則身位乎萬民之上而心在乎畎
畝之中眞知稼穡之事爲小民之所依不可一日無
者自不至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而使之失
其所依也君子所以能無逸者蓋知此無逸在依字
下見出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又說我覩那田野小民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受了
許多艱難辛苦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今日之安樂由
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恣取快目前習
爲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爲
妄誕凡所行的事都不依法度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
說道在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都不肯安樂受用徒自
勞苦而已小民之無忌憚如此夫此小民出自農家未
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放誕欺侮父母況人君生于
深宮長于富貴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
豫樂之事又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則必
以逸樂爲無傷以祖宗爲不足法喪亡之禍實基于此
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對上君子
看不知稼穡句與先知句相反乃逸下補不知所依
與則知句相反乃諺以下皆逸之所致無所往而不
縱肆正不能所其無逸也乃逸與上不同此以逸樂
言乃諺者言之鄙俚既誕者行之惟妄否則字根上
二者說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周公舉此爲言者蓋
小民生于畎畝猶以逸爲逸如此況人君生于深宮
長于富貴者乎此警戒成王之深意也○直解兩乃
逸俱根稼穡艱難上說亦甚直截但與註意不同

中宗即大戊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舉昔之賢君能躬行無逸者以告成王先歎息說
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未有好逸樂而
能壽者我聞在昔殷王中宗正是能所其無逸者其處
已則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
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規矩
其臨民則祗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
修已治民始終一于敬如此所以精神氣血收斂完固

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脈亦賴之以永延至于
享國七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此下三節承上君子所其無逸之意而詳以無逸之
人此節是中宗無逸之事也嚴恭二句是敬以修已
治民二句是敬以治民皆無逸之所在也須點出先
知稼穡意嚴恭寅畏俱就心言非重謙抑是心之所
發一于敬也欽肅戒懼是心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
自度連上句串說盖天理本具于吾心者中宗心一
于敬正是以天理檢律其身而使視聽言動好惡用
舍無不合于理也祇懼與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亦

串說盖知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凡教政立教以
治之者一于敬而不敢怠荒安寧也修已治民平看
註中至于字不必泥享國以敬言盖敬則心常凝靜
身常持擁血氣循軌而不亂精神內固而不浮故也
高宗即武丁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所其無逸者在殷又有高宗武
丁當其未即位時其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稼勤
乃使他久處民間與百姓同事勞苦凡稼穡艱難閭閻
窮困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
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年之久未嘗輕發一言惟其
愼重而不言所以能盡察下情明習國事一號令條教
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又且勵精圖
治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心只以治世安民
爲務故能使殷之天下蔚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然于
休養生息之內既極其嘉美又極其安靖也于時萬邦
之民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莫不懽欣鼓舞無或有
違背而怨謗者夫能勤政則收攝精神既有保壽之基
能和民則導迎善氣又有長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

十有九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作其即位下當補知小人之
依句正是叙其無逸之由不言中有恭默思道意其
惟六句以和爲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
三平言不特身之和而見于政者亦和之所達不特
政之和而及于民者亦和之所著惟字乃字相因看
言乃雍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言字見出動字
正是和發于身與中宗天命自度意對看不敢二句
屬治民說與中宗不敢荒寧句對看荒就事上言寧
就心上言教養工夫全在不敢荒寧內嘉靖二字據

成功言聖書嘉字上蓋高宗之聰明以出政事高后以
康民故能導之而生養遂之而倫理明使禮樂教
化蔚然嘉美于安靖之中也要見得和字兼小大指
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無怨者違怨不發于心訕呪
不形于口也總是高宗無逸之實無逸而曰和者和
實本於敬也享國意與上節同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祖甲
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

一向與小民出入同事經歷艱苦其後起而即位深知
小人之依全在稼穡因此切于愛民于天下的百姓都
要保安惠養使之各安田里不肯橫征暴斂以戕害之
其間有鰥夫寡婦人所易忽者尤加憐恤不敢輕侮其
敬事勤民之心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內有以
養壽源民物太和外有以延國祚故祖甲享國至于三
十三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不義惟王二句一氣說爰知
小人句下當補無逸意能保惠能字更看不知小人
之依說見不但知之于心而實能達之于政正見其
無逸之能事也庶民泛言鰥寡專言即庶民中之至
微者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
侮即下章惠鮮也就養一邊說蓋惟其知稼穡爲小
人所依故能保惠不侮使得遂其稼穡之養而不失
其所依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民此獨言治民者未
有不以敬修身而能善其政者也享國意亦與上節
同

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
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爲王者都少長富貴生來便就安
逸惟其生而安逸未肯經歷田野出入民間于稼
穡艱難之狀一無所知于小民經營勞苦之情一無所
聞其所聞見都是耽樂之事凡聲色遊田可以適情娛
志者無所不爲內伐性命外促國脈故自三宗之後都
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
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
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所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
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愛勤者之必壽

縱慾者之必夭則豈肯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
上言三宗以無逸享國所以示勉此言後王以逸欲喪生所以示戒時字指三宗言不聞小人之勞即申不知稼穡句意惟耽樂之從正所謂以逸爲逸也罔或克壽正在伐性喪生句上逸樂人所好而所好莫甚于得壽之永艱難人所惡而所惡莫甚于享年之促故周公以是爲言蓋奪其好惡之情而示以好惡之正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周公告成王又歎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宗爲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爲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盛德其心能自謙抑貴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天命下顧民喦不敢有一毫放肆蓋人君惟不知謙抑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謹畏必至于怠荒此逸欲所自生而敗亂所由起耳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此先叙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源也雖稱太王王季起綴實重文王上厥亦字亦承三宗說言不惟三宗能無逸而亦惟太王王季能開文王之無逸也獨言二君者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之所由始也抑畏二字平俱就心說此乃無逸之本與知稼穡艱難平看註縱肆矜誇貼抑字說怠荒無忌憚貼畏字說謂之克自者見其出于自然而非勉强之意也克自謙抑則必不至于縱肆克自敬畏則必不至于怠荒所以能無逸也與中宗恭畏字一般是二君者追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文王之心源者也故曰源流深長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周公又說人君重于奉身則必輕于爲民心蓋不能兩重而事亦不能兼得也我皇考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難所服者皆裁損簡約凡奢靡華麗者非惟不肯爲亦且不暇爲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强不凌弱衆不暴寡箇箇都以相安制田里教樹畜使百姓皆盡力農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箇箇都得以相養文王務損上而益下如此所以爲至德也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節言其崇素儉也二句相形串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心在此之意即字重看有不敢荒寧之意本抑畏來康功

田功有許多事件在有司者以身先之在民者以身
勞之康功者除殘去暴之事田功者分田制里之事
一也薄于奉已而厚于爲民正是文王之無逸須重素
儉上看亦本知稼穡艱難來盖文王之心惟恐厲民
以自奉而有妨于小人之依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

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不察下情所以
把百姓的事不肯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
寬厚慈仁藹然而可親柔到箇盡美處以言其德之恭

則謙抑祇愼肅然而不放恭到箇盡美處本此和易之
德以近民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小
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憫恤凡施惠周給使之
有生意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
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就是當
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家給人足
懽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
首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註雖分然亦須
串說徽柔懿恭是起下懷保惠鮮意本抑畏來柔即
謙卑遜順有抑之義而曰徽者見非柔懦也恭即肅

恭收斂有畏之義而曰懿者見非足恭也註中和易
近民句要玩盖文王有如是之盛德故不以崇高爲
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而恤之也小民汎
指微賤之民言鰥寡專指窮民言懷保惠鮮俱就安
養上說皆使之不失其所依也不遑暇食有不敢荒
寧之意正抑畏之心見于政事者用字承懷保惠鮮
說萬邦即小民鰥寡是也咸和咸字當重註所謂無
一不得其所也三句重勤勞上看盖文王心欲如此
故不暇食以要發得不遑意非謂全不食也咸和亦
就教養上說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又說遊幸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
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爲樂則淫于縱欲妄費者有之矣
文王未嘗不遊田然自省耕省斂之外未嘗敢荒于遊
自蒐苗獮狩之外未嘗敢荒于畋兢兢業業若有所禁
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撙節賦斂自然輕省其
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
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橫斂于民焉夫文王不
以逸欲病民如此則必能持己以培養壽源又能恤民

以凝固天眷故其受命爲諸侯時年四十有七爲中年
矣其後享國又至五十年壽數最高而享國最久此文
王無逸之效也
此言戒遊佚也不敢二字正見心之敬畏處遊豫以
省耕歛田獵以習武備國家皆有常制文王不敢以
是爲安而過于無度其所取于庶邦者皆惟正之供
而無横歛也惟其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重
在上句看正見其無逸處庶邦指西方諸侯而言不
盤于遊田則不盤于觀逸可知庶邦惟正之供則萬
民惟正之供可知玩後註可見文王受命二句須總

承卑服以下說受命句輕重下句正見享國之永爲
文王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
周公告成王又歎息說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遠有所
慕惟取法我周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
邦惟正之供故德澤深厚而享國久長此乃家法所存
子孫當世守而勿失者王必以此爲法則凡觀逸遊田
之事雖不能盡無皆當有節度而不可過如觀以察災
祥必思覩物之當戒逸以節勞疾必憂聽政之或妨遊

以省耕歛必不敢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必不敢非
時而輕動則四者無淫然之失矣四者既省國用有常
萬方之民每歲貢賦惟取正數之供自正數外別無分
毫科派以厲民必如此方爲善法乃祖以盡無逸之道
也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
則字貫至末先以文王提起看蓋無淫于觀逸遊田
而所取惟正賦之供者乃文王之無逸也成王工夫
全在則字上觀者察災祥也逸者節勞疾也遊者省
耕歛也田者習武備也惟正之供者鄉遂用貢務循

其什一之規都鄙用助務遵其九一之制是也文王
無逸有宗素儉等事而獨舉此者就人情之易縱者
言之亦無逸之先務也講後亦須點出不可脫則字
內兼抑畏與知稼穡意如云承抑畏之傳切艱難之
慮則其無淫于觀逸而無法外之征則其無過于遊
田而無横取之賦是眞能同文王之無逸而所謂紹
已爲民恤孤勤政者將自是而兼舉之矣尚何妨于
小人之依乎不言法三宗者舉近以該遠也末要見
如文王之享國意〇觀逸遊田周公不戒之使無而
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苦于

拘束未必不樂于放肆矣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
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跡游
也太康畋于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祖須要常存儆戒之
心毋自寬假說今日且爲是耽樂亦無妨害殊不知人
君一身皇天監臨之于上萬民瞻仰之于下事事都要
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
天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是在位之人都效法

此等過逸之行如商紂酗酒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爲酗
酒之凶德蓋上行下效其機如此吾王其以此爲戒無
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酗于酒德哉

此欲成王之戒逸也對上節平看無皇二句截非民
以下是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可寬假之意也耽樂
兼觀逸遊田說有不顧小人之依意非民攸訓言民
心將由是而離非天攸若言天命將由是而去時人
大法其過逸則如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云
云酗于酒德尤耽樂之縱者也無皇曰今日耽樂是
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是要淫樂
之終使知必至此極所以深戒之也能知所戒則必
不至于享年之促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爲幻

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
聞古時人君德業已盛宜無待于良臣之輔助矣然當
時爲臣的猶且慎防逸欲之萌不忘忠益之獻相與陳
謨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竭力維持
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
成就之夫古之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盡言

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違悖自
然公足以服羣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箇箇循法
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誑誕變名易實倡爲幻妄之說
以眩惑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爲消長人君能任賢納
誨上下交相飭勵則正論常伸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
理也

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故又
舉古人之資于臣者以告之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
之盛就無逸上說猶字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
臣猶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胥訓

告三句俱以無逸貫說訓告在未爲之先如戒其逸
而勉其無逸開陳利害之機以防夫未萌之欲是也
保惠在方爲之際如君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將順曲
盡引掖之方以迎其欲達之機是也教誨在既成之
後如君能無逸則規正成就不替承弼之忠以進之
于大成之地是也有一節深一節意觀註非特二字
可見民無或句承上三句來歸重君身上看蓋君能
信用忠言則德益清明業益光大無或有作爲邪說
以惑之者矣譸張爲幻者如以逸欲之言導之以愁
詈之言激之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戒成王說我所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正今日所
當效法者王若于此不肯聽信無受言諫納之誠則在
位的臣亦皆互相倣效而不盡忠規諫君闕臣諂邪說
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都厭而紛更之
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百姓必以上之所爲爲不是其
心必違悖而怨恨再有不然其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爲
人上者使百姓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者矣夫不聽
臣下之忠言其弊至于如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

吾王其可忽哉

上言古人聽忠言之美所以致其勉此言成王棄忠
言之害所以致其戒也首二句對訓告三句說變亂
以下對民無或句說此字指上節人指臣訓之者君
既不聽忠言則臣亦法之而不以忠言進也小大是
正刑中之小大二否字是因其不便于己而不然之
之謂不必以心口相形說請神加禍于人謂之詛以
言告神謂之祝心口交怨則不止于譸張爲幻矣王
可忽忠言而不聽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

周公又歎息說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爲難稼穡乃
小人之依人君既知之則必爲之經營措處使小人各
得其依方爲實蹈其知者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
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皆身處崇高之位而察見民
情之隱于稼穡艱難之事不徒明足以知之又能兢業
于身心惕厲于政事或治民祗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
鰥寡或咸和萬民是實能蹈迪其明哲以盡無逸之道
者也吾王可不知所法乎

此下三節比前進一步看言三宗文王不惟君臣交

修德業甚盛無由致民之譸張雖或有之亦未嘗有所忿戾也故此節推本言之能知小人之依于稼穡所謂哲也各盡其無逸之實使人皆得其所依所謂廸哲也如治民祗懼嘉靖殷邦不侮鰥寡咸和萬民皆是下節乃廸哲以後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周公又說小民至微而可畏人君若非實心愛民未有聞怨詈而不怒者三宗文王能廸知小民之依惟恐巳有過失民不安生其或有人告他說小人有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呪而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身于人所誣毀之言安而受之說道這本是我的過愆非彼妄言也蓋三宗文王之心真見得人君爲民父母但有一夫不被其澤即是自巳的愆尤故以敬德爲巳任過言爲巳責是其心誠實如是非但勉強隱忍其怒而不發也自古賢聖之君其厚于責巳誠于愛民類如此

此承上廸哲而言不可以爲一節之實觀註故不暇責故其胷次寬平二句可見蓋古人惟廸知民依則其心安于無逸不惟臣之忠言在所樂從而于民之怨詈亦所樂聞也厥或字當讀猶云萬一有此之意告之以怨詈亦譸張爲幻之辭也敬德就無逸說如治民祗懼等事曰皇者巳至而益求其至之謂皇自敬德自修也曰朕之愆自咎也若時兼此二意說不敢貼隱忍看含怒貼不發看二句串說言其自修者誠于自修自咎者誠于自咎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發非止隱忍自制含怒不發巳也此正是寬綽厥心永念厥辟處至是則雖有怨詈亦且弭矣何有亂罰于民而叢怨于身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又說三宗文王皆廸知民依故不暇責小人之怨詈而益敬其德王于這廸哲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的不是不能反躬自責則小人乘間乃或誑誕變置虛實來說小民怨汝詈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爲德今既聞謗言而輕信便是不能長念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亂罰無罪的殺戮無辜的天下之人受禍不同同歸于怨都叢集于人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

此與上二節反看應前此厥不聽節此字指廸哲言請張為幻從不聽忠言來而信之者則由于不能廸哲也怨詈即厥心違怨厥口詛呪之謂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則民之怨尤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如先王之自反而惑于譏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所以深致戒也則信之處就是不能皇自敬德而引為己過矣不永念二句一意蓋君道以含容為德也聞謗言而輙信之則是不能念為君之道而寛大其心矣其勢必至于罰及無辜而怨聚于一人豈特一時之怨詈而已哉如是則雖君欲久享其國亦不可

得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于篇終又歎息說道我所陳這一篇書法戒大備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當以為法如後王商受之昏業當以為戒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監視之也

茲字摠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如云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后王商受之耽樂思所以懲其弊聽忠言而不忽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貽叢怨之禍則君德成而吾言為不負矣其者期之之辭

君奭

成王時召公為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老而歸周公留之反復勸諭謂大臣當輔君德以延天命固人心不可求去史臣記其語因篇首有君奭二字遂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成身退固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大臣狥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憫恤降以喪亾之禍已墜失了天命于是我周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然天命無常可受也亦可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常信于休美決可以保于無窮這箇我不敢知若天于冥冥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却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這箇我亦不敢知也但我等身為大臣誼同休戚今日只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以自遂其私乎

此首言天命以寓留召公之意也曰君者尊敬之辭曰奭者尚質之意皆所以起其聽也我周既受處當

作一頭看下以吉凶對言若天棐忱帶下説諶天命
之長固不敢知大命之短亦不敢知以見無常之命
係于大臣之去留也正是重其責以留之之意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
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説道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
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説輔王以誠
小民而祈天命是惟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然豈
惟君有是心哉我亦嘗思之當今之時萬邦咸休我民

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安矣然天命無常今日之
眷命安知異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
之命爲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
背違之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蓋天命人心去就難必其
機實在于人使朝廷得人爲輔則民心悅而天命固厥
基永孚于休矣朝廷輔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
終出于不祥矣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繫非細故
也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便我後嗣子孫無人
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畏民碞乃或驕慢肆侈遏絶
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之時君爲國大臣固有
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謂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
此承上天命不可知來叙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
見召公之不可去也時我内兼天民言誠小民以祈
永命如召誥所言是也我亦至罔尤違作一句看亦
字對召公而言上帝命是今日之眷我者即厥基之
休意天威是他日之離我者即終出不祥意蓋言民
罔尤違上帝之命亦休矣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我
豈敢以天命爲安而不遠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日
乎越字作于字看弗永念天威越民罔尤違即寧于
上帝命也此是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是原彼此

許國之意天命民心串説蓋係屬有道則民心説而
天意得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
命離難以免不祥之患其係于人者如此公之時我
我之永念正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
弗克恭上下謂不能保天命安民心也光就德上説
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則遏佚之矣
二句是一氣説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言天命之無
常公既已知之矣今以求去而使成王至于如此可
得委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周公又誥上天于我周既降此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寔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輿而後靡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于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墜失其命而不能長保者只因無賢臣輔佐其君孤立于上所以把前人敬事天顯顧畏民喦許多光明的大德都棄之而不能遵行絶之而不能嗣續由是天心厭棄卒蹈于喪亾之轍耳向使輔助得人則天命豈遽棄之哉觀此則召公當此時不惟義不當去蓋亦有不忍去者矣

此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如此見天命係于君德公惟不為成王計亦當為天命計也難諶正申不易之意二句起下句之詞重乃其墜命句此只況言繼世之君不專指成王說弗克句正推墜命之由要補無人輔導之意經歷者踐行之謂恭明德是敬天敬民之明德觀後但言前人光可見吳氏註不必泥夫天命之墜由子孫之不能明德如此則成王之遏佚前光未有不至于墜命者公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求去乎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周公自叙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匡正乃可以紹前烈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德者能之在今予小子旦德業聞望不能過人非眞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以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的大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啓迪惟前人之光付與我冲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一皆遵守文武之家法庶乎前烈益以焜燿而不至于遏佚耳蓋君德者保命之本老成者輔德之資故欲天命之固不可不延世德欲君德之正不能不資老成也

此周公言巳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蓋因其許國之同而期以輔君之同也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不可忘前日之言也通節總是謙辭而所言實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自謙自任說言我非有德業譽望足以正其君而所開導君側者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便不至遏佚而付于冲子俾知所經歷繼嗣而已對上遏佚前光看光亦指敬天敬民之德言施字內有責難意輔其德者正欲其無墜命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

言則在我有當盡的道理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至武王其承厥志既以德而凝固之則繼志述事
固後嗣之責也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冲子
自今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之命天不容
舍之而仍歸則我周大業永永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
輔君以延世德而凝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
當同盡此道豈可堅欲求去使後人湮前光而墜天命
乎
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德者正為凝天命計也天
不可信應難諶意寧王德延本廼惟前人光二句意

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惟在延世德以凝
天命而已二句一氣說蓋文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
延長之矣在我之道惟以光大之德付于冲子使經
歷繼嗣以延武王之德使德無窮而天命亦無窮文
王所受之命愈久而不容舍耳公同此心亦同此責
者而可以言去乎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
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永孚于休而
非終出不祥意以上五節總是欲與召公共保天命
而明其不可去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
周公又呼召公說公之所以汲汲求去者其未聞商之
諸臣乎我聞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當其
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救民其德澤廣被與天
之無不偏覆一般成湯既徂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
伊尹受成湯之顧託以元老舊臣居保衡之官保佑護
王躬平章庶事王業賴之以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
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人同心夾輔勸太戊以

圖政修德滅祥桑之異孚格于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
亦能左右王室而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
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即高
宗舊學之師皆能世救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此見
商家賢聖屢作非予則孫而其臣亦勳德相傳非身則
子此皆公之所當念也
此序有商六臣輔君之功將以勉召公之匹休也成
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徧
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而治化所及與天體而
同大所謂格于皇天也帝以主宰言如典禮命討大

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所謂格于上帝也註
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
能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
賢承流宣化不負委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開中
興之業無非一時之賢臣也六臣輔君功夫只是敬
天敬民二者五段只平叙不重優劣意創業守成中
與繳結處可用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周公又説人臣事君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
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都能率循此爲臣之道効忠臣

輔顯然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國勢
常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
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皇天上帝以國祚則
益永而傳世廿九歷年有六百之多也夫德莫大于配
天治莫隆于永命此雖殷先王世美相承之效而六臣
之保乂其功亦何可誣哉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二句承上文來循惟此道
況言人臣輔君之道陳列之功即上輔聖格天輔賢
格帝之類曰陳者以其後先相望歷歷可視也保乂
緊承上句就國祚説謂以此陳列之功綏定國家莫

安社稷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故殷禮二句正言
其效陟配天重德上説多歷年所就商祚上説蓋有
殷郊天之禮必配以有德之君今惟六臣能輔其君
如此故當殷舉祀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
德配祀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脉而傳世十九歷祀
六百也二句一連看蓋有配天之德斯能永天之眷
故推本言之耳保乂有殷是就始之用功言欲使之
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是就終之成效言有殷果于
是乎保乂也　一意正相應觀註以字故字可見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又説國無賢才則國空虚老成耆舊衆賢之領袖
也在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
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内
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的莫不秉持其德無偏
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侯
甸諸侯爲王藩屏的况皆奔走趨事惟此内外之臣都
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德業隆盛政
教修明人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

者之欲天下之人知其出于至公都聽從悅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羣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𨍭于朝廷公必如六臣之輔商以勉敉于今日可也

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承上節多歷年所推高一層看言能致天生賢以輔治故能使君以德而永命也天惟純佑命本六臣輔君格天來命即豢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謂商實總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秉德明恤串看謂秉忠貞之德而分君猷念也奔走者趨事赴功句宜劝力也曰罔不者合尊卑而同然見內之有人而實曰咸者合大小而一致見外之有人而實矧字亦有味正形容實字意也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內外兩邊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內外之臣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有事云云也一人指成湯諸君有事四方如征伐以平四方之慭會同以修四方之睦是也罔不是孚即丕應徯志心悅誠服之謂征伐則勠力同心會同則方來丕享也此與周之𢘅見胄丕單稱德平層看須𢘅多歷年所意在後蓋民心孚則天眷益永總見大臣一身有係屬民心凝固天命之

者而不可去也〇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之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通徹于天乃可以克當天心而天斯壽之耳如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皆能盡平格之實者故能保乂商家久安長治歷年至于六百之多是天之壽商實以六臣之故也及至商紂繼嗣天位乃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有平格之臣以維持天命所以天降之罰遽還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國祚之長短繫于賢臣之有無若此今汝其無汲汲求去勉爲周家永久之念凡所以輔君而延世德者益竭力以圖之使我周有平格之臣則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治効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蓋身與國俱顯矣彼商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此正欲召公匹休乎六臣也天壽就國祚上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爲壽而以國

豚靈長爲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串看言其至公無私而與天爲一也主德而言此句只泛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説保乂有殷正天所以壽商者蓋六世能盡平格之實故天心眷而國祚隆卒能保乂有殷而多歷年所也如輔聖以格天而開有道之長輔賢以格帝而衍無疆之歷皆是有殷嗣天滅威者紂無平格之臣爲之維持天命故天不得而壽之也見得國祚之長短係于平格之臣之有無以明天無私壽之意永念云者蓋召公德尊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乂去

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孚須就周家王業上説固命應前永孚于休天不容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言天亦以壽商者而壽我周也厥亂句緊帶上講與召誥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語意相類就固命上見出治效新造邦者對殷而言也赫然明著即景運方隆太平有象之意身與國俱顯註意可玩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周公又呼召公説昔者商王紂無道上天厭棄降災害于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然生民不可無主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于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佑助他無所不至思或啓之行或翼之由是德日以盛真足以爲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命于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申勸即式教用休之意啓其思翼其行而不已之謂非初勸文王而申勸武王也集大命者所謂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是也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

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由德得天下以起文王之受命語意有次第可玩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周公又説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基天命實由文王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都服從政令無有違越人人都涵育教化無有乖戾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皆是名世之賢或同姓而臣或

應運而起同心輔佐爲之疏附先後爲之奔走禦侮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也

此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也蓋得天下雖由于武王而受天命實始于文王故推本言之修和主德教說養在其中不可以修屬教和屬養觀下文廸彝教可見修字有承叙式化理而不亂之意和字有涵育甄陶順而不乖之意就成化一邊說而文上用功處全在克字內須兼上下說方完此處正合得著見于上覆冒于下二意有及門說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五臣輔文王處即下往來以廸彝教是也與有商陳列之功對看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周公又反前意說若虢叔等五箇大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廸宜布所當行的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于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矣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以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也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五句看文王句貼上惟文王一句看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導廸表承宣布之意主文王言非廸民也教行則德降德降則有及修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周公又說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輔佐亦惟天意在文王純一不二以佐助他故生這等秉持明德的賢臣其踐履至到者實曉得上天顯然的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導啓廸使其修和之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皆五臣輔佐之功也

此承上節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天而受命者實本于此也首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推由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亦惟二字對有商天惟純佑而言純佑內有賢才衆多意應商實看以註中有了文王人云云故也秉德指五臣言猶義德吝德之謂天威指天理之顯然可畏者惟其行之至是以知之盡故曰廸知正所謂有德也時字指廸知句言以是昭明文王即下文廸見冒聞也廸見冒聞正昭明處而見冒聞實從廸字來即往來奔走導廸彝教意

也見者修和之敎昭著于朝廷之上也冐者修和之澤偏覆于邦國之閭也聞于上帝者修和見冐之極而發越升聞于天也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也受有殷命則不特純佑而已惟是之故亦指業德以下五句言受命就指天下言文王雖未得天下而得天下之基實始于此也末要見召公當匹休五臣以保命之意

武王惟兹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冐丕單稱德

周公又說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受殷命至武王時虢叔雖死閎夭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導廸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往伐有商凡殘暴虐民與我周爲敵者都誅滅無遺此四臣老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于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覆冐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涵濡敎化者大盡稱頌武王的聖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有一處不心悅誠服者此皆四臣開導之功也夫以文武之明聖開創大業猶必賴賢臣以爲之助况嗣守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

此言武王之與亦本于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平看

廸有祿是富有天下對受命言昭武王以下是化及天下對見冐言謂大業之成大化之洽皆本四臣有以輔之也廸字與廸見冐之廸一般謂啓廸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與申勸二句意相應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言奄有四海玉食萬方之意後暨武王二句輕帶過以起下文之辭後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也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是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之謂惟冐就武王之德覆冐斯民說丕單稱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即四海永清萬姓悅服時事也輔以有祿又輔以丕冐亦見四臣不以功成而畏之意欲召公之匹休四臣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艱難幼沖在位我小子旦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津渡所在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即位與未曾即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

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欲勤而退不肯
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使民
心尤然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望了那在郊的鳴鳳
我將不得復聞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況敢說
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于無窮乎然則公之必不
可去明矣

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
助而不可不匹休之意也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意
在若字上輔成王業意亦在于往上游大川與濟字
皆喻辭也小子同未在位見不能承王業之重申若

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而
不可專責之我申暨汝奭其濟何意收罔勗以下則
甚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是收斂退托不及指承王業
言即同未在位意感格指天命言非四靈必至之謂
即首章承字于休意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又歎息而告召公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
望汝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宜鑒視于此不可忽也
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有無窮的
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澤武王以四臣而收
戡定之勲迹其積累締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
相與維持保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
當重任能不以寵利為嫌不以潔己為高而委身事主
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識量之閎深若拘拘然只圖功成
身退潔身而去則器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
自處寬裕之道務展布四體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
隘求去為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若汝迫
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由開明前人之光將至遏佚故
我拳拳留汝者正不欲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武

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謀寧不
為文武大業計耶

此申結上文以留召公之詞與天壽平格節對看前
言前六臣而以天壽節結其意此言周五臣四臣而
以此節結其意各有照應茲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
言即文武資臣以為輔而于方資汝以共濟是也我
受命以下是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以明不可不監之意無疆惟休指受有殷命尚迪
有祿而言無疆對大字看無疆亦大也大惟艱者文
以五臣創造于前武以四臣經營于後父作子述君

主臣輔其積累締造甚不易也告君二句承上意說言承此艱難之業當共圖克濟之功公之不可狹隘求去也明矣故告君爲寬裕之大計而勿爲迫切之歸心者正爲後人計也君去則王既幼冲而我又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而大業無與保矣我不欲後人之至此故惓惓于君期以仰承王業爲念而無以盈滿之懼隘其心以輔成君德爲圖而無以寵利之憂嬰其慮也即前永念意我不以句只申巳欲其寬裕之意聽召公之去即是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克經歷遏佚前光意相應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又告召公說我昔與汝同受武王的顧命當時武王敷布腹心將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爲下民的準則當時顧命的言語說道嗣王以幼冲在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盡輔弼之道如農夫之有耦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託如車之有馭并力一心以乘載這天命使不至傾覆盖今日天命文王以德受之締造甚艱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惟當追念文王之舊德常恐失墜共承受此無窮之憂可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委而去之使我獨當艱難之任何以勉輔嗣王乘載天命乎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盖顧命正爲王業之艱難發也敷乃心以悉命汝下文顧命便是作民極指爲三公言見委任之重曰以下正所以命之者明勗二字串說貫至大命猶云精白一心以勉力于輔弼之道也註如耕之有偶二句貼偶王在亶如車之有馭二句貼乘茲大命二句平皆明勗之意盖耕必有偶乃能終畝汝之輔君必彼此相信心腹相與而無有疑貳可也車必有馭乃能任重汝之輔君必并力

一心負荷天命而無有退托可也相信并力俱指召公與成王說惟文王德二句串看承上說來言惟茲大命文王以德受之固有無疆之休矣然天命無常實有無疆之恤故惟念文考之舊德而當此無疆之憂使丕顯之德愈遠而益新誕受之命愈久而益固也德指修和見冐說承字作當字看夫武王之顧命如此召公縱忽于周公之言獨不念武王之言乎留之之意益切至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爲泛常之言
遂呼其官與名說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既墜厥命天
威之可畏如此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紂之
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惟
德是輔商紂只因崇信奸回播棄黎老無平格之臣所
以墜失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
之禍又將移于我周此汝不可不留也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詞蓋即在巳之誠以感
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求去也朕允句虛其汝以
下正朕允所在其汝至天威作一氣讀以我所言如

先言天命之無常繼言商周之得臣與受命之當保
顧命之當念皆是蓋周公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
格之臣如有殷之嗣天滅威而已故總謂之監于殷
即永念天威之意也天威云者召公去則後人迷惑
民心尤違喪亡之禍又將移于周至爲可畏也敬字
念字相照應大意言殷喪大否固由于國之無人而
我之所言固以殷爲監矣其汝敬以我之所言監視
殷之喪亂知滅亡之禍起于無人而上天之威深爲
可畏于以念我周之天威惟恐蹈殷之覆轍可也能
念天威則自不容于求去矣此正周公憂國忠誠所

[illegible]故曰朕允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
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又說我前勉留汝的言語豈是不足取信於人卻
如此諄諄告汝乎我之意只說周家王業之興文王以
五臣武王以四臣今輔君贊成其業在我與汝二人同
心共濟而已汝聞我言而契合于心也說今日王業文
武固資五臣四臣而得之所以輔君而成之者全賴我
二人我二人同心許國如此況天眷我周有方興未艾

之勢就是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
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
難居欲避賢路耳若以此爲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
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
至之天休使他日賢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之時
汝欲推讓其位以事業付與後人我固不敢阻汝也今
天休未答王業未成方以弗戡爲懼豈汝求去之時乎
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也茲誥泛說通上
所言皆是予惟以下四句是推所以致誥之意而明
其言之可信也襄我二人襄字重看即前固命與永

孚于休意謂王業之與文王以五臣武王以四臣而
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而已見得任大責重所
當共濟之意汝有合哉是諒其必然之辭言汝同有
許國之心者聞我之言而有合必將曰在時二人而
不容諉也與稽首君巳曰時我以下相應天休二句
是周公之言天休滋至對受命有祿深一步看惟時
二人不戡言同心竭力猶恐不足以負荷之決言召
公必不可去也其汝上要補召公欲去只爲擬盈滿
之意修德用賢平看惟德可以動天也能益自敬德
而使平格可致乎天壽則盡其職于巳而天休可荅

矣惟賢可以事天也能明揚俊民而使賢才無興于
商實則分其職于人而天休可荅矣至是則王業以
成天眷以固而國家臻于全盛者在是于此而推遜
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則天休未荅而王
業未成也豈汝辭位之時乎其意重在今日不可去
上不是示以可去之時也又與在我後嗣數句略相
應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又歎息說朝廷之上公卿百執事其人固多然同
心協力篤厚于輔君者惟是我與汝二人所以能保固
天命與隆王業至于今日之休美也然卻不宜以此自
足我與汝當夙夜黽勉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少有倦
怠成之何如蓋文王之功業固嘗顯于西土光于四方
然使今海內尚有一夫之不服從即是功業未成處我
二人當竭力以成之務使德澤丕冒于斯民雖海隅日
出之地人人都率從臣服我周家然後文王之功可以
言成我二臣輔君之責庶幾無愧耳今未至是而君可
以求去乎

此言前功之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也今日休以上是

叙其巳然之功我咸成以下是勉其未至之績輔君
指輔成王說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是我二人乃巳
然之詞言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君則保受明德以
諴和小民我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
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休
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既醉之雅也文王功指修
和見冒而言不怠就周召說欲黽勉不怠以成之也
即永念猷裕之意丕冒三句正成文王功之實蓋今
日之天下即文王之天下一民之有未化即文王功
之有未成也我其共成文王功于不怠塲廣其修和

之澤以徧覆斯民溥其見冒之仁以甄陶一世茨德
化無遠弗屆民心無思不服雖海隅日出之地皆將
率從而無一人之尤違則不止于今日之休而能成
乎文王之功矣今未能至是不可以言去也海隅出
日是舉遠以包近丕冒二字自爲一句看通節只在
民上說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又留召公說我前誥汝者豈是不順于理卻如此
反覆多言蓋大臣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荅
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只爲憂天命難于終保及斯

民無所倚賴憂之深故其言之切如此公之去志宜寢
予留矣

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誥只指上兩節曰多者
謂前言已備而復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而言故謂
之多誥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以見其言之
順理處憂天命申天休滋至說憂民申丕冒節蓋大
臣爲天命所係有乘大命之責一去則王業不成而
天休之滋至者將去我矣大臣爲民心所關有作民
極之責一去則前功不終而民心之罔違者將離我
矣憂之之深故誥之之切如此我豈不順于理者哉

篇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意相首尾

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
往敬用治

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之向背
汝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汝能周知民情向順之故今
日民無尤怨固能善于始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處最
是可畏汝其祗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
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丁寧告戒之辭如此

此因召公之留而飭遣之欲其治民以凝命于無窮
也民德指嚮順一邊初終皆指民德說民心至愚而

神而難屬人心以使之嚮順非老成諳練者不能知
故曰惟乃知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看言民罔尤違
固無不善其始矣然撫后虐讐民心無常尤當慮其
終使嚮順于後者無異于今日可也茲字正指上二
句言祗若者聽順而無拂逆之謂敬用治者用此謹
以治民也言汝蒞太保之官居民極之地必爲乃辟
以順吾言念其始復思其終顧畏勤恤務使民罔尤
違常如今日則信能行其所知而天命有終矣二句
一直說上以天民並言此獨言民者以天命本于民
心也猶首言弗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意曰

民德則廼知天威可知思民之終則思天命之終可
知二者相須大臣爲國家計大要不出此

書經講義會編卷十

蔡仲之命

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
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爲諸侯誥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乃先敘說初武王崩時成王
尚幼周公爲天官冢宰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
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于商之舊都乃以主少國疑
乘商人之不靖遂造作無根之言誹謗周公說他將不
利于孺子因相與倡爲叛亂蓋非獨以危周公實欲動
搖王室也周公既奉命征討罪人斯得以管叔爲首惡
乃明正其罪誅之于商之舊都蔡叔罪稍輕囚于中
國之外郭鄰地方只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輕但降
爲庶人削奪其爵祿待他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纔齒
錄因其罪之大小定爲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
私恩廢公義也其後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始終謹
畏不敢放縱周公以其克蓋父愆乃擢用爲卿士蔡叔
既沒周公以成王之命命他之國以續蔡叔之後焉蓋

惟賢是舉不以世類而弃命德之公也亞于八義盡仁至
如此
此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而先敘其始如此重克
庸祗德句正見其所以得封之由也三叔罰有重輕
因罪有大小觀致辟字囚字降字可見德即忠孝之
德克庸是始終有常之意下文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是也卿士是周公之卿士命之王者以成王之命命
之也蓋周公食邑王圻故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
之事則周公不敢自專而必命之天子矣焉卿士者
擢用之也邦之蔡者分封之也三年不齒以上是天
命當刑者周公不以私恩而免見義之盡蔡仲以下
是天命當封者周公不以世類而廢見仁之至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爾小子胡率循
爾祖文王之德改易了爾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
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皆天之所命故我今以爾爲諸
侯于東方不失茅土之傳爾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敬之
哉其恪謹侯度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敘其得封之
由前德行猷三字俱以忠孝言率改二字
有工夫克慎緊承上句說無工夫蓋止忠止孝文王
之德也不忠不孝蔡叔之行也汝惟率德而改行則
是能慎其爲子爲臣之道矣總是上文克庸祗德一
句意敬哉轉上二句講欲其常存率德改行之心而
無失也此節爲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此節看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
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于王室爾
蔡仲庶幾掩蓋前人的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

前人已行則後人之繼述猶易今爾父所爲不善在爾
無所因藉要超邁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
須勤勵自强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于爾後世子
孫使都有所倣傚可也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
是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
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此說與註中意不同然玩本文字面則此說爲長從時
說
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而言蓋敘其已然之善
以明得封之由也首二句一連說愆即指不忠不孝
而言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申上

四句之意也邁迹自身指忠孝說以其超越乎往行
曰邁迹由吾身而創爲之曰自身總是無所因襲而
然之意邁迹内自有作則將來意不可以邁字作垂
字看克勤二句雖分貼亦須串說觀本文以字可見
以忠孝日儆而勠勵不息正見自己奮發處而盡此
道以爲後法使後之爲諸爲子者皆于我乎取則正
是超越舊跡處所謂邁迹自身之實也與創業垂統
意一般率祖二句用可謂二字引下言能如是則可
謂率循文祖忠孝之常訓而非若爾父之違王命而
不忠不孝者矣豈不足以蓋前人之愆哉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
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成王又告蔡仲說皇天上帝于人無有私厚只是有德
的人克享天心便佑輔他使其長保爵位若無德則天
命去之矣下民的心無有定向只是有恩惠足以固結
其心的便懷服他欲其長作民主若無惠則民心離之
矣人之爲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各不
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親民懷
國家安寧所以同歸于治人之爲惡如盤樂怠傲拒諫
殃民這等不好的事雖各不同無一件當做的若有一

於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亡所以同歸于亂夫天
人之向背繫於善惡之從違當審爾其可不戒哉必也
脩爾之德以順天意布爾之惠以結人心力于從善勿
以善小而不爲決于去惡勿以惡小而爲之則侯職既
盡而福祿可保矣
此以下俱承敬哉而言此節欲其察治亂之幾正敬
哉之事也蔡仲雖云侯國而亦有天民之責故以是
告之首四句只言感應之理如是下四句則言其事
德就修己上言惠就及人上言善兼德惠而言惡兼
不德不惠而言治者天親民懷之謂亂則不親不懷

是也不同者德與不德其存諸己者非一端惠與不
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而同歸于天親
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同而同歸于天
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爲之惡戒哉者力于爲
善決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能戒則有善而
無惡有治而無亂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成王又說爾蔡仲侯于東土寔建國臨民之初創業垂
統責任甚重其可不慎哉若是兢業惕厲于初不敢怠
忽凡所行的事都思慮其終務爲久遠可繼之道則貽

謀旣善必能和民人保社稷與國同休何困之有若不能思其終凡事都輕率慢易只爲目前苟且之計則詒謀不臧終必至于困窮而已此在蔡仲立國之初所當儆戒也

此欲其明謹始之道亦敬哉之事也愼初句虛講下四句是推能謹之善與不謹之弊以見謹初之道不外于思終也初是受封之初乃天命視以去留人心視以向背而創業垂統也計皆定于此故不可不愼然愼初之要惟在思終思字內有圖爲意一時之建立必思爲悠久無疆之謀今日之修爲必思爲永世無窮之計此思終而能愼初者也故終以不困不困者如保其社稷和其人民之謂不思其終則不能謹其初矣故終以困窮四句平看俱申首句意以天民貫無妨但不必用德惠等字耳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成王又說爾爲諸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脩爲不要怠緩廢事有共事的鄰國則加意親睦不要輕易生釁尊而王室則盡蕃屛之責以防禦其外侮親而兄弟則敦敍之恩與之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以康濟他使人人都安生樂業無有失所這五件事乃侯職之所當盡者也

此欲其盡侯職亦敬哉之事也五句平說以字不必滯懋乃攸績是勤以勵已睦乃四鄰是和以交鄰蕃王室是忠以事君和兄弟是恩以睦族康濟小民是仁以撫下總是侯職之當然也績汎指功業上說康濟就安養說○五者雖忠之事而孝實在此蓋叔違王命是不能懋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也構禍以危天下是不能濟小民也仲能盡此庶忠孝兩無所歉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成王又告蔡仲說天下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爾之行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奉以周旋不使有大過不及可也率中何如先王本有成憲乃已然之中不可易也爾當兢兢遵守不要妄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身自有法度乃本然之中不可改也爾當審于聽覽不要惑于偏言邪說改變了自家所守的常度內不狥已以妄作外不狥人以偏聽則喜怒好惡自然得中而侯職無不脩矣予一人豈不于汝而嘉美之乎

此欲其守中道亦敬哉之事也蔡仲之善全在能蓋前愆邁迹自身上恐其矯枉過正專務紛更而遂乎理故以率自中告之中者吾心無過不及之理所以立聰明之矩協視聽之則者率者來以周旋而無所違越之謂此句虛下三句正率中之實也先王之舊章是聰明所運日有成法乃中之已然者無作聰明則内不變于已之私智而先王之成法不亂所以率乎已然之中也吾身之法度是視聽所接自有定理乃中之本然者詳乎視聽則外不變于人之私言而吾身之法度不改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工夫全在

無作字詳于上汝亦承上二邊說惡其能盡中道也

有不汝瑕殄意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歎息呼蔡仲之名誥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去經理國事圖所以蓋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憲者不可荒廢棄墜于朕所告戒之命也

汝往哉者節遣之辭無荒棄者警戒之辭朕命指上四節如修德施惠謹始慮終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皆是欲其率德循猷之心不替于初而克勤垂憲之矣然治于後以保有東土之封也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畔成王親征滅之歸于京師作此以告管蔡霍殷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乃傳王命告諭他故史臣先叙其事

此史臣叙多方之所由作也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既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徐戎

叛成王滅之以歸遂作多方以誥天下則是書作于多士明年之五月也即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在洛宗周斷主鎬京言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傳成王之命誥猷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尹正管理的民反叛不常助奄爲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殺戮大降恩赦宥爾衆人之命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二心也

四國指管蔡霍殷多方泛指天下是摠呼以[illegible]或
侯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而言是專呼以告之爾命指
殷民所滅止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蓋示
以宥罪之恩以啓其聽命之心耳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成王誕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國之人大逞
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滅不肯永遠
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至于今宗社不血食矣
爾曾不以此爲鑒而欲蹈其覆轍乎
此言商奄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之不可妄干也一篇

中皆此意故曰多方綱領圖度正與敬念相反圖度
是妄干之私意敬念則知保命之有道乃昭受之公
也自底滅亡意照在圖帝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
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也上節是示之以恩
而發其良心此節是惕之以禍而破其邪心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成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甚無道尚欲扶持而全安
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以譴告規正他使
其恐懼脩省夏桀全然不知敬畏反大肆逸豫以爲樂

雖一句憂民的說話也絕口不道況望其有憂民之實
政乎然上帝猶未忍遽絕之也蓋桀雖縱逸其日用之
間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啓迪他處使能
勉强擴充天意尚可回也桀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雖
終日之間也不能少勉于上帝之所啓迪況望其惟日
孜孜動循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上
帝震怒天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也知桀之亡
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妄干天命
乎
此下四節言夏之所以失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

妄干也惟帝降格句作一頭正欲其恐懼脩省以盡
承天治民之道耳下以天民分看有夏誕二句是言
其虐民蓋人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且不肯出愛
民之言況行之爲實政乎乃大淫昏二句是言其慢
天蓋人或有能暫而不能久者桀且不能終日勉于
天理況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攸聞總承說欲其監夏
之亡而知紂之亡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成王又說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夏桀矯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未必喪亡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却乃横征暴歛絶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實始于內嬖妺喜蠱惑其心敗亂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善承衆庶然不惟內惑女寵又且外任小人不能大進用賢人而恭敬之使洪施寛裕之澤於民亦惟有夏之民內有貪叨措刻忿懫酷虐的日加敬信恣其所爲以戕害于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

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也厥圖命句承慢天說不克開二句承虐民說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辭圖上天之命其淫昏之極何如也非特不能愛民而已抑且暴歛以遏絶斯民嚴刑以增亂其國其誕逸之甚何如也摠作一頭下分兩項看言桀之惡如此固因惑于內嬖而致然亦由任用小人以成其惡也不克開以征歛言降罰以刑罰言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蓋絶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崇亂說蓋桀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寛裕其民也下叨字亦貼不克開句看懫字亦貼降罰崇亂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成王又說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爲民主矣于是監于萬方要爲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眷顧有殷大降那顯明休美之命于一德之成湯使他爲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爲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命之至公非圖度冀幸之可得也

此承上而言桀之亡也不重與湯上惟時玩註則當況說桀殘虐不可爲民主意補在此句下顯休命是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謀

之私故曰顯也刑殄句重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成王又說惟上天不與夏桀既亡其身又亡其國降罰如是之大者只因他昏迷無道屏弃賢能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可以輔君安民的都不能推心久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的多士都不是賢人君子只是貪叨酷暴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理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嚴刑重歛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其

手足至于士農工商之類凡百所爲都有妨礙無一條
生路可開通者政亂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也
此申上三節之意而言桀之所以亡也不畀純承上
刑殄看言天既喪其身又亡其國不與之者大也此
下正原其所以不與之者由桀不用君子而專用小
人也蓋多方義民可以福民保國者桀不能用之而
使永于多享固足以取滅亡矣況所敬之多士皆不
義之民同惡相濟蠹國害民寧不速其亡耶永于多
享是久于祿位之意明保享對胥虐句看一正一反
之辭明保享者明以保安之明以奉承之即靈承于
旅之意虐者嚴刑重歛所謂政暴也百爲大不克開
則力本者既不獲盡逐末者又不得通民事所在無
一能達所謂民窮也此舉桀多士之喪夏以儆殷矣
尹民之喪殷也

乃惟成湯克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成王又説桀既自速其亡不可以爲民主矣乃惟成湯
一德格天足以當爾多方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人
心戴之因以代夏桀爲生民主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有私也
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受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

妄于也惟字克字重看見民非有心于湯惟湯德爲
能當之耳民擇湯而歸意須先提起以字要見順民
心意非與字之謂也此言湯應人心以君天下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成王又説成湯之得人心者以其盡君道耳蓋人君之
守位以仁仁者君道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也成湯能
懋昭大德克寬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者以倡率勸
勉其民文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湯爲法則用能以仁
道勸勉于下而成丕式見德之治也君仁莫不仁感應
之理固如此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也厥麗指仁言麗云者人
君所以守位者在民而所恃以悅民心者在仁是仁
者君所依賴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慎麗竊下文明德
慎罰意如懋昭顧諟存之而爲仁之本子惠困窮數
之而爲仁之政是也乃勸就在慎麗上見率先倡導
之機不出于仁之外也刑用勸亦點歸德外法意兼
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講湯帥天下以仁而民無不化
如此此可以見其垂統之善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成王又説成湯能盡君道以貽謀垂統故自成湯以至

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知德乃天命所在則務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所關則務謹慎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般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翕然向化而成長治久安之盛也蓋明德則能使人觀法而樂于為善慎罰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為惡所謂厥民刑用勸者亦與成湯之時無異矣

上言商之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遠也至于二字通指成湯以後賢君而言明德就修己上說本諸身者莫非仁也慎罰就治民上說達諸政者莫非仁也對上慎

厥麗句看亦克用勸者知所愛慕而勸于用德知所畏服而勸于遠罪也對上刑用勸看還重民化一邊說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蓋明德之勸民人皆知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成王又特明之說商家先王于緊要的囚犯尤加敬謹其中有罪惡多端決不可宥的必誅戮之不敢輕縱所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不敢為惡有無罪誤情可矜憐的常開釋之不致虧枉所以赦一人而千萬人悅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勉于為善蓋刑不當則良民有懼心赦不當則奸民有幸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為慎罰之仁也

此承上節謹罰而言亦以德用刑之意要囚是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過誤入刑者曰無辜殄戮以寓懲創之意仁行于辟之中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故民用勸而齊咎焉開釋以全哀矜之心仁行于宥之中也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故民用勸而康乂焉殄戮開釋正能謹處所謂依于仁也民用勸所謂化于仁也用罰足以化民如此而況于明德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以致天下治安如此其久今至于爾君不能明德慎罰以謹厥麗至不能以此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忽焉至于滅亡不亦深可憫哉夫此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一夫之力而興也勃焉紂承祖宗累世之業而亡也忽焉仁則興不仁則亡豈人之所能為哉斂民反側之心亦可以少息矣

此節對上四節看言先王以仁而保天命固以全盛之多方遺之後人矣今紂以不仁失之而不能以此多方安享天命誠可憫也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

以謹厥麗意民心離則天命去故不能享天之命也

亦見得不可妄干之意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之命說誥告爾多方刑於有夏

桀既亡矣非是上天有心去夏弗克多享紂既亡矣亦

非是上天有心去殷也只是夏桀商紂暴亂無道自絕

于天以取滅亡致罰天亦何常私之有

此承上起下之詞蓋上既歷陳夏商之亡故此更端

言夏商所以亡者皆非天有心以去之也以引起下

文桀紂自取之意自此至尹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

可妄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倚恃爾多方之富庶全盛不知

戒懼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生不有命在

天其瑣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是飾非拒諫之詞商安

得而不亡乎

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雖以桀紂並言而意實

重紂上此節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大淫圖天三句一

氣說下有辭如謂已有天命之類瑣屑者不一而足

也言紂以多方之富為可恃遂大肆淫泆以詞帝命

而肆為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于去

殷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成王又說乃惟夏桀凡所圖謀國政都是無道的事

安其危利其災不能聚集眾善以享其國乃聚集眾惡

以亡其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代之而有天下

也

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者凡所為皆速亡

之道而非保命之事所圖事有不一故曰集也間之

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桀之政集于亡故天因以亡之

耳豈有心于去夏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成王又說殷之自取其亡不特見于大淫圖天命也乃

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却以安逸之事為逸淫

洒無度凡所圖惟國政者却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

進的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焉

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者君位本安逸而

復以荒逸居之也不蠲烝承此句看惟其縱逸所以

穢惡而怠惰也紂之政如此此天所以亡之耳又豈

有心于去殷乎以上三節只反復言夏殷之亡非天

有心之意或以上一節爲慢天下二節爲虐民非本
旨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成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
不加省念則放蕩敗壞反做了昏愚的人若昏愚之人
其資質雖陋苟自愧其昏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
變化便做了通明的人一念之差雖未遽至于狂若積
漸放肆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遽至于聖若積
漸擴充不至于聖不已聖狂之機係于一念轉移之間

如此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仁愛
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寬假湯之子孫
冀其改過大爲生民之主然紂終不奮悟穢惡日甚凡
所言動都是淫穢暴虐的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
可聽此天所以棄絕之而至于亾也
此中言紂之惡自絕于天亦是天非有心去之之意
乃承上起下之辭也惟聖言其通明惟狂言其昏愚
就資質上說罔念則恃其聖而不知自修故漸流于
狂克念則恥其狂而不肯自棄故漸進于聖轉移之
機存乎一念而已此二句是汎言其理以引下文意

言紂雖狂亦有作聖之理故天待以五年之久而冀
其克念作聖以爲民主紂乃稔惡不悛終無可念可
聽者于是天之降罰不容已也天未遽絕于紂而紂
自絕于天如此孰謂天果有心于去殷乎念聽二字
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成王又說紂之穢德既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絕矣于
是求民主于爾四方之人大警動以災異譴告之威使
知商家之必亾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之命者惟爾四方
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而爲民主此所以歸于我

周也夫天以民主望于紂固非有心于去殷而今以民
主求之多方亦豈有心于興周乎
此承上罔可念聽而言紂既不能爲民之主故天求
民主于多方也大動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大
示以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見
得天非有心于去殷亦非有心于興周總是言天命
之公也此節專爲起下而發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成王又說上天因紂無道乃眷求有德之人而天下無

足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善能承順衆庶于凡發政施仁用德的事都負荷克堪可以爲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武陰誘其衷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我文武之德業日盛用臻于休美不惟可以靈承一方而且可以丕冒海隅于是簡擇付畀以商家之命代爲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也夫天命未定之時既無一能當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洶洶不靖欲何爲哉

此承上言文武備君德而膺天眷蓋示以天命之既定而讋服殷民之心也惟我周王惟字直看承上言民主之責天既望之紂而紂不能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故惟我周王爲能當之也靈承二句一直說下句本上句來善承其衆即是能勝其德也善承者體悉民情順從民志如省刑罰而生之不傷薄賦斂而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爲有序故曰善也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蓋用以安民之德也克堪者凡發政施仁愛民濟物之事皆能負荷而力行之也典神天只是可爲民主之意曰神天者互見之詞耳式教用休所以大成其德也休就德上說是啓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畀之正與五年須暇句對看尹爾多方則是爲神天之主矣尹字有正人不正之意言我周之得天如此則天命既定于一矣何爲反側不靜乎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誥我今何敢喋喋多言以告女只是要大降恩赦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耳蓋示以宥過之恩而望其遷善之實也

上既詳示天命之公以讋服之矣此復申前大降爾命之言以感動之也多誥如夏商之興亾我周之受命皆是下句正言所以多誥之意言我惟不忍爾殺大宥爾命所以多誥也汝可忘宥罪之恩而不務于遷善之實乎先此以起下文責之之意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成王又誥爾四國之民蓄疑畏忌所以反側動搖而不安爾何不消險詐之心平怨望之意以誠信寬裕之意安集于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于我周已久爾何不夾輔介助以保乂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illegible]

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潴爾宅舍收爾田產我
今都寬宥了爾還得住爾宅舍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
厚矣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
而延福祚于無窮乎這是責殷民以所當爲之事

此節分三段看皆示其所當爲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就未然說以天命爲主俱以無反側動搖意貫殷民
之不靖正是心之譎詐詭謀之追促而不能忱裕處故
首以忱裕責之忱者誠信以相與而無反側詐妄之
私裕者寬弘以自居而無怨望不平之意皆所以安
于天命也夾輔如之屏之翰意介助如臣服奔走意

乂者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宅
爾宅二句雖言罰輕恩厚亦只起下之詞惠字比夾
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不應倭志之謂熙則天命益廣
不特享之而已惠王即是熙天之命蓋民心所存即
天命所在一民未順則天命狹矣今殷民皆順我王
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首段
就殷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其
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順以廣天命三
曷不字要發明蓋以善之當爲者而責其何不如此
也

爾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
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自取
誅滅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商紂無道天
之所厭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安於天命于我周有
道天之所與爾等乃輕忽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且爾
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乃正人之所深惡者乃猶
以恢復爲義圖見信于正人乎這是責殷民以不當爲
之事

此節分四段看蓋戒其所不可爲而責其遷善之實

也固是已然之事而實警其將來之詞言人孰不自
愛其身也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而不知所以自
愛耶天命之去商已久理所當安爾乃覬覦妄于大
不安天命耶天命之歸周已定理所當遵爾乃悖逆
恃戾輕棄天命而不顧耶非法之事正人所鄙爾乃
自作不典欲圖信于正人以爾志在興復爲義之當
然耶內則禍已上則違天外則作人誠不可不追咎
于既往而儆戒于將來也四爾乃字重看圖忱于正
乃殷人不靖之根本處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不忍盡行誅殺只是用好言語教告爾等只是誅討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往爾等有不能聽用我寬宥之命還狃于叛亂反覆不已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恩不可望矣這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好爲此嚴刑乃是爾等自爲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

此承上遷善之實而言嚴其詞而禁其反側也二惟時字重看言惟此二端更不誅戮正應降命之意要因正是戰懼他處謂拘因之而不殺也至再至三是懇惻切至不一而足之謂如東征有誥多士有書以及多方之訓是教告之再三也東征興師天罰敬致以至伐奄之舉此戰要囚之再三也是我之降爾命可謂至矣乃不用我命而叛亂反復不能勉其所當爲而戒其不可爲則罰殛其咎已乎末二句正帶斷殛何而言自速辜則無復降宥之理矣蓋警懼之之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成王歎息說猷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民遷徙洛邑之時我嘗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奔走効勞臣服于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巳五年于玆矣人情久則相孚事變久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何也

此揔呼多士實重殷士一邊有方多士不過帶說殷士是有位于商而今無位于周者臣非必列職但奔走臣服便是曰五祀者見其臣服之久情宜孚而勢宜定不可復反側動搖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成王又專告殷家職官說越惟爾殷士受官職于洛邑長治遷民的有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般委任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事事務要竭力盡職以化導殷民庶無負我告教之意也

此專告授職于洛者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要見臣我監巳久之意臬指化民之事而言所以長治遷民使無反側動搖者也與教民由在位同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成王說所謂罔不克臬者何如身之主在心凡心不安靜者其身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耳爾殷多士務省察克治和其心以和其身使言動起居各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可也家之本在身身不和睦則家不和睦是不睦乃爾教之耶爾殷多士務歡忻浹洽和其身以和其家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可也若身旣和順家必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新邑之人都觀感興起懽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百姓昭明矣如此則又安順治無有攜貳悖亂之習乃爲勤于化民之事而不負其任職也可不勉哉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蓋和身睦家以化民之事也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于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於身安靜和順正般民所不足者故欲其端本善則以倡率之也克明內要見安靜和順無反側動搖意事字與上臬字一般末句不可作效說觀試始爲不負其職句可見兩惟和即修身齊家克明則國治矣通節重克明句上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德雖是可畏爾多士庶幾寬綽其心不畏忌他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以穆穆和敬之容端處爾位使他都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要能簡閱于爾邑之中用其賢人着予以圖他輔助則殷之頑民將益感慕奮發革心嚮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

此承上節而言蓋正己用人亦化民之事也首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作未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穆在位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之爲臨御之儀容也與上和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賢是能修身齊家者助是助其化民也正己則民有所觀法用人則民有所感慕頑者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亦則以三字承上文當玩上節是勸勉之以化民此節是誘掖之以化民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成王又說爾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教的言語和身睦家以勸乃事正己用人以化頑民自是居于洛邑庶幾永遠保有家業得以竭力耕治爾之田土這等樣安生

樂業爲善之人上天亦將畀與矜憐爾錫以平康之福不使陷于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賚予于爾俾厚爵賞啓廸簡拔在朝廷之上若庶幾勉爾之職事竭力以乂我周家雖進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不難至矣

此承上三節而勸之以休使之有所恭也先以和身睦家正己用人意從起分三段看俱是前則之詞永力畋爾田是保業之休也畀矜是得天之休也大介賚以下是得君之休也田指胥伯正之祿田而言介若佑輔之意賚者錫予之意迪簡王廷是由洛邑之胥伯正而入爲王朝之官大僚則居卿相之列不但在王廷而已二句總是大介賚處尚爾事亦指和身睦家正己用人而言此句意輕只帶起下文耳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成王告諭將終又歎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互相勸勉信我所命和身睦家正己用人的言語是不能盡職以奉上矣爾既不能奉上則凡洛邑之民也都倣效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爾之言矣已則不忠于称而欲下之忠于己其可得乎且爾等不能盡職奉上只是放逸偷安只是頗僻不正以致大違了君上之命則是爾殷多士自取天之威備害于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離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警懼殷民之意

此對上節而言之以戒使之有所畏也我命是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勸忱見之言爾惟不能勸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享上之誠而民皆化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成其凶德之習矣是爾放逸頗僻而大違我命也探天之威即畀矜之反致天之罰即介賚之反離逖爾土即力畋爾田之反與上節對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已只是敬告爾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睦家以盡職正己用人以化民勉乎休而遠乎威如是而已自是之外無他言也

此誥告將終而申示以致誥之意多誥只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而言以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遷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等語故曰多誥也命指上四

節而言玩註而已二字正見不多誥蓋辭雖繁而指
則要見其當念聽也○一說命即天命蓋殷民反側
皆由不知天命安覩變復所以深杜其僞萌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
如今與爾更始正宜改過遷善之時爾若不能和身睦
家正己用人而猶狃于叛亂反覆之舊習便是爾自取
誅滅到那時節莫以我爲殘忍而有所怨尤蓋嚴其詞
以警動之也
此示以更始之詞乃誥畢之餘意也初是爲善維新

之初時字指今日說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
方之誥正爾改過自新之一初也不克敬二句言不
能愼初之害敬和不平重和字上指和身睦家正己
用人說爾指殷多士註中民字不必泥曰無我怨則
自取誅戮之意在其中矣蓋啓其善而禁其惡也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圖治任賢而任賢必先愼擇大臣
大臣既賢則所衆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
語遂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將率羣臣以戒王而先告之謂王雖幼沖今已嗣
天位而爲天下王矣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
以君道之大可也羣臣因周公之贊乃同辭以告于王
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大
者王左右之臣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準
人這三樣官是大臣之長王之尊臣也又有掌服器的
綴衣執射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王之親臣
也一則官居密勿一則職列近侍皆任用之所當謹者
于是周公又歎息謂美哉這幾樣官大臣位望隆重爲

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爲天子之心膂豈不美哉
然大臣乃天下之治亂所關近臣乃君心之邪正所係
皆當愼選賢才以充其任勿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
成也但爲君的每視爲常員卻爲近習而不知加意者
能以不得人爲憂而簡任于始保全于終使朝廷之上
人稱其職任當其才者不亦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
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此周公率屬告君而欲其謹于用人也首二句是周
公同在王前贊引羣臣發言之詞嗣天子王言其爲
天之子爲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字內含

用人意拜稽所以盡敬君之意告嗣天子王矣則陳任人之說兼已與羣臣在內用咸戒王虎賁之羣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公因羣臣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羣臣素已受命于公公故公言之[illegible]而羣臣即繼之以羣臣之言未竟而公即發明之[illegible][illegible]一人之口也左右二字活看以王左右言不可謂在王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準人爲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爲王于任用之間不可不加之意也然羣臣之言引而不發所以當謹之意尚有待于周公未可太露註三事之外句不

可遺蓋通篇獨重三事故也休茲各兼二意言不惟經綸國家之有賴而亦羣僚賢否之所關不惟涵養君德之有資而亦羣僕邪正之所係尊親之職不同而同爲官之美者也但人君用人尊者易疏親者易狎求其始以俾進爲憂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退爲憂而任之極其專者不過僅見于禹湯再見于文武而已可多得哉知恤須兼知明任專意鮮哉通古今之君言謂不多見也末點出成王當謹意蓋能知其美而致其憂則任用自無不謹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周公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迪行知恤之道以不得人爲憂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爲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作乂王室固已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自滿常念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付之于君君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于臣若不得其人則天工曠矣乃多方招延賢俊之士布列庶位與他共治天事以爲尊事上天之實然非但其君能以求賢爲心當時

爲大臣的亦都以薦賢爲急凡羣臣有九德之行者既深知而誠信之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用某德有某事可徵乃進而納誨于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吾君欲稱爲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人有可爲常任的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爲常伯的使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爲準人的使他居準人之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爲君之道盡矣若不能深知篤信只就人的模樣而度量其中之所存便以爲大順于德而信用之使居三等之任則此三宅的官豈復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既

不能任賢立政則亦不可以爲人君矣立政者尚鑒之
哉此説謂謀面以下皆夏臣告君之詞亦通
此言禹之能知恤也迪字正指知恤迪惟有夏提起
乃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競就已得天下時言
如執玉帛者萬國供貢賦者九州是也籲字是旁招
簡拔之謂兼知明任尊意在上帝者子天民理天事
守天法也大競處就含天眷已隆之意方與尊帝相
應迪知至惟后矣承籲俊尊帝來即其臣之能薦賢
見其君之能用賢也九德即上俊字迪知忱恂知之
至信之篤之謂夏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故能以

德契德如此也乃敢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意言既
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后矣是尊其名見其有代天子
民任事奉法之責不可不盡君道之意宅字含任尊
意講謂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喚起尊上帝意俱
本九德之人來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
理天事宅常牧之官以子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
法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事天之道盡人
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實而無負于其名矣故曰如此
而後可以爲君此正應籲俊尊帝説謀面以下是周
公反言以足上意謀面是不能迪知忱恂三宅無義
民則無尊帝之實而有愧于爲君矣觀夏臣之所薦
賢不苟則其君之知恤可知然則盡此道者信無過
于有夏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又説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使其子孫
能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桀爲謀迪是其惡
德失用人之本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
所任用的都是暴亂凶德助他爲虐之人是以天命去
人心離不能保大競之業至于喪亡而無後也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德字提起往任指籲俊

尊帝説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惡德故不能如先王之
任賢而惟暴德之人是用所謂叨憒日欽也罔後另
爲一句看喪亡無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此欲嗣
王監于有夏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周公又説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爲然亦越商之成
湯自諸侯升爲天子時知道典禮命討皆爲天之所命
從而大小庶治與之庸之彰之用之件件都修飭振舉

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
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
無有虛曠職事的所稱為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而無
有名過其實的知之既極其真如此然不徒用之而已
又心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話一言皆法念而不忽所行
之事又大以為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違所以
當時三宅之人見居于位的都得以效其職三俊之人
儲養待用的都得以著其才實能用此三宅三俊任之
又極其專如此是以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
處的百姓都相親相睦安于禮教無有一箇不協和的

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見成湯之
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個不順治的蓋成湯能任用賢
才以共承帝命故其治效由近及遠至純至大如此
此言湯之能知恤也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相
去已遠正見得知恤鮮哉意丕釐耿命只對夏之尊
帝周之敬事而言不作效說註中昭著于天下特解
其意耳典禮命討出于天本自光明故曰耿命悖庸
章用而使之昭著即所以理之也乃用四句言其知
之明而能得賢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二句言其任
之尊而能用賢所謂克紬繹之也曰字作稱字對乃
用二字言俊雖未用然評品素定故加曰字克即宅
則任丕釐耿命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即俊則得丕釐
耿命之用者有其人矣嚴惟就心言即一話一言未
惟成德之意丕式就事言師法其行事遵用其謀猷
即推心而大委任之之意二意串說克用句緊承上
句雖宅俊能如此寘重成湯能盡其用上言能使宅
者效其職俊者著其才也其在商邑四句丕得宅俊
之美盡宅俊之用來觀二用字可見近者有難一之
情曰協則漸涵于耿命而無一人之不善遠者有
難遍之勢曰丕式則觀法于耿命而無一方之不化

矣見德即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邇而見乎遠故
曰見德也近而于句只協遠而觀法之同則耿命著
于天下矣非成湯之知恤何以致是哉庶民觀法只
循典由禮脩德遠罪便是俊著其才只啓迪其君便
是協小而深式大而淺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

周公又歎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商之
業使其子孫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受爲無

道逞其昏暴之德屏棄賢人而不用所任爲三事大臣者都是崇尚刑戮以凶暴爲德的諸侯與之共治其國家其列在近密者都是羣小近習備諸醜態以縱逸爲德的人與之共治其朝政夫受紂身有惡德而所任用者又皆同惡相濟之人所以政亂于上民怨于下上帝震怒故致其罰殄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的天命以治天下之民井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伍其民以供職役蓋當時尺地莫非其有今皆爲我周之基圖當時一民莫非其臣今皆入我周之版籍矣夫觀商之所以興所以亡與有夏之事如出一轍今

我周其可不鑒于有殷哉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對桀德看皆不能知恤之本桀紂以凶德故不能用人則禹湯文武之用人皆由有德可知矣暴德即羞刑者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逸德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不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帝欽罰以下只重商亡不重周興與桀同後對看式商二句一連即伻我有夏中事言商嘗受天命以撫萬姓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盡甸天下之民也井牧其地以任貢賦什伍其民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商湯爲然亦越我周家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眞知三宅之心念念在愛君憂國確然可托明見三俊之心惓惓欲致君澤民的然可用不徒謀之面貌而已由是以此宅俊之臣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天所欲爲而人君不能獨爲者皆用此賢才以祗承之將他立做民間長伯如牧民任事守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

才以分理之上焉天心無不順下焉民心無不遂則爲君者固可垂拱無爲而天下自治此文王武王所以能盡知恤之道而有光于禹湯也

此言文武之能知恤也亦越意與成湯同克知二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專字尚在後且勿露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議論處見其心之所蘊只以已任未任措詞總是廸知忱恂而非謀面之謂也曰克曰灼見文武之心與宅俊相通即克厥宅心之意以字貫至長伯謂以此三宅三俊而任天人之責也若式商受命文武

有事天之責故以宅俊而敬事之內有欽若之心外
修寅亮之職或承天以理事或承天以子民或承天
以守法而上有所承矣奄甸萬姓文武有治民之責
故以宅俊而爲長伯於內以倡外位上以率下或先
天下以治民事或先天下以安民生或先天下以正
民慝而下有所寄矣俱兼宅俊兩邊言使宅者盡展
其能俊者得行其志也長伯不可分王官諸侯皆百
官有司之長耳觀體統二字可見蓋是總治之臣提
綱挈領者也敬事與夏商尊帝丕釐對看立長伯則
與夏商之大競丕式不異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周公說我文武能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獨盛言其立
政之官有若任人有若準人有若牧夫任人則委之以
理事準人則任之以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此三大
事委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羣僚而紀綱庶務矣

此承上節而言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
盛如此合下四節皆是盛處此節言三宅之官得其
人也立政只指三宅言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之
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言當時立
政之官有若任人焉有若牧夫焉有若準人焉此處

只列其官名不可露職事意當在作三字內發揮任
人以理事爲職牧夫以子民爲職準人以守法爲職
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庶務綱
紀所關盡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撤天勤民之責
者也末繳得人意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承上說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者有綴衣掌
服器者有掌御馬之趣馬有小官之長爲小尹有左右
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
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人亦必擇
人而授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于此特舉要者以
例其餘也

此言侍御之官得其人也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每
官各有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爲長也蓋位列王宮有
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
其名耳百司要見是內之百官百字庶字所該甚廣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承上說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
祝巫匠執技以事上之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
有太史以紀言動有尹伯爲有司之長亦必擇人而授

不輕予人當時自三宅侍御以至于都邑衆官皆是有恒德的吉士未嘗有一匪人參之于其間其得人之盛如此

此言都邑之官得其人也自大都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理分理以至于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于大小相繼之職亦各有長官不專指大都小伯也表臣百司作一樣看都邑在王圻內故總言文武之廷庶字通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說常德吉士即彰厥有常吉哉意亦要點出克知灼見意來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承上說言其諸侯之官則有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卿之貳為亞有卿之屬為旅諸侯官屬尚多而莫非常德之吉士也

此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蒙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亞旅是大夫士分理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于藩封而名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名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承上說言其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其夷國則有微有盧有烝有三亳又有阪凡此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夫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為官使可謂極盛于夏商矣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微盧以下凡七國皆夷狄之地故以夷字冠之皆使王官鎮治故以尹字承之蓋受命于天子而分蒞乎蕃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以其皆附諸侯之疆域也以上五節俱是列文武得人之盛以見其能知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周公說人君用人之當未有不本于知人之明者文王于這三宅之人知之既審信之又篤其心便是三宅的心胸合矣契無一些猜嫌其明于知人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官所委用者都是賢有才俊有德行的君子故百司庶府皆得其人而政無不舉也

此承上得人之盛而申言之言惟知人之明如此故能用人之當如此也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乃克立二句對庶常吉士看三克字俱就文王身上說克三宅之心者知之極其至而意念潛孚信之極其篤而精神契合與三宅之心為一也俊與德不平猶

云賢俊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有理事之德
所立之司牧實有子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準人
可知言三宅則侍御以下諸臣可知有德即下文所
謂義德容德也此下三節言文王亦越節言武王相
對看不必言舉文以見武○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
得人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情偽可
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
相妨也故曰克厥宅心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周公又說文王不惟用人能得其當抑且任人又極其

專文王于庶言之出納庶獄之聽斷庶慎之修舉既選
用得人便專任而責成之一毫不兼理他的職務只看
那有司牧夫管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都奉行修舉的
便是勤于職業能用君命者則獎諭之使知勸勉若不
能奉行修舉此三事即怠玩曠職背違君命者則督責
他使知戒懼夫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
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所以爲得君
道也

此下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
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罔攸兼者委任之誠而不以
身侵之也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
之宣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
訓就敕訓戒勅言即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此句只
與罔兼相形而言責任信任專上惟字重看言文
王惟責成之而已自是之外一無所與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周公又說有司職務文王不特不以身兼之而已亦
不敢以心知之蓋律有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管此
事恐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爲輕重禁戒的條例特因事
置建儲備的錢粮是有司出納一一去管他皆有乖大

體故不但不屑屑去親理而尤畏敬小心不敢以心與
也蓋以得人分理委任責成其道當然特庶言出于君
不容不知耳

此承上文而極言其任人之專蓋不惟不以身兼之
而亦不以心與之也庶言不容不知意亦須黙出罔
敢字重看見文王敬忌之至惟恐用已之心思以誤
之一專付之有司而已文王此心不出罔兼之外只
就其中形容他信任益專之意耳論常人之任人或
不能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
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惟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

不惟不兼并罔敢知焉其思不出位如此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嘗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的功烈故于所用義德之人能撥亂反正者皆仍舊要用不敢更改率循文王安天下的謀議故于所用容德之人能容民蓄衆者皆仍舊信任不敢廢棄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是以受有殷命文則創之于前而尚廸有祿武則繼之于後同享此莫大之基業也

此申言武王之能知恤也與文王對看亦越者言不惟文王爲然而武王亦然也功以除殘去暴外攘之功言謀以發政施仁內治之事言義德容德作一樣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則爲義德自其相才足以容民畜衆則爲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也率功率謀意重下句上欲不改父之政故不改父之臣也蓋文王之安天下資義德之臣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焉勝殷遏劉之臣周即戡黎伐密之士矣文王之治天下資容德之臣以謀之者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其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之容德焉佐理鎬京之士周即摩造區夏之臣矣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並受丕基雖兼文王實重武王止創守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大競商之丕式而已此知恤之成效也○一說文王克宅心以上七節以得人言所謂則克宅之也文王罔攸兼以下三節以任人言所謂克由繹之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周公既述文武開剏基業之事遂歎息而告戒王說孺子今爲天下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大責重不可不慎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於所立任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這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要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人心若不安于爲善縱然覔時矯飾未有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無有一毫欺罔這纔是正人君子王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四體以爲治其居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王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使百姓遂生復性各得其所其

居準人常任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齊凡一切刑獄與一切禁戒儲備務令事事都得其宜然不特畀之以重任又要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讒間他務使君子無疑貳之嫌得以始終其治然後國家享任賢之益也夫灼知厥若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此任賢之要道也

此承文武之知恤而言勉嗣王以盡知恤之道也王字是繼文武之丕基繼自今以下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應文武

克知灼見而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丕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而言所謂由繹之也二意亦須串看厥若以三宅心之所安者而言即常德之蘊于中者知其所安則知之極其明而所用者得其人矣丕乃俾亂是委任之專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之謂相我二句即丕乃俾亂之實相字兼教養說維持之以厚其生輔翼之以正其德是也曰和者以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以司國計而盈縮得其平是也總是三宅所掌不必分屬末句是戒辭即任之專意蓋小人得以參其間則君子不得以終其治勿有間之則終始得治其民治其[illegible]時字即指治民治事之時而言上三句是不間之以巳此句是不間之以人合二者方盡任人之要然亦串說為是夫知人必欲知其所順則不可不發其始用人必欲勿有間之則不可不發其終所以勉嗣王之知恤也與桀紂兩節對看桀紂不能繼禹湯而亡故欲成王之嗣文武耳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周公又說我前言信任賢臣勿以小人間之固是立政之要然使人君言辭意念之間稍不在賢者則讒邪之

徒便得以乘其間隙而投之矣我王于賢人君子既知道任用他必須念念在玆不可蹔時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着那成德的美士將使他治我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始不能間矣大抵國家養賢所以理民必賢者得行其志而後天下得蒙其福人君惟無時而不思夫民則亦無時而不思夫賢矣

此承上文時則勿有間之而言蓋教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一話是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發耳總是形容斯須之意我則至受民作一

氣讀乂民意輕重末惟上猶云思賢以治民也咸啟
之彥卽克知厥若而巳任三宅者蓋一念不在君子
則小人有乘間而入者惟思賢以治民而無斯須之
或忘則任賢無攜貳之心而憸人無可入之間乃所
謂任之專也不言獄慎若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嗚呼予旦巳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予旦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
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巳都告孺子王矣然夏商
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克知灼見選用宅俊之

臣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
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王
之文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其于一應刑獄一應禁
戒儲備既巳委任賢才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身去侵
越衆職使有所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管刑獄的人凡
有庶慎惟責管禁戒儲備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
以治其事則獄慎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徽
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
者在是何其美也文子文孫是繼體勤成于欲其繼述

日何患乎不治哉
此申上禹湯文武知恤之事正受人之徽言而告于
王者也自古指禹商人指湯周獨言文王者舉文以
見武也克宅本知至信篤而言克由繹指任專而言
卽無所閒無所誤之意也二句平看用事實講如禹
之廸知忱恂湯之卽宅卽俊文之克知灼見皆能知
之眞而任之當所謂克宅之也禹之宅乃三事湯之
嚴惟丕式文之罔知皆能展其蘊而盡其才所謂克
由繹之也茲乃承上二句說言惟其如此所以能致
天下之治也如禹之大競商之丕式文武之丕基並

受皆是又字只是天事以理天民以安天法以正三
者作效說爲是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爲國家者皆必用賢而後成治功
無有欲建立政事而用憸利小人者蓋這憸人佞巧辯
給其智足以聳動人主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所存所行
都不順于德倘萬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闇于聰
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閒王當日今日以後
凡建立政事切不可用這等憸利小人只當用善人君

子一心委任使他得勉力輔相我國家這様吉人他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其所存所行都順于德他是個陽類必能升其國于明昌也

此與下節申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國指夏商周不用小人則惟用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不用憸人之意不訓與厥若相反言矯飾以爲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冏顯卽該降其國于晻昧之意其勿以憸人二句相形說言不用憸邪之小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兼知明任專意應上克宅克由繹看用字緊承說勸相國家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屬布四體得盡其用意如是則升其國于明昌而俾乂之效在是矣立政指三宅說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周公又說人君用人庶獄庶慎固皆國家重事而不可誤之以已矣又以二者較之則庶獄爲民命所關若少任喜怒而以已意聽斷必至于刑罰失中使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卽王位矣凡所行只法我文武不要下侵臣職身有所兼心有所知自家錯誤了一切刑獄的事但以此責任所司之牧夫使他用心去整理然後人得以守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

此獨三事之重而申戒之也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有勿誤意了但庶獄尤民命所關國命所係爲甚重故獨舉而言之也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繼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皆警動之之詞勿誤兼身心屬克由繹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蓋有司牧夫卽吉士之爲三宅者也不誤之以已而專付之于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又說夫刑獄所任雖付之有司而不可以已誤之然戎兵以奉天討尤刑之大者使亦盡付之不知則晏安無事之時易有廢弛陵遲之患其何以壯國威而篤前烈乎今王纘承大業當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不可忘了武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使武備精明足以壯戡勝攻克之威杜奸雄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振遠超越了大禹所疆理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國無不畏懼讋服莫敢

方横行者如此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illegible]耿
光益顯著而不至過佚武王開基的大烈益播揚而不
至委靡是以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之責也
此因上言勿誤庶獄而并言之戎兵以奉天討尤刑
之大者也蓋庶獄所在雖不可以已誤之而或戎兵
之事盡付之不知則適以啟陵遲之漸矣故後以此
戒之克詰只是整肅而不廢弛之意非便用兵也詰
戎如殺乃甲胄之類詰兵如鍛乃戈矛之類武備所
修即德威所寓也以陟禹迹以字緊承詰戎兵說方
行三句正是陟禹迹處蓋戎兵一詰則德威遠著而

人心振肅將見方行天下以至于海表之遠而無一
人之不服不止于五服之內而已是比之禹服之舊
爲有加也故曰陟行字至字就上之德威所布而言
服字就下之人響服其德威言周有不服者合天下
四表之人無不服也以覲以揚總承修武備以廣德
威說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歸此文王之耿
光也以此而昭著之則可以無過佚之患而無愧于
文王之文孫矣永清四海大定天下而人心率俾此
武王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則可以無廢弛之虞
而無負于武王之文子矣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

不着工夫說文武分德業看所謂各舉其盛也○古
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
獮威畧寓于怒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耳
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
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守文之主以兵爲
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失措一有好大喜功
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
尤有深意古者聖人彌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
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有

不可言者此聖人無窮之慮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事須是
能用常德之人專任以三宅之事毋使憸邪小人得而
間之可也

此并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本上其惟吉士說言不
惟今王當如是而後王亦當如是也立政指三宅之
官說常人即庶常吉士覲惟字可見克用兼知之明
任之專二意講所謂克宅克由繹是也要見遠追禹
湯近同文武而丕基可保之意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太史而告之說刑獄重事執法者必如蘇公而後可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之官他于小大之獄都不敢輕易裁斷必兼聆詳審惟恐枉了一人故能導迎善氣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蘇公之功大矣夫前人所行乃後人的師範爾太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做司寇的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益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使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失于暴刻重其所當重而

不失于寬縱則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長我王國之休可期于無窮矣

此弁戒後臣以用刑之法亦因論刑獄之重而及之者益人君勿誤庶獄固當付之有司而司獄者必當如蘇公然後為能慎刑也由字卽用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敬字內已有輕重得中意長我王國者民為國本重民之命而不傷則是能延國之命而長養培植之也此句下照出欲太史書之于冊意玆字指蘇公言以蘇公為法而慎刑也列用中罰正能慎之條列乃國家之法中罰者當輕而輕當重而重也末繳長我王國意○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兵刑二事益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之永鑒也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臣叙說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巡狩侯甸臣服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因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承流宣化奉順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戾者蓋我王一巡狩征討間而恩澤誕敷威靈遠播外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爲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飭也于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體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無敢怠惰庶乎本 原之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盛可以長保矣

此史臣序成王訓迪百官之由亦以見其致治之規模也撫萬邦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守獨言侯甸者舉近以見遠也弗庭違命不共者也巡狩征討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言巡狩非慢遊所以布德而施惠征討非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爲安民計也承德即承此綏民之德意曰罔不承德則是素忠直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德成無不體君之意以安民矣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而不亂已安而不危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蓋王圻者四方之本內治者外治之倡苟不董正治官何以爲端本澄原之地乎歸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也要發得董辟二字之意董正者使職業修而不廢體統秩而不紊之謂所以維持六服承辟之治于無窮也與訓迪一般自史臣言曰董正自成王言曰訓迪其實一也治官指公孤卿屬而言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史臣叙成王訓迪百官之詞說若古昔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其圖惟治道常在于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矣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于危之日故能 長治久安永無亂危之禍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詞大猷暗指唐虞夏商含

治安意在內未亂就政理說是紀綱法度無不修治
之謂未危就國祚說是天下國家無不莫安之謂與
上外攘之功舉相應制治保邦只就建官立政上說
與上益嚴內治之修相應蓋將命官而先以此發之
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
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

成王說所謂大猷之世遠則有唐虞近則有夏商而所
以制治保邦者豈有他哉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在昔
唐虞之時去古未遠事簡民淳乃稽考舊典設立大小
官職其數止于百員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
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當是時官數雖
少然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所以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一
切庶政都順理適宜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都時雍
風動平定安輯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
商之時世變事繁乃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建官員數比
唐虞加倍內外體統森嚴周密庶政也無不　和萬國
也無不寧天下治安不異于唐虞之盛也夫堯舜禹湯
皆是明哲之君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

數之多少惟在乎得人而已蓋官無大小必得人而後
能稱其任苟非其人必至敗官僨事雖多無益所以唐
虞建官只有百員遂臻和寧之效夏商之時官數加倍
天下一般大治官數雖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
哉觀此可見設官治政固有國之大體而爲官擇賢尤
用人之要務也

此承上節而言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者也唐虞
夏商處俱要照出已治已安之意惟百總內外大小
之官內有二句是就惟百中舉其統領者而言以該
其餘也百揆則亮采惠疇四岳則明目達聰所以統
理于朝廷之上者州牧之養萬民侯伯之糾羣后所
以統理于邦國之間者各有職業而內外相承處實
體統所在當玩味庶政二句總承惟和則治者益治
而不亂咸寧則安者益安而不危此唐虞制治保邦
之效也官倍要見世變事繁因時建官意內外相承
體統不紊意須發明亦克用乂者庶政亦能惟和萬
國亦能咸寧也此夏商制治保邦之效也明王二句
申上說言其建官得其要明王即堯舜禹湯立政即
建官不惟其官者言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
百之官皆三德六德之賢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之

士也明王不在備官而在得人如此則和寧用乂之效盡有所本矣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誽建官固致治之要而脩德實任人之本今予小子承此基業之重若使身範不足以樹表儀則何以率羣臣而使之脩其職業哉惟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蚤夜之間常恐有所不及只仰承前代若唐虞夏商建官致治的美意順着他行以訓教啓迪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

此成王叙巳之法古建官以盡制治保邦之道也予

小子上要點堯舜禹湯建官皆本于德意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成王欲建官必先于祇德也夙夜不逮正是勤字意即上句之實能祇德則修身可以取人純心可以用賢矣而任官之道莫有過于前代者故繼之曰仰惟云云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訓廸内以體統職業言此成王盡制治保邦之道以期和寧用乂之效者也訓迪正是董正處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成王誽訓廸厥官莫重于三公之建但歷代沿革不常名位不一如今參酌舊典並爲定制立太師太傅太保之官這三樣官立于一人之下冠乎百僚之上是爲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主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涵養其德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于以和調陰陽使三光明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這是三公的職事然這三公職任至重不必徒取備員必須道全德備眞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參贊天地之化育者然後使居其位若無這等人寧闕其員不可濫授非人也

此訓廸三公之職也體統就在職上見立字直貫公

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爲國家之定制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太者尊無以加之詞公者無私之義論道二句正其職也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上經邦帶言燮理句承上來無工夫理無不順則氣無不和也然不可謂陰陽自是燮理只順經文發揮爲是道者陰陽之理所以綱紀民物而運行造化者論是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涵養君德者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即論道時事非有兩層謂其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模明道以出治而有經綸康濟之謨畧得是理以立

命者使各止其所而不亂其是理以成性者使各就其緒而不紊也經邦之事不出政治教化之外固有人以任之者然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故第論道言之不甚重燮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謂由是以均調氣機參贊化育使五行順布而陰陽無乖戾之虞四序節宜而陰陽無愆伏之患也亦只是以民物之和而召陰陽之和意思論道處有格心體段燮理處有格天事業見三公道尊望重非他官可比官不必備二句所以嚴其選也不必備者或任一人而闕其二或任二人而闕其一非必三公咸具也惟其人

者必有經綸參贊之道而後任之也○自此以下嘗分二項看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公三孤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三公而下又立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雖三公之貳而非三公之屬是之謂三孤其職何如不過使之佐貳三公三公既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道化務使朝廷政務咸協于中于以順四時以撫五辰用以致敬詳明乎天地之道助三公之所不及以輔弼予一人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也

此訓迪三孤之職也蒙上文立字來少者位次于尊之詞孤者無朋之義貳公三何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貫天地弘化對論道言寅亮對燮理言要見得貳公之意化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即陰陽之成位者也弘化工夫非有加于論道之外只是于三公所講明之理就發用處闡揚贊襄之

故謂之弘耳非三公未能弘而有待于孤也寅亮非有加于燮理之外只是助三公以成和調之功但陰陽是統言其運行之氣天地是分言其對待之形從化字上別于陰陽耳非三公不能敬明而有待于孤也官有大小故言有深淺須要融會三孤貳公以弘天地之化究極其賦與生成之妙用而裁成輔相之規模相得而益顯開示其盈虛消息之真機而經綸參贊之謨畧相成而不偏凡賦形于天地之間者皆遂其生皆得其性所謂弘化也由是因用以著其體因化以顯其神使天覆地載各司其職而不乖天清

地寧各安其位而不易所謂寅亮天地也弼予一人者人君有贊化育位天地之責三孤弘化寅亮正輔之以盡君道也其責之重有如此公不言弼一人孤不言惟其人互見之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三公而下又有六卿六卿之首乃立冢宰爲天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治道内外大小百司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選用賢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内人人得所無有不均平的這是冢宰之職也

此訓迪天官之職也凡治事之長謂之宰山頂曰冢

言其最高此官雖並列爲六卿而實爲五卿之長故曰冢宰邦治即教禮政刑等下二句正邦治之實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故云百官異職管攝非必人人控制之由百而歸六由六而歸一所謂會之以官聯肅之以官計者是也遠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之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統百官則邦國之内治有所屬均四海則邦國之外治有所成故謂之掌邦治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又立司徒爲地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教化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教兆民之所同具者也則敬而布之于以調習安養天下之民教其不順者而使之歸于順務使各守禮法不敢踰越這是司徒之職也

此訓迪地官之職也徒是人衆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治衆莫大乎教故以掌邦教言敷五典二句申說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敷布五典之理于天下以馴擾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也擾字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之意五典是立教之且擾兆民者使之爲從教之民也故曰掌邦教亦要見既富而教之意蓋

司徒兼教養之職故也○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夫教非一端雖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亦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世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治出于二而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上爲文具下爲美觀此治所以不古若也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又立宗伯爲春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典禮要整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凡郊壇昭穆尊卑祝號各中其節又于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辨別其上下尊卑等列都無有僭亂無有乖爭這是宗伯之職也

此訓述春官之職也治神人[illegible]則平僨主祭祀上宗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illegible]吉禮之首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聚其典而不廢也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各循其分而不乖也上下只就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而言不必開說治神人則祭祀有常典而禮無不行和上下則祭有定分而禮無不正所謂掌邦禮者如此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句爲樂也○一說上下泛指禮之尊卑等列而言禮制不明所以乖亂故和之以禮○冢宰而下皆稱司獨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鬼神非人所主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又立司馬爲夏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軍政統馭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不正之人則興其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人人得其所這是司馬之職也

此訓述夏官之職也征伐有正之義故云邦政統六師者六卿六[illegible]之師統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衆則[illegible]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是也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除天下之殘賊[illegible]將四征之威以靖天下之禍亂使强暴者不得肆[illegible]弱者賴以安而與天下相忘于無事所謂平邦國也夫統六師即軍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政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又立司寇爲秋官卿使他掌管邦國法禁有爲姦慝罪惡隱微的則推詰究問務得其眞情有强暴作亂罪惡顯露的必明正典刑使不得苟免這是司寇之職也

此訓述秋官之職也人之惡不止爲寇而名官以司寇者擧重而言不言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于未然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小懲而大戒所以爲禁也姦慝暴亂罪皆有隱顯而無大小蓋擧大以包小也詰者推物之[illegible]刑者斷決之[illegible]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詰之[illegible]刑之禁民使不爲姦慝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又立司空爲冬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土地以居處士農工商四者之民使之各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因其宜這是司空之職也

此訓廸冬官之職也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謂之空司空則主其事者也居四民二句平看居四民如居學居野居肆居市之類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也地利是四時各有所當興之利凡國中郊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焉順時以興之使無曠土無閒民

乃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也雖不專指稼穡而司空實兼工虞之事故須關說爲是不可以治廬舍等事爲地利也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由于土故謂之掌邦土以上六官只平平叙列其職大全次序意不必用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成王說六卿者內爲屬官之主而外乃州牧之倡也所掌各異既分其職矣則各率領其所屬以盡職之所爲于以倡在外九州之牧使爲州牧者亦知率屬以承流宣化于外以內而倡外以外而承內由是使政治修明兆民以之而阜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敎化浹洽兆民以之而化成無一人之不復其性此設官之本意也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分職指上六節而言重在率屬上以倡九牧謂以此倡率九牧亦欲使之倡率其屬以宣化于外也以修政治興教化貫朝廷四方之極內臣外臣之表故率屬倡牧正是自內達外體統不紊意兩句只是叙其體統非勉詞阜成句亦是期其所致如此不作效說猶云用以阜成之也阜厚是安居樂業之意本政治一邊化成是雍熙太和之意本教化一邊比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合

內外之民而言也通節與唐虞節相應分職率屬即內有百揆四岳意倡九牧即外有州牧侯伯意阜成兆民即和寧用乂意但此率倡串說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已訓廸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說道天子所以振飭紀綱統馭九牧惟朝覲巡狩爲至大之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來朝會京師各述其職以達于上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

時月日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采聽而修飾之經時五服諸侯各執玉帛來朝于方岳之下每巡狩所至即加意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奉職安民的則加其爵益其地如不能奉職安民的則奪其爵削其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無有不承德而阜成之治成矣

此亦成王訓廸之詞其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體統如此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蓋六卿率屬以倡外則外固有所承矣然未知其所以應乎內者何如不可無考覈勸懲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之事者重在馭臣故也王字乃汎言為天子者非成王自稱制度即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註不過引證之詞不必泥大明黜陟者謂能遵制度如六卿之所倡者則加地進爵以勸之不遵制度而違六卿之所倡者則削地黜爵以懲之也如是則承辟之承德者可常而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而為六卿者可不知所以倡之而底內外相維之治乎

此節合上節要見內外相承意總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務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成王總呼百官歎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之君子雖尊卑大小不同都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厥之職事不可曠怠而失職也然欲敬其職當以慎令為先蓋凡政令之施關係甚大若不加詳慎則號令必有阻逆而難行者夫王于出令而人不奉行則不惟失上下之分且國家事務亦將廢壞而不舉矣凡爾有位于發號施令之時務要謹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各遵守不要輕率忽畧使之壅逆而難行也然命令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若在上之人存心正大光明惟秉公道克去私情凡所施行件件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則政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聽之如蓍龜仰之如神明無有不敬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逆而不行哉爾有官君子能慎其令則敬職之道亦不外是矣

上訓廸治官之體統既各示以職業此以下總訓廸之使之盡其職業也此欲其慎令以盡敬職之道我是親之之詞君子是賢之之詞官指公孤卿屬說司

與令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而言自其掌之于已
則謂之司自其達之于下則謂之令而謹令卽所以
欽司須一氣說令出二句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
壅逆之謂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謹
之意也行字內含民信從意與允懷應令出內亦含
謹字工夫與以公句應以公滅私用力看公私不容
並立出于公則入于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絶去之
而不使一毫私意留于其間所謂謹令也民其允懷
者信其出于至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令是
言教而以公滅私有身教在○公者人心之同私者

一人之見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非通天
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能以千
萬心爲一人之心則滅衆人之私而民無不懷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成王說爾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的成法都學習通曉
以任事而爲官及至議處國家的事務却把平日所學
的用之以裁度斟酌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前代
的法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爾又須以當代典常
爲師法蓋這典常都是我文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

當所當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淆其才智輕易更改亂
爾之官守此酌古准今爲政所當知者也苟事若積疑
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爲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
事然決疑立政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留心
時務則事政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面墻而立
一般目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然周章乖錯舉措煩
擾豈能辨國家之務乎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
此欲其爲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欲其酌
古其爾典常二句是欲其準今亦遠稽近泝之意總
是勉其爲學蓄疑以下則戒其不學也古法典常俱

以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貫說蓋自其爲堯舜禹湯之
所垂訓而或因或革者前代之法也自其爲文武周
公之所講畫而至精至備者當代之法也學古入官
猶云學古于居官之時制是裁斷議事以制云者古
人之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故于議處政事之
際裁度斟酌以求至當之歸也政乃不迷內入陰陽
理天地位大綱舉萬目張意講方切公孤卿尉曰乃
者必如是而使不迷也若當代典常則宜于今而不
戾于古者但當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利口而紛亂之
也官卽指典常而言師字對制字看無以句對政乃

句看蓄疑以知言是昧于理而不學者怠是忽緩失
在不及忽是輕忽失在太過以行言是安于縱而不
學者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總是
迷于政而亂厥官者也不學句申蓄疑怠忽蒞事句
申敗謀荒政益極言不學之弊如此以見學之不可
已也此節雖對上節言其實酌古準今又為修職謹
令之本兩事字兩政字謀字俱一例而所屬微有辨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令申戒爾在朝的卿士若
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若桑懦而不立志則事功便卑

下了豈得崇高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若怠惰而不
勤力則職業便狹小了豈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
能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
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于事爾
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于斯
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
不以作事為勞也卿士指六卿及其屬功是已成之
功績業其終而言業是方為之事業本其始而言俱
以政治教化貫功崇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而卓成
之功巍然高大之謂惟志者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
利而以和寧用乂之功自期也業廣者政治畢張教
化具舉而卓成之業沛然四達之謂惟勤者自強不
息力行不息而以和寧用乂之業自勵也果斷只在
建功業時當立志用勤之幾處蓋志非果斷則易隳
勤非果斷則易怠也確然信之而不惑毅然為之而
不顧便是克果斷罔後艱後字對當幾處而言幾處
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于難崇業不患于難廣真
與和寧用乂比隆矣三惟字重看謂欲功之崇惟在
于志欲業之廣惟在于勤而立志用勤又惟在于果
斷也乃者難詞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
成王又說凡人居富貴之中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必有
道以處之而後可以長有其富貴今爾卿士所居之官
位既崇則雖不與矜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
厚則雖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自至故居是位者必當恭
以持己而後不至于驕享是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
不至于侈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須真有是
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實恭真有是簡淡朴素之
念而後其儉為實儉恭儉皆出于實德則內外如一此

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箇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護遮蓋若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眞情終不可掩亦日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夫一誠偽之間而得失之頓殊如此爾卿士當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偽爲戒可也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首二句汎言常情處祿位之弊如此恭儉歸在卿士身上說惟德無偽一勉一戒之詞須串說惟德者實有謙虛之心而自然不驕實有簡約之志而自然不侈恭爲允恭儉爲克儉也作偽則是假恭儉之名而內實驕侈益以聲音笑貌爲恭儉者耳作德二句又推明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作德則此心與恭儉相安從容暇豫而無往不得日著其恭儉之美故曰心逸日休作偽則心欲掩護其驕侈消沮閉藏而欲蓋彌彰終不能揜其驕侈之態故曰心勞日拙欲卿士以作德自勉以作偽爲戒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爲倚伏故居寵榮之地者必當思念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名譽于無窮也若不能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而祿位不可保矣可不慎哉

此申上節而言益深嚴其弊以見不可不恭儉也首二句一氣說寵指祿位言危辱是祿位之反惟畏即是誠于恭儉意弗畏即是作偽而驕侈意入畏則危辱至矣安能有其祿位哉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成王說人君爲治必須羣臣協和同心爲國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又小臣之表率也若爾爲大臣的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蔽其賢遜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小臣也自然倣倣將見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燦然就理矣苟大臣于有德的不肯推薦反媢嫉之于有才的不肯遜讓反排擠之則小臣也都倣倣互相忌害彼此分爭而朝廷政事必至于雜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爲職其所舉有當與不當則已職之盡與不盡亦係于斯若薦舉一出于公所用的人果能不負其官則知人善任政事修明是即爾之能矣若薦舉或出

于私所用的人或至曠其職業則引用匪人恨剛殃民是即爾之不勝其任矣爲大臣者可不謹哉

此申戒卿士以爲賢才之事對上三節看上是以已事君此是以人事君也庶官是六卿之屬賢能開說凡有德有才者皆是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舉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薦引簡廸之意賢不必其出于已而惟賢是推能不必其出于已而惟能是讓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觀感其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乃和下須補政無不理意不和上須補蔽賢害能意

政兼政治教化而言不和政厖是大臣出于私而庶官化之也此句對上二句平看舉能其官以下又深一層言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與不和而亦係臣職之盡與不盡不可不慎也推賢讓能則所舉者得其人是爾爲賢爲國而能盡大臣之職業蔽賢害能則所舉者非其人是爾不能以人事君而不勝大臣之責任其所係之重如此而薦舉者可不出于公而出于私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于篇末歎息申戒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諸臣爾當敬謹爾所居之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之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致成之治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

此訓廸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命六卿所主即于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即卿屬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即所以敬其官也不可平以佑二句亦串說以字承敬官亂政來謂以此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

阜厚化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間之詞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康言萬邦之民被其阜成之澤者永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斁之意與唐虞之咸寧夏商之用乂先後一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有成績矣

君陳

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辭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

成王策命君陳呼其名而告之說惟爾有令善之德事

知以孝能盡爲子的道理事長以恭能盡卑幼的道理
惟能孝于親友于兄弟有這等令德以脩身教家必能
忠君愛民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則東郊之
任舍汝其誰歟我今命爾尹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
謹從事推孝恭之令德爲經綸之善政不可少有懈怠
以負委托也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蓋先敘其德之美而命之也
孝恭卽是令德曰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也恭
只就事兄言惟孝貼孝字友于兄弟貼恭字此句只
作過文克施有政是因其已然而逆知其必能然蓋

齊家治國本一機親親仁民本一理也政字內有教
民安民意含師保在其中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
心以施于政治之間也敬是一篇綱領蓋周公之訓
不外乎明德致治而君陳所以懋昭而式弘之者不
過推令德以爲政而已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玆率厥常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乂

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
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
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德至于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
爾尹玆東郊所司者卽周公之職所臨者卽周公之民
只當愼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昔日所行之常
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
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益闡揚而光大之
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如周公之時無
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愼哉
此以下皆敬哉之實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爲治也師
保內含明德意順常道以教之使歸于德義之謂師
撫國事以安之使寧其幹止之謂保洛誥所謂若彝
撫事和恒誕保是也德就師保言民懷其德者肅將

祗歡不惟當時尊親之而至于今猶思慕之也往愼
乃司三句相推下去說往字一斷正是居周公之位
而治周公之民處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卽所以愼
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也周公之訓非
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
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
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卽是發明光大之
也愼字懋字卽敬字惟民其乂對民懷句看蓋君陳
所以治民者無異于周公則民之所以順治者亦無
異于周公之世矣註中民方思慕意要深融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成王又說我聞周公有言凡治化隆盛到那至極的去處自然和氣薰蒸馨香發越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然這馨香不是祭祀的黍稷乃是人有明德蘊于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若明德不足以致治黍稷雖是馨香神豈享之乎周公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爲精微眞脩德治民者所當發也爾尚用此周公發明道理之訓終日孜孜務要身體力行不可有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已德可明至治可期雖神明猶將感格而況殷民有不從化者哉

此承上節言首四句是述周公精微之訓爾尚式三句是勉君陳由訓之功申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至治如禮樂彰法度著天地爲昭民物大順之謂有是至治而協氣薰蒸太和融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所謂感于神明也黍稷二句根馨香二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爲黍稷之馨香而不知此特盡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心達諸政治以爲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

乃所謂馨香耳明德句要點至治感神二意註所謂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是也推其本于明德極其妙于感神其理至爲精粹淵微故曰精微之訓式時處要融會註意發揮所治者庶殷之頑民固當用德以爲感通之本所行者周公之法度尤當用德以爲善治之原故惟在用是周公之訓而加篤敬之功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惟日二句正式時工夫即上文懋昭意要在躬行爲治上說謂推孝恭之德以爲明德而成至治之極功也如是則神明且可感格而況于殷民乎如此緣方應得惟民其乂句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成王又說凡人之情不曾見聖人時其心裏切切願慕如不能見的一般此乃好德之良心也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安于舊習不能遵依聖人之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異其尚以此爲戒哉蓋爾君陳君民之上其鼓舞倡率譬如風一般爾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

此必然之理也若爾能式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源則
民亦將聽爾之訓不異于草之從風矣可不勉哉
此示君陳以常情之偏及感應之理欲其由周公之
訓也未見聖如不克見是秉彝好德之良心既見聖
不克由聖是氣稟物欲之所蔽常情大抵然也君陳
親見周公則既見聖矣故以是戒之戒哉者戒其不
克由聖之偏致篤敬之功盡繼昭之道也觀于恒情
之偏固當戒之以由訓而況感應之機所係尤不可
不戒恒情以由訓者故繼以爾惟風二句告之二意
實串看曰惟風者喻鼓舞感動之機存乎上也曰惟
草者喻聽順率從之機在于下也二句只論感應常
理如此君陳能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
而有草偃之勢矣此意微在末即上文繼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意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成王又說爾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
要兢兢業業以艱難之心處之不要看做容易輕率苟
且以至差失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
時異勢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革的有便民利俗所
當興舉的亦不容不因時而為之處但不可偏執已見
率爾興廢須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量可否以求至當
若衆論皆同又要自家紬繹而深思之灼見其利弊之
宜然後見之施行可也夫外參于國人而不專執乎已
見內審于獨斷而不輕狥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
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

此欲其謹由俗之政亦由訓中事也政即師保中所
行之政前註所謂典章法度者蓋周公所以明德治
民者雖不可易而時與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無斟
酌損益蓋謹始和中自不同也莫或二字是無一事
不致其艱之意此句且虛講下有廢有興即所圖之
政而審于人已即所以致其艱也有廢是有戾于俗
而當廢者有興是有宜于俗而當興者出入只是反
覆之意慮者度其廢興之當否也繹是深思永念之
意思其廢興之當否也既參之于同而又斷之于獨
則圖政能致其艱廢者不為變常法而興者不為作
聰明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又說爾于稽衆繹思之時其有言切于事的嘉謀
及有言合于道的嘉猷即便入告爾君于內一一敷陳

無有隱匿乃又不自以爲能將順于外說道凡此嘉謀嘉猷有利于國有益于民都是我君之盛德王者裁斷于上非臣下所能預也夫旣陳己之善而獻納于內乃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于是又嘆息說若使爲人臣的皆若爾之忠順是爲奉公修職的良臣而其名譽豈不光顯于後世哉

此良顯指臣又是一說

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亦由訓中事也就未然說蓋善則稱君舍章從王乃人臣當盡之職而亦周公所已行者成王意在勉君陳由訓不嫌于好諛也謀猷是

度于衆審于己而得者順者宣揚之意惟我后之德言其德之著而爲謀猷也內則不私其善而告之于君外則不專其善而歸之于君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推開一步說若時者謂人臣皆能如是也良字承入告一邊顯字承順外一邊就君說蓋進善于君則有以養其君之德而德無不良歸善于君則有以播其君之名而名無不顯忠順之道有益于君者大矣君陳能勉于是焉則其孝恭已達于事君而忠誠無愧于周公矣豈不爲善由訓者哉訓中已成之意不必泥觀式曰二字可見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垂之大訓者因後人所當遵然事以時遷政由俗革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爾必斟酌變通開拓周公所遺之大訓使益光顯敷布于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今爾所居的勢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恃勢作威以淩暴在下之人爾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倚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在審治體識時宜務以平定安輯斯民可也蓋殷民當遷徙之餘服周

公之訓頑梗之習雖變而向化之心未堅若更加嚴厲則非今時所宜若過于寬和又非爲治之體爾今御衆雖從寬厚然不可一味從寬把法度都廢墜了須要有箇品節限制以維持于寬厚之中然後寬而不失于縱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使人情都懈弛了須要馴擾服習漸次成和平之化然後和而不至于流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能弘周公之丕訓矣

此申上由訓之意而言丕訓即明德致治之訓自其行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有二也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外蓋從謹始中做出寬

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
末者方是懋昭式時之極致即虞書無常師之意非
有增益也要含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無依勢以下
正所以弘訓者威制與寬和對看一反一正相形說
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勢法者周家約束殷民之
法度依勢倚法是狥己之私意故先戒之只發下寬
和意思寬和兼師保說周公誥始非無寬和之心而
時勢有不得不然者在君陳之世則風移之後化訓
之餘所當寬和以治之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迹
可也寬和二字相對看有制從容上含弘御衆所謂

寬也然防閑品節有以範之而不過是寬而有制不
失之縱也平易近民所謂和也然紓徐容與有以施
之而不驟是從容以和不失之流也從容者不遽然
之詞如必待充敬而後畀矜之必待向化而後接引
之謂寬而有制是寬大中不失謹嚴之意從容以和
是從謹嚴上漸做到和易來正是通變宜民因俗爲
政大綱紀處乃所謂弘周公之訓者也○周公告成
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
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剛柔
相濟乃治天下之大法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成王告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了刑法未經決斷的
我雖說要加刑爾未可便從我意而加刑我雖說要赦
宥爾亦未可便隨我意而赦宥蓋一人之喜怒無常情
五刑之輕重有定法若曲從人君一時的喜怒必有不
當刑而刑不當宥而宥者須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
合于中可刑則刑之使無辜者不至濫及可宥則宥之
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爲用法之平也
此戒君陳之狥君亦弘訓之事此節即下二節之綱
在辟是可刑可殺者就平民中舉其犯法者言之三

勿字與惟厥中惟字相照應言勿狥乎君而惟狥乎
理之中也蓋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君
言苟是則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
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此意須識得非必
定與君違只在中字上斟酌耳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背于強梗不肯順于汝之政
令的有安于昏昧不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
加之以刑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可以爲千萬人
之戒使後來的再不敢犯罪然後從而刑之不如是則

未可遽加以刑矣是謂刑之惟厥中也

此承上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者也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註中刑之可也二句作過文看乃字有力必審其輕重之中而刑可以止刑者然後刑之則辟不狥君而得其中矣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若殷民之中有習慣姦宄之事敢于為惡不知悛改的與那毀敗綱常壞亂風俗的這三樣人所犯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蓋國家之紀綱風化關係甚重當痛懲之以絶為惡之源是宥之惟厥中也

此承上宥字言乃宥之惟厥中者也狃于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救化奢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之安危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三細者三事中所犯有大小小者不宥則大者其肯狥君以為宥乎是宥不狥君而得其中矣合上二節是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意思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成王告君陳說爾所治之民有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忿怒疾惡便以為難教而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漸次把禮義開導勸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因材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蓋待物貴洪以開進善之機取人貴恕以廣用才之路為治之要道也

此下三節教君陳處商民之道亦弘訓中事對上三節看上是刑罰之施于有罪者此是教化之施于平民者也頑是未化者一夫是化而未盡者無忿疾者緩于懲惡待人之洪也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正是寬和處要含下二節意講蓋此節亦下二節之綱也然但曰無忿疾而并縱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自有制從容意思當玩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須是從容堅忍事不輕發然後舉動詳審而于事有濟也淺狹之人不足以畜衆須是度量寬洪恢乎有容然後其德質大如天覆地載而無所不包也豈可忿疾于頑乎

此申上文無忿疾于頑之意也忍與容各兼師保說曰忍者外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念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

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此心之德含弘
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有
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
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淺深在有心無心上見乃大
後要補民無不化意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成王又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汚俗然自薰陶于周公之
化其中善惡不同須有箇勸率化導之方如職業有脩
與不脩爾當簡別其能修職業的也簡別其不能修職
業的務要分析明白不使他混爲一途則脩者益自奮

而不脩者知所愧恥人人都勸于立功矣如行義有良
與不良爾當進用良善的以倡率不良善的則良者得
效用而不良者有所激勸人人都勉于興行矣豈可求
備于一夫乎
此申上文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修是力田安居務其
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
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
別也進者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於斯之所謂舉
善以教不能也亦字以字不同亦字對簡修而言以
字承進良而言要見勸功勵行之意夫不責其皆修

而簡修簡不修以示勸之之道不責其皆良而進良
率不良以示勵之之機正所謂無求備于一夫者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
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命君陳篇終又勉勵之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
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爲外物引誘遂變做澆薄了然
厚者既可變而爲薄則薄者豈不可挽而爲厚乎但民
之常情不從上人的命令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
所好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之機

在上不在下導民之道以身不以言爾君陳若能敬其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而實有是德于身則
自家能謹其所好矣將見百姓皆感發興起莫不改其
澆薄歸于淳厚由是化行俗美於變時雍信能升于大
道之世而無復梗化之民也巳世治民安則予一人得
以垂拱于上而受多福其在于爾亦大有休美而名譽
光顯終將傳誦于來世矣爾可不勉圖之哉
此數節俱是寬和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在
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先言斯民
本有可化之機違上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

敬典句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好而反薄
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常上發揮敬典在德
四字一連說自五常之理而言謂之典自典之得于
身而言即謂之德循云敬其典常之道而實有諸巳
也與首節令德孝恭及敬字相應是敦厚以立極章
好以示民正所謂身教也變即變其薄而為厚升于
大猷者教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世道之
降者自此而升于大道也二句串說敬典在德是與
周公明德一般丕變大猷是與周公至治一般註云
實之感人又是終馨香感神之意懋昭式時弘訓工
夫皆盡于此而師保民懷於斯為至矣惟予一人以
下又承上二句來君以民化為福也今四方無虞而
垂拱之治成故曰膺受多福臣以民化為休也今東
郊式化而師保之職盡故曰惟爾之休有辭兼君福
臣休說又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俱
要本周公發揮○有辭一說承惟乃之休就臣說一說兼君臣說俱通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群臣命之輔佐康王史臣錄其命
詞并敘群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王
几

史臣敘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感疾而不
悅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群臣輔導太子慎重其事
乃力疾而起以水盥手洗面左右扶侍的人被以袞冕
之服然後憑玉几以發命馬夫當疾病困憊之時猶必
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敬不以汙褻臨群臣成王之克
自敬德亦可見矣

天子有疾曰不懌甲子以下是嚴發命之禮扶相者
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憑者依之以
為安將以發命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成王將發顧命乃總召六卿等官是時太保召公奭領
冢宰事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
司寇毛公領司空及宿衛之官師氏虎賁又及百官之
長與諸治事之臣同至王前聽命蓋托後嗣傳大位所繫
甚重故必集群臣而面命之也

此是召聽命之人同召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
也舉其本爵是以本爵入為天子公卿者師氏守王
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氏百尹皆官正也御

事非官正而有職事者註中領字皆兼官爲字皆專
職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

成王顧命羣臣歎息說我之疾已大進但幾希不絕耳
然病日增重既彌其而留連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
遂死不得出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
詳審發訓以命汝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此以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成王自叙發
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
漸惟幾嗣續我志即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
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啓羣臣之聽意以下皆審訓
命汝之實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

成王說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王
既宣著其光于前武王又宣著其光于後如日月之代
明一般其君德之盛如此及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
依使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各有所倚賴又以其民既富
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使之父子知親君臣知

義昭然於人倫日用之理由是我周之民感其教無不服
澤莫不服習而不違風聲遠被用能達于殷邦罔不服
從其教化民心既歸天意亦屬遂集大命于我周矣

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以告之光就德之發用處看
宣者宣布于政治之間文宣之于前而武又宣之于
後故曰重光須以文武串講方發得重字意奠麗陳
教即宣重光之實五教即民所依着定民所依之常
道而列之教條所謂奠麗陳教也須一直說教即是
文武德輝所發奠陳只是宣布肄字已有不違意在
內肄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以上皆文武未受命
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天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句
言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違用是能達于殷邦同一服
習之風而大命乃集于周也文武敷德教以服民心
而後能因民心以得天命其創業之艱難如此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
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爲可畏乾乾然
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于文武敷天勤民
的大訓一一承繼保守而無敢昏昧逾越是以能延長世
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於失墜耳

此敘在巳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上大命言以其予奪無常至爲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迓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即畏天命下二句即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此其艱難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成王說今天降疾于我身殆將必死不能興起不能醒悟矣繼我而爲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

一人可謂艱難爾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丕基於不墜可也

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朕言指上二節而言敬保含下二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德教創之在巳以敬畏守之開泰持盈不容易視也弘濟是守此業于無窮而不忝于祖考之意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成王說所謂弘濟艱難者何如人君以一身爲萬民之主雖地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于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於近民則馴擾而調習之以盡夫撫治民之責爲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小大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小國使之得以自立勸導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此欲其輔君盡爲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之事也遠邇指民言小大庶邦指侯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能者馴擾調娛而治以必治此御萬民之道也安者撫綏輯寧使小邦得以自立勸者督責開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總是君道所當盡

者要見敬保意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本有動作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當肅恭收斂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愧于爲人耳况人君之威儀尤天下之所瞻仰者其可以不治乎然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尤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我元子致謹于念慮之微以端其威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釗冒進于不善之幾也

此欲其輔君端爲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汞[illegible]
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故兼舉身
心而戒勉之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重下句
上自治對治人而言註所謂不假外求之意威儀下
須補出輔君意幾者動之微威儀之本也進于非幾
則威儀皆失其則矣爾當敬保元子以謹其幾毋或
導之以不善而使進于不善之幾也無以應有詔王
爍諫王惡之意心正身修則爲治之本端而艱難之
業可濟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設帳幔于坐次及羣臣既受
顧命而退乃徹出帳幔于庭中及明日乙丑成王遂崩
太公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齊侯
呂伋以干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釗于路寢門之
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體之有人天位
之已定也
此以下皆史臣敘事之詞太保以下是承成王之顧
命而迎康王嗣統之事也幄帳之設爲成王發顧命

羣臣受命而退則無所用幄帳矣故出之于庭[illegible]王
崩康王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衆也命必發
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
虎賁百人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
[illegible]示王以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崩後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
官作冊書以紀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
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
上節重繼統此節重傳命冊度者冊書及受冊之法

度命即太保命之也先作冊度者顧命大事尤成王
所重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殯伯相召公命士取材木以
供喪事雜用
上欲傳臨終之命此欲備慎終之禮士者山虞匠人
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在既殯後事

狄設黼扆綴衣
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于是命狄人設畫斧文的屏風
於御座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

儀也
此以下七節皆爲將傳顧命陳設儀物以象成王之
生存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之文黼扆綴衣貫下四節
盖四坐皆有之也下四坐至車輅不言官者皆狄之
所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
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
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史臣記狄人於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二重篾
席其席以白黑之繒爲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

王平日朝見羣臣之坐也又于西廂向東之處鋪設三
重蒲席其席以雜綵爲緣仍設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
王平日聽事之坐也又于東廂向西之處鋪設三重筍
席其席以采畫之繒爲緣仍設雕王所飾之几這是成
王平日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又于路寢西邊夾室向
南之處鋪設二重竹席其席以玄色之繒雜爲之緣仍
設漆几這是成王平日與親屬之坐也這牖間南向之
席乃天子負扆朝諸侯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臨
事而設今將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于彼于此故
并設之

此四節是兼設平生之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承上
節而言牖間南向坐之正平時朝覲之所西序東向
平生聽事之所東序西向平時養老宴臣之所西夾
南向平時宴親之所必兼設之者成王靈爽之所憑
依意其在此而或不專於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專於
彼也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意思篾底豐筍四席
也黼綴畫玄紛四純也華貝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
純所以緣几所以憑也曰重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
也曰仍者所謂凶事仍几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
者成王殯在西序以西爲重也○豐席莞席也莞音
官草似藺可以爲席詩下莞上簟是也筍席取筍竹
之皮爲之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史臣記當時之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陳各樣寶器如
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寶也及弘璧琬琰玉也則陳列
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玉也河圖寶也則陳列在東
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鼖鼓皆制作精巧備文事
者則陳列在西房兌所制之戈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

竹矢皆制作精巧備武事者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
世傳之器亦成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
之感也
上設扆坐是成王所憑藉者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觀
閱者越字承上文亦狄之所設也越王五重陳寶作
冒下詳其實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此玉之五重
其餘則皆所寶之器物也西序參以大訓者實聖言
也東序參以河圖者實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
用之服飾鼖鼓用之音樂供文事者也戈弓竹矢供
武備者也要見精巧中度二意此皆成王手澤之所
存故設之以象其生存耳能傳意不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
石塾之前
史臣記當時又陳設五輅玉輅在西階南向金輅在東
階南向木輅在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革輅
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皆成王平日之所乘
者故備設之亦陳寶玉之意也然儀物之陳皆以西爲
先者以成王殯在西序故爾
此設五輅乃成王平時所乘者設之亦以象其生存
也面者南向也前者北向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

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爲先後[illegible]
右塾者自外向內言則西爲左東爲右耳〇以上七
節非徒備禰文彰備物以爲國容觀美也天位攸極
帷座靚深寶玉煒華車輅森列入其庭覩其堂惻然
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心肅然有以竦康王懼
不克負荷之敬則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
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

此時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
色的弁執三稜之矛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鹿皮的弁
執戟以刃向外夾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稜之處每
階二人又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
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之西廂堂一人戴冕執戣立于
東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戳立于西廂之皆上一人戴
冕執銳立于東邊小階康王右處于東室故[illegible]衛之
陳皆以東爲先也
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
迎新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弁者士服也士皆立堂下

冕者大夫服也大夫皆立堂上爵𢦏各有等級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以壯儀衛者也戶是堂之廉隅處每邊立二人故曰夾上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此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在東重新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嗣王服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而升各入就班次焉

此以下乃康王受顧命之事由賓階隮者猶以子道

自處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三卿不與蟻裳還是吉服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即位者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羣臣不言升階者從王升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太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爲祭祀之主瑁爲朝覲之主則太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進之于王太保宗伯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尊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麻冕彤裳皆吉服皆是奠祝故其服同各有所主故其事異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升者先王之大寶有主道故也太史由賓階者將以書進于君故與王同升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詞太史既書之于冊以授康王而從口陳其意說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玉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的大訓君臨我周之天下然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于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慰答宣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此太史既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文武之訓只

是述天威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自其正大而言則曰大訓自其昭著而言則曰光訓非有二也君臨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嗣訓說臨君周邦者承艱難之業也率循太卞者由其奠麗陳教之法度也燮和天下者致民于彝習不違之中也但要點汞能二節意講然居大位則當由大法而由大法斯能致太和須串說爲是用字承上三句來荅揚者慰荅其望而宣揚其美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荅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循大法致太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夫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爲懼也

此康王拜受顧命而致其謙詞也亂四方與上君臨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荅揚句應然須一氣說下兼文武成王言乎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太和如我祖之奠麗陳教我父之嗣守大訓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敬 亦不忽忌是不敢卽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太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于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于同中三奠同于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詞旣受册書乃受上宗之同瑁也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瑁尚未用同卽用之以祭焉宿者從王立處三進爵于神所也祭者酹酒于神座前也咤者奠爵于神座也每一進爵則一酹酒一酹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故曰三宿三祭三咤非一齊事也此節似初獻之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别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于宗人使之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荅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任故王荅其拜所以致敬也

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已傳顧命也王既咤而反爵

于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用異同者所以别
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者如盤之類王答拜者爲
受者宗王以予道自處也此節蓋亞獻之事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
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
酹酒于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
也于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
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
此太保飲福之禮也祭是將飲福而酹酒于地也嚌
是不甘其味意上報祭而拜敬告傳命也此飲福而
拜敬謝神賜也此節是終獻之事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
路門候見新君與之更始焉
所收不特祭器自四坐以下八節皆是齊升儀物儀
衛而徹之也出廟門俟者君在廟門內則尚爲子在
廟門外則方爲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
康王之誥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詞史臣敘其事因
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羣臣候見新君王乃出
立于應門之內于是太保召公爲西伯則率西方諸侯
入應門左畢公爲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
所屬敘立已定乃各陳布黄馬四疋朱其鬣以爲庭實
諸侯又各乘所奉圭兼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即大位
羣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爲王藩衛者敢獻其
壤地所出之馬與幣以爲贄見之儀致詞已畢乃相率
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繼前
人之德者故亦答拜蓋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
如是也
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與之正始也出字還是出廟
門而立在應門之內執瑁以朝諸侯也古以賓禮親
邦國故稱曰賓黄朱是陳于庭者圭幣是執于手者
壤地之奠贄指黄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于天子者
耳一二臣二句所以表見君之心再拜稽首所以盡
設古之禮嗣德即嗣位言史臣就答拜上形容二字

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憂居之宗主宣者
拜而拜也下羣臣告王及王望羣臣輔巳亦不出嗣
德之外故史臣特表而出之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史臣記說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
芮伯與羣臣皆前進相序定位次又皆再拜稽首說王
今巳爲天子羣臣敢致敬進言于王說昔商之成湯以
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
天厭棄遂一旦改革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

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之基業所
以然者寔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衆使得其所是
以人心歸于下天命眷于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
恤民始受天命得天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
保之乎康王生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
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之者至矣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詞此節述文
武得天下之難而警動之上不言相揖此言之者
上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曰咸曰皆實兼諸侯羣臣
在內太保外爲諸侯之伯內爲羣臣之長故總率內

外臣以告君也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
皇天改殷邦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
以文武能恤西土之衆也克恤卽靈承于旅克堪用
德事合刑賞忠厚意思起下賞罰字而又與顧命奠
麗陳教相出入夫文武相繼以恤民而始受天命如
此此創業之所以難也王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
羑若二字甚輕不必講或以紂失天命周得天命分
看非是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召公又說我周自文武艱難創業惟我新陟遐的成王
以兢業守之凡一賞一罰皆未嘗徇一巳的私情惟理
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理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
當罪至公至明絕無私曲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
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
于動搖用以此施及于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熙洽之
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
之何如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當絕覬覦
之萌必振飭戎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
明足以讋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可少姑息廢弛使我高

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隆壞而不終也

此敘成王守天下之難而因勉之也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包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乎天理而無一不當功當罪之謂厥功指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戡定承上句來文武之刑賞忠厚本人心素所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耳用敷遺後人者以此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于康王也成王能盡君道故能定前功而貽後休守天下何其艱難也此與顧命敬迓嗣守節相出入敬之哉虛說下二句即敬哉之事張字是張而不弛之意張皇六師者有罪則討以公其罰而不為姑息之賞也就有覲耿光揚大烈意思寡命即是厥功無壞者紹敷遺之美以繼戡定之功使文武寡得之命愈遠而不墜也獨言六師者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陵遲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絕天下覬覦之萌此亦是濟艱難意思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康王因羣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爾庶邦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于我惟我一人釗將亦有誥詞以報答于爾其明聽之哉

此下康王答羣臣之詞報誥者羣臣諸侯有誥戒于我我亦答之以誥也要兼羣臣說下二節即報誥之詞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康王告諸侯說昔我周文王武王為君有溥博均平之德減薄稅斂使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求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罰如此這箇心見之于外則推行到那至極的去處存之于內則衆盡而極其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的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賴于羣臣之輔者當時則有如熊如羆之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故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尚賴賢臣輔佐如此況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乎

此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

重在得臣之輔上看不平富二句就事上説而心在內蓋溥博均平以豐民之財不務咎惡以全民之命皆仁心所在也底至者仁心推之于事無所不用其極是外之充實齊信者仁政本之于心無所不盡其誠是內之充實昭明者務德不務罰之實昭著于遠近而人皆仰之也則亦有三字重看謂文武之聖宜無賴于羣臣之輔者而當時則亦有如是之臣以輔之而无求之令日字不獨有之助乎熊羆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戡亂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實耳保乂要見輔君廣德慎罰意用

字承文武得人之輔來端命者天命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諉也此句與以昭受上帝一般厥道指廣德慎罰之道言付畀四方正順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要這等人輔佐于兆目也先王爲後世慮如此今我一二同姓的諸侯繼嗣祖父爲臣爾祖父前日皆有臣服于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易事我以盡藩衛之責雖身在職在外須要一心孜孜報國常在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憂勤順承不遠無或不能輔佐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貽我鞠子之羞恥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

此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求助羣臣諸侯之詞也建侯即是樹屏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即此等人也文武既得賢臣以創王業乃立爲藩屏以輔後人其慮後之遠如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先

王之心以盡侯職之當然也顧者顧念而不忘之謂綏者安守而不易之謂先公臣先王之道即武勇忠實以保乂王家者也下四句即是顧綏之實恤皆承付畀四方之業而德化威武恐不能如文武成王之意兼德罰及張皇六師看用奉若用字承乃心來用以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憂念知德又上家之謂鞠子羞即應壞前祖命而言非不能盡其心而不遺之羞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先公矣夫諸侯之在外者猶當輔我如此而況在內之羣臣可不思所以輔我耶

畢命

成王命畢公代君陳保釐東郊史錄其冊命之詞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史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至豐覲告于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蓋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餘風尚存固不當專尚威嚴亦不宜輕事姑息必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保以安之而愛惜護養使民無不遂其生釐以理之而區處分別使民無不順其治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業也康王以此命畢公其責成之者甚重矣

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若文王親命然者人君待元老當如是也保釐二字平看俱兼旌別淑慝在內篇中不剛不柔是也蓋恐其不從而徒以剛制之則非所以爲保故欲不剛以保之寓恩意于旌別之中不失之于暴戾也慮其難化而徒以柔容之則非所以爲釐故欲不柔以釐之嚴品節于旌別之際不失之于姑息也要發得寬嚴並行恩威兼著意

曰成周之衆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成業所在故曰成周之衆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之東故曰東郊其實一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康王冊命畢公歎息而呼之說道父師惟我周家當初受有殷命豈是容易得來實由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天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刱建大業也此言周得殷命之難以見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加意也

此示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大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如莫麗陳教丕平富不務咎等事曰文王武王者見其相承之久曰敷大德于天下見其所及之廣也受殷命要點出得殷民來如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之謂用克二字重看言文作武述相繼以敷大德如此用是之故而後始受此殷命抑何其艱難也觀得之之難則當思保守之道矣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說惟此下都之衆周公寔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
者蓋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
用能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則加
意謹毖區處防閑極其周密將他移到洛邑密近王室
日聞我周家的仁聲善政親近我周家的仁人君子使
潛消其頑悍之習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
日撫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之頑民老者盡少者
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染惡之民悉化爲友順而風俗
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
可憂虞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之福斯

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夫觀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必
善繼其政而保此治安于無窮可也
此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事而不敢易也左
右綏定訊言毖殷以下卽綏定內事遷殷雖在成王
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卽是遵文武之成烈故惟以左
右先王言之謹毖是區處之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
因時爲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正所以謹毖之者
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之意式化厥訓者用以是而
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既歷二句蒙式化句來三紀內
含君陳和中在世變卽歷三紀風移卽下收放心註

中已字始字可玩艱難意全重在此二句止四方二
句亦串說殷未化則四方猶有可虞而予一人亦有
宵旰不寧者今殷民安則天下舉安而予一人亦優
游于上而無毖于恤矣無虞全在殷民上剔出二句
從化字生來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作慶幸
說以周公之聖猶積久而始能化殷如此又何其艱
難也公在今日可不思所以繼其功哉末要打轉終
定意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康王又命畢公說公往治殷民必因俗爲政而後可蓋

世道有隆有汙若風俗淳厚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而
趨于治風俗薄惡人心澆漓則世道日降而趨于亂故
爲政者當因俗以爲變更宜寬而寬不失之苛刻宜嚴
而嚴不失之縻弛務在變通以宜民此爲治之大端也
昔在周公之時殷民習染舊惡世道方降故謹毖而遷
之其治尚嚴至君陳之世殷民漸化爲善世道初升故
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是因俗以爲政者其在今日
世變風移善者固多而不善者亦間有之又當剛柔並
用分別善惡使賞罰昭明人知懲勸乃政體之所宜也
若爲善的不稱其善也與不善的一般則淑慝混淆從

遐齊定善者無所恃而怠于自修不善者無所慕而交
於自棄其何所覩效以為勸乎夫勸善懲惡若上于區
別之嚴然使民同歸于善不失為愛養之厚此正所謂
保釐之政也
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也首二句泛論而意串說道
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措諸治者就法制
教化言世道既以時而升降則功化當因俗而變革
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也俗革下要補
出周公君陳來融會註意講以起下二句蓋畢公當
旌別淑慝之時不可泥于謹始和中之政也下臧字

指職業修行義良者言上臧字指表宅里樹風聲言
不臧厥臧則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矣罔攸勸者
善者固安于自怠惡者亦阻于自新無所勸慕而為
善也獨言善善者能勸善則能懲惡可知末須繳出
此意是論理非勉辭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康王又稱美畢公說道惟公有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
但大節過人雖至于一言一動之微人所易忽者亦能
勤慎檢點絕無怠忽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

以及朕躬為四世之元老風采凝峻正色欽容于朝著
之間以倡率群僚凡有言論謨畫在羣臣罔不祗順而
師法之蓋公聞望素孚勳業茂著其休嘉之績已多于
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為然今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仁
其治功之成而已夫以公之德業為予所仰賴如此然
則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
此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
能當也惟字要重看懋德二句以德言弼亮四世以
業言勤小物如動靜食息出入起居無不致謹之謂
既有盛大之德而又能勤于細行此德之盛也弼亮

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一串以率下言師言猶云法言
謂其正容以率下而羣臣之瞻其德輝者莫不敬服
其法言也不可以色與言平看三句亦有抑揚言既
能久于忠君而又能敬以率下此業之盛也嘉績句
只帶弼亮三句言其事上率下不特今日為然所以
著其久也予小子句正是歸美處成字與成厥終成
字意同謂以公德業之盛必能由俗為政以底于治
功之成予小子特仰賴其成而已蓋深美公之德業
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可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illegible]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說昔周公輔相我國家致理太平之業嘗孜孜以化服殷民爲事今公德業之盛無愧周公故予就祖廟之中祇行冊命以周公之事付之于公公其往涖東郊而盡保釐之道使左右綏定之烈無虞以寧之化不異于昔日可也

此正命畢公以化殷之責也就祖廟之中行冊命之禮故曰祇命命以周公之事者周公以聖人當化殷之任而公之德業無愧于周公是以命之也往哉內要見因時變通以繼周公使左右綏定之烈爲之益光無虞以寧之化爲之益顯意以周公之事而委重于公則公當往任周公之事而責成于己匪是則不敢屈公以行也要體得康王尊重元老意思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康王又命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當以勸善懲惡爲務若殷民中有爲善的必旌奬他使加勸於爲善有爲惡的須簡別他使知戒于爲惡如式化厥訓的此善人也則旌表其宅里光顯爲善之人以羞愧那爲惡之人使善人的風聲卓然樹立聞者莫不興起這便是旌善的事有弗率訓典的此惡人也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令

[illegible]善人相混使他畏懼爲惡之禍羨慕爲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至于王畿乃四方之本不嚴其防非所以彈壓殷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地其遠近疆界舊已規畫停當的須要申明約束不使湮廢封域之內其高深險阻舊已設立守禦的須要謹慎戒飭不使怠忽于以安定四海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隳人心易玩若根本之地常加修葺整理則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四方都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殷民順化而已哉夫既行旌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修防禦之大計所以爲長治久安之慮者至深遠矣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所謂保釐者也首句是綱要見因俗爲政意蓋式化厥訓之後孰無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之時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乎謹毖之道以成保釐之功者莫要于此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表厥三句是旌淑之實弗率三句是別惡之實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即在表宅里上見癉惡二字甚輕只帶彰善言之蓋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病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俾克句亦即在殊井疆上見畏慕一字串說善者則顯揚之而樹風聲于不泯

俾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儆懼之而使畏慕以自新俾有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之意所謂保釐也然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一或不嚴則慝者將有越志之圖而淑者不獲安全之利即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以尊嚴王畿告之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愼字看申畫者量遠近別内外自周公規畫以來者皆于此時輯之不使歳久而湮也愼固者謹斥堠詰戎兵自周公經畧以來者皆于此時省之不以世平而玩也一以尊王畿之勢一以嚴王畿之備皆所以防範乎人心

者以康句繋根上説曰康四海則不惟敎民之善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化而無反側動搖之足患矣四方無虞之治其弗替矣乎此三句乃因言旌別之政而慮及之者蓋旌別淑慝固激勸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雖一時因俗之政而亦不失乎周公謹毖之遺意也要識得此意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告畢公説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于政事者必貴乎有恒行之而爲經常之典守之而爲齊一之規不要朝更夕改方行忽罷則政立而民其不遵從矣凡宣布于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爲繁文浮泛失實則令出而民莫不聽信矣至于作聰明趨浮末一切好異之事決不可爲蓋政而好異則恍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徒多而不切理安能體要此治體之所當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商之舊俗漸涤紂惡靡靡然相與隨順惟以利口捷給爲賢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絶公其念此凡政令所施務存渾朴敦大之體以盡化其澆薄之習可也

上欲其立治法此欲其敦治體以旌別之道布之爲紀綱者謂之政以旌別之道敷之爲號令者謂之辭皆化民成俗之所係也有恒者始終不易悠久無間之謂政有恒則純一而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爲可貴也體要者理趣完具言詞簡約之謂詞體要則簡實而不浮足以起斯民之承聽故爲可尚也作聰明而好爲異政則苛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趨浮末而好爲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此三句只論治體當如

此方就治殷說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
不可不敦也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持之意與有
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謂好異
者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者念商俗之獘
而敷有恒之政修體要之詞以治之也要點旌別在
內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
麗萬世同流

康王又說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爲逸樂豢
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旣不由禮則心無所

制遂肆爲驕蕩陵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憚夫天道好謙
而惡盈旣以蕩陵德則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敝壞風
化競爲奢侈美麗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爲能制欲
出乎禮則必入于侈此非特一時爲然萬世爲世祿之
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
惡故先述古人之論世族者如此

上言治法治體則殷民之淑慝者固有以治之矣然
不先有以訓之則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別之政哉
故又言殷士之當訓而此先引古語以起之也鮮克
由禮句是惡之源以蕩陵三句是惡之流凌德與悖

天道一直說德具于心即上天降衷之理也以驕淫
而凌蔑之則實悖乎上天之道矣敝化奢麗者謂敝
壞淳厚之風化而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末句揔承上
四句說見殷士之惡蓋有自來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康王又命畢公說古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茲殷
之衆士正是世祿之家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安享富厚
有自來矣夫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爲消長惟怙恃其
侈泰不知悛改必至絕滅了義理義理旣滅則無復有

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
之耻也流而不止爲驕爲淫爲矜爲侉百邪並見不至
于亾身敗家以罪惡終不止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治
洛反覆化誨雖已漸收其放逸之心奈何習染旣深惡
本尚在縱使一時禁制猶恐乘閒而發所以防閑其邪
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此正言殷士之惡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
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凌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
化奢麗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
也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閑之惟艱處

昭常君陳在內盖謹毖之時雖式知所收斂而寛和之後尚未必其潛消所以防閑其後者誠不易也與上餘風未殄相應曰殷士者在殷為士在周為民一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又說庶士席先世之寵有此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將恣情縱慾伐性傷生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為嗜欲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

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于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于怙侈滅義盖此德義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外此非所以為訓也然雖用此為訓又不徒以己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述為訓戒然後人肯聽從若不由于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為訓乎

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首二句推富訓之由資富承上席寵惟舊說富而能訓則身不陷于罪戾心不遷于異物而不至于喪生故曰惟以永年下德義為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為訓則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正訓之之道也惟德所以化其淩德惟義所以化其滅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因人心之固有而非外立教條之意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謂其民彝物則之公而非權謀術數之末合弘廣大之理而非偏邪狹小之私也由古訓是由古以為訓如周公之明德君陳之在德皆行之于前而可述以垂訓者故內之以為訓則合乎古人之成憲而非一己之私見民將率而從之矣否則雖善無徵即不信不從矣其何以為訓乎上二句正看下二句

反看當順疊發揮夫既本諸同然又參諸已然則訓之者愈至而聞之者愈周民將有淑而無慝而所以永年者在是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之遺民而關係于我國家者甚大殷士率服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于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于此故我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啓人狎侮必也以愛養之心行

旌別之典不剛而過于梟刻不柔而流于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爲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爲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修矣邦其有不安乎

承上言殷民既訓則孰爲率訓而可旌孰爲不率訓而可別可以行旌別之政矣故復更端歎息以告之邦之安危二句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非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也大意謂殷民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毋忽其不從而徒以剛克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剛以保

之防閑節制之中常寓保全愛護之意可也毋曰慮其難制而徒以柔容之也必施旌別之政而不柔以釐之調揉馴擾之內不忘鼓舞振作之術可也皆是因世道之升而爲由俗之政者二不字重看實從謹毖寬和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民之德允修者凌德化而爲惟德滅義化而爲惟義皆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也末繳安而不危意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illegible]周公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毖戒飭不敢少忽是爲能愼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爲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爲心則無不同故或以謹毖或以寬和或以不剛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爲道化則仁漸義摩處處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爲政

事則剛舉目張件件修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賓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于華夷同戴寰宇昇平如此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三后雖並言語意當重畢公身上三克字有別周公君陳是叙其已能之詞畢公是期其必能之詞愼始者乘世道之方降而治之以剛所謂毖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和中者乘世道之將升而治之以柔雖 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illegible]康王所終者繼二公之後而因世道以立政[illegible]
別淑慝不剛不柔民德允脩是也始中終以時言[illegible]
和成俱就化殷言惟公句不可謂當成其終只用其
字見期望之意而已欲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心
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爲治道也慎之和之成之見
諸行事政也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
民之具自有相應意思協心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同
以化殷爲心也同底于道者事不同而道同化殷之
理當如是也緊根上二句說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
自然而致之者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所謂道
洽也政事修明綱舉目張而無遺所謂政治也澤潤
從洽治字生來謂其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
之中者莫不有善可旌無惡可別而厥德允修也只
指東郊之民而言心一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
治則澤潤生民俱相承看四夷上要補王畿又安則
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
治之所不及者咸賴其化成之澤也多福指化殷及
遠而言以其內外俱無可患故曰多福也咸賴比四
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此康王期望畢
公切至處與周公節相首尾通節首三句平叙以期

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洋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
下是成終之所致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此成周在昔周公君陳[illegible]繼經理
基業雖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釐之
政使殷民順治王室又安爲我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
的基業將見勳德之盛傳播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
萬年此聲名與之相爲無窮矣至于子孫有治民之責
者亦將奉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
變夫以公一身所建立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
重也

此期以無窮之事業與上節平層看承上言成終之
業豈特建于一時而已公其行保釐之政而于東郊
建無窮之基則享令聞于不已而萬世頌之以不衰
垂懿範于可久而子孫法之以爲治蓋有相爲無窮
者矣其字重看正貼註中相期字基就國家基業上
說建字即以旌別淑慝不剛不柔入講蓋保釐殷民
無反側動搖之患則能培植國本有磐固不拔之休
所謂建無窮之基也下二句以垂譽貽謀對看俱承

建基來子孫是畢公子孫惟乂者言以之治民也亦
要體無窮意看方得註中無窮事業之旨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於篇終歎息說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公今徙東郊未可說殷民反側自背難治遂畏其弗克而不敢爲惟當勉盡其心殫慮竭力無少退託則志不阻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也不可說碩銳殷民其勢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爲不足爲惟當敬慎其事防微慮遠無少輕忽則患不生于所易

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民遷其民于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爲治其政跡炳然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思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不至過佚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

此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之意弗克本關之惟難說民寡以蒙爾殷民說然亦須點周公君陳在內蓋畢公盛德謙恭或退託于周公君陳之所優爲而已不能爲者有之畢公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之所已爲而已不必爲者有之非常人溺事而有畏心玩心者如此看方得康王尊敬畢公之意既心慎事俱以旌淑別慝講盡保釐之心正是不畏其難慎保釐之事正是不忽其易處欽若據承盡心慎事正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指世變風移允升大猷而言前政指謹始和中而言蓋先王化殷之成功乃前人善政之所輔成者也今公盡心慎事正以敬順成烈使不廢墜于以休美前政而無過佚也二句串說休字有繼美而益彰其美之意當玩味末繳云克成厥終如此則賴及四夷而多福膺于一人名垂百世而成法訓于後人矣非盡心慎事何以致此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史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乃先歎息而叙其先世之功績說道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爲司徒之官皆能盡心而不欺正心而不撓世世篤厚于忠貞以服役效勞我王家凡教養斯民綏和四海之事罔不竭力以圖之其成功之美紀載於太常之旗迨今猶炳然如見也

祖父有光輔國家之業如此爾可不思所以仰匹其

休乎

此穆王欲命君牙爲司徒而先叙其世功之美以感動之也通節以教養意貫説世篤二句串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言盡已不欺爲忠守正不撓爲貞謂篤忠貞之心以服勤王家教養之事也成績指忠貞服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言紀于太常就已然説此持舉之以感動君牙耳紀太常者見與日月爭光之意言爾祖父著忠勤于當時垂休光於後世爲子孫者當思繼述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

穆王又叙巳求助之意説我周家王業肇基於文武纂紹于成康至予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的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一人以治天下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難圖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就如履虎尾者有噬齧之患涉春氷者有陷溺之虞爾君牙當勉脩職業以慰我之心可也

此叙巳責任之大以見其求助之意也遺緒就基業上説先王之臣是忠貞服勞之臣亂四方就教養説言巳思先王輔佐之臣而今日則未得其人也心之憂危正恐責任不勝以致遺緒廢墜之意虎冏難犯而虎尾尤不可蹈氷固難測而春氷尤不可涉二句正見憂危之至也末當繳求助意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穆王又勉勵君牙説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官以輔翼朕躬其職任親重倚毗專切就如我的股肱心膂一般盖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若一體或虧則持行運動無所賴君必得賢臣以成治若任賢不專則

經綸康濟無所資其關繫之重非有二也然爾欲盡職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爾祖考之事我先王者舊事具在爾惟專守家法以祖考之事先王者而事我無或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于祖考也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巳以釋其心之憂危者也予翼指大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股所以行肱所以持心爲身之主膂爲身之幹皆人之不可缺者所以形容相須倚賴之意也纘舊服二句一連説欲其心祖父忠貞之心事祖父服勞之事無使教養之功有愧于前人也如是則予翼之責無負而憂危

亦可釋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穆王又説司徒掌邦教而教莫先於明倫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乃典常之道乃民所受于天至當不易之則也汝必弘大敷布此五典使天下皆曉然率由于彝倫之内用以和協民之則而不至于乖戾此乃教人之方也然立教之本又在于爾身蓋有諸已者乃可以求諸人未有無諸已而可以非諸人者這典則在人本是身所共由至正的道

理但百姓每皆視爾身以爲趨向若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視效觀法而自歸于正譬如影之隨形一般有不令而行者使爾身未正何以納民于正乎這典則在人又是心所同具大中的道理百姓每亦皆視爾心以爲標準若民心不中亦惟爾端本澄源而率之以中譬如射之立的一般無不望而趨者使爾心不中何以責民之中乎夫既能敷典和則以廣道化之施又能修身治心以立中正之極司徒之職盡矣

此承上纉舊服而告以教民之事也弘敷二句是因民心之同得者敷之施教之道也爾身四句是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典則俱指親義序別信之理而言自其有常而不可易故謂之典自其截然而不可越故謂之則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怡然安于彝則之内而無所乖戾也二句雖平實一串事與敬敷在寛一般正與中兼典則説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四句須順口氣發揮大意謂爾身之正不正係于民者也使爾所處無邪行而率由于典則民皆歸于正矣民心之中不中由于爾也

使民所存有邪思而乖戾乎典則則惟爾率之以中而已如是則立教之本端而民有不化者哉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穆王又説人之爲道衣食已足而後禮讓可興故欲興民之德先須厚民之生而民生甚難不可不知也夏而暑雨百姓暴身露體在田畝之中盼望新穀未登不能得食則相與怨恨咨嗟而啼飢之聲作焉冬而大寒百姓手足肌膚盡皆凍裂日愁無衣無褐當不得寒冷則愁恨咨嗟而號寒之聲作焉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感不製衣則寒飢寒切身則生怨咨蓋亦自恨其生計之艱難耳豈得已哉司徒須時時思念百姓這等艱難困苦替他圖謀所以爲衣食之易者或勸農桑教樹畜以利導于前或輕徭役省賦歛以拊恤于後事事都詳爲之所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之聲悉轉爲歡樂謳歌而民生乃見其康寧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

此告以養民之事亦司徒之職也司徒雖專主教然禮義生于富足故以養民言之暑雨而阻于無食祁寒而厄于無衣此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興怨咨也厥

惟艱哉紧承怨咨說歎其生之誠艱難也須點出民不寧意思字以心言圖字以事言謂思其飢寒之難而圖謀其衣食之計使民易得以爲寒暑之備也乃者難辭言必如是則民有飽煖之安而無怨咨之苦也圖易內不可入分田制里事只如勸農桑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而已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息告君牙說惟我周家自文王肇造區夏咸和□民其訏謨遠猷經畫於當時者大矣哉何其光顯而莫及也武王一著戎衣大定天下其鴻功駿業恢拓乎先緒者大矣哉何其善承而無歉也然此謨烈非特顯承于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人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細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夫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光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蓋嘗左右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必須敬明爾司徒之訓用以弼亮朕躬奉順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而

爾之忠貞世濟亦追配前人可也可不勉哉

此承上二節而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應纘舊服無忝祖考而言謨烈俱兼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而言曰謨自其著于成功而言曰烈非有二也奥髦斯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五教大賚四海者武王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啓佑承謨烈說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而言咸罔缺指大綱舉萬目張而言乃訓即上弘敷是也光命揔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王身上說爾惟四句當一氣說下盖文謨武烈一

代之光命存焉我先王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
右之矣爾惟敬明敎養之訓弘敷式和思艱圖易用
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股
肱心膂之托克副于今日而忠貞服勞之績繼美于
前人矣豈不有以追配之乎追配正是無忝處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曰惟爾祖父世篤忠貞
左右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爾爲司徒不必他
有取法但由先正之舊職而遵守以爲法式焉可也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其任甚重使爾能式舊典
則政教脩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
之機關係在此可不慎哉若爾果能率爾祖考之所行
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一皆恪守家法不致失墜則
四海之內彝倫叙而禮樂興衣食足而生養遂雍熙樂
利之化成而天下又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
乎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誥命之意也上文曰纘舊服
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矣故此謂之申戒
耳舊典攸行以教養貫即祖父之所以忠貞服勞者
民之治亂句是推所以當式之由率乃二句一串說
典上敬明乃訓四句相應率祖父內入敬明意講昭
乃辟內入奉若對揚意講方見得申戒意思率祖考
之所以養民則養道立而益顯其君厚生之治率祖
考之所以教民則教道行而因顯其君正德之治所
以謂之昭乃辟也率攸行則能式舊典矣有乂則民
治而不亂矣與前求助處相有尾看
冏命
穆王用伯冏爲太僕正史錄其誥命之詞因以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曰我周文武
創業成康嗣位皆一德相承今予一人不能全其君德
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
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是以中心怵惕恒恐不勝其任
憂危靡寧至于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免于過失以
求無忝君人之道耶
此穆王先叙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
德對厥愆說思免厥愆者欲修德以圖先業也要含
得賢輔助而使言動無失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穆王告伯冏說昔我文王武王之為君以言其德則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旣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之臣若小若大又皆懷忠貞良善之心精白從事當是時宜無待于近臣之助者然其侍御僕從常在左右者亦無非端方正直的人朝夕之間薰陶涵養凡君上所行合着道理的便承順其美有不合道理的便正救其失其近臣又皆得人如此所以一出入一起

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無有不欽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方同底于休美矣觀文武之聖猶必賴近習之助以脩德致治如此況予之弗克於德者哉

此叙文武猶賴近臣之助以見己之必賴于近臣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俱本其德之天縱者而言忠者一心徇國良者修職奉公重咸懷二字看以文武之君得忠良之臣固無待于群臣之助而當時近臣皆得正人所以德益盛而化極隆也運節重在其侍御二句正人是言必正言行必正行者曰罔匪正人則官正之能慎簡可知承者承順其言動之美弼者弼正其言動之違要體薰陶漸染之意旦夕者見無時之不然也出入二句是動出于正發號二句是言出于正見其德之盛處文武聰明齊聖其言動本無不善而有近臣之賢相與承弼若或有以助之耳此意須識得祗若者敬順其言行如非法言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須串說如所謂萬民正而遠近莫不一于正是也見

其化之隆處德之盛化之隆俱從正人承弼所致以文武之聖猶資近臣如此而況不及文武者乎以文武之臣忠良猶謹于近臣如此而況不及文武之時者乎此穆王求助之深意也〇太僕掌王服位故以出入起居言太僕出入王大命故以發號施令言

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穆王告伯冏說惟我一人資性不美不能勉于為善實倚賴左右前後有位的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我之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糾而正之務要

丁亦恃格我非僻之心使常常警惕戒懼不流于邪
然後愆謬不形君德日就庶幾文武之遺烈爲能繼承
之而不墜也
此泥言求助于近臣而望伯冏之意在其中與上節
對看無良者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
言匡其不及正欲其旦夕承弼之意此句虛繩愆二
句且匡其不及之實而克紹先烈之本也愆謬以事
言兼言動在內非心以心言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
則愆謬之失著于外所謂不及也繩糾格只一串事
如制外養中之意兼明諍顯諫潛移默奪言正所以

匡之也先烈指上節出入六句而言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
逮
穆王又命伯冏說予德不逮前人固賴近臣之助而督
率倡導又係長之責故我今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正
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脩予之所
不及焉凡所以匡正而繩糾之者務相率以共致其功
而使克紹先烈可也夫人臣竭一己之力以效忠不若
合衆賢之助以廣益此予之所深望也
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旦夕承弼之道也正于群僕
侍御內含下文愼簡之意懋乃后德二句一氣說德
指言動欽臧而言不逮即是不克于德意上所謂不
及也交者非一之意交脩是欲伯冏及其僚屬同心
一力以脩之也交脩不逮正所以勉進其德者包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言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穆王又告伯冏說凡羣僕侍御之臣都是汝之僚屬務
要謹愼簡擇不可濫用匪人有巧于言詞浮誕不情的
有善其顏色虛華無實的又有揣摩人意便辟承奉的
有包藏姦惡工爲諂媚的這等人若誤用了他都能蠱

惑君心壞亂國是斷然不可其惟善人吉士正大疏直
的君子然後用之自然薰陶漸染引君于當道不患乎
德業之不成也汝其愼之
此告以正屬之道也愼簡句虛下不用小人而惟用
君子正愼簡之實也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不可平
此即所以正于群僕侍御者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穆王又說僕從之臣關係于君德者甚重若僕臣是正
直的君子不肯曲意以狥君之欲則爲君者日親正士
日聞讜言兢兢業業在道理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

僕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虛詞誇美取悅君心則其君傲然自謂有聖人之德于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淪於邪矣是可見君德之成固由于僕臣其失德亦由于僕臣僕臣之賢所關甚重如此爾可不慎簡僚屬以勉輔乃后之德乎

此承上而言僕臣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之意也充聖自聖與后德不德只指言動而言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若背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承弼有人故君克正諛則繩糾無人故君自聖末二句即申上說言君德之脩廢係僕臣之賢否如此此所以必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穆王又說我先王文武所立之常法爲子孫者當世世守之但有一樣憸邪小人心術邪僻不知法度若使他在人君左右必然道君于邪不守祖宗之典這樣的人我之所深惡也爾慎無昵近憸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充備我耳目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蠱惑聰明導廸君上不由祖宗之舊法無以纘紹先烈之美此汝之所當深戒也

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儆其不能慎簡之失也憸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也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可作非毀字看通節一直說下重無昵二字無昵憸人則當用吉士可知所以欲其慎簡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穆王又戒伯冏說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此近習之通弊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正直的人爲吉士却把交通貨財營求進用的人爲吉士

而登用之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於當道匡弼之職遂曠廢而不舉矣夫以人事君敬之大者若果如此則是爾大不能敬君引用非人孤負委托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

此承上節而言憸人之進多由貨賄故特戒之以絕其昵近憸人之根本也瘝厥官就羣僕說爾大弗克指伯冏言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使至于曠官則是大不能敬君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於彝憲

穆王告戒伯冏篇終又歎息而命之說凡我告爾之言

術其可不敬承之哉必須堅持精白之忠憤簡正直之
人永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人在側
變亂成法蠱惑上心乃爲盡職而無忝也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以致深長之望也欽哉一氣読下與虞書欽哉惟時亮天功口氣相似承者且夕有常之意發慈亦指言動而言與先王之典一般永弼内包愼簡乃僚而不以貨賄昵憸人意弼乃后于彝憲則后德已懋有光從先烈之美厥愆可免無休惕惟厲之虞矣此節須括一篇意看

呂刑

穆王用呂侯爲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詞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史臣追叙説昔者呂侯爲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按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時年已耄矣猶以刑獄重事乃大加裁酌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况承平既久巧僞日滋故穆王當享國之久老耄之時猶必惓惓以圖之也

此史臣先叙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一直読蓋由其耄荒故度以已意作爲贖刑以治四方而歛天下之財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呂侯傳穆王之命説上古有遺訓傳聞鴻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到黃帝時蚩尤始倡爲暴亂驅扇熏炙轉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皆化而爲惡無不爲寇爲賊凶横淩人如鴟鴞之惡以害人爲義爲姦爲宄無所不至惟是劫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虐爲事而已穆王推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

此下皆呂侯傳王命以訓刑之詞自此至配享在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及帝舜用刑之善皆所謂古訓也

此節專起下苗民而言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註鴻荒二句正發始字意作亂即是寇賊姦宄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状以鴟張爲義而入于姦宄以奪攘劫掠爲事而至于矯虔此平民寇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爲之始也則夫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爲暴虐乎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王又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制刑以立威作爲五樣暴虐的刑叫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人衆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情詞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弗用靈是不以德化民制以刑是惟以刑虐民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而爰始三句又惟作二句之實也始淫二字重看五刑雖古有之而虐刑以逞則自

苗民始也劓刵椓黥包大辟在內正是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刑差是擇罔差是不分輕重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未嘗察于獄詞而有所開釋正是殺戮無辜也有苗虐刑峻罰流毒如此其視寇賊姦宄之貽害爲尤甚矣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化而爲惡泯泯然昏迷棼棼然擾亂凡百所爲無復有忠信于心惟反覆爲詛呪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虐威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于上天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于天如此故天假手于有德之君而殄其世也

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聞于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爲昏爲亂也罔中二句即泯泯棼棼之實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爲主無詛盟之事三苗暴虐善惡不分民皆昏亂無復由中之信但以詛呪盟誓爲信耳此其惡之染于民也虐威以下則是升聞于天惟及于民所以聞于天也弗

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虐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衆被戮之百姓無罪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體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竄徙其君分比其黨驅逐于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天人共憤帝舜下爲民除虐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以示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

舜上旨何須承上先黜天矜于民意報虐以威正奉行天威也遏絶二句言窜徙分北使不得復享其國且報虐以威之實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穆王説昔者三苗肆虐百姓無辜受禍無所告訴者相與聽于神若以鬼神實降災禍于人心中惶懼于是妖誕師巫之流肆爲邪説扇惑人心使人皆祀鬼神以祈福禳災民神雜亂邪正不分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説乃命重氏黎氏脩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

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其舊時上下混雜通行的祭祀一切禁絶之不許褻瀆祀典已正人無徼求鬼神之心而假託鬼神降格禍福的邪説舉皆屏息矣然常道不明則民情易惑也乃當時諸侯及在下之百官又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凡民有率循常道的則保安之有違悖常道的則懲治之當罰咸當公道大明雖鰥寡至微弱的無有爲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蔽阻抑以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冥昧怪異之説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誣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説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常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

此下六節皆言舜辟刑之善以爲用刑之法此節言舜于除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爲急也絶地天通者正人心之具棐常者正人心之本要輕重看地天非以地爲祇天爲神乃註中尊卑上下各有分限意思蓋地天實包神祇在内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是祭地不得通行也庶凡在地之祇在天之神皆然苗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干地天之祭通同混亂久矣故禁絶其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

神祇之祀也司天爲神司地爲祇之説註在圈外不可泥降格如降災降祥[illegible]格思之説乃妖誕以感民者也罔有降格者祀典既正則人無徼求鬼神之心而降格之説自然屏息也如是則人心庶乎可正矣然常道未明則民情不[illegible]雖欲正瀆祀以息邪説有不可得者故又以輔常道爲本也常道實對怪誕而言明明者精白一心公好公惡之謂輔之云者率常道則保安之戾常道則懲治之使人皆由之而不違也鰥寡句只承棐常來鰥寡舉其至微而言包凡民在内無蓋者公道大明賞罰咸當無有爲善不得

自伸而蔽抑在下以得禍者也言善必得福則惡必得禍可知至是則民曉然知禍福所由不復有無所控訴而聽命于神者矣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通飭修祀典輔常道二事要見得本末輕重意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穆王又說帝舜以苗民昏亂任刑而不任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雖鰥寡至微的也都陳說有苗的罪惡歷歷有詞帝舜于是反苗之道而以德化之凡施于政令以防閑其民者只是以德爲威而不以虐爲威由是天下惕然決于爲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于教化以開導其民者惟是以德爲明而不以察爲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爲善去惡而莫不明矣帝舜以道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則一於刑威伺察者抑末矣

上是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是反苗之道以除民害皆一時事無甚先後清問者通問民情利病而欲反其不便之意非專問苗之罪也有辭內正用以虐以察二意德威二句重在反苗之道上說自德施於政令以防閑斯民者曰德威是臨御寬簡不事威虐之意自德施于教化以啓迪斯民者曰德明是淸哲文明不假伺察之意須貼反苗上看惟畏者肅然力于爲善決于去惡而不敢踰越之謂如不犯有司罔于于正是也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無有昏惑之謂如百姓協中四方風動是也民以德而畏則無所謂虐威庶戮方告無辜者矣民以德而明則無所謂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者矣與上無蓋平看德威斷不可就刑言此是舜以德運治于上即後穆穆在上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穆王又說當蚩尤作亂三苗肆虐之後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皆帝舜之所憂也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三臣同致憂民之功于民命伯夷爲秩宗使降布天地人三禮明尊卑上下之分以折絕其邪妄之心而不犯于刑這是正民之心命伯禹爲司空使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爲九州之主以定疆域這是定民之居又命后稷爲田正使頒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厚殖嘉穀這是厚民之生三后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所以天下百姓莫不殷盛富庶而無一人不得

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
上是用德以爲治此是命臣以分治恤功者憂民心
之未正憂民居之未奠憂民生之未厚而命三后以
致其功也伯夷六句是承舜命而爲之者降典折民
惟刑者猶云降播天地人之三禮于民而以刑折民
之邪妄也蓋典禮之降即所以納民于正而使不爲
邪妄者然恐民或外于禮所示之刑以儆懼之使知
避刑而卑歸于典禮之中是所以折絶民之邪妄者
惟此刑也即所謂伯夷播刑之廸者只就布之命令
上說未便是用刑蓋伯夷禮官折之以刑正是納之

于禮皆用刑則皐陶事也主名山川者表山川以爲
一州之主即所謂驥山大川是也意在定民居止上
農字訓厚字降播種之法以厚聚乎嘉穀使民不艱
食也成功在三后身上看典禮明則秩宗能成其功
水土平則司空能成其功播種興則田正能成其功
皆能分君之憂而不負其職也惟殷者民心無不正
民居無不安民生無不厚道德一而風俗淳幹止寧
而衣食足殷盛富庶而非若殺戮并制之時也夫三
后成憂民之功則德威德明之治於此乎益顯斯民
有惟殷之休則惟畏惟明之化于此乎益隆有虞勸

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者也○前命重黎
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前是一時革亂之急務此
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穆王又說三后成憂民之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
不率教者乃命皐陶爲士師之官定爲輕重適中之刑
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畏罪遠刑遷善去惡人人都革
其非心消其逸志而歸于敬德之地焉
承上二節言舜以德化民三后敷德及民罔有以致
明畏惟殷之化矣猶慮天下有悖德之民也則命皐

陶以用刑焉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制字是
防閑約束之意制百姓于刑之中豈徒以威民而已
正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導之于祗德之地也
祗德云者爲善去惡相安于明畏之中遵道敏德大
順于惟殷之內是也正可見有虞之刑特輔其德所
不及之意　自命重黎至此歸結此節君臣以德爲
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制刑之中與苗民作五虐之刑
反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王說有虞尚德以爲治如此當是時但見帝舜恭已南面有穆穆然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積中發外光輝昭灼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得於觀感者皆興起其爲善之心無不勉力自强勸于修德其治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其中有敗常亂俗長惡不悛非德之所能化者故又命皐陶爲士師明五刑之等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常性使同歸于惟德之勤焉其先德而後刑如此

此總申上三節而言聖世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明明要見想像其形容上發揮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已于南面者皆和氣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于北面者皆精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灼于四方指君臣合德而言惟德之勤指惟畏惟明惟殷說故乃二字重看謂有虞專尚德化若相忘于用刑矣而猶有不勤于德者故不得已而用刑也刑之中即上制百姓于刑之中非彝即教祇德率乂于民若謂循此法以治民也輔其常性則同歸于惟德之勤矣要見得仰體穆穆之心協贊明明之治意思非恃刑以爲治也刑罰本于德化則刑與德爲一故曰刑罰之精華視苗之無有馨香而發聞惟腥者異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又說刑獄重事全在得人若是典獄之官爲權勢所脅則不免曲法以徇人爲貨利所誘則不免受財而枉法這等人如何行得公道惟虞廷掌刑的官箇箇得人不但能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爲威屈亦且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而不爲利誘其心中常敬畏而不肯忘忽常忌憚而不敢放縱是以聽斷之間至精至當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待揀擇于身而後言也夫天之德只是至公無私典獄的這等至公便是能全盡天德雖死生壽夭的大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理制命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天相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于與天爲一如此此後世所當法也

此推虞廷典獄用刑之極功正以見其爲祥刑也典獄之官即是皐陶非訖二句是不徇乎人敬忌是惟盡乎已一反一正相形說敬則不忽忌則不敢以心

言罔有擇言者謂行之于身者皆可示之于人不必有所擇而後言也惟克天德緊承此句說天德者大公至正之理典獄者能大公至正無不可以示人是實能有是天德于身也自作二句承天德來禍善禍惡栽培傾覆上天之所以作命也典獄者德自我立則命自我出天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上我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下其位雖殊其心則一真有胞合而無間充當而無愧者矣元命指人之生死言配享重大公至正上言自作句輕只重配享句看夫典獄之用刑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則所謂制刑以教祗德率乂以棐民彝者蓋與德化相後先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穆王勉諸侯敬刑乃嗟嘆而告之說天生民不能自治故責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責之臣下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體天心愛惜民命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且古人的行事便是後人之規範今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夷那等樣人昔伯夷為禮官要使民遵守禮教不犯刑戮乃頒布刑法以啓迪開導斯民使之曉然知所趨避這是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監視者也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是苗民那等樣人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辭附麗的全不詳察其中之情又不選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的人却叫他斷制五刑亂罰無罪由是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天不蠲潔其所為降以災咎于是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都滅絕了這是不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懲戒者也夫穆王訓刑既以天牧為言又欲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則其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亦可見矣

上既詳言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故此摠結之欲其以有虞為法以有苗為戒也天牧包用刑意方切非爾惟作天牧者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迪即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于降典之時布刑罰于告令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祗德不待率乂而豫有以棐民彝皋陶特輔其所不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是伯夷能為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監也苗民匪

察于獄是察獄不得其情罔擇吉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奪貨反上訖于威訖于富言亂無辜卽指殺戮無辜幷制罔差言遏絕苗民乃舜事而曰上帝降咎者舜奉行天討者也此有苗不能爲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懲也能知所監懲則天牧之責盡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專告同姓諸侯先嘆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尊而爲伯父伯兄仲叔的有卑而爲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至當的言語以告于爾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必須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家心裏纔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爾等須無日不加勤庶用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失刑爲戒也蓋過而知戒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已失之

、夫我諸侯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所恃以爲治乃以整齊亂民禁奸戢暴使我爲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寬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百姓所犯如何着不得一毫私意惟是至公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勿以我之喜怒爲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刑戮我雖要赦宥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赦宥惟當敬謹于五刑之用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這是爾眞能日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爲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爲百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而無窮矣爾其深念之哉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伯父伯兄仲叔是尊于已者季弟幼子童孫是卑于已者言與命一般自上所訓故曰言自下所受故曰命謂之格命者言有至理見當念聽之意下文正格命也通節以勤字爲主今爾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効也由慰與罔或戒相形看蓋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而無

文當以勤自慰不當至于不勤而後戒也或字猶

言萬一意二句一直說總是欲其常無不勤而已天

齊二句是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可專非終句是罪

因乎人而非我之所得專兩平中有串意天命卽俾

我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

之心爾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順我一人可也雖畏

二句正逆天奉君之實勿畏着非終一邊勿休着惟

終一邊敬字卽勤字成三德者辟所當辟宥所當宥

以成剛柔之德辟宥不用與民相安于無事之天以

成正直之德也不狥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一戒

一勉相形看正是敬迎上天制刑之命以順其君敬

天之心者也長我王國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

非辜而胥匡以生是民有賴君慶民賴便是安寧惟

永者安寧之福及于無窮也末繳諸侯不可不勤以

足聽我格命之意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穆王又嘆說凡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聽我之命夫

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

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汝汝其聽之可也今爾

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

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若不得其人則流毒甚衆不

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愼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

一成而不可變若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

也又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蓋此連

及的人或出于奸吏之羅織或出于罪人之攀累若偏

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這三件能盡其心

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非祥刑而何不然則是作

威以殃民而已何祥之有

此幷同姓異姓而幷告之蓋用刑之綱領也祥刑應

下安百姓正所以爲祥也何擇三句平看重不可不

盡心之意人所以主刑者擇人則有敬忌之美而不

爲威富之所奪所謂罔擇吉人者無有矣刑所以定

罪者敬刑則能制刑之中而不爲刑虐之法所謂匪

察于獄者無有矣及者獄辭之所逮度及則有簡孚

之實而無比附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有矣必如

是而後爲盡心而後可以安民也要體曰何曰非相

叫應意發揮夫用刑不以戕民而乃以安民如此非

祥而何此節冒下六節看

兩造具備師聽五詞五詞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言不服正于五過

穆王告諸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必有兩家的人一人不到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證佐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須是兩家爭訟的都到在官又辭與證都完備了乃與衆獄官共聽此麗于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核情實已皆可信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矣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相應的是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必加矣

自此以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詞六句以斷獄言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矣爭必有詞證一不備則無可據矣兩造具備則可以聽訟矣然必與衆聽之者參諸衆人之同而不狥乎一已之私也五詞簡孚以下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分看盖穆王意在罰贖故也正于五刑者質正于刑書當以何刑加之也正于五罰者質正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也正于五過則直赦之而已此即虞廷贖刑肆赦之遺意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遺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之言猶有古意也擬斷即在師聽時非是先聽後斷作兩時事看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穆王承上文說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過以寬宥之矣然此五過本是要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多有容私狥情舞文玩法者其弊病有五或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報自己的恩怨而不出于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受人的賄賂或聽人干求請託只爲這五件以私意

出入人罪則五過之設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執法之人先自壞法情尤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不可輕恕也爾等必詳審精察務盡其能不爲勢屈不爲利誘既不狥己之意亦不狥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于惟均之罪矣

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而言獨言過以見刑罰耳五疵內兼出入言當正于五過而入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而出之是故出也審克云者考察精詳而盡其聰明之能可宥則宥可罰則罰而不以私意出入之也治獄者不審則疎審

不入惡于其能則忽故篇中多言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的有當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的也有當寬赦的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之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如何蓋詞猶可以偽為而顏色之間則有真情發露而不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議赦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究則其為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若務為寬縱以致有故出的過于搜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之赫然監臨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可也如此庶幾刑罰得中而民無不安矣刑其有不祥者哉

此舉疑獄之當謹以勉之也亦承上五辭簡孚六句而言蓋上言疑斷之法當如此而此復申言之謂其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致謹也重在謹疑獄上看審克處且虛講蓋刑罰疑赦之際得之則矜疑者獲全

少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慎重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者也簡孚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重出罪一邊惟恐其疑而不得赦之意簡孚即所謂五辭簡孚者簡孚有衆若可定其刑罰矣然猶恐其或有可疑而至于誤入也則于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意而貌則可以得情也無簡即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服者此正情實無所簡核而為刑罰之疑者也則正于罰過而不聽之蓋恐過于推求而或不得赦也具字訓俱字承上簡孚無簡來貌稽不聽皆嚴敬乎天威而無毫髮之不盡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穆王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墨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納金一百鍰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刑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

百鍰亦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剕刑比劓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鍰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宫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六百鍰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一千鍰亦必審實其罪眞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千剕罰之條有五百宫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如罪疑

於重則比諸上刑罪疑於輕則比諸下刑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于人言而妄爲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僭差混亂之辭亦有泥于古法而強爲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幾五刑之用各得其當耳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也墨辟疑赦至其罰千鍰閲實其罪是言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之屬至三千是言五罰之科條有定律閲實以贖法言簡閲核實使罰與罪相侔不可苟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根比附說行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故罪疑于重則以上罪比之罪疑于輕則以下罪比之所謂上下比罪也無僭四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蓋比罪之時法無定據鮮有不惑于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衆人僭亂之詞可也律無所依鮮有不泥于古法而強比附者必酌以時宜勿輕用夫今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一串說謂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察之詳而竭盡其聰明也如是則罪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矣而況罰有明條者豈不閱

實其罪哉如此繳方足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說刑罰雖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只着他受下刑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不止用刑如此便是用罰也都有箇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斟酌損益譬之用秤錘以求物之輕重務要得中此權一人之輕重者也至于刑罰用于一世也

當[illegible]時而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威刼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這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輕的不是故縱乃當輕而輕重的不是故入乃當重而重蓋截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者豈徒任意以爲之哉

此言用刑之權變緣諸人情世變而推移以合乎經者也上刑二句以刑言輕重諸罰以罰言三句總是法以情遷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刑罰世輕以平國新國言刑罰世重以亂國言此句是法以時行因世變而權其輕重也惟齊二句一直說結上四句意蓋刑罰之用或輕或重或因人情或因世變是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卽諸人情而協質諸世變而宜于錯綜斟酌之中有持循據守之正蓋有倫要所在而不可易是權而不戾乎經也倫是有次敘輕重合乎條理之謂要是有統會輕重歸諸當理之謂

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恐典獄者以論贖爲輕又戒之說不但刑所當愼亦不可以論贖爲輕而忽之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重出贖亦甚病矣然則斷獄之初可不謹乎夫刑官乃民之司命輕重出入關係生死豈是口才辨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心裏公平的人方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典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雖他強辯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推護不反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眞情自見至于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爲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箇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箇敬謹的心不可失于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庶幾于中正之則而無所寃枉然後當刑的治之以刑當罰的責之以罰到那臨刑罰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此由是獄成于下可以取信于人輸奏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差失了却又不可自專其干覆奏之時

可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已從重
問擬還要連他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
精詳而又極其恭慎此所以爲詳刑也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
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遵權變之宜
也罰懲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罰能病人則刑之尤
病人可知非佞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所以謹
之之道也非佞句與惟良二句相形說佞人有辯口
而無仁心其于折獄之際必徇已私而不得其中故
不可用惟温良之人則慈愛仁厚之意行于取舍輕

重之間然後能得其中而可用也察詞四句平率遵
下察詞于差是不眩于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執
乎已之私見哀敬折獄是矜恤以求其情明啓刑書
胥占是盡公以定其法或以明啓句對上三句以審
于求情詳于考律立說亦可成字包刑罰言咸庶中
正根上四句說其刑其罰只是擬斷其罪未便加于
民也七句總是盡心蓋察詞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
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謹法之用也獄成二句總擇
人盡心來以起下折獄之詞獄兼刑罰成者一成不
變之謂言其罪已定也兩孚字皆是信其刑罰之當

意作未然說上備者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始終
以聽其君之專决也兩刑是就中即此一條以例其
餘正以見其備處蓋聽斷之法臣任其勞而生殺之
權君司其命故不敢自專而詳讞于君耳此節與告
爾祥刑節相應擇人即前所謂擇人盡心讞獄即所
謂敬刑而度及可知矣〇人既犯五刑反覆推鞫捶
楚之下民不堪命到罰贖之時已受許多苦楚故曰
人極于病此說亦通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爾等其敬慎之哉凡我有官之
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着他便多畏懼況用
之乎我所以兢兢然敬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
皆有哀矜仁厚之德存於其間實以德用刑而非恃刑
以爲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實欲使民畏刑
遠罪以助教化之所不及爾與獄之官皆有代天理刑

責者當仰體天心愼重民命凡宥罪罰惡務要與天
之福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于下斯可耳若刑一不當
便是逆天可不敬哉彼獄辭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證佐
只憑一面之辭者叫做單辭這等的最難審察必虛心
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汚庶
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彼此兩
造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
不可治矣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
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
也汝等切不要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爲私家囊

橐之計夫鬻獄得貨豈足以爲寶但自積罪狀于已身
至于罪惡已極天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
這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
命耳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意行私
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乎此
天所以必降之罰也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
通節重一敬字故先以敬之哉發之朕言三句示在
已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羣臣不可不敬刑之意明
清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實而無或以下又戒其不敬
之失也言且多懼則用之可知只是見得當敬之意
敬刑與有德惟刑一串講重敬字上與欽恤一般厚
之至正所以爲敬之至也蓋叙其心如此欲羣臣以
已之心爲心也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棐民彝乃是
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故曰相民作配句是欲其體
上天之心而盡敬刑之道即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之意蓋期之之詞也明清句與民之亂句對看單辭
無據易至于淆惑故必以明清聽之兩辭對證易至
于偏主故必以中聽之總是一箇敬字意民之亂就
輸情服罪上說言民之所以治者無不由于中聽兩

辭也明清以聽單辭則心純乎敬而可以上配乎天
德之無私中以聽兩辭則心主乎敬而可以上配乎
天道之至正此敬刑之實所以盡作配之道者也然
單辭之獄無兩爭相角之勢獄貨之弊猶鮮惟兩辭
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特以私家戒之私
家謂以私意而求成家即所謂鬻獄得貨者也獄貨
以下極言私家之害以警懼之府辜功是自已聚之
貨積而罪亦積也報庶尤是天報之罪極而禍亦極
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而言帶看夫獄貨而致天罰如
此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于禍淫之命故不

免于天罰之極耳使天罰不如此之極則人將恣爲
私家而播虐于庶民豈復有善政在于天下乎是可
見天罰在所必加而典獄者不可不知所戒也能戒
則能敬刑矣能敬則民安而刑斯祥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祥刑

穆王訓刑將終又并告來世諸侯歎息說爾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爲法非古之用刑以咸剛

柔正直之德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我試爲爾等言之爾等其庶幾明聽之可也我聞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皐陶都是掌管刑法的官他有無窮的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是何故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一不合乎天理愜乎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善衆而治之只要他遷善遠罪不犯刑戮豈可過用刑威以殘虐百姓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件件以古人爲法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與垂于後世斯可耳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于來世其言詞懇切計慮深遠穆王之惓惓于刑獄眞無所不用其情矣

此并與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也用刑成德即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全民之中即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者也暗指伯夷皐陶但未露出明聽是起下之詞哲人四句正成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所當監之人而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之也哲人實指伯夷皐陶言伯夷播刑之迪皐陶制百姓于刑皆用法于一時而垂譽于後世所謂無疆之辭也屬于二句推哲人

致譽之由謂哲人所以有無疆之辭者由其五刑之用咸得乎輕重之中眞能成德以全民中者是以有名譽無窮之慶也咸中內要點訖于威富惟克天德意講有慶即應轉無疆之辭說受王二句緊承詠古人用刑成譽正是祥刑故欲其監之也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本無不善雖有陷于罪者非其本然也監乎祥刑者監古人之用刑成德咸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如此則民安而諸侯之責盡矣中字乃用刑之要呂刑一篇之綱領

周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錫文侯之功命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平王呼文侯而命之說父義和我大顯祖文王武王皆

能敬愼以明其德本之身心而達于政治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祐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能左右扶助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

此節乃起下節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上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而又得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丕顯文武是言其是成德之人與明明我祖句相類明德就發用上說克愼是自然能愼於昭升是明德昭著而上升于天致聞是明德廣布而下聞于民不可以所脩所至平看此三句與下殄資澤相反以教養貫集命亦與下天丕愆相反獨言文王者受有殷命實開尚起有祿之基舉文以該武也亦惟二字重看謂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則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其位而無賴于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云云故得安在位也先正指唐叔厥辟先祖俱指成康左右昭事是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之意謀猷以教養德意言率從以承流宣化言正昭事之實也懷在位是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平王歎息說我祖宗基業相承皆有賢臣之助何其幸也閔予小子嗣位之初乃爲天所大譴有父死國破之禍所以然者蓋民爲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根本固而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絕其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

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無有老成俊傑在于官使者我小子又渺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猶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又歎息說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之昭事先王者而致功于我一人則庶幾扶國祚于既衰而我亦可以永安厥位如先祖矣

此言已承國家多難之餘而無羣臣之輔故不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也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反看殄資澤句是丕愆之由侵我句正是丕愆處盡

教養之資用惠澤既絕于民則國本先撥故戎狄乘之而爲害也總是言國家之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意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意實串言內而朝廷既無老成俊傑之臣爲撥亂反正之助而我小子又寡昧無能何以濟難然所賴以濟之者尚有望于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如先正之昭事者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如先祖之得安在位矣而今何有哉蓋反復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巳也兩節俱重諸侯上蓋唐叔文侯皆晉侯耳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平王呼文侯說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能服勞王家昭明汝顯祖之功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幾墜而國統已中絕矣惟汝攘除戎難興復王家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君之統緒于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而不忝其昭事先王之績焉且我新立在艱難之中汝多所脩完捍衛王室賴以再造若汝之功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此承上悲國無人之時而獨幸文侯輔君之美也克

昭顯祖虛說汝肇刑二句即其實也曰顯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昭著于前故曰顯自其佐成尚文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也汝肇三句相推一氣說下文武之道是以德創業而爲後王保位之法程者肇刑者於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乃辟使得履尊位于既散之日而國統不至于離紹乃辟使得承令緒于垂亡之時而國統不至于絕要緊綏在位意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此句正應悼克昭何說如是則耆壽俊傑得見于外服而淮[illegible]淮

父眞能恤朕躬有臣如先正而吾果得安在位矣修
扞助申會紹言俱就立己上看艱難即嗣造天丕愆
三句嘉者稱美之之意未是命爲方伯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
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乎王勑遣文侯說王室已安汝其歸于晉國撫視汝民
衆安寧汝邦家我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祖廟
祭享之禮又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
使汝得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當

脩舉職業於遠民則懷來之於近民則馴習之惠安遠
近的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樂又必簡閱爾都之士馬
以壯國威惠恤爾都之人民以固邦本夫有功王室汝
之德已顯矣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勲
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勉之
此飭遣文侯之詞蓋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望之
意也承上汝嘉意來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欲其
巡視一方之衆綏寧一國之民也二句乃通節之綱
領用賚賛至馬四匹賚以秬鬯一卣者所以隆告廟
之禮賚以弓矢乘馬者所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

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
往哉即上歸視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爾都
即寧邦之事柔能以教民言惠康以養民言無荒寧
者欲其愼于教養而不敢忽也簡是簡閱賢士可任
教養之寄者恤是惠恤斯民不被教養之澤者此句
對柔遠三句說用成句總承謂克昭顯祖德可顯矣
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爾都之道使一方之政無不
理而德威至于侯邦一國之治無不修而德教加于
百姓則汝之德不惟丕著于王家而亦光昭于下國
矣非所以成爾之顯德乎此篇以教養立說正與愼
德謀猷資澤相應

費誓

昔周公之子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
誓師于費地記書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魯公誓師先發歎說爾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譁都靜
聽我的命往日已叛的淮夷今乘我始封又結搆徐戎
並起爲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
此魯公誓戒諸侯從征之辭也名指一篇而言徂茲
云者猶曰已叛之淮夷又脅徐戎以並起也所以見其

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
魯公誓師説戰莫先于治戎備須要縫綴甲胄堅
帶干楯無敢有一件不精製者則自衛之具備矣預備
弓矢鍛錬戈矛磨礪其鋒刃無敢有一件不銛利者則
攻人之具備矣
此戒諸侯之師以治戎備也甲胄與干衛身之具敹
之欲其完固敿之欲其愼密無敢不弔者敹之敿之
各致其精至也弓矢戈矛鋒刃攻人之具備之欲其
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鍛之
礪之各盡其善也亦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意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魯公又戒行師所在之居民説凡軍中的牛馬其止宿
牧養之處已大布於四野之中爾居民凡在野外有設
爲捕獸的機檻必須閉絶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必須
塡塞了無致陷害傷損我牧放的牛馬若不預先除治
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決不赦宥也
此戒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馬車以載軍

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者師既出則舍于
郊外矣故以戒居民設機爲擭掘坎爲穽皆所以取
禽獸者杜斂總是閉塞之義言擭穽則凡有害于師
也者可知矣註中推出意要足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
魯公又戒將士説軍士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
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
家逃亡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若有人收

得這牛馬男女能敬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
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吾戒
亂了部伍越壘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
定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㓂盜搶掠或踰過垣墻偷盜
人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重又自有一定之
法加于爾必不宥也
此戒將士以儆部伍也蓋喪師之患未有不因剽掠
失伍而爲敵所乘者故儆戒之越逐祗復俱貼將士
不失部伍上看馬牛臣妾是所在居民之所畜養者
雖有風逸逋逃亦不得越逐而至于失伍也至于不

小逐而偶得者又當敬還無敢藏匿也商賚汝勿逐

祗復二意所以示勸也下云常刑所以示懲也冦攘

竊誘是馬牛之不風逸臣妾之不逋逃者恐其紛亂

部伍故戒之也重在部伍上古者節制之兵軍伍嚴

明而居民安堵正是如此註中失主不得逐句乃喚

下句不可泥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

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公誓師又說甲戌之日我要率衆往征徐戎之罪蓋

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則糧餉爲急爾須要

儲備以供軍食毋得欠缺致誤軍機如有不及汝主餽

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人與

徐戎對壘難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遂的人備着築

墻板木之類我于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營

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于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

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

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餧養馬牛的草束

不可不多備倘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飢困亦必加以死

刑不輕宥也

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

諸侯之師以往征二字有別甲戌我惟征徐戎句作

冒正是立期會處下糗糧楨榦芻茭三段皆期會中

事糗糧以足軍食楨榦以治軍壘芻茭以供牛馬皆

期會所最急者不逮者不及數而至于乏也築以甲

戌者註所謂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猶云

加以無數刑法但不至于殺耳芻茭不多亦服大刑

者恐牛馬飢疲而不可用也峙糗糧統責于諸侯者

從征諸侯皆伯禽所統師行而糧食分之所宜備也

峙楨榦芻茭專責之魯人者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

致地近而致便勢之所宜然也

秦誓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爲不可穆公不聽後晉

襄公敗之于崤因其三帥穆公悔已不用蹇叔之言以

致喪敗作爲誓辭以告羣臣明已改過之意史錄其語

因以名篇

此書不特悔過遷善可爲後世之法而且明于君子

小人之情狀大有裨于治道故孔子附之四代之末

耳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

自若是多般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昔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羣臣而告之先嗟嘆說
爾等近臣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言語我今誓告于汝
者乃衆論中第一緊要的非是迂遠不切之說汝當專
心聽之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重于責人輕于
責已盡皆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于徇已不肯受人
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過差而能受人之責
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能克其多般之私
是為難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修身克已之要務正
所謂羣言之首也

此穆公誓告羣臣悔過之辭也羣言之首謂一篇要
旨所在蓋穆公之誓惟悔前日之安于徇已不聽蹇
叔之言而已古人節正羣言之首也民訖句言凡人
溺于利欲多安于徇已而不能受人之責也責人以
下正若是多盤之實謂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
義責之何難之有惟不徇已而受人大義之責則不
免昏于利欲而不能矣是惟艱哉此正切穆公之病
故引之以為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穆公敘悔過之意說我如今方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
其過此心常懷愧悔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
將來之日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于圖改不敢自安
也

此汎言已悔過之意憂字從上文來蓋其如凡民之
徇已而不能受責如流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憂
悔過之無日則汲汲圖改之意見矣然猶未明言其
過下節始實言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
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穆王又追悔前非說道惟朝廷之上有前一輩年老有

謀的人我非不知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
遷就我意遂忌疾疏遠之而不用其謀如今新進喜事
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我意
相合姑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以至于敗謀而失事
然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將來之善猶可改圖自今以
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
商量可否則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讜論又
足以服人心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矣豈敢
自諱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此明言其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

暗指䆿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言老成之人不能徇
已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老成顧以其不就已而
忌疾之新進之士能徇已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
新進姑以其順便而親信之此正妄于徇已而不能
受責如流所謂已往之愆也雖則云然輕過下黃髮
即是古之謀人詢謀老成則不用新進可知矣此句
正是改過也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告羣臣說我前日之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

善只是親賢臣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衰老的良士雖
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他却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
可與謀圖者這等的人我今後却要任用他若仡仡然
武勇之夫雖善于射御無有違失他却有勇無謀智慮
疎淺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再不用了勇夫且不
可用況那截截辯給善爲巧言的小人顛倒是非能使
君子變易其辭說雖有直言正論也被他搖奪了這樣
的最能敗壞國家但有一人尚足以敗國我何暇多用
之哉

此正詳其改過遷善之實事也良士即古之謀人詢
言所今之謀人勇夫段甚輕只引起末段耳有字是
任用意尚有是改其忌疾之私而欲尊信之皇多有
是改其親信之失而欲疎遠之尚不欲亦輕看不違
者中度無失之謂墓木旣拱是言其老過門超乘是
言其勇易辭者能奪君子之辭而變易之也明說蹇
叔三帥兒子不妨咲穆公語足見改過不決意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穆公說我嘗默默深思用人之得失繫國之安危不可

不謹假如有一箇介然獨立之臣看他斷斷然誠實專
一無他技能恰似沒用的人一般但其心地和平度量
廣大休休然如大器之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
人有才能的便心裏愛他如自已有才能一般見人之
俊美通明的便心裏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
揚而已這是他實能容受天下的賢才非有勉强矯飾
之意這樣大臣旣有德又有量人君若肯一心信任他
必能廣致羣賢共圖國事爲社稷蒼生造福用能保佑
我子孫使長保富貴保安我黎民使長享太平斯人也
亦上有利于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此言良士之有利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也
無他技非眞無所長惟有才而不自用故無才之可
見耳正是形容他誠一之至意休休有容一氣説人
之有技二句是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三句是能
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正應轉休休有容句保
子孫則後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主
于有利也然則老成如蹇叔者可以不用乎

人之有技冐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穆公說爲人臣的若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技
能的道他强過自已却妬忌憎嫌之不肯稱揚見人是
箇俊美通明的怕他不次進用百方阻抑之使不得通
達這等的人心私量狹容不能容受天下的賢才人君
若誤用了他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
件都壞了如何能保我子孫使之長久保我黎民使之
安樂亂亾之禍將由此而起矣不亦岌岌乎危殆哉故
我於截截巧言之人不遑用之也

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論言之意
也與上節相反冐疾以惡之則不能容天下之才違
之不達則不能容天下之德所以不能保子孫黎民

□□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告已畢乃皆相
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還著喪服葢行卽位吉禮畢
仍行居喪之禮也

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卽上報告之命也相揖趨
出盡人臣順命之恭釋冕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
吉服見諸侯者乃召公當危疑之時明正始之義不
可以常禮言也○正始之義舜典禹謨示其常顧□
康王之誥盡其變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䟦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卽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䟦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